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集部第二七七冊目次

陸子餘集八卷 （明）陸粲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四十三年陸延枝刻本 〇〇一
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明）羅洪先撰 清雍正七年羅雨霽等刻本 一三八

陸子餘集八卷

（明）陸粲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四十三年陸延枝刻本

陸子餘集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註、已著錄。是集凡文七卷、詩一卷。粲早入詞館、負盛名。洎官工科、以劾張璁、桂萼、偃蹇終身。然亦緣是息意邱園、研心經史、學問具有根柢。又爲王鏊門人。明史粲本傳稱其少謁鏊、鏊異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其授受亦有端緒。徐時行序稱其出入左氏、司馬遷、無論魏晉。彭年序以爲專法馬班、雄深雅健、東漢諸家所不及。推奬頗爲太過。至黃宗羲明文海云、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氏之支流。則平心之論、當之無媿色矣。其憶父詩一首、明詩綜云七歲所作。然風格老成、不應至是、疑或有所夸飾。至於擔夫謠之類、有香山新樂府遺音。贈别王直夫二首之類、亦綽有風格。尤未可以篇什無多、遂謂曾子固不能詩也。

貞山先生集敘

往歲洵游姑蘇得見陸貞山先生而論政焉先生應之如響已又與論古今文學異同之旨先生蓋曰三代而降漢司馬子長尚矣班孟堅亦其儔亞也其著作榘矱炳炳可述焉魏晉以下弗道也他日出

其所著文若詩若干篇眎洵讀之鏘鏘乎漢之餘音孟堅之遺矩也洵受而藏之名山之中十有餘年而先生沒世之論文者知有陸貞山先生而未知先生志之所尚蓋異云今年先生之子延枝將盡刻先生所著以傳不遠數千里使人

至於京師屬洵為之序其亦先生遺意耶先生雋朗不凡早負文譽既登嘉靖丙戌高第選讀中秘書拜工科給事中益以文章自擅好為無忌諱直言每上章侃侃諤諤指切當世之務輒見施行先生愈益奮淬將盡抒平生所欲言無何

出為江西永新縣知縣至乃悢悢為民既又齟齬無所遇即投檄去歸姑蘇作貞山草堂於東門之內日閉戶讀書探古人著作之原含精咀粹數年蘊積磅礴于中出為詞章斐然成一家言而平生礌磈未施之志皆於是見之其視曩時

所論著益閎雋不倖矣古之人嘗稱文章家窮而益工夫士不遇時懷材抱器鬱鬱無所試自放於山水幽曠之地世之利害得失毀譽榮辱不嬰其中因得縱觀古昔書契典謨風雅卦繇丘索之文傳記所載賢人君子奇瓌卓犖高世之行可喜可愕咸託於文詞其志深其思逸信其言工之易也然多怫懵憒惋不平之氣求其從容深厚可誦法如古衡門泌水之什者鮮矣先生躡足青雲致身侍從之列執簡論思斯文已著奚俟窮而後工耶既而返服草堂日引其鄉之

髦俊與南北縉紳之士往過其廬者講業談藝悠然終日而不知身之隱約而棲遲也豈與世之逃形匿影揭揭山澤之癯者倫乎校其所論著咸雅馴有則而憤激怨刺不形焉其所養蓋可知矣惜乎立朝行義之日淺施於事業者未究而疇然表見乎世惟文章也悲夫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
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正二品俸紹興吕光洵信卿書

陸子餘集叙

叙曰陸子餘集流傳人間已久集之叙篇尚缺焉未著公元嗣延枝乃稱曰左太冲嘗賦三都得皇甫玄晏叙之而世始重竊願有冀焉予方喜延枝克承先烈乃尤懼於斯任之難舉也獨憶公嘉靖乙酉丙戌間秋闈禮部接獲魁雋當是時文聲蜚湧萬壑濤生太阿舒銛嬰者斂避廷試尚書石公珤将寘首選不果繼選吉士連七試居首比

詔簡吉士五人充史職公以第一人進又不果此惟忌者之罪而公之文則海内學士諸能言者固已心懾而神嚮之王文恪公鏊一代偉人覽其文嘆曰必魁天下少師楊公一清罕許可嘖嘖輒稱通儒非止東南文士俊何人而顧欲預其文哉竊聞之文者吐納三才并苞萬貫雕蟲失之小專門失之私篤末失之靡侮聖詭經失之畔故知夫文之方也紀述欲嚴辨析欲核褒貶欲公論利害欲盡章奏欲謇而切頌禱欲端典故欲練條陳欲其疏通酬應欲其簡直縣今睎公真若考正聲扵律呂挈宏綱於機軸其彙稡厥成者乎夫才長者義則踈辭工者詭扵道義精不詭者或枯稿不腴湮欝莫暢公天姿高朗而藴

深湛之思緯之以淵懿之學直悟玄解自得於心奫然渟沉孰窺其奧而王公文恪太宰羅公欽順洎海甸英賢虛懷質疑往往出精見以析衷而彼皆自弭服式是測公之造得其髓矣然察其志之嚮往諒以捄時為仁經世為大司諫未幾封章疊上皆關

綜理道懸合幾微其指斥權姦剸刻黨類凜然莫能逃其罪于千載之下永新出宰闓闢有神不載朞而報政夫豈徒韜精墳籍者哉惜夫諫草爛然什不施行三四理邑未久竟自投劾以罷假令宵人罔忌天授之年將潤澤

皇猷增輝　天閣與唐敬輿接迹比肩無疑也俊攬斯集望外迷中要非玄晏得左氏之深者聊紓延枝悃愊而緣附于青雲之末焉子餘公字遂標其集乃若求其志行之純宦業之美節槩之狐則龍池山人彭君年詹事黃公佐著之悉矣

嘉靖甲子穀日南京太僕寺卿前進士年生周復俊撰

陸子餘集目録

卷第一

序 記

注荀卿子序
濯纓亭筆記序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浙江鄉試録序
靜芳亭稿後序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仙華集後序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贈郡倅常公序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又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思齋堂記
鄒氏復節婦墓記

卷第二

傳 碑銘 墓表

戴先生傳
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一蘭陳翁壽藏銘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卷第三

墓誌

祝先生墓誌銘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亡妻盛氏墓誌銘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張時濟墓誌銘
怡圃朱翁墓誌銘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
陸公墓誌銘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錢均卿墓誌銘
先母胡夫人墓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卷第四

行狀　祭文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

行狀
祭王文恪公文
祭亡妻盛氏文
祭邃翁文
祭外舅盛公文
祭王履約中丞文
祭僉事方公文

卷第五

奏疏

處置邊防疏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劾太監閻洪疏
陳馬房事宜疏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劾張桂諸臣疏
乞致仕疏

卷第六

書簡

奉外舅盛公書
奉太常錢先生書
與李仁甫書
與聶文蔚太守書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與岳厚夫書
答鄧文度省元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答天水胡公書
答黃材伯侍讀簡

答王濟美提學簡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與羅狀元達夫簡
與永豐聶公簡
與王道思參政簡
與尹崇基太史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卷第七

雜文

子家子贊
子胥論
讀莊子
讀鍾離意傳
書劉氏先墓記後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書姑蘇雜詠後
題貞逸處士卷
書鄧尉山志後
題墨客揮犀錄本

又題
題湯氏小宗圖卷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擬上備邊狀
詔修濬通州閘河議
名宦祠議

卷第八

詩

詠史樂府二首
畫虎行

鄭卿歌
李侯行
邊軍謠
擔夫謠
胸岡行贈暹戶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賦內閣芍藥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送魏師召之蕪湖
游大酉洞天
贈朱氏部使君還朝

寄謝趙醫士
漫述三首
幽蘭篇
名都篇
名姝篇爲友人作
太息行贈平湖謝賛府
贈别王直夫二首
贈沈元材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戶部
留别金生

送翁德宏二首
憶家君
寄葛太守子中
送祝叅政之雲南
答朱僉事
贈顧叅軍之都匀攝郡
秋水亭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上饒道中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送人入蜀三首
長門怨

陸子餘集目録終

陸子餘集卷第一

前從仕郎工科給[illegible]郡[illegible]餘撰

注荀卿子序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爲學闊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爲醇儒哉然自孔氏没七十子之徒散亡旣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騖於權利而卿獨脩先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耶戰國之世儒者阨窮孟子既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遇晚乃適楚楚既衰矣而黃歇當國未見其有可仕者也方天下日被秦虐吳之故墟去中國稍闊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没後李斯相秦以弃天下斯雖嘗游其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說以殘氏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眞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善醫其弟子蓄蠱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良過矣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篇多戴記中語餘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於家語諸書中將後來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竊感卿以李斯故被汙衊因取其書粗爲校定其章句又頗以已意訓釋之以俟夫讀荀卿子者

濯纓亭筆記序

故紹興郡學訓導戴先生著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爲緒正譌闕除其複重離爲十卷華學士子潛取□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頴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爲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折徇物八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　內廷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自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剌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爲斂容降歎李長沙爲學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于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旣而嘆曰天夢夢乎世揻揻乎仉佳擁楹娵奢斥乎矯虔駟駕隨夷蹈乎

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連蹇弗試益洩其感憤於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奧義爲抵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蓋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亦略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千載雖長隕溝壑不爲辱也太史遷有言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若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

遐懼遺文之泯墜爰敘列大校令後來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劉奇氏譜其族陸先生觀之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昔者先王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氏以重本始辯系類明親疎也小大之宗源流秩然罔有殽雜故仁讓行而天下密如也及其衰也猶有譜牒焉以識夫始終分合之故使無忽忘而已洎乎末世譜牒淪廢族姓滋舛故士有服冕乘軒而其族混于畎隸莫知收恤者嗟乎先王之禮不行而民之散也久矣其孰能脩而合之劉氏之先望於汝南自宣武君聚從　高帝戡亂以功延世賞其子義始奉　詔徙平越人稱西劉氏至奇五世矣乃爲之譜奇可謂有志者也余也聞諸君子曰宗子之法立乃有世臣信哉斯言也今　國家自通侯以及列校罔弗世祿然於宗法猶未遑及是故奢麗同流而象賢濟美之道闕焉夫變

俗者庸衆之所驚也復古者中士之所難也必也爲之以漸則莫要於爲譜矣譜立故分明分明故義達義達故仁讓之道著而宗法可行也奇也爲此將無意乎俾世祿之族胥慕而效之禮其有弗興乎故序之以勸有禮也

怡老園燕集詩序

歲辛巳四月之朔少傅太原公張燕于怡老園之池亭門下士侍坐者凡八人是日風融日舒樽几潔修囂塵俗慮君遁若避無自入焉時憑高而望則秦餘杭以西諸山間厠隱滅於城堞

聞若其合形效伎而來也酒半公取杜少陵句分韻命人爲詩一章章次第成復移飲於清䕃堂適他客有善歌者酒至則歌以遊之談詠間發竟日乃罷公曰樂矣今日之會也可無述乎於是頴川陳怡取諸詩聯爲卷以授粲曰子盍有以復於公粲也聞之昔之居大位者患不能退卽退矣有物焉役之則其身且不暇而何有於樂若夫養尊自高倡焉而莫與和者又不論也公爲三公年未及衰卷懷早退徜徉湖山樂亦甚矣而弘厚特達汲引後進恒若不逮四方之學者莫不思操几杖以從公游若今茲之會雖游致之常而諸生於是挹清飲醇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矣可不謂樂乎昔裴晉公晚居洛陽與劉白輩窮晝夜飲午橋綠野之勝至于今人能道之然或者謂晉公蓋覩時事之不滿人意故託焉以自晦也雖樂而憂存矣今之時非晉公時比也公其何憂然古之大臣憂時體國固有身江湖心魏闕者而公豈遂恝然於此哉是故意與感觸形諸篇章者屢寄其忠愛之誠焉孰謂公之果無憂也夫公之憂憂以

天下公所獨也吾徒其何敢與知若夫樂則與衆同矣雖然有獨樂者焉非游從文字之謂也公且不能自言而吾徒又何足以知之粲也不敏敢卒書以請焉作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全椒戚秀夫以進士拜湖之歸安令湖在浙西爲名郡歸安其上縣也其地當吳江之陽震澤之陰弁山在其東何山在其南卞山直其北武康長興諸山屬列環嚮蜿蜒起伏娟好秀麗其水則苕霅諸溪流衍灌溉爲利甚博其土宜桑稼又多菱蒲茶苧之產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其民朴而務本愿而不爭其士秀敏而好學王逸少謝安石顏魯公諸君子之流風遺教猶有存者乎何其俗之美也臨是邦者爲政宜若易然而在今日猶病其難何哉自頃年來東南諸郡數罹水旱公私之力大抵困屈微獨湖爲然也役大而民勞賦繁而財窘長民者一身而百責萃焉信其有不易爲者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將有爲於天下其始必自夫難者試之進士爲縣仕之始也雖當其難亦有志者所不辭矣今

之爲縣者治不一二年則諰諰然欲亟去之勇於取名而怯於爲義巧於奉上而疎於得民前規後隨以爲當然使夫　王澤不宣元元滋困非以是故與抑所謂有志者何世無之意其誠心經理如古循吏者或亦有人焉而世特未知也秀夫君子人也貌温而莊言愨而愼推是爲政其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决矣當斯人之憔悴在上者茍有意焉足以使其惠朝布而暮及又况民風土俗之厚若歸安者乎其亦易治也秀夫往哉難不爲沮易不爲怠惟政之善不惟官之達則歸安治矣

浙江鄉試録序

嘉靖戊子秋八月浙江鄉試給事中臣粲郎中臣鑰寔奉　命主之臣粲竊惟浙江古揚州之境而今之首藩也粤自我　皇祖起南服定金陵遂下浙東西諸郡方　國家草創日不暇給而崇禮樂考文章搢紳先生出入風議訢訢如也其間二三耆碩參侍帷幄者大抵皆自浙起以博學贍辭潤色鴻業於是　皇明之號令典法炳焉與三代同風而浙之文遂先天下粲不侫嘗好觀　國朝故事而知其槩矣乃今承乏考校始盡得其賢士者之文而縱觀焉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信乎其爲盛也於是知
皇祖之澤遠矣雖然文者道之華而行之飾也昔者孔子稱周之盛曰郁郁乎文哉他日論禮樂則慨然思從先進又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非謂夫文之有本哉由周以下言文者必曰秦漢秦漢尚矣近世以文取士宜莫盛於唐時則有若陸贄者司考校而韓愈輩出焉天下至于今稱之然愈嘗自言其當時程試之文以爲讀之使人忸怩而已耳其信然乎抑有激而云爾也夫唐之文初亦失之靡矣自愈出然後一振之以復于古彼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而其始也微贄孰能知而取之我　國家稽古立法以經術造士百六十年治教熙洽文亦日趨于盛學士大夫操筆伸紙類能達其所欲言者顧藻飾有餘而朴茂忠實之意視前輩若少衰焉當是時其亦有豪傑者出而振之而司考校者亦能知而取之乎　聖天子方篤意教化屢　詔所司選師儒嚴條約將責士以有本之學而非

直曰文云者故屬者之舉雖有司存而特　簡近臣涖之意嚮所在昭然可識士於是時有弗自奮也者非夫也況若浙之嘗以文先天下者哉將必有異才焉如愈者卓然出其間乎得若人以稱塞　明詔則司考校者之責任亦無負矣而愧無贊之明弗能識也抑所謂公無私者或庶幾焉爾矣是舉也同考試則學正某某教諭某某監臨則巡按監察御史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士就試者二千八百有奇預選者九十人刻

其文之優者二十一篇合諸執事姓名爲録以獻衆序之

靜芳亭稿後序

少司馬高吾先生陳公有文一編曰靜芳亭稿自武陵以寓衆衆既受而卒業爲之歎曰於乎善言哉公楚人也昔者楚在春秋時爲大國號多人材若申叔時聲子子革薳啓彊王孫圉之徒其辭令雍容著於傳記者爛然成章矣蓋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後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詞賦著稱渢渢乎亦風雅之流亞也由漢以來作者間出　明興百年人文宣昭至於　憲　孝之間盛矣時則名卿大夫之楚產者若茶陵華容郴州諸公咸以渾厚博大之文震燿海內武陵在湖北之境去中州數千里公奮起其間振華發藻與數公者殆相頡頏焉今即是編觀之其辭大抵質而雅簡而暢豔而弗汙無艱深刻削之態而思致不窮非善言者其孰能之乃其指事切理確然可著於實用者則公經世宰物之略亦往往而在君子謂不徒文而已也矧獨曰楚人之辭云哉抑嘗聞之君子之學惟靜故

專惟曠故達公自謝政家居不以世務嬰心結廬高吾山下日諷詠游適其間蓋所造詣益深以粹謂夫有得於靜與曠也非歟自今公之著述殆將日富是編者曰爲之權輿可也雖然讀是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正德間中丞恒山張公以御史奉　璽書督南畿學政公脩政彊執不受請託黜陟明允一時士類畏而仰之若神明焉歲乙亥按試吳中時則吾長洲之士在優列者五人而甫里嚴君用

文名第一公亟稱諸人曰此進士才也於是君之聲譽一日隱然動江左所在傳誦其文咸曰此進士才也然君數奇屢試于鄉不利頃以貢上京師　廷試日翰林華侍讀子潛閱編修師望閱其卷驚歎曰貢士中乃有斯人既而從銓部選得分教山東之寧海州諸嘗與交游者爭惜之謂如君之才寧不能自奮科目而僅得此雖君亦何能無不豫耶粲聞之竊以爲是未爲知言者夫科目之不足以盡人材也久矣今之仕者大抵重進士得之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其中與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於其間而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也非惑歟士貴有諸己誠有諸己也彼在外之得喪吾何知焉君胡爲不豫寧海古齊地今爲東方大州負海阻山人物殷盛吾意其俗之闊達多知而好經術矜功名猶有如太史遷班固所稱者乎而君儼然束帶臨之抗顏稱師亦足樂矣矧　今天子明聖屢　詔中外選拔賢能不限資格士以貢升者得與進士並用往往躋陟華要

當是時將必有人焉厲行撿飭官箴卓然出乎其類以應　上之求者不在君歟君胡爲不豫粲與君俱張公弟子嘗濫名五人者之列相知最深於其行不能默也故爲著所欲言者如此既以解衆之惑又以爲君贈

仙華集後序

仙華集者吾吳趙與哲先生所著也吳自昔以文學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韋帶之徒篤學修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絕其在　本朝　憲　孝之間世運熙洽海內日興於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于時若杜用嘉陳孟賢二公以高年爲諸儒倡率最先有名繼則先生與賀美之都維明樓仲燾沈啓南史明古輩相踵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然大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望而起敬部使者若郡縣大夫側行褫席將迎恐後縉紳東西行過郡中者輒造其廬而禮焉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蓋至于今稱之不衰而先生尤意度倜儻喜論當世事嘗受知於巡撫三原王公值歉歲三上書請蠲賦言極剴切

御史理尺籍誣執民爲軍先生貽之書力陳利害民賴以免其他事往往類此至於文辭亦伉健質實不肯骫骳以諧世好古所謂直諒多聞者非斯人歟自先生與數君子者没吳中耆舊略盡後進之士琱琢曼辭日入於佻巧而前輩朴雅誠直之意微矣粲生晚竊獨嚮往之而不獲覩其流風遺烈以爲恨乃今讀先生之文寔重有感焉或者顧疑其言涉時事非處士所宜是殆不然夫人各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杜密使李膺爲鍾瑾亦非所安也彼隱情惜己

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豈所以論夫弘達君子者哉是集爲詩文通若干首蓋先生之子處州教授磬所自輯録將刻而傳焉屬粲爲校定因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哲其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仙華山因以名其集云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蘇天下劇郡長洲其首邑也爲之令者恒病其難自余省事已來所見邑之賢令亦無幾人若李開州俞新昌賀渭南三君者皆循良吏也語

其所長則今趙侯寔兼之侯關西盩厔人以進士釋褐補令長洲始至值縣政久不理蠹弊叢積慨然將一蠲滌之既悉心訪究得其利病所在於是摧抑富彊扶樹貧弱豪右獵取之徒咸斂戢退聽而困踣失業者始栩栩若更生矣諸大姓詭冒縉紳家籍規免庸調悉釐正之使與編氓齒民當受役者苦輕重失平侯先默察其貲力高下手自籍記及期召立庭中披籍命之無弗愜適政務塡委雍容裁決動中肯綮無細大皆立斷胥史束手不能爲姦而貴勢請託亦

無自入也民曰有開州之敏侯性恬淡寡欲而介潔自將苞苴不入服御儉陋如寒士居常非公會不設肉食間出百里外一隸負簞笥以從菜羹糲飯欣然甘之大官顯人過境無一蔬之餉役于官者終歲晏然不知橫費民曰有新昌之儉制使以　璽書督逋賦他邑民死杖下者什九侯獨以身捍拒又爲多方舉畫賦卒用完而民間按堵無擾及諸非時科率一切省削上官或有可否輒斷斷辨爭必得請乃已時有所拘攝第出片紙授里甲以往墟落間無公隸之

跡焉其視衆庶所患苦眞若疾痛在己懼其除去之不速也民曰有渭南之仁若夫獄訟清賦稅集特其餘事耳蓋侯旣才識優裕又果於自信未嘗以利害爲前卻監司牧守往往以彊項目之或加譴怒訖不爲變至於接對士民則又平易簡直弗屑以笞罰立威而得其一言者罔不厭服是故無賢不肖咸愛樂其政頌歎者無間言云君子曰昔之循良吏列於史牒者可數矣後世以爲不可覯見及今觀趙侯之政乃知古人未足多也而以三君爲况蓋直舉夫耳目

所睹記者爾侯涖邑四年輩類多趍取清顯而侯邅回日久無沮悔色益勤恤民隱孜孜未已也於戲賢哉於是侯當入覲京師民聞之曰侯其自此升矣嬰孺失母如吾人何嗁泣咨嗟相屬於路余固閔夫人之情而重惜賢令之去弗能留也雖然竊願有以告侯者長洲之境東西相距僅百里耳歲賦且數十萬雜調不與焉自頃水旱相仍田里凋瘵而征需之目有加無已斯非仁人所慼頞者乎前此侯嘗語余以所當蹙顰者而太息曰是吾今日所不得爲與所不敢言也而有志焉今侯且升朝爲　天子近臣是將得爲之矣雖不得爲將得言之矣而豈遽忘前日之志哉古之人臣見於君者必有所執以爲贄侯之往也獨無以自獻者乎余也寔深望之於其行書以爲贈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閩陳子東之之補常郡推官也吾友濮陽蘇允吉氏贈之執法篇其考績當行也屬邑武進令李子元素而下五人求贈言於陸子陸子曰夫蘇氏之旨陳子則允蹈之矣余何言哉然李子之請弗但已也於是爲作後執法篇云　陸子

曰甚哉執法之難也往古之世吏持其法如懸衡而上下倓然從之無或沮也無或蔽也俗降而靡薄姦僞萌起士民之謗讟易興監司者尊嚴若神喜怒好惡弗常也當是時吏救過不給何暇乃得行其志乎是故有沮焉則靡靡則弛有蔽焉則惑惑則紊於是乎法抗而民敝非一日之積矣爲說者曰士欲其剛夫剛則無靡也欲其明夫明則無惑也士無剛明之資故曰執法難斯言似也近世吏有聲爲剛明者矣夷考

之乃不然其爲剛也悻悻者也其爲明也察察者也俄而進陟以馴至乎大僚也則盡易其本操悻悻者鰓鰓爾矣察察者憒憒爾矣此無異故弗誠之過也君子曰非剛明之難也誠則難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茲惟誠乎執法者能誠而天下其誰易之陳子始起明經典教于濮既而舉進士補令官所治名天下要劇郡乃陳子爲之撥煩理棼有餘裕焉其聽獄無遯情而議法有定守忠信懇款之意藹然出刑章吏牘外所謂剛明而誠者非耶陳子今入　朝且進

陟而顯矣雖大僚固其所必至也君子謂若人曩治一郡不肯枉三尺法以病民而爲大僚有弗達其志者乎陳子行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其母曰執法難也余始識陳子寔因其官之長符子大克符子者蓋今之清彊吏云余固重其剛明而尤願其有終者故於陳子而獻規焉亦因以勵符子也

贈郡倅常公序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其爲政雖設施方略不同然大抵尊賢貴德躬行禮讓以先之使衆庶悅慕興於行誼是以教化宣明風俗歸厚後世稱其弘美千載不衰蓋導民有本者其效如此自余始有知識亦嘗聞諸長老言往時從政者每以禮教爲大務於境內賢士大夫歲時造請往來儀節雍容甚盛乃至山林韋布有修辭飭行者輒親屈邦君之重與之爲禮其人皆褒衣大冠槃辟雅拜坐則講說今古移日乃罷以爲常當是時弘厚謙抑之風由都邑達乎田野民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衰減苛慝不作上下之間穆如也比歲以來此

道寖廢自墨綬以上皆簡貴自尊其遇士大夫匪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威怒焉有訟者至于庭稍涉搢紳之族鮮不被抑然所陵藉特其閒冷孱弱者耳即貴勢家雖有姦如山不問且自詭能摧彊扶弱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矣爲治自有中道刻轢細民以奉巨室賢者恥之而捽辱衣冠以悅姦宄亦仁人之所惡也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君彼所爲謂之違道非邪乃使譁訐增長嚚訟日繁天下之俗浸淫入於靡薄是誰之過歟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

已下賢以訓厲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書之不厭繁委亦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爲尚書郎擢御史出叅大藩坐詿累左遷倅貳吳郡爲人倜儻有大節其好士特出於天性雖簿書倥偬而延訪者俊恒若不及後進諸生苟知文藝公皆虛心引接察其所欲惡而道利之進見者人人自以爲常公親己遠近聞之譽嘆相屬曰是風也其不見於當世久矣昔宓子賤宰單父師事邑之賢士仲尼惜之以爲所治者小未盡其用有如常公蓋能敦行古道者乃今以資

望當遷君子亦惜其涖吳之不專且久也令得綰章斯郡或綏殿南服假以歲月禮讓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善斷寬簡不苛聽獄無小大必叅稽情法未嘗苟徇上官喜怒人尤以爲難其政蓋無弗可紀余屬有感於公待士之盛也故所論特詳焉因書以爲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從政者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爲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爲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絶塵傾動海內如鵷雛鸑鷟翺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

者舉識爲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徇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其爲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于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骫骳之習爲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韋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升　朝入翰林典　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

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粲嘗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眞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乃今巋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寔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庥焉是故古之耆艾鮐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

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爲天下賀可矣

又

交河常公以藩司大僚因事左降稍遷倅乘來蒞于吳誠直豈弟敦悅典文政事之暇輒造請郡中名德其尤所敬 禮者則內翰衡山先生文

公今年先生壽八十常公詣粲告曰吾且爲先生壽宜有辭以將之願以屬子矣粲謝不敏公曰吾頃侍坐於先生聞亟稱子之達於辭也子其無讓粲曰唯唯昔者聞之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老成人之重於天下也如此雖其隱顯異軌進退殊致皆足以彰朝廷之榮華爲邦邑之光美若二老來歸而周業勃興子夏居西河則魏國增重乃自古記之矣先生自未仕時則以文章節行負海內之望雖嘗列官 禁近而乞身早退未

究於用然清修介特之操足以廉頑立懦者固已振動一時至其孝友著於家庭忠信孚於鄉族而微言緒論依於仁義道德者皆斯人之矩則也昔人謂國家隆盛之日其君子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殆先生之謂哉大抵老成處世如崇山峻嶽凝然鎮重莫覩其施爲運用之迹而興雲出雨澤及萬物是故古之爲政者鮮不以尊賢尚齒爲先務知化理之本存焉爾如常公所爲嚮往於先生者君子謂其非苟然而已也蓋隆耆碩重禮讓以篤俗訓民其

所觀示者大矣昔任長孫崇嚴陵之禮孔文舉表鄭公之鄉前史書之以著其弘美其在吾吳若宋元豐間程師孟閭丘孝終諸鄉彥爲壽集曰十老會時浦城章公岵守郡實首倡斯舉相與賦詠成什而米禮部芾爲序之談者每以爲盛事今先生之賢視彼諸君子吾未知所先後也而常公所行非古人之操與槩也竊願以不腆之言賛揚其盛令異時得綴録郡乘附海嶽翁後有榮耀焉故承公之命也遂不卒辭而爲之序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貴州按察司重刻題名碑成憲使王公僉事朱公屬槩記之槩獲寓目焉而歎曰盛哉是其史之遺意乎史莫大於春秋矣辭不費而勸懲之旨備後之作者其孰能違之今夫題名古未有也殆昉於近世乎自姓氏邑里之外不加一辭而勸懲之道亦森然昭矣曰史之遺意也非歟貴故夷境我　文皇帝時始詔以郡縣置又設方岳重臣董臨之與內地等乃　聖慮所及則大且遠矣顧今之吏於茲土者其自視則以爲弗內地若也雖用人者視之亦弗內地若也是故綿歷百年而　王澤猶壅習俗弗移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夫憲司群吏之表也政之廢興恒必由之題名雖淺事往跡存焉觀所以得謗譽亦太史遷所謂當世得失之林矣因是以儆夫在位者庶有益乎君子謂勸懲之大者將於是乎在其誰曰非史也二公聞之咸曰善夫子之言也已盡書之遂書以冠碑首

思寗堂記

吾兄子徽先生少侍吾外祖叅議胡府君學始爲文辭已譽拔不凡府君奇焉因取魏陽元故事爲制字曰思寗而命之曰爾其成吾宅相乎勉之無忘外氏矣先生既長與群從聯名始更今字顧不忍忘府君之教乃以思寗名其所居之堂而以自號云夫寗氏在當時非顯者徒以陽元之故遂有聞於世斯亦奇矣雖然彼所謂成其宅相云者直志於富貴耳非君子所願學也府君剛方介潔平生視勢利若將浼焉至於急流勇退家居三十年絶跡公府有慕其名者求一識面不可得蓋古之獨行君子也此豈以

富貴望其後人者哉昔眉山之程有蘇長公爲之甥而歙祝氏實朱晦翁所自出二公之賢於外氏有光焉此固府君之所嘗稱述而先生所爲不忍忘者也又豈直以陽元自待邪粲始知學先生以府君之命爲之師警惰發矇恩實罔極比粲忝竊乙酉鄉薦繼舉丙戌進士皆與府君同鄉人以爲奇事先生獨累舉弗偶時論稱屈而粲尤有愧於先之之歎先生處之夷然曰士固有當務者獨一第而已乎君子謂其所養者粹矣先生今年五十乃二月十一日爲始生之辰粲方繫官于外念無以致祝頌者輒記其名堂之意如此因以爲壽云先生忠信仁厚未嘗爲矯飾不情之行而與物無忤有暴戾者素欺侮之亦一切容忍不校爲文章溫雅暢達而秀傑之氣溢發嘗搜磔經史傳記手自筆録爲書數百卷藏於家他日粲將序而傳之今未暇及也

鄒氏復節婦墓記

節婦鄒氏蓋宋名臣浩裔孫云所居常熟之東始莊父處士士能行誼高潔節婦諱溆清嫁長

洲民陳復復戍死雲南節婦方盛年無子能抗志食貧誓不更適雖履涉艱危而卒完其操正統甲子部使者以聞于　朝有　詔旌其門節婦死葬邑中西凌橋之側若干步歲久墓域蕪没稍爲鄉甿所侵據鄒之族人僉謀復之力弗逮也處士之五世孫察時尚少獨慨然曰是寧不在我會御史中丞虞山先生陳公有別墅直墓地甿遂舉以售焉守者且屋其上公始弗知也他日或以告公曰嘻聞之後矣亟命撤屋標識其處約敕往來者使無踐毀歲丙午察自縣學生舉于鄉廼詣公以請公曰是吾夙心也即以歸之察於是屬徒役刜荆榛燔茅茷作垣埒樹松檟擇良日修祀事宗親集會小大咸喜曰吾節婦之窀穸於斯丘也微我中丞公其卒湮没爾矣爰相與頌公之弘美曰丘之隆隆孰培爾封我公之功丘之秩秩孰奠爾宅我公之德凡鄒孫子世其歲祀祝公萬年錫嘏自天察闇以語粲粲曰不亦善夫不亦善夫夫君子之甄表節義凡以篤俗導民而已節婦事嘗著列縣乘迨今且逾百年鄉人猶藉藉談之詩曰蔽芾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其體魄藏焉者乎而頹然淪廢固仁人之所隱矣中丞公以純德雅道紀綱人倫蓋嘗執憲中朝則繩糾之誼著保釐外服則彰癉之法昭今玆之舉在公直細事爾然扶植彝教以軌訓邦俗者固於是乎在昔呂榮殉節麼君崇義婦之阪鬱生守志姚子表貞姬之號斯固吾鄉邑書事也乃今復遘見之而察能篤念先烈敏於舉義以卒成其父兄宗族之志亦賢矣君子謂中丞公也仁謂察也孝皆盛節也不可以不志庸敘述大致俾刊列貞石植諸墓左誕彰厥休且以視後來者庶永永無壞

陸子餘集卷第一

陸子餘集卷第二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泰字嶽宗世爲江西之永新人先生少穎異日記千言爲文援筆立就以家難避之襄陽襄陽人未之知也獨居敝廬中躬執爨滌旦暮手一編朗誦不絕口旁舍人窺見異之就問曰客何爲者自苦如是先生不應居久之士人有知之者延致之家爲塾師遂占籍襄陽補縣學生同輩見所業驚服稍稍從問難因折節爲弟子先生故治易諸爲易學者爭願從先生游當是時先生名聞江漢間成化戊子薦湖南魁其經辛丑禮部試中乙榜授蜀之南川教諭地雜夷獠士鮮知學先生日夜親督教之數年乃有領薦者調大足應聘考浙江鄉試稱得人秩再滿乞致仕不待報輒去當道者强起之又調金壇而先生自顧老矣益不樂亡何竟歸諸生留之不得涕泣送之歸十年卒年八十二先生性敦厚質直繼母性嚴事之以孝聞仕二十餘歲不過校官所至未嘗以私干人自言吾無過人者顧平生不能言利耳旣老家亦貧服御

單陋有人所不堪者終不問產業所著述務以理勝嘗教學者屬文當先治心無徒支離其辭爲也君子以爲知言先生之先本蕭氏元季有宗濂者爲廬陵判簿當天下亂糾義旅捍鄉社高帝聞其名召授節鉞不屈死金陵市中至其孫爲戴氏甥因冒姓戴至今自判簿以節死鄉人高之其後子孫寖顯若代長史禮蜀伴讀彌汀州守禧及先生皆起科目爲名人先生子梧今嘉善令忠信好脩世其家

陸粲曰余聞之太史遷言漢祖滅項氏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獨鄭君不奉詔被逐死至其子莊官九卿諸孫爲二千石者六七人今觀判簿之死偉矣其後世貴盛畧與鄭氏等天於忠義之報固有意哉梧與余同進士舉相善求傳其父平生得判簿死事因附著云

陸義姑姊傳

陸義姑姊者吳郡陸粲之姊也婉嫕有識鑒歸蔣氏而寡其弟粲舉進士爲給事中疏戇好言事一歲中章十餘上數譏彈用事者過惡竟以是得罪謫西南夷徼外地荒遠不能以家從粲

旣行數月而其妻病沒有一男一女皆幼母胡夫人老且失明方悲號嘑天莫知爲計姊聞之曰嘻此吾責也顧其子曰善視而室吾往與二雛俱存亡矣亟走弟舍抱持其男若女以泣日撫視之且教以學書記及女紅恩意甚篤男若女皆忘其母之沒也他日粲得稍遷爲縣令過家戀戀不能別姊曰行矣有而姊在何憂粲亦遂慨然辭去不復顧家曰有吾姊在何憂久之粲致事歸其男若女則皆長矣姊又曰爲縫紉衣被飭治奩具視畢婚嫁乃辭去復從其子以居於是吳之大夫士凡與粲兄弟友者聞之莫不高賢姊之行曰昔者魯婦人遭亂舍己子而存兄子時號魯義姑姊今姊行足追配若人宜遂曰陸義姑姊云或曰姊其有所聞而興起者歟姊未嘗學問顧自其少時喜從諸弟說史傳故實及覽稗官小說至古人壯節事輒拊手稱善爲吟誦不釋口夫其嗜義也固天性然耶然姊居貧足不出閭閾又其諸弟及子皆賤士不能藉交於四方之賢豪長者以談說游揚其名故姊之事獨其鄉人知之耳今世有良史如劉

中壘者録寘之列女傳中安知不與魯義姑姊者並傳也雖然姊之始願則豈爲區區之名哉於是姊年且六十其弟粲將率其男若女往爲壽而書其事以視之曰俾爾後之人無忘焉作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淤字宗禹一字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倜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

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會 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之公上疏勸 上飭躬脩政以銷弭變異因陳愼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焉都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貴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痛斥絶之於是宿弊盡蠲上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饕詖時典留鑰兄弟爲姦利暴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於 孝陵壖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擿以爲誣罔非所宜言有 詔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曰無撓彼彊項丞爲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笞罰民大信愛之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走 闕下上書言願從 明天子乞李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比終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日夕手一編絶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

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于 朝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聞爲具召之時賓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彊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鏜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桮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鬚長揖徑去鏜爲罔

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儗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產業旣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蓆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

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余覩李公仕　盛明之朝數上書顯議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　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遊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彊衰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矣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李公者食貧不悔爲人所難所謂可使復賤者非邪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法謫吳邑博士問述公行實視余余爲列其大者以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先生姓顧氏名蘭字榮甫其先家吳之香山
國初始遷郡城臨頓里今爲里人父倫母薛氏先生少則儁朗不群未冠已博綜群籍補長洲學生弘治戊午占應天府鄉薦累試禮部不第正德丁丑謁選得山東淄川令淄川小邑而賦役繁重富人子大抵出貲爲省府掾以夤緣規免先生按籍鉤考令諸科適一視貲產爲差吏徒抱案受署不能有所前却上官聞爲下其法於旁郡邑行之無弗稱便他雜調爲民病者一切放罷邑故有鄭康成祠久廢亟爲繕治率學官弟子以時行祀事毀僧尼廬即其故址作社學簡少俊立師教之民駸駸嚮化俄改知江西之樂安樂安俗尤靡薄人死泥堪輿家言積十餘歲不葬子弟未冠而婚女婦夫死不持服輒嫁先生以禮風曉其士民且白監司嚴設科禁俗用丕變里胥豪奪鄉民不令受事先生察其利病爲參停均適常使孤遠者得所民喜相傳告自山谷爭出應役長老驚歎以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也是時輩類爲州縣者多超取顯美先

生治兩邑更七八年以不能俯援當路故名秩不進而其意亦已倦游因力請致事以歸時年才逾五十耳所蘊蓄蓋什不一試談者至今惜之先生受性介潔自爲舉子抗志食貧不苟取予或要與俱請事於官曰不能少屈意以自潤耶先生不應拂衣徑去其人慚語人曰是子固猶士也居官益自矢清白自淄川入覲單車上道囊空無一錢父老爲率邑中得數十緡以獻竟賦詩卻之樂安民長鄉賦者歲餉令五百金先生亦峻謝焉比歸足不入公府所居委巷中

有小圃雜蒔花木果蔬培壅灌沃勤而適時久之皆蔚然成林日徜徉嘯咏其間不一問世事喜讀書每得一編披玩不暫去手間爲小詩辭致清婉亦善繪事而不輕作早歲頗少容晚更夷曠與客談讌常雍容欵洽雖率然啁笑亦雋永有味云粲與先生同里居爲後進亦以仕齟齬早退而骯髒寡諧意獨親先生先生亦折輩行與交時時相過從輒解衣槃礴竟日語笑飲酒相樂也至是自治壽藏於白蓮涇之世墓語粲曰吾年過七十旦暮從先人於是子爲吾銘庶吾猶及見之也先生故所與游最善者文內翰徵仲徵仲爲著傳擬之陶元亮當世以爲知言銘曰　望其外阜如即其中廓如是維先生歸全之區徯後百年乘化以徂有知德者過其下尚曰此古獨行士之墓也而式諸乎

一蘭陳翁壽藏銘

一蘭翁作壽藏橫山下語其子曉曰吾老無所覬慕獨念欲得當世之君子有道而能文者銘吾斯藏吾庶以是不朽矣小子盍圖之於是曉詣余告曰是莫宜子者因出所著事狀再拜以

請余不得辭也爲最其略而書焉翁名綱字宗憲姓陳氏世吳人大父本仕爲蜀羅江教諭子姓從宦學者因占數漢州以便進取父昌太學生母水氏兄經中蜀省鄉試高等翁生州之寓舍幼岐嶷不凡從其父兄受尚書若毛氏詩輒了大義既而隨父謁選京師道出華陰父暴病死逆旅中逆旅人不聽殯將野瘞之翁長跽哀號竟得成殮潛丐縣令護其喪間關達蜀翁時年十有五歲既壯乃克奉其母以父喪歸吳葬焉家儲無擔石所親有哀其貧者頗賙給之始

出從事貿易久之足跡殆徧天下常經涉險阻瀕危而濟一日慨然曰奉先人遺體數履畏途以徼尺寸王陽獨何人哉自是不復出取故所讀書稍尋繹之里中人爭迎致爲子弟師蓋翁雖嘗服賈而其韻度固蔚然儒者也居家孝友念其父客死言輒灑泣養母極滋味每食必親省具乃進諸兄弟前卒者爲收恤孤㷀咸令得所族子以罪戍邊翁爲所詿累盡喪其貲無幾微見顏色不生非其義弗苟取嘗適濟南有衮丞者寓以百金道遇盜從者迸散翁獨彎弓射盜却之或說使匿其金曰第以盜爲辭足矣翁不聽卒歸之他事多類此翁生天順壬午正月四日今年七十有九而聰明不衰娶蘇氏子男二人長晓縣學生次晴先卒女一人惟陳之先蓋有隱德學諭君尤稱篤行壽且百歲至翁起孤童奮自樹立雖食貧以老而不隕厥問殆難能也已晓方發藻儒林有祿養之望焉天之報翁將在是乎始翁嘗讀琴史至猗蘭操意若有感焉者故自號一蘭余爲銘以著其志銘曰

蘭生幽遐蹇獨芳兮弗紉而佩亦何傷兮有美若翁庸比德兮其胤則嘉秀而碩兮終爲國香媢于后兮干祿百福用滋茂兮君子刻銘播厥芬兮後千百祀其永有聞兮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福濟觀建呂僊純陽祠葢成化中道士郭宗衡始爲之而武功徐公記其事云夫神僊窈惚不可知然觀王大猷所遇則又甚顯妙化玄蹟龍升霞顧孰能測識之哉余嘗聞純陽舉進士不第棄去遂學爲僊是以乘三光遊帝庭爲可致而土苴文章芻狗富貴視吾儒之論著琬琰勳勒鼎彝者果不足尚乎然眞風靈惠又往往足以濟世而福民是故神明之異旣生人之别造也嘉靖甲申呂祠火道士周北山再建焉棟宇鮮勝丹堊互照中設僊像旁翼廊廡洞門神室鬱然雲開於是復爲眞境矣北山名以昂少學道獨扣玄宗洞究至理其閒神曠思翛然塵外而世之文章富貴舉無以溷其中然又慕儒行習孝友之綱敦禮義之節爲時所重又嘗與高逸者遊詩酒彌日樂而忘倦然問以神僊事則默且笑嗚呼是誠窈惚不可知邪抑有之而顧

難測識邪若北山可謂學道而有得者矣祠成請銘於余余未暇也盖又十餘年始克爲之其辭曰　閶闔東褰虹橋西絡真苑崇開新宫載作神居鸞峙靈堂虎躍雲搆高翔天工巧削雄柱含虬文題引鶴日抱璇梁霞流玉閣邃宇芝成洞房綺錯釆組周廊麗張夏幕銀牓初輝金扃迺託館伏蒼龍門呵朱雀星攀桂戸風搖蘭牖蔽檻千禽翻階萬蔓絳府嵯峨玄蹤綽約龍驂天行螭衣霧落鳳嘶紅節鱗吹紫鍔瓊女鳴簫玉童捧勺來往太清逍遥真樂祥光一臨仁飈四廓福溥下民惠同上藥極壽乾坤永標丹臒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接壤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瘴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觸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絕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浡浡起山嶺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間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自巡撫大臣而下署其考爲諸幕官最當遷秩矣迺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

細故相恨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珹詣余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某先世家臨江　國朝有編戍蘇衛者今爲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至大官父某母某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涖政明決上官才之事多倚成焉數平亭疑獄土官楊訓殺人帥府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

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脫罪一訊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圍奪殺人道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髡爲吏所錄既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案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饑督視平糴計會詳密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殍死閱視遍東諸郡庾積姦蠧爲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輒以曖昧之過去談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醞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

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昔人有言秪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曰蒲伏公卿戶下拜起候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留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如紹卿輩蒙垢泯默以終者世亦何可勝道哉紹卿之卒以嘉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靈巖鄉桃花塢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即珹吳縣學生秀敏有文世其家

陸子餘集卷第二

陸子餘集卷第三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顥　皇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瓛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儁目擩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

貫綜群籍稗官襍家幽遐嵬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禨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欻爲設方略一旦捕

得三十餘輩邑邑無營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陜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撿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盤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爲榮喜奬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禄及四方餉遺輒召所

善客與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没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横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舍弘大扳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没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横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粲爲之銘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敝刓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鍠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横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貴州蓋古牂柯之域今其地爲戎衛者以十數

平越最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爲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爲之長者曰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土　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師下滇僰諸夷道出平越金氏毋聞之率所部詣軍門降且以羊酒獻大將軍喜承　制慰勞始奏更其司曰楊義以旌之命金氏毋之子孫世爲副長官領其衆其衆咸喜曰嗟吾君之有此爵土乃吾媪力也迄今稱之以擬冼高凉云三傳至翁翁諱洪字某自始仕即以才諝知名每有冦警方

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狐疑相枝莫先發檄至翁翁捧跪戴首起讀一二行已即瞠目攘亏刀上馬令其衆敢後出者死及戰又甚力所嚮有功常爲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辦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迨其老猶不聽卧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僞印謀據城爲亂翁詗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潰一境獲全翁既曉暢世務又多權略臨事翁張人莫窺其際頗喜讀書爲奏牘若文移操筆動數千百言自老宿吏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妻某氏子四人長鰲襲副長官次鳳衛學生次其次某鰲等以某年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去京師殆萬里諸酋豪依阻阨擅殺生自娛一方倜然謂中國孰與我廣大卒乃犯天怒至舉種殄滅無炊火焉若金氏有土數世矣恭謹不懈子孫相傳聲光益榮曰爲善之福非邪陸先生曰語有之順天者存余於金氏睹其效矣是故錄焉以勸忠也鳳治春秋學自余以謫寓平越寔始來從游余銘翁亦以鳳故銘曰　楊山

峉峉閟此玄室夫人不死我銘在是匪夫人則銘以訓臣子

亡妻盛氏墓誌銘

亡妻盛氏故御史大夫斯徵女也盛在吳家世衣纓其先蓋多鉅人長者至大夫益以剛毅大節聞天下　孝宗朝大夫年始冠擢進士第奉詔歸娶元室沈夫人亦出郡中名族其生吾妻也大夫適被選爲工部郎故命曰選及歸余余爲字之曰德媛自余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工科給事中吾妻皆從京師亡何余以言得罪再下　詔獄　天子仁不忍誅僅謫貴州都鎮驛丞都鎮地遠且荒惡非人所居弗能以家從吾妻乃留侍吾母於家故病脾至是增劇又加瘀眩竟不起踰年余蒙　恩量移永新令尋致事歸又久之始卜地於虎丘之西以葬云吾妻自爲女子貞靜柔婉其祖通議公奇愛之不欲與凡子通議公者亦傑魁人也與吾先父如隱府君有世契嘗過府君府君觴之酒中以諸子見時余始六七歲通議公於坐命之屬對語輒隨口響應通議公爲之喈喈嗟賞罷酒辭去他

日府君聞其女孫賢也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則大喜曰彼聰明兒邪即報許受聘已乃寓書大夫曰爲若得壻矣比吾妻來歸時年纔十有四府君及吾母胡夫人憐其少視如已女而吾妻亦執禮盡孝至接遇内外姻戚恩誼咸備自奉儉薄食不兼味衣被簪珥無華靡之飾於所生子女雖甚愛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寛簡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爲戒曰是累德亦傷生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浙中也大夫適奉　璽書治漕河相見於濟寧

歡甚時大夫綜畫諸務過勞貌殊瘦吾妻見之悒然進曰仕可止矣大人盍歸乎先是大夫已疏乞致仕聞其言良悅曰眞吾女矣及余遠謫吾妻初欲與俱曰夫安樂同處患難相違人謂斯何余謝曰吾母在子豈可復去左右哉乃止將别雖極悲愴終不以余黜官爲懟其賢而有識如此然竟不免夭没傷哉余結髮讀書困於進取且二十年中更家難豪族侵侮賦役交幷困厄驚憂有人所不堪者吾妻實相與同之今往事猶若在目也而逝者不可作矣矧病不與知没不與歛痛可言邪吾妻之生爲弘治丙辰十月十日其卒爲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一日得年僅三十有五其葬爲丁酉三月十八日子男一人延枝郡學生娶毛氏女一人適王有壬太傅文恪公孫也以廕爲尚寶丞銘曰　嗟余放逐兮于貴之陽薄言還歸兮蘭先委芳爾命寔蹇兮終焉永傷爾德則嘉兮子孫其昌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余外祖山西叅議胡公仕有廉直節弗究於用既謝政歸吳益高簡杜門不與人通獨里中醫

師朱廷用氏以世契故得數請間燕語時吾先父如隱府君方館於公家吾伯氏子徵生始數歲而廷用之壻張君汝聲亦有女年相若也繇是始相與爲婚姻而張君與吾父亦相得驩甚暇日輒過從飲酒歌呼爲樂往往踰夜分始散去若是者蓋三十年吾父既不幸棄諸孤又數年張君亦卒矣君爲人闓爽尚氣義與人言輒披瀝底裏不少回伏自廷用以瘍醫名吳中君傳其業又遍讀素難諸書得其肯綮旁涉史傳皆曉暢大義眡疾處方什不失一雖廷用自謂

弗如然君性簡倨郡中多豪長者貴人君與語常爾汝之豪長者貴人弗樂也有疾則迎他醫他醫技能大抵出君下或耳剽方術謾讕以射利然造請者其門晝夜常滿君業雖高不爲人知設藥肆於門日危坐其中無過而問者以故家益落晩乃以薦入京例試禮部奏名入太醫院爲醫士亡何以事乞歸後再至京待次得寒疾死逆旅中年五十九諸嘗與游者爲治棺殮歸其家君諱鏞汝聲其字先世汴人從宋建炎天子南徙家於吳父謹以君之兄欽貴贈中書

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子出朱氏者六人男三潮瀚濤女三長歸吾伯氏次歸沈其次歸石某側出子二人男渙女幼未行孫男四女二君没以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十年乙未十一月十五日始克葬於花園村青龍塢之世墓潮屬余銘君之乖至京師也益濩落無所遇聞余舉于鄉當赴省試喜語人曰子餘今來吾事濟矣子餘余舊字也尋病且革或問後事時舌強語不能了了猶若曰子餘今來云嗚呼君之望余深矣矧吾父所親厚者吾忍辭銘銘曰

生吾不能恤其困死吾與之銘嗟張君之藏其永寧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踔厲英發始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從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贄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

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蹶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觀焉

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歳行在酉當厄今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欷泣數行下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歳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寔天池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陸於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

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嘉觀君性儻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搉今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彊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啁笑率然之作亦醞藉可喜獨好習　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恠黄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録黠者或譺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弗疑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十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張時濟墓誌銘

東西兩洞庭山皆在太湖中包絡市井居者駢坒其上田賈畝數十金民食指稍衆者輒出爲商賈然其人大抵纖嗇雖家埒素封齪齪愈甚

張君時濟東山之産也性獨倜儻高亮輕財好施能立然諾可以爲難矣君始業儒既而棄去從事廢舉嘗南浮江漢北涉淮泗歷齊魯燕趙之郊輩類皆高貲富人貨布充羨君所操視之不能什一且時有利鈍然意常豁如也與人貿易一以誠信雖累百金不刻契傳絲無所欺而人亦無欺之者嘗得遺金於道物色其主歸之族黨有鬻産者君畀之直而還其産不取友人貧流寓遠方爲具衣資將護以歸他行事率類此論者謂君蓋有古節俠士之風焉不特賢於

其鄉人而已至於家庭之行尤多可書者父孟昂病臚鼓臍下出水醫云其味鹹生淡死君亟取嘗之母劉年過八十君亦班白矣孝養彌篤母歿孺慕毀瘠人以爲難早歲嘗學武事卞射絕人正德間游京師會有　詔舉材武士所知者具草薦之君以親老固辭乃止居常手不釋卷喜養生家言著書一編以老氏致虛守靜之旨爲宗斥黃冶容成之術曰此去道遠矣亦善談祿命時時奇中一日忽爲書以貽其子曰今歲吾將觀化壬辰則吾逝日矣及期果以疾卒

亦異哉時嘉靖庚子二月廿九日也年六十九以是歲九月二十六日葬俞家山之原君諱淮時濟其字娶習繼陳再繼鍾子男一人本孫男一人餘烈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本篤學好修嘗游王文恪公之門與余善而餘烈亦從余游且葬以君之甥肇慶守朱全甫狀來請銘銘曰

誰謂服賈而寔才武亦斂而藝弗庸以試其卒有聞在其子孫

怡圃朱翁墓誌銘

吳郡朱元吉氏將葬其父怡圃翁自爲狀數百言以視其游陸粲而屬之銘粲最其略而書之曰翁諱某字某其先吳江儒林里人也始徙洞庭東山再徙郡城父某母某氏翁生天順壬午三月廿九日閱世七十有八年以嘉靖己亥三月二日終于家辛丑　月　日葬梅灣山世墓娶王氏有內行二子元吉貞吉皆縣學生翁天資樸茂居家能孝於親而睦于二兄妻死不更娶故族之人歸其仁於所知者有過未嘗不盡言規之不屈撓辭色以徇人故里之人推其直少嘗治進士業中歲棄去以其學授鄉之後進

生而內以教其二子其既也後進生之從游者業皆有成而二子爲名士蓋晚而厭事去即郡城之北闢地爲圃種樹養魚以自適不一問世故或薦與鄉飲亦謝不往故郡邑之大夫稱其潔君子謂翁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者非歟或曰昔朱長文居吳有高名以經術授學者世稱樂圃先生翁豈其苗裔耶乃其行固髣髴似之矣陸粲曰翁殆有意於睎長文者其號怡圃也蓋若以自況云故卒成其志而爲之銘曰

嗚呼吳逸人怡圃朱翁之墓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之時吾吳人仕於朝者最盛自卿大夫有功德著聞當世弗論若其位未顯而名迹可紀者亦甚衆也其在工部有兩張公焉曰都水郎中嘉玉營繕郎中守之皆峭直清勀風軌行能相似也當是時　天子仁明能容奬臣下守法雖左右貴近臣毀譽之言不輙聽以故兩公者得行其志而成其賢名及正德初逆瑾盜政兩公遂相繼得譴去都水公戍遼左瑾誅乃宥還中人猶忌之卒擯不用死營繕公亦除仕籍廢于家士之有志當世而惜夫人才之難者至今恨之營繕公之卒也屬粲以後事且葬則其孫衍慶來徵銘張陸世婚姻家公粲父行也爲敘其事行而銘焉敘曰　張公諱約守之其字吳之長洲人也世爲士族考翥始起進士卒官雲南按察使母吳淑人公弘治庚戌進士初授虞衡主事監竹木稅于杭及于蕪湖所至剔摘姦蠹課入充羨自尺寸以上咸籍而歸之有司無所汚染進都水員外郎久之吏部以營繕

劇司非公不可乃進郎中尋奉　璽書督造汝王府於衛輝量功命日節縮浮冗省費三十餘萬還掌司事張眞人以建第請　中旨且許之公言歲歉國貧而勤民以飾異流之居非王政也事竟寢京師浮食奇民關通中人爲姦利常所輸材木不能什一則以足告受直累巨萬曹司莫敢詰公嚴爲限列非經覈實者不得輸每宮省有所發取若諸　藩府陳乞非令甲所有一切格罷群小側目憚之相謂曰尚書易與耳獨無奈彼張郎中何也最後治外戚慶陽伯第瑾新用事將奪民居數百千區以益之公爭之彊瑾怒會考察京官遂屬吏部以不謹黜公一時臺諫皆知其枉而畏瑾莫爲論捄者公家居蓋三十餘年中更赦復故秩致仕以　今皇帝之十九年嘉靖庚子六月某日卒春秋八十有五某年月日葬城西金芝嶺之原元配宜人浦氏繼宜人錢氏子男一秉仁太學生前卒女二縣學生楊宸太學生陳道復其壻也孫男三餘慶承慶隸校官並秀慧而有文早夭最幼者衍慶女三曾孫男一夔公面目嚴冷外若椎少

文内實好學雖耄年不廢讀書善食酒多而不亂其居家治生自雞豚蒔蓺莫不有法而自奉殊儉飲食菲惡冠服故敝能安之平生無讕言謟語嗚呼其所謂篤行君子者耶銘曰　張公質木守道敦篤式法從政思竭毣毣彼閹饕誠干國之紀扞其銛鍔殛黜以死曰此臣職雖黜奚懟而或隳之寵不塞愧天維顯思錫公壽耇高朗令終福則宜厚金芝崱崺公墓在玆孰爲詭隨視此銘詩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陸公墓誌銘

明嘉靖辛丑三月二十日葬我南丘先生吳郡陸公于華麓山世墓其從子粲謹敘公事行之大者而銘焉敘曰陸之先自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以爲氏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於吳末裔蕃衍爲郡著姓宋季朝議府君千九始家陳湖之壖公九世祖也曾祖諱守道以公再從弟少保公貴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祖諱瑄考諱溙更徙居郡城之閶門外以公貴贈工部主事妣王贈安人有五丈夫子公其仲也諱應龍字翼之南丘其所自號云公生而風神清茂自少敏悟過人弱冠游郡庠爲文下筆立成而辭理鬯達累舉于鄉輒不利弘治戊午應貢入太學是歲始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監稅荊州歲滿羨餘累千金悉歸之郡帑尋以疾請告家居正德初逆瑾盜枋讎視士大夫諸在告違常期者並勒令致仕而公與焉瑾敗乃　召復故秩補屯田司轉營繕員外郎又轉都水郎中奉　璽書領漕河事

諸所興革公私稱便而要束明信無敢以情撓法者内侍劉潮奉使還載私鹺道索資送搒笞屬吏且挾刃傷人公抗疏列其罪狀忤　旨被逮下錦衣獄踰五月而得釋鐫三秩謫爲浙江布政司理問理問視古法曹掾專治獄訟公平心剸決不以笞罰立威經訊鞫者咸自以不冤或謠傳得代囚閭皆慟哭其得人心如此久之稍遷應天府推官尋陞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再陞精膳司郎中公時已無意仕進即疏乞致事少保公在吏部持之曰少需之當爲兄易金

緋公曰是禍余也再疏得請不待報亟歸當是時少保貴傾中朝仕者爭願出門下公親其兄乃僅以一郎官歸老士有遺望焉而公意恬如也其後逆濠搆亂少保爲忌者中傷囹門逮繫得禍甚烈公獨超然免於訾議當世高之素康強無疾戊戌冬十二月十七日忽神思不怡越三日遂卒春秋八十有四元配闕贈安人繼配徐封安人先卒子男三長耿亦先卒次炫縣學生次烶今更名太沖女三長適姚奎次適張禾次適南京刑部員外郎陳椿孫男三女六公忠信寬和自束髮至白首不爲卓詭之行以立名迹其在衆中言吶吶若不出口而簡易直致略去邊幅賢愚皆樂親焉居家孝友奉工部府君及王安人依依弗忍去左右事伯兄如父待諸弟有恩嘗夜有盜入室刼持府君公跣而趨出欲以身代閙既釋乃止他日郡獲盜贓貨不訾盜自承以爲公家物郡守召視之公曰非也長揖去之守爲驚歎仕且二十年所至專以誠長者處官吏卒服其恩信亦不大欺性不喜華靡雖貴布衣蔬食如寒士奉身之外無長物焉晚益與世抹摋日端坐一室諸公貴人造請至門輒謝弗見時時幅巾單衣遨遊閭里人不知其有官也同時有以貴富自矜大者嘗誚其簡樸公應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若予所爲吾不願學也孔子謂木訥近仁太史遷稱鞠躬君子者公蓋似之銘曰　古有君子秉心無競萬石建陵醇謹篤行悛悛我公實維其儔含和養恬不忮不求亦既升朝暫斥而復其卒遄歸以遠殆辱小夫乾沒多財益愚雖盱自賢與跖爲徒達人大觀視彼腐鼠從吾所安其樂栩栩壽考令終福則具全勒詞貞珉以詔後賢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陸子曰劉子政列女傳稱魯寡陶嬰者養孤守節作歌以自明其辭慘怛哀傷讀者悲之頃余得鄉人吳鏜之母陳節婦事乃盡然爲太息曰嗟乎賢哉若人夫其操行危苦視陶嬰加難矣而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節婦者長洲人陳賢之女也嫁爲同邑吳宣妻以柔令孝謹聞宣爲郡史得危疾時未有子而節婦妊五月矣宣且死意悽愴而無言節婦謂

曰吾知子不幸短命而痛胤嗣之不續也今吾方妊所生男也固大幸即女也吾且長育教誨之爲擇壻屬以蒸嘗子無憂乏祀矣宣死後節婦免身果得男即鏜也而宣父清所娶後妻王氏性嚴且意有所屬數説清云新婦年少盍使更嫁節婦聞之號慟呼天矢不貳志自是蓬首毀容日居喪帷中人莫見其面既葬宣因廬於墓所其嫁時衣被箸珥悉爲姑所留乃獨紡績以爲食既而聞有謀戕其兒者或謂有所受也節婦憂危惴慄晝夜保抱兒不暫舍每拊之哀泣聲感行路而其兄陳容者亦有氣義人也爲往來護視之語人曰有藉吾妹若甥者容得以血濺其衽矣卒其母子得全者容有力焉鏜少長有知識節婦訓教之特嗃嗃嚴厲鏜用感奮自修敕稱克家子既冠娶婦莫氏生男曰一桂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顔一笑云鏜念母節未白亟請諸學官弟子爲言於部使者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母爲節婦嘉靖甲辰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月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鏜詣余拜且泣以墓文請余哀而許之既爲誌其事于石又擬陶嬰爲歌使并刻之其時有復傳列女者庶幾采獲焉其辭曰

有鳥比翼兮于飛頡頏中道失雄兮孤雌徬徨秉心貞壹兮終不再雙有雛哾哾兮在母旁天命不可期兮憖與此俱存亡雛翽飛兮毛羽褷褷以長室家具完兮母心則降嗟嗟義烈兮志士爲閔傷著之歌謡兮千載不忘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君諱延喆字子貞姓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爲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群自幼侍文恪公居京師則已開敏習事公性高簡其爲家未嘗視簿書仕既隆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歸吳即慨然欲恢拓門戶當是時吳中富饒而民樸畏事自重不能與勢家爭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產不訾諸貴貸子錢若鑪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前堂列優笑鍾鼓筦絃後庭比房數十歌舞靡

叜窮日夕爲娛樂時出從所善客馳騁讌游輿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不敢疾驅君視之亡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禮中歲愈更約敕爲恭儉罷諸辜榷妨細民業者益市古彝鼎圖籍充牣於家有嘉客至則陳而觀之從容竟日悛悛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言王公子伉健也今視之謹厚人耳初以名隸校官正德間繇廕敘升朝拜中書舍人奉使領詔閩中　今上時再使淮揚諸郡既又持節册封　徽王妃所至能恪虔以蕆事滿九載進大理右寺副而涖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家會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才力不及坐外補兖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不起年五十九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洞庭馬塢之原娶毛氏封孺人有内行後君一日卒無子諸少房生子男五人長有壬尚寶司丞次有霖有翼有承有嘉女七人長適吳縣學生葉獻臣次適馬學詩次適太學生安希堯餘在室孫男一人女一人君長身偉鬚髯魁梧悍堅不類南產家居事文恪公孝養隆備撫幼弟延邵有恩常日用財若纖嗇至有所規剏必盡觀美而建文恪祠工費最鉅壯麗嚴潔鄉人稱焉尤善經畫世務操縱弛張不露機穎一時名有權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若其觀時低卬壯老異操卒以昌大其家而免於悔吝太史遷所謂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然今之游閒公子大抵困於晚節君自結髮知名逾四十年標望不衰當世談賢豪閒者往往以王氏爲稱首即其所成就亦足爲一時之傑矣余少爲文恪公所知愛爲其孫娶余女即有壬也及是以諸弟來請銘銘曰

穆穆文恪履貞涵醇靖共　三朝貴而能貧辛悈于家在其嗣人嶠嶠大理始鶱以揚博謀敷施業是用昌乃戢而藏不隕其光孰不貴富乘高僨疾之子優繇亶厚福澤衎衎施施燕樂飲食五十九年既豫既豐訖無艱虞以獲考終刻詩墓門昭示無窮

錢均卿墓誌銘

吾吳有道德純一之君子曰文懿先生錢公先生有兄子曰均卿其少也侍先生學當是時先

生以經術爲四方學士所宗仰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均卿日在左右貌小若不勝衣而秀朗卓逹每先生有所指授輒能不逆於心操筆爲文辭尤雋永有思致又性度溫容可親諸弟子咸愛重之相與游處如兄弟既而被選爲縣學生嘗與輩類俱試郡中名第差後默自念曰吾不熟耰而望穫可乎亟歸襆被入奥室塞墐其戶獨留一牖以通食飲讀書晝夜不暫輟乃至發病家人破壁負出之病數月乃已蓋自是學日益進一再舉應天鄉試不中士子傳誦其所爲

文諸中選者自謂弗如雖先生亦爲太息曰若之不第命矣夫先生既升朝官太常擢丞鴻臚以歸歸數年卒而均卿亦且老矣於是先生二子道卿文卿皆績學有名庠序間而均卿之子應龍繼起名尤藉甚均卿一日慨然曰余髮種種矣尚與兒子輩爭進取乎即引疾不復出督學使者聞而嘉之檄授冠服非其好也所居瀕漕湖繞屋種竹數百竿日徜徉其下有良朋至則呼酒共飲飲少輒醉醉則歌古詩辭折竹枝叩石爲節間以象戲往往竟日忘倦遇風日清美漾小舟湖中觀雲水交映魚鳥來親人意欣然樂之家產故薄有田不滿四百畝晩以分諸子益謝家事令無復關白而足跡不入城市雖鄰里燕集不數赴也性孝友事二親能備色養伯兄行迹頗跅弛極諫之繼以涕泣而終不失歡當析產父別授之田若干畝以資佔俾固讓弗取遇人翼翼恭敬平生無忿言厲色蹈義履方壯老一致人無賢愚皆信服之里有悍少年率衆造其仇家將甘心焉望見均卿在坐即逡巡爲好辭引退語人曰吾不遇君子幾陷於不

義吾乃今知改矣其以德感人如此嘉靖戊申九月二十日終于家距其生成化辛丑　　月　　日春秋六十有八後　年　月　日葬　之原均卿諱徹世系出吳越武肅王大父朓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賢母朱氏配樓氏子男五人應良慧而早夭應龍應元應登並校官弟子員最少者應召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七人女二人余以童子從文懿先生游今四十年數過漕湖之上每接均卿則歎其風格淵雅而今不可作矣既爲敘其事行又著楚聲以洩余哀

其辭曰　若有人兮湖之濵坐嘯咏兮蒼筠紉蘭佩兮蕙纕忽超舉兮乘雲蹇追逐兮臨湖而延佇孰揚舲兮其濟于蒹葭兮叢深鷗鷺兮來下湖水兮潺湲望夫人兮不還羌日暮兮徙倚攬余涕兮萑蘭顧反步兮丘阿鬱墳壟兮嵯峨嗟死生兮夙暮而反其眞兮余何爲愁苦風清泠兮宰木水洄洑兮高土宜子孫兮逢吉千萬歲兮安悆

先母胡夫人墓誌

嗚呼吾先母夫人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矣其孤煥粲始克奉柩葬吳郡華麓山陸氏世墓啓先考府君之兆而祔焉粲以兄命輒忍死叙次夫人事行之略爲誌納諸墓中吾陸世居吳之長洲爲著姓先考府君諱應賓行義具少傅王文恪公所爲墓銘夫人胡氏同邑祥符里人考諱琮仕終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娶恭人闞氏無子有五女夫人最長自少明慧若淑誦小學女誡諸書能諳曉大義參議公奇愛之擇壻得府君因館於家公剛方介潔仕久名位不進而家益貧府君夫人年皆未二十相與營立生計間值

儉歲藜羹不糝與家衆同辛苦府君常戴星出入而夫人自內持管鑰視出納治紡絡組紝無斯須自暇逸毎乳子女在蓐僅三日即起操作冬夜雨雪從府君御燈火披校計籍至漏深雪簌簌撲窻紙盡穿破寒氣襲人肌膚爲皴裂猶不暫息如是積十餘歲家稍稍溫贍而參議公謝政歸夫人日娛侍左右奉進饌具至他服用百需無不豐給公與闞恭人皆優繇以老毎自喜曰吾無子賢於有子矣公晚被疾府君爲擇其兄子爲之後悉舉田宅授之別築室迎公及恭人以養比其終爲治殮葬甚厚葢夫人實贊相之常念先大父工部公太母王安人不得朝夕承事以爲恨歲時省候供饋孝敬尤隆篤云府君好爲義舉夫人善承其意飯飢櫬喪多不勝紀諸凡祀饗婚嫁慶弔往來其費皆先事斟度使豐約中適下至僮妾衣履亦豫爲飭治以時給之必均性識高朗臨事裁制明決遠謀大慮有丈夫之志焉平生嚴潔自將起居進止咸有恒度閫政肅謐庭無譁言撫諸孤慈愛備至而誨之必以正自米鹽猥冗若戲媟無益事一

不使經目府君喜讀史暇輒手一編得古人忠孝節義事爲誦說不已夫人諦聽良悅時舉以詔子姓曰立身當如此矣歲辛巳府君棄諸孤夫人亦病目蒙蒙不覩物然持整如故操閫人履聲即知爲某某端坐終日内外無敢闌出入者後數年粲舉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尋授給事中以言事下　詔獄報至家人惶駭夫人夷然曰吾兒爲言官以言得譴固其所也吾何憂粲竟坐謫爲都鎮驛丞稍遷永新令未幾乞致事歸夫人益喜曰兒幸不隳大節足矣安用祿仕爲哉士大夫聞者皆曰賢哉母也嘉靖己酉十一月八日以疾不起距生天順辛巳六月九日春秋八十有九以又明年辛亥二月十三日葬子男三人長煥娶張次粲娶盛次采娶鄒繼鄒煥采皆由鄉校升太學采先卒女三人長適蔣璧次適王世榮次適姚泰孫男六人舒枝府學生本枝庚子舉人延枝培枝翹枝皆太學生敬枝尚幼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七人嗚呼以我府君夫人之仁孝篤誠而不獲胙於天府君纔及下壽夫人得年差永然早歷艱難中嬰痼疾其爲歡愉之日幾何矣痛哉粲仕於朝歲淺不及徼　天子之封命爲吾二親榮矧庸劣惰窳行業不立無以顯揚徒抱懟銜戚以終身而已夫人格言懿行著於家庭被於宗族婣鄰者尚多方求名筆以表揭墓道粲哀荒眩瞀弗能悉書也痛哉不肖孤粲泣血謹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袁袠

陸子浚明謫官都匀便道出吳下還上母太夫人壽袁生登其堂跪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十矣幸無恙都匀去吳萬里羅鬼險惡浚明獨無意乎浚明曰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命也庸何傷初浚明之官京師也太夫人嘗就養焉袁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數問遺往來兩家事朝夕相聞知是故太夫人之懿行袁生知之獨詳故叅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如隱陸公於門下太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閫外内肅如其經營約束雖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太夫人爲仲子伯叔皆自邑庠升國學蔚有文譽浚明登進士高第與袁生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由是二人者特相暱善浚明高材篤學洽

聞尤習知　天朝故實而袁生者亦頗好奇負氣論議不相下至商推今古品藻人才浚明機辨警敏芒頴鏠鋭證據曲中袁生未嘗不慄然聳聽自失也既而浚明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直無少遜避兩下　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自喜曰吾兒言官職當言言而獲罪其榮多矣乃危之邪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無怨懟曰吾兒慎之是有令名能無賁可矣縉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歎息曰非獨浚明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袁生曰噫貞士累至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浚明以書生昌言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可謂奇男子矣然非太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壽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陸子餘集卷第三

陸子餘集卷第四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行狀

曾祖似　妣徐氏

祖昕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朱氏贈淑人

父璀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胡氏繼妣蘇氏俱贈淑人

貫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儒林里盛

年六十二

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其先與周同姓春秋時有成伯或稱盛伯子孫蓋以國爲氏或曰召公奭之後爲奭氏在漢避元帝諱更姓盛云唐末有諱瑫者仕餘杭令始自虞城徙家于浙三傳爲宋參政文肅公度文肅之後自浙徙汴又自汴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入　國朝若徵士景華御醫啓東皆爲時聞人累世事行之詳具載公所輯家乘公自少資性穎異稍長治易成化丁未年十四補郡學生遭家中落能感奮力學讀書至達旦不寐弘治壬子年十九中應

天府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第奏乞歸娶俄丁母憂丙辰服除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涖濟寧牐牐當孔道公約束嚴整啓閉以時舟艦無敢亂行者軍民便之吳文定公以少宰被召北上時公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文定鄉先達又尊官也舟至猶停旬日乃得過然文定不以爲忤亟稱諸人曰爲人臣守法當如此矣聞者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皆聞風斂戢有挾重貨以行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李興鼎貴用事聲勢赫奕諸中貴既不得逞相與愬于廣興廣

興固銜之會其家人載私鹽數十艘南來聞濟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益怒合辭譖于 孝廟曰是浮薄不遜者何可輕縱也 上不應有間曰河道官不易爲若曹知之乎二閹意未慊陰嗾太監泰文誣奏以阻滯薦新船爲大不敬奏入 孝廟猶持之諸大閹環跪榻前愬不已乃 詔逮公及詞所連及者主事范璋皆下錦衣獄訊治嚴酷公無撓辭賴 上仁明得從薄譴降雲南安寧驛丞雲南去京師萬里驛地荒陋居之三年敝衣麄食晏如也其人或

遣子弟從游經指授者後往往取科第前後臺諫名薦者章數十上輒報罷辛酉始遷雲南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甸白地民素頑梗公不鄙夷之爲設條約教以禮讓群盜阻山險累歲莫能平公至則首弛逐捕之禁益示以恩信使得自新盜感悅讙呼集數百人伏縣門外自言項縣官仇視我曹不能一日安故竄出爲非今官善遇我我曹得更生自今誓革舊習爲良民矣於是一邑清謐他日鄰境有盜其民亦縛以獻公謝曰而自有主者其人曰彼不能爲政詰

之何爲不得已爲杖而釋之癸亥遷四川順慶府通判專理糧事姦民乾沒歲久蠹弊不可剔洗一旦案得其狀悉論如法積逋爲清民苦運餉松潘破產不能支復爲經畫事集而民不困丁卯聞父通議公計奔喪還道陞湖廣武昌府同知正德己巳起復入京時逆瑾盜柄方煽虐素嫉公名人皆危之公自如也瑾卒無以加害復除長沙府同知督理赤籍不事鉤摭而宿弊頓絕嘗攝郡篆聽斷詳明防撿吏卒毫髮無敢欺者前此 王府官校及衛所官軍俸糧多不

時給吏胥旁緣侵牟出納具文而已士卒坐貧困將吏出怨言將生他變公召善筭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之數參合分劑具悉其利弊所在推而行之郡以無事他所興革尤多去郡日民送者涕泣遮道追思甚至設位於六君子堂生祀之辛未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武弁夷酋帖帖畏伏景東府土官陶姓者世知府父子信讒搆怨將至讎殺公偕瀾滄兵備副使晁必登馳入其境縛諸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俾父子如初一方底寧謀慮皆

出晁意表晁爲驚服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英死其妻攝政子朝鳴素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掠子女財帛民累奏訴究部符下所司積數十通皆憚不敢理癸酉公當奉　萬壽聖節表入賀總戎沐黔公與撫按議留之以其事屬焉公單車造其所治鳳氏母子震慴伏謁輸情簿責其黨抵罪各有差歸所侵奪於民民踴躍呼道上曰盛公吾父天遣來耶公知鳳氏終必爲患請降其秩爲同知設流官以制之因會奏于　朝當道重其事格不行後鳳氏卒叛如

公言諸礦産銀有歲課其後鎮守者苛取之徃往以啓釁公復建議奏請封閉以絕禍源戸部尚書安陸孫公手其疏歎賞不已覆奏力言封閉便　上許之鎮守太監梁裕肆爲貪虐責將校及土酋饋獻徵索方物動以千計嘗一釀酒至供米八百石公具陳其害於巡按御史張璞請加禁制張亦剛毅人也慨然從之是春陞本司副使　命未至而梁已誣奏公及張晁二公罪遂俱逮繫錦衣獄張被杖死諸大臣臺諫連章請宥會　乾清宮災赦復原秩甲戌還任專

理清軍及屯田風采益振乙亥陞河南按察使鋤治強暴扶植善良憲度肅然鎮守太監孫清濫受訟牒豪猾緣此爲姦利公請見面數之曰公　國家肘腋臣乃下侵有司職耶孫陰喝不能對即日罷之公察其官屬生事病民者輒加榜繫或荷校通衢孫益不堪將有奏訐令御史大夫毛公伯温時巡按其地聞而諭之曰盛使君賢者公爲此不愧清議乎乃止丙子秋陞山東右布政使胥史每稽滯公牘以要賄吏民守事者連年不得去時適缺左轄公至則視篆剖

決如流案牒出入皆有程期召吏民立庭中面授之無弗稱便者舊有賦入羨餘及贖金別貯以備公用悉屏去之曰名公實私吾無用是諸汎征橫費一切停格吏屬聳惕而同官後至者頗以侵權見疑屢有嘖言公不恤也戊寅轉陝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鑾縱其弟鵬姪鎧百計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假進奉侵盜官銀帑藏爲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鎧公獨不爲禮廉得守成姦狀捕寘之法黨類股慄廖滋不悅思中傷之會造上供織罽其費鉅萬廖檄公取直辭甚峻寔以嘗公也公受檄則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已數萬金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從容出其數視之因問更費若此計所造者當有若干匹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下被面長跪謝乃止中貴趙林傳旨採取方物數百千種直可數十萬公力拒之卒不得施而去　武廟巡幸將至榆林人情洶洶藩臬會議加賦以備供億公持不可乃議於正賦內每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准來年賦入之數比迎　駕至邊士馬瀚集鉅細百

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事者民間晏然不知勞費諸孳倖扈從者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既雅負重望風聲所被遠近振肅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群小望而畏之比終事無敢以非理干請者故尚書嘉魚李公時爲右轄亦在行歎曰李承勛嘗自謂一世俊傑今日服矣惟　上亦知之亟稱曰盛某好官也還省所過村邑老稚焚香迎拜夾道歡呼曰微公我輩爲溝中瘠矣至今追思不輟云己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初吏部奏擬以都御史伍符居首公次之有　詔用公蓋出　聖意屬江西有宸濠之變　上親帥六師南討一時權倖縱橫所在官吏多務括克以資遺賂公至蜀首嚴其禁非奉臺檄不得擅科一錢役一夫凡假進奉以市方物及稱軍門問安有所徵索者悉痛以法繩之蜀土險遠諸夷多梗化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獷悍數攻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文禮亦糾合僰蠻爲亂先後督師勦平之自是諸夷讋服始遵約束矣亡何丁繼母憂歸辛巳　今

上登極以疾乞休不許壬午起巡撫江西值兵燹之後加以饑饉民物凋殘公以癸未二月至所在寇盜充斥鄱陽湖尤稱淵藪公知漁船爲賊鄉導乃令置籍于官驗其出入而命守備都指揮一人專守其地率官兵晝夜巡邏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相應援失事則鄰伍連坐能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無所容匿一時迸散兊運事嚴爲抗疏請減米之半以銀代之用省轉漕之費及蠲免諸雜調緡錢各以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復奏留之以備賑濟用且廣爲規畫擇方岳之勤能任事者俾分詣諸州縣設法賑䘏政令齊肅賞罰明信屬吏無敢怠事者所全活甚衆是歲始獲豐稔而南畿大饑公督完逋賦銀至二十餘萬兩例當易米輸之南京乃奏言銀散之則易收之則難輾轉之間徒資姦弊以爲民病請即以銀充米直與所徵糧四十七萬石俱運赴所司輸納　詔報可是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六軍百姓賴以全濟戶部尚書秦公疏論公有裨　國計宜被

嘉奬　上良說特賜羊酒幣帛仍播告諸方巡撫示激勸云廷議儲穀備荒　詔格嚴切獨江西所積數盈百萬秦公復以聞賞亦如之甲申冬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兵政久弛土酋玩易而群蠻肆出刼掠幕府號令殆至不行公慨然思一振起之大閱諸軍一時逋蕩者以次復伍因益務廣儲蓄作舟艦繕城堡部分將校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群酋始知懼而奉法民獲安堵歸善縣劇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爲亂公督率守巡諸臣進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賊首一千一百三十餘級俘獲男婦四百餘思恩府土官劉召聚兵據險誘執兵官勢甚猖獗復奏　敕調遣漢土官兵分命守巡及諸將校授以方略進攻邑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死斬賊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招撫被脅良民四千餘口咸令復業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燒州縣刼府庫屠良民前後鎮巡諸臣累[illegible]乞討之　詔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illegible]及諸藩臬籌度數四咸謂猛稔惡逋誅

若容養不問勢將益熾而一方之民塗炭已極不容不拯乃積糧選兵以備進取而上疏具陳方略大率欲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覆議而公已被　命改官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相沿以爲常公至稽按尺籍盡勒歸行陣而痛抑其官屬之暴橫者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禁不得逞陰使其私人騰謗於中要語聞吏部欲調停其事乃改公爲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公遂引疾乞休得　旨致仕時乙酉冬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之費以萬計終不治　朝廷憂之敕吏部會官舉能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務且戒不得辭　璽書至家公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吾敢崇虛讓以誤　國事遂行是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之東自留城以接沙河別開運道而江僉事良材議亦略同及黃少卿綰霍詹事韜亦各陳便宜俱下提督大臣看詳公至與新　命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山東參議劉淑相等共議昭陽湖東自江家口南至留城地延袤一百四十里宜改運道仍親詣其地再三相度延訪故老皆謂地形平衍可以就功而劉公且以爲天相我　國家留此地以俟改作贊之甚力公又謀諸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公堯封暨三司之長議既克協乃上疏大略言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爲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行至於兗州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之飛雲橋一出徐州之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城以南二支湮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泛溢瀰漫百姓以罹其毒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旁支亦已湮塞自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

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三十餘里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矣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故道不可復矣此改河之舉所以不容已也奏下工部集廷臣會議咸以爲便　詔秉春和興役時公已命柯維熊等督工修治舊河俾漕船通行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決又濬

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既被　命乃量地授工分委屬吏之賢能者以董其役時其食作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序初議成功以六月爲限公綜理微密撫恤周至役夫競勸甫四月工完者什八九而讒言横興大功頓廢識者恨之初用事者以私請不遂致憾而朝士有不悅公者從而構扇其間謂改河非計柯維熊者閩人素陰險自其鄉里皆畏之且狂躁自用臨事動欲紛更公稍加裁抑輒怨懟至是闚用事者之意虞禍及己乃具密啓投之辭多

謾讕將責公以自解而東昌郡守某前此嘗斂商人銀數千兩請以爲治河用公曰吾經畫百需備矣惡用是爲且病民招怨咎將誰執咎其使移文切責之其懼亦潛投謗書略如柯所云用事者益惑焉遂因災異獻言力請罷役　詔從之且召公還時內閣二三臣力爭不能回戶部尚書鄒公文盛覆奏有曰大臣用事於外群言沮撓於中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念漕河關繫之重體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庭莫執其咎必信任無貳方克有功不聽公上

疏略曰弘治間如都御史劉大夏理河之疏有云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以大夏之清忠名德當時已不免於騰口況臣才識闇望遠不及前人萬一者哉速謗招尤知其難免矣因引疾求罷　優詔不允公又疏論柯維熊姦險反覆挾私誤國之罪且移咨吏部疏未上而咨先至用事者怒遂論奏公與柯俱奪職一時議者雖知其枉而莫爲伸辨獨胡公世寧抗章言改河之議實發於臣今聞盛某因此罷去臣猶疑其人之見謗惜其事之中止

欲奏遣廷臣忠實不欺者一人詣其地覈實以爲行止賞罰且自昔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咎首議之人以盛某之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沛縣舊河旣通黃河上流亦治宜錄功加勞而乃因臣妄言請開新河之誤得罪以去使後之任事者以斯人爲戒而莫肯盡力臣之一言誤國甚矣罪當罷黜　上雖不問然天下聞而壯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内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公以痰疾不起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卒嘉靖乙未九月

十三日元配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府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一人適前進士陸粲俱沈淑人出孫男五人長茂勳府學生娶陸氏次茂熙紹祖茂壽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吳治公没後之材告哀于　朝　上聞而悼惜　賜諭祭者再　命有司治葬事皆如制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葬積山感慈塢之原公爲人脩眉豐下容貌威嚴見者起敬天性剛毅自爲小官忤貴近直聲震一時是後屢躓屢奮而氣不少衰有所欲爲

必達其志不以毀譽得喪爲欣戚憂國奉公之念寤寐不忘自律甚嚴非其義一介弗苟取好善嫉惡皦若黑白所以致怨謗亦多繇此撫江右鎭兩廣屬吏憚其風采雖深山下邑丞簿卑官無不砥操自厲者然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每行一事悉心延訪反覆論議以求盡事理未嘗獨徇己見亦不以所長加人故雖風格峻整而賢者多樂親焉家居孝友嘗念早歲居約二親甘旨或不豐備及貴顯有祿賜而弗逮養以爲至恨歲時享祀極盡誠潔晨興必冠帶謁家廟

一物未薦不先入口二弟早孤携以自隨教育備至比長皆爲娶婦授以田廬待諸妹甥姪咸有恩意族黨貧者助之資鰥寡者助之嫁娶死者助之殮葬又出　賜金買田祖墓之旁以供時祀族人戍邊者例有歲餉亦於是取給焉自奉儉薄仕四十年家無長物飲食止陶器無金銀追琢之飾凡聲色奇玩卉木禽魚圖畫琴奕世所耽悅者一無所好居常進止皆有恒度不失尺寸雖燕閒必正衣冠自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與人交際一以誠信終身不能妄語至於

市井里巷淫媟戲笑之言不一出口臨終命家人啟戶焚香正襟就枕而瞑無片言及亂云所著奏議若干卷藏於家惟公以書生奮自樹立平生宦轍所及幾徧天下觸霧披榛備嘗艱阻晚致位九列不爲不遇矣顧其所欲爲而未竟者世或未盡知也矧橫遭多口齎志而終天下後世有遺恨焉嗚呼惜哉粲無似自少辱公知愛妻之以子當公無恙時嘗俾撰次其平生履歷爲傳而弗果至是之材屬粲爲狀將以請銘於當世之立言君子輒以平日所知者綴緝如右備采擇焉謹狀

祭王文恪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陸粲謹以柔毛剛鬣之儀敬奠于先師震澤先生太傅文恪王公之靈曰嗚呼粲生垂髫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嬰其衷而獨愛才飢渴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顧我謭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於斯道篤學躬行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爲文章金聲玉色晚益臻妙居然古則刋落華繁獨造本原取材左漢規摹王韓豈無名家斂衽退慴愚不自量跪獻所業誦而首肯俛爲指許曰此不怠莫之與京文貴意勝辭乃其枝苟辭而已夫人能爲再拜斯言廓若發矇佩服終身用之無窮六籍之餘九流百氏浩如煙溟不見津涘公鉤其玄發矢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異辭譌舛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成編淡墨細書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經退則語人此我輩徒加以數年吾且避諸壬午之冬乞銘先君衰絰拜稽太湖之濆公聞其來喜動眉宇山亭篝燈從容欵語吾得子晚實獲我心斯文之傳非子誰任在昔昌黎殷勤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渝斯誼申之婚姻用篤世契爰以弱息字公元孫我辭非耦公命寔敦聞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爲申眉諄諄誨言曰傒康寧杖屨隨逐木壞山頹百身何贖見諸夢寐音容宛然覺而失之中夜涕漣巍巍我公豈其云亡將乘風雲陟降此堂公來此堂若聞我辭我辭有窮而痛無涯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亡妻盛氏文

嗚呼吾妻其遂至此極邪自子從我二十餘年未始一日相違也吾忝竊科名列官于 朝往來南北子皆余從項以言獲譴投竄萬里念吾母高年兒女皆幼子又素多病不任道途之勞故弗果與子偕子意戀戀不能相舍臨發之夕倚牀歎泣吾心惻然然自顧與子皆壯年今雖暫違終當久相與處故寧舍子而獨行耳嗚呼孰謂一別而不復相見也邪吾自去家跋履山

川險阻艱難無不備嘗幸而得達貶所魑魅之與居虎豹之與鄰家人强壯者皆病垂死吾亦脫死如毫釐耳子誠往必死無疑也吾方以子之不行自慰孰意子竟不免死乎藉令子往雖不幸而沒然得握手一訣猶勝於生不相從而死不相見也吾之悔恨其又可追也邪子病脾泄已踰十年吾每憂之然亦未意遽至此也以子之孝友賢淑宜享遐壽而遽至此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子昔嘗爲我言有日者推子命云壽不過三十五吾以爲誕謾不足憑子沒之月其朔日吾晨夢過家入室而不見子徒見兒女擁衾而泣吾覺而心怪之然亦以爲夢寐不足憑也嗚呼孰意其果驗乎子沒以前年之八月至去年二月吾始聞訃其七月吾以公事如京便道過家母子骨肉復得聚首尋蒙 異恩遷官近地顧子不及見也自子之亡吾母與吾大姊皆遷居汝室撫汝兒女汝父兄又爲汝兒擇名師教之苟自今無廢學庶幾可望其有成也子而有知亦差足以自慰矣吾爲子擇葬地未得又迫 王命不敢久安於家今舉子柩攢殯先

塋依我祖考吾力能即得地則葬而後行不則行而還葬耳嗚呼吾以疎狂自取罪戾鬼神弗宥以爲子殃子病吾不及視于斂吾不憑棺生而惡衣菲食無一日之奉死而吾不能備送終之禮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中夜念之痛摧五內追惟往昔遭罹家難吾父既亡母復病目門戶殄瘁外患沓來吾又數奇屢困場屋煢然一身百責攸萃隆寒盛暑風雨泥塗朝出暮歸不勝勞憊驚憂困辱惟子同之今幸仕有官矣其得甘食安寢者幾何時而子則又死也悲夫吾尚

忍言之哉吾尚忍言之哉自今而後吾無復有意於仕進矣先人之薄田可耕敝廬可居行且謀歸養我母以盡孝誠撫我兒女以待其長立以畢吾餘生而已矣祖奠在前與子長别哀號之言出自肺腑子其聞邪其不聞邪嗚呼哀哉痛哉

祭邃翁文

維年月日學生江西永新縣知縣陸粲謹以特羊酒果之儀致祭于先師邃菴先生楊公之靈曰粲少也賤思御公車壯而登朝乃辱公知昔歲丙戌濫竽詞林公自西還再秉化鈞一見其文曰此國器士不徒學所貴用世丁亥之冬拜官諫省内慚闒劣憂畏交併公曰朂哉功業由玆古人遠矣文莊爾師惟其疎戇不善自謀猖狂妄言以速愆尤人曰由公公不自明負罪引慝老臣之誠公無憾言我無愧色炯炯此心天日可質三疏明農拂衣歸來二豎助虐俄遘凶災我竄蠻荒死與爲期萬里訃傳五内痛摧優詔量移匍匐生還還不見公有淚空彈今夕何夕我來哭公山川寂寥草木號風古人有言士死知己恨不從公先驅螻蟻幽明茫然一慟而已嗚呼哀哉痛哉

祭外舅盛公文

維年月日子壻陸粲謹率男延枝以柔毛剛鬣之儀哭奠于外舅右都御史盛公之靈曰嗚呼傷哉豪傑之生曠世一逢屈指今日孰如我公昔也弱冠筮仕曹郎直道忤時竄徙遐荒崎嶇滇蜀辛苦流離衆所感頞甘之如飴不卑小官恪勤吏職莫非王事余敢怠忽濩落十年稍遷臬司夷獠荒殘極力拯綏旋觸權閹再下清室諒節弗渝臣心匪石總憲作牧陝洛是經屬時險艱孽倖縱橫力遏其衝執誼秉正萬姓喁喁恃公爲命　六飛臨邊上下震慴豈無時賢首鼠惴恐從容籌畫不激不撓百需具完民罔知勞士女歡呼闐溢衢陌甘棠之思儷美召伯既陟中臺保釐三方寇攘屛息姦宄摧藏鶡弁貂璫煽虐恣行一裁以法安我窮甿禁不得肆乃搆讒慝誰歟吹聲逞其私臆公曰歸哉臣敢賴寵抗疏明農返余故壟維是漕渠繫我　國脉帝詢廷議屬公于役公曰行哉臣敢避難夙

夜經營心力並殫鉅績垂成忌者側目一唱百
和群與謗讟我身可絀而道無貶浩然言旋俯
仰奚憾惟　帝知公曰爾端介公以名堂式嚴
訓戒居閒七載薦剡屢馳可屬大事僉旃其誰
輪帛方來胡不少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遡公
入官四紀于茲位亦匪下未究厥施才大數奇
乘危履艱百折不回屹然如山謀國孜孜寢食
可忘恤怨愛身我則未遑彼哉何人燕燕居息
生叨顯榮死濫恩澤公獨驅馳盡瘁匪躬坎壈
一生齎志而終人亦有言不容何病在昔聖賢

困于險佞粲粲壽公擬古名卿漢惟汲直唐則
廣平其在近代安成（李忠文）河津（薛文清）考德論世
寔相比倫小夫淪沘螢爝明滅達人令名終古
日月凡公大節峻絕難攀乃至百行罔弗粹完
施於家庭孝友敦睦滲漉之恩沾被九族居無
惰容燕無媟語衣冠儼然鄙薄銷沮忠信待人
毫髮無欺綜理細密小物不遺屬纊之言凛乎
嚴整闔戶焚香正襟而瞑直氣貞心之死靡忒
彼蒼孔昭鑒茲忠實嗚呼傷哉粲昔少小始婿
公門三十年間獨荷殊恩警我昏惰拯我顛危

豈直我舅寔維我師我生不辰遭罹厄屯謫官
萬里喪我內人兒女煢煢零丁艱苦仰賴提携
吹煦摩拊多病踈慵獲遂歸休杖屨追隨鄉社
遨遊亦喜兒女漸底成立幸公未衰承歡有日
詎意一朝厭世長辭四海之慟矧於吾私不見
公顏殆將五旬中夜夢之宛如生存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叩地呼天公聞不聞嗚呼傷哉

祭王履約中丞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
越九日戊戌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君履約

之喪既歸自南都其同年友陸粲方居母喪聞
之爰以特羊庶羞奔奠于靈筵之下哭而告曰
嗚呼君昔家食伯仲聯鑣並馳蓺苑蜚英揚翹
既奮甲科補官浙左再朞政成入踐青瑣校文
南楚閱武西陲誕奏嘉績　重瞳屢回荐膺簡
擢進秩清卿徊翔兩都遂陟中丞　新命鼎來
綰章留院戢戢惠文總　國之憲人之爲言仕
路崄巇揆厥初終疇罔騫虧君仕則優雍容寬
衍履順無忤呂跡通顯跬步公台胡年弗延孰
碼于成造物忌全嗟君好修威儀濟濟終日凝

然莫窺涯涘篇翰精工醲郁遒媚辭角鳳毛世所珍貴余始從君投分猶淺借薦南宮相知恨晚　廷對萬言金石鏗鈜顧慚謭劣忝缶同鳴鼎甲之選僉期雙璧誤遺擯落群公歎惜暨官諫省先後參差君初解　命我宦南夷自是廿年隱顯異軌懷思日長合并能幾方俟晚歲文酒尋盟如何一朝遽隔死生痛罹閔凶煢煢苦土訃音忽傳慟摧肺腑在昔劉子南紀宅憂銜哀著辭惻傷柳州我獨何人敢忘斯誼雖言不文亦抒其志言則已矣哀寧有窮君靈不泯儻

鑒微衷嗚呼哀哉痛哉尚饗

祭俞事方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越二十六日乙卯孤哀子陸粲聞改亭先生方公之喪將葬乃銜哀扶疾以特羊酒脯哭奠于几筵之次曰嗚呼士在天下以相知爲難自古則然矧於今日惟公父子祖孫於粲家有三世同年之誼契分至深然公之知粲乃不待此公豪邁恢達素少許可自當世所謂賢者或未當其意而庸劣如粲顧辱厚遇焉不惟折輩行以下交而已又奬借偁揚每過其實歲時投贈短札長篇惓惓記存愈久彌篤粲也何以得此於長者哉方幸公康豫獲數從杖履以承誨言孰意大山流黃竟踐李侯之夢郢人亡質遽輿莊子之悲手墨猶新而英標莫覩也痛哉公今已矣貴富壽考融朗似終子孫象賢趾美仕路諸福備具海內鮮儷斯可以無憾矣粲所爲悼恨者自罹窮毒跧伏苦土於公病弗及省視沒弗及永訣蓋不見顏色者僅半歲而有死生之隔焉一念及此涕泣橫流聞古之人有居母喪齊

衰而往哭其友者曰交義隆篤故也況受知之深重以世契如粲於我公者乎薄陳樽俎以展衷誠哀疚荒迷言不盡意公而有靈庶幾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陸子餘集卷第四

陸子餘集卷第五

處置邊防疏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固其在邊疆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臣切見我 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内境 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爲虜巢每歲秋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疎邊墻低薄易於掏空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饋餉之難繼使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職此之由往時建議者每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但河爲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爲聲援是誠上策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墻幇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外以禦虜寇内以衛耕牧最爲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

史楊一清條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内邊墻幇築已經兵部 題覆 准行興工築墻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事避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敝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 陛下天縱神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經理況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創艾未暇深入爲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失者時也此際不爲後欲爲之恐愈難矣議者多言邊塞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餘年前項邊墻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亦明矣夫興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議築墻濬壕高廣深闊皆踰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暖鋪以便廵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填壕空墻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

勢必至奔潰囙而乘之茂不勝矣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潎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生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陪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常患不充緣守臣以虜寇不時侵軼撈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懼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充羨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稼歲收子粒以佐軍興漸省轉輸用寬內郡之力五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爲言曾不思陝西諸郡遞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勞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緊邊臣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墻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别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萬耳墻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患内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墻之費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

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慎自生疑阻是在　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　皇上俯察愚臣之言乞　勑兵部查照先年　題覆事理及臣僚中有建言及此者參詳議處以　聞勑陝西提督邊務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斂戢俟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充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之險亦可爲矣臣章句書生不知邊計偶有所見不敢緘默用是冒昧上陳伏惟　聖明留意邊方幸甚陝西一省軍民幸甚緣係處置邊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臣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　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爲篇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歎　聖慮之

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於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絶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强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惟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遣將出師皆面授成筭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方卑職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庶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直達 御前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咸遵守而行之一時如三楊蹇夏輩承顔造膝議論往復猶家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 朝廷政權

自不至於旁落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起自 英宗以幼冲踐阼未能親決萬幾當時諸臣苟爲權宜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預定春坊本擬 旨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退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爲故事每日常朝諸司引奏皆瑣碎事務官員謝 恩 見辭頃刻而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端由之以啓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迨 英宗自南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翺特被顧問近 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

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於今日者 陛下以 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一世於三代之隆甚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爲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明會典内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及勳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内殿乃君臣常接之地而凡 乘輿所在臣子亦得

侍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
聖諭録等書往往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
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　太祖之遠
猷繼　列聖之成法盡刻數十年之弊以復舊
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政事之
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敷
陳大臣在旁　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决事
畢之後泛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言之侍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
按方面等官及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
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
然特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
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
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
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
番入直　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
或講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
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
事將無不可爲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臣待罪言職遭値　清朝每自慶以爲不世之
遇是以輒獻愚忠以爲端本澄源之助惟　陛
下少垂省覽採而行之實　宗社生靈之幸而
臣亦預有榮焉臣犬馬微誠無任惓惓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　祖宗朝用人初
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
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玆遇　陛下聖
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内延頸想望太平臣
愚切謂致治莫先於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
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
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材
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
雖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昔范仲淹
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當道曾不念
此其人進士也則容養不問使肆於民上不
惜一路之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進士也
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
有所勉吾既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
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

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猶病其未廣況庸人狃於習見往往議其迂闊難行自非立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二以應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而老耄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臣聞正統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舉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

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禄俾得養廉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荅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於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塞者正以貢期闊遠歲月磨礱漸至衰頽耳今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觀光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者多矣其三各 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儒碩充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臣尚多今則例用闒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錮以故 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求良師況在 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敘進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觖望

不足惜而見 朝廷有厭薄 宗室之意豈所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窮苟圖利禄耳在上者曷爲徇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曰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等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與師轉餉所費不貲孰若精擇良吏以土俗稍宜者爲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撫字之爲愈乎

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甚輕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爲其爲之而能自振拔者蓋無幾人頃　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孰非臣子所當爲選華擇要厭憚繁劇乃不忠之大者此風豈可長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害事者乞　勅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

臣愚謹摭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如蒙　皇上恢天地之量采芻蕘之言　敕下吏部詳議可否擇而行焉其於　聖治不無小補而臣區區願效之愚忠亦得試其一二矣緣係去積弊以振作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久任　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　朝稽古立法内外官員俱歷九年考其功過以爲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瑾亂政始隳舊章内外官員遷轉不常人思速化因循苟簡捱日望陞縱令有所建明亦多不究其志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之而起比與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遞陞乎且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假令歲月稍久不爲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窒

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内自部院監寺外及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逐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徑陞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内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用庶幾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希冀倖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畧曰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衙須知文册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奏以行黜陟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

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如此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加以空文如死後節惠之謚使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沒齒齎恨何以厭服其心乎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豈　朝廷之福哉臣按濬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天下所造須知文册止是空文部院雖或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目行之既久誠難猝變然以　祖宗之良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易之如反掌況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蓋一人今區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況未必盡公乎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虛實多寡以爲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

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爲　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　國家每行一事輒議別爲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爲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於民無分毫之

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於布按二司設官尤爲過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有司政事奪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況此等官員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爲重事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録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於衝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爲不均今之爲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爲害如此昔唐姚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纔十人猶且難之況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爲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之官殆爲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爲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則俸祿可減以紓　國用外官省則供億可減以厚民生乞　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量爲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爲煩擾官愈多而事愈棼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　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於簿書志奪於進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於古者如此且天下固有高明倜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是科舉所得之外未嘗無遺才也前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又有制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逸　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

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辭曉暢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備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而案牘文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鷙勇敢之人胷中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既無階心常自負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攘臂其間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黃巢王仙芝宋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陷凶逆其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乞令所在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才藝可稱者聽其薦聞量才試用其有知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人者或隸京營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才用備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以廣　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揚是或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閻洪疏

臣等奉　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監太監張鼎及戶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見在馬牛駝驢逐一查驗除臕壯堪用者存留外其揀退不堪者照依戶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垻上等各馬房馬有曾經　上用及馱過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埋瘞牛有耕籍擠乳驢頭弁瞎瘸馬匹聽候　聖冬等節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號相雜真偽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會計料草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

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
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
紀極玆遇　聖明在上深欲節虗費以資實用
特
敕臣等清查中外人心孰不稱快以爲曠
世稀有之盛舉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
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
在馬匹數内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
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
開剥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
有耕籍擠乳牛隻并馬驢堪備取用者俱已量

爲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瘸瞎者方行揀退送
部令太監閻洪　題稱一槩給散騎操恐内外
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　明旨因恐馬
牛舊印模糊是以奏請再印比及點視各項頭
畜除三歲新俵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
一二亦多細淺不眞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内
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燙烙其揀退者
止是剪記騌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
閻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
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考既不能及時奏請處

置使姦弊日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爲辭希
望存留其敢爲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
數少若復加揀退廢牧將無孑遺是又爲危言
以動　聖聽冀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
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爲同群之累譬如
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
況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
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致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
殘廢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　國家寧有是理
原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

省會派之數既少則侵尅之利必微是其望今
日存留之多正爲他日冒破之地耳仰惟　敕
諭謂各處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
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可痛惜臣等伏誦至
此竊歎　睿鑒高明洞悉姦弊洪雖有言亦安
能上惑　聖聽使其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
物重爲民生國計之蠹哉然洪巧飾虗辭萬一
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玆得計仍蹈
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　聖
明節財裕民之至意反爲憸人沮壞而已行之

明旨將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　敕下戶兵二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十分老瘦瘡瘸者既難以供備膳羞又不堪軍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處置量行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　天語丁寧戒飭閻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以共成足　國惜民之舉庶幾法令得行宿弊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　敕旨少免於失職之罪矣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陳馬房事宜疏

臣等奉　敕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原差太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親詣各倉場案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分別毛齒印記來歷具結開報公同逐一查驗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兵二部題奉　欽依變賣并分給　皇城四門等處擺隊應用外見今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以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草大麥豌豆黑豆等料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六萬三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草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員虛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緣節奉　敕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

立馬房以來迨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上方勵精求治虛己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立爲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

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上瀆　聖聽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庶幾宿弊可清久遠有賴而於　皇上惜財裕民之至意或得以少裨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

浪費無極計一馬豢養之資何止破中人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　敕該部通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查過實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倉附簿明白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每月赴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道官其草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親自下倉眼同內外官明白放支候至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塲通行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矣

一省虛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今之所畜者老死槽櫪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用然使所支之芻料盡爲馬食猶之可也顧錢糧之糜費不訾而馬牛之耗損益甚

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二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爲浪費皆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爲侵尅之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錫奏內事理參酌損益除耕籍牛曾經　上用其料草合行照舊關支及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草十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騾馬幷擠乳馬定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草一束駱駝

一隻與料六升草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隻弁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草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無定爲定例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申明侵盜錢糧之禁　敕御馬尚膳二監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内倒死三匹以上者將内外官軍醫獸叅究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實叅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戸部每年會派各馬房料草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辦納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減省況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無　敕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筭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

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草場地土本爲飼秣之資頃年嘗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之已踰十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足用比奉　明旨差官勘用處置合候完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取給於此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伏惟　皇上不惑群議斷然行之凋瘵遺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等衛所摘撥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戸部覆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旗軍共四千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壩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頭隻却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之且如淛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揀退外尚有四百九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

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之多可知矣　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蒙　敕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存留其餘悉依原擬發回衛所差操俾行伍充實牧圉專精彼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等奏内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

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場地土占種殆盡日支料草尅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戸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直至倒死方送光禄寺皮肉潰壞不堪祗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草以爲侵尅之媒問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羸小羔犢日以就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復虗糜深可痛惜乞　敕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免致倒死靠損公私草場地土照牛房例

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禄寺支買牲口應用民戸發回該縣當差及看得司牲司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甚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禄寺遞年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出闌圈即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送順天府

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宜令光禄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膘壯者收用其不堪者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戸領牧不必發下寄養以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地土發回民戸減革衙門官吏乞下該部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　國計誠非小補

一嚴買補據番牧千戸所千戸蘇鏞呈稱東直門裏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

供應膳羞先年遇有牛隻倒死負累軍人陪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草塲開墾與軍耕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湯山草塲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等年該尚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草塲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王誠又將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二處地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共四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計徒費料草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內監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尅減之弊內外官員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爲禁革乞　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并湯山草塲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爲始將徵收并支用

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目明白開寫科道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考如有侵尅那移等項情弊從重叅究其買補牛隻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擇取膘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收買臣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甸義河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退不堪外其間略有膘息者量留七十隻但馬房本爲畜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況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爲無用合無行前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擠乳者送裏牛房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馬牛羊房俱設有內官管理馬匹錢糧每處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亦宜省乞　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房原設內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

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戸員數過多者一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聽候差操其内臣之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幷巡視倉塲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計其畜産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既明則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至内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欵待及饋送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征取苟非掊剋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徵收子粒則刻剥佃戸收納料草則勒措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於此今馬匹錢糧既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改弦易轍之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　敕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參奏處以重法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塲牧放承委官

員於各州縣僑戸需索銀兩遞年爲害非淺合無今後但遇下塲時月該部先行奏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絶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别公私防閑詐譌關繫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各房馬牛雖稱有環吉三尖等字様其實通無印號間有一二亦多細淺模糊而太監閻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等嘗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　天閑在内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已經臣等奏　請重加盪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爲照前再印庶幾眞僞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戸部設有主事分管緣倉塲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内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廨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

彼賃住民房或一二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致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爲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爲各官次舍之所幷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臣伏以賢才理道之所先明揚聖哲之上務歷選往朝莫不崇重斯軌　陛下天授欽明誕敷

文教延佇者德寤寐嘉猷雖圭璋特達充滿治朝而遺寶在野尚勤物色臣竊見原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顧璘奇才卓犖藻思精贍弱冠出宰厥聲清劭洎乎擢守大梁著撫寧之績斥遷嶺海見貞孤之操歷轉藩郡所至有紀剸繁治劇則靡適不宜臨事決機則出人慮表豈直文華醖藉擅東南之美而已哉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夢陽英特雋邁絕類離群昔守曹郎抗節王立昌言而貫戚沮喪危行而權璫側目若其華國之文焜燿當世固已方軌漢魏追薄風雅海內多士咸共矜式特以風格孤峭不善俯仰流俗肯憎端由於此二臣者並曠代之逸才　清朝之茂器也方今皇極未臻英雋淪落公卿勤推轂之懷　當宁與側席之想稱量之際每患乏才有如二臣不可多得儻使入踐清華備館閣之選出筦臺寺任藩維之寄必能贊揚大化翊宣　皇猷增廣庭穆穆之風章　本朝多士之美伏望　敕下吏部再加看詳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璘與夢陽亟賜起用庶令瓌奇之珍復登　天府之藏

盛明之代得無遺棄之才矣臣爲　國之心不勝祈願緣係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近該都察院等衙門具奏會審犯人張福等情罪

陛下責其回護將右都御史熊浹革職令侍郎許讚等將原問官郎中魏應召幷張柱等用刑追問臣愚竊謂此等獄情重大自非爲刑官者用心周到從容研審未易得其情實今者　雷霆之下不惟法司畏罪而大小臣工罔不震悚雖有區區

之愚忠誰敢自獻臣待罪言官仰見　陛下聖明樂聞規諫言事者雖或不當猶被優容有君如此忍負之哉臣是以敢冒昧而終言之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追悔故聖王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在張柱在張柱爲鬬毆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問則罪在張福在張福爲子殺母刑至凌遲處死夫子殺母大惡也凌遲處死極刑也非可以輕加諸人者　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日法司會審自張福之親族鄰里衆口一詞證其逆

狀而其姊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僞爲者熊浹等既據此定獄然猶謂事情重大未敢專決奏請行提原檢勘官及張福自報鄰佑里老冊行會審其慎之亦至矣　陛下欲明白此事宜如所奏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殺人之獄必有所歸矣今一旦遂加譴怒罷黜總憲大臣其餘誰敢自保夫畏威遠罪中人之常性而持法守正雖賢者以爲難如近日會審之時侍郎許讚則噤口不言少卿曾直則諛辭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患失

之念重務爲自全也矧今又當恐懼之餘非聖明少寬假之安能無所顧忌協心以聽斯獄哉且東廠錦衣衛　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憚自來訪拏人犯送過法司往往止依原案擬罪或明知有冤不敢辨理斯實　累朝因襲之患非一日之故矣茲幸　陛下乾剛獨斷如日中天洞燭幽隱此輩尚何能爲故刑官亦敢據理而與之爭實仰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也然　陛下所以詰責法司者無非愛惜民命慎重獄情求其至當而已但恐此

輩或因而虛張聲勢况四海九州之人難以家喻戶曉未免誤致驚疑遠近傳播非所以增光聖德垂示將來也夫美業難終令名易損臣愚重爲　明主惜之若熊浹之賢否臣不暇論其奉　旨會審而不提原問官誠不得爲無罪但都察院職司風紀右都御史二品正官今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退胥吏然一人不足惜無乃傷　國體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比來大臣以微累細故去者多矣此道不改殆難以厲臣節而尊　主上也臣又恐此後爲法官者

以熊浹爲戒依阿苟免無所匡正也然則　國家何賴焉昔弘治間郎中丁哲辯樂工之獄孝宗皇帝初亦甚怒黜令爲民時有吏徐珪爲哲訟究因至罷役未幾　上心悔悟丁哲復起徐珪亦蒙録用夫聖人之喜怒猶水鑑之無私而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節也故天下至今稱明此正　今日所當法也臣愚伏願　陛下少霽威嚴特降　温旨令許讃等虛心究問無徵前事無拘成案無使罪人幸免不辜蒙戮務協厥衷以稱　朝廷庶慎庶獄之意仍將熊浹曲賜

矜宥俾得自新以圖後效并戒飭廠衛今後凡訪察事情宜加慎重無得輕忽致有虧枉法司官尤宜從公辨審不許避嫌畏勢自生疑沮使天下曉然知　明主之意本如此也既以解衆庶之惑且以慰臣下令守法者無所顧忌刑罰清而民服矣臣實不勝懇切祝望之至緣係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劾張桂諸臣疏

臣謹按大學士張璁桂蕚皆以兇險之資乖僻之學

襄自小官贊議大禮蒙　陛下拔寘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雖捐軀殞首未足以酬知遇乃敢罔　上行私專權納賂擅作威福報復恩讎徇一己之見則破天下之公議而不恤快一時之忿則廢百年之令典而不顧　陛下有堯舜之資璁蕚不思竭力效忠以輔成唐虞之治而專持苛刻之說凡事之忍心害理人所不敢爲與不肯爲者無不攘臂爲之斲喪　累朝之元氣變亂　祖宗之典章敗壞縉紳之氣節使　朝廷政務日見紛紜　聖

心惓惓夙夜望治而斯民不被其澤者皆二人之罪自昔人臣負恩誤國孰有甚於此者夫大禮之成雖由二人建言實本於　聖心之純孝顧乃貪天功以爲己力凡有奏請動引大禮爲辭挾制　君父如近日被言官論劾　陛下不即加誅但示戒飭待之厚矣不聞其悔過遷善而憤然上疏自陳功伐累數百言夫人臣爲國效勞皆職所當爲雖周公之功亦非出本分之外况璁蕚乎就使有功則今日高官厚禄酬之已過分矣又安得以此自矜哉强辯飾非辭氣

悖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巳不容於　聖明之世矣臣愚以爲君之御臣有功固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璁蕚區區之功巳叨厚賞則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　陛下斷之而巳然張璁雖狠愎自用執拘多私頗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蕚外若寛迂中實深刻其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蕚之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自蕚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住京城日夜鑽

刺所賂遺蕚等數至鉅萬蕚連章力薦璁在內閣從中主之瓊遂得起用乃爲之言曰使功不如使過瓊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於舜矣引用凶人爲　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哉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時尚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鄰而杰之主母昌化伯夫人爲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蕚受杰之賂力爲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勳戚世胄與之同列辱　國甚矣蕚素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授職與之所居相鄰內開便門以通往來并序班桂林及蕚之管家吳從周者人呼爲念一官尤被聽信三人專一說事過贓道路之人皆知之蕚又引鄉人周時望爲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好官好地方皆其鄉里以關節得之蕚則容嬖妾納賄迨事發乃銷假銀而退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贓臨去官猶以受金而反目時望倚恃蕚勢肆無忌憚且如南京太僕少卿巳經議裁革欲爲己地仍復朦朧具缺即此一事其他欺罔可推自知公論

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臣何所懲戒　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選過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年撫按守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姦弊自見矣且吏部爲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爲之今周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皆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惟其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人得之既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爲怪矣先

因霍韜建言已議　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屬相兼推用自萼在部如戴時宗姜清以郎中徑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徑陞副使蕭璆以主事徑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　明旨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　陛下矣官爵者以待天下賢材偏徇至此豈不可爲痛憤萼典選僅逾年所爲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示矯激以要流俗之名內爲交關以滿姦雄之槖雖已罷官猶爲

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成均因撥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交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依阿有迹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朞月而遂亞卿寺情狀可窺禮部貟外郎張敔通律歷而假以結知懐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爲詼辭形諸奏牘甘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萼之死黨相與比周爲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狡猾多智布腹心於群邪始進之日固黨援於二凶當路之時南京禮部侍郎黄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由異路而躐取清華負乘可恥倚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訐屢聞右諭德彭澤因罷黜而夤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謡懐汲引而依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萼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極矣萼等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前此莫敢公言其非者天啓　宸衷覺悟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可容强顏班行希望　恩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終

之惡益甚目前决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爲　社稷之憂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璁萼等速加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倖進之徒重加懲治以爲人臣附下罔上之戒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
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乞致仕疏

臣年四十歲原籍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降貴州都匀府都鎮驛驛丞陞前職自幼得患目疾見風流淚近因喪妻哭泣過多雙目赤腫疼痛比蒙聖恩授臣前職勉強扶病到任不能僉押文案已於嘉靖十一年九等月節經移關本縣具申合干上司告乞致仕間一向調治未得痊可逮今日加昏眊全不見物又因久服寒凉之藥致傷脾胃見患泄瀉嘔吐飲食不進十分沉危隨據本縣撥到醫生曠世標前來看視得脉息微弱氣血俱虛及兩目瞳神散亂神水漸枯急難療治等因伏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庸流荷蒙　皇上天地生成之仁使臣得廁列衣冠濫司民社正欲策勵駑鈍以圖仰荅萬一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但臣罪釁所鍾鬼神降罰致有斯疾已成廢人況臣有母胡氏見年七十三歲在家老病侵尋不離牀蓐臣妻已亡所生子女俱幼不能隨任零丁孤苦觸目傷心臣若遂死于官必至舉家失所以此日夜憂惶進退維谷若不仰訴於　君父更將倚賴於何人用敢披瀝哀誠冒干　恩造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欵自告願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伏望　皇上憫臣病廢之苦察臣迫切之情乞　敕吏部查照前例准臣致仕使臣得生還故鄉没葬先隴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某親賫謹具奏　聞

陸子餘集卷第五

陸子餘集卷第六

奉外舅盛公書

得邸報知有陜西左轄之命雖官階所進不能以寸而事權之專體統之重乃迥然不同矣顧士大夫之望猶若未滿以爲循資敘進非所以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拙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佳也至乃謂公宜稍易素守濟之以通則粲竊惑之夫爲是說者非以禍福爲心乎而禍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聞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餉遺洛中貴要語人曰吾憂其爲害耳非求益也至辛佐治乃不肯諂孫劉曰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此二言皆非也征南陋矣佐治之言亦未爲有見者爲公與否此身中自有定分孫劉何爲者哉先正楊文懿公在館閣最晚達貴近或遣人風意公謝曰我嫠婦也守節三十年矣肯白首改節耶由今視之此言殆爲公設乎每以語人首肯而心不然者多矣近欲作數百言奉賀中亦略道此意會病弗果然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達斯義耳漸熱惟保練以膺大用不宣

奉太常錢先生書

違教踰年不識尊候何似目眚得復豁然否比聞抗疏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世之軒眉高視自詭豪傑其中大抵恇怯無能而攘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爲迋爾落落此未易爲流俗言也方當宁虛懷延納之日草茅疏賤欲攄忠益而無翼奮飛灔不得吐者何限先生此舉豈獨使寒蟬之徒愧死而已江西事辭染獻吉 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矣乎吳田向者頻厄於水今歲乃復憂旱豈往復相勝微獨人事雖天道亦固然耶匆遽不備

與李仁甫書

自丁亥歲暮言別迄今三載不復聞問縣縣之懷知彼此同之也僕以疎戇獲戾 清朝期月之間再下制獄猶蒙 異恩得全要領雖沉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爲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絕俛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忱物故數言勒停景仁

削籍同館之厄幷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僕仲夏始達貶所地極荒惡而傳亭久廢鞠爲丘墟因僑寄此城賴上官不以職事見訶飲食之餘慚悚而已兄早棲遠邑旋遭大故歲月徂邁行復即吉計非久趨　朝道當出此斯亦天假之良晤矣輒投空牘以當要言未奉德音努力自愛

與聶文蔚太守書

兩月來不接玄度伏計道履康勝爲慰粲自吉水回縣病痔病泄宛轉甚苦歸心益切而未敢申乞者以近日之事嫌有忿懟不平之意耳然野心如麋鹿雖在闌檻而神已馳於豐草長林間矣昨廉夫傳道尊意謂粲不宜遽有此念斯言是也第區區不得已之情在公容有未悉者不敢不一陳之粲多病早衰不任繁劇居此一歲百務叢脞耳目心思之所弗及爲民病者多矣宜去賦性迂疎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遇事任性而行無復還忌若此不已將重得罪於人宜去母年七十有三而失明妻死三載喪尚在淺土弱子幼女煢然無依凡此皆須身自料理者又宜亟去負三宜去而不果於去遲回至今雖得去亦既晚矣而公猶謂其早邪然此意亦未嘗敢爲不相知者道喋喋至此恃高明之能見信耳近得家報吳中事多如昨惟王履吉以四月終下世恐所欲知故敢附聞餘不備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得手書知奉　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寖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爲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録者云爾而實録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

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撿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秪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　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　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

竊重爲諸君子願之粲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爲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幸甚

與岳厚夫書

自己丑臨清之別闊焉不聞問者殆將十年歸田以來益與世睽隔海內故人如吾兄輩不獲一握手悵悵如何遥聞守官曲沃猶慷慨疏論邊事丈夫經世之志不以崇庳改易正復爾耳僕鄙人也自惟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爲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而　聖心頓悟國論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倡邪說以壞之使憸邪更進重爲善類之禍其罪上通於天矣雖其後來或一二能立異同然不過怙寵爭進之私寧有忠信廉潔之實乎藉令萬有一亦所謂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足道哉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爲賢僕嘗惡聞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汚辱貞士如僕死即死耳肯以是區區者易吾初心邪每中夜耿

耿思一吐露於同志頃嘗以告華兄不知能達諸左右否也巡按徐侍御過訪傳道吾兄寄聲深感不忘久要之誼因便聊布所懷屬有先弟之喪哀苦中言不宣盡

答鄧文度省元簡

前歲暫挹清論獲遂廿年傾仰之懷良以自慰病冗久闕上記承枉手教讀之知以縣志事橫被怨疾良爲公憤歎夫直道之不諧於俗久矣非獨行己然也至語言文字爲甚昔人謂孔氏脩春秋微辭以避患難太史遷亦云刺譏褒諱

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僕始疑之以爲不然乃今知其有意耳是故賢如昌黎公作永貞實録猶爲人指摘卒竄定無完篇況風俗靡薄如今日哉公之得此殆不足怪傳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惟公以靜勝之公論久當自明若稍復周章祇增多口爲俗子嗤耳使者告歸甚急屬有賓客之事志書尙未能展讀暇日將卒業而請益焉自惟卑賤言弗足信儻遇相知者敢不爲公一伸眉論之諸留續布不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粲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爲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爲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匀聞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略讀之爲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漈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

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晩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遽出其說旣而思之此書關繫至大苟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旣爲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擧目張一覽可盡廼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字而每

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今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繆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羼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難支韻之臠虞韻之茁囮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爲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廖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爲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粲之譾薄寡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

緒以犯公家德祖璅璅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不翅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貶示可否使積年之疑一旦冰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其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答天水胡公書

去秋費兵部民獻北上粲嘗有狀附上管記手書嘉貺頻歲洊及領之竊深慙感伏承委撰樂府序文顧粲之鄙劣何敢當此屬有先伯父郎中公之喪方寸不寧容稍定爲之不敢負也附錄一卷自一字曲以下似尚有可說此諸篇寘之他集自不害爲佳作將以尾樂府之後則未稱耳柳河東有言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辱公知愛之深敢僭論及此死罪死罪華泉公集編次尤不滿人意平生所見此公好詩多不在而所錄乃有甚不逮者如送周子庚使遼左一篇出使比蕭何之句此今之粗知詩與能讀漢書者所不道殆必非公作也辛巳書

事七首乃王履吉之作亦混入其中恐更須一校勘何如違遠無由侍教臨楮不勝依依

荅黃材伯侍讀簡

辱手教云方輯翰林志如粲晚學寡聞無能爲役獨有仰贊速成與得快覩而已然竊有欲言於公者武功徐公一代人豪也其生平建立具有本末近時挾私造謗者以于王之死歸罪此翁吠聲之徒不察從而附和輒加醜詆粲每見前輩如守谿南濠衡山諸公論及常爲憤惋不平竊欲作一書爲翁辨誣自惟文筆短陋人品

凡劣雖言無以取信用是因循未果今於公寔深有望焉所願於傳中一爲伸雪令翁有知不復抱恨千載則此志眞不徒作矣他書未暇悉考獨李文達公古穰雜錄所記最爲明據蓋文達與武功極不相能其書中亦多所詆訾獨記于王之死無片辭及之可見公論有不容泯者鄉使信如或者所言文達肯爲之隱哉今錄一通以往即此亦足以破群妄矣惟公留意委訪諸籍僅得數種緘上近見四明黃南山溥集有袁尚寶行狀頗及革除時事輒錄以備采擇所論王玭者考敝郡志科第表乃嘉定縣人字德瑜永樂甲申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江西僉事志中不爲立傳未知其人如何當更詢之彼縣人耳粲近作左傳附注史記通義皆粗有次第恨證據未廣别具書目凡公所有者敢丐借錄千萬匆冗不備

荅王濟美提學簡

久不奉德音良切企慕伏承不遺鄙劣特貺手書以性對一篇示教粲昔者嘗謂古今論性惟孔子數語盡之聖人之言平實切當自是如此

先儒以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至於下愚不移乃用自暴自棄者當之似皆未然竊欲以此意見之論述而未能也乃今得公此篇明白詳盡凡愚心之所欲言者皆具始知豪傑之見已先於我矣輒用歛衽興歎而坐病冗久稽布復罪甚他所擬請質者尚多何時得侍坐以畢此願也頃聞北虜以數百騎入蹂內地京師爲之戒嚴今既使得氣去矣將來有深可慮者吾儕雖藿食能無嫠婦之憂乎隆冬與爲斯文善自將護不悉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舍旬日重拜大貺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沖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屬頻年亢旱公憂念民物爲之貶食絶甘疇咨方略而粲秉性顓愚闇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攄志慮輔益尊明内愧而已比日災暵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興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糶勸分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擘畫有方亦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恫疑顧望卒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怨甚於憂貧弱之死乎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已奏假京儲以充賑貸且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守文之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今再舉懼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譴卻斯又不然夫論事顧其當否耳寧當逆計成敗以爲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災害荐臻元元饑敝　敕在所賑贍距今未兩月也惡有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東

南　國脉所存自頃求魚竭澤不爲長慮今凋瘵極矣復不少存䘏之猝有獸窮思攫變生意表計其所喪視所蠲發奚翅什伯而已公能以此意精爲　天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曠蕩之澤霈然下流潚盩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有量哉惟公實重圖之承諭以粲嘗竊弄文墨將使効薄技以佐燕閒之娛伏自惟念蕪鄙之辭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巡未敢薦其敝帚而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卒辭輒編寫舊所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諸左右未發之間慚懅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儻不終棄斥一惠咳唾令區區者得依託鉅麗以傳無窮粲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干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

與羅狀元達夫簡

粲往歲赴官永新於舟次獲遂瞻承忽忽且二十年矣公道德聞望爲海内學士所宗仰自少有知識者猶願承緒論而粲慵惰因循不及時以竿牘自通於左右獨嚮往之志則未之敢忘也自惟資性闇劣心氣麤浮雖窺竊陳編微有管穴之見然望道逴遠竟亦自崖而反又弗能

親就高賢與相切磨乃今白首無成恒自傷悼恐一旦溘然便同糞壤蓋仲尼恥五十無聞屈子亦悲老至而修名不立粲每念及此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頃復遭先母棄背銜哀苦土苟存視息屬石磐公令子行因輒寓狀少布區區左氏春秋鐫兩册附上用備覆瓿他所欲求正者且有待焉儻執事能賜示教言一二則又望外之幸矣愴怳不次

與永豐聶公簡

睽遠道範積有歲年冗惰因仍久缺上記遙聞我公橫遭誣構逮繫請室使草野之人竊懷悁憤然不幾時則彼之怙勢忌賢者其氣燄如石火電光倏焉消滅而我公貞心諒節乃益用章顯粲嘗竊爲人言雙江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耳伏承事白南還過吳粲以所居僻左浹旬乃聞則尊舟既遠矣懊恨無及二三友人復傳道公惓惓垂問之意益重慚感粲積惡招殃延逮先母於去冬奄忽謝世粲亦遘危疾雖不即死然爲天壤間罪人直戴面強行而已石磐師乃子歸輒附承起居左氏春秋鐫兩册併寓上改教苫伏荒迷言不倫次

與王道思參政簡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沖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共尊仰甚盛甚盛粲性資很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爲者無窮而厭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木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況本非驥乎固

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蚤成良有以也交游中如永之文升皆少粲八歲已奄忽化爲異物粲之衰劣能久存耶去冬不幸先母棄背方忍死勉襄大事今春已遣嫁妾侍以家務委之兒息後此儻未即塡溝壑當卜築先壟之旁不復與人世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箚江二記得窺高蘊知瑰瑋之作尚多令鄙人時復與觀焉斯所深願也左氏春秋鐫粲謫都勻時著與舊文數首俱往求教淺易直率之言視大方家詎可同日語寔藉以要瓊玖之報耳子

元兄行布此別楮所求尤冀留意幸甚

與尹崇基太史簡

里人張醫士歸自京師獲拜手書及香帛之賜不勝哀感頊欽子辰工部傳道兄相念至情世務方殷非豪傑之才孰與匡捄區區衰朽昏塞兀若橛株假令得乘一障亦無以效其尺寸矣兄知我者何復云云聞雙江輩數君子相繼召用其慰然粲嘗聞龔遂之治渤海也言於朝曰請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虞詡爲朝歌亦告其郡將曰兵不厭權願寬假繼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今之用人者能若此庶幾諸公有展布之地不然吾懼其難爲也野人間肉食之憂大非所宜獨私於兄發此無令不相知者聞之恐重增口語耳病濕足胻痠痛枕間蝨没作啓不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中途來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於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令妻家就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節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如何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於家或行於館請裁之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二年却都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袷祭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廟若爲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尤未入祠堂待三年之喪畢而後遷正來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爲一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

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況卒哭之祔祝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已告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堂而復反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說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于祠堂攺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之明日而攺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

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爲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擧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刪節其禮附於四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或

謂之相見禮如何

一六禮纂要有鄉飲禮

今按會典各里長人戶亦行鄉飲禮恐當依式增入如何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去歲臘月間永新王主簿朝覲過蘇以公所寄教劄及困知記至伏承下問以記中所未安者此豈末學淺見所敢妄議前此亦嘗反覆潛玩覺得辭義皆平實無疵間有一二俱非大節目所繫謹逐章開具如左以效愚慮之萬一以仰

答我公之盛心狂僭之罪自知莫逭無任悚惕伏望一一詳加鐫諭以祛愚惑幸甚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一章

朱子中庸序中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語愚嘗疑人心一也若有一心爲主又有一心聽命似有兩心也近見陽明先生答徐曰仁蓋先得之矣公與劉貳守書中亦用此語何邪竊忘其狂僭欲更之云必使道心常存而人心之發每不失其正焉如此較穩不知是否

能者養以之福一章

今漢書歷律志引此語正作養以之福顏師古註之往也往就福也孔頴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爾於義亦通但杜預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愼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爲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愚之尤不能無

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爲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爲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其書每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

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書詩春秋然儀禮周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生生長長收收藏藏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成文理又如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之後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

自書契以來至今纔三千餘年中間世道升降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爲洪荒之世有是理乎邵子之所謂數學者如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愚爲此言非欲詆訐先儒直有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耳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一章

龜山所謂中恐是指未發之中言蓋寂然不動之中固太極之全體也若作中央之中看則恐未當漢儒以皇極二字作大中解朱子深非之然則太極之極獨可作中字解乎此處恐當更著一語以補龜山未備之意如何

梁武帝問達磨一章

達磨宗杲皆禪學之高者故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以看經念佛爲愚人其意不過欲人學其所謂上一乘法在彼教中高處走耳恐非所謂人心天理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此語似更宜斟酌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仕元之非丘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爲據近時何

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爲魯齋出脫力排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楚與吳越皆非眞夷狄先儒謂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狄之耳豈無姓之胡戎滅中夏瀆亂綱常者之比哉設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周室下安生民其施爲自有不同者夫孔子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與否耳鄉若楚人篡滅周家而有天下雖盡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爲

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朝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正所謂彞倫攸斁之世又其君臣皆好殺屠戮生民若刈草菅而崇奉胡僧事極醜惡此等處魯齋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使眞能救正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講學以明此道之爲愈乎賢如龜山晚年一出猶爲晦翁所不取況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齋正如象山之作荆公祠記雖强爲分疏終是費力也

陸子餘集卷第六

陸子餘集卷第七

子家子贊（有序）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於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姓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群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隤出奔畏季氏讎己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於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强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

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雖以强霸可也而復國於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之然吾惜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壞隤之後遂長往山林以没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卿大夫列傳甚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没我遯明王不興乾反我讎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材賢内恤其私從讎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子胥論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亡陸子曰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

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棠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己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亂嗣寢苫枕塊没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讎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鄖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鱄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

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弒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讎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

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讀莊子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訾孔子之說昧者勦入之今觀其書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爲之彼以李斯之罪罪荀卿則彼狺狺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焉與之坐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夫贊天者贅矣又惡用夫狺狺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訾孔子者諱之非也

讀鍾離意傳

建武永平之間政理苛切當是時士之脇肩側足録録如轅下駒者可勝道哉若鍾離尚書陳寬博之謨以抗嚴察之主可謂大臣矣世衰道微士爲一切之行以趨時好非徒避誅責也乃以徼恩澤焉悲夫悲夫吾讀史至意與宋均傳反復其文爲之流涕

書劉氏先墓記後

劉生奇葬其父於外氏之墓次陸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或曰生有爲爲之也劉之外族遠

從而遺墓不葺生之父念之以屬其子曰我死則於是葬焉子孫以吾故乃無忘外氏矣故生之爲此以卒父志也陸子曰生可謂不死其親矣言合於禮則未也昔者曾子稱子從父之令爲孝仲尼非之楚屈到嗜芰將死曰以芰薦我其子弗從君子曰違而道今夫念其外氏而以身殉之雖篤於親其於禮也遠矣如之何從而弗違也曰如墓之不葺何曰存則謹視之歿則書其言著其不忘之意以示子孫而已子孫而賢也不忍忘其親而忍忘其言乎其不賢也雖

以身殉之無益也然則爲生之道者奈何曰夫孝者必以禮處其親以禮處其親則不憚改作爲生之道無亦卜地而遷諸猶爲善也生聞之曰諾將遷矣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趙松雪畫馬溫日觀畫蒲萄聯爲一卷提學侍御石磐先生所藏也先生以粲爲門下士俾識一言松雪繪事之妙夫人知之固不俟論若日觀一僧耳然南村野史稱其憤楊髠之發陵見輒詈之此其志節豈直緇流中所不易得哉彼膚敏裸將之士宜有深愧之者矣先生實此其意蓋不特在乎區區楮墨間而已也

書姑蘇雜詠後

鄉先生太史高公季迪所著姑蘇雜詠一編古今諸體咸備論者謂可考見吳中故實不徒詩之工而已公既坐魏守事以卒同時有周正道者亦作雜詠於公頗肆詆訾又摘龍門一詩謂其身貽黨禍所行非所言余竊惑之方公之在朝也與魏守寔同事史局及魏來治蘇因與往還豈有意爲李膺之客者哉夫士之處世其所

遇禍福大抵有幸不幸如太史者君子哀而不譏也正道所云亦少恕哉若其辭視公孰爲工拙則知詩者必能辨之里人某重刻公雜詠以傳余爲題其後

題貞逸處士卷

余讀楊隱君敘貞逸處士事未嘗不太息也古今稱文人多窮自唐柳柳州以高才擯於時其弟宗直亦善操觚牘號爲奇峭博麗然卒不試與其兄相隨死南夷中迪功之有貞逸曰柳氏之類也非邪雖然巧宦善趨持粱齧肥偃仰雎

旰得志一時者身死而民不思寒士羸餓生不一伸眉其没也賢者傷之又振耀之以文辭俾流聲無窮若貞逸者足以死矣亦何憾哉亦何憾哉

書鄧尉山志後

鄧尉吳之名山也前此未有志沈君潤卿始爲之讀者謂其詳贍得體非苟作也余少時嘗一遊茲山今二十年矣間者再至雖巖壑之勝不殊而梵宇荒落頓異疇昔其間幽棲邃構往往爲勢家所據而長松古梅揃伐殆盡問之山僧云苦更賦繁重鬻以償逋負矣余聞而憮然比得君志讀之則往時秀傑深迥之觀猶歷歷在目爲之太息不能已抑盛衰相尋固物理之常未足深論余獨慨夫橫政亟行而人力之日單竭也雖浮屠氏自謂修出世法者猶不能一日安其居以保其所有矧夫齊民者邪君子即是編以考其廢興之故可以占時政焉不徒觀游之細而已而君所爲區區纂輯意亦有在於斯乎故書其後以俟夫觀民風者録焉丙申端陽日

題墨客揮犀録本

是書吾鄉人沈生所藏沈有題識援丘翰林語以爲彭乘譔按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知作者名氏而丘公云然蓋必有據然余考彭乘者蜀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登第仁宗朝爲翰林學士群牧使卒官與熙豐諸公自不同時今此本於涑水半山六一皆稱爵謚且及東坡海外歸事則建中靖國初也距乘卒時遠矣而其文直抄取宋諸家小説若筆談冷齋夜話之屬湊合而成亦頗雜以舊書所記如解叔謙魏舒張華等事皆是蓋坊間淺妄者僞譔以射利非彭氏本書也余少時嘗見宋刻本於友人家惜不及録今不復能記憶未知與此本同否戊申新春病起偶讀一過漫書

又題

彭乘蜀人淵材江西新昌人（今瑞州屬縣）元非同族亦非同時此本所記淵材事皆僧惠洪冷齋夜話中語也淵材名攀龍於惠洪爲叔父云

題湯氏小宗圖卷

湯氏世以高貲稱吳中子衡生負奇氣挾策走京師游諸公貴人間語不合徑歸家徒四壁立晏如也間獨喟然太息顧其友曰余之先蓋多樸茂耆碩之士今族姓衍大而譜牒未立先人遺德殆將泯焉吾何以逭後死者之責哉乃僅紀其所自出者緜乃高祖而下四世爲小宗圖又出遺像摹寘卷中而手錄所受制詞若銘誄之屬咸具曰姑著吾志其他則非吾力所及矣余聞而悲之今世富人子能辜較財利斥廣田

廬輒自謂賢人亦賢之語及其先世鮮不懵焉者傳有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今冠裳而邑居積鏹貫朽臥起其間至於老死而忘其身之所自出也此何人哉子衡雖濩落食貧君子矜其志曰湯氏之賢子孫可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濼惡民大抵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彊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　朝廷患之　賜公璽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爲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爲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幷兼豪植之徒蔪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畊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抏敝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姦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點數歲月得美

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諠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令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世者或於吾言而太息焉嘉靖庚戌長夏日陸粲題

擬上備邊狀　館中作

臣伏以頃者醜虜不道擾我邊陲將士出戰或全軍覆沒累使告急至於上勞　聖慮特　敕本兵蒐揀戎卒　簡命文武大臣待報出師以爲應援臣竊惟　國家設立鎮戍委任將臣凡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宜府重地爲　國北門密邇　宸居尤非他鎮之比先事預防臨機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以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於我　朝而虜衆不能當吾一大縣自有匈奴以來亦未有衰於今日者也以全盛之勢御極衰之虜宜其戰勝攻克所當者破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稍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令赤子創殘疆埸侵駭是豈獨一時邊臣之罪哉其患之所從來久矣臣聞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自頃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則玩愒而度時有事則張皇而失措此其事解兵休即復泰然不以爲意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預築堤防一日水潦奄至則挈家室乘高避之希冀水退復還故處歲歲遷徙苟且支吾謀國如此

可謂疎矣臣竊覩事勢不勝憤懣惟昔賈誼弱冠願以尺組而係單于終軍妙年欲請長纓而致勁越彼之二子豈爲好名良以感一時之遇恩效節於明主也臣以菲才荷　國儲養受恩無量自惟疎賤性資駑劣進不能陪　廟堂之末議退不能備數戎行効死一障區區之忠無以自列謹條邊事所當施行者以聞蓋將爲久遠之圖而非以副目前之急也臣誠愚闇不識大計伏惟　陛下赦其狂妄特垂采納臣不勝幸甚

一曰明賞罰臣聞御軍之法莫先於紀綱紀綱之存莫要於賞罰賞當功罰當罪人主所以駕馭英傑之大權也賞罰一失雖有良將勁卒尚安得而用之夫守邊固圉之臣　天子所屬以一方安危之寄者舉措一不當則爲　國大患比其用之甚不可以不詳也今也受爵公朝輸款私室仗鉞邊境借勢　禁闈無功則冒濫陞遷有罪則朦朧幸免故雖有忠勇果毅之臣一言不中節則呵譴斥去不復顧惜而庸鄙饕餮者乃得以坐享富貴

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用者不必賢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之者 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苟不能一振作而剗除之未見可以善其後也 陛下聖質高明 略不世出屬者親讞大獄 天威所臨臣下震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之弊數 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壅隔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臺諫之論列撫按之舉刺察其果出於至公亦當虛心納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賢否勇怯莫不瞭然於 聖心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錄用命之士厚死事之家正逗撓之刑嚴掊克之禁恩足以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死士又何患武功之不立哉夫齊威王不過一諸侯耳能奮其威斷封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與左右之妄毀譽者則四鄰聞之不敢加兵齊國大

治曾謂天下之主有不能乎苟有意焉一轉移之間使將吏革心士卒生氣區區醜虜臣見其不足滅也

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不敵遂至戰沒故議者多患邊兵之少而欲亟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全我軍不至盡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不專在於衆寡之故也古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今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堡與軍士相兼守禦臣請益募以應敵此其賢於京軍遠矣蓋土兵生長邊方熟知地利耐寒苦習戰鬬內欲爲其室廬墳墓之衛外欲報其父兄子弟之讎人自爲戰勇氣百倍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虐使之是以憚於應募宜懸示厚賞資以器械優其糧餉許以事定之後復業歸農不籍其名有所得於敵即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夫京軍平時豢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勞苦非

所習况大將一出叅隨之類動輒數十百人名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陳則退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幸而克捷則攘人之功以爲己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今彼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所愛或因權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戢致失軍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每遇邊警不必動調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遥爲聲援使虜知吾内外有備亦當聞風遁去必不得

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叅隨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邀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冐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於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叅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隃度今日之事臣豈敢必京軍之可以無出乎昔成化間滿四之亂議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不爲動後滿四卒平於土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曰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少加以私門多役占之夫尺籍有詭射之弊内則宿衛單薄外則營堡空虛近者 明詔特開投充之科以收爪牙之用斯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亦徒然耳乞 敕兵部并選差素有風力給事中御史三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見在軍士通行簡視凡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詭名冐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

教閱以備緩急至於操練之法止是教以坐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雖整肅可觀其實臨敵無用况與胡虜戰如獸伏鳥散豈暇從容應節哉自今操練務須人習一藝藝必精通又須每人兼之以射葢弓弩實中國之長技而兩軍相遭必長短之兵兼用乃能取勝臣請於各營將士中及附近州縣選取善騎射者不拘軍民官舍立爲教師分領團隊使專一教射定爲賞格以十矢爲率能中八矢者爲上五矢者爲中皆有賞三四矢者爲平

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糧之外別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爲賞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求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以此爲準仍行下各邊悉倣此格施行其器之良者如廣中猺獞及唐鄧等處所用藥弩之類皆取其法俾軍士演習以備用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於武勇則雖京軍亦可用之於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外夷矣

四曰脩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牧於官者名存而實亡牧於民者有損而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編戶養馬已不勝其困順天等府縣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孳息不蕃倒死相繼秣飼之累陪償之苦動至竭產而不能支比其儌散騎操類多疲病羸瘠馳騁內地力已不堪出塞禦戎尤非其任昔晉人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

襲宋人保馬之政是法也亦可少變乎夫馬所以蕃息者豈有他哉主之有人牧之有地食之有法而已比來士大夫選華擇要不喜親考牧之職在內則太僕長貳遷轉不常既難望其誠心經理在外則苑馬等官類取資格稍下聲望不揚者爲之間有能自振拔者蓋亦鮮矣是主之非其人也自永樂以來各處草場及監苑故地大抵侵據於勢要昔之建言者蓋屢及之近日 明詔亦俾經理顧未及施行而不逞之徒已倡言沮之自非
聖心獨斷於上而當事者能以身任怨不爲浮言搖奪未足以議此也曾此不圖而因襲故轍重困吾民民之力有限馬之害無窮卒之人馬俱斃而已是牧之非其地也古之畜牧皆有政令有司者掌之自游牝去特騰放調習莫不有法今皆無之且一馬而朋牧於數人今日在甲明日在乙牧無恒主姦弊日滋燥濕寒暖之不調飢飽勞逸之不節而馬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也三者之患不去求馬政之舉終不可得矣夫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及今不為至於不可為而為之得無已晩乎昔唐初馬少及張萬歲領羣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而善水草者宜不異於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為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不限資品

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於山西遼東諸路其在兩畿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今歲以前宿逋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為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法豈有無弊者哉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耳矣為今日之計誠莫有要於得人者苟於是而加之意是固脩舉馬政之大端也

五曰作士氣用兵之道以氣為主強敵在前援枹鼓當矢石喑嗚叱咤而三軍披靡者氣為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作之術有出於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踊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久士大夫鄙薄武臣雖位鈞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至武臣亦不自貴重曲意奉之若　中朝貴人啣　命出鎮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奉事稱呼之間眞與廝養無異其間頑鈍無恥者固不羞為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有忸怩不安者矣非惟觀瞻不雅體統有失

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槩激之則日伸挫之則日屈譬如文臣初出仕者類多英鋭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於送迎往往志氣頽靡鋒鍔略盡又况武夫素無執守尤易摧屈者哉議者必謂此曹麄獷恐假以顏色易生驕慢臣謂奬與太過使桀黠之徒得志横行固非　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之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為便計哉要在適其中而已乞　敕所在鎮巡藩臬等官此後接遇將官必加禮貌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

不得輕肆凌辱事有應共議者平心易氣與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即宜樂從或有奇材異能自當優爲之禮虛心以下之至誠以動之庶幾士氣日昌　國威可立

六曰抜異才言當今之患者皆曰才難上自朝列下至郡縣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是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弓馬一夫之技則智略萬人之敵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倜儻不羈之才以詿誤而棄去者有之矣及其有急寧取潦倒龍鍾貪鄙闒劣者使當大任不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爲才之難得亦甚不思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以自負苟非上之人深知而異待之則彼固未有樂於效死而盡其能矣昔李愬攻淮西獲其降將李祐用爲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愬力保持之祐至感泣卒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夫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今偏裨行伍之中豈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

上者多矣惟本兵若行邊大臣慨然思爲明主求才有賢勞者不必限以下位有智略者不必問其弓馬有材氣可使者不必計其小過虛心訪求多方蒐採或督令管軍官員各舉所知參伍考驗果得其人即不次抜擢待以殊禮推赤心以置其腹加厚賞以勸其勞使有以自異於衆三軍之士屬目向之而彼不思所以自效者非人也至於軍士亦擇其勇銳機警者異視之俾凡有技能皆得以自見而不至雜然於儔伍之中平居感奮思赴功名之會緩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貳參佐以廣耳目咨計畫且以收遺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　朝廷所位置故士得之不以爲榮臣以爲士之智勇而嘗有功者宜別立異名以居之若古所謂參謀典籤行軍司馬之類者使其禮秩體統稍與衆殊以示寵異儻以爲可行自京營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曰恤將士臣惟守邊之卒百戰傷夷終年

勤苦視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陸贄所謂怨生於不均者既所不免矣而將帥又從而朘剝之計其平居怨望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難矣幸 陛下憫念邊兵灼見此弊特於 詔條中嚴剋減月糧之禁禁之誠是也然臣愚以爲苟未有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

朝廷恤將帥然後將帥愛士卒自然之勢也臣觀昔之人主稱善任將者莫如宋太祖

太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

以關市之租餉以金帛之賜家屬在京仰給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虜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常怠於奉公況將帥捐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暇又何暇爲 明主養士以收奇功乎竊見 國家無名之費歲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

之外別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爲心腹巧慧者用之間諜拳力者用之戰陳明於術數者用之以知氣候熟於韜略者用之以參謀議山川險易虜情虛實行兵調度皆講之有素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既饒於財自然優假士卒 國家養兵之惠得以下流雖素觖望者亦感恩而知愛其上矣昔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遂能破走東胡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錢三日一椎牛饗士是以匈奴遠避使今之守邊者能

然虜雖有十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爲也

八曰擇主帥主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禍福繫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夫秉鉞而專行握機而立斷類非簿書筐篋之才弓馬一夫之長所能辨也精神志意足以折衝威稜氣槩足以懾敵定力雅量足以任重遠心曠度足以用人長算碩略足以濟變而體之以忠誠將之以慎密兼是數者可以稱大將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一面之寄若具文武全才堪爲大將者其誰

與竊以爲威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轂之首選也惟　聖天子恢弘　雅度不以小過而舍干城之器不以浮言而廢有用之才大臣當選將之任者又能竭誠體　國取其才望之過人而不憂其名位之軋己則可爲大將者出矣且擇將非難任將爲難爲將者非如州縣米鹽之吏可以歲課遷也茍其人可任近則十年遠則二三十年甚者終其身而已今月改而歲移坐席未暖又更他鎮

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接而已去之雖有韓白爲帥無以成功矣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捐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遂以滅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錢穀扱用一將校稍破常格則文法吏且操尺寸以議其後顯效不錄流言亟行彼方求免於謗訕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得其人任之有道調停糧餉厚恤邊民以裕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其財無以貴倖之臣間之以一其權假以歲年不爲人言

沮奪使得展布以盡其才養威蓄銳以待事會之來雖一舉取虜可也臣又聞之天下事有本末邊境末也　朝廷本也昔己巳之變有一于謙遂以安靖近　孝宗晚年信任劉大夏則北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本之效也今夫富人之營居室者刀鋸斤削之工豈必一一擇之亦惟求工師之良者而委任焉指使群匠各當其能則其室易成而難壞兵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爲之擇良工師可乎今舍大圖細計其末而忘其本

也雖終日汲汲豈有益哉伏惟　聖明深爲
社稷至計憂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窮源之論誠莫過於此故臣條邊務而以是終焉愚忠所激不知忌諱幸　陛下矜而察之臣不勝祈懇之至

詔脩濬通州閘河議　閣試

具官臣某言伏奉　敕旨以其官臣某所奏脩濬通州閘河事宜下臣等詳議奏聞者臣伏以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　國朝自　文皇帝定鼎北方歲漕東南租賦以給京

師其始因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命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爲難乃議濬守敬所開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塞仍用陸輓車輛脚價所費不貲遂至加耗日重東南民力不勝其困當 純皇帝時嘗議脩復而豪貴不便訛言沸騰假造妖異以動 上聽其事遂寢識者恨之迨今又數十年矣國計之屈民力之困又非曩時比脩復之計誠宜亟行而不可緩者幸賴 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奏特命大臣相度可否 詔旨諄切期在必行凡有志於經國者皆以爲希世之遇而異議之徒猶藉藉病其功之難成非特不智蓋不忠也臣請得以備折之今之議者曰風水之說世所恒言通惠泉源出自西山流經大內今欲開導慮於 諸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爲是特卜史鄙淺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陵地絕遼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邈乎不相及矧今不過因仍故道稍加濬治非有鑿山通道動絕地脉之患也而於京城形勢亦何

損乎難者又曰 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興大役何以堪之且水道之遲孰與陸輓之疾乎臣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之貲以就此役猶將爲之而況故迹尚存泉源不竭功可計日而成所費未必至是乎且舍陸就舟所省十倍水道淹留不過數日雖有剥載之勞而無雨雪泥濘之阻以其費之多寡而當其行之遲疾利害亦較然矣難者又曰京城内外游手何啻萬人藉輓運儻直以餬口一旦罷之將使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爲不然夫所謂濬河者非曰遂廢陸輓也謂與陸輓並行也河成之後立爲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賈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壅塞車輛可以無廢一舉而兩利存焉民方便之何變之生哉凡悠悠之談其大指不出此三端而自明者視之皆不足憂也夫天下事謀之貴詳而斷之在獨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惟 廟堂之上剛斷不惑而任事之臣能一心爲國無怵於人言則功可成矣彼倡

爲與議者特世家大姓利僦直之入而已　朝廷之威令苟行彼亦何敢囁嚅其間哉若夫脩濬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聞京城地勢視通州爲高而水勢就下蓄洩爲難河身淺則遇旱易涸而難行閘坐卑則泉源迅疾而難積今宜於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挑掘令深去高就卑使略平坦增置閘坐多爲板級土去則河平板高則水深而挽舟逆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凡諸仍勢射利之徒假以尚方供用爲名放舟挽阻運船者坐以違制之罪啓閉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而不廢則脚價可除加耗可減東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且昔者置倉於通州正以輓運艱難不能全達京師而爲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者蓋深爲　朝廷憂之已巳之難嘗用言者計焚馬房之芻粟矣斯實前事之明鑑也此河既開通倉可罷軍士之受糧於官者免往來擔載之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矣豈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
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已沛水淤塞漕舟遂梗耤令有不測之患過於此者又將何以待之是以先朝憂國之臣如大學士丘濬者嘗建海運之策其慮雖若迂遠而其說不爲無徵臣愚以爲漕運之法固當萬世無廢而海運之舟亦可預習以備不時之需宜博求諳知海道如元之朱清張瑄者使熟議而行之萬一有他故此不來而彼來亦國計之一助也　國家太平之業與天地無窮而杞人之憂竊有不能忘者是以愚衷所懷承　詔輒發狷狂妄言答所不問惟　陛下不以爲迂疎而

棄之則社稷之幸也臣不勝大願臣謹議

名宦祠議

謹按蘇郡學名宦祠所祀古今監司守倅通若干人而其間有不繫於蘇者蓋六人焉王魏公旦富韓公弼歐陽兗公脩蘇端明軾陸文安九淵李文靖侗皆賢者也而得祀於蘇則知禮者疑之夫祀國之大事也將昭勳德勸忠孝示愛敬以爲民質也不可不謹聞諸古曰鬼神不歆非類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諸君子未嘗涖官茲土雖聲實顯著而惠之流於蘇也不專其

祀之也越於禮矣或曰諸君子之言行功伐合於祭義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將天下得祀而何有於蘇粲以爲非也在禮惟天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有國者山川百神之祀皆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甯俞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皆不果祀今之祠者郡守丞實從事焉郡守丞秩不過古諸侯諸侯之祀不敢踰國而郡守丞得

祀他境之賢以爲禮也亦有據乎今之制惟孔子爲師儒宗得天下通祀自餘若皐陶伊尹伯夷太公之倫猶不得與孔子比其祀皆不出於其鄉與其所封之土禮之節也諸君子微有孔子之聖雖賢亦不能當皐陶伊尹伯夷太公而祀非其地也越於禮矣原其始所以得祀不可知殆邦人之好賢以是寓其愛敬或其門人子弟有官於蘇者以其私附焉而後人遂襲之與知禮者亦改而正之矣或曰諸君子之祀列於學宮邦人習聞之三百年矣誠一日撤焉將駭民聽而傷忠厚之道夫與其過而去之也寧過而存之乎粲又以爲非也夫非禮之禮君子有弗貴者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死者爲無知又焉用祭以爲有知夫亦忸怩而莫之顧也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今爲非禮之禮以瀆賢者又拂先王之經而踰當代之制非小過也不亟正焉而襲細人之姑息以爲忠厚亦陋矣又蘇自漢以來監司守倅賢而不得祀者尚多謂宜擇其人進之而罷諸所不當祀者於誼爲允且使斯民知禮之嚴若是雖

賢者不得僭冒庶幾禁淫祠黜非類以示風教之本也由茲祠始謹議

粲嘗因是竊觀之今名宦鄉賢兩祠所列猶有未當於後學之心者鄉賢姑弗論名宦所祠止於宋而不及前代則狹而未盡俎豆其間者既未必皆極選又雜以二三寓公則汎而不專若魏文靖楊文元固寓公之賢者然文靖已　敕祀於書院而文元則吳學嘗有祠矣　本朝夏周二公亦自有專祠而復位於此似亦近瀆至於王㬇者姦檜之妻兄以

聚歛酷虐聞而亦預焉諸賢有靈宜羞與同食矣蘇爲名郡四方於是乎觀禮而祀典一事已鹵莽若此此而可苟其何所不苟也故嘗過不自量因郡乘所載諸賢爲最其尤者得若干人疏之如右晚生膚學見聞未廣輒議及此誠狂僭矣雖然有意於風教者或見采焉相與博議而行之固一方之盛舉也

名宦事略（已祀者不列）

漢

第五倫長陵人守會稽變其俗無淫祀以己

俸業貧民坐法徵民爲守闕下上書得免歸後官至司空

鍾離意山陰人郡督郵也歲大疫意獨身巡視爲民嘗藥所臨護甚衆他日守出省災民迎謂曰公無出獨得鍾離督郵來可耳官至僕射

王充上虞人爲郡治中自免歸閉門作論衡旨不皆粹亦恢然成一家言

張霸成都人守郡以經術化其民野爲之無寇遷侍中卒私謚憲文（右四人皆在吳會未分郡時）

晉

鄧攸襄陵人初守河東沒于羯南奔拜吳國內史爲政清明飲吳水而已罷任民酤留之不得歌思之終右僕射（攸棄子事爲世所短然治吳之績不可揜也）

唐

韋應物洛陽人起環衛折節爲儒名能詩刺蘇清脩寡欲後數十年有白居易居易政不見紀述然蘇人尊其名（應物今有專祠

在學宮獨其扁書集賢太守者可疑）

王仲舒祁人爲諫官與陽城同論裴延齡事坐貶稍遷爲蘇州化成爲天下最卒官江西觀察使贈散騎常侍

李德裕趙人先刺蘇後又觀察浙西相端陵有功拜太尉爵衛公獨頗徇所憎愛以故遠貶死海上然涖南方最久有名

本朝

姚善安陸人建文中守蘇最有聲績以忠死

朱勝金華人寬然長者民安而化之去久思

不衰擢江西右布政使以卒百餘年來循吏殆未有先之者

王恕三原人成化末以尚書撫南畿有妖人從巨閹横江南恕奏斬之還閹于朝内降旁午數執奏罷之忤旨致仕歸再起爲吏部稍不合又竟去得年最高贈太師謚端毅恕忠諒世莫與比當士習頽靡中獨秉羔素之節有古大臣風

子餘集卷第七

陸子餘集卷第八

詠史樂府二首

俎上翁

廣武城邊列旗鼓重瞳按山氣如虎手提老翁坐高俎漢王嫚語項王怒俎上老翁心獨苦心獨苦兒不聞兒言但索杯中羹兒自生翁自死三軍縞素爲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由來久假終必歸機心一發不自知匆匆數語殊可悲漢家創業何草草誰云雜伯眞雜夷君不見當日陰山沙磧中胡兒鳴鏑親射翁

擁篲行

漢困楚阿翁忍死登高俎楚和漢阿翁歸來依舊戰吁嗟翁歸方立炎漢基三年爲虜生無幾功成不記翁危辱但記曾嗔無賴兒泗上亭長作帝王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令一言翁始畏兒來朝翁擁篲須臾趣詔尊上皇家令歸來金滿牀昔爲田舍公今爲天子父擁篲一迎眞有助嗚呼擁篲行何足嗤猶勝當年俎上時

畫虎行

山人視我畫虎圖邀我爲作畫虎行我生城郭不識虎向來浪説眞無憑自從謫居傍夷落時驚夜嘯風生聲似聞行旅遭搏食往往白骨撑叢薄朝來擊鼓驅獵徒於菟中箭人讙呼兒童奔走我亦俱近前諦視摩其鬚初觀據地疑未死金睛熒熒吻血紫却歸更與展圖看意態獰獰宛相似畫手爾何人誰遣爲此筆丹青淺事何足問物理試思堪太息我聞太平世野獸恒避人吁嗟猛虎今爲群渡河無復逢劉昆黃公赤刀帳鬼竊裴旻李廣俱澌滅書生徒手無寸

鐵對畫空令雙背裂還君畫爲君歌道上虎跡今轉多

鄭卿歌

君不見閩中鄭卿湖海客十年跨馬燕京陌公車昨獻三千牘玉陛新投萬言策詞章翰墨清朝珍何况相術稱絶倫閲人千百一無失往往高談驚縉紳古來能相各有名近代無過袁四明伊昔抱藝　王門上軒眉抵掌何雄壯龍顏眞人四尺鬚虎頭將軍一品相君臣際會豈偶然遺事流傳定非妄鄭卿絶學自天授著書且欲排苩况長安公卿走相問門外日高車幾兩我初識面自南省三百人中見英宕把臂謂我風骨奇愧我豈是廊廟姿誰言黃扉玉堂上用此野鶴孤雲爲從來賢聖困草澤騰踏升天終有期秪今世途多汨沒摩埃誰是封侯骨牝牡驪黃未足憑驊騮騄駬空超忽蔡澤禁吟笑唐舉今我低回猶乞汝男兒紫綬不在腰磊落崢嶸徒自許吁嗟鄭卿勿言聽我歌終曲秋風漸高白日促與君且倒杯中綠他年我訪希夷生石室瑶編手鈔録青天招爾騎黃鵠

李侯行

李侯古介士皭然冰雪姿平生藜莧腸不受膏粱滋南山栢葉苦猶嚥首陽薇蕨甘如飴官廚廩米不盈掬糜薄吏卒常苦飢頃來單車臨絶域豪酋悍吏俱惕息盤餐對案欲揮去苦爲蒼生憂菜色此心炯炯天應知俗士聾瞽何由識山中夷獠胡爲者眼不識字心腸直指天畫地説李侯依稀似謂今難得紛紛冠蓋看塞途誰哉肉食能遠圖西南兵役况未歇萬物瘵病何由蘇持粱齧肥衆所羨志士茹藿翻見迂可憐

李侯今腐儒一官白首仍邊隅范丹魚釜久寂
寞李侯之節世所無吁嗟李侯之節世所無

邊軍謠

邊軍苦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
底粟一半泥沙不堪煑盡將易賣辦科差顆粒
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銀來糴
穀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拆屋官司積
穀爲備荒豈知剜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夔川賊
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俜已不保何况對陣
臨刀槍宛宛嬌兒未離毋街頭抱賣供軍裝閭
閻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聞　君王君不見京
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嘗捻弓箭太倉有米百
不愁飽食且傍构欄遊

擔夫謠

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　朝廷養軍
爲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
老奔走何曾息秪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
瘦黑可憐風雨霜雪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
麥屑淘水餐頭面垢膩懸蟣虱高山大嶺坡百
盤衣破肩穿足無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容箐深

林多虎跡歸來[illegible]木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
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
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
奈何噫吁嚱一旦緩急將奈何

胸岡行贈遲戶部兼簡馮汝強伯仲

君不見胸山之岡矗立千萬重高者盤蹬如虬
龍下者偃蹇蹲踞如貔熊中起雙尖屹相向青
天突兀安屏障靈棲仙宅信孤迥碧澗紅泉亦
清壯東州遲侯愛山者茅堂窈窕岡之下飢鼯
緣屋蘿雨垂老鶴啄堦松雪灑時登巉巖入幽
絕萬壑陰霞倏與沒天風蕭蕭日欲墮野色蒼
然上眉髮一從獻策金門去寂寞岡前舊游路
竹戶留詩碧蘚封石牀散帙紅霞護擕來持節
下三吳樓船伐鼓凌江湖酒邊向我誇故山令
我耳熱歌嗚嗚遲侯爾勿言且復共飲酒我生
夙抱山水癖往曾楚粵窮林藪秪今潦倒意未
衰決策東行定非久胸岡之游亦何有泰岱雲
松落吾手海門虹月踏飛梁蓬閣烟濤坐虛牖
因君寄語大小馮肯同躡屩追從否

賦内閣芍藥

金門柳色縈深綠上苑春餘雜花樸夭桃已歇穠李衰紅藥飜堦正芬郁此花初種自　宣皇百曲雕闌七寶妝融風窈窕昭陽殿暖日輕盈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早賦成芸閣留詩草卷幔頻看碧霧流揮毫正耐紅雲繞憶昨　宣皇居法宮太平樂事君臣同宸遊每出濯龍裏曲宴偏臨翔鳳中是時南苑飛霓旌爛熳仙葩綺繡明臨風宛轉如矜妬俯者如愁仰如訴半沾微雨妖紅濕太真泣凭闌干立至尊一顧六宮回茜裙霞帔俱羞澁華萼樓頭雨露偏芳容贏得美人憐　君恩爲與分春色　詔許移來種閤前閣前複道連金谷翠輦經過幾廻矚內家敕進賞花詞昭容傳制黃門促沉吟此事六十載當日繁華宛然在紺幰金輿絕幸臨黃扉紫禁留風采不羨揚州寶帶圍長安紅紫競芳菲五侯七貴同邀賞寶馬香車疾若飛爭似名花出天上霧閣雲窗儼相向浪蝶游蜂未許窺酒徒詞客空惆悵江南三月足豪華繡幙圍香富貴家亦有幽姿在空谷風雨憔悴天之涯燕山遊子江南客獨對名花感今昔草木何知人自

憐逢時亦復升沉隔世間榮辱偶然事不獨此花何嘆息

送待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文星南指斗牛遥先生拂袖歸江皋平原蒼莽晨車發霜天突兀玄雲高憶昨先生登玉堂千鈞筆力開混茫手飜翠虹霓翰飛赤鳳凰陰崖絕海垂絢練文章不獨詞林羨琴瑟真諧清廟音珪璋已備明堂薦却從綸閣夢雲林山水長懸故國心燕山東望渺吳越草堂何處開風月茶磨峯前綠樹低行春橋畔花如雪杖屨今來續舊游顧眄溪山增秀發先生雅志追古人有道何嘗羞賤貧平生氣與秋旻迥未肯低眉事要津山巔水際從自得龍騰鶴起誰能馴我師太常更清真一官白首從明禋（錢漕湖先生）諫書三上排紫闥釣竿歸抱漕湖濱共爾完名宛雙璧況也意氣同膠漆丈夫要自能勇退人生富貴何終極我曹胡爲空役役蟲臂鼠肝爭得失君不見林屋山人名世才（蔡九逵）幾年爲客雞鳴臺消夏灣前畫樓起木奴千樹煙花紫主人不來誰對此君歸儻爲寄雙魚好共相邀弄雲水

送魏師召之蕪湖

魏子昨捧分司檄與我青瑣門相逢朱袍皂帽
氣道逸佩刀左右盤雙龍蕪山雪消河冰泮玉
節辭天春未半江東花滿姑孰溪君到春衣應
未換謝公宅前芳草生李白墳頭江更清日出
青山看舞鶴月明采石聽流鶯多君俊邁今無
四四十爲郎頭正黑文貞遺笏世珍奇知古流
風本仁直都門送爾惜離群日暮行歌潞水雲
明年躍馬東城陌楊柳青青正憶君

游大西洞天

疇昔覽山經名蹟稱大酉乾坤遼闊吳楚長倚
劍青冥只翹首誰云萬里今獨來快意玆游信
非偶主人亦清眞同余紫霞想旋披榛莽度巉
巖細窺陰洞琅玕長側身初下覺黯黑却立斯
須忽爽朗千年古壁玉爲色垂乳晶熒翠猶滴
仙人去後石函空緑煙銷盡藏書室金燈閃倏
知有無瑤草紛披亂朱碧吁嗟此奇觀乍到神
欲竦盤渦嵌竇深不測嗚流洩瀨驚奔湍臨崖
拄杖聽猶疑白晝或恐風雷動我從放逐西南
陬裹糧徧入名山遊桃源偪側嶽麓小眺遠未

得開雙眸終然靈境諧夙好造物似爲踦人謀
根盤路轉更礌砢石田如掌琪花韡奮衣欲往
心齜然水深泥滑愁無那何當秉炬破幽暗淨
掃雲牀相對坐高秋晴日儻更來待余爲啓青
銅鎖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使君慷慨青雲客落落英標世無匹朱暉行業
自傳家劉晏才猷本經國昨者辭天下　紫廷
手持尺一東南行軺車驛路驅甘雨旌旆江天
拂使星東南列郡瘡痍積遺黎半已溝中瘠使
君催科靜不擾藹藹溫言宛仁惻四野歡騰衆
相語臥安衽席由慈母徵書忽報日邊來狂走
吳儂淚如雨山人病臥茅茨下草深窮巷無車
馬君行駐節欵寒齋坐語藜牀意傾寫九月霜
華落岸楓蒼然秋色滿江東送君官道臨當發
浩歌悵望高天鴻玆行會獻公車牘應知重爲
蒼生哭囊封願與綴新圖丹青徧寫逃亡屋

寄謝趙醫士

憶我初住清虛天笑吹龍笛蕋宮前時騎蒼鹿
繞殿戲撞摧玉柱驚群仙仙班不容共訴帝帝

遺謫來東海邊人世溷濁蠅聚羶舊游怳忽心茫然帝呼六丁下戒敕丁寧莫遣隨塵緣麄人獷暴失帝旨欻從雞肋揮熊拳排門顚倒齒看闔血濡狼籍唇雙穿父憐母惜救不得驚呼婢子成狂顚庸醫信手亂塗藥瘡成贅結唇珠懸當筵每遭惡客笑撲鏡欲絕將軍咽趙家王孫今國手早從紫府竊眞筌靈心昔飮上池水禁方獨受神龍傳三吳來往走汲汲秋蘭一葉江湖船金篦或刮眼中障玉斧欲斫頭風涎刀圭爲我輕點拂須臾贅落如增妍梁公神針不足

道華陀刮骨何須憐夜夢乘雲歸上玄謁帝稽首陳前愆臣非此翁此疾無由痊疲癃四海今沉痼爲翁乞活三千年要令赤子無顚連帝爲首肯低一笑歸來月落仙華巓仙華山高杏林赤爾家舊業青芝田俞跗越人今已矣此翁絕藝誰爭先揮斤削堊妙手不易得賦詩爲爾重續南華篇

漫述三首

藹藹都城內甲第開中逵赫赫相國門雜遝賢豪馳五更中扉闢來者有相差良久磬折入俯仰前致辭一言得所欲喜氣生鬚眉誰云行多露進趨當及時儒生不解事六籍空覃思白首著書成依然臥茅茨

翩翩青雲士才敏復辨強新除得壯縣三年理歸裝侍者繡羅襦內子八珠璫輜車闐道周徒御生輝光俄聞謁　帝閽臺省從翺翔問之何能爾貴人親薦揚不惜千金資自喜紫綬長顧笑范史雲守志徒糟糠

杞子憂天隕秖爲智者嗤賈生亦無賴痛哭干明時出身奉聖主誓言報恩私九關虎豹嚴白

日雷霆施小臣不自量抵死陳狂辭朝爲朝堂客暮爲路旁屍棄捐誰爲收妻子不敢窺一身旣灰滅安用虛名爲所以漆園翁甘心效塗龜

幽蘭篇

娟娟幽蘭姿悠悠芳氣結采掇入君懷佩之顏色悅君心一朝異棄捐不復察昔與瑤華妍今同蔓草沒春陽不回光孤根恐蕪滅寂寞空谷中馨香爲誰發

名都篇

名都天下饒閭里藏豪雄躩躩輕俠子結友相

追從依憑董君寵著籍期門中驄騎出近郊翩
翩若游龍擊毬平樂觀逐獸長楊宮縱横馳道
上意氣輕王公司隸不敢呵歛手避其鋒暮投
北里館張組陳歌鍾嘉肴列千名酒醴旨且豐
坐擁燕趙姬巧笑姿芳穠轉喉變新聲折肢舞
回風爲歡竟永夜揮霍千金空天明掉臂去復
會平陵東日月信徂邁淫樂何終窮

名姝篇爲友人作

名姝產西州皎皎冰雪姿結褵事夫君修姱盛
光儀入宮見猜妬衆女憎蛾眉承歡不敝席故

寵忽已移掇蜂誤尹公掩鼻殘楚姬由來讒言
昌涅素易爲緇所嗟奉仁明中道成乖離白日
流高天妾心烱如斯君恩儻可還枯槁生華滋
誓言敦諒節素髮以爲期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太息復太息悲風動河梁浮雲翳中天白日不
廻光謝子廬江來脩髯宛清揚伏　闕三上書
雅道陳虞唐九重天聽高臣愚不自量臣有肺
腑言譬彼俗醫方和緩黨見收足使疲癃康退
謁相國門持書立堂皇卑之無高論咄爾書生

狂歸來逆旅中哀歌不成章顧余仲前議意氣
何慨慷聽之重爲歎淚下沾我裳紛紛肉食者
俛仰隨班行而子飯藜藿抗言一何張坐令吾
徒慚喑嘿中自傷嚴冬霜雪集子行返南疆薄
宦棲遠邑別路悠且長握手爲子言努力慎所
將明明闕　皇闈元化方日昌嘉謨會當酬良
賈善深藏勢位無崇卑名節要自臧空言顧何
施令德有遐芳

贈別王直夫二首

商飈激疎牖蟋蟀鳴墻陰志士恒感秋況乃違

所欽之子役王事遠適閩江潯攬衣起追送溯
彼川塗深少小從子遊方軌馳文林時去志願
違素髮忽滿簪撫景慨今昔惻愴情難任願言
顧離索惠我瓊瑤音

威鳳天際翔潛虬澤中蟠嚴子時閉肆貢公乃
彈冠顯晦豈必同各以性所安子行樹遠績奮
身青雲端鄙人棲蓬藋蹇拙聊自完丈夫志千
載飛沉何足歎相期保貞素歲晚同金蘭

贈沈元材

迢迢遠行客驅車薊城隈薊城何鬱紆前有萬

古臺昔時燕昭王千金收逸才英風灑六合霸業何雄哉往事久消歇遺墟滿蒿萊無人市駿骨騄駬空徂隤烈士多苦心行歌相顧哀仗劒出國門白日飛黃埃援琴爲予彈弦急商聲催一爲黃鵠調惻愴摧中懷

門有車馬客行贈張戶部

門有車馬客垂組懷銀黃自言鄴中守攬衣升我堂問客今安適云暫返東方家本自海濱樂土風泱泱窈窱丹崖深葱蒨崑崙蒼靈聖此棲宅龍鸞蔚騰鏘中有不死藥服餌凋三光聞言

向客歎撫心增慨慷人生若蕣華何以待朝霜苦心雕蟲藝螢爝同微茫神仙差足慕沖舉多奇方三山亦跬步誰謂鯨濤長願乘扶揺翰與子俱翱翔

留別金生

去年楊山宿懸燈照華觴今年發楊山燈影如舊長黯黯照離人戀戀情難忘豈不念良朋客心懷故鄉感予禮意勤援手徒彷徨後會焉可期一別永相望願言慎加飡慰我愁思腸

送翁德宏二首

之子越中儁英姿閒且都蚤通瑣闈籍靈鳳儀韶虞一鳴乃見斥踢翼天南隅朅來冠惠文揚旌萬里途嶺海非荒遐　王澤今播敷志士樹勲烈無爲憚馳驅所嗟離別難握手心煩紆炎方積埃鬱慎爾千金軀及時懷好音慰此山澤臞

羅浮神僊宅乃在南海堧連峯三十六一一鸞龍騫窈窕勾令居丹竈餘青煙逝將枉車蓋税鞅玆山嶺念夙抱奇癖遐覽窮幽玄要言在獻歲及爾同周旋飛泉濯煩襟古洞窺冥筌陳詞

爲先駈儻結山靈緣

憶家君

白髮人千里朱門月半扉燕山雲去遠澤國鴈來稀無夜不成夢有書空道歸遥憐北風勁尋便寄寒衣

寄葛太守子中

憶爾投荒日依依戀翠華亦知行萬里不是爲丹砂郡古留銅秋堂深繡土花勿須憂瘴癘意遠即煙霞

送祝參政之雲南

官高仍外省地逺更南荒十月緐霜白千山落
葉黄虎應窺日没鳥亦倦天長夷落知迎候單
車見祝良

答朱僉事

慘淡江天裏何人識歳星衆嘲揚子拙公愛屈
原醒昨日傳書札殷勤問勒銘（朱以書來求作憲司題名碑文）
平生無徤思多病況飄零

贈顧參軍之都勻攝郡

斗酒别城闉天風吹馬群落月度山箐野人迎
使君地逺多暇日樓高宜望雲知公解蠻語終
復作參軍

秋水亭

夷門秋水亭梁王古臺下臺前舊隄路盡日無
車馬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十載臺郎滯爾身白頭重作嶺南人秪緣汲黯
憂時切不信虞翻骨相屯
世情應笑賈生踈諫草誰傳太息書惟有潞河
南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蠻中千嶂啼猿裏海畔孤城匹馬過却望瀧江

更南下月明雙淚聽夷歌
大庾嶺頭日欲低曲江祠前行客迷一過韶陽
倍惆悵刺桐花裏鷓鴣啼
鱷溪南望海雲生韓山花開千樹明玉序横經
周柱史鵠袍端拜曾諸生
天涯芳樹綰離旌遷客遲回戀　聖明曉夢依
稀度閶闔尚隨殘月聽流鶯

上饒道中

桃花參差梛葉多新雨灘頭生緑波一夜東風
吹驛舫榜人齊唱弋陽歌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分司冠動神羊影江渚舟衝白鷺群見説武昌
風日好楚王宫殿藹晴雲
驄馬長鳴飲碧流花銀鏤帶鷫鸘裘行人大别
山頭望雲外雙旌下鄂州
漢上春風吹驛舟漢南簫鼓作春游夏口鶯啼
虞帝廟江陵花滿仲宣樓

送人入蜀三首

有客乗驄蜀道行江天秋色動雙旌巴山水月
和煙照劍閣雲霞暎日明

浣花溪頭花欲然花葉參差俱可憐錦衣烏帽
來游客笑繫玉騮高樹邊
樓船扠柁浪花生百丈雙牽黛色明夾岸兒童
齊笑語嘉陵江似使君清

長門怨

金屋承恩事巳非玉顏憔悴度春暉無因得似
宮前柳時有長條拂御衣

陸子餘集卷第八終

陸子餘集附錄

明給事中貞山先生陸公墓志銘

貞山先生陸公者長洲陳湖鄉人也名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少讀書貞山之陽學者故稱貞山先生云陸氏受姓古遠系牒可考信者漢豫章都尉烈嘗令吳卒葬其邑胥屏亭子孫因留家宋季有千九朝議始避亂居陳湖鄉　明興旣百年陳湖之族寖顯大詩書簪履燁然遂著望吳中矣公祖曰溙贈工部主事考曰應賓號如隱居士與家宰水村公完爲羣從昆弟娶叅

議胡公琮女移家郡城絃歌里生公公生數歲卽慧悟捷出授書日誦數千言引義觸類能自設攻難出機辯長老咸驚異之九歲屬文有奇思十四充校官弟子從其邑鴻臚丞錢公貴學漸通諸經奧義久之益恢廓大成造少傅王文恪公鏊覽其文歎曰後我有作不在斯人乎乃盡出所述撰令評隲間有擿指卽識後言子餘文學云然其見敬若此乙酉舉鄉以春秋魁南畿士丙戌試禮闈復冠其經比對　大廷石文隱公珤讀其文大奇之擬寘第一會有忌者匿

公卷既他擬定公卷乃出石甚以爲恨尋選翰林庶吉士才名益踔著少師楊公一清稱爲達治通儒七試閣中咸列首未幾新貴人用事議出諸吉士補外公特授工科給事中時政體紛更公感奮思自效受 命三日即具疏陳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計已又列四事皆時所難言者月中章凡三上 上多采行之踰年奉 勑清坊廠馬政公精爲撿覈揀諸羸不任騎操者請斥賣佐市易費歲省芻豆直數萬中貴人甚其病己因爲飛語上聞公即

劾其姦并陳牧政十事 上悉是公奏閹人褫氣其秋 詔用京朝官柄列省試公得浙江嚴慎自持中外無敢恣干撓浙其科得人最盛已丑還 朝適厰衞具死獄當覆刑官按其非是上俾三法司會鞫都御史熊公浹議主刑官所按覆 上以爲黨奪熊官公抗章言厰衞積威久矣獄詞尚麗法司無敢白其冤者浹恃 上聖明故得據法與爭茲峻加譴斥恐吏議以浹爲戒即孰與守國家三尺法哉疏入 上震怒逮公錦衣獄比釋公愈憤切言今政本在内閣吾可不先其大者遂極論二相臣萼方夜草疏鬼忽嘯於庭公厲聲叱曰何物敢怵吾志我寧畏死自沮縮者耶旦日自上章計不及身家念矣乃忽得 旨二相竝黜免中外快幸目公爲天下偉男子都人爭覩識其面至擁馬不得行市坊或刊疏貿厚直公自愠事未愜志胡令衆標指若是初 上察公忠顧重二相猝斥乃微譴公示意會其黨有加誣詆者於是亟召相一人還政府竟謫公都鎮驛丞去都鎮在貴竹萬山中公至僦陋舍以居圖書左右考誦殫日夜

不休若忘身之處極徼也歲餘遷令余永新邑是時邑人方憂盜蔓訟滋聞公來訝且慶曰茲非公宜至豈天欲俾我屬安耶比公蒞任問民所患苦果首修治盜法民如公令各什伍其衆相參稽盜不能伏匿公乃偵舍盜者數家籍其名令擒盜自脫免不再月盜獲過百十餘民大安堵盜首彭震挾千徒出没二省間名捕積歲不能得公計出其黨最黠者於郡獄誘令俘震贖死購壯士數輩隨之遂深入旁縣數百里捽縛震并其魁酋數人以來衆駭公神算鄰邑有

豪左氏積藪盜爲姦利衆莫敢瞋視邑東北境尤苦之公誘逮杖死獄中又邑猾惡十數衆搆羣煽訟人畏其禍螫竝以彪虎名之公悉收拷論以法四壤爲淸他若斷孤遺之産察賄代之究語具余童虎傳及諸搢紳頌語中殆多不能勝紀於是公以民患旣祛宜興禮化之務乃準古鄉約法推　今制所宜便者列條數十又纂四禮儀式期可家效人習使鄉正率而行之令下民懽從若流水俗緣政改彬彬然咸知嚮方矣撫按大吏交章上公治最乃公因母夫人迫

念竟致其事以行於是邑士珉咨嗟涕洟悼公往誰與嗣者戚然至今有遺思焉公旣歸從其伯氏日承娛養孝敬格于閭里事寡姊撫孤甥姪咸極恩厚性篤倫誼尤慕急人阨困同學徐君元祿公雅重其人偶試被黜則爲極意推轂首尾八年無勌色比成貢猶時振恤其家陸長史鍾張郎中約慕公義皆以後爲託公積歲經紀中外睹二氏之後竝立乃私謂吾今始釋重負矣治室居第之西以祠外王父胡公時節躬饗獻不怠又畫王少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

之別堂每寓拜展輒曰何以爲知己報乎其他周賈助喪苟力可爲無弗罄竭終其成者平居侃侃自將遇事當行卽英果奮激期必達其所志然樂揚人善不以己長先物至其嗜學不厭殆出天秉徧覽羣籍及諸玄釋方伎無不通究尤悉　本朝典章人有扣之者纚纚若引繩貫珠殆更僕不可窮也所著有春秋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凡若干卷海内抄傳之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抉秘之錄禮史二記注釋尚撰次未成書諸若序傳碑表銘誌

等作多援法子長孟堅雅健精深爵然成一家言崔蔡以下無論也詩在選唐之閒然必獨出標杼不襲前常總又若干卷藏之家他所欲創著固多有端而未之竟者語稱長志匱於短景若公不重可悼耶始公以母夫人疾積憂勞比喪更極哀毀病浸淫踰歲加劇迨革猶以丈夫死牖下不能效昔人馬革裹尸之云自嗤笑語曾不一及其家於戲此不足見公之志矣哉公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八配夫人盛氏故右

都御史應斯女子一人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二人長適尚寶卿王有壬次側出適太學生史訪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延枝以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旣葬公貞山之南黃村原矣會遭島夷入擾不及治石墓中頃歲余官南都始持公友彭君年所述狀過謁曰知先君莫如公志事敢以爲累余慚無能述公美然實有不忍辭者蓋彭君狀公詳矣其稱公孝廉似漢廬江太守忠諫似吳選曹尚書文學似晉平原內史經術似唐太子侍讀殆總陸氏往賢之業兼有之其不爲私阿公者乎自余官朝見諸部使按吳凡薦公材行宜大用者章亡慮數十上乃當塗貴人皆公所嘗疵詿其仇嫉固存人亦知不能致公出也茲理化更新海內名哲方應類茹拔乃追公逖弗可作矣儻謂有命非與余辱公知在近壯之年今衰老及之無能副公夙期含悲論次忽不知涕之所從出已爰旣成志復系之銘焉銘曰允赫陸氏肇姓姜齊入吳顯爵肇析茅圭紹晉焯聞遂競機雲武功文事代播華芬　明興八葉太宰煥業公趾厥後始耀以節其節旣

樹其文亦翳駛沛江河爛成霞霧迅奔者勢鬱勃者氣轟挐萬變放莫隄制研經覈史旁訂百子苞絡芬芒貫以邃始述事司馬識政鼂賈矢肆于篇卒範型治惟揩炳煌賁闡八綱摶慝不竟泯以身藏僅試巖邑婦孺誦德眷其大者令閟幽沕豈無疏剡棄莫投展　帝臣抑蔽疇執樞筦黃村之原草膴木蕃膏屯弗滲以潤後昆孰滅其名而揜其文有來駟轂請式公墳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兩京國子祭酒　太子少詹事翰林　侍講學士掌院事同修　國史　會典兼理　誥勑永新尹臺撰

大明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墓表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邇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溹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賔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爲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絶人六歲日誦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煥與季氏采皆太學生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雖族有太宰然布素謹敕出入夐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澤王文恪公鏊見所作嘆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珤將置首選忌者計沮遂列名第三甲尋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館中故事所亡也少師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　詔簡五人充史職公復居第一

内批改授乃補工科給事中輿情駭異亦故事所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人銜之媒孽於内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言君臣同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愼簡天下博聞有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内地尤當愼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調停今　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愼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皆采納戊子春奉　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

欺罔因上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爲之奪氣其秋始用　朝官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　朝適有張福弑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鞫熊都御史浹請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愼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因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据理與爭輒黜誠恐法吏以浹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淸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桂用事公夜草疏論之有鬼嘯于庭公笑謂曰死卽死爾吾義不可已也言旣嘯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伏下乃獲　旨璁以原職蕚落散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寮震悚都下讙稱奇男子梓其疏者售獲大利岳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上　内批曰陸粲等何不早言俱下詔獄旣而霍詹事韜上疏詆公辨蕚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心門生嗾公爲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璁還政

府而石淙亦退矣公謫丞貴州都鎭驛與倫準偕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之者一時競和以爲盛事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擢科第者壬辰稍遷知江西永新縣縣素嚚訟蓄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戶稽口召諸藏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江湖莫敢誰何力請于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而購以重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猝起郡邑間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攘敓殺人暨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有張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纂家禮以敎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去私供堂餼明淸法律脩廣庠序賑給師儒寒俊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闔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淸嘗欲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堂曰夢

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録也撫臺高都憲公部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絶既歸養志惟謹祭先惟敬事寡姊撫孤甥皆極恩禮復特祠外王舅胡少叅琮于居第之西報其育已也又畵王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而敬事之報其知己也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托孤皆撫之成人徐文學元禄亦賴以成名且又造就其子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牋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時情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屡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汚其勁直每如此己酉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苫凷殯側不入便寢經理窀穸日漸羸尫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病癩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

言迄翛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爾夫人盛氏右都御史應期女早卒不再娶子男一曰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壬文恪孫也側室女一嫁縣學生史訪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于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嗚呼公於忠孝之道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員刓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予己亥起厠宮僚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朗秀美鬚髯風釆英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輙中準繩纚纚不休王文恪嘗出所記輙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談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揚脩撰慎韻林移書疵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一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明乎公著述專法遷固雄深雅健無論魏晉比予家居麗澤時寄數篇潭

思日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鐫及附注皆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于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已編藏于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抉秘諸録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撝謙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宜公展其謀猷則格我　聖明匪直貞元之世而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僅下壽齎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　玉牒香山黃佐撰

給事中陸公傳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後更子潛浚明其別字也嘗讀書貞山學者稱貞山先生云其先居吳自漢豫章都尉始宋季避亂居長洲之陳湖村遂世其族號陳湖陸代有顯人公之父應賓爲醫學正科娶故叅議胡公琮女館其家因生公郡城弦歌里公警敏秀發超悟絕人六歲能屬對質疑義九歲能文章十有四選隸校官弟子與伯氏煥季氏釆自相師友時稱三鳳嘗受經錢鴻臚先生貴學益有名太傅王文恪公鏊讀其文歎曰他日我輩人也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丙戌舉會試咸魁其經及　廷對石文隱公珤將首薦公中忌者訐不果尋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連七試皆第一名聲大譟少師楊公一清稱爲通儒丁亥　詔簡庶吉士五人充史官公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與同官不往揖心嗛之乃從中媒孽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虜報至公奏請備邊悉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宜復　祖宗之舊規去今日之積獘累數百言大略言自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

朝之後日御便殿接見羣臣咨訪政事如大誥君臣同遊之旨經筵日講之外請如洪熙間開弘文閣故事選儒臣更直涵養漸摩宜有益又言今日用人專重進士一科非　祖宗意令舉人監生不預選取教職不被超擢王府官不獲敘遷遠方長吏不擇賢否太僕苑馬鹽運諸司屢議變法而不務得人卽欲致理其道無繇臣請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則人才可盡得而治道可舉　上皆采納明年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陳牧政十事　上允行之宦官奪氣其秋各省鄉試始用京朝官典之公往浙中最稱得士己丑還朝適廠衛與法司爭死獄未決　上令會訊熊都御史浹是法司議坐黨奪官公抗疏言廠衛積威久矣每傳致死比卽甚冤濫理官莫敢爭今幸以法爭輒黜大臣以戒爭者非　國之福也　上怒杖公下詔獄踰月乃釋是時張桂以議禮合　上意躐致宰執紛易朝政聞言官言輙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爲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公叱曰疏已就卽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乃寂翌旦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轉相傳覩或爭覩其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人貴傾天下一旦猝斥　上心憐之而會霍詹事韜訟璁蕚詆公且謂楊少師與腹心門生嗾公爲此　上乃召張還政府而謫公都鎮驛丞都鎮夷徼險陋公至僦舍以居考誦經史如故諸生有請業者親爲講授士始知文學有掇科第者歲餘稍遷知永新縣縣素嚚訟蓄盜難理公至則令民爲什伍而相察稽召諸舍盜者與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彭陳二渠兇行略江湖吏弗能禁公出其黨於獄誘以重賞令甲夫隨之卒俘以歸里有左氏豪藪盜爲奸及諸刁宄號十虎三彪者悉考斃之境中肅清張氏子虎者方幼其父旅死衆利其產以計陷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尚書尹公臺童虎傳又纂家禮行鄉約修廣庠序振給師儒旌異節孝由是澆訛之俗漸於禮義矣癸巳冬公念太夫人老上疏乞休卽日就

道士民攀號送者數千人去後猶見思公旣歸則日承養太夫人孝敬甚備旦暮一室手不停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踐公府屹然先輩典刑益退休十有八年而太夫人没公扶服喪紀竟以哀勞成疾疾革時猶顧謂其子曰男兒不馬革裹尸待盡牖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訖翛然而逝年五十有八公長身玉立髭髯朗秀好讀書於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今談議鑿鑿如矢激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嘗出所記示公公輒爲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欽順困知記楊修撰慎轉注音略黃詹事佐革除遺事皆經公校讐諸公並心服焉爲文章出入左氏司馬遷無論魏晉詩在選唐之間所著有左氏鐫附注胡傳辯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若干卷及詩文若干首藏于家性倜倜遇事果激期必達其志諄諄倫理事寡姊撫孤甥恩意甚篤尤勇于赴義常周人之急甚己之私故與徐先生元祿石交庇之終始卒完其名樹其家陸長史鍾張都水約咸託之孤卒賴公成立歲時祠外王父胡公以報育己繪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寘拜展以報知己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忠孝苟虧雖積百行無足稱矣前後中丞侍御史薦公章三十餘上皆不起大臣有饜事者薦及公公恥語人曰吾不幸爲匪人所汚其介直多類此子一人延枝太學生以學行世其家

太史氏曰余讀漢書張文紀傳至埋輪都亭譏彈貴戚亦矯矯壯激矣及守廣陵平劇盜以恩信稱蓋有良吏之風焉余觀陸公劾張桂疏慷慨峻切一時忠直之名震天下而永新之政略與廣陵等方之文紀殆庶幾哉至其優游林泉蟬蛻塵壒軼材淵思發爲文章則度越文紀遠矣姜憲副龍嘗稱公曰節行政事文章三者有一足以名世兼之者惟浚明乎君子良以爲知言今世言用人者獨曰材難耳然材寔弗用幸用矣因事斥輒不復竟汶汶死若公者謂之何哉余於陸公有概焉爲列其大者以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修撰
永樂大典分校官東海徐時行著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行狀

公諱粲字子餘別字浚明貞山其讀書處也文行之士高仰之故以爲稱陸氏得姓於姜齊陸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有家者十世祖千九朝議避宋季亂始居長洲之陳湖入　明以大冢宰水村公起部郎中南丘公貴姓益著號陳湖陸氏祖贈工部主事府君諱溱卽郎中公父考如隱處士府君諱應賓妣胡氏山西叅議琮之女府君館於胡居郡城絃歌里公寔生焉幼有絶人之資

六歲讀書日誦數千言父黨客每摘句令對輒應聲答多驚人語塾師爲說史略公忽問漢高帝何如主師曰寛仁大度之君也公曰果爾何爲殺韓信醢彭越師嘆異之卽起謝府君曰此君家千里駒吾不敢當良樂之任矣九歲能屬文十四薦爲邑庠弟子受業於伯氏太學生煥季氏采亦以聰警稱兄弟自相師友稱一門三鳳又從鴻臚丞錢公貴游經業益邃鄉先正王文恪太傅於門下生張君本所見公善學下惠論嘆曰會元才也今翰林無此文吾安從識之張君聞告公公乃贄所著古文詞見太傅益稱賞客有問者太傅曰此我輩人也嘗出所記

國朝事示公公援己聞訂其疑似一二太傅卽自塗改云得諸子餘文學其見重如此嘉靖乙酉公以春秋舉應天鄉試第四丙戌舉禮部試第三席少宰春時爲房考得公卷躍然喜曰奇才奇才亟以第一薦會主考經不同遂抑置之廷試閣老石公珤善其策定擬第一遇有媢者計匿公卷遂列第三甲石相終身歉焉尋被選爲庶吉士同輩二十人公連七試居首館中故

事所無也楊石淙少師一見公文卽語同列曰是子學爲通儒才足用世不可以文士目之公在館與同輩不肯揖新寵用事者丁亥冬　詔選庶吉士五人充史職公復占第一用事者銜之媒孽於內遂皆補外授公工科給事中衆爲不平石淙少師曰子居諫垣宜繼葉文莊之績何區區館職計耶公感激受　命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以禦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以君臣同游爲首篇其慮至深遠也請復祖宗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羣臣與之熟議政事至於講學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未及盡通乞如洪熙間開弘文閣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置諸近侍使更飜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並録庶收實效如教職往時所重今爲最輕有志者多不屑就如教職果有成效者宜優加獎擢王府官終身不遷同於廢錮似有厭薄宗室之意自今遇缺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大抵其人日暮途遠苟圖利禄耳又外官考察才力不及者俱調遠省是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乞爲調停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廉幹强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鹽運等官銓曹甚輕其選士大夫尤不樂爲　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不擇人而徒變法曾無益也又陳

四事曰久任使曰愼考察曰汰冗官曰復制科月中章奏三上　上俱采納戊子春奉　敕清坊廐羣牧之獘公精爲揀覈去留羸壯重加印烙省菽草數萬且請變賣揀退頭畜以備買馬御馬太監閻洪恨公盡革其沓冒之利爲飛語以聞公亦劾其欺罔并上牧政十事曰稽實數省虛費免會派減旗軍處牛羊嚴買補革冗員禁饋遺謹防範立公署　上爲允行之宦者奪氣其秋始用京朝官主各省鄉試公得浙江旣鎖院夙夜閱卷匪遑寢食者二十日取士務求學識優贍文體純正者故是科多得名士浙人稱焉己丑還朝適有張福殺母獄或指張柱與福拳敺致母死廠衞則主罪柱法司則主罪福獄不能決　上命三法司會鞫都御史熊公浹以福親姊指明逆狀依法司所當奏上　上責以回護免熊官命侍郎許公讚逮原問郎中魏應召并柱等用刑嚴究公抗章言大獄之疑必當審愼不宜輕斥大臣廠衞積威已久每送人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實仰恃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敢據理與爭若

一旦遽加譴黜誠恐法吏以浹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公益感奮劾奏張桂二相極論無少避文多附見別帋中夜草疏鬼嘯於庭公曰死卽死耳吾不可已也嘯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仗下乃得　旨張以原職桂落散官以尚書致仕時二相方得君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驚悚都下哄然皆曰陸給事好男子爭欲識公面至擁馬不能行書坊刻其稿獲大售初　上批疏尾多溫詞末乃云陸某等既知如此何不早言下詔獄既而霍詹事上疏詆公以救二相　聖意頓回召張還政府謫公貴州都鎮驛驛丞岳司副倫王給事準先後有章乃同日貶三人偕出都城詩人張子言賦三生行贈別一時競和以爲盛事霍疏又誣石淙少師與某族公爲此某危慄甚謀欲奏辯少師曰陸生昌言　國家大事直聲動天下吾黨之光也夫何辯公未謫時黃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上表賀冢宰某云姑再商確陸給事好言多聞彼或別有一種議論則吾輩靡所置喙矣後內批有新進後生好立異同之論實出執政意專指公也公才名既盛爲衆所嫉時惟石淙少師力主國是扶植端人然遂以此忤同列亦不容一朝居矣庚寅公卽貶所亭傳久廢無可以蔽風雨假寓平越衛舍晝夜讀書聲琅琅達戶外士子慕仰咸執經請業公不鄙夷之勤爲講授教之爲文仍以三蘇文俾之傳習後遂有取科第者壬辰稍遷江西永新知縣邑久苦旱公下車甘澍三日士民歡抃永新素號難治嚚訟蕃盜公曰養蘭莫先於鋤棘乃損益保甲法隨戶稽口出境者甲之人詰其所趨苟滿讕詆射卽爲盜無疑大夥行劫則保長率鄉人共捕之又先召見諸舍盜者好謂之令相捕送以自贖前後得數十百人邑無狗吠之警有彭震陳矢都者羣黨千餘剽掠江西湖廣之界二省久費兵力莫克梟夷公知其黨周繼者繫吉安獄力請出之釋其罪而購以重賞令誘震都野語伏壯士於要害處遂縛以獻又鄧義姜細仔假榮傳歷郡邑猝起爲盜無敢敵者公密布方略賊旋就擒巧訟虐民者有十虎三彪之目公悉收栲斃之土豪

左鐸家深山中攘奪淫酗往往殺人累政莫能治公置之獄畏鐸者多爲關說公一不聽杖殺之遠近之民道路相慶曰天遣陸公除我禍賊謳頌歡騰夜戶不闔有張軒者客死盧陵子虎幼家衆豔其財將不利於虎其妻蕭庠生玉女也攜虎歸匿田宅山池之產衆割有之洎玉升貢太學謀劫虎歸不得乃誣告玉子殺人獄未竟而公至公廉得其實盡抵衆罪而還虎業又某甲殺人紿某乙以厚賄使代認許爲營脫獄成背盟乙坐久繫公慮囚察其色有冤狀固問之乙吐實公忽念曰甲闘録因豈不來候司耶命物色果得於樹屏外卽時伏辜二事尤稱神明也公於鋤踣豪强外保恤良善誠如赤子均徭供役咸爲輕減非時科率一皆罷免鄉村絕胥隷之迹焉政清多暇乃邀鄉大夫士共行鄉約并集家禮等書爲纂要一編戶給之俾民知向禮義修庠黌舍篤意教養師儒寒俊孝子貞婦月賑助之縣故有山田二頃歲輸葛百疋充堂饌費吏舉常例進公曰俸秩之外無非貪濫何常例爲峻却去公明於法比獄詞移牘咸手自削稿頃刻數百語若不搆思者然於律例無纖毫隙老法吏見之莫能改易也由是吏畏民懷惠化大洽邑中長老曰百數十年來前未見也巡撫高公公韶御史李公循義連薦於朝詞極褒美僉曰吾輩何能盡陸君公初涖任亟引疾求去上官難之一日假寐齋廬恍惚有人告曰君奚如昌黎子昌黎子不斥陽山耶公驚曰異哉吾平生誦法昌黎然念不及陽山也其有以教我矣遂輟引疾之舉別駕趙公廷松署其堂曰夢韓邑人學士尹公臺爲之記與童虎傳咸實錄也癸巳冬公以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致仕卽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公旣家食竭力營養飾堂宇崇樓榭以奉燕喜娛朝夕伯氏太學亦以親老不仕高尚里居怡怡膝下太夫人安享志養上壽康寧縉紳榮慕焉公以如隱府君生不及祿歿不及贈每忌祭輒涕泗終日有終身之慼奉先敬謹出入必冠帶辭謁時物未薦不敢先嘗事寡姊撫孤甥姪咸極恩厚族屬姻舊之間緩急周旋必爲之盡下及童僕務加寬惠尤篤於處友文學徐君元

祿與公同學友善家貧屢空公恒饋恤之公既入翰林躋諫苑徐君數數貽書相砥礪甚有友道公還自永新徐君以偏執經旨被黜公爲爭之督學憲臣言其博學諒直教授有師法知名已久黜退爲太過乃獲收復循削其廩公力致委曲於諸公間首尾八年無倦意徐君每抑止之公弗顧乃得復廩補貢逮任教職至造就其子尤人所難也陸長史鍾臨歿執幼子手付公而瞑公收其受分於兄者百金命紀綱之僕爲之生息資給躬加撫視洎其冠娶游黌校始返

前金曰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鄧生被誣重辟公與洗雪雖蒙怨謗罔惜也都水郎中張公約慕公高誼以幼孫爲託公每訓飭之張氏子銜感公歿修緦麻之敬公追念少育于外王舅氏特搆胡公祠於居第之西時節享嘗又畫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每懸拜展敬弗忘知己其他賑乏助喪受公恵者不可勝載而公恒歉然恨財力之弗足不能效晏平仲范文正所爲也公長身球秀美鬚髯剛毅英發持論堅定不吐不茹望之若不易親而中心

覬樂略無城府與人交不疑人欺有過必面折之喜怒可否莫不見於詞色未嘗有留諸宿怨樂受善言陰讓人以美利使人終無所知謝也每聞有不平事則書空咄咤喟然長嘆曰吾髮爲之白矣濶略細故不拘流俗卜相星命堪輿之徒掃迹門屏奇技玩好略無所嗜居家不營生業惟勇於行義凡有所爲必達其志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辨天下大事又曰忠孝苟有虧雖積百善無足稱矣樂成人美後生小子文學器業可觀雖不識稱之不

容口遇惡人卽對面不少加睞凡部使者邦君邑侯過臨必首舉屬下人才民俗利獘以告或咨其詳貽之惟恐其不行爲民之政也事關風紀尤激昂盡言鄉邦倚賴若洪流砥柱云優游林泉十有八禩良辰勝境時時與親舊載酒游之意甚暢適未始興流落之嘆尺牘數字不入京師雖門生故人亦彌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時情饋遺無所受風裁嶷然前後推薦者如都御史周公用歐陽公鐸御史王公瑛李公完方公克提學馮公天馭巡按陳公蕙趙公繼本

舒公汀周公亮呂公光洵王公言洎九卿各舉所知科道會薦章凡三十餘上天下想被其膏澤而時方齟齬終不再用豈公之不幸耶抑斯世之不幸也大臣有薦公者公不足其人貽書知友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汚公之勁正如此公性好學葢自有識以至没齒未嘗終一日不親卷帙殆所謂息以爲枕飧以爲飴疾病以爲療也公既徧覽群玉之藏兼綜玄釋之典然聞有奇編異冊則不遠千里購求抄錄故於書無所不觀矣尤熟悉　本朝典故每一敘致纚纚不休聽者若身在當時目擊其事也經史訓詁少有悖謬必研窮是正病禮記集說浩繁史記述贊不雅盡刪去之重加註釋又嘗作中庸論以明支分節解失子思意推廣孔氏言折衷孟子性善之說嘗與羅文莊公談道不覺竟日申旦又指摘其困知記數條文莊大服之博識古文奇字以韻會疎漏與楊修撰愼轉注古音亦未盡善移書論議楊答曰鄙序云待子雲於後世公非吾子雲耶公每言著書甚難昌黎猶云俟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幸不死年僅七十庶可以卒業矣惜乎天嗇之年書多未成公文思敏捷應試之作略不屬草然學者至今誦以爲式其碑表序記箴銘頌贊誌傳之文則專法馬班雄深雅健東漢諸名家所不及無論魏晉也且非其人不輕諾必有德善功閥高節懿行或託諷寓諫可以詔今垂後者乃刻意潭思然後脫稿每一篇成人爭傳寫流布海内而作者咸推爲大方云詩近體宗盛唐古調宗選有文集若干卷與左氏鐫附注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己編藏于家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抉秘之錄禮史二記註釋皆未完公雖以文章著述爲己任然於經國之務講究緒正咸有成說所恨弗獲少施其槩耳故按察副使姜公龍博達士也高自標峙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獨吾浚明一人耳聞者服其確論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先是己酉歲太夫人疾公親調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太夫人不諱哀痛過禮苫凷殯側不入便寢經理窀穸日漸羸瘦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

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爲馬文淵所笑言迄翛然而逝嗚呼公於忠孝之道可謂盡矣公歿親者慟疏者哭君子靁嘆小人嗟惜至於寇亂頻年思之弗忘咸曰貞山在必有所處分也夫人盛氏右都御史諱應期女早卒公遂虗嫡室不再繼夫人生子一曰延枝太學生娶毛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壬文恪太傅孫也側室女一嫁縣學生史訪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

念非當代大君子銘之無以慰公於九京手述事行數千言俾年刪次如右惟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選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然上弗獲登翊泰階躋世熈皡下弗獲鋪張鴻業整齊國史內弗獲展采錯事鞠躬九列外弗獲藩垣屏翰宣力四方一斥永棄下壽而歿豈非天乎豈非天乎乃知仲尼旅人無足嗟於魯衛賈誼謫死不獨媢於絳灌也年自幼懵學浮沉里巷辱公謙接過許忘年推分升堂拜墓義同古人況承末命於啓手足之三日坐牀晤語笑謂年曰久纏羸疾茲幸少差承諸公以篇什慰問子其爲我序之亦可以見槩之存亡爲時憂喜也年雚唯而別豈期戲笑之談遽成永訣德音在耳英爽如覿故於延枝之託不敢以不斐辭惟大君子恕其僭妄俯賜採錄幸甚

舊吳彭年著

郡縣學請入鄉賢祠呈文

直隸蘇州府長吳二縣三學廩增附生員文嘉等呈爲崇祀先賢以裨風教事伏念賢哲降祥

際皇風之休斝達人委化慨元氣之坌漓惟夫德厚流光不因時而顯晦褒前啓後必崇祀以表揚切見故鄉官前工科給事中貞山陸先生粲髫年穎異宛如談易之童烏弱冠摛詞共擬過秦之賈誼撰文經閣來郭令君之下交執藝匠門動王文恪之折行科試而兩魁其膀館校而八敘其幖將謂馬遷復出於西京丁鴻必留於虎觀先生以禮自重弗捐貴彊遂解永叔之翰林而文昌隱耀別置長孺於諫苑而法象芒寒避捲堂之厄人所不堪報國之心公惟自靖

拜官甫半載抗疏數萬言議修花馬池而受降之勢增高於今奏刷御馬監而編勑之法追復乎古願開弘文以接賢士卽程氏邇英延問之遺規請合科貢而爲一途得杜淹博采人才之餘意王寮許以遷轉不令老賢相於江都庸鶩勿調遠方會須布干城於邊徼諸凡種種之法語率是蕩蕩之王猷戊子七年校文兩浙賢才彙進庭聯玉筍之班廊廟得人位列鼎鉉之器旣而辯杜福之疑獄受杖而逮繫錦衣論璁蕚之姦權屬草而鬼嘯庭下元兇剗削而朝野歡

騰孽黨潛謀而貴陽謫貶假寓平越教授生徒講道談經庶幾高儉之化蜀清歌朗誦再見義方之變夷返宦轍於永新操牛刀於一割設虞詡之方略而殲盜境中埋張綱之車輪而鋤强管内死囚釋枉遠符朱壽昌之識雍良攘奪洗冤近致尹學士之傳童虎行鄉約之會以挽民風郤堂饌之葛而堅己操於是托志蓴鱸爲買吳江之棹興懷雲物竟虛單父之絃結草堂於貞山寄高情於宇外剡薦之章屢上烟霞之癖愈深晨夕奉親務極膿脆歲時展廟必整冠衣

以伯康之禮禮厥兄以義姑之美美寡姊急難申伐木之好保孤踐付托之言時事激衷則仰屋而竊嘆平居清燕但閉戶以讀書問字有人何異子雲之宅請文如市等於北海之門雅志聖賢覃思著述論中庸以達子思之本旨註禮記以補陳澔之未言左氏有鐫而詭譎者去胡氏有辨而疑似者明上有功於先儒下有益於後學不幸毋死哀毀遂成柴瘠繼之久耽觚翰亦漸神疲至于啓手之時猶負裹尸之恨家無長物牀有遺編夫先生抱先憂後樂之志敦入

孝出弟之風節義薄雲霄文章落台斗其諸曾冉之流亞抑亦董韓之匹儔惜乎天不假年書多未就位不滿德願卒未酬宜列俎豆之間以慰士林之望况政通江右而懷陸摽亭事類陽山而夔韓建宇在彼旣報功於名宦于斯可闕典於鄉賢如蒙轉達施行斯文幸甚

長洲縣學生史臣贇撰

陸子餘集附錄終

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明）羅洪先撰

清雍正七年羅雨霽等刻本

念菴集二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洪先撰。洪先有冬遊記、已著錄。洪先不及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說仍以良知爲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家門戶之習。其學惟靜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則可謂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應天。最後諸門人編爲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稱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旣而厭之、乃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書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滿瀾之致不可得。斯亦有見之言也。此本爲雍正癸卯其六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繼洪、理不可曉。豈誤解不逮事則不諱耶。

重刻羅文恭公全集序

今夫文人之文文也詩人之詩詩也而道不與焉喜其詞者猶物愛之重之流連而誦習之况乎其為根柢于道者哉夫言而根柢于道孰可以強為自非身體力行真積日久蘊於胸道之全夫然後左右逢原自不覺其吐詞而為經者矣觀吾鄉家文恭公全集而嘆斯文之在茲者斯道之在茲也公以嘉靖己丑大魁、長積善。以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歸、罷不再出。自其幼時輒以致道為己任於其問道也審畢其入道也審提其體道也審堅其自著述及與人辯論也審詳其謂得其旨而師之不墮冥悟。不落詮辭。若捕風捉影之周章有射馬擒王之功力上之可以入聖躋賢下之亦不失為循懇寡過良由其學蓋主于治心。而治心之功蓋主于無欲。而保聚以存誠。數十年來如一日也先是良知之旨倡自陽明先生一時海內學者有攀援而宗之亦有摩援而譏之宗之者失或至于黜聰撥明譏之者也或指為離經畔道二者交譏惟我文恭公不立異亦不涇同卓於擇其所從入之途獨得其要所歸宿之地獨得其安而深。悟。問。學兩

有訪存。若子於以有純儒之目矣以也者譬之田然夫嘉禾之產根荄於耕於耨以殖之自然不得也即耡即耨而於灌於培以殖之自然亦不得也惟夫既耡既耨復灌復培而猶有不豐其實穎實栗者決未之前聞今公之治其以無欲者耡耨者也保懷存誠者培灌者也萬理具足而天君泰然者實穎實栗者也豈與涵泳閱閥殊致哉故吾謂得其旨而師之上之可以入聖躋賢下之亦不失為省愆寡過者職此也抑吾聞公於事每能前知。人或奇之。輒曰偶然耳。不足道也噫是豈不足道哉不易道也

傳曰知幾其神。又曰誠則明矣。公之謂歟。是又幾之乎不可思議矣乎奉

簡節祿立于梓之次年八月望族子隨元持其先繼謚手札謁予謂文恭公其高大父也緣祖集舊刻腐蝕剝落恐久而失傳乃與其叔雨霽搜輯重梓以予為系出一源故特走請予序以弁簡端緬維予始遷祖本自吉州至予一十六世矣雖派遠流長而水木本源之思未嘗少懈景仰先賢猶深縉紳獨予學問空疎無以窺公堂奧不足為公表揚但喜公之舊澤維新不啻日重光月重輝者天下後世復得公集而

讀之其興起而誕登于道以續薪火之傳者寧有涯哉是豈止為吾邑之道章實為天下後世之學道者章也於是不敢以不敏辭而勉綴以副隨元之請

旨

雍正七年己酉仲秋穀旦

欽授中憲大夫知梧州府事加三級

嶺南寶安房族孫復晉頓首拜撰

重脩羅文恭公文集序

西江素秀甲天下而匡廬以外必推吉州吉之文江為尤著水由章貢而下洋灃渟泓曲折於灘渚之間群山列峙怪石猙獰嶔為鵝湧瀠為迴瀾濺為飛沫其間多魁奇倜儻理學文章之士余幼覽史氏所載輒心醉焉而未得一至其處

今天子御極之二年謬膺

簡命承乏茲土涖政餘暇因得與邑人士徵文獻采風謠山川文物粗能識其大概乙巳春仲諸生羅雨霖羅隨元來謁持其先文恭公遺集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議

詁著化不事章句不落町畦以無欲為宗以存誠主靜為要根柢於當法性之旨而不遺夫道問學之功雖宗仰陽明白沙二君子而究其得力寔窺濂洛關閩之堂奧君子謂其文也進乎道矣嗚呼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聰明才辨之士信口說而背傳註是末師而非往古者所在多有豈非昌黎所謂迷戲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者耶公本山川清淑之氣而能肆力於正學不為旁門左道所迷溺其賢於人萬萬矣雖由遠風淑而公之精英楷若與文江貢水相為輝映者雖係世運否則人才出我

皇上稽古右文放淫黜僞天下士喁喁向風安知幽巖中不有嗜古倜儻理學文章之士繼起如公者乎則山川風土之不齊又不足以限也余故允其請而為之序并以告夫世之有志者　　皆

雍正三年乙巳仲春上澣日

中憲大夫知吉安事

後學黃源吳銓拜撰

重刻羅文恭公文集序

文所以明道也六經之文如日月諸儒之文如燈燭以燈燭繼日月之明所謂薪傳者也虞廷首傳道心歷三代以至孔子心學昭於中天孫子發異端于大道幾晦孟子距七篇闢邪說以歸於正大道復明其言存之書者不盡心求放心胥本寧靜無慮之旨以紹歷代以學之傳自孟子而後千百餘年諸子百家衆喙爭鳴螢爝之光若明若昧至宋周程諸大儒揭無欲主靜存敬要之遂接以傳於往古傳心印以傳薪也有明之興能文者代不乏人主心學則尚王陽明一時翕然從之顧

繼其後王學浸淫流失高者多冥悟卑者墮識神支離真悟則易入空寂任情則流於放蕩而無所忌不審其端學術裂而道絕晦余同里念菴羅文恭公以文章冠天下者清班已而建言勇退闢石蓮洞為潛修之所奉峯於心學遵陽明致良知之旨靜悟而力踐之觀其所自著諸及其人佳復書大要以無欲為本。主靜為基。收攝保聚。以定性至於存養之久。洞然自得。左右逢原。以盡其變說辨問學後勤其用力有漸而所造亦深雖道未及大行要其全體大用啟迪家邦傳諸遐邇已可見其大概矣是其學雖本於王文成之旨實救其流弊之失因而紹

周程之緒以達接虞廷孔孟心法之傳公之文即謂之六經同當明道之書可也。予揭以爲冀陽明稱姚江之彥傳頌。公若播之懷行篤史鄉父老猶能傳述之景迪雖去世未甚遠而居又正和近先高祖楷常往遊於公之門奉師訓篤家學因得以竊聞其概而附私淑之末公之曾孫兩霽隨之惆先集之殘而心學之將湮也爰謀同志續爲剞劂而索序於景迪景迪念先賢遺訓昭如日月存在世好其能以不文辭乃敢揭一得之愚以質之且以質海內之業以學姚江者若其生平躬修力之實畢前人序之詳矣又奚容贅焉

旹
雍正元年癸卯冬月　穀旦
賜同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原任掌江南道事
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李景迪拜撰

念菴羅先生文集序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没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閼不著百氏襍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易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薾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曰此文之别種此豈細故哉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且語道果誰昉乎虞書不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外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唯恐不至而不知萎薾近俚之言諷若摶沙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唯不約是以不近此道術之益裂文柄之益落蓋交相厲也此亦儒者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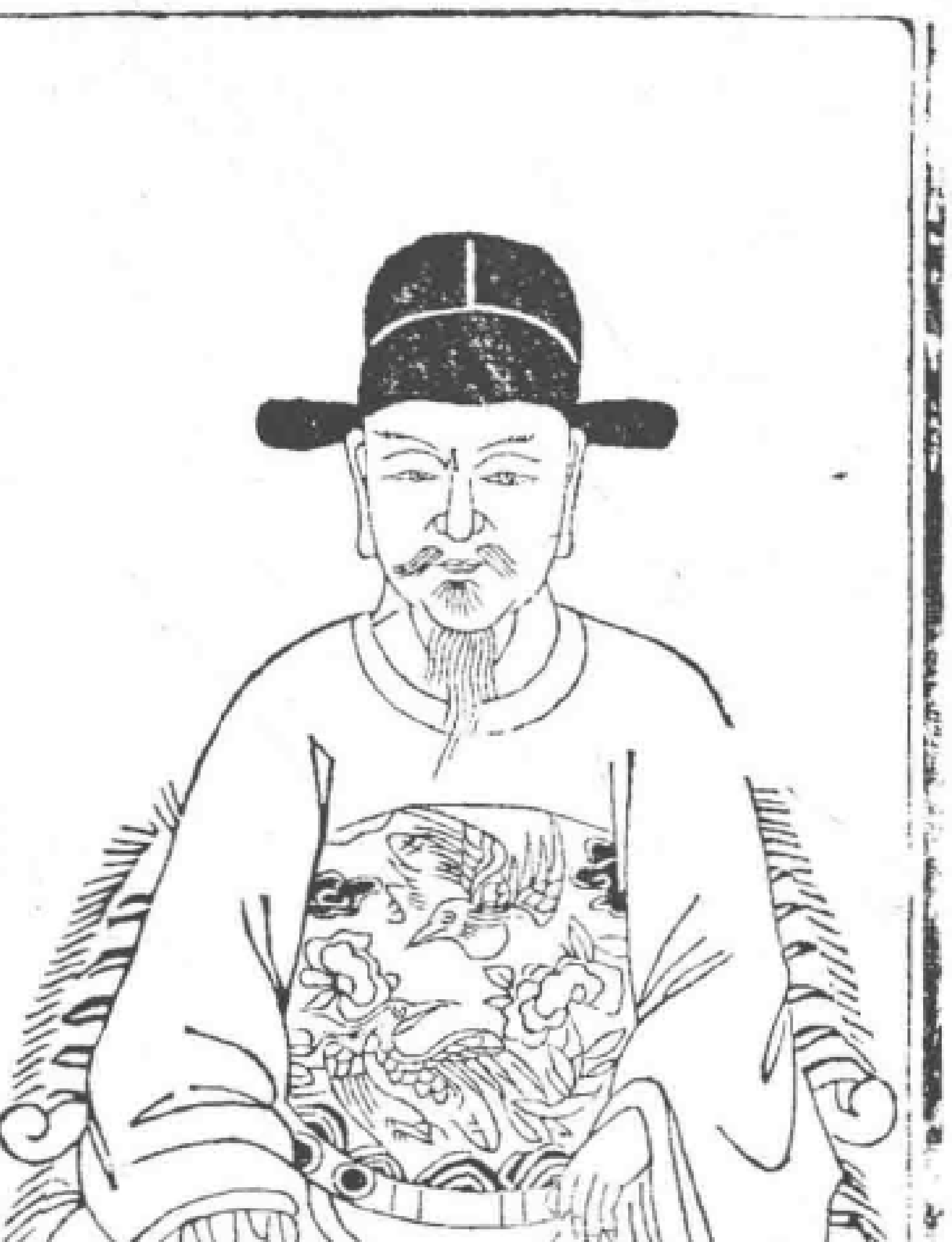
國家自弘治正德以前棟道之儒不媚於文柄文之士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交厲之失唯白沙陽明二公之爲道也歸然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指遠辭達有非能言之士所幾念菴先生生兼江陝之秀挺出二公之後年甫十三。已慕爲古文。比十五遂慭然以斯道爲任。方良知之學之既流也高者憑几寂照而曰在是矣其次則或認識解氣機爲良知之流行先生始嘗惑之既而悔曰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今皆以欲機合微體將求道心不可得也故既壯之後其學一主無欲所舉主靜歸寂辨荅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然後廓然大悟沛然眞得始自信於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其教學者恒取證於靜無動有之語久之德與年偕邁矣則曰是未始有夫存與不存者又焉有夫動靜之有無寂感之先後蓋致微而一上達天德非膚學者能測也嘗試窺之先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生少學文倣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荊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直曰吾無意爲之矣移荅友人取辟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

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夫子曰文不在茲直於先生亦云文若干卷舊刻諸撫又刻南畿咸漏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少方將營刻以
內召未果今令蘇君誠齋以先生生平力于道匪徒力文宜愼擇語學者彙編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江聞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吏部曾君見臺偕及門士分校語學各體其他酬應諸雜著總凡若干卷蘇君屬直序其端直慚從游之久旣未聞

道又焉知文乃爲著其崖略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耿矣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家邦徵諸遐邇曒然而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孟不繆質天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直云

隆慶元年陽月之日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提學
門人泰和胡直拜撰

念菴羅先生像



念菴羅先生像讚

一五〇四—一五六四

温乎其潤。湛乎其清。偉乎其鳳峙而鸞停。蟬脫富貴氷釋死生。人皆以　公爲僊去。而公則怡性以踐形余小子望顏再拜不自知其感愴之難名。嗚呼夫孰知寂焉宴坐於蓮洞者。千百世而下見之如泰山閻之如雷霆乎。

康熙甲辰秋七月　　穀旦

此像讚作於一六六四年適念菴逝世百年紀念

賜進士第欽差分守湖西道後學宛陵施閏章拜題
四世孫授諫偕男臣龍敬梓

念菴羅先生文集總目錄

卷之一
策　表　疏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雜著
卷之七
論
卷之八
銓著
卷之九
傳
卷之十
說　辨　箴　銘　跋　贊
卷十一
序
卷十二
譜序
卷十三
行狀

卷十四
墓表
卷十五
墓志銘
卷十六
墓志銘
卷十七
祭文
卷十八

梁文
卷十九
古詩
卷二十
排律　絶句
卷二十一
五言律
卷二十二
七言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一目錄

殿試策（己丑）　謝恩表（己丑）
養病疏（庚寅）　東宮朝賀疏（庚子）
卷之二
書
奉李谷平先生（二）　寄歐南野
寄程松溪　奉谷平先生
寄屏厓叔　與唐荊川
與林東峯　荅東川公

與胡前岡　與王龍谿
荅羅岳霽　荅陳豹谷
與王虛舍友　與林激山
與夏太守　寄曾梅臺
荅朱雲洲　寄薛中離
荅聶雙江公　與王舜渠
荅趙浚谷　荅戚南玄
與胡仰齋　荅王有訓
荅王有孚　荅湛甘泉

答王務泉　答王有訓
答聶雙江公　與周七泉
答羅整菴公　答鄒東廓公
答王有訓　答王西石
別蔡督學　答翁見海
與王以珍　答王著久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一

族姪孫復晋男士（瓆瓛）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琸）

策

嘉靖己丑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槩舉特以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於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

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歟至於內有盜賊之擾外有戎狄之患此亦以爲民之害者民爲邦本而使饑寒困苦流離死亾至於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欲俾災沴潛消民生安堵盜賊息邊方靖財克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且目覩時艱豈無眞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當勉爲親覽焉勿諂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嘉靖八年三月十五日

華蓋殿讀卷奉
御批　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第一甲第一名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爲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爲用施不費而後順時鼓舞之權行用不勞而後悳天聰明之實盡盡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矣妙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而顯作用於旁行仁之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何費之有無疑而别賢否於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公爲一人之度廓一人之度達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基智智以廣仁仁以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而理仁廣而通智慮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孰能與於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紛錯而彌文智而不本於誠必穿鑿而任術彌文之獘泛而寡效任術之獘察而不弘天下之事廢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爲湛一之

本舉之爲易簡之善明而先覺惠而久大蓋其所執者要而所尚者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沴不作其上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氣交感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說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益志廣德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臣愚恭遇

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恢濟之本極理要之說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敢不敬述所聞以對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足以敘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亶聰明爲元后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師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君者立民之命也裁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禮之衷命

討之權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於義職分而後詳於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大公之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未易徧情異則化未易齊求萬姓之咸休至難也聽言則易於匿情盡實則乖於廣容求九德之咸事至難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著也堯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也其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艱帝力不知由百僚之師師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當時病其難者思日孜孜之心後世之弗逮忽其有事者也念不念之間而治忽因之其亦可畏也哉仰惟

陛下郎位以來務學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聽納除冗役以剗蠹害謹需爵以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於用人可謂謹矣免雜租以重邦本發餘帑以蘇時艱減貢獻以節浮

費明究獄以行欽恤其於撫民可謂至矣是宜海內興富足之歌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著崇相讓之風郡邑尚承德之美而休徵畢集嘉氣聿暢矣夫何近年災故迭見旱魃肆虐千里相繼淫潦損苗逾時不止白虹示警坤儀載震星變上現霾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說匪經之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薄蝕星辰不悖雷發不震雨雹不爲菑一氣之流行故也今也仰窺晷度俯攷璣衡豈惟

聖明慮之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嘗延詢傳訪近察遠聞而知斯民之困也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穫未已而稱貸復行亦有收不以時如蘇軾之慮者矣播種已施而券契輙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陸贄之憂者矣或病於賦稅之增或困於徭役之擾至於災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栗烈不免於懸鶉原野誰矜夫蒙袂是以流離載道轉相嗷嗷攘刼爲生盜見糜敗邊塵稍動傴仆滿目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

養以生而民之司牧乃恐視其轉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

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燭其弊矣臣也復何所言伏惟

聖問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葢古之仕也祿不計其厚薄職不計其大小惟以盡分爲賢不以年數爲限今也上無責成之心下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著累日積資自可敘遷是安得不以利爲利也

陛下有以處之乎

聖問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葢古之仕也進以實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兜不得長奸有能如鯀猶謂方命今也聽其辭說無以證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稽其道術是安得不以不肖爲賢也

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言之古之課績也日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故不紊也今給由之制亦有視爲文具而以情毀譽者乎是賞罰無可

考矣以遴任言之古之進賢也官長自舉其僚屬薦辟不避乎親故皆以情也今銓衡之法亦有故遺所知而遠絕嫌謗者乎是公平有所礙矣四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羣賢不登羣賢不登則處置失宜而百姓無賴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沿邉無固守之防以此立國則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弗寧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安得不來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爲知致獘之由則必有救獘之方病化源之釁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於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爲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說以負陛下之誠意請探其本而論之夫天聰明聖時憲古之訓也然天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降祥有惡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爲也各盡其才而未嘗有心也山澤之廣大汙疾之藏納而未嘗靡容也觀於天道可以

知人君之度矣舜爲大智隱惡而揚善謙之受益能慮以下人者也聖貴改過不保其往誠於取善無不可師在協于克一而已是故虛心以應之下己以待之水澄則姸媸自見也衡平則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繩人則不可以服人而況人心至神無感不通上之好惡靡不審上之情僞靡不知示之以誠猶恐其渝示之以疑獘將安極已未信而欲人之信己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從亦不可得也今以虞度之私而視聖人問察用中之心爲何如哉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教育不可不端也選舉不可不愼也考課不可不精也而三者之中教育又其大端也欲端教育在於正道術之習重師儒之賢欲正其習則祖訓所謂一以記誦爲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祖訓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爲模範者可行也敦本

而尙質先德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愼選舉在於謹資格之獘崇德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鑒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則當用程頤薦達之議而又止奔競之風重廉耻之節如是而選有不當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杜恕所謂辟親民長吏轉爲郡守有績則進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權則傅嘏所謂君志定國體崇而後責其成者可取也如是而課有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秉聰明之

德不能行憲天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旣能知人則安民者舉而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變則道不融制不新則化不顯兼以時久則窮事煩則弛俗玩則獘勢積則屯守其故必滯而不通反其源斯順而可達是故作其倦怠不可無勸相之道一其趨向不可無防範之規剛克柔克因人而施者也尚質尚忠與世相成者也此可以觀時矣時未至而求之太驟則易至於用智時已至而行之無漸亦不謂之

適宜故觀其會通順其酬酢以爲當官之法固可盡其才能以爲責效之期尤當易於底績今習於惰逸昧於物情執一定之迹應無窮之變豈所以振皇綱而宣德意者乎雖然此其本也槩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隙田之未治晁錯之所憂也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臣又聞因旱得雨而

皇祖猶憫其傷苗乃免田租今則善政置諸廢閣多

矣無亦以實意行之乎西陝告饑請粟而

皇祖倍其賫予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延歲時久矣無亦以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貧富不均畧爲檢制可也賦有巧筭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惠政也豫儲蓄之舉而歲不饑朱熹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要非達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時而不悖則賢才無掣肘之虞任人而不疑則閭閻有切實之效遂俛媛安逸

之欲而無饑寒盜賊何從生乎葢不但龔遂之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宜而無敗屻夷狄何由至乎葢不但如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劉晏之取予而後爲善計也又何患於天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潛消哉然聖問於終篇尤有明於王道眞實的見之說以啟愚臣之盡言而且戒諂畏之獘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猷之陳上嘉下樂之情至矣臣復何所顧忌而不終其義哉葢聞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爲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又曰人情遇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懼則戒心常存或者蒙休矣嗚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倚伏之機乎今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於己加念於民是心豈有二哉此皐陶所謂兢業萬幾者也寅恭和衷者也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虛靈不昧之天德也今之災變卽潛消也此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卽知人之可以安民也取人以身卽知人之本於憲天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卽今日敬戒之眞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聖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準則變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貫誰則無之難乎其純耳聖人之學以純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卽非此心加以固我卽非此心其得其失不假外求匪思匪爲乃所自得是故靜而養之而未始有物實淵深也動而愼之而未始不定實溥博也故一念之覺卽爲誠一念之放卽爲僞達於此爲大智决於此爲大勇而飾外之累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爲周流之妙失之而襲取也乃爲執方之行而似是之非不足動之矣以此脩已中有主而不雜於二三以此親賢任必專而不疑於可否以此爲裁事宰物之柄則擬議而不窮以此爲事

天治民之本則精明而不懈學不知心難言窮理不能窮理何以泛應此一貫之旨也千聖之傳也百世之經也愚臣終身學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之貴誠也猶鍾之音係所感而應也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君第一義豈可有欺臣之微誠何足爲獻然亦不敢妄舉以陷於自欺芻蕘之慮有補萬一亦

大聖之所不棄也惟

陛下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表

謝恩表

伏以

建極敷言

一德神作人之教觀

光從類萬方應睹

聖之期念福予之無私顧名器之濫及感深莫報寵至若驚臣等竊惟自古上下之交式啟當世文明之運故疇咨必期於亮采而翕受咸與乎成

能世下逮於彌文士相安於成習禮煩而忠信薄名存而行誼乖非切

旁求曷資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

稽古正學

達孝尊親

禮樂適興於百年

敬一遠紹乎三代尤謂化未廣被道不虛行欲知

恤以責成在正辭於始進

清問發天人之蘊昌言達
堯舜之聰食藿寡謀傾葵心於獨對拔茅彙進采
葑體以無遺凡誦孔氏之常談皆近漢廷之前
席至如臣者尤過幸焉不獨獲
一字之衮褒且欲示千金於隗始
章天雲漢
玉音親灑於九重在笥衣裳赤芾違先乎三百憶
洛陽少年治安之策敢擬寸長攷
永樂甲申獎餙之恩于今再見
特儀暫假市朝訝儒者之榮
豐宴均頒涓滴飽
聖人之德而况連宵甘澍時雨應商拂曙祥曦
卿雲兆宋是惟合德故不遠於
先天必有見知當並出而名世豈意謭劣亦辱甄
收臣敢不堅守初誠仰酬希遇
畀之位畀之祿沓庸共底于平康願爲良願爲
忠順逆奚逃于義命業脩匪懈言顧勿欺幼學
行之終身何求温飽訏謨定於讜論肯逐浮沉

伏願
壽考盛而齊岡陵譽髦成而歌棫樸無一夫之求
備以器使人俾羣力以獻工如梓作室
天實純佑濟濟來多士以永寧
風動儀刑亹亹成萬邦之彰信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恐懼感激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奏疏

養病疏　庚寅

臣本草茅賤士未有寸長頃以迂言誤蒙

寵拔臣感激

知遇巳分捐身受祿數月尺寸不効正圖策勵疾疢相尋自去歲九月來緊思沉憂心脾交損偶犯霜露面目痺頑坐卧眩運食減形羸更醫遝藥未見痊可此皆福踰其分是以數極爲灾雖造物之意似無可逃然

制命之權尚有所賴詢之衆醫邪入經絡驟難解除元氣内充鬱滯自暢謂臣稟氣素薄北地早寒須返江南始便調衞揆之物性理亦有然顧臣奉

公未久遽及其私自非冥愚胡忍爲此但念臣身之不存力將焉措時如有待志尚可酬且夫違心之累有甚於負疴素餐之慚尤苦於含藥故臣有不容巳於自鳴者倘荷

陛下深仁曲從所請

勑下吏部察臣無他許還鄉里寬假歲月臣堪事奔走即赴

闕庭精學術盡忠讜以報

陛下且畢臣之初心至幸大願又不獨區區旦夕計也惟

陛下憐惜爲此具本親齎

奏

聞伏候

勑旨

東宮朝賀疏　庚子

臣聞自古
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爲防而其禮之行也又
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葢於辨等威防漸習雖飾
目至細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
敢忽葢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
覩
皇天眷佑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

儲宮已嘗
下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愼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
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
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
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
卽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露之恩正
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三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
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
不倦哉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
民與臣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
年正當天下臣儒朝覲會試之期而元日又爲
三始之吉欲乞

聖裁卽於是日俟奉天殿大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臣思是時內自
畿甸外迄邊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
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舞蹈庭墀
必自慶以爲朝覲而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者莫不矢初服而
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羣情
可以塞衆望可以昭大義不出宮禁而關四海

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
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
奉先殿行禮或郎代告自可通誠葢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
疑
膚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
委之扈從重裘絫茵周帷複幔戴日而出納陛
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盪而益

舒知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
於出閤講讀自有常期不敢豫瀆此正所謂禮
之權也青輅既乘綵仗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
之規旛羽節葢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納有
常處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
推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
之司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待取其膂力以
壯羽衛實欲審其心意可托干城葢文物以昭
數而陛楯以飭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
罪宮寮職當引古誼以贊助道術今覩典禮未
備分不宜嘿惟
陛下亮其忠察其隱微而早斷之臣不任拳切爲此
具本親齎奏
聞伏候
勅旨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二

族姪孫復晉男士（璜鼎）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奉李谷平先生

見明儒學案卷四十三諸儒學案下一

某不才爲時制所驅不知自量乃以空言干釣名利且誤　聖天子知人之明榮寵非分實貽之慼夙夜凛凛不知自免平日漫過既緩存省當幾動困祇見窮迫兼以格式束縛毀譽爍蕩因時處順強執中立尤難爲功乃知始之不慎困蒙之吝也幸天與聰明不至聾瞽而引誘之審得所依歸亦豈敢以既往之非自絕生理哉審謂天下之大辨存乎意而已心體精明意起而後有着良知良能本自真切言其真切則幾涉疑似必不容含糊而自能料理意或蕪帶必不容廻護而自能掃除如此方無認欲作理之弊如此方待功夫着實本心靜瑩形迹雖異莫非此理更不須別求義以方外功夫不然一入較量自尋方便

此乃在意念上作功夫原其所止不過爲名節爲見聞爲事功終貽門下羞耳惟時鞭策之幸甚幸甚

二

學之不講久矣賴夫子之仁得聞緒餘實力不加徒以口耳傳誦竟無所得皇恐何如然路徑不明則雖蚤夜孳孳但非真工也敢復以所見質之望復明示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真謂其皆可爲也夫孝弟之道不出尋常言語奉養之節以致其愛敬之誠此誠易能矣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光被四表明察庶類不可謂非堯舜之道將亦人皆可爲歟古人固有知不知能不能者將於道亦有未盡精微與崇禮果何所指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自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事矣故工

日口鼻四肢之欲々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己故欲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否乎

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捉摸想像牽己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爲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爲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

於同或者以爲得聖賢之正脈也夫子以爲何如

寄歐南野

昨暮因體得良知者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卽非良知然則良知者其猶止水乎其猶太虛乎其真所謂無意必固我卽其本體乎其真靜無而動有乎其真無動無靜者乎然今之學者放失一路已爲君熟幾說順其自然已成自馳矣如之何而後可

寄程松溪

一別言笑又將經年屢得手書只成慨歎人生能有幾々番離會便斷送壯盛此懷更向誰言真州一痛頗識生死迅速十月初旬抵杭又得討正於谷平夫子萬古良知不假外求頃刻放過卽非上智主宰常健欲自不侵松溪珎重相期古人當年盟誓時隱時顯而心則同少有怱忘是爲欺天而罔人唯此良知自能質證某何能盡言

奉谷平先生

離師三年學不加進枉過歲月此罪何盍天與之幾得師遠歸閒示端的心體本虛良知本足閑邪本易簡聞之數日向來依違疑似之病爲之痛省某何幸入舟自驗此件工夫真是盍樂真是盍約真是一塵不動萬境自融不有我師孰與指證而今而後方有可精處矣然於聽受之間尚有一二不甚了了敬具所見以聞伏唯垂仁再賜啟發某不勝懇祈師謂凡說工夫俱屬動是矣則靜坐時卽工夫也此屬動乎屬靜乎謂格物只在應接事物時則靜坐獨不爲格

物乎師謂念頭不起此時是靜卽是本體不消着工夫日間此等時候亦少若以此言靜是就心體言矣然則戒慎恐懼者存乎不存乎亦有時間斷乎師意工夫貴在真誠不必求人知故於朋友論說之間非相信者不敢輙言真有得於大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旨其心服此義久矣但細思之亦有願問者竊以爲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時可已譬之冬寒已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之以衣乃

爲一體彼病狂喪心者雖未必從而稍知痛癢者已得其所此聖賢之所以汲汲而未始少休暇者非求以自見誠以達吾之一體之愛也若待其相信而後以告雖於因才成就之義相近尚不免有簡擇太取之念横於其間易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是之拘也是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爲善教而有教無類者猶爲至情若謂人之事講論者多陷求知之病而以此爲救病之方則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言不言爲病不病也譬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當以避金爲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平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遯世志欲以善養人也而人不以爲是如是而無悶無悔乃爲至德無悶悔者言不以是動其心也若只以不求人知爲心則只成孤高一節卽沮溺已能優爲豈必聖者能之乎今之問學日益陋風俗日益乖人才日益靡吾師所立已是精確端的正望善與人同與人爲善縱不能一言囘其久逝亦當積久待其觸悟必可得十分之一二爲益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

好問察者正大舜之智而資啟助者實孔聖之虛尤弟子之所依倣者也一念之惑不能自已亦不敢自隱而敬以致問正欲得吾師之心而求其所謂真誠者也乞明教之

寄屏厓叔

古人有大器局者彼未始爲世俗所眩生來便欲有所作爲却不是任客氣侮弄精明不肯自惰自怠不肯流蕩靡墜衆人忌善傲物彼能謙虛有容衆人忽畧疎曠彼能整肅嚴密衆人婪酒沉酣彼能樽節温

和衆人呼號譁浪彼能鎮靜簡默衆人剽竊抄謄彼能精思力踐衆人汎濫應酬彼能擇合慎與衆人聞見鹵莽彼能即事詳考衆人道短量長彼能含弘徧覆衆人虛懽夸張彼能切近斂實衆人掩覆矯僞彼能樸實精進總是了此一生不如此便與衆人醉生夢死一般此心既不爲物欲壓頭自有許多事業長進真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大平然後爲大丈夫也

與唐荊川

見明儒學案卷廿六南中王門學案二

旅中得與應德相依而變故相促遂至隔越痛心痛心矜喪承朝夕撫視不異骨肉臨別又致奠賻同袍之情至矣感謝歸家以十月襄事學不得力喪不用情媿負何言應德之學不患不實所患者恐非本心流通耳近日與龍溪商量何如夫多學而識聖門以爲第二義然傳學又孔門之訓也究其所以異者只緣多卻有識之心非一了百當然則知識之痛豈小小哉子貢一生精力自視豈與諸子等然畢竟不可以入道槩可見矣廬居深悔向來悠々之病方深懲

剏追思同心邈在千里外風便何以惠之初冬聞受薦入館想得專精於學惟勿惑于他岐吾道之幸

與林東峰

旅居得與東峰友深幸結托有人然彼此疾疢會晤未威而荼毒虐人遂成隔越愴心愴心喪中承枉弔并致奠儀感同袍之愛奔歸以十月襄事喪不用情所媿多矣孤懦夫也曩者相處實欠真志雖以龍溪朝夕拳々而自立者茫無可據哀哉人生日月幾何而輕擲若此今知非矣時々刻々不自放過良知爲主死生以之庶幾他日相見可無媿色未知東峰近日發憤何如耳每見東峰自得者固非孤可及而所病者亦或與孤不殊京華衣冠之萃可觀法者不少然世情擾々亦易汩沒非夫豪傑之士固莫能於此力精於學而自有生意東峰慎之慎之無若孤失之既久而悔之亦晚也會期仍似向時否會中得力者有幾東城諸兄不能一一奉疏盖欲告者亦不外是也幸轉報之

荅羅東川公責講學書

見明儒學案卷四十六諸儒學案上四

非者伏蒙教劄下及謂某開講非居喪之宜必欲求其所以者某讀之深感長者愛人以德惟恐後進入於惡流而振拔之恐後也受恩辱愛豈言語能謝哉然傳述過當則長者之深憂莫解有不容默々者敢敬陳之某春來以弱體多疾困處舍傍之玉虛院蓋亦竊居廬之意而便靜養之功求免於辱喪焉耳既而周子欽之聚友切磋某亦或側坐聞其緒論其會則諸友之長者主之某亦不欲避嫌引去蓋主於求益固非敢以開講爲也古之居喪也既塟讀祭禮夫

古之禮必有祝也而猶自讀禮何也蓋恐病廢昏怠或失其真誠讀禮將以養其哀心而不使邪僻淫佚之念干之孝之道也夫讀禮而有疑不問不可也問而不合不辨不可也欲問而辨非友不可也是故古之居喪者亦何嘗絕友而後爲孝哉晦翁曰自古未嘗有居喪不讀書之文但不歌詩耳夫三年之間禮樂不作而又無書冊朋友以培養之幾何其不流於惡也夫闈圖田池親之遺物也未有舍之不理者舍之而不理必曰是不孝者也夫棄親之遺物且不可

况情親之遺體而不治可謂孝乎今治家者未嘗舍童僕遠妻子守不言之訓而理之何獨於治身而必避朋友之言始爲合古訓也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故夫不能絕交以居喪者夫亦有不得已焉耳若夫開講則非也開講者以身淑人而非淑諸人者也是樂育者之責而非哀疚者之有事也昔者東萊呂子行之矣象山責之以爲非禮夫以儼然哀服而乃納贄帛擁臯比則何異於墨衰而即政非惟禮之弗宜顧精力有限亦恐有所弗暇也某

也無先賢之學識又安敢效尤哉第以近益友聞善言凡有補於居喪者雖涉於疑似有所不避正欲求其實而不拘其名亦以是學古人耳長者將謂之何如或未然更有督責某固當虛心拜受非敢固執以自絕於門下也

與胡前岡

客歲得聞規誨啓蔽箴過不啻骨肉方幸有托天降酷罰遽奪其會尊兄朝夕撫視奠賻交致哀感何可言近來想益專精心學不審於向時之會能復留意

否夫子長孟堅皆人豪也其才氣特達自視豈在人下然除卻希聖一着縱有所就不免爲他項壓頭已是下流人物非所謂大丈夫矣高明以爲何如春來廬于玉虛得與諸友切磋以求寡過深悔向來汨沒依遵之病朝夕砥礪惟辨真志而今而後斷々不敢退却以貽交遊羞自量從此或有可進步耳全無伎倆始見真才尊兄新得當進於是願相追隨自躋遠大惟高明提撕之

與王龍谿

孤旅處半載幸得與兄周旋始也麤心浮氣無以承至教既而方知省悟復遭荼毒初別不復念再生矣歸家十月襄事後廬居追思始悔昔之湯過今欲再見不易期矣感惻且柰何哉孤懦夫也從事於學竟不能直下承當依傍度日及遇事變便至狼狽孤固無志而兄於直諒之義亦或少疎今復不得相與面究此豈特俗離別之恨而已哉冬盡周欽之歸自南都得與切磋近又爲玉虛之會以求夾持之益諸友講聚省悟奮發而壁峰又去已約劉君亮兄主盟矣孤近日之學無他惟時々刻々直任良知以凝然不動爲本體亦覺有可進步處但念頭時復有起不得總成片段夫懇々切々自謂於本體用功矣然念頭有起即非本無一物猶爲克怨伐欲不行之功已落第二義未知孔門爲仁顏子不貳過之旨果何在乎向時兄舉無照之說孤愚不省兄亦遷就言之今安得促膝盡闡此說哉千里相違見書如見顏色萬々無我棄請示兄之所以學使孤亦不至墮落階級庶幾無媿爲兄之友無若昔日之虛交也病體服藥不得盡拳々遇南來者類寄德言不勝懸望

答羅岳霽

久不面岳霽心頗相念昨會存齋始知抱恙日久問候蹤遠罪負可知承諭病中不忘進修同志感發不少此是自立此是自信此是自得駸々不已岳霽其可量乎心服心服夫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幇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岳霽所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即是戒愼即非放逸即非蔽塞不然便不應自知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

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澄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憧々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爲安排未嘗雜以智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下學者學此者也上達者達此者也愈下學而生意愈足靈明愈著日進於化矣窮理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天理矣下學不厭所以窮理也如是竆理性始盡

命始至矣此非有二事也病有深淺工有難易安得強而同之雖然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學者亦安得改廢良知而分裂其端緒岐二其門庭而姑以依違爲也岳霽之慮遠矣孟子不云乎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故夫貶道以從人者非惟失待人之誠忘直己之義亦恐終不免於僞妄之歸而於學終無自得爾矣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循序之說古亦有之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務培養而不急於標末之盛循序之道也致知之不力而徒憂溥傅淵泉之未能何異於荷鍤而思泉者乎岳霽其思之願時々刻々常若無感之時使眞樂不移間思不擾而千變萬化舉無以撓夫澄然之本體則萬物自備萬理自呈又何事於旁求哉岳霽其思之

荅陳豹谷

伏承手札盡言教之洪先何以得此於執事哉感激無既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汩沒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少有省悟敢正于執事者千古聖賢工夫

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守良知失良知々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撥下直任本心則色々種々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來諭條析問難將恐其墮落而提撕之乎洪先以爲離却意象即無內外忘內外本心得矣見親自孝見兄自弟耳自聰目自明當下便是更無等待孔門傳授亦不外此近日却實信

此路直甚或者有進步處執事以爲然否

與玉虛會友

兩會孤以臥病不得趍侍諸君子教甚央々不知今日議論何如若待議論而後興却只是要見聞底學問却不是體當自家實下手處若是真實體當即無限好商量却不着一句言語矣何謂好商量相別十日所行果能如所言所聞否所以不能者何故當下相對坐還是體當自家心下有念無念乎還是倚靠別人言語過一日乎還是裝飾過一日乎還是把作

第一事不容不來會乎還是應典故來會乎若真切自體當即嘿坐一日亦好不然恐人以講學爲虛假者亦難以解於人々矣

與林澉山

初春遣辱賜奠先靈并壓慰教骨肉之愛存沒之感也此豈言可謝哉哀疚不遂延緣乏力不遂報謝罪過深矣諸友至青原得接顏論洪先聞之益用傾嚮嘗聞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故信而弗學非自信也學弗失死非真學也死生以之不知善道學斯僻矣是故四者備而學問之功全矣故以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非吾澉山亦未易以此言告也比者精進更復何似倘不遐遺賜之箴劑尤孤寂之幸

與莫太守

某不肖旅食時辱以臭味之似得同嘉會蚤暮相求所以觀感而啟發者多矣既而使軺載西音耗莫致

仲夏既望嚴君訃來哀號南奔恨不隕滅苟存殘喘得襄大事學不得力動輒有悔媿負何言春來廬于舍傍道院里中士友互引駢集共期發明良知之學深懲舊過曩者奉侍雖頻而真志未辨方求自贖耳京兆之政當與學日新斯世之慶即未審所謂徒養此心流於無用之疑曾消釋否此正是學問本原王伯界限不可以不明辨者也曾見赤子愛親敬長而由人安排湊入者乎夫堯舜功業不外乎孝弟孝弟不待學而能而功業必待學而有此可見世俗功利

之習支離假飾之弊而於安々玄德之作用葢有相似而背馳者矣夫古之所謂學者全其良知者也夫果真良知也吾知有規矩而無樣式有分曉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着有變化而無遷就有渾厚而無鶻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或不能盡然而須學以致之者非徒矯飾於形似之末而採取其陳故之迹以爲功也必時々事々求其本體之善而去其爲害之端譬之見好色不好聞惡臭不惡必去其目之翳鼻之塞

令其自好自惡乃爲見聞本體必非徒蹈襲其欵羡之聲掩避之狀而遂以爲得好惡之真誠矣此非獨諳者夫孰能信其然哉夫指原隰之濯々以爲禾黍之場指灰燼之星々以爲烹飪之熖苟不灌溉而吹噓之其爲謗說夫復何怪真志不立真功不繼其自貽窮吝亦何辭也豪傑之士曠百世而相感挺萬夫而獨立必能逖覽冥悟而信人之所不及信者誠能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時々事々致力不懈將見日精月明日長月充火然泉達勃然不容已矣是政事乃砥礪煆煉之資而官府卽講究肄習之地也而又何疑於致用也乎合并未期聽邇無任焦之愧伏草土病體羸然力書布情雖已縷々殊有所未盡也便中惠以新功孤寂至望

寄曾梅臺

冷塘兄歸承手教備聞規誨且悉近況甚利孤寂玉虎之會因欽之而成而鄉友聞風勃興比初夏始以考校繼以炎蒸散去秋凉諒仍聚首也等級之說屢而承矣雖然今之學者如果有意於聖人之學也彼

自當循々爲之葢悟不能驟通功不可間歇自有不能强者而何必爲之限量哉果卽悟矣速成矣又何必阻抑之乎然幾何而能遇斯人也則夫憂其爲凌躐者過慮也使其行未足以語夫常人而假聖人之學以自文則雖爲之立程限遲開發彼不假狂狷鄉愿好名俗儒之迹以自文耶公孫丑曰道高美矣而不可幾及也胡不使人可以日孳々也其意亦猶是也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賢豈不知教人之法哉葢能與不能在人而學問源頭則亦有不可混

失者矣夫希賢希聖希天皆希天之學也其云然者所進之序猶行路者必期於百里而不能不五十六十者也先儒所謂躐等凌節者葢言不度己力助之長而揠苗者也若夫大學之道在明々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入門使辨真僞便知指歸非有待而後進步也學者如射辨的之學始終一也中與不中久暫生熟之異安得要諸半塗哉若夫篤實之學施切之教則當與朋輩朝暮從事者安敢忘惠

荅朱雲洲

前承示工夫肯綮所謂少涉把持便入于助又謂存而不存放而不放但已超悟教誨孤者至矣復何言哉春間諸友相聚時工夫正落把持夏間病中稍識此意却又不免脫落要之得於意見元非實際耳今則痛改過矣吾兄所見則高矣然於朋友講論尚嫌其不如己意者尚多即此一着不能不爲吾兄疑也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爲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爲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遂以空言盡疑之哉夫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于忌言學者乎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夫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若是則吾兄之言或過於刻而所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

也回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有其善喪厥善々而有之且喪矣況非善乎吾兄其思之

寄薛中離

青原奉別未盡請教萬安劉友來始知執事抱病而行及會寧都賴李二兄則又聞應酬煩勞心甚懸念想今抵家平復矣不肖因病自考竊以爲果信良知當不至　何以故神不內搖精不外逐即守衛周密凡言語繁多動作擾耗皆是有所着戀皆所謂暴其

氣之驗也近日頗欲於此斬截致力然尚有滲漏在長者自治嚴切萬々無此但恐應酬稍多元氣受損雖與不肖所犯若不同科若使法家吹毛求疵果無容喙矣乎請長者端嘿歲年不唯保身亦可入聖不肖取法固不敢自托不能也長者以爲何如

答聶雙江公

翠微聞教令人傾誠汪念深信此件元屬大家公共是以群動稍息真悟自旋自矢此生必從此了第此悟既因靜入當以靜成不可復令因動而出則此悟

性總成幻知畢竟無益佛氏所謂如人說食終不自飽乃真譬耳奉謁五日客自省察終是入山滋味與出山較別歸來再驗尚須對火煉金未是精瑩純全無銅鉛混雜以此方覺全未濟在長者於此默識更覺如何要當以一塵不染爲極至處實吾後生拳々也

與王舜渠

不肖夢想十年始得一見辱不鄙棄示以論著之旨與造詣之要不意謬妄亦有脗契可以相志無言而唯飲其精實以求不負惠愛之意矣尚何容贅哉不肖常思古之善示人者不必以言而善受人者亦不執言非言無益於授受也言爲指引苟得歸宿前言皆虛設矣故有依言解說而卒無益於得者猶佛告阿難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區別影事是也有不依言而實有契於肯綮者猶樹倒藤枯溈山大笑是也執事所解致知之致爲推而致之所解格物爲扞格外物律之經旨或不其然心意節次中和體用各々配貼據以言說可謂大鑿而且支矣然究原工夫起手所指如解扞格云凡性之所不存皆心之所不受又

云用而不留應而不入可謂切至矣即此真實用去時刻不懈巨細不易不落支解不涉意念則徹上徹下入聖入神更何餘蘊哉然不肖猶欲盡傾此旨固不敢有隱於執事也夫不受之說可謂至妙至妙矣不猶水沃石火煅金者乎夫以水沃石苟非至實緣何不入以火煅金苟非至精緣何不毀心不受物苟非至誠緣何不動執事以爲此件工夫在誠意之前不知當其一切不受處作何張主必非可以他念貼過者可能辦矣又則欲念不起物即不入是物不自

入由欲念生物生於念即非在外物不在外以扞格言似與物對本由我起今指作對於不受處尙覺支撑支撑扞格已爲物動旣爲物動即名爲受雖不受輪轉亦受撼搖輪轉撼搖皆非性有又則水火金石猶是二物人心有物自溺自焚起滅自由把柄非二起滅俱滅則水能灌石〻愈潔白火能烈金〻愈光輝物能感心〻愈變化所謂天地萬物峻極發育孰非性之所存又孰非心之所受孰事於此必有妙解矣

答趙浚谷

今春得書知情况甚佳爲慰兄家居作何功課弟在家三年愧負時日近治小圃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灌畦種樹暇則對古書吟誦自適若此可以終老靜中囘視往日誠有心粗氣揚之病若古人鎮靜舒徐不動聲色不騁財氣事自立辦淡用亟心吾兄於此當更得力否此處關係匪輕學問未入細宜不達此未可各安所至遂爾自足也

答戚南玄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大來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尙故也故弟近時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〻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與氣魄攙和得於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

與胡仰齋

弟每受兄切〻偲〻之益故任〻詢咨行事以助省觀蓋以兄能矜細行也乃今遇惡人以他言汚衊豈惟兄心鬱〻弟且鬱〻不堪矣雖然即是觀之凡自修者於毀譽有何干涉吾輩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聞哉要亦矜飭於獨知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僞耶即天下非之一國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損也使其心有僞耶即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吾且自慚何也吾未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益也以此而進可以幾於遯世無悶之學在上位不陵在下位不憂無入不自得矣是道也弟聞而未之能行然竊有志焉故不敢以世俗兒女可憐語相解者

亦所以爲報也

荅王有訓

數時往來山水間兼復有祝稷之役頗不得遂靜坐之願忽見來簡述近時所致力者良欣羨不已人生何事爲最要何事可當大事非真有根基有福力宜未有能勝此任者吾弟能於紛冗中掃除一切。獨理自命。一刻萬。年。當未足翰。也。工夫只自回頭便見。便自有分別。自有輕重取舍。工夫未至聖皆有可商量所難得者肯回頭尋向裏。耳。吾弟若此吾復何憂所

示肯瘥得非久坐滯血氣之所致乎此須自調停未可執泥勉強也用心大過亦能勞耗精氣怡然理順却在絲毫不放中並行不悖要在自悟矣

荅王有乎

青原一別忽已改歲自身未理言及赧然有訓來承手書足見留心此件識心一段甚好但覺出於揣摩不出揣摩即不消云外尚一切工夫工夫本無內外也大抵能識心即理即心更無在外執着於理即心即理即理即迷在內亦迷更云何外今欲真實了此須從自心靜中尋求自家境界是落何等是患何病從而問藥從而前進始是不迷兄沉着者惟勿以言視區〻之言則彼此皆自此有商確矣

荅湛甘泉公

往歲增城單生去曾具啟通候未知達否逾年遊衡山。入大道之門。讀息存之箴。據奧亭歌赤藤詩。恍然如侍側言志問之楊克復云道體徙行。陟險如夷。終日獨立。不少倚籍。即此可以見我翁之心。區〻以疆勝言者又其末矣爲之撫然竊自念年始逾四十輒

覺不逮疇昔又何敢言所養也緣氣至薄父母每憐惜之不忍令習勞弱冠以來爲書史所誑貪而成癖遂得疾疢自是問學記誦撰述盡從罷置其後惑於妄見以爲識業有司遂泛濫於旁索又念功業未建兼激烈於難能煩慮動心狂馳損氣竟成早衰徒自追悔三四年來稍知收拾乃知吾儒自有正脉一涉攙和皆非無欲之體白沙先生所謂致虛立本之説真若再生我者方從靜嘿願與之游衍友朋時來交相儆切每同東廓鄒子談翁動履翹首南大幾欲擔

杖烟霞窮探審肯而彼此各繫素志不酬忽承手題諄々撫慰念々無留永作秘符瘞與目前所採不言而踰神感氣應誠若相之者此生何幸古人有言今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者思欲見公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幸與翁同時而身又在野可以往謁而漫以尺書達意豈其志哉倘二三年間俟此學成章不辱前言當造門請益不敢效世俗浮薄徒以言語較量翁宜一援手矣展西樵記誌見翁樂境遠過衡山投石臨流斷有恩公之跡

先此為盟倘同風不滯時賜鞭警當視書紳佩韋也去人猝發裁狀不嚴不任瞻仰之至

荅王甥泉

表弟歸得手書并賻及亡弟拜受泫然感謝感謝書中指吾輩濃情厚意俱是病痛具見吾兄問學平實密緻處不徒誨人已也弟近來亦於難堪處反而自思稍有破損只為虛泛入心隨緣附會以此未有見成受用處若一路從此不同比於碌々窮年奔馳俗累者相去非遠故種々善念起於善名種々好名緣於好利若於便利一切不染則高卑清濁厚薄疎密種々視常人何異然此見解俱未敎手拈掇是以展書倍有愧恨耳

荅王有訓

冬來往來文府日計吾弟早晚必至竟無音耗已而竊慮人傳聞此間瘴癘遂阻行耶前會陳兩湖兄令姪始知家居無恙別去潭時曾囑寄音不意使書已發也人世多變故平安日甚少聚會時尤少乃知靜坐青燈下談心時即希奇事前此仍屬輕擲耳靜坐

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句但此中有辨在靜坐識得本心後根底作用俱不作疑即動靜出入咸有着落分寸不逃始為知方然須從靜中安貼得下。氣機斂寂後方有所識。不然即屬浮妄中去矣。念之有無多寡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荅聶雙江公

使書遠來且慰且忝辱不棄下問不肖素不閑世務但據迂鄙之見似此等言語如治舟漏然舟未入水舵在吾手尚堪補塞今已為他人執舵又為沒溺之

舟郄欲入舟補塞不惟罅隙難尋亦且先不免沾濡之患矣人之爲謗何所不至安能家置一喙哉故君子遇此惟有静以俟之非甘于受侮爲不近情事葢不可得而口舌争也若計利害到身恐支撑不前亦須待彼有文移作何行遣從容據其來歷暴白心事方有次第此時既出傳聞未必盡實家居奏辦質正但于事體不類萬一人以妄行奏辦及他名目相加又何以待之至若來諭所云何以謝知己白先人此又涉于照應名目非長者自信其心所宜云〻也吾人所以異于人者果安在哉果于名目相似而心未盡即可以見先人解知己乎不爾則雖自信而先人與知己不能相信固亦莫如之何也已又况萬〻無此理細究微旨似于此處尚未盡脱然于形迹之外豈長者輔世立教之心大重抑亦别有故耶凡邑〻大久即能損人不特功名之士此關難了使孟子不豫色處久而不化亦未敢便謂亞聖也不肖辱教愛不減同門子弟故爲長者謀亦不敢姑以世俗常情爲言正思以報耳

與周七泉

承指通書爲教非必欲其歸于至善不如是也通書能盡欬生之說是爲人之理合當如此合不當如彼所謂誠者庶幾狀此處相似常如此即常泰然自不應有不加於此者矣近來亦漸於此有少領畧此處更不容别有揀擇去取但此等領畧皆屬知識中來非是當下能皆然〻舍此却更無别路第不容將知識抵擋過去只好就中精密若抵擋處稍不精密即弄氣魄任意思皆從此暗長畢竟於爲人生理處尚有隔越耳

謝羅整菴公

雲西謁整菴

某去冬趨謁。仰辱欵蕩。撫愛眷〻。不欲去側。近者手書嘉幣復勞賢孫遠來拜受感激匪意可盡手書示之動静之道以不潔之迹曲軫高懷此其欵蕩撫愛又出於尋常萬〻葢所謂成我之恩也某齒長矣猶以守身之節貽長者憂其爲罪戾何可文飾毘陵唐應德莫逆友也相與别者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一旦因友人之舟不及奉告而遂往某之始焉决於往

者蓋亦有說以爲斯道之不明由師友之不立師友不立由守己大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己而取善非必待人之我告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夫旣謂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諸四方而後可决也昔鄒子之遊齊魯燕趙而歸也曰道在是矣其所謂道雖未能遽測其所指縱使得之於己而悔遠探旁搜之無益其亦必由遠探旁搜而後得之於己者可决不然問辨者之於學於行宜皆無所事也今非取必於鄒而後有所在也度己之善而求是焉不必古之有與無則其一念之自决也故嘗以爲苟遇其人吾雖崎嶇而奔馳所不恤也苟不得其人則吾之崎嶇奔馳者亦將可以爲動忍之助而懲宴安之習固所不悔也蓋覩其身之不足乃學而求益者也非可語於成德範俗者也誠不自意遽犯臨溪之戒與退藏之常致厪長者諄切訓戒而已莫追其旣往矣然不徒唯ㄟ嘿受必述其故者亦欲因是求正以聽譴訶且以釋長者之懷知其非敢於自肆而爲之也辭不欽肅惟終教之

寄鄒東廓公

曾作呼東廓語字

留石屋數日得對清温。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說解釋。令人不欲别去也。所聞諸語。一一無疑。克己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己之己即由己之己亦即己私之己莫非己也稍不能忘便克己屬己私故己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己。惟夫子然後能無我。非顏子　承當克己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特不盡夫子之學。亦於文義不完。故夫子嘗言修己以敬。即是克己之意。使不忘有我即修己亦只成一個私意豈能安人安百姓哉但謂由己之己更無私意可克却稍涉執着俱不類當下本色話矣先生謂如何仲夛持養與顏子復禮先儒提開作乾道坤道二項却是緊要語前相對時衆言紛ㄟ先生亦未直指豈以言有時會耶凡此皆不敢以文義煩瀆但孔門脈絡有當辨者乞示之

答王有訓

相處半年。有如家人。然殊不知有何異。比别去，雖欲與一言不可得矣。甚哉人之聚散未可自草ㄟ也。抵

家亦於俗冗溷雜中自驗之受益不小愈見有可商量處玄潭與諸友聚者七八日求可與商量此件又爲視獲各分去道與衡歸亦將有遠行令與定約當於月盡八月間寄與之處未知畢遂否來諭别後體力尚未勝常須加愛養若自逃問學病則猶似未相識緣遇賊不拏却又揣摩各犯雖曰不作窩家法家應不信矣既爲窩家却又獻捷功大將不爲快然受賞也此等處須吾弟自得之若又憑言語斟酌又是增添禍業非誠心相與也已病未健不妨悉心愛養

以克其氣明後日入山庄視獲或有石屋之行逆計中秋前後始執筆了前後所許諸作九月間掉或如永豐吾弟莫若至是時遣一力取期免相左也不次

答王西石

冬寒惟夙興視政爲勞候問缺然知其罪也仰承下問謙謙不自止足至指其浮躁之氣而示之即此一言已是人之甚難者况其他乎不肖少時讀性偏難克之句及而求之不甚解至于今數年來始悟其一二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已何病又事未對境即病亦不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而執事乃能明以相示非實下手決不自知而又不爲之諱矣不爲之諱即不爲之回互可知然猶以無長進爲憂此不肖所重嘆也使執事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怒言不以快意而易入人不以

快意而易任吉水攷最豈獨爲江右領哉

别蔡督學

弟與兄號爲同袍者一十九年而未嘗一日相聚比者劍江一日之聚意纔是或可一再見遂輕爲别不謂當違去也劍江一日之聚蓋嘗期之於三年之前纔是而一日之聚不知何地恐爲期不止於三年而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間書問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盡問難而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說發膏肓徵癥求爲捄藥

知其難也古人有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彼得其精微者且爾況於迷謬者哉雖然病甚者之於醫惟其未有是人耳苟有之雖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越數千百里意固懇懇不置也況於書問可通則雖隱癖之故不能窺痛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症必且寓之言矣劄來書自欺之謂乃明醫已試之藥直須病者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弟之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幾其

可免於是病也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惡可耻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爲宛轉則加以衆證儒先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砒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於乎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

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食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此其人之智愚能否爲何如哉孟子之所謂哀哉非過甚語也於此不一動心悵然自失者無足論矣有所動而舊習之提將信將疑此生死之辨也於此憤發決裂而不復他顧直就舊習反之而不憚其難不畏其阻煆煉磨擦期於自立此更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漸明

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據。此生理之初復也。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爲失我自非僞毀者何施是則生烏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一念之誠亦欲指此爲歸願兄其與勉之脫此病苦來諭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諱而兄不吝卩兄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信疑相半可知也夫過由心作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未形者也雖然既已託爲命矣其能反而攻之乎此言之不可以已也而其自攻與否人固不得而與力視所安何如耳弟惜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别於將來同袍之義未甞少盡是以不復遜讓縱言求正倘不以爲誑而謂其或有所中時報以言而督責之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翁見海

往昔京師中謬妄自持雖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有絲介之通不欲往見以爲近時泛交色取皆屬於通融而吾姑以是自守庶乎其不蹈敝俗也不謂固陋日甚而於親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稍自省改雖不敢諂於上交然視往跡頗有時媿發而不復遂者恩江返棹承手書特示既追背戾之莫及而又動其媿發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不豫知非敢吝過而堅於終遂如執事所教也不肖賦質不敏氣弱志薾無能有成然妄意問學者二十餘年矣幸而此身尤存家難頻仍得因砥礪乃知往昔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而不敢有所退託湲山寡交切劘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此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緒也雖然傳厚淵泉之教則能俛焉從事以冀終身之必可學此非敢以虛言相調也且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如是而以經世適所以縱其所欲而濟之多才即使其力之足以有成其終如天地生民何哉吾欲果能忘矣則天地生民固吾一體。未有一體而不知愛者。知愛其一體矣。則所以維持保護以不拂其心而遂其命者。自不容已。知所以維持保護

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苦之故其肯畧而不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涉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流可以幾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忽則自有身以來歲深月積膠固根蔕牢不可解非夫實以聖人爲必可學而於世俗毀譽愛惡爭競習尙反視易聽使內無畱滯外無牽引深靜明遠惟吾心之爲安固未能不有所藏蓄以爲科臼而遂其滋蔓者也能以聖人爲必可學而於欲必無藏蓄矣然後此心之虛不窒而神乃流通自其無不乗載而言謂之博厚而非指博文多識以爲富庶也自其無窮盡而言謂之淵泉而非指幹濟酬給以爲權變也葢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今吾人之心與其所謂命者果安在乎能無媿於天地而不負生民矣乎誠有意於經世者固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澹飲食惡衣服輕財物卑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爲煆煉之功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以此從事隨力所至以爲醖繹在家益家在

國益國在天下益天下大用之不媿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亦不愧四壁此不爲磊磊大丈夫哉孰事教我者至矣亦切中其膏肓者也十餘年前不肖固有意乎絶变息游習懶成癖近始悔之然於來教不徒曰受益而必進其所從事者正欲藉以求正以盡親賢取善之道以俟嗣音而請益焉不然則所謂不有益於徒必有益於我者亦竊有願也不肖嘗與友人書曰今之凡有意於我者皆欲成我者也感來教亹亹故不覺盡言相對無期萬萬自愛

與王以珍

病體因飲食欠調如是反覆者數旬柰何此件不彀手乃真實語只得求其徑路行之務刻厲自程督方有脫離時不爾只是虛見也若得路時中間坎坷應自有之此惟精惟一無有盡藏處縱稍有進其中坎坷愈細方是有可學不然却是枯槁物但如今纔說不求欲速便落悠悠此二着常相因不可不自調停兩不着始是正當且戒多書不盡言

荅王著久

農夫之獲以有播也。耕不附土何以有秋。靜中收攝。使精神常斂不散。培根之譬也。其酬應雖不中不遠矣。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功非宋儒語乎不患嬰兒不知言笑曉事患在調養未至耳。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錄

書

答雙江公 答尹洞山

與王有訓 答黃洛村

答高白坪 答詹覺野

答戚南玄 答李二守

答劉月川 答靳兩城

寄楊斛山 答張浮峯

與李株山二 與謝子貞

答王龍谿 答陳明水

與尹道輿 答郭平川

寄李株山 寄尹洞山

答董蓉山 與周成之論易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答門人

答成井居 答胡正甫

答戴伯常 答胡督學

答謝維世 與蕭雲皐

與劉龍山 寄尹道輿

寄王龍溪　荅萬曰忠
荅李石麓　荅王著久
寄謝高泉　與胡正甫
荅王敬所　荅董生
寄葉絅齋　與雙江公
荅王敬所　荅周洞巖
荅馬鍾陽　與徐大巡
荅何吉陽　荅劉汝周
與蕭雲皋　寄雙江公
荅唐一菴　與劉敬庭
荅歐陽文朝　與謝維世
與友人　與雙江公
與謝高泉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三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欟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琖璋

荅雙江公

日者遠承教劄惻然見生積過而思拯之以爲生之爲人可與言改過而人未有舉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受[illegible]變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遊泛之樂有無之見與凡好名之類盡與擯除以求收歛且欲報其骨肉之愛引鬼神而證之辭苦意切諄〻不已若無從推心而置其腹當今愛我而思有以成之者寧復有如執事者哉某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友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者徒營人之耳目所爲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恠也不肖誠不敢以時人待友朋而友朋之

間鮮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獲于執事即是足以驗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徒以感謝云爾而且爲執事幸也雖然執事之自處既有誠爲聖人之心矣則所以拯友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切磋而已也而生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終身不能察者不頻執事者之屢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則雖執事以言攻之無益也何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故某於執事所云不敢漫以聽受爲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正所以求踐執事之言而尤冀發其所未言爲謬妄不自量常陋時人之耳目而慨然欲求聖人之心以爲心以爲聖人之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始一再見耳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之言如所謂意必固我之絶無而視聽言動之皆禮庶乎其似矣而非即據是數言可以模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徃〻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幾希者是也惟其爲吾之性命而非可以數言而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真實収歛卒無以幾其至欲真實収

歛以幾其至則舍師友之切磋亦卒無以去其散而歸其全也孔子之志學至於能立不惑其力量足以自信矣子貢猶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亦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孟子論尚友則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必曰古之人夫曰不得見曰友其人必非斯人之我就而當時奔走於宋魏齊梁之墟席不暇煖食不及飽者夫亦冀其有所遇以自益此聖人真實之心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彼誠見其問禮問官學琴學射以爲博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求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所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而後濂溪大極圖得之冲穆伊川之易取證成都康節歷多方四十而後閉戶橫渠遇二程始撤臯比朱陸呂張之徃復議論古之人不敢小其身淺其學而皇〻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傳獨立無伍亦將自量其力以求其必得蓋不惟其跡而

惟其心亦理之所不容已也又况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假收斂之說而遽自以爲足乎生少多病當其未聞養生之說而畏死之速也問藥抄方形之夢寐恨不　越疆　往就其人有不以其人告者輒私怨之何也吾之愛生之心眞實故也今之學者未有收斂眞實之心斯已矣如有是心則越疆以求其人如病之於醫亦理之所不容已也生雖未有眞實之心然於人則已至矣有益於我而爲我所不逮者必虛心相向蓋自捄其短而非舍此以趍之至其有益必捐身而不顧雖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鶩濤之險逆旅捽詈之加以爲吾之宴安所以伐性而喪生不知幾倍於此而吾之茲行正所以勝之至於時禁體貎規格之間漠然無所芥蔕於中以爲平日蓄嘗整飭於名而此庶幾爲對病之藥是以擧世士大夫莫不深居養望盛賓從而尊容儀　士則獨徃獨來有豫且之辱爭竈爭席起楊朱之慢蓋挨之庸行則恠僻矯戾誠有不得辭者凡此皆生之過之所由來者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

緩者無待論矣執事聞其由來如此亦將易其改之之方而有進於此乎抑惟止於前所言乎蓋凡受變於人者不患於變而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爲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所見以爲力量受變者謂之牽已其拒而不受者不至於輕人人乎夫此亦一變也彼亦一變也從不變之說亦受變也後世異端爲聖人之憂者果皆受變乎亦正患其不變乎又况力生於心其心堅者其力厚以固又非可以激而强也遊泛之說前已盡之蓋世俗之所甚苦而未見爲樂若未至於聖人之所樂又當勉其然未可以爲禁也今之深居簡出者其有饑寒跋涉危險捽詈之警否乎旣享宴安而又無怪僻矯戾之謗如是者誰所不樂雖然不知其於聖人之心果何所當也如以爲士大夫之出遊者鮮不容有所染當遠其跡之爲嫌生則以爲世之可嫌者何限顧吾之所切者何如耳嫌於遠聖人之心而不嫌於遠時人之耳目者生之見也聖人之心其隱者也遠聖人之心則見聞不及見聞不及則人不可得而言故可得而誑

將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達將人之耳目則見聞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得而言故不可得而詆而生獨不以爲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詆也此生之將來真實以求收斂之功也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種々不獨在此一事而超有入無之見生誠未有所至又將以言模倣之則得罪於聖人益甚惟真實收斂四字當書紳以報執事執事亦勿自執所見恃其力量以爲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友天下之士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又悚又

答尹洞山

承諭古人於膠錯紛擾見其定力深喜歸宿高遠體驗密至非徒草々目前者不肖雖未能識迹然亦稍稍曾經小試此意勿輕結殺不特吾輩有賴世道誠藉以升揚也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着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郤犯手入場皆吾遊刃老叟與群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痕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

與王有訓

去冬遠來覺吾弟病體未盡復故未相留别來但念之昨送南野公至玉峽始聞出居于寺未幾而使書至若有相感者此件不妨細密下手着實考求令此心隱瞞分毫不得到此意真切卽有别悟非勉强可同語矣怒色之察極爲有力須於此求出脫法未能出脫只得因其症而藥之凡人受氣與平日所習各

有偏重又對境有緊關與否故財利有不甚關係者此自無可疑一病去百病輕同原故也冬間苗庄得一洞在崆峒山之西名石蓮洞今已建閣儘可居若同艮溪兄來不患無延客處矣聞之興動否

與黃洛村

伏承遠書多惠感念感念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密及今猶未還元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害命者到得此處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得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更無

掃除果於言句中撥脫得說寒是兩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是即是非即非若此處稍差即天淵隔越此中儘有商量恨無由即與兄究竟耳聞兄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孚甚慰不知此處緊切否政事中不犯手脚否能不入世情與賬應世情不作疑否能於是非兩途迥然別白不攙和得絲毫否時々若雲外道人無煩惱否便中幸示之春來得一洞在近山中已拚在此作老農圃待樹成陰時會有得道人度我冊頭也

答高白坪

某無似山栖養拙積有歲年雖食土之毛不敢布姓名爲恭者正懼有所涸覆昨仰荷嚬度叔采不遺既屢禮問復持譙抑欲令有所誦說將以爲可聽不知其爲愚且鄙感激甚矣竊念竄伏以來吾聽者雖衆未有以聖賢門徑實下手爲問者自顧平生不敢謂無意乎此而實未有所成以其未有所成而忽有問者焉將無憐其有意乎此而欲進之也歟如是則不可以愚鄙辭聖賢之學慎獨而已固未有支離葛藤其間者將謂以窮理爲先則專於見聞以反躬爲務則遺乎事爲而有二者未之一乎夫爲是二者之說諸儒也諸儒之所宗者濂溪也濂溪學聖主於無欲此何嘗有支離葛藤其間者乎夫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傳文者有矣其不掠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其或先無偏重而致刮磨之力知所由來而絕攻取之源此則存乎其人未可以言而豫待也愚鄙所見若此不識高明以爲可與進否

答詹覺野

故人一別二十有三年而始一見々二十有三年以前人談二十有三年以來之事知其快也而見乃復銳意於古聖賢之學極力承當不爲回沮加之以直諒而承之以虛受他日承臨川之遺緒可他讓耶以是於故人情不特有二十有三年之別益又知二十有三年能加鑄一人矣日者知有霍丘之行不可久

留而切磋之義百不一盡自古及今聖學不明者豈謂無講說者哉正以力行有未至也所謂力行未至者豈徒節目之疎濶條件之缺失而不足以滿視聽哉皆緣欲根不斷借道理爲障蔽而於自身性命實未有知必是始而欺人終而至於自欺始而自不能揜終而人亦無爲之揜此君子所以貴愼獨也前雖未盡所請大要已得兄意以爲且務實事勿落空虛其爲說未始不可第恐尙爲節目條件分疎而於性命尙有限隔於欲根猶有護持皆未爲切身反已歲

復一歲竊恐負承當之初心而入假借之陷穽臨川遺緒未知竟何屬矣弟本盲人妄談方偶在手無金指如意寶誠爲不量然自智者聞之亦或所不棄也

答戚南玄

去秋得龍溪書謂必至匡山當在冬初是時已有飄然相赴意已而得龍溪再書則云有黃巖之遊彼此不果古人千里命駕以爲美談若近時數君屢約不至只漫然作與語誠有古今之別也弟懷四海之舊愛我如弟者莫若我兄計弟所以爲報者方恨未盡孰謂千里一介倏忽而至別後踪跡隨書合并既教以善復分以財據事論兄可不媿古人但弟不似古人所愛之人耳來書所謂置懷與出醜者得無謙爲弟設耶弟自毘陵歸路徑少明日間精神散漫不無郤此向來挨傍處少亦欲從自心立命於命根處稍提掇得動然尙未是入塔中說相輪去年得石蓮洞泉石差爲一鄉勝結茅其前春夏之交友人屢至往往告以塵外語其始不相干涉已而觀其精神志意畢力在世情圈套外結果以此益[illegible]自發憤道無高

明亦無卑下只在脫塵與否來書云高明一路未敢望然則將屬之誰耶舍高明卽入卑下知已語故應如此今世談學者往々自附高明畢竟皆在世情圈套內結果以此動人口舌使有志者疑而不敢前諱而不欲語前輩所謂以身謗法兄得無是之懲耶敬服敬服雖然江之南北如兄者似據要津矣而平生力量亦足掀揭宇宙一眞百眞轉移甚大與弟駑駘遠甚立之赤幟以爲斯世命脉其又何辭耶此當共努力者也弟稟氣薄弱年來生息無耗去秋舉一子

即殤去斷欲一着若血氣自有合宜處逆計在世間不甚久平生散漫復多能得幾何日月擔當過分之舉乎弟嘗書聽事柱帖云無一事非仁視聽動息皆天理與萬物爲體疾痛痾癢切吾身燕居柱帖云當退而閑居飽食即思天下有饑寒困苦之情觀古者志士仁人可騐年來多怠惰宴安之氣弟之書此者未嘗不以斯世爲心緣始之所志不切而今之所存無幾驅其所不能以就其所未至知其謬也故相時揣幾一句讀之不覺失笑以與已相戾若春中了族諸事能溪能踐往約則枯坐匡山或有半席是時北望長江能度與否未可豫定一二年間斷求一面取證果也荊川别後止得一書書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告兄處想曲阜老祖未言者亦不外此命根所在即大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共以爲終身之盟）

答李二守

洪先談學甚久然皆入耳出口否則涉於想度以爲悟解蓋不知虛度幾月日未知返也比年以來既遭多故復形過惡掩蔽莫得懲創始湀於是迺有着力

處復坐志不堅定氣每浮揚進未寸而退已尋丈方自懼此生未有歸宿之地烏能向人指迷也執事於學專於志篤而又咎惰氣異說之相攪則自責密矣又豈待人之指摘而後悟解者乎雖然適道者古人比之適長安皆自人所處各尋徑路固不能齊亦難以一說槩盡惟患不自察譬之未舉足而計程期矣目前所着力者着足之地也昔洪先所嘗着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須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即不自見然此止據拙者之分爲之未可向高明語也而聽納所及不敢不以直對至所謂無欲者已涉於言辭又[illegible]作文義分疏焦吾人窠臼已在欲中尤難自辨即覺處能辨又患於以心察心此等處却又非言辭可了執事湀於此學又多得師承嘗有着力可言者以相引救勿姑以謙抑誘導爲也

答劉月川

龍華暫聚終以人事紛挐未得靜對别後輙復有戀戀也來書具見忠實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

以入道所言務在躬行論說不過爲經書作講義尤爲切當極受切劘之益區〻平日不敢持多言聒人大抵向人口澁緣自心未有真得又懼騰口翻爲世俗作障邇來覺得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説然後萌動以是竊討安知人之心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爲人口實阻人嚮往罪戾大矣故會友不特益人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世未有爲其事而能去友者卽工商農圃類皆有所

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卽是自身有所回互故成避忌亦可以驗操君之專否若事靜嘿實修隱微內訟卽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戶然後愼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應酬盡斥言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卽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者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卽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愼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卽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卽吾之一事

此處不令它意攙和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要在黙坐澄心耳目之雜不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見覿面相見也區〻本是對塔人然亦曾暗中摸索遂以爲贈不知見取否

荅靳兩城太守

兩歲往來江上誼當請謁遂質所疑以體分事勢不免牽連而屈致尊嚴大涉僭伉雖蓬惚延佇卒不敢輕瀆闔人艮有所不容已非聞報政在卽當道堅留遲速之期尚未可卜私心糾鬱如何可言乃知古者

下之攀轅與上之宵奔二事皆非誑語諒執事於赤子亦當依々有牽情也不肖平生不能以辭色媚人至臺下所施政令向人輒仰歎不已雖於振厲操縱猶若不類然與其使掠過不暇飾貌張機熒亂耳目以便條教所以敗其心術掩人之生理者不知何限其視恬然寡欲靜嘿休養上下相觀消其剖刻朘削之毒隱然內戚而不忍肆其利與害當復如何哉即聖人之治不能有所利民惟無害耳矣王者之政久不及民德化之効徒華史冊不謂桑梓晚得沾霈澤正恨無以爲繫縻之計更復何云三年以來雖未嘗終日奉對仰測微蘊然即作用觀之覺與來教所言一念不忘如水必東千流萬折不易故常者曉然可信古之賢聖所以終日乾々云者亦只在一念不斷便自有光顯細潤不入氣質執事持謙願猶有氣質之云豈以誘不肖耶惟所謂一念不忘未知所指歸宿何在此非面承知莫能盡當齋戒而後請也闗氏之傳文古意深讀之不覺與繫少異可謂至寶不肖所謂不得其數者正指卜百年一事而言非有疑於其數也毎觀自漢以來道絶經亡惟易數尙存代有傳授隋唐之後皆屬之異人與方外諸士以儒家泥言於章句流情於詞藻積精不專析理不至故往々若有所待觀傳中百年之卜卦爻具在若所指地歲執券不爽豈涉懸度億想所能及哉故曰其數可知其義難知也況并其數而失之耶啟蒙諸書雖未窮年與之研究然其大較可知使據是以求康節之所論斷固未能矣明道先生天資超悟加一倍法頃刻能知康節欲以所學授之終然遜避夫明道不能得之於友伯溫不能得之於父由是言之其所謂數果今紙上之奇耦一二可據而指者否乎夫外奇耦固無數泥空文則不神故愚以爲必有所待者蓋爲是也欲望之人必其資之近者而後可欲身當之必絶欲省事冥心超契而後可如景純希夷苟遇非其人求一言之受猶且不可彼豈堅於自私要之其數亦不易告執事篤靜守嘿嗜欲鮮少加以明睿夙成既不逆於心矣此不肖所以深嗟內媿而又自病其力之不逮固非敢有疑於闗氏也若來教所言易本筮

書非爲經而後作考亭主筮其心獨苦與歐陽非繫之辨雖不肖之短智亦嘗云然第數聖之贊易者以其所得假此立訓盖於立人卜筮之時是因卜筮以爲經非作經而後立筮也卜筮旣行之後立人占言其象與數各有司存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無耳間嘗取易爻玩之如龍馬豕魚之取類七日三年之驗期擬之於象具知來歷又况大衍揲扐變化獨無所承傳乎固嘗以爲朱子之本義其言理道或不若程之委曲詳盡至其義意完備恐諸家有所不及葢彼折

衷於前人而後爲之耳固未若近世舉業之士拘謭破碎失其本旨之可厭也閼氏之傳如言太衍去一本於入有出無言乾坤策由於三天兩地言動靜及於天下通神其它諸說亦皆至粹至精發先聖所未發惟其所以前知者其數或不盡於是〻以前書之冀將有請而倉卒未竟特枉來教其尚有以進之乎

寄楊斛山年兄

奉別九年尺書未獻中心懷慕何日不然每飽食閒居惰氣或至思兄所處輒流汗驚心千古而下事變不齊如兄應不數見古人于動忍即增不能未知向來亦有動忍否即今所增不能何在將亦無可加損百折不挫者歟南北間阻欲奮欲冀不得相從而受益也不肖進爲不力仰負知己歲年虛擲齒髮日疎雖於家難懲創中不無少見然此身與所見猶是爲二縱然鞭策終涉湊補回憶辛丑所教。慎獨之旨。有媿顏也數年以來佩服艮勤竊以曾子謂門人曰戰戰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愼獨旨而夫子告仲弓如見大賓承大祭正與相類古人終身持守不忽

頃刻何哉古人事心如天。而今人認己爲心認己爲心故易足而視心如天則難窮。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理所在不入安排戰〻兢〻虛以捧持稍涉動意即違帝則顏子克己復禮大舜舍己從人孟子舍夷惠願學孔子濂溪論士賢直欲希天豈故誘人妄擬哉不如是不足以盡心。亦不足以事天。此戰兢所以終身也。兄資本豪傑行守神明擅其餘力日進無疆其必以諸聖爲師而不忍少懈矣乎不肖（視向在爲塗轍矣）

答張浮峰

伏承專使下省不獨畧其遲言之罪又且取己之所得者而教詔之感激何已私意之病正不肖所自苦者偶呈露以求砭蔵果獲名劑只今惟時服行又何云贊但細繹微旨得無指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以爲準則乎誠爲精密亦不容更加一字贅矣不肖每觀此章之意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己私分毫攙和不得己私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己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覩體言行皆庸無有起作遷改之幾乃歸一處此即約禮自不能罷日用飲食皆知正味位育參贊皆不出此蓋不入己私處々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絕何緣甚忘既非意氣可能承當亦非言說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磨令彼消退可以幾及也不肖此說無有因襲亦粗於自己喫緊用力處覺無長進方測摸至此目今惟有此路可以用力不向空勞擾中去精神也

與李株山姻友

來教足仭邇言必察之智靜中正有生東滅西之苦所以生滅者何哉滅者是吾見聞生者是吾真欲以見聞除真欲知其難也此中却有好商量當自斟酌得之兄所言期效責成是欲速了當之心此即不耐煩根源不耐煩已是厭惡厭惡已是不好仁不好仁即好查算必有好者在不在此即在彼此處不判斷却于頃刻間欲速又欲成功知其謬也必有除去掃蕩始樂有此樂不能舍始憤弟未有得安得樂然欲速却有所不敢悠々之病不能無却非有欲速之心方可免此病欲速必至悠々故也兄試察之昨暮始自青原會罷送洛村兄歸草々倘未入洞附此奉復扇已墨在恐潦草則困于書故也

二

連日登陟先壠頗勞頓返舍偃休得讀手教感切磋之誼如此方彼此有益非面交矣何幸何幸來教前言體乾與工夫皆明當含艮止無體乾含存養無工

夫常存養便自擴充內直而外自方與此誠相應也定靜安慮地位儘高更無上下可言此是大人事不可貶損遷就若謂言須通于上下亦不妨以近取譬耳破除欲根與用力倒斷皆起手定志處知存養欲自不得不除但有纏繞又當斬截此乃補漏法正所謂通乎上下聖賢所不廢也兵法有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以相況汪想乃起意之類知此類爲欲而提醒便時々有回復處有存養處此亦通乎上下而言非甚玄遠但得此類盡絕則地位又高矣兄今知存養之功與所當養者久々用力諸當釋然倦筆草畧倘俟終教

與謝子貞

得手書自述近來工夫所謂歛歸一處即欲不能起大約似之但又云倏忽之間遂判霄壤雖甚朴實然可見歛歸者非是真歛乃是有此見耳有此見而實用其力便是真見凡人歛不得者要之只是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歛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脫離處却在各

人着實下手不得姑容此處寬與緊即係各人受福小大從此起根日後不患不歛實得也別處作屋終喪此是各人立脚處此意堅定不爲浮言所奪漸々可望入德令人小々事便費商量日後何敢更望有進只爲如今見小欲速纔一起手便要得效便要作疑未有終年終月湥入一路者今既起此頭腦須令此意接續切勿又作別見解又疑脚路未的支攪此心千言萬語逼真到底只在自心信得及爲得手欲信得及非是意見湊泊真是徹底無一物便自能鼎立乾坤本是無賊如何不享太平規模更欲於上說是說非應知皆多口也

答王龍谿

兩承手書言弟不赴冲玄之會或以此舉爲多事復見與東廓公書恐弟不至齊雲或先入於雙江公之言雙江公未嘗相尼也弟昔東裝赴冲玄雙江託以傳語執事印正此學此意固拳々然也因兄云々觸弟微意弟有懷欲獻久矣言之恐執事不察倘至傳播使弟又爲諸公所棄不言則又恐將來之慮驗於

愚者之口非弟所以愛敬之心憶往年富陽江上曾有所請兄輒首肯而緒山兄似不聽納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此弟所以遲徊不敢也書言教學相長易言學聚問辨洙泗之間患難相從離群索居子夏悔過弟賴諸公初有知識居今之世孤陋獨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見友人。則皇々不自寧。有以諸公片言至。即倒屣走奉。誠慮歲月逝矣。毛髮變矣。精力疲矣。來者幾何？歸宿安在？使罔々以生即不若早夭猶爲人憐惜也又況近者從路稍分愧悔益重苟加黽勉

亦若可前而切磋不至負此一生其又奚忍故去秋失約今秋阻行皆屬無可奈何初葬有所先入弟於傳聞有一二事則又頓足扼腕長吁而隱痛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議騰滿豹谷之黜藉以指瑕涇縣之聚郡守持以短縣令縣令幾致削迹其他瑣々姑不條敘諸公誠爲已矣何地不可託宿必欲近城市勞官府力犯人言果取何益乎問之必曰吾能破除毁譽不爲曲謹小廉之學然絕不聞能破除驕醜而求動心忍性之資何也誠爲人矣倜來學之溺續繼往之

桀而又力犯人言強顏以進使吾身蹈可疑之跡而望豪傑之不我疑猶群飲而禁人飲酒也其亦難矣且未及有益於人而先爲人所病使人懷疑而強以爲誠心果未見顏色而言乎抑別有意乎若曰我將委曲誘引不復與較令感動而入之者誰乎人心至神。微不可掩。稍有私曲。人皆見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明日遂行在陳絕糧避色避言孔子不廢諸公專言格物又言良知々是知非獨不見此何也今風俗披靡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交際過情所賴數公樹立

風教隱然潛奪其氣庶幾不言而信豪傑嗣興猶恐習染錮蔽未易移改況助瀾揚波令彼得爲口實果有萬物一體之心宜有大不忍者矣好名苦節斯誑耳目以爲身利此誠不可入於堯舜之道若胥取善之名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不知於此輩同條倒否兄之入手潔淨清虛日用應酧凝然着褁弟每得之言外何敢忽略而乃以此言相閒何啻獻荼堇於易牙之庖但恐理易障心遂至以身妨道爲師門之累不細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以

二子較之篤信者宜近矣然莊周恣肆出於子方而獨得其宗乃屬賢魯戰兢之人故善學其師者師其心不師其跡又況未必皆其跡也陽明師有言曰求之於此心而是也雖其不出於孔子吾不敢以爲非也今天下之人莫不以前數事爲非則是疑子夏於夫子者不止西河之人矣然未聞有子夏者投杖而拜是知流弊不待將來而弊不止於恣肆其亦可懼也陽明師喪矣任其責者諸公耳舍諸公不言吾道無望矣弟於諸公不啻骨肉望之厚愛之深故言之

盡兄宜察之弟將以今歲嶶寧之行卜之也蓮塵罨愼取與久處而虛受雖不相招必有羸糧（而從者矣惟兄圖之）

答陳明水

玄潭之聚衆賓群集而執事又越疆蒞臨尤爲奇稀松風潭月清明倍昔不知此後閣中復有此等勝事否六月批答猶未披誦令郞來承手書拳〻誠懼終於迷途不復知返欲以指南爲之相導其爲惠愛何如可云然於不肖近所持行似有相左姑以聽受而不復深論以待衆人可也不肖於執事何如哉來教云吾輩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實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着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着已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

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

也。來教云學至于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但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々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着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

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湥先之朱子曰極湥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湥者非寂然者乎。此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葢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々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皆非見止非爲々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畧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々

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々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欛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倂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

矣乎日者出弔泰和途中友人往々以是詰問其言不同所指則一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祟耳今爲良知之説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烱々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嘗怪之也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録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

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它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荅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々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今傳習録具在稍加玩味亦易辨別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爲感似與此輩

徵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説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説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之先進似或不勇此豈無故耶不肖一二年間初有向裏之意近日頗知用力而日月已逝不復可追所論寂感與知幾之弊皆身所經歷且有成年譬之貧人得金之期雖未可知然沿門逐戸所見多矣因執事不鄙且念此事關涉甚大若不明白不獨擔閣後生自身將來向何結裹故具以所知爲問惟執事剖示之

與尹道輿

前二役去草々發書毎相念若有未盡言者實又無所指豈自家意不了耶别後無它長進惟於此件識認稍真切只是未能斂得者總爲閒思雜念無故擾壞私智俗欲未能斷絶耳然此亦只是認此件未真切是以互爲勝負若烹大牢飲醇酎又何暇復羨草惡具耶凡閒思雜念私智俗欲皆草惡具也此件清虛完足安樂鎮靜大牢醇酎不啻是也果能收斂翕聚惟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

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々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々見得又被龍谿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友朋總難與力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々有是心也未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故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々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

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此事理至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擴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擴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鵠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念但不是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撑直駕終是費力真時々培此直信得及却是最客地也近日所見所趨在此千里而遙不覺喋々此間雙江公真是霹靂手段千百年事許多英雄瞞昧被它一口道着真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而陽明公門下猶有云々却是不善取益也吾弟居官此件尤爲緊要須（勉之勉之）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未有發者存故謂之良

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是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

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梏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已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々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徃々欺其所不可欺葢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違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亾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

寄李株山姻友

春初走雩陽與善山遷迤而逐肭春仲矣於執事行竟未把袂一別耿切何如恭惟榮遷青田乃名賢故里迎送細節或不能免然跡遺考故足以興豪傑之思於觀法不少也邑無小大勞佚惟愛民省費。可以得善譽。吾嘗誦讀古人語欲致之民非縣令不可速達果盡吾心即爲令勝作守勝臺省惟有實心者可以語此也來年孟浪於工夫頗缺失歲月冉々遽爾衰疲偶觸鑑愴心漸知省改前塵妄想近頗分辯得

下若後來光景稍延相見或有可呈似也誠意伯人品甚高其立處儘得聖賢大分限用行舍藏幾希叔放得去所病或未能透底與入細不來要之斷非世儒見解可比擬也心無倚着粘帶方發動不滯不倚著粘帶是甚次第有得之天者有成之人者若誠意則得之天者多也兄謂如何與諸生聚講不獨夾持此心亦足以收拾人心興起風俗此絕不可少能斬然樹立卽講論不爲空談不患人不相信也兄質甚美惟在振迅不粘帶不涉疑慮事過卽了理順卽行則政光顯矣自顧老憊終非久于人世與兄相見未知何時對紙不覺淒々知不爲贅也北風入戶（妻肰此懷）

二

令郞來自青田承遠惠華札知政通人孚喜慰不可言此處行得無碍無處不可達矣學問正在事務中了得此心更無閒雜念慮擾亂卽學與政總是一件而紛擾處工宰不失卽工夫得力此乃煆煉久々始得未有見成受用者也區々兩年走匡廬期與龍溪了夙念近日知性命稍切將一切酧應欲盡謝絕入山閉戶之計決在旦夕葢根器不淨不得不用困勉之功兄聞之不相嗤否來命執筆纂志正在禁中苦迫得謝于令郞手葢不踰旬卽病胛今猶未出戶此其情可想也萬々不罪令郞老成在家又知向進足爲兄賀兩見龍山爲誦美政欲以清靜相全不知其不能致力也朋友親戚貴于相全官箴與鄉誼各有攸當如何如何感相愛輒多言山中野性不除可（知也）

寄尹洞山

所論學脈極爲中正弟安敢倡言於衆耶向一二知己證驗所見未嘗持此於後輩中作談柄當今惟實行實修乃學者首務凡友朋相見率舉相勉卽來諭所指可謂千里感孚矣若吾輩求進固自有究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非孔門傳授乎不睹不聞與虛寂字面何異然而孔門不諱者舍此更無用力處耳明道極稱述者在居處恭一節以爲切近然又謂此是徹上徹下語推之則篤恭天下平以告樊遲者極切近而又極高遠葢有抑之而不能使之卑者矣兄謂然否明道又云道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此處

更煩下轉語指迷孤陋之幸

荅董蓉山

王靜立極濂溪嘗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懼於不睹不聞子思嘗言之矣不睹不聞靜也微而隱而見爲顯焉非不動也此無欲之體。無極之真。大易所由以生々。非有物以爲之根原。靜爲動根。靜在動中故也。此即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者也故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彼得意而忘言故不執言而直顯其意若此兄所引動靜一原顯微無

間是也而指以靜爲時動時靜則淺之爲靜矣易言顯也見也凡天地之交錯變易日用之酧應作止皆易也皆動也而其根則本靜本於無極此即所謂根原也兄恐其執靜一偏而不識此根原誠可憂矣雖然動靜兩言未有能實明之者果明之則靜之一言盡之矣不必兼之以動而後爲完具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々於欲而後有學。々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 此其大畧也至其所指無

此山有功於主靜之說自知仍使雖良知之説亦知行合一誤後來不少矣

欲與所以至於無欲之機非而々相臨言固不能窮也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此恐執言而或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若於知識中認得幽閒暇逸者以爲根原却

不免於識情有所去取此豈特非陽明公之本旨近日生且非之矣兄謂如何

與周成之論易

書來知留心於學喜甚數往者順三句往時亦如來說如此則與上文何相干涉夫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斂也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即上文圖意也自震而兌而乾乃一陽至三陽自巽而艮而坤乃一陰至三陰此天地消息盈虛之理自然而然也陰之斂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

次剝也易者生〻也。然必本於斂。靜。則所謂逆數也造化以之卦爻象之所謂從中起者始有下落爻之吾心所謂從未發者始有邱證此逆字與地理金冊獨逆〻字同是凝聚處事理來者吾以此擬議亦即知來到意決處便是順應便過化矣解書一段亦可用但聖賢本文之意必有湥蓄一時看不透且勿厭煩不然便有任意鹵莽之病矣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承示咸卦要其歸于咸脢與艮背相似志末當云心無私係此正艮背之義生何足以辨此前書有斷來章之戒又念執事之取善無已不可無對夫易變易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爲卦不相假借其爲爻不可混淆盡心之變無窮則其辭亦無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雖聖人復出不能盡也艮何以言背也言乎陽止于上而內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內外敵應非不應也相與於無相與應而敵矣是艮背之說也若夫咸脢異於是咸言感也象曰以虛受人感之正也貞吉悔亡是也咸拇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墮於靜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靜皆非虛也失其正焉耳咸脢何以無悔也寘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以通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得其本萬事理於感也何有故艮背也者無我無人敵應也咸脢也者是內非外絕應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脢不可以言咸言各有當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脢〻猶可以言艮也如曰咸其背〻非可感之物猶夫脢也知脢不可咸之義而後學始不偏何也艮其體感其用體用不離非言可判也艮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內爲是而曰不獲其身不以外爲非而曰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夫固可以感也故其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舍思而言不出位非訓矣咸言虛矣必曰受人脢非受人者也舍受人而言虛非訓矣故夫以咸脢爲艮背者離體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

之不動心是也體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爲而無不爲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體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爲脢而已無問其爲咸與否也猶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無問其有思與否也夫求咸於脢不猶索照於反鑑乎聖人不爲也將曰二氏得之則佛老之作用別矣佛近於儒其爲言曰應無所任而生其心應生所無任心未嘗兩言之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靜爲戒每語必曰道能應物予始聞而愧之彼非主於應物者也而拳々以應物言乃知儒異於禪未易言也畧不檃括遂爾嘵嘵惟正其得失幸甚

答門人劉魯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卽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臥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膰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脈忽縱弛隱忍狠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卽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答成井居

手諭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別後案牘中學問益密此非有所致力未易及也敬服敬服僕嘗細玩此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蓋言旦々伐之々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同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同人使從

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梏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益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哉非夫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者。烏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晝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々戒懼于不睹不聞而不以外境奪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而耳目視聽。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々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然僕每自察之倏忽之間便分得失小々誘觸即易泄漏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々又誠不（知何修以致之也）

荅胡正甫

憶與正甫別忽已三年兩年得遠書時豪放時謙約何善進也此學不論破口與不破口只是論上肩與不上肩譬之說食不飽與含哺鼓腹者豈論破口與否耶此學是大丈夫事一切世情道理兼搭遮飾不得直心直意是非一毫自欺不得果真上肩即終日默々却是真破口人人々可得見之不然縱不破口無益於不學一也正甫聰明豈不辨此只為伎倆尚多前面路徑尚雜以此未曾畢志古人畊稼皆是與人為善何曾舉業與官府事此間只是認性命不真譬之識得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食則飢縱饒他人枵腹自當炊爨時勢格套一毫便易掛帶正甫有氣力與他輩脆弱者不倫固可以嘿々傾悟矣區々別後於性命處比昔稍切一二年間有畢力從事之誓即不知日月果如何掛帶處猶未能盡脫向正甫云

云正是經過熟路非億度也幸勉之同輩凋謝此時最甚又何忍言佳作值病中絕未覽後當有商量纓冠之論孟子以時位言區々以力量言如臥病枕席間即同室鬬未有力疾而往者又一意也前書連領切磋正所望於吾黨幸勿謙抑是崇以虛友誼

荅戴伯常

楚中習靜入山得疾冒暑言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發尹子所帶手書拳々下問於不肖所謬述咸有質疑贊助今世求此事於佔畢之輩難矣求之縉紳間

益見其難況執事執金吾侍陛楯其所庸心有士大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雖然中心有欲獻於執事者不敢不盡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先以黙識何哉欲人自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學之不明久矣自談學者出卽謗毀曰甚豈人人皆安於習俗作惡正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爲好名之心大勝務實之意或寡急於求人之知而不急於自足其知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細也象山有言曰古之人言論未形事實先著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解

釋理道分辯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可廢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顏子終日如愚非不問與思與辯也彼反之於心有未協考之於行有未一則思所以自克而自修焉此其爲問與思與辨也大矣恐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躬之不逮於言自古已然況今日哉不肖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謂支明梓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爲是今又覺其非昔者以爲非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歲不同彼一時此一時未可執言以爲極則且傳信於

晴疑作間

來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尚闇也無所事於章也執事所問可謂詳盡細繹徵意有不止於相質疑者何哉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使人莫知取的有聖人起必將付之秦火以反躬實踐爲先一切智足以先人言足以文身者皆沮焉而莫之張皇然後乃爲還淳朴之俗養忠信之德以起相觀之善其或文勝於質言近於辯必將禁而遠之固不忍騰口說逞文辭日喪其真以共騁於嘵嘵之場啟人之口實也雙江公衛道之意甚切至其議論大廣亦嘗

病之故願執事師其志勿師其跡以言爲戒吾道甚幸執事如有疑於不肖乎請試證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李延平隤然如田夫野老夫與野人田夫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爲何如不肖以病體遭喪情思糾鬱血氣遂耗恐非可久人問者與執事往來書不知幾通毋過書不可不盡惟不以其相拂爲怪卽道在執事者猶其在我也豈必盡出於區區之言與其去取者哉

答胡督學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工節次與所經嘗者未嘗細扣近過玄潭見于逍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嗟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爲謀徒以切磋之誼襟懷相許不爲有識者所哂乎於是獨卧蓬窻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洗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今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爲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士之盛心躊躕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裡客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恥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己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剉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體會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內外今人未經磨剉却都在逐外一邊走透稍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邊執着脫此兩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裏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爲一快俟脫稿請正白鹿之聚所謂嘉惠茲士盛心果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

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況士人乎精神感名。有不待言說而亹亹焉者。此則誠動於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熏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於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爲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之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答謝維世

心無止息爲真心功無止息爲聖功兩言似矣惟顏

子乃可語此操存舍亡倏忽之間已有千里之遠所謂無止息者安在若功無止息又其所至難者直至功無止息方可承當來書一番功課得無猶爲漫言牽引耶惟時時知所用功漸漸該無止息斯可耳時時肯用功方知時時多止息知時時多止息方知去聖人境界遠甚惟反省勿忽

與蕭雲皋

兄三年家居生不能以時奉晤究竟此學臨分徒爾眷眷自增慚悔兄以美質而又得師承與庭訓之素

將來造到舍兄誰迴至道難聞盛年不再仕路風波日下日異非有定力豈能承當萬項洪濤而試險於一葉見無患者輒謂當然智者固不爾也學問爭差只在疑信纔承當便能信纔退縮便作疑當下到手豈須瞻前顧後若自瞞昧不過亦須極力回頭不可將就一步既定劃定腳跟便是當下到手處少項有所移易必究其故從此斬除便是信得及之機括此等非是閒言乃千番萬覆摸索相似兄於此必久歷然但承當處稍屬思惟即又落在第二矣思惟爲校量非是真能撒脫也真撒脫者善惡如水火豈須校量耶此去一騰相見未知何日山洞開荒自足給歲可藏歸拙[illegible]願兄勳業日隆不作陽明公以後人物則不獨留[illegible]一人之快也途中專心文字即是素位但不當他愚亦撒脫一驗惟兄勉之

與劉龍山

奉別後聞在郡甚取信上下足驗學之所施乎日講說者不落空虛矣敬服敬服弟年來遭家多難於此頗有煅煉稍知進步去秋入衡山今春遊毘陵得與

荆川七泉二三君子聚處又覺彼此相長始知此學須自有所操習方是有尋路頭處得此則處家家和處邦邦治事上可信臨民可通千聖所以豪雄一世照耀千古出入萬有裁割衆務而不一動心者要有此具耳吾兄當官處事亦覺有不犯手段時乎亦有齟齬推挨時乎只此是辨證路時也貧子說金又何大牙行開口自謀則疎爲人則至如何如何

寄尹道輿

攺歲欲謝絕人事嘿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

待盡人之心始有結裹處冬來與子良每商量至此輒恨不得與道與共之學問蹊徑似有可着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爲力稍易道與居官與打坐雖動靜二境不同却好操練存習若操存熟便與打坐者相似精神自散漫不得時々有幹當處矣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

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篇稍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霸之分與尋常講究理道是非迴是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人汲々皇々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絕不見有一人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駡之生嘆羨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々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似出於天之誘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

理合如此々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底道理能有諸己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己與人也萬里通書既不易得故不復以寒暄爲勤渠珍重自任

寄王龍谿

來諭靈知徹動靜聖賢經綸無所倚真血脉路數言甚切弟只玩味易中艮背不獲身不見人一路却不是分別動靜亦不是有倚亦不是息緣任靜此中又安得凡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昨王濟甫書來亦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爲良

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々業々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了手事惟恐爲工夫束縛今任靜者誰歟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歟往々聞用工話輙生詫訝相沿相習更無止泊弟久不復開口向人只覺心不安耳死水源泉之喻甚切却是執境話真知良背

源泉中自然安流常如止水經綸與二氏不同弟已勘破今更不向此輩口中拾唾兄亦當戒之但欲似兄圓融活潑信手拈來無非本色又似高禪路徑與于聖經綸所謂坐以待旦不敢暇逸者殊科弟本是鈍根下器望此殊非易至如所謂眼前揍得非究竟處又極的確嘵々之說亦當於靈知自生分別寧容走透有走透知便不靈它人難下口也兄視弟所言若此病可醫否勿棄勿棄

荅萬日忠

去秋楚歸訪羅山公晤子達輙思々嘿已而聞捷以爲豐城雙龍起矣比雲皐北還又聞思嘿旅況甚慰甚慰斯道相期不小一時利鈍不足爲欣戚也水毁敝廬。卧病野舍。酷暑中奠儀問書存沒兩致悲感如何別簡詳述新功讀數過又不覺暑氣迫人與積悲切褁矣所論心體與端緒氣象一段乃先識仁體之意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求至兩程家法莫不皆然動靜理會一段乃格物之要須如此朴實用工始不落虛見始於日見行事得力先靜一段尤於心

體所指更明於理會所在更簡於前二段甚肯綮不爾猶費分疏也簡云吾心全體大用發見流行雖昏塞之極而自有聡明不泯之端此即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今時學者指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處乃其相傳妙訣也思嘿如即以此爲本來端倪乎是無容細微察識矣若謂此中別有本來端倪須察識而後稍見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且惻隱之端須是逢孺子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好惡與人相近見之以此推端倪似未有舍感物而言端倪者如

靜坐則清明和適執事則精明安肅居家則和柔愉婉以此爲端倪而隨處得之不知與簡中所謂拿此一物看守在此不令走作者又何以異察識旣不可緩隨處又當理會不知所謂靜息處玩其清明和適之體則日用自有依據孰先孰後爲一乎爲二乎此處更無歇後語更無訓釋語始是真能明諸心始是不落虛見爾思嘿所言皆身所經歷本與想象不同云々者劾切磋也凉秋九月翻然一來彼此兩益（不盡）

荅李石麓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荅王著久

來東涯叙極喜分辨路徑明正今日正不可少此議論第欲克此議論令實有諸己不徒爲虛見虛與邦在默々自修真見時刻有不發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柢安頓不至出入卽有好商量矣孫思邈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極有意味。行方膽大人或悟之。心小智圓却是煞用工始可及也。

寄謝高泉

今之展卷者有欲一見古人不可得之嘆然往々忽於當世之人夫當世之人不在山林必在朝廷之上同處山林矣勢旣不容奔丞於天下以徧訪其人其在朝廷之上矣不得以名位相近數與往來卽往來爲當時名人或未必皆有志於聖賢之學卽志於學又或各持意見意見旣不相下求其於古人皆脗合不異又其甚難者也不肖固處山林者也十五六年來亦嘗慨然於離群索居而欲奔走天下以徧訪其人然出不能踰域輙有所嫌避以去々歲嘗入楚得與楚之何吉陽氏相見。吉陽固在朝廷之上者也。彼方行役歸。執手語幾一二時耳。於一二時欲吐心腹相質固不能也病歸卽有室人之變。稚子悲號思慕勢不得更出戶自分取友四方一事已矣不意擁衾敝廬乃得[illegible]事書累數百言雖未嘗一接面欸々若執手語[illegible]相許可以心腹者此可不謂奇遇哉至

所記龍場之遊載其山川風謠與究竟陽明公學問肯綮皆極詳盡反覆數四又若相隨攀磴歷箐夷猶詠歌於何陋之軒侍諸君子之側上下其議論而得其風旨也文之不可以已若是然則天下固有不必姓名之通足跡之勤而可以徧訪名人無勞展卷之嘆而可即與古人相見者乎龍場之事聞之童時其懲創所得近時稍窺其一二只是描畫不盡如來記所云費却辭說點不出者然私心慕之遂因承命少有述叙以附千里執贄之義倘獲可否又不特比於

頻々執手相語蓋終身論交之始也良知二字今人皆容易說得至如來記所云點出此意者不是只覺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主宰不失。此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烱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亦曾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陽明公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

[illegible]

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病蹶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在々葬詰易生徒增慨惜執事如有（取焉固千里而同心也）

與胡正甫

聞春榜報如酌春酒融々洩々可知是時方經大水後卧疾野舍蓬跣一榻而有訓諸弟索所寄詩漫爲書數語代賀不識即達否惠州有葉絅齋北來謂吾弟精神收斂喜甚喜甚又過於聞春榜時也萬里長

途始於發軔吾弟聰明能闡發道理縱不肖極力摸言何以裨其一二獨自心自斷處不識勘得如何千古真正英雄從此起手千古不多見真正英雄亦只在此到手吾弟勉之吾見亦罕矣柰何柰何少衡見報已除南昌恐精神不足頗爲之慮吾弟與穎泉必同選旦夕切磋何樂如之月初待廓翁雙翁聚玄潭。二翁精力勝常。而不肖則已頹然如翁。散會復病後來日月可知也問及者以是語之

答王敬所督學

徃得二谷書云敬所壁立萬仞人也爲吾道喜不置未幾聞莅敝土又爲吾鄉士人喜不置方臥病野舍使書遠貽加之重幣推奬大過不覺汗顔不肖髫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兾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說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趍遠役者入于迯肆東奔西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酬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攺圖而疾病纒褁天若桎梏此鳥可以辱盛意哉拜賜拜教且以心謝惟執事

銳意斯文振衰起廢必有相應於不言者葢精神之感孚勝於言語之諄復和粹之融液深於法制之詳客優游浸漬使人鼓舞而不自知乃所以爲道化至於講究聚會雖不可少先後輕重君子自有節度非不肖所能窺也濂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翕然風動其機葢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未易以歲計又况其故跡不易襲也舍講究聚會固無以約其散渙操進退予奪之柄而勸懲之乃法制所得爲執事身又爲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不肖竊伏下風道

揚徵隱弦誦滿戶募緣咏嘆以畢餘生幸甚幸甚支離其形強以非任是益其罪也

答董生

日者區區所言乃千古聖賢體統匡廓足下能記憶入心足見不忽獨不記云嘿嘿一室中便是了得天下萬物一句乎知嘿嘿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嘿嘿室中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辯在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此等處却非一言可盡足下且辯個是了得天下萬物底胚胎莫問

在堂在室也欲了天下萬物胚胎當與天下萬物無有分辯無有界限足下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眞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嘿識默識非細事非易能也舍己田而芸人田聖人以爲病今人以爲勇吾不知其說矣試有得後彼此兩證之別後水至室廬蕩然無存百不足恤獨病體遭此勞頓幾於不支今僦居野舍暝坐待盡更不知此身何歸吾家何在天爲晝出一虛靜景象敢不敬承之吾弟志

家外處藉朋友夾持足見有志獨於常道覺興味有大高處此道高之不可卑之不可近時悟得如何五月能來使病人不落莫大快事也

寄葉絅齋

羅浮矗立南海上幾千萬丈由鐵橋至飛雲幾千萬層若任梅花村下亦不爲不勝第無緣盡羅浮之奇耳晨門荷蕢豈不爲高果哉莫難聖人不如是大刻學不厭而教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未有止也若直以今人論高彼何求哉明道寧學聖人未至不欲以一

善成名豪傑則然斗筲之器易矣世之言聖學以任情爲率性見持行稍孤絜輒以好名目之其流之弊吾不知何所極也令姪合志不患孤孑羅浮待人甚於人之慕羅浮者窮高極深毋轉別路神遊八荒舍一賢其誰珍重珍重

與雙江公

持志無暴氣一章分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仁爲內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物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彊制其心斷告子。似未盡告子。若助長一節。乃是孟子推出暴氣之病。恐不是發告子病源。試思之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彊制勝恐不足爲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相應也長者教之）

荅王敬所

洞中嘿坐忽徐生齋手書諸集遠來惠問敬讀之獎借大殷而持譙彌下即此見進々不已之機所以與起不肖者深矣感激感激往劉生奉詩教至鏗然雅音日夕與士友誦之竟以調高未能即和比見徐生

始強爲之可以知其頑慢拙陋矣洞中坐閱炎涼故吾無少長進方切內懼而來書亦以不息自然往々有不湊合之憾知非誑語冗中與靜處爲力自有難易不同宜執事之兢々也夫不息其真體也然而不能不息非真體果亡也其蕩而失之者多也請以吾之經歷者爲執事言之吾嘗歸靜以爲之主冀其動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旣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驗

鶩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斂。嗜好之沉濃。鎛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巵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習象山所謂是非可以立辯尤爲扼吭語在自察自决而已

荅周洞巖

相違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輙稱兄縝密静重雖未及而承學問宗旨知己先得此心欽實處竊謂可以

自附於知己之後固不在言說之同與異背與合也楊兄來自荆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裁示新得與學問宗旨惟恐不肖無所砥礪或至背於致知格物之訓交游切磋不聞此義久矣獨學寡聞之人得此何啻百朋之錫領教領教憶幼時讀陽明公荅甓翁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來甓翁之辨斥而且嚴爲之防範自以爲大有功於聖門不知當面失却良友徒令後人生慨卒無補於生者之拳拳以爲千古之憾此非遠事難驗也生何敢望陽明公之萬一若耿耿一念亦欲不負于陽明公所言今亦不欲復爾嘵嘵以增口過惟自勉進所知俟他日相見執手莫逆而笑即是與兄千里合席者也生日衰矣百念皆廢目惟汲汲了此心期如秋陽江漢影響即就木時得瞑目足矣兄德政所在有聞願厚愛護以光斯道洞中修竹古石如對清嚴

荅馬鍾陽都憲

往承惠以口義如面侍講論諸篇皆有發明至於未發之中尤極有指證非實用力向裏斷不能以言句中肯綮也夫未發之中自不睹不聞中戒懼養成到無不中時即是致和即是達道此是千古列聖心心相傳正本於此不同便屬異端然不睹不聞能自知之者鮮矣知不睹不聞而能戒懼斯又加鮮也蓋謂之不睹不聞是不容以形聲求不容以形聲求即不容以言句億中故顔子仰鑽於高堅必由博約而後見卓爾夫子雖善誘不能使全體畢露於言句間也

然則欲戒懼者其將何所入乎幸以實用力者示之

與徐大巡

某無似伉直迂疎絶無寸長古所謂臃腫鞅掌人也獨以少時騰其言説妄意古人之道漫令虚聲動人耳目罪廢以來身居壠畝漸知耻畏自顧去古人益遠不敢復有希望而多病早衰血氣癃憊惟甘隱黙了此一生庶幾還造化耳近日傳言執事誤采虚聲過借美譽上言于朝以爲可備驅使執事耳目之司也人以耳目轉相訛謬執事固且信之不知皆非其

實是某以言説誑人人以耳目誑執事執事將謂之何某於是不獨自咎又且慮執事不效所言某之咎益不可解矣雖然古之報知己者在於不辱所言不期於所言之必效牝牡驪黃之外固馬之所以見信於九方歅者也某之自量審矣執事將謂之何某素不工文兼之衰病筆硯久廢學記之作懼至違命未及請益遠有借言比讀來書駁難窮詰如治獄然辭證具存是非畢露當即更思易草以稱明教夫復何言然既承下問有不敢不盡其愚者竊以心之精深神變。自孔子繫易蓋已曲盡其體。鄙見所指無物有所。即無思無爲與艮止其所之意。所指歷萬變而不改其故。主宰乎動靜以發其靈智。而實無所發。即通天下之故而常寂然之意也。見此者謂之知見然未能實有諸己而稍涉於推測即不可以言踐履也履此者謂之踐履然未能至於由己而稍涉於矜持即不可以言自得也自得者研極乎精深而神變出焉常止其所而靈智通於天下非夫義襲與踐迹者可能正以義襲與踐迹猶爲以己合彼者也故踐履而

不至於自得者多矣未有能自得而不事夫踐履者也執事以知見踐履爲所由以得是矣然其次第固莫强也苟既得之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行著而習察幽隱洞達日見其光輝非止於有知見而已也小大兼該日見其篤實非止於能踐履而已也是學之的而明道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也譬之入長安者按圖計程則知見之謂也適途問津則踐履之謂也樂生與事優游長安里第則自得之謂也長安遠矣吾心之體與生俱賦及而求之內外兩忘則本真

未亡頃刻立見所謂欲之即至以彼此譬之固未切也世儒嘗言由知見而踐履由踐履而自得此言似矣而實未盡也人之爲學有起於知見者自以了悟爲明而忽於責實有務爲踐履者惟以躬行爲驗而昧於辯幾此二者謂之非學不可謂爲聖學之的則非也明道有言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善成名白沙致虛陽明致知蓋無所因襲而求以自得此皆有意於聖學不屑於世儒者也不然康齋踐履篤矣白沙鳶魚飛躍之說何自發耶此千古之案斷也某少

時入此言說迄今垂老茲無指歸故以平生所苦爲言相輪對說安能曲盡微執事之駁詰不自知其言之支離昧悔而與道故相遠也來書末章拳拳以身心安者爲快且求明以自照切問近思今世君子罕及者也某非其人何以爲報敢即前問終之夫心之靈智無微不照譬之於鑑無形能逃所患者日放逸而不自斂聚。以至散失本靈。淆亂真智。光遏伏而慮昏雜。猶塵垢蒙蝕。無能別妍媸矣寂然者心之所以通於天下之本。心常有止。則歸寂之功也。今執事毫

務旁午宜不暇有靜境矣然即旁午之中吾御之者亦有攫於轇轕紛紜而爲事物所勝者乎此即憧憧之思也亦有主於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者乎此即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即能寂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靜無動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而略未嘗有厭事之念即此乃身心安着處安着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即謂自得此非某之杜譔也明

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彀率也不善檃括敏爾煩冗惟更指其瑕疵俾得繼請（何幸何幸）

答何吉陽都憲

伏承遣使惠以試錄賦冊教養兼傳感何可言夫默識本體一言乃學者希聖切要處未有學與而不知

前者生雖至愚固未嘗憒然於此所欲請者正以錄中諸語稍不一耳據來書有云既謂之默則非思慮意見可及默識之外豈復有工夫哉而錄中亦曰即其主宰。察其流行。取之於澄汰廓清之餘。立之於齋莊凝聚之地。游之乎平常易直之中。日用之間若有見夫生生之機。不假人力。不分時境。云云此其工夫可謂密矣已而曰默識雖非工夫所能爲而要其所由致未有出於工夫之外者是以默識爲工夫之極致其前又似別有所謂工夫而工夫爲最粗者矣此與前語一乎二乎將所謂即主宰而察流行果非初學可及乎聖賢誘人入門要當平實簡易使人易從不應遽限以高遠若此也嘗觀明道有學者須先識仁體一章而心契焉來書所云默識本體得無似乎其後有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至言存之之道不越乎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且加一語曰未嘗致纖毫之力不猶所云不假人力矣乎然彼所指仁體者但渾然與物同體而已至其真見其爲同體既非可以言傳明道亦不復更下一語則真有得於仁

體者也夫守是而存之人人可以勉進至日久則可奪舊習是其進爲次序中人以下皆不至於苦難也吾人有血氣智慮之運自不能遽與道合非假存習斷無頓悟超入之理此處辨之不審則信其生之本直而遺分殊從茲始矣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於離見則必身與道一。此未易及也。生也愚下實無以幾之今幸聞默識之教即主宰而察流行可守是而存之矣而錄中之語尚未歸一生是以不盡釋然而復敢有請惟執事不吝教之賦册減過江過湖諸色銀遂省四萬有餘之費歲歲不改爲利如何至於起運存留各有增益不煩加賦而用自足此又變通之微權非執事用心之細其孰能與於此生處田里頗久。於賦役等項。頗嘗留意。忽爾得此欣幸若狂獨於往日劑量各縣科則尚懷私議來使赴命倉卒未及致詳過執事愛民如此而不吐積慮是亟失時者也隨當條列以上敝邑減丁出於東莊虞公九縣通行徽册有先後總會文册不載者或本府之闕失

非敝邑之罪也謹抄白全案用備清覽（伏惟垂慈鑒除敝邑幸甚）

荅劉汝周

前在舟中因人贈晦菴文抄仔細查勘一過覺此公所論與程明道所指只在毫髮間非逈然別白者也自陽明公破除即事窮理一段學者多至率意任情以爲良知而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不知心感事而爲物感之〻中須委曲盡道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即在事〻不外心理不外事無二致也近時執心即理一句于事上全不委曲既非所以致知却與在格物一句正相反但後儒指理爲格式見套稍涉拘泥支離若知事無內外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即格式見套又皆在乎中非全格去舊物乃爲精微也

與蕭雲皐

與兄相處爲歲甚淺而兄之相信歲淺一歲誠愧無以爲兄先以馳驟於千里一日而近者執禮益下欲有所尊以爲己約束之資如游夏彊曾子事有若者以兄謙抑若此固不患於無師資獨不肖謬以身當其禮又若祭祀之尸然謂之曰請自隗始則可若欲即真則當撤皐比而聽易矣雖然恨不肖非其人耳如真有益於兄而兄能以身下之將不爲末俗自賢與自暴者之勸與不肖於此又重以自責也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筭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況得以言相度哉兄資本謹實可以坐進此道惟覺嚴謹中或傷於畏怯而無奮迅必往之志篤實中或傷於拘滯而無撇脫不累之操此二病不肖所素嘗者故向兄言之然時皆往矣舍今不圖後難收效言之至此不覺內悲千古一遇至寶輕捐非夫也見荊川兄眼當自別意當自別風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相拘而忘切磋是相率而爲僞者也非所望於兄也

寄雙江公

邑使來重得手翰別紙指示極中近時肯綮嚴絕而過懲之不爲非學即其拒人者堅則所以自守者不

得不容譬之遇盜與之敵則當爲備從而附和則夬落破垣不患窺伺我矣此亦自辨處也不肖所以泄[illegible]致尊慮者止不能爲辭色耳然當時亦有說凡古之以一藝稱雄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虛心取之皆足以爲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說與我過不類者則亦詳察以求其故而不敢遽有忿心以來扞格之勢比其一無足取然後從而棄之而或病有所在亦將按其症而嚴爲之治使彼無未盡之情而吾有難勝之實以爲此乃成己成物之用實則闇於聽言而緩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幸其性行而往使幸無足取而又貽之害則從而禁之驅之亦自有不容已矣朋友之弊誠無自解大要存乎其人如學求益則相觀更速不必不會如不知學則會誠爲蠹如來諭云〻爲今之計非必以不會矯會之弊求爲益我者耳所謂棄之禁之驅之自不妨與於其中猶畢公保釐東郊旌別淑慝乃爲善也長者謂如何師泉兄處此五日適弔七泉不及奉柬所言誠有過當但其指歸謂吾輩不能於胚胎上轉移縱饒進退皆屬浮漫又謂

於獨知微處當刻骨痛攻不容放過此却是當今第一着良策未可指爲奇論不復掛意此兄素持玄虛即今肯向裏着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言之異同不妨姑置之庶吾之取益方無間隔也如何

答唐一菴

青原涙別未盡請益會以書札往來終不若對面爲切忽書惠遠來剖析分曉直指機竅又與青原對面不殊何幸收斂精神乃不肖自試驗語或未可取必於人人常覺聖賢工夫合當如此易言洗心非爲有渫着易言藏密非爲有滲漏除却洗心藏密更無工夫十分發揮乃是十分緊固此方是堯舜兢業過一生處而以工夫爲作弄藥以提撥爲隳怠藥雖有時則然却恐視此指歸或不同也即令病痛盡去精神盡復自有真消真息亦容不得分毫走透無走透始是真收斂不肖去此尚遠但覺吾人皆屬散漫馳逐度日不向此作主宰更無下手矣幸明教之俾刻入手如貧人驟見珍寶怵目驚心瞻視不定安敢便斷成色俟稍領畧必有以復若置口篇端非其任也

與劉敬庭

去冬奉違擬今春必在首遐顧爾稍抑豈有待耶得失一念極難排遣若絲毫不掛便一生更無欠事若一不斷平生不了念即此在矣然爲其事無其功又非古人所取還本分不動別念此尤至難（吾兄當進於是矣）

荅歐陽文朝

此學乃終身事不是一時講論便可了手兼闔涉世道甚大若只一身一口計即稍〻近實人似亦難得在賢聖殊不是之貴者蓋於道無與也執事此行可謂[illegible]重愧不肖不足以相副耳來書平〻照過與用意照管兩種分析已自明白此間却須自體驗其稱量輕重全非言語可及效亦不得不放亦不得照亦不得不照亦不得此却在自家斡當處酬酢務求一的當穩實處既不屬曠蕩又不費看守不論閑忙咸可倚靠又可耐久始是當處若倚靠不久便當改步所謂初學難與成德者並論此言極有次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既至室中戶猶在外幸勿欲速責効便非實心向裡人也有此工夫即怒色名利毀譽失

得病死自覺漸輕不甚受虧爲吾有安頓此身處即未盡純慎勿因之致疑自生皇惑至於學一而已矣一段却是虛見冐承吾人於安頓此身處尚未定貼或照或放試驗不的何得有一處可言乎隨動隨靜自加體驗此眼前至一之要也任意設荅不識可采與否惟嗣是再示以啟其未知幸幸

與謝維世

書來具見靜中意思凡人能向靜中模索便漸有向裏爲己處此心漸〻可自見動息之機如此却日用間隨分應事致吾良知方於良知不泯指不馳逐不甚錯過若一向憑知解所及便謂良知一時此心不泯或可指摘機括搖盪氣血奔騰慣習日間盡屬妄中走透安得尚有良知作主耶近來屏謝雜務木榻上嘿〻回視往日多少過惡可悔可恨幾番流汗浹背此生幸未就木當兢〻度日務不負此心木榻當以歲年爲期斷不狥人言容易放手吾弟既已知此路徑幸益自勉勿盡靠人言到得時〻有歸宿自家腳根立得定從容說捄人不妨也無所存而自不忘

一句說得大早此最是毒藥諸君一向用此爲妙劑如何自求不得不見起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且與苦過甚無妨操則存舍則亡孔子亦且云〻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是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引以自解不知莊子所指何也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否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惟有時〻收斂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朴實頭不落陷穽耳

與友人

雲南與江西鄉音遠不相同而所指物件則同若晝各執鄉音尋物件終不可得也來諭所指誠是第又於鄉音一一求同似費口舌且不足以示後〻之人却皆執鄉音者也性心意情在佛家分析則然吾儒立言與佛迥別虞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言意不言性情。孟子言心言性。又且即情以驗性。如此者不一而足卽爲吾儒解此種語言亦當隨其旨意爲說必欲膠於一言便自虞書不通矣善乎來諭有言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誠之

外非別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格致誠正是一時事所謂不落言詮故能出此言也如此則性心意情亦只一物中有此分辨古人言性言心言情言意亦只指此一物各有所主必主一言則孔子性相近與孟子情可爲善之說又當別解非其立言本意矣

與雙江公

今歲幸得閉戶稍與往時馳逐應酬景象不同龍谿之學久知其詳不俟今日然其謂工夫又却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意其說實出陽明公口授大抵本之佛氏七月霖雨中翻傳燈諸書其旨洞然故有前問直是與吾儒兢〻業〻必有事一段絕不相蒙分明二人屬兩家風氣今此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近集程子論佛氏諸說略爲申綴了尚未脫稿但明道于佛氏近裡處不欲與之理會故只提其大約使佛氏聞之恐未必便歸降也閉戶以歲年計無由而請不任馳嚮冦警未嘗非福前者餘黨百餘歷許多郡邑如入無人之境險隘無如貴邑乃不能

執一人可恨也至敝邑以上皆遺餽又可笑及今官府正當爲傳須教人習射多帀弓矢立射師以一教十十教百一城得數百射士賊敢縱横耶此古人成法無一人肯行者不知何也人便幸向郡中言之竊計餘黨知此地空虚必有突如來如之（舉麻沙之禍不可不戒）

與謝高泉

往年適承指示學脉亹亹數百言傾吐肺腑受益不可言僕半生謬妄靡有所得數年又身不任慚負方以言爲戒辱執事之提撕敢不敬聽敢增嘅嘅乎來書適之使言誠無以應嘗憶往年喜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溪在旁輒欲更書它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言學必先兢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佛氏所謂當下具足一得永得斷不可同傷於虎者言過于懦怯惟執事更有以教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四目錄

書

答蔣道林　答羅近溪
寄唐荊川　答萬曰忠
答李忠溪　答鄒西渠
答曾月塘　與王塘南
與詹毅齋　與果齋姪
與鄭大廵　與凌洋山
與劉仁山　與松峯宗室
與胡正甫　與陳子爲
答周訥溪　與萬曰忠
答雙江公　與劉靜之
與曾于健　與周洞巖
與劉少衡　與李南屏
與吳冠山　答劉可賢
與王養明　答劉行甫
與錢緒山　與習時甫
與王信卿　答杜道升

與伍敦夫
荅曾于野
與姜鳳岡
荅劉汝周
與李石岡
與傅國卿
與許敬菴
與劉見川
與王少方
與詹德甫
與王瀾溪
與吳蘇塘邑令
止先輩祈恩澤
復三符翁論濮議
荅王克齋都憲
荅問喪禮
荅魏大巡
奉黃久菴公
復劉南坦公
荅傅應臺都憲
與張石磐公
辭張東沙都憲坊金
與雙江公
荅雲泉宗室
荅徐少湖
賀雙江公七十
荅尹洞山
與馬鍾陽都憲
謝周崦山
謝嚴介溪相公
與王幾甫
與皇甫百泉
與黃滄溪督學
與胡栢泉
與李盤峰
與曾魯原

與楊朋石
與謝高泉
與尹洞山
與劉少衡
與錢緒山論年譜
謝鄒媚友祝年
與胡栢泉
與劉熙臺太守
與胡栢泉
與王少方邑令
與王塘南
與成侶鶴
荅銀溪浙叅公求譜序
荅劉龍山
與尹洞山
與徐芝南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四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巘）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答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幷孟子講義縷々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三理極明暢第於言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未幾入溪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見吾此心虛寂無物貫通無窮如氣之行空無有止極如魚之遊水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

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盡已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東南西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先覺々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孔孟之皇々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盖已未見其人況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於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撿之勤而逃諺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々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奥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其覶夫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說也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書冊所載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趍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葢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々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千百言反復覯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黙契者凡予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

所未言者又若有待於予獨不解向之未快於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於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予之向慕有年矣然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許又烏足稱爲離合哉今夫大學言學之大將以别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虚寂而又能貫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静安慮復其虚寂而能貫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々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覷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々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於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端緒同異所由辯也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自涉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義理盡無窮工夫當無

窮者要皆於格物盡之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此執事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如何哉如有異同即姑舍是所假年來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事否

與羅近溪

楚中之疾起於再生遠辱寓惠至再至三執事可謂過於愛矣聞與廬山穎泉諸君朝夕切磋斯道何幸古人有言話說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小主倚說話自過自攺漸入嚴密此不肖尋收束處然叢過固未能寡也兄當異是矣

寄唐荊川

王生行聞榮擢報未甚的其後往來者能言過家與莅鎮之期幸慰幸慰淮揚一帶連歲師旅饑饉極難整頓兄適承其敝當用力百倍視師時勞瘁役々蓋可想見精力可能勝否惟願節縮自愛寬容待人使人人可親皆得進言便是兄得力處也古人作用誠難盡同外間藉々若於兄有異心假所謂夏日之喻者豈彼自覺形穢又爲先聲所讋耶抑亦納汙藏疾

或未廣也在兄自處可謂出於形跡之外極爲脫略即與士卒同甘苦者亦不是過視弟之拘礙何啻萬萬猶不能使人相忘何也弟既不得以身相許有所聞不敢不盡此爲士卒言不盡爲郡邑言也別來衰症日見冬盡自閉一室應酬盡絕兩月餘事可斷念尚不斷夫念々俱空與念念不漏總是一語弟在此一念不空與兄在官一念有漏總是同科但兄處其勞弟處其逸只此稍分便宜與否然一榻之上未嘗不與兄相對也因念不空血氣竟難料理今只默々待之耳虛負往心柰何柰何外抄稿一紙乃弟實心掊伏兄千萬相體象山所謂一錢單客自合如此萬一血氣可回兄或脫離苦海尚得相從武夷山中了此夙約不然終身作贅物矣諸不盡言

答萬日忠

來書所述皆屬經當其所指大要近之然此只知見耳凡聰明者善推求推求則得之易而亦易變幻故其弊也曠篤實者喜持守持守則奪之難而亦難通達故其弊也拘夫知見既得之以推求矣倏忽轉移

之間萬感交錯孰爲反觀氣機相乘習根起於隱伏即與向時知見了不干涉又孰能即爲别白使之烱然內瑩絲毫不令少雜哉故知見透徹即是明善不透徹即是支離見解如所謂弄精魂者猶是作用之謬非吾人知見可擬此處如澄濁水相似直須久々調習又如生駒入銜轡其始不能不煩鞭策之勞未可遽以知見所到便謂足力可幾也曰忠思之以爲然否往年孤寂中得曰忠來真如空谷之音終日方資益不暇雖或有欲語者亦不忍發今吾與曰忠相

會既不數々曰忠相倚更復何人於此不吐肝膈不特負曰忠且自負此心矣曰忠幸聽之曰忠高才博識卓立而多能視拙訥者若不在目曰忠自視亦嘗以爲病否乎或猶有未覺乎夫論才智技能高下則誠有高下也至於心源一切皆所不容毕見曰忠文字論蕩々難名處有曰若無一善可名若無一能可狀曰忠自視去此何如哉觕未盡然則前之知見以爲愈微愈凝以爲不測以爲非二以爲本末終始者皆足以增其高睨玄論未知與古人質實澹泊視天下一能勝予者果如何也凡人莫不各有習根區々之習多在柔弱依違不自振飭視曰忠爲不及今歲靜坐以來平生缺失不待檢點明若觀火真有不欲久生之憤但得此心淨潔便可瞑目不復他求若曰忠一日千里之勢道路頗長明年一别更不知相會有期否故相望尤切曰忠讀之還以數字相報明春暇日能一來指我膏肓未必非荊川所望於吾輩以爲瞑目者也曰忠念之

荅李中溪

承示心性四圖并諸說分别心意情與性識與知皆極精密讀之一一皆無逆於心非執事脫去儒家言語見解斷未易至此受益受惠多矣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爲陳言所蔽汩没以終身耳僕自己酉以後幸亦稍覺以爲知識之與良知感中有寂與隨物流轉皆似是而非漫有所論世之談學者聞之謂與良知之說不類頗費詞說今已不復向人開口惟從此自尋路徑要之如執事所謂悟之一字不同宜其嘵々不自覺也雖

飲宋儒之毒一句斷盡訓詁人更復何說雖然僕亦竊有請焉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不因言而悟眞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亦當辨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眞悟即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反覆而後悟此雖自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〻後悟若無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道亦有不同後眞悟者橫說竪說無有不可即衆人之言便可上達所謂言近指遠不落言詮者也因言而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說尋一路雖未嘗非學去聖域亦遠矣執事所言其無所因乎抑亦有所從入而後悟乎有所從入而言詮不除恐於本性尚未能了無一物如不識不知之云是猶有可進而求也末後搽棄家緣一着只可作比擬看若即眞又是佛家作用儒仙佛三家自有不同知其不同又不疑其所同夫是謂之眞悟此不惑二字夫子所以待四

十也僕無所悟不獨道與爲然辱不鄙下問不敢不盡其愚風便更教之

答鄒西渠

承手諭累數百言惟恐迷謬昧不憚啟發中間指良知爲明〻德之實地與古人明〻德於天下之願欲眞種而因推寂感一體兼致極其周悉皆一〻深契于心不見可疑感激垂念何可云喩非執事眞能明明德於不肖宜不至是也敬謝敬謝生往歲聞人談大約宗旨亦不異此悠〻歲年於自身絕不相干即着實下工夫猶不免依言修爲未是親下手種去冬天啟其衷一切應酬盡從謝絕更不從聞言中討生活却向裏尋求得寸守寸近雖影響有少路徑尚未能拈掇以請俟日用相應不復多滲方期（請質左右且相報也）

答曾月塘

吾兄能於平風靜波中識得風波此方有入處許來諭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大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說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處但須於尋

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々有辨別又須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々有工夫豈特遇人有厭心爲有加損即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須着得工夫方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不然見人生厭心無人生快活心總是心隨境轉不是境隨心轉也事上磨煉正謂如此此是格物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生近日盡絶應酧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隨物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亦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故精神如常即應酧是格物精神當養即少事是格物

此是一事不是兩事執定一說教人不得執定一說自學不得要之有益是真工夫也

與王塘南

執事往日見教以常知爲主便自照察不遺又謂此知炯々即死亦終有安頓處近時當亦精明矣生絶外許時不似舊散漫大甚只覺寧息處非可以人力爲即精明處亦不可以人力爲不可以人力爲而後工夫至密而可久不識執事證之爲如何也言不盡意惟逆志而教之

與詹毅齋

每讀白沙翁詩有言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館時適與心契蓋僕未嘗忘仙居寺則當時諸兄亦未嘗不往來于懷忽々老至感念今昔誰能已於悲乎李子爲鄞時領教札又如對面語第未見顔色耳中庸說首尾貫徹受益不細惟獨知惡幾與慎獨工夫微有未合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甚矣卜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注增獨知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

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知此則幾前爲二氏幾後爲五伯而研幾者爲動靜不偏來諭似皆未盡周子幾善惡之言々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故曰幾之先見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天命自字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

待去彼就此〻豈所謂齊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補湊也且當物欲意見之壅障即時消政以之言事之大者可矣一言一動頃刻倏忽之間其何以自謀乎來諭精研審察各依天則而行之已得端緒但濬源與導流未可並論集義〻襲孟子所（以不憚煩而諄〻也）

與泉口果齋侄

余自冬至後即屏坐一室更不見諸賓客亦欲收拾精神了自家一心即今不出戶者三月餘尚未有所

得只覺見過分明一切淡薄得下到終時不至抱歉足矣來諭靜坐乃工夫至客處此延平傳授正宗孟浪一生未有湊泊柰何柰何

與鄭大巡

生妄意問學垂老靡有所成而多病早衰淡負夙志今惟有嘿坐一室收拾馳騖惟念求作淳朴野夫復還造化庶幾不枉此生他非敢聞也手諭所指自是質實向裡乃古人議論未形事實先著之教得之豈任忻領執事方以風采動　朝著功業壯社稷即此

植立世道所賴不小若鄙人僅如前之所云是求寡一己之過猶恐未能烏望有益鄉里哉（因之反覆沉思重有省也）

與凌洋山

蕭麗水使來致手書多惠愧感交集執事閒僕閉關若有疑於外道者殊不然也往年汎濫於各家湥奇老氏之玄以爲握陰陽之樞紐可奪造化反覆參同究其指歸而辭隱義微旁解雜見不能懸憶方外庸鄙口傳尤謬遂不復留意二十年室中嘿坐將收拾散亡專精息念以庶幾旦知明瑩了數十年心願然知

過雖稍客欲得一切堅定尚是遠在此當以年歲期也夫玄學近亦有能言矣易簡且見効者大約須絕家室去應酬枯槁湥山然後可成及其成也又須客意保養不令涉事纔勞頓便散失惟與木石爲伍則可此聖賢所以不屑爲决非用世者所得兼也只自私二字斷得此輩盡絕聖賢之道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致命遂志殺身成仁寧作此等見識耶執事高明者可以一言而悟矣若愈病卻老山中閒人有當知者俱俟執事懸車後言之今徒支攪人心耳辱知愛

無以報言絕不隱惟亮之教之

與劉仁山

前奉答來問不記始末知止止止處該括動靜總攝內外此止即萬物各得其所若見物方絜果屬支離止則無倚與物同體便自能絜今世與物應酧漠不相關固不足以語此有持萬物一體之說者則又牽己從之終日沉緜於世情依阿附會以爲同體不知本體淪喪更不返顧更無收攝安頓處纔括靜定字而即若傷我不知無一物方能物々吾心已化於物安能運物哉此處絲毫倒一邊不得若真識得即無一物亦是物各付物亦是更不須回護牽合然後爲完全也正甫所謂絜矩未嘗外止寂是寂是蓋矩即是止原無彼此於鄙說原無未脗執事豈尚異視之耶近因寇亂移家入郡身獨留松原終夜念吾人遭毒惻然不能安枕有逃盜之焚戮者此心刻々如割始知聖學只是完全此念吾輩講學只是保守此念除此更無工夫可用更無功業可求吾輩讀書原爲此事今世吾人不得其所只因此事不明學非其學故

身廢不用便當誘掖後進發明此意畢此心事所謂其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弟忠信于古聖賢扶植世教不外於此欲用世顯功業與吾人求太平舍講學更無措手處一切才智力量舍講學更克招不成了騃萬徑相併一路一生儘幹當不了何暇東馳西逐也執事聞之亦慨然否風便以數字商量尊眷幼郎之訃聞者色變傷虎之人也當之者柰何在遭妻喪。以未得面訣。又屢見尼。不之聽，已而悔之，故哭之慟。五十之世經此劇戚內損。鬢白齒落之早有以也。不善處變又安用學願執事以吾爲戒正月如白下可期一面否閩廣盜充斥吉境敝邑東南俱嘗其毒寒鄉幸隔一水鄉人相率守河曾有可恃第緣此士友相尋無虛日亦不相拒比前僅不踰戶而已然善後之策尚屬茫然天早悔禍或可紓眷他未敢知也遠書專使何以相報惟順變受之命怡然中心散釋毋滑天和千里之贈

與松峰宗室

來刻精研慚莫窺際安能置喙少助切磋高登探佛

氏齋論究竟無始啟發良多至於靈臺聖基一句是又得吾聖賢宗旨外道有不足羨者魯齋有言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存是要觀其是之謂乎到此乃知聖賢之道至大而不局於一偏如大明中天不藉爝火之光乃知萬世立教在此而不在彼者有以也高明以爲何如閒中亦漫有所書附上請益亦惟教之

與胡正甫

大學工夫始於致知格物然皆爲絜矩絜矩是明々德天下實事第絲毫此間尺寸不真便絜矩不得縱

云與物一體終然向外馳逐未是聖賢有天下不與法度此處倒一邊不得學脉從來非一句便盡得要人承領如何耳故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空此與胼手胝足非是兩事執事謂此如何若自家未是絲毫不染一切學脉皆拈不起也風便示一言果證之

與陳子爲

前孔氏人去曾順致一書茲復附此所云增修德義以慰人心足見勉勵進進誠有意於古人之事區々近來衰病絕應酬一切雜務終日讀書與古之聖賢

爲偶何等高爽以此例執事想見靜中快樂也今人篤行甚難風俗日見汙下貴地近海濱尚有淳龐意味執事能樸厚誠實躬行力學內而事親無違顏外而交友無違心言信事敬後輩可視以爲法所謂是亦爲政豈必有名位然後稱得志哉願執事終身成之區々亦不敢不自振飭無負知舊相期共成千古美業千里神交亦庶幾可驗矣執事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々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

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却從自心自性上磨研真意所在朝暮溫繹使此處時々了心時時蕩意時々不敢放恣便是千古真正美業區々有志未就執事能爲前驅區々敢不畢力從事

荅周訥溪

聞中安樂境界有如唐虞洙泗非有福德者不得居此何羨於天宮聞來書形容語誠令人興聳々動雖不相似却誠慕之自交秋經寇亂念生民慘酷追脅身如負芒今得暫息其境界追别乃知見所言者日

日相遇第患人不肯受用耳澄湛渾全發於喜怒哀樂一以貫之坦然無復起止此其境界見已一日道盡何暇想像鄙人耶人之觀後貌者不若畫者之爲工幸不見兄故淚得兄長思耳問之朝言想當賊去大半省勞念如何朝言遠來更爲空負文既無以慰其思而學又無以助其益雖然安知不以懲創爲激發也時事未忍更述相語有知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不親罹此境斷不能作此語亦不能問此語而酸鼻刺心鍾離詩云聞奕羅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

幾人門是求之處幾日望恢復可以自解

與萬日忠

此心本自生生萬物皆俻郤禁發散不得精神總不斂束容易走透便於生生處繼續不來故拙訥遲鈍資與道近頗斂才辨往ヒ幾淺而氣浮此區ヒ已患之疢至今未盡歸根盖坐是也然幸於拙處一則受病一則尚存本質故終不以爲悔恨日忠所患不幸與區ヒ類而頗斂才辨過之區ヒ因所不及其超悟逍作探立極淡他年所造誠不可量只因此靈氣發散未有渾朴純固與世不相通處此中受病又非他人所可指陳者在日忠自察自見自悟自改盖凡於道理看得圓活事體照得周匝利害辨得分曉情僞覺得微細便是得力亦便是受虧知識漸開如水出竇開竇雖小將來滲漉終難阻塞年盖長知盖廣受虧盖大而今更無別法收拾於世情漸刊落安身漸有地步時ヒ不昧此良知如馬被銜轡束縛即容易脫畧不得矣日忠此去必達ヒ則歸來難期此是終身經歷仕ヒ要緊處不獨一二年中事也日忠問之

不見江西區ヒ近獨留鄉親友相亮皆少往來兩月間如處深山無人境晨起宴眠頗覺無事因悟已往之病日間此心自有主宰不走透恍然足樂往ヒ思與日忠面對時劇不得共此景象閒中輙復布此致切磋之意日忠亦當思有以報我毋以其衰弱不足與共事也

荅聾江公

周子曰幾者動之微此千聖之命脉至此始盡露其旨無二幾也萬動俱微是謂知幾稍涉於動便是失幾兢ヒ業ヒ爽際在此ヒ幾謂之爲一亦可謂之爲

萬亦可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佛家已識此件若訓爲萬務不見執中的意思在衆人視之爲萬務在聖人視之爲萬幾微與不微所由辨也六經指工夫有要緊處至於提掇語却又無二無有精粗除却執中更無兢業以兢業與行所無事作二義看似尚可論來諭謂兢業盖有所在不知更何在也

與劉靜之

學者談道譬人問途途之次第指歸一言可盡若經歷終年不能徧也志意定即無適越北轅之患此却

須早決只以平日聞之庭訓者實踐不違區區（不過督促耳）

與曾于徳

維揚書中不忘檢點慰慰區區近來因間靜少事覺此心稍穏貼無甚存亡之異此等景象尋常當俱有之只爲自家主意不定奪之者衆以趨向攻取容易從散漫中蕩却以此不成片段耳風波中更要加意如把舵然安流與臨險手勢亦當别論自求方便（可也）

與周洞岩

病臥榻上辱執事枉駕未得盡領教旨是後即有均

里之役紛紛至今即此頗知以煉吾心始知心定處無動靜二境之别因之更有尋向會龍溪自懷玉來與信宿頗相印證不以爲遠從此可以安身矣執事昔時曾以據之一字相贈比見捷報爲之哂曰禍福有定吾輩何庸心哉乃知孔門受命二字無據無不據也冗中裁布不盡欲言風便幸教我

與劉少衡

吾輩既知以學自命凡處人世固當直心直意不容復有遮蔽至處知己尤當盡忘形迹不容復嫌忌然

於當言當嘿自有天則亦不由人加減分毫不惟區區不能自必於心即執事亦不能取必於我此正所謂分殊處此處容易忽過便不是精義終當致悔致吝學之不容已如此一以慎於出語爲戒一以樂於聽言爲心彼此所處之地不同而心無不同分之不得不殊又如此今世盡從抹撒似大直致無有義可精矣如何如何出處之際豈不鑒執事之懇切哉言之詳者解其憂之淡也敬所遺論士人多爲嗟惜臨事力量未見有過之者第此心或未盡朴拙若遽捐

棄如美才何久聞考察辨核頗得致力甚慰甚慰稍有捄正所補不小爲善類慶區區山中無他長進只覺雜思不生惘惘此心獨存時無物可比擬共故人樂北向以道耳遠書忽來既告以善復分以財對之赧赧何以相報惟執事力學不懈千里之祝

與李南屏

某生也晚不及仰瞻盛履動手采於朝行比退而詮伏田畝又不能越疆執贄問業釋疑爲師以資之助徒聽士人叙述咸曰南屏公倡明正學于其鄉純純

然篤厚君子庶幾所謂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焉者則私心傀慕以爲不及猶念未聞緒論發其顓蒙以厲怠肆乃今不遠數百里惠之教言反覆於體統工夫之詳惟恐後生陷溺於所見持勝心而不知自反以爲斯道之害亹亹數百言不斁誠惻流弊而思援之此嘉惠後學盛心也某何幸獲此譬之行者有指途而爲之先驅即懦夫且奮足促步矣某質最下少年亦有志於古人自先師谷平先生見背之後自以爲學絶道喪師友凋落所恃以爲吾之準則者賴有賢聖之詩書幸而可求故曰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又論其世蓋學本無窮非可以一人之見遽爾抹擲塗生民之耳目罔之使入陷穽也以是聞言往往未敢輕附。而必反之於己。以求合於古人。近年衰病屏棄應酧獨坐一室益見吾之此心與古人之所言尙覺遠甚如來論理一分殊與夫知行之說固皆先儒與察爲人提掇指示使不至菸蕩簡畧耳所根時過從無所成惟思収之桑榆如古人所謂吾還造化者日以自効或不至自辱耳遠聞先生瞑目端坐収

視反聽獨寤千古必有深得於中難以語人者故姑舉先儒數語以開其端

與吳冠山

不肖少而學道白首茫無所知一切見聞皆非己有今覺仁體一段意思却是吾儒本眞當下遇境隨分應酧過去此間不敢因之厭怠馳逐方爲了事日間亦漸以此自遣若來諭本貞原是打坐人合當理會却近來悟得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原是吾儒本分於中有所着意似不受命故與向來所見又若差别

荅劉可賢

書來喜慰喜慰久矣此音不聞蓋凡來問者世情耳未有爲身心者非吾可賢其孰能之能使此心皎然無提攺忽畧此已漸有次第其云執着乃用工稍生自有之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古人爲學多以三年爲言言其久也烏有少嘗試而遽求方便者耶知見之長乃其生意非吾所能與也不覩樹藝乎吾當栽培者根本耳至其爲枝爲葉即老圃不能必也今於初下手便思長知見譬之根未着土便思何處生枝何處發葉不已過乎此心只慮不虛不凝不存收聚之久雜念不興如樹根本足春意絕至當勃然不可禦若疑皎然者不見靈明即如根本上何得有枝葉來然未有求枝葉不護根本者可以譬而解矣此件若欲啟發明爽無如傳習錄至其規矩匡廓無如二程全書既能自持又即二書印證久之會當有豁然時也工夫節次中自有無端景象亂離不妨時々見問燕舘中優暇正是專精之時煆煉可以

堅根基不患至應事時有蹉跌也珎重珎重風雨中正爾獨坐荅此如對靣談

與王養明

敝都評議已定大凡處人之道當委曲調停不得與物爲敵真能前後左右均齊方正始是絜矩始能使人無怨如是而猶有怨非我致之矣自始至今幸絕未嘗有厭心故終日紛々。絕未嘗覺勞頓。緣動神而後有勞。神氣不動即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無物故也。經此一番又極領益只自處與處人未動絲髮意便自無事稍涉動意未有不應者此學問印證處也又因以知聖人順以治天下。天下靡不從者。不問可知徵之目前益信恨老矣無能遠致徒小試自信爲吾弟決疑耳此意向他人勿道之相信者不妨相幸而詳言之經事乃知得友之難拳々與人爲善吾輩之職業也

荅劉行甫

來書中儘有好商量處大段在一念自考念頭能真割斷即何事更能相染所謂大虛不着色相者也然

今却未能即了此却須隨處用磨煉工夫大段靜歛豈不是此中却藏了好散逸懶惰之病能無問事之清與俗地之間與忙皆有用處至於秀才又有本業多讀書熟作文又是本業中當盡職分舍此別尋一種清閒世界受用却是禪家解脫矣能於讀書作文中一毫不苟盡細泥功夫便是執事敬盖此事乃聖人精蘊能與窮究到底非細心如何做得推之事〻皆然他日始不落空虛障近日出山有所警悟故以告吾子相見同志亦煩語以此說能如此用功而透

得不染一着却是真欛柄矣

與錢緒山

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大遠此心如何兄見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揆爲之愧〻然不敢妄言乃尊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斂病戒多年復此業〻不任皇恐

與晋時甫

前胡廬山君來顧旬餘備詢動息云獨處小園街衢中無往來跡其他無問即此可謂能立志矣人之一身猶置器然置之安危則安危隨之聖賢庸鄙之歸亦猶是也一日不學即同罔生頃刻能學天地清泰何樂如之來書所言應是靜中與動未契凡動未盡契皆由此間靜中尚有絲毫執着果空到底眼前皆屬尋常執爲相忤對亂叢此間清淡如水方是真驗

與平日廻異者染不得也染即不宜相近以勝之近類諸友相尋者多頗不落莫如此而始如此而終足矣幸執事前驅夾輔之

與王信卿

不肖衰矣無所求於世惟得賢者朝夕可畢此生來教大般提非等類自顧增愧色矣方主精明擺落睹聞方主混沌擺入昏瞶此於識認處未端的故有此疑今有見亡子而疑其爲妖魔矣乎終日一意內照不起息滅想不起作用想任其自動務求的實或真

或僞必自能辯即此能便自有得大端貴久遠不貴速化道未易至故也

荅杜道升

來諭隨在有感受益不細所言疎遺一節畢竟當時重於向內有虛寂象故如此自來虛實寂感內外原是一件更無兩件言其無有不是故謂之實言其無少夾雜故謂之虛言其隨事能應故謂之感言其隨處無有故謂之寂以此自了故謂之內以此俱了故謂之外真無有分別者真能時〻精明强徙真一切俱了矣但謂虛寂本體常止不動却要善看不然說本體說不動便能作梗便不是真虛寂矣

與伍敦夫

卧病數年故交疎絕非朋友之棄我實自不能當應酧也一見傾倒烏能忘情吾儒有正脉久矣不續俠之豪傑自愧負平生遂令相知指以爲鑒阻其前進是空談之罪也雖然豪傑有待乎哉疇昔之夜言雖不廣不甚背於父師之訓賢弟能果悚聽惕思是區區者傳述父師之訓不謬可以免於罪矣百年倏忽相聆能幾萬〻珍重

荅魯子野

三月二十五日得二月初手書中間條寫問學委曲處自來未有若是之殷山中得此感助不少真百朋之錫也謬意於學自二十三歲始然起滅相尋歲復一歲雖有警懼終不免失枝落節入于罪過常不自知近始可以承藉又苦請正之遠故於來書真不忍釋手耳處〻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死生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似稍懸絕此渉於此擬大過不知工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〻求進到得成片段却真是咽喉下能着力能下此刀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却是得先幾也據來示請正惟近者日進高明倘頻指誨

與姜鳳阿

七夕得正月二日書感日月流邁爲之惻然不奉執事德音二年海內寨〻知己能復有幾執事不釋於

生猶生夆〻於執事也自己未閉一室。今四五年。正欲謝絕應酧。完養精力。中間經荆川諸君之變。與外警之侵。終不能使耳目廓然。一無所染。畢竟少事得稍專精。自後相見可減愧色。以此絕無閫外之思來書責之之意厚矣厚矣生亦豈忍自比於沮溺荷篠之流以負夙心哉顧於出處之義頗有分限多病羸廢天若痼之然殘喘少留得與鄉之子弟一二人紬繹舊聞以畢私願是人之有爲猶已爲之聖賢無窮之心雖不敢望其萬一然亦庶幾犧羊矣豈必盡出於我然後足以稱心哉又因來書竊以自慰以爲執事既以此責之生則必以此責之已而不忍一日忘吾同胞以答其相望之素則天下未爲無人也以天下而有是人則生之羸廢爲天所痼者乃所以憐之以遂其私願又未爲無意也執事又何誚耶

荅劉汝周

天下至賾不可惡也學者不知惡智而誤以至賾爲可惡左矣行與止皆有止者存行有時而無而止無時可息是也今之忘工夫者何哉非有大不忘者隱

於中乎故必大忘而後不可忘者存此非人可爲也天也莊列窺之矣來簡頗近之然非言也於紛擾中未嘗忘乃近之也識之哉

與李石岡

講學一路生未有得自顧一生從事不謂不久承問不任愧〻執事如有意於此以爲安身畢老之務真不世希際生敢滂聞之夫明道諸君子所以承此統者非以讀書之多積久而致然也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體貼者明道自爲之自得之無所籍於人也謂純熟必竭才而能此實言也生嘗侍執事矣諸好不動歲月甚久即此便無支吾言支吾即是竭才所爭只動靜打倂如何耳此心原無內外可言以內外分原是俗見有內外便有動靜若真體帖此心當下說有說無果在何處於此稍有分別便是真見守此不少攙和便是真得六經四子皆言此事此事到手便書本俱是實話亦便是閒話從此日用安閒縱盡遺忘始是好處也

與傳國鄉

吾輩有數十年不相見而學問真實者謂之日日相見則可相見之實固不在言語相接拜揖之殷勤也來諭所謂形氣以後自我本來真實似矣乃又謂漫無歛已之說何哉此處不得放過須是一刀兩斷是非善惡立辨向背未可依違也

與許敬菴

逵承惠問有若莫逆山中懷人之念勃然有與此學所賴於人者在自尋求即身發揮漸有自得一切言句皆拈不似此乃實語與尋常追風捕影者不同也先生豈有意乎惟自省察不盡瞻仰

與劉見川

久因病廢日遠教益近始得侍諸友朝夕辱兄審慮而提撕之何幸何幸孔門博文約禮之教無非即人身心納之規矩固非爲玄遠也今世則不然矣夫不誘之以規矩而惟玄遠之務猶異是閉之門而談天衢不可得也一二年來洪懲此弊諸友相從畧有徑路可尋令郎靜之弟方將有事於此賴公之力早入蹊徑即不恨聞道之晚也臨書不任瞻依

與王少方

前漫述靜功奉卭新得而來章歷々俱有着落蓋靜可言也靜中自悟向此自進自求非人言可及亦朋友所不能盡也幸時刻不忘了已了人至大之業也

與詹德甫

靜坐澄心乃是一生功課來簡所指亦畧似之至於動靜不偏之論又爲解說分疎不是尋求本色矣須自查考動靜如何不偏如何是偏此心動念時支分不及何處是靜何處是功夫此中須有着實有下落方不辜負言語也

與王瀾溪

盛价回承手書斬然以理自命無復濡滯于朝夕之間喜甚喜甚平日立心如此何患無出脫時也但居官自有常度望以非分似爲失中無以進取惟日所安無小無大無進無退得之矣如何如何

與吳蓀塘邑令

歲暮辱托人致厚儀有庖廩餼餽之愛某非其人也何以堪此夫分財之惠雖一介猶千金然顧吾心之

安否何如不可得而輕有所取也昔者之賜在執事則甚惠矣在某則甚有不安於心者舍其所不安而貪其惠無乃爲君子之棄乎執事念其居止之敝而欲以此補助之乎則一邑之無聊者亦衆矣願廣其施于一邑使一邑之士與民仰德愛之覆庇也若夏屋之渠然其於惠也不既溥乎順人之情而不强使其足以自憮爲其爲賜也不既重乎非執事亦不敢以此言進也惟高明諒之

止先輩祈恩澤書

昨日傳聞翁有祈恩澤疏不肖獨不之信以翁清介老成敭歷中外者數十年一切進退出處大義豈有難曉而復爲此舉竊爲翁不之取然知翁必無是事者以後生之所不安必先輩之所不講者也今世士大夫戀々不能去位者正以恩澤熒惑其心耳是以進則不勝其慶幸退則戚然自顧以悲有能解脫於聲勢之外而一切無所冀望於涓滴之餘豈惟足以占其平生其爲世道補益固不小小也翁平日自處何如哉且身爲八座大臣更歷三朝與前輩名碩皆爲行輩今既完名以歸々途必不須貸借以行歸家必能自給必不使子孫即至凍餒而顧以恩澤爲言士大夫之間必曰此翁不能舍恩澤其不能舍官而去明矣大臣不能舍官吾輩祿薄俸微其何嫌之辭又必曰大臣久不去位必非爲朝廷任事皆不能割舍所欲耳吾輩亦何苦槁身焦思而建立於無報之地哉朝廷之上亦必曰所貴大臣者謂其有絕德足以表下者也乃今無異庶人之行吾又何望焉於是指區々名利餘藏眞足以制士大夫之死命而處之

之禮皆以一切縛束呵斥如驅犬豕奴皂而與之食損臣下之節氣驕主上之譾虛未必不自此等事始也先君與翁爲同年心每相向固知必無此事然猶云云者以不肖受翁起死之恩聞而不以告則視翁太薄寧爲妄言無寧黙悔欲翁不至於瑕疵（固將以爲報耳）

復三符翁論濮議

昨承手諭極媿淺識不足以定國是濮議與興國事體大不同此兩項正當發明使後日統嗣二繼方無沮滯也繼嗣則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於義爲當蓋事

須據實方謂之經按禮服既謂所生父母降服矣又謂爲之後者爲之子又謂於所後高曾祖父母妻〻昆弟昆弟子皆若子則禮意瞭然明矣所謂義重於所後服降於所生自不得不兩名者也若曰混於無別宜於所生加本生皇考亦自明白本生二字一則識[illegible]一則表恩亦曰隆重後世徽號多至十餘字獨不嫌冗乃嫌冗二字耶若曰嫌於兩考則今之律令有三父服又何多也父母一而已矣未有兩母而後有此身者今日前母曰繼母曰嫡母曰慈母曰養母曰乳母曰出母名稱不一者皆人道之權倫次之變勢有不得不然者也若曰稱親稍見歸一則不惟失之大文又反示以疎遠何也親〻之義衆矣本宗聯屬曰親外姓姻婭曰親父母通稱曰親〻何指耶若曰陵園封謚祭享或厚或薄不甚關係自有權衡不足預定矣纘統則明倫大典萬世不刊前聖所未發者也何容喙哉昨者禀呈於濮議下書曰當不没父母之名意正在此但筆札未終坐客常滿兼以雨雪硯冰手僵不能盡其統紀故復此喋〻耳望批教之

答王克齋都憲

不肖抵家以來即冒暑臥病忽邑使扣門致手刺坊價一封雖未啓封使詢其所由偹知必出推愛俯念其饘粥不給而欲假是以相助其爲惠德至重隆厚不肖所深感激而佩服者第自省考深有不安竊以曩負虛名冐于榮寵一紀于茲寸力未効進無益于國家退無益于鄉里使天下之人菲薄士類謂士真不適用而徒靡廪食功不及涓埃而月費斗石空言之病世若此故累善不足以酬責而士之榮辱進退於天下了不相關非天下不知重士士固有負於天下之望如不肖者尚何以自解耶故不肖嘗謂使躬畊田畝中。猶有慙於農父。以食力之與媿心相去固相遠也。不肖居室僅容膝。無肄習之館。歲租于田。尚不足糊口。每占水旱爲一家食計。即尺帛斗粟。亦可資潤。則數十金之惠何敢自殊於人情惟平生耿〻之意。不欲掩飾。寧使其勤苦而赧顏。何復他望。恃公知已遂露寸心敢以來封付邑使繳納來封有邑耶度邑令必有陳請惟公亮其情而収成命不肖受惠德滋隆厚矣

答問喪禮

喪禮之廢久矣士大夫鮮談及之孰能於昏迷中勤勤懇〻惟恐不合於禮耶夫禮緣人情爲之非有一定古之禮節未可盡同於今〻之人情未始頓異於古君子者權衡其間耳禮曰支子不祭又曰廟無二主此爲宗法言之也又曰仕於他國别爲祖立廟此權衡也身爲國賓不得以終喪請今制也情之在已者不有得爲者乎[illegible]爲位而成服此虛位也古之爲位若尸後世亦以衣冠有以几杖有以圖像而程子嘗用大牌紙書此可爲法禮曰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可謂達鬼神之説情有所感洋〻如臨何嫌於兩在乎即寓設位朝夕朔望奠如禮居則衰麻終喪出則襲衰從事錦綺不御宴飲不赴此皆情所得爲者也古有墨衰今不行惟襲衰近之（紗幘覆白巾青布員領覆麻衣之類）如有國君之事則易衰以行（國君事如祭祀朝賀之類行之亦非浹日故可惟）朞年之內事有可已者姑遲待吉此皆所謂權衡也（事得已如奉差遣行之類）雖然此文耳至於哀親之情存乎其人如其哀未忘也雖服吉何害如以儀文耳矣雖衰終身何益哉故曰三年之喪如白駒過隙時易情渙鮮能終禮此古人所以病厚慈而薄孝也吾再執親之喪者也知其難故言之不易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聖人且然况吾輩乎

答魏大巡

日者伏聞彩鷁將下文江擬隨漁舟得望丰度未幾傳言津符遄發不可追矣前因陳兩湖以書獻意敝邑荒饉特甚得推愛遣官平糴稍緩旦夕命且可易陳爲新增一爲倍官民兩利勢或可行未知賜允斷否他鄉不可知若目所經見禾亂甚茂可期大稔止一二旬之急耳敝邑所遭者皆百年絶無之灾而竟免於大變出於望外此執事無疆之惠也敢忘頌辭方抱遐思忽邑使將命爲飾里門且云費不濫施俱由庥寵不勝媿汗洪先自玷科名以來反顧無片言寸長可以酬義上負恩私下慚鄉里每一念及靦焉不寧且敝廬可以庇風雨衡門烟草足藏微踪又敢私冒往衙厚增隱疚故當道有所借潤咸用避辭非故矯跡實存深創令執事所以待不肖者既異泛常

更復固守舊情豈不背德況當歎歲。同氣告饑。謹盡以付之。俾沾沛澤。古者一飯猶切報心內省疎庸何以稱此惟當砥礪能甘同木石庶幾没齒永無媿心有可免耳草草勒狀不詳伏惟鑒亮不次

奉黃久菴公

奉别先生七年矣七年之間不能以尺書進乃辱手教再書焉而又且以不久聚爲恨以不盡言爲念自顧不肖何以得此於先生哉竊用感激惟迂拙之質妄意問學者二十年於兹而未之有聞近獲罪戻屏

置物外而又重以灾患既得摧愴之益於是終焉之計久而益堅所念先生抱世不常有之資操物無以尙之志而又當舍我其誰之任乃使用不滚究徙令人悲此其關係豈小小哉嘗聞孔顏自任矣日用則行舍則藏他人莫得與也其意以爲時止而止時行而行非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故夫未嘗無用也欲此道之畢行而無一毫己私之干涉此難能也未嘗無舍也欲此道之畢藏而無一毫己私之怨尤此難能也是則聖人豈必大用而後足以自盡哉。居鄕而

鄕善其俗。在家而家安其教。修身而身見於世。進則贊天地化。退則與木石居。可屈。可伸。可榮。可辱。可小可大。而不可雜以非道。是舍之而道未嘗不存學不以舍而廢也先生所謂筆之書者豈謂是耶千里而遥既未有就正之期耿々寸心徒以言往言固未能達也萬々自愛以重斯道

復劉南坦公

青原山中别一菴君敬陳敬事不見長者之罪聆々然俟後命久而不至忽撫臺遣使致緘書奉周視緘

必數四皆有手識既驚且歎而高詞激發古調冲玅若鴻冥鵬舉鸞鶴交鳴加以首服副以圖書若瓊玖璀璨綺織繽紛用目不及而心已飫醉已而繹來教則又若父師之臨提其耳而授以周孔之書且鞭撻而程督其未至拒德之念逾于感惠又萬々矣洪先何幸得此於長者哉洪先不肖毎歎今世師友道喪久矣徃來問訊者不過狎昵之私正所謂以姑息爲愛者也孰能相責以義相勉以善而以天下爲意者哉夫天下賴以維持者在吾士人爲士人者止於寒

竝起居之問無復他及則亦無怪乎風俗日偸尋而不可逐也凡來教所云々者皆不肖所痛心者也然所可媿而反責追咎者修習不力。未有與非之不顧之勇。磨之不磷之操。觸之不驚之量耳。竊觀自古名公鉅人其身足以繫安危其言足以定是非往々不出於是三者故不量誠欲以區々者與之頡頏然是三者非可以意相彊力而得也兩年以來居不安室寢不終夜以未得取正於海內君子豪傑之士爲恨惟長者在今時譬之罷釣之漁風波出沒身所嘗試非獨能言而已也誠以其操舟之故有授之於人其人無志於魚則已有如不畏險而冒進焉有不以言爲恩者哉若曰以　　爲樂以逐汴爲宗是爲異端增飾籓垣不肖近已改步惟氣體素薄遭喪以來疾病歲加弱息數齡更無弟妹嬴粮越疆生是遑々豈天有限之然哉仰惟純嘏日茂聰明天啟繁祉多祥豈獨鄉邦之穀洪先所恃以自淑者惟宜節是禱別紙訓飭不敢怠忘箬溪公以十月二十五過南浦使皆立取復書草畧殆不可讀惟長者賞其意而頻（之教）

答傅應臺祠憲

頃者病卧滦山不得達趨名命而承所以勞心撫綏之詳方自以爲得罪忽有人自城邑來傳聞執事於鄉之諸大夫令有司人具綽楔銀若干以相餽而不肖名亦在數中方懼得罪繼復蒙此其爲媿感可知而其不自安者曰益甚故不容不向執事言夫士大夫之居鄉也有本業而邦君之交之也有故事進也食於人退也自食其力而不以病其鄉人此士大夫之本業也邦君者之與交也固以其賢也訪其道術而揚其聲光可謂有禮矣其貧不能自給以辱邦君則邦君特周之不槩施也而受者亦曰免死而已不盡取也此故事也在時邦君至敝邑其餽賢者以餘廩數升致盤飧焉莫不以爲加敬其後乃有綽楔之餙然以施於既死而不及其生存意曰使人無忘其賢乎厚之道也其後有及於生者矣則猶周之之謂也而近日乃得槩施之執事豈亦以爲先朝故事嘗有之乎傳聞周文襄公在蘓吳時亦嘗多餙士人綽楔下至浮菴野刹任意施予當是時府庫充盈簡將

及期取羡餘爲之而民不告病然公卒亦以是得謗其上執政書至指天日爲誓猶不得自議者謂爲高才所使此得公之似者也不肖夏間一出山嘗見一二有司。訴曰前催何項拖欠。銀數止百餘兩而一邑數萬曰不能給。呼謈杖下。誠不忍聞。莫不攢眉束手以爲大息。近又親見族中人以一日支應。箠楚就死。而家亦破亡。問其故曰項刻浪費不能猝辦猝辦不及則重利行貸行貸不與則損直售業而猶不得足觀其勢不至質妻賣子不已也夫以質妻賣子支應

邦君之一日邦君得嘗享之哉從邦君而來者有司莫不以邦君事之故也大抵甲辰以後歲〻荒歉而額外新科日出日益今執事往來撫綏不敢寧居而以鄉士大夫之故增一猝辦夬非得已第恐以近日故事不得不舉而執事才力又若與文襄相似故勉令有司者爲之縱以此得謗知不復悔也若鄉士大夫之賢者人人推執事之意以其所餽分飼餓者歲亦且給四五十人使皆食執事之惠何不可者第恐至於違命則亦不得不以一己專享之而有司者奉行無法則重爲鄉人之病亦非賢者所敢聞命今奉有司尙未舉行願及此時豫止之適足以彰愛民重賢之意其於一切事體關係不小且望他日亦以此告之代者無使後來復踵故事則亦執事之留惠也言之過直正恃大度能容萬〻不罪

與張石磐公

小价武功歸承手教褒荅且誘以登陟之樂感甚感甚在時懷五岳之念聞人談奇勝輒生羨心亦以高人達士多潛其中庶幾一遇云爾二三年間自開蓮

洞後翠竹青巚儘可自適然猶每歲不數在於是悟曰舍近騖遠不已惑乎舊念因之十減八九又覺日間工夫皆因奔馳遂成擾雜欲尋向着裏宜在靜中冬來杜門實以是故倘稍有影響求正左右藉此爲久侍之計則不敢憚勞茲未豫期也寒氣漸甚萬〻加愛以惠斯文

辭張東沙都憲坊金

自執事之蒞敝土也思有請益者書不達意相見止數刻又即不能了了旋聞内召至矣因倉卒具狀以

先行託不朽於名言已聞群使言節鉞東行在旦夕或追不相及遂不復再書不謂尚留南浦又勞記憶遺書爲别且致餙問之惠也然則前者狀不肅使不專得無爲執事所訝耶爲之感而復懼也生嘗辭坊金矣非敢爲違衆之行求矯情之譽也正懼君子之惠贈不能自安於心也官帑之積匱矣而上供之數日益不止持籌者方旁皇無所於處何暇至於廣施哉此區〻之愚也然在他時然耳執事固已洞然於此亦循故而不之改又何耶假是以爲相周則生宜無所辭第恐後此復有所拘難免於逭責矣惟執事聽之不以爲罪幸甚先高祖以布衣老鄉土不工述作之事無以見知當世施及耶末又不能有所建立焜華其族閥是隱美寸長泯然鏟蝕些其足悲如何哉雖然哲匠鑴形同生氣於没世至人鑒理揚表式於群倫死者何知善人以勸是一言九鼎之重也執事惠愛拂拭其孰踰之來章垂戒敢不[illegible]厲鴆之不媒櫟之不鑿性有限矣晁曆儀榭譙辨悉恩素禁遠問不復續音勉樹令業以道自處固所[illegible]報也

與雙江公

念菴五十壽雙江有餽錢以爲之壽

今歲不數〻得執事書前兩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觴茅屋窮窓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倏及五十。衰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事功業寵遲日盛此不獨知戚之喜謹刺狀稱慶别紙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槩求之故可愕願執事爲我圖之也往年銳意功名以爲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斯無靦顏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惓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蓋得之天

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蘗。淩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騎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任其職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日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於不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寐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於此者乎。於是回顧向之所嘗慕者。蕩如飄風。

澹如嚼蠟。腕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収視飲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重之辨其勢然也孰事知我者豈不以爲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爲之所何也逋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爲民而止拚爲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耳目故莫若豫討而黙竢之彼此爲兩得也孰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名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硯筆竭心

思微寵利未見其可至於假途躐榮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畢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己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責同且性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於饑寒苦於僕賃不得已而爲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取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爲貧而吾之官亦非爲貧者所

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恥〻之於人大矣生不幸得之天性者恥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〻。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群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他人以爲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偃卧。對食慨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爲豢飬物爾。及被罪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飬之貴。使當時低徊俛仰。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

醉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氣量輕淺一驗也。昨得書歸語之婦ㄟ曰不做罷。無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汲黯願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真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

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內之不能追陪勢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效死封疆。上負聖主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於早大要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己有所不足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爲苦飾爲我自私者爲末志而與時消息者爲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復可强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已而進ㄟ則不辱非力不取ㄟ必爲災生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别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盖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纔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然而云云然者亦稍有見於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於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

意於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爲我果有聞於道乎令之不足以爲損我如無聞於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遠谷。一介不道。瞑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泯然ㄟ以還造化豈於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不爾終爲聖人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執事不以爲迂幸甚

答雲泉宗室

往歲戚友劉龍山歸自平樂爲言粤中有淸貞君子

處黻冕之貴素履傳服栩然不知其身之寵辱有韋布積學者所不逮出其緒餘揚性靈序物則々藝苑稱宗名流讓實蓋殊產也聞其言已灑然猶以爲無徵也他日族姪果齋書言之戚友李相峰再言之信矣比承惠書并諸染楮颯々乎古之遺音也材碩而瑰弘思玄而締客建安陳思之儔也乃伏几吟誦如聽黃鍾於清廟茹紫芝於玄圃不知今何世矣生抱拙守陋未能遠軌前哲窮窾散帙大率瀌闒之餘訓而弱質早衰研究多廢烏足以窺大方而高誼旁洽

要其無語豈信耳之過耶可媿也被罪以來惟土物相近華篇幽尙相視不遠竊動臭味敢辭疎逖先此爲容西望湘雲心旌遥逖

荅徐少湖相公

不肖歸田以來藏脩不力獲譴于天室家禍變歲復叢集積勞內損血氣早衰適來黙計惟有冥心待盡而已雖以雙江公在京未嘗以尺牘至門誠有莫能自强者也遠勞手書諄々撫諭豈以尙堪話言耶雙江得歸數語讀令人含悲不肖何所知徒有寸心耿耿耳毛生懋宗會試便勒狀陳謝惟倍加保惜以對群望某不任拳誠

賀雙江公七十書

昔之大人蘊道德之粹者多不得與於爵位之隆處廟堂之榮者即不得遂其閭里之樂蓋引年以全其私者皆委任不專之人委任專矣必待時至而後敢請則其人已衰老而其去亦逡廵宗戚鄉隣之子弟有欲相聚奉觴爲一日之壽以庶幾乎禮之乞言憲老而不可必者十恒八九也先生極人臣之位窺聖

賢之奥而又明保身之節先幾而歸志遂而身益以健春暘載燠惟壽之期自內外親友郡邑之士大夫無遠近疎戚咸得以致辭以祝其年而先生又出其所自得與其述著論對辨說以荅其就問之意是人之至不可必者無而有之不亦盛哉某不肖心有所係不得與諸賓從後以幸其會然徜徉東皐之上日待其側而頌難老之詩以侑爵固有日也敢以飲食幣帛獻惟先生鑒焉

荅尹洞山

承手書兼分俸　治屋豈誤辱憐惜不覺過與哉古之聖賢出則使斯民被其澤至自處藜蕘不摻捉衿肘見竊嘗疑之將固不屑於此歟不然以彼其智宜詳於盈縮出納之間即可使自足其身仁及三族以稱萬物一體之愛胡爲三致千金獨見於去越之陶朱而賜也貨殖即來不受命之譏不以其道得之終然不去是何說也若不肖又有可言者躬耕終歲不能朝夕謂之惰農惰農必見斥於田畯如是而緣鮑管之義恒取資於朋友恐非聖賢所與執事且欲覆

庇群生萬間廣廈以吐握之法顧留念故交若此豈亦克勤小物故歟第以非分之獲又營其私尤所不安會敬所文宗助修洞屋遂合來惠共作正學堂於洞南俾來學有聚講處他日解機務而南訪故交山中商訂舊學授几布席命童子歌抑詩代合樂未聞時々與二三子推原所聞而服習之萬一不背往訓亦爲斯文增勝事即謂之執事行窩可也

與馬鍾陽都憲

日者郡公遣王司訓賫鈞牌幷押送整屋物料其爲計也周其爲辭也恭盖嚴奉執事之命而處置有條使不肖雖欲逃避有不可得者感激何可言第於此心終有不甚安者不得不爲執事言之以執事自許爲生之知己固宜無責其漫也生往歲妄意移栖欲近溪田爲子孫畊牧世業會曹侍御有餉問之禮遂違初心受之曾未五年盡圮於水則是以非分獲譴於鬼神也生自是得大悟焉可泉公聞其然復遣使助遺甚厚且迫其必受其使奉命甚謹留家二日强之携歸不可計是時可泉已自撫臺如漕府且謂此

物携歸無着落處勉從其言使既出門而心剌不忍至今封識宛然不能入目此豈不足以茸敝廬而重以累執事哉亡室歸窆精力甚疲鄉里隘狹卜吉無所可泉前惠尚爲長物而又益以執事之賜將安置之且使郡邑人役額々於輸運往來尤非生所能堪也已具書郡公力辭復以言之執事方今四方多故上供缺乏軍興財匱促發不時此有識者食不下咽時也使執事以庇生者移之以給一邑之空乏則感惠甚衆不愈於一身之安乎惟執事聽之

謝周崦山公

某雖卧深谷每聞北來人士咸能稱述我公明業莫大於進退人才毫髮之私人莫敢干誠　國家無疆之休也簡畀有在旦夕見之何幸何幸某悻直之性無所於宜衰白之容盡消其舊惟有杜門稍歛冢息庶幾可免罪戾耳我公篤念至咸獎飾借辭公言於庭比于彥碩聞之惝怳自失以衡鑑清明收一時朝野之望如我公者其過於愛與厚政不自覺何耶竊意我公至此者或以雖無他長然一斥不復不無可惜遂進而揚之我公一言天下視以爲重山嶽可撼而我公有不易悅者某誠蒙幸矣不知其至無比數也幸而事從中止得以藏疾而守其拙向使寸尺不展進退維谷將前言遂行不重爲公累耶某之榮進取而求表見未嘗大遠於人情今向我公云々豈故爲游談作悖負人哉要其心有甚不可强者非我公亦孰能諒之倘終愛厚賜之成全此後惟委曲解釋俾無胥繫成我之德不啻生我之恩矣感激何既

謝嚴介溪相公

一五六〇年
嘉靖庚申

某蒙幸於門下舊矣邇來以犬馬摧頹之故上塵尊懷恐其遂至乾沒獨出力提諭之又數々惠書慰藉若有不能自釋者某誠不知何遭以致此也感激感激某福緣極淺早嬰疾疢放斥以來加之多故不善攝養衰因病增今年纔五十七耳齒半落鬚已盡白動作稍勤痰火坌發旋致眩暈非獨自覺無能有爲即交游與閭里莫不相對詫惜蓋稟受至薄理數有限氣萎智短百務妨弛縱在任職亦必仰伏鈞力營護脫解求便其私矧坐罪戾適足藏拙安敢尚有希冀此念自斷已久不敢輒以聞者自知謀身之鄙計不足以稱爲國之公心故也然不言則尊懷不釋言之不免疑於拂愛夫乘時建立誰無是心非有甚不得已忍自擠棄此非明公誰則亮之荆川某莫逆交也學識才力皆非其比然此心共許形跡久忘間相謂曰事變之來固當有任之者非甲爲即乙爲々者不避其勞不能爲者不耻其相下譬之負戴在途多寡遠近各求稱力但令心安固不係已與人用與否也往歲荆川特受深知破格授用凡平日深願於荆

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豈私荊川哉彼誠足以任之也病且衰矣所欲爲而未能者彼誠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豈必盡出於我哉且以荊川學識才力幾一出猶不免人言如尊諭所云至須向人指其議論汪措爲之解設有如某者議論汪措素出其下遠甚則其掊尤集詬當復何若又將何解於人言哉然荊川自竭圖報宜不暇計人言何若久之當自白耳某病以來分與荊川出處萬〻斷不能同所恃愛人善拔成物不遺曲加保全不令很狽庶幾殘喘少延畢願林壑即自今以後皆拜賜之日也其爲厚德何如哉懇切懇切至後卧病閉戸忽手書與新刻稠疊下頒快覩　直廬之建　恩出曠古上下　交愛之篤若此誠天下治平之慶兼聞荊川序中所載論詩教旨使學者知所從入尤私忻躍夫詩至於率意爲之乃見性情之實然非繩削素定固不足以語此某病衰雖不得他有所爲猶得因言以求性情之所未至其所得又孰爲淺深也謹因朱大理使便裁狀陳謝中間直吐情實不覺肆言縷〻伏乞原宥（臨楮皇悚皇悚）

與王幾甫

昨歲十月於傳語中聞尊君遵巖公之訃爲之隕涕尊君聰明惠和寛博舒文爲世異材而又力振古雅一變俗陋顧見嫉於世早棄田野亦已慘矣天又不悔其禍致此不測之變使倉卒旅寓未歸正寢含忿而終其爲可悼可憫尚復忍言某疎鄙無似夙受知愛方期晚歲結約徜徉武夷之間以卒所欲請者顧爾割折豈有靳之使然耶悲夫悲夫今家難會解否襄事尚在何日銘文當屬之荊川荊川相知最深相念獨至一時即不能辦緩爲之期無傷也孰事當爲孝子務以禮自度以振起名家承續令緒謹身勵行勿墮先志遺稿當盡收拾勿至零落此皆目前要務幸勉爲之生衰病嘿坐一榻外事盡絕獨於尊君眷眷不能忘乘便輒此相慰外香帛上几筵病不能爲文亦不忍文也惟亮之

與皇甫百泉

去秋承皇使見招且惠瑤音誠出希奇當時以久病乍出被酒操筆裁復不謹踰月走人亟還語道士令

挂雪浪閣以俟文從久不聞耗旋復走人至臨江則聞彩鷁已北發矣弟與兄皆山中無事人千里命棹乃阻一面弟爲俗物可憎更何自解是後衰疰雜見遂閉一室嘿坐今半朞矣猶爾尫羸計此後日月盡向一隅了結昨聞荊川兄訃病日益加强者若此弱者尚何恃乎今同袍有幾兄雖屈抑曉當榮茂兼美業流世與千古爲行輩區區者又何足道也偶遣使在附致謝意弟椎鈍無似然目尚能辨妍媸名作能多惠以慰岑寂至望至望

與黃滄溪督學

前樂文學來傳示面語欲令世光見補廩缺此在他人仰求不可必得者今不俟其求而直出至懷非深用念庇有踰父母何以蒙此區區其感激言豈能盡誠不知所以爲報也敬謝敬謝第在生素心有不敢嘿嘿者生居鄉無他求惟思還復故俗長養善類一切利害與衆共之庶幾易從易親稍動其向往之意蓋自視吾輩退處山林職分則然非有所矯强也世光考次第八其上候廩缺者尚有一人一旦驟次得之彼即仰奉德愛不敢有言在生獨能安乎吾心不安而欲人安之無是理也故耿耿之誠願執事不拘成命更易明示使當次者不失初望世光不集衆詬則執事爲惠爲訓視前益大所以全成不（肖者出于尋常萬萬矣）

與胡栢泉

日者族弟會試謁臺下過辱撫教且遣人衛之出境非骨肉相親何以至此且傳坐間細詢不肖家事若重有憐惜者此其感激誠非言可既也族弟後生不知奉對何若因自述以謝往歸田日盡讓先廬二弟

自植數楹家園中以居五年病濕下形家咸謂弗利嗣人乃從陽明其地曠漫無蔽遂移故居市敗屋實之四年盡圮于水不得已再徙松原松原稍高爽力鑒往失且倦營治盡托之友人友人用形家言取新材造屋力不足稱貸以償則又頗違素好甚慚愧之而業已告成昨寇起家人倉卒入郡只令市破屋數間以栖憶他日嘗諷友人有云土木一事在國能貧國在家能瘠家在身能累身不謂既言之復蹈之可恨也綽楔之制古以表閭而後世因以媒利倭俗心

極鄙厭乙未歲廵撫秦公以塲屋坐主故爲建于郡當時力謝而郡守竹墟屠公不聽已而竟燬於火滄溪公復易以石既成乃聞之不知費力置此逼衢何補也不肖素不善文所作多覺腐爛不欲示人莫解何時騰播數篇刻之無錫荊川以告且欲盡選入梓不肖應曰吾非名家何得辱公避不復出毎自謂人品稍有地位即庸言碎語人自與傳若人品卑下縱連卷累册祇益覆瓿試觀一峰先生集豈盡馬班韓蘓耶此事自決已久更不煩執事留念剡兵荒交困在孔門亦須期之三年方有次第而執事以數月之間疲極心力區晝措置使不肖可劝力即危其身且不恤又安敢以意所不存者重累故人自喪其平生哉執事可以兩忘矣

與李盤峰

往以弱弟奉役不量疎逖輙上啟事露心腹且辱垂恤待之殊等爲手足者感德何似旋聞榮擢如鵰翼摶霄横絶萬里搶揄細音安從附風仰致不謂數千里雲章飛墜蓬蓽作寒暄語令人驚駭喜幸踰昔匠

石之掄材也遇杞梓楩柟汪自不辨不待持尋丈量度然後取之知其中誠有之也執事肩重據要何以異是往年北虜犯順嘗窺飛狐而東至於白羊故爲之關隘控制者日益固客莫敢測覦今幾十年昨見邸報驕種近擾遼水東西而隴北亦有出沒之警誦情叵測待之者其亦未可少懈哉嚴委其荅別帋伏惟垂亮裁謝不詳以去使倉卒倚筆不任馳遡之至

與曾魯原

自聞榮擢即爲執事念之近聞張璉果就縛北川公已班師士人咸競爲凱歌頌偉績者踵相逐則是漸已安靖君子可以次第展布讓溪免去代者得非公乎人自閩來咸云所在皆盜有數城門不開此須原赦而散除之無令聚積正如瘡瘠既潰之後小小瘡滞要當輔養爲主勿專攻擊而會城三衛昔嘗叫號爲變尤須恩以懷之大約去貪殘之吏則民自不擾上之法令庶可行若吏貪而無制未有能宜民者也赤子孱弱疾病而後父母之慈益顯執事譽業揚於東方矣於閩也何有兩川方候一面酷暑長途刻期

趨命安得以迂部妨誤哉促〻裁復遥望惟倍自愛

與楊朋石

憶癸丑甲寅明齋兄來自昆山即得執事高文讀之見其傳學多才而考據不苟喜今世有如執事其人者出可以爲法嘗念同水一隅踪跡不能出境外將何從見之乃今盧山君來因已聞所未聞既又出手簡多儀輒復對之生思顧今衰病日且老朽而執事在當今如駿馬馳康莊蹔時停足終當騰踏天衢耳不肖無所長自幼即知慕海內人豪於一言一動咸

欲得其影響求以自淑未嘗少變忽〻杜門二十餘年冉遲化爲衰白驕〻且就木矣而一念向往無能自副方與盧山旦夕求所以自贖而以耄見棄儀徼隱寓竊愧終莫能自援也柰何柰何來諭道術多岐聖緒未一且有感於名儒凋落不肖在紛冗中罔知所詰茲聞正訓日以內觀以衰白就木之人旦夕莫計將何酬之片言之貽過於管提亦惟植立作我軌範歷久無易至幸矣若荊川大洲兩公爲兄皆非不肖敢當大洲公尙風一面荊川公今不忍復言之矣

寥〻海內心可如何惟不遐遺垂老至嘱

與謝高泉

居山不啻坐井外耗終歲不聞去冬偶鄉人自北來携邸報見執事持節東土甚久驚慰可知忽承遠使書儀叙述往年踐諾與近年新禁極仰取善不遺爲學日密虛著誠去僞吾人隨在皆當顧提豈獨今日言語哉此古人所以有有餘不敢盡之教蓋千聖一揆也孤寂中聞此怵久如何魯原歸舍甚急未得一面來使刻期返趨立取報書草率裁復四方多事百

凡惟撙節愛養爲上策耶以此少助咨詢（不异多口　臨楮馳情）

與尹洞山

秋既清矣風力厚矣天池之息已久然而扶搖不至於九萬者何哉此所未喻也表儀庶僚咸有典則以手觀聽斯又未爲天無意也第敝邑有均賦之役爲鄉人所追紛〻四越月未得休雖病拘一室而日對百人殊非意及惟鄉井之愛久亦不能動厭心也冗中布此奉候不盡諸懷

與錢緒山

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〻僕以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没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據且謬加稱許以爲不辱先生門墻此皆愛僕大過特爲假借推引在僕固有不然者竊意古之稱謂皆據事實未嘗徇其所欲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莫若孟子孟子嘗曰吾未得爲孔子徒也盖嘆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之後惟其實不惟其名師法者宜如何哉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于速肖焉耳未嘗即其願學而遂自謂爲之徒也此僕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患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者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者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雙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已侍坐函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嘗有不得及門之嘆將日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爲激昂之助未爲戚也惟兄聽其言

與劉少衜

山中如坐井不聞外耗去冬忽見邸報始知執事移司徒將具問又傳奉差息南不之決晤盧山弟知之無云至家久矣古之磨礪受益不獨自其念慮悔悟之萌也即使心所不欲身所不處而蒙垢受訾百口辨詰不能自明所謂惟與心謀雖朋友妻子有所不逹如此而堅於自信然後可謂有諸己也執事今日所遇何以異是然猶有可諉者曰外言知者半不知者半使滿朝之人於此咸不能無疑執事臨之怡然所急者了此心而已無他事也如此則執事所遇惟恐此事之不多也又何足爲知己慮哉至家喜叢慈相聚令郎長進若何家居當幾許一一皆欲聞之（諸不盡）

與錢緒山論年譜

兄下嶺過玉之期友人皆能道之淹留三四月便了數十年欠事回思向來悠〻誰之咎歟可賀可喜但區〻一無所知徒以愚直不隱吾兄委以筆削之權竊念知舊彫喪日月不待而徐生遠來強以相迫而前此有請已勞俯從栢泉公又急入梓勢不可緩大

約先生平生可法者多亦容易下筆不須裝綴遂以暇日奉命倘俟再訂耳昔象山先生學術因朱門相軋其年譜不滿人意每見友人於門生推尊處輒有厭心故區區於執事鋪序處不復留一字只平平說去令人自看彼自有題評也年譜大意欲明先生學術與事業之詳故必根究的實不敢稍加文飾以取异過蓋先生學問已明待人自入安能爲人汲汲促之如知哉只描寫用工節次不失針線將來自有具眼人此萬世事非一人之私也荊川有言萬世人眼

毒瞞得誰過真知言哉雙江公在閫聞訃爲位哭稱門生皆親與區區言若此藕州事想是書石登刻第二次事幸勿執國裳非不知其曾稱門生與谷平師同是時先生爲提督二公皆屬下屬下稱門生固宜其後國裳不稱門生自其後來實情與谷平師同文錄集中有市舶時辭謝陽明公不赴名一書代府縣學送公帳詞三首皆未稱師其詩中有送王陽明都憲之京次鄒會元韻題不稱師甚明彼不欲師而吾強之師何也善山友人有曰以先生之學何患無門

生何必國裳其見稱大請思之先生未嘗一日離門生故前後書門人集一句可省奏議大長且有成書故須簡截以便放帙前後先生事實與前志書者今更補入或又更詞未曾請問必亮不疑初見年譜云庚辰正月在贛九月始返南昌非巡撫所宜心疑之意必有據不敢擅動及查開先石刻與各詩始知正月在舡二月至省六月如贛至吉安書青原碑遂爲改正當時龍北山光曾約來言擒豪始末未及踐言而卒昨念之入其言與不肖身所親聞者凡六十條

條詩十八首以告來世年譜貴傳事實如殺九十三人略不見奏議中蓋行事與告君各有體段盡從奏議翻作誑矣當用詞語轉幹使人易見其情乃佳先生事業莫微妙於破三浰。莫危於擒宸濠。故委曲描寫以動人之思。其學問莫要於致良知。故質直叙述以俟人之悟。天泉橋上與龍溪兄分辨學術當時在洛村兄所聞亦如此與龍溪兄續傳習錄所載不悖此萬世大關鍵故一字不敢改移養正贛州所語已別作叙述一段後諸友云莫若用不肖舊記一段方

見五十年前實事出於無意遂自截入更無自嫌先生門人甚多〻不載名如吉水不下十餘人今見錄中者必可傳一槩漫寫似覺大濫如裘魯江原未納拜不必強入再查乙亥正月自陳疏本屬已亥考察故隨例進已不應有他言年譜中所載乃納忠於武廟者與題既不類比查先生文集奏疏內絕無此疏意者當時擬而未上歟以無稿可據而乙亥又自有自陳疏遂盡除之若有所遺他日增入集中可也

謝郤姻友祝年

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醵金以爲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壽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洪先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向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遂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爲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以爲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于先人以爲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

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于君子（也惟執事憐之）

與胡柏泉

承遣使致手書并年譜原本見貽且敘別悰爲之惻惻旬日內此間飛報數至撫建與瑞金皆有閩廣流賊之警意執事將行不應復有此事近數日稍安靜不知將來何如也周見有來耗否舊政之告若何若

何南康之留爲日幾何弟獨坐一室終焉之計已决惟常以書之客否驗衰與壯然安身畧有次第亦不患無着落處惟執事當大事又逢多事將所望愛身所以愛國也欲語雖更僕莫盡況於筆札尤難曲盡柰何柰何年譜序或可於南康圖之弟盡力此書固不必以言之有無爲將來輕重但不知即梓何日錢新建之意不識果否前兩次續上改正處凡十五條昨開卷不見更正恐臺下所抄盡屬初本其最謬誤者如以小劉爲小滕之類是也似此則即梓誠不可緩周禮亦在此與看過此出執事至意正不欲其虛負二書若幸完必先上行次以相報也臨楮惘然

與劉熙臺太守

人之生於天地也聖賢爲上建功業遺將來者次之而文字爲下此儒家定品也不肖年二十有三妄意談學餘三十年於是三者一無有成待盡一室求以寡過不爲穹壤中穢惡足矣近年栢泉公以同年之故誤念之兩入螺川就榻撫視聽其言不甚謬則力索其平日所書私考質之不肖不敢終隱亦將以求

益也不意中有暗合遂付梓人不肖三書止之豈徵強哉亦以未死之日尚冀少進無多觸犯恐速罪戾又足以累諸君而栢泉公堅弗之聽豈以執事又同臭味故耶夫文字小技也趨向不同操習頓異而圖其說者至以賢聖當之而功業若可無論不肖至無比數矣自量文字家必在唾棄而遽貽木灾且播揚於衆不可掩飾執事豈欲即此教之始知愧且懼乎伏枕輾轉莫能自抾日者栢泉公以新刻來中或謬誤又有當增損者方思託邑令轉致而陳元陽適使人來敬裁啟言謝并訴鄙懷惟執事不終絕之時賜教誨俾有所進則成我之恩必思有以報也力疾命筆不任悚然

與胡栢泉

昨晚始得峽江遞來回書中間稱許過當非不肖敢當惟學問一節自陽田至今皆是磨擦處近年頗天之靈始有向往不惑於友人之言然非知己如執事者爲之斷驗固不免猶豫今若此可以放步終身矣自荆川兄見遺後此身倀倀誰復可言平日所望者

今盡絲毫不理此道危甚有如一綫不敢盡言於執事者將以養之使有回互不然其心叵測他計多矣近喜友朋中如胡正甫者。卓然以道自任。於不肖所助不少。晚年得此殊爲快意。二月渠因送母南還留此旬餘近始入蜀言之執事可備藥籠物也教語二幅一一不逆且有若嘿契者敬謝敬謝

與王少方邑令

累月不敢以書相瀆正以執事方有事於愛民察言勢不可以言相溷兼執事聽覽公正士民悅服區々

款仰不暇又何復云兼上官之始至也其性行果正即任其意令以己意與民休息相忘於無事使德意下流人皆相信始於小過不及之間漸次相告隨時小補此區々之愚與衆異者今日惟恐執事之懈於政耳敢重以言乎幸相體勿以言少爲訝兼區々方爲人所忌正當修省之時亦不宜呶々多言俟執事五六月真情實意已行然後時以己意相瀆惟恐尙厭聽耳來書受教之語正區々所欲告者居官爲郡縣至爲煩瑣至爲縣尤天下之至瑣者也上下相臨人各一心安能與我同哉此正學問用處宋儒有言喫得三斗釅醋然後做得宰相先師李谷平翁嘗言先儒謂不哭孩兒誰抱不得抱得哭的孩兒善之善者也內文明外柔順箕子之明夷以之一於文明則近察一於柔順則近隨不察不隨非學問不足以語此々處磨煉成熟時來無往不可獨縣已哉

與王塘南

某泛觀於世未有真知此學切身而致力者葢千百年始一見而真知此學切身又千百年中不數々見

也執事往年於學常用心尋求矣乃今相見似於此學益津々有味不逐世人稱許此其所志固遠且大未可直以目前所見爲則也夫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至其必爲此不爲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執事之所定世人不知不識者既瞭然矣其能已於精進哉京國名利場也名利人之所易惑者執事此行顧矣於極順中不動乎意其能乎視極順中與不順其能乎於名利之去來無少加損而吾之所以不困之有增減其能乎此亦千百年之一辨也絲毫牽繫

終身之累幸不爲迂

與成侶鶴

某自考無所長惟一念好善不可解於心自以爲天之與我若此而不能成之以至悖叛則其罪益大如是蓋數十年其不能盡類以負所生誠有之至於倒行逆施固有所不敢也自弱弟濫食許州則已聞執事之名又數月執事政聲漸著駸駸乎將進於古人不徒了簿書常事而上天付與獨厚又若有縱而待之某於是自幸斯道之有託而弱弟得所依歸不致

倫於匪人平生景仰之私庶可以自遂也遠書多儀二力且至益至願而不可得者一旦畢達是豈往來細故哉古之貴學者謂其力有未至以故勉强而成全之非有增益也今執事以質實煉達之資而又自信心之無他持以終身無所攙雜其進也孰禦哉今之諛執事者咸以年少爲言當不肖爲民時年纔三十有七亦甚少也山中展轉不覺六十有一光陰直迅速耳惟執事無恃其年而自信其心無他者久而不變無以一時外補爲進退則今日之歷民事而諳

吏才者未必非執事之他山蓋試之諸難將以進之大受也畧不辭讓輙盡所懷

答銀溪浙黎公（求譜）序

適選別雙翁文江昌雨返舍二仲在堂持書幣相待者越夕矣名宗華牒源遠蔓鍾既非偶然而執事立例精嚴詞婉義正但可流輝百世某辱姻友之末又得以文字繼諸鄉衮後豈任榮幸即未有成命且欲自効附名其後矧二仲傳語之專而爲禮之恭哉徐頓首拜嘉第來幣過厚不類通家骨肉情爲踧踖耳

江左一派中間既出舊譜固不易遽刪而前列之例云九世五世之別事有詳畧是矣竊意江左比於傳疑衣錦則傳信矣如衣錦傳信便當如五世之例若謂衣錦自有譜亦當明注其丘墓所在使他日彼此互相考見安知彼之譜能比於吟溪哉此亦子孫之心也若有疑其非真則當刪以義斷若江左或爲一叙統括在前徵示已意且述舊譜所載而吾有去取之公庶後之撰記者得所宗矣如何如何中間查對世系皆出執事一手可謂功倍於事勞心可知分任

而責之成可免訛易序稿便當速呈不敢久秸嚴委也春報想已盡聞此間所錄被人持去傳臚者二使能口道也貴體惟加崇護爲祝

荅劉龍山

前承枉顧值行期甚迫不得久扳以延清論有負至心然區區所未盡者固不敢於兄有隱也往玉虛之會得吾兄而群衆日喜何也當時意氣發揚又善叙述譬喻故有無龍山則興減之說自數年來毎見譏未詳論而區區聽受之心未嘗敢忘凡人精神收歛

寧靜而後意慮始精言語有叙動作有則若一入以浮燥紛擾即恐有視不見聽不聞之病吾兄深知學者何待多言但於收歛寧靜處更加之意則官政自務矣辱兄拳拳不以爲愚鄙而下問之故弟亦不敢自遠於君子而不盡其說惟不以此言爲常談幸甚嶺外瘴鄉須加意保嗇山中意態弟（不敢負亦望時有以拯之也）

與尹洞山

屢承手教明孔孟正脉謂未有絶應酬者惟恐流爲異學感切磋之誼何忍負之第自反尚未能盡絶應酬退得此名耳實則衰白日甚病羸不耐煩冗比叅閉閣晦息非有他也昔樂正子下堂傷足數月不出此只小有傷耳使傷者大當數年不出矣不出戸庭無咎非無條目特未爲之者兄謂如何

與徐芝南

往歲承教音久以乏便遂缺具復懷玉之會弟方抱病諸君罷還魯荷瑶華當時楮筆畫屏又成欠事栢泉兄至讀佳文知耿耿世道已接手裁并諸稿則又仰慕高風且共懷人徵往測來益堅拙者跧伏計耳

自歸來家難相仍故病多衰從少時謬妄不量欲有所爲于世今二三年齒豁鬢白壯心盡消毎朝夢醒自顧冷然獨收歛不固意氣時浮揚未得歸根入細仰愧知己行將即事攝聚不敢漫過夏秋苦盜劇始與鄉人相見卧內從此稍多應酬校前僅不踰戸深有感於萬物一體之論即使逃入深山終與二氏宗旨懸絶不同兄靜觀久矣幸少出自得者提撕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五目錄

記

冬遊記　夏遊記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五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獻）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冬遊記

一五三九年　公三十六歲

嘉靖己亥余當赴宮僚命鄒東廓唐荊川再書促余有聯舟約自念山中離索嘉會難逢閏七月十八日登舟逡次適滯十月二日始抵鎮江聞二兒旣遣去不相待王龍谿在南京書來邀會初六日與胡大嶽同往赴之鎮江諸友送至樂亭餞罷日將暮始別去是夜宿炭渚驛對長松孤月頗有懷人之感初七日午過龍潭驛夜宿東流寺遣人入城約龍谿與王鯉湖會初八日鯉湖遣人候余與余所遣人不相值是日天且雨不得會初九日午龍溪來少頃鯉湖繼至余與二兒別去七年相對各悲悼年歲迅速於是留寺一日龍溪語間極贊荊川近來造詣廻別處且以探余余因呈日數年前若喪離不敢自放棄畢竟

友疎遠不得長進近於静坐中稍見精神當歛束不宜發散一切寂然方有歸宿龍溪曰自信何如余曰此去尚遠龍溪默然十一日邀余觀都城勝槩薄午自麒麟門入觀音寺坐定龍溪問曰寂得下否吾人說静終不歸静有多少不妥貼處於是鯉湖因問慎獨之旨龍溪曰獨知甚微雖至微却是大命脉縱是口說得是事幹得好誠與不誠終逃此間微處不得畢竟分々曉々皆能自覺費力與不費力一毫瞞他不得聖學舍此別無可下手處矣鯉湖曰但令善意

必行惡意必改接續去如何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愼矣古人所言愼者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汚染不上正是常發得不欺皆如好々色惡々臭始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矣十二日龍溪入城了部事余與鯉湖遊靈谷寺由松徑入五里許至殿前觀吳偉畫廊及後寶誌塔後有八功德水午後龍溪始來同登無梁殿校射塀中日暮宿月泉方丈十三日遊禪堂諸禪請作浴次第浴罷登禪牀皆熟睡々覺諸禪作齋供訖移宿退

居是夜龍溪再問余曰自信如何余曰欲根種々未斷耳龍溪曰今人爲學只不緊要故皆難成須於咽喉下刀方是能了性命而今只爲有護持在余曰試論余如何龍溪曰汝以學問奏泊知見縱是十分真切脫不得奏泊耳且留余久居余曰聞河北漸凍既追東廓荆川不及吾當停舟途次復來相聚十四日早飯罷別龍溪龍溪咲曰勿至前途改念余應曰欲改念亦非一言可能束縛遂相顧大咲上馬去是夜宿龍潭驛十五日由龍潭驛買小舟破浪下儀真爲

故人留二日十七日抵楊州二十日移家入城二十三日追徐波石戚南山至金山不遇一宿而返未幾南山書來邀余往會十一月初十日舟到儀真爲大風所阻林東城書來期歲暮入安豐余報諾之十七日與盛範卿盧天敘聯騎趨全椒午飯臧家店中日將暮抵六合宿東嶽廟十八日午飯盤城店中兩日天氣寒三人面皆梨色又不携酒殽日蔬食三次不爲倦晚宿東葛城驛十九日午飯界首王欽家午後抵全椒吊南山縣令李白洋率士友來訪晚宿南山

家塾南山自訢學不得力且曰近得荊川提掇一番稍有憤發處意將啟余余未有所呈二十日訪縣令及士友畢南山邀入南譙書院書院舊爲尼菴廵塩察院改置去縣東二里許余至適聚樂堂新成於是諸友數十人咸來會各泛酧論半日別去二十一日早同南山過南京暮抵江浦縣白馬寺寺中有白沙陳先生手書碑當時與莊定山諸公相會處南山曰前龍溪荊川皆常宿此夜與南山論及斷欲處南山大省發喜曰今日白馬殊不虛行二十二日大霧渡

江上下四顧不辨天水色若遊混沌與南山同歌海[illegible]々詩午至江東驛飯後入報恩寺西方丈遣人促[illegible]暮龍溪携酒餚至喜曰念菴棄家爲何事來余答曰爲病人不能行故求藥耳自是皆聯卧二十三日早龍溪入部余與吉[illegible]觀殿外畫廊有二僧說諸相出處詳悉大[illegible]苦行得道事已而同登寶塔至九層上是日大風塔牕中不能開目余乃閉牕瞑坐久之從四牕各開半戶盤辟竊觀終不能盡有頃風稍定余出塔牕扶欄楯周圍視之北指石城南控

雨花東望鍾陵西臨天塹而塔僧復次第細々區別於是頗盡金陵全勢因與南山靜坐論六朝興敗事撫膺感激日昃南山爲田西阜邀語先下余留坐塔中久之始去午後南塘方丈候龍溪至昏夜不至二十四日食後余與南山閒行入徐府庵出寺由春牛殿三官廟入高座寺午飯罷觀方丈中荊川所留詩復登寺後登雨花臺指顧山川迴旋盤鬱徘徊久之下臺入天界寺新庵中熟臥禪榻龍溪使人來促返報恩是夜範卿問善與人同龍溪曰今且未論及此

且看子路喜聞過處是何心今人未辨善是何物善惡皆隨人轉此處不明縱說進退皆無着落矣二十五日與南山閒立庭中南山曰人心不可有係着汝平生爲風水所困今正當割絕之如昨日指顧間得無多事否此學問所以甚難願勉之勉之余謝過不已早飯罷與南山同過大教場習射射畢入神樂觀午飯々罷觀天地壇薄暮始返龍溪復來同宿陸壽卿方丈二十六日早投報单入孝陵余素服行謁陵禮飯夏大監宅中夏乃鄉人飯罷其姪云尚有懿文

皇太子陵由孝陵門左折東下行叩頭禮出遇屈奉御引余逹觀陵外規制并指吳王孫權所𦵏處爲之悲悼今昔令人輕世薄暮始返觀中同年張橫沙歐橫溪來訪南山龍溪皆以王遵巖至江東先在會約余隨來余辭二客日暮不得去心頗怏怏二十七日由洪武門入訪南衙諸老及相知至則多入部會章介菴談吐多感激午飯歐橫溪處薄暮遵巖使人邀赴報恩會至則湛甘泉來顧且邀次日飯別後遵巖來自江東與遵巖語至半夜遵巖云念頭斷去不得

止是一任他過便要如何斬除恐更多事此吾小歇脚法也龍溪引之出戶外細論余不得問已而論及詩文龍溪曰荆川近擽得下縱彼終日執筆總是輕念菴縱終年不作總是重余初不肯服已而自察果肰二十八日早起方欲與遵巖語適城中諸相知絡繹來訪余亟盥畢出侍客遂不及別遵巖與會擴齋同入城再謁甘泉翁因述數年在山荒落處翁未有答出謁費鍾石至則問石塘來訪別去飯歐石江處飲罷訪北衙諸相知過鷄鳴山欲登覽以甘泉翁處

促飲不及登日將暮至甘泉翁處則龍溪擴齋與吳茗溪皆先在席中因陳欲根難斷處翁云自有知來欲即相染歲復一歲已成深痼而今無有頓去法亦須漸次歲減一歲耳已而論及安南事因出治權論見示夜宿龍溪家卧論欲根處余呈自家身分不濟事只能殼得戒欲不能殼得忿欲龍溪曰千古作聖不成只爭這些子且曰凡財貨自外求原是外物故尚易爲力色心與性命同來所以甚難此處尤不得放過耳二十九日飯罷鍾石翁邀同鄉會餞余再三

辭之已而來顧復力辭得免遂謁唐有懷翁語次舜慮荆川過高不近人情處余應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肰令郎煞用功終當消去無過慮語罷余解衣冠獨乘馬由洪武門外阡陌中欲避謝人事投普照寺龍溪南山不之知也余乃遣人物色南山余獨卧禪榻上既覺值僧齋粥熟就僧乞食午後南山始與盛盧二子及殷虛白來移宿方丈中有項橫沙攜酒殽相勞至暮別去是夜南山謂余曰汝心中尚多閒牽係即如學射精神優裕間一習之未爲不

可吾觀汝靣多陰氣正宜調養休息若見寛閒處便思學射不惟減去精力亦非息心之道縱令箭々入紅心亦有何益吾願汝心中光淨無一毫留戀方是吾輩倚靠處也余欲拜謝相持竟不得拜·三十日盛殷二子先別歸余與南山及盧子同遊牛首自鳳臺門出西臯使人邀至萬歲寺午飯々罷同步至祝禧寺晚觀楞伽經十二月初一日早僧一庵設齋供畢西臯別去三人跨馬逶迤循山而行有頃抵牛首至峻級處始下馬古杉喬松蕭森屏列循街而上至住持方丈中熟睡々覺飯畢從方丈左折登塔殿々後依石壁左角有小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塔石四旁方平僅容人行名爲捨身崖余與南山次第登之盧子股栗不敢上坐少頃復從石穴下出殿外左折登憑虛閣又折而上入文殊洞出洞憑廊入夕陽倒射廊中天光下臨遠近嵐烟映罩林木遠水横帶暮鳥紛歸大奇景也出廓西右折横過山腰有僧結茅庵獨坐與之語亦稍知自謀者宛復而西觀辟支洞々甚小且傾又下至禪堂時已昏黑則

聞龍溪至矣遂出相迎龍溪乃與吳茗溪陳紀南趙尚莘同來飯罷同至禪堂登榻分坐已而三人皆分宿各方丈余與南山龍溪連卧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溪曰全未因與南山嘆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初二日早起與諸公就禪堂前右室中閉門觀塔影塔從門孔中入倒懸向下無問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轉方丈中飯適楊水田吳前峯陳五山朱拙齋張東蔚張甘節相繼至飯罷諸公各乘輿登眺而余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水在石孔中甚清潔深數尺許而是石皆有鉛鐵光盧子恐怖不敢近視余盤踞坐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絕頂坐盤石上龍溪亦至北望鍾陵煌雲冪々其下獨露山頂若螺髻然周廻四顧廣漠無際龍溪笑曰可謂下視八荒矣方欲長歌而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遂至方丈諸公置酒爲餞飲罷諸公皆別去惟龍溪獨留余乘肩輿過獻花岩而龍溪南山

先入祖堂余與盧子觀諸嵓洞登芙蓉閣反視牛首山樓閣秀麗若畫凭欄久之嵓僧邀宿以龍溪使人相促復由山左轉入祖堂至則二兄以迯道山下適至寺〻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数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〻處歸宿禪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幾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聖人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聖人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領受初三日早飯罷同觀嬾融洞〻中一石書佛字乃四祖點化嬾融處余三四人依石而坐適有道人唱道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梁殿乃海天所剏歸方丈復設齋供罷各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嵓二公登陟余止茅庵中已而同下至禪堂中各占一席披禪衣熟睡〻覺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石蹬下至方丈中茶畢各上馬去是日恐天雨不復入祝禱寺遂由紅石山經馴象門而西趨華嚴寺

至則天復晴朗是夜南山問龍溪曰兄善識病幸直指看龍溪曰汝能心不除南山即跪再拜謝曰領教領教已而問及余龍溪曰在念菴自謂畢力從事學問矣。自吾觀之終是爲性命心不切。於日間或看山或臨水。只是悠〻的。所以精神尚爾散漫。若是爲性命切底人。他終日只有這事。更有何事可以奪得。凡人精神只有一處用那得許多問句當〻初有人憔傳習錄中持志如心痛一段大執着陽明先生曰且勿如此論放此藥在有用得時耳余聞此嘿然痛自省久之龍溪目余曰此時念菴更有何事撓得否更須湊泊否初四龍溪早別余三人飯罷由江東門外普惠寺中陸行入水西門訪西皐午飯罷遊西園初五日早飯罷別西皐觀朝天宮西偏有卞將軍墓前爲祠由祠前去靈應觀午飯〻畢登觀後臺瞰烏龍潭望清凉山以天將雨不及登遂出清凉門四人共乘小艇而北觀石頭城有頃天微雨共持一蓋自蔽衣幸不甚濡將暮抵静海寺遣人促龍溪與横沚別遂宿對山方丈初六日大風雪横沙夌晨携酒殺出

餞西皐先別去午後龍溪始來同飲餞將暮橫沙別入城余四人同遊方丈前小圃列坐於洞中時風雨交至悠然有塵外之樂初七日雪龍溪至餞於方丈別院飯罷令余大書菊坡警語并余途中詩爲別初八日雪霽余四人同乘舟遊觀音山午後始達遂登岸憑觀音閣望江流瀰々時天正寒汀洲蕭疎帆檣寥闃因步至觀音門望獅子山積雪日沉西登燕子磯絕頂將暮宿道院中與龍溪談及儒與老佛之辨龍溪曰用儒書解二氏不識二氏用二氏解儒書尤

不是此各有機竅所謂毫釐千里自混不得已而究竟學術歸宿處龍溪隱而不發余再三詰之龍溪曰此事難以口說須是自悟余曰如今只有無欲一着不敢不勉舍此恐更無着力處龍溪曰無欲上着力乃千古聖學宗旨只得從此立說從此用功真是不懈應有別悟汝此去與荊川切磋當有辨別時也余念此行既非泛遊乃竟含疑而返畢竟何益因請曰所貴朋友當規過勸善不得欺隱吾三人當直指病痛庶有省發龍溪誠是因論余曰汝學不脫知見虛

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遏真若遏真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軼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溪令余言渠病各有呈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睡龍溪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爲性命龍溪曰揀得性命是爲性命余曰如何龍溪曰如今爲性命不真總是揀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爲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隨人口胳總是打毀譽得失

一闘不破若是真打破之人被惡人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爲性命能真爲性命時々刻々秖這裡着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嘆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他毀譽箇甚麼便說打破已是可嘆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溪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初九日早飯罷各拜別南山曰吾有一言贈

作路費余曰如何南山曰舟中正好靜坐。百事不問。養得精神完後百發百中矣。余頷謝之南山龍溪送余至磯下登小舟戀戀不能舍去是日江風向微薄暮抵儀真夜宿見齋客舍初十日飯暮中江處夜半發舟十一日早大雪至楊州乘雪去訪吳疎山十二日移家入船欲入泰州爲風雪阻十五日同王淥湖赴東城之約舟次上方與一川李子及楊州諸士友相聚夜宿大洋方丈十七日暮抵泰州東城邀宿公館東城曰吾往日在京不覺有病近日知病只是知

識不除有機心在問余何如余曰欲根不斷耳東城曰若論欲吾亦不斷但知世味縱要亦不來所以尙輕在只是悠悠底可慮也十八日早州守朱存齋朱雙橋輩率諸士友咸來聚論晝夜酌餞而罷十九日因巺峰林公至余先入安豐二十日至安豐塲見王心齋心齋時以病不能出就榻傍語余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卽是位天地育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眞不過一節之善耳二十一日再見因論正己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有滲省見得精神更不須向外時時刻刻只有自了一着於吾人最緊切二十二日雙橋巺峰東城皆來余謂東城曰余兩日聞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

己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是暮黎樂溪率如臯士友皆來坐室中至不能容二十三日聚論盡日至夜咸欲別去心齋相留因論仁之於父子一段極爲闡發且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夜二鼓欲別心齋復執余手不釋因作大成學歌見贈其畧曰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斯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成學印正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

便是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惟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我說道心中和原來箇〻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〻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是夜與雙橋樂溪及諸士友別余與東城及泰州諸友發舟安豐二十四日即抵泰州存齋復來追送別去余與東城及王叔居張濟化周子貞陳子龍同舟至楊州二十五日別四子獨與東城同訪吳疎山各述所聞因劇論學問痛癢且求直語爲

別疎山謂余曰念菴聰明凡聰明必不隱周溪蕃東城曰念菴常欲靜歛畢竟尚覺發露以言相感言語易盡且說得死殺不能動人只是真意相蒸彼此兩益也已而二人索余言以次遍及將別東城復謂余曰吾有一言贈君歛束精神培養善類念菴責也各拜別去且曰凡朋友相會不易得遇有語言感發處不妨直書示我兼得切磋余歸舟因思朋友切磋直剖肝膽。令人不容遯閃。倚藉此生。知已可以指討感激。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

俱非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二十六日龍溪以書來別曰吾人包裹障重世情窠臼裡。不易出頭。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半生倚靠見在種〻行持點撿只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裡立定根基將一種好心腸徹底洗滌令乾淨。枝葉愈枯。靈根愈固。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方是生〻不息真種子。今去此尚遠也且吾人學問須識真性。獨往獨來使

真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自家時〻得箇真實受用。始不被世情所轉。吾兄好處弟方取法不暇何消復贊揚然客觀所安還覺有許多費照管放不下處到底脫未得陪奉纏繞只此便是沒受用此中須有一種萬死一生真。功。夫非聰明知解所能支持湊泊。也。臨別終宵之話兄能不忘否判用能曉了此義然亦還脫未得要好勾當二兄各有好處以善養活人處荊川却不如兄正好交相爲用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書旨痛切明白可謂袖珠相示不作謎

語者余於二十八日發舟北去回思往跡既不可尋而藥石在心服膺懼失竊念自丙戌以來致力此學當時自負意氣謂聖域舉足可入每懷五嶽頻志四方十四年間茫無所成過惡蝟集更歷多變皮骨疎脆受此鞭策更不進步即恐日就淪逝終成狂謬爲人忌諱誠大可憫因書所聞時得證驗并以貽鄉里同志亦望共求不負無若不肖悠々爾矣

夏遊記

一五四八年 公四十五歲

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於敝廬之北自是頓息山水之興如醉者遇芳醪無復羨慕誠不自知其何也又明年爲戊申族之長者以譜事見委閉戶洞中三月垂成會友人王龍溪期會匡廬天池遂輟以往是時五月下旬暑氣初熾友人諷曰康節四不出遊門乎予曰聞之然予非好遊也雖然不聞上官者避伏臘何居曰彼有車馬廝隸之便曰應試請舉亦有車馬廝隸乎友人無以應二十六日登舟至新淦邀尹道輿以父命辭晚泊玉峽徵君樓其下即徵君蕭雲丘故居蕭以布衣受知當道王三原折節下之復往

論學其事功可稱良有以也二十七日至新淦訪同年吳雲泉饒湖田二十八日泊白馬邀盧虛舟朱周卿二十九日宿河泊所盧朱皆畏暑挾醫以行三十日午泊石頭口將取道建昌從者皆顧望不肯行以汎彭蠡入南康爲便返至南浦附商舟六月朔拂曙將發醫自城來云龍溪昨暮南上矣遂乘艇泝流而南宿曲江初二日至豐城追及之同舟爲錢緒山貢玄略王濟南留與虛舟笑曰事豈可逆睹哉方友人見尼余堅欲往不虞其遽止也予欲挾醫々謝再三不虞其弗用也從者顧望衆頗怒之不虞返舟之遲會也醫將入城衆疑其遯不虞入城之有聞也諸君期於天池亦不虞遇於劍江也自今視之孰爲然孰爲不然而又何足以動吾意哉是日南風盛作中夜宿樟樹初三日龍溪將晤張浮峯大參於臨予不得辭暮同會慧力寺浮峯知予故態謝遣郡邑而後來初四日出天王寺登舟盧李别去宿清泝初五日至新淦同飲雲泉湖田所初六日至玉峽邑令成井居以錢王同門邀會後山寺初七日自玉峽趨石蓮酷

暑中入石室毛骨洒〻不禁偃伏懷濂閣下余以近歲所學相質且述逃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己心有碍故此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此二氏見解吾儒之所不道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溪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西銘西銘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又

明日緒山題石而出予周七泉連榻而宿各指所病莫不冷然初十同宿敝廬露坐月下友人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〻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衆始嘿然明日諸君别如安成二十五日會於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後至者百六十人僧舍不能容每日升堂諸君發明良知與意見之害

退則各就寢所商確供夜分乃罷予嘗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過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緒山曰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倒巢搜賊之法也勿謂盡無益也七月二十三日解會龍溪與貢王二君先歸邀予同撑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予以先忌歸祀〻畢與周柳渠王有訓發同江八月朔至新塗吳雲泉以弟之喪將如杭歸櫬約同行初

二日復遇龍溪市汊明日將至南昌龍溪入城别浮峰余與貢王避處玉清宮靜鶴樓初四日雲泉至入其舟初五日先發塞頭候龍溪午後以王汝敬來遂發晚泊八角樓初六日午過趙家園登舟尾望彭蠡宿瑞虹初七日午至龍窟龍溪易舟漏下十刻泊餘干上三十里初八日先龍溪舟發會於安仁邑令黃兩山桂應溪與弟軏先後相見黄乃雲泉門人摯留再三不可别去宿上流二十里初九日早食至鶯萱潭始知安仁下八里舟越潭步沂溪入可盡龍虎山

下流之勝問言已不可返凡時過而悔大抵此類也午間黃令遣人相行至十里許遥見遠勢若青雲乘風旖旎不定之態問之輿人答曰此仙岩諸山也令人神爽飛動自是沿途流覩如墻壁四立馬午奔風者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郭家渡輿人告勞暫休仙巖寺中食罷復出江上乘小艇沿澗觀之臨溪數山上偃下翻如龍鍾老人傴僂附物而行又如蒼蚪夭蟜拏空上騰溪轉開石岩穴錯出從行童子呼曰石上那得有懸棺乎余以爲石勢類爾則又徧指爐灶

罌餅門閫倉櫃讙呶詫訝余亦眩或斜倚艇中倒觀之復巖棹登坡睨望崖中器物皆實不謬土人以爲飛仙故宅余見石山多外竅而中空豈避難者從中拾級據高臨險久而堙其穴入處耶同遊者或然或否會雷雨至風廻水滸棹顛危甚促冒雨返寺中寺中壁板有張郎之書遊詩可愛是夜與龍溪共榻言別因請指余之過龍溪曰念菴毎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已而龍溪令余有言余謂此番對兄尚覺於人情牽連不斷大抵過於厚善遂致防檢稍疎此中澹泊得下即無染著耳明晨雨止欲登上岩寺輿人給以徑滑不可遂循石麓穿雲行二十里至真人府々臨溪々南有山如九陽巾四山盤旋勢不險廹風氣秀斂前所見奇詭峭厲者在其下流形家咸以爲善而上清宮在其左五里許府中有斐道人年六十獨處西院一室披褐色衣稿面而碧瞳見諸君入冷笑呵々顧其室敝席塵几蕭然無繫余與諸君分坐地上道人倚樹斜立口囈々多不曉了忽呼茶相

欵茶畢輒呵々且曰沒有甚麽便就是只等門者曰胡不向諸公言修養乎道人蹙額大聲曰世人言修養多是向人乞討全沒了自己有自己便好了也所言槩如此有頃自言曰夏桂州也不久了則又怒曰向空囈々不休有頃拱手肅行復呵々曰世界儘寬正好遊一笑而別其神氣凝閑靜蓋已知醒心者是時夏未被刑而云々者猶嵩山王董故事也既出門者賀曰道人喜怒不常自來未有今日茶敬余亦呵呵午後息上清宮精思院之虛軒晚遊鶴歸亭々爲

張虛靜煉丹處其庵猶存已而登昊天閣真風寥陽二殿〻閣與府皆嘉靖丙戌敕建纔二紀梁柱已蠹敗圮而問之侍者曰凡敕建必京師工作利在數易故用速朽計耳余曰速朽可必乎曰木液而鬆采者腐築未堅而甃者傻墁而多震者圻速完者速朽矣余顧諸君曰有是哉十一日貴溪邑令周君遣人修餽周與龍溪鄉姻又余同年履所之翁雲泉避去不食予不能拒與龍溪數酌而徹是日栁渠病瘧午後應溪至晩同眺福地樓入碑亭觀松雪原搨諸公手

書宮中道侶千餘人多以符籙取給四方凡方士挾術至者真人必館穀之以羽翼其教此外無他奇也初青原議擇江浙會地以龍虎爲勝至是厭其喧劇十二日間冲玄幽阻同諸君徑雨下如注入門溪林夜潤水聲淲〻登夔山樓蒼青四塞迥異人世心頗悅之遂題樓壁云嘉靖戊申中秋山陰龍溪王畿宣城貢安國王汝舟新淦雲泉吳達吉州念菴羅洪先王託洪都王絹安仁桂軏同遊仙岩入龍虎山冒雨過冲玄觀登愛山樓憑闌四顧萬木蕭森咸年華之

不畱慨朋簪之難簽日者青原之會緒山錢德洪晴川劉魁東廓鄒守益獅泉劉邦采諸君子相期遊勝名山論心晏歲偶逢茲境良副夙懷且楚越道里適均而朱陸異同可合鵝湖地近再求續於荒盟刻曲舟來永言歸於新好共勤遠志無負斯文吉水周克以病畱上清題罷雨止返宮十三日衝雨出山薄暮至貴溪中途江午坡遣人持詩相招至舟次韻謝之十四日龍溪酌別語未竟貴溪士友有物色者余與栁渠汝敬有訓乘小艇先去艇中僅容八九人夜宿

浮石寺下不可展轉十五日暮至瑞虹始附商舟雨霽月出湖光瀲灧碎金滿目欲持盃賞之求酤不得飲水浩歌而寐十六日過彭蠡是夜宿黃家渡十七日早過南昌晩泊曲江月色如晝十八日午過樟樹易舟夜渡至新淦扣城趨雲泉家報十九日午至桐江栁渠與予分歸有訓乘舟返泰和明年九月東廓諸君將赴約予以外父大僕曾公十月歸窆擬畢事而行北來裴聞會解又明年春壽東廓出會語一册相示自卓峰瑤湖明水覺山獅泉少初咸齋諸君至

於蓮逝士友多所發明而龍溪條析詳甚余既卒業東廓笑曰冲玄之壁龍蛇縱橫而足跡不至諸君有舉火戲諸侯之誚子可無一言以相報乎時應酬紛拏未有以應既歸反覆諸君之教有不容於嘿〻者蓋辱提撕之惠甚久固不敢徒聽受而忘切磋也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虞廷所謂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換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今日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這意見是良知之賊于後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出頭便是認賊作子此

是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此八條之首亦自以爲第一義者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聰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卽天性矣嘗觀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睹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睹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睹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睹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凡吾之發見於外者卽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是雖至隱也而實莫見乎隱凡吾之彰顯於外者卽此未著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是雖至微也而實莫顯乎微君子可無戒慎恐懼哉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體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睹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嘗觀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嘗止非夫艮之能止其所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不失動靜之時者孰能與於此譬之遠歸

者返其故廬復其恒產自無蕩析離居之患徘徊逆旅之憂雖誘以向日之馳騖彼且謹避而不顧矣不亦無所遷而能定乎既能定矣則必垣墉之高祟扃鑰之深秘以保有其聚積不亦無所動而能靜乎既能靜矣則必飲食衎〻婦子嘻〻以畢遂其天性之眞樂不亦久於其道而能安乎既能安矣然後交鄰睦族布惠解紛則無不照用無不周以盡其才力之所能及不泛應曲當而能慮乎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則明德之謂也是故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之於定靜亦可也今曰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學而後致蓋必常定常靜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

亦必即其所未泯而益克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嘗觀大學之言致知亦有次第蓋以小人在閒居而爲不善也夫孰得而指議乎爲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也又烏可以譏譬乎及其見君子之時自有不免於厭然者既知所爲雖不善而吾實不可有也必從而揜覆之又知善雖未嘗爲而吾實不可無也必從而顯著之又知君子之不可誑恐其畢知吾之所爲將揜與著者皆無益也而自慚之若是者何哉以其本然之誠素根於中故一念之知暫形於外雖其斲喪之極亦有不可得而滅息者此君子所以謹其幽獨不敢以自欺也夫以小人之尤而其良知猶有存者若此而況於常人乎哉此先生所以喫緊爲人耳提面命之也雖然小人之見君子亦一時之感觸云爾自其閒居之爲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彼誠於中者果安在哉故謂良知爲端緒之發見可也未可即謂時〻能爲吾心之主宰也知此良知思以致之可也不容以言語解悟遂謂之爲自得也其曰意見爲害良知之

戥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以爲實際不知封閉本來生機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已而忽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即是良知之流行見即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帮補所謂冊府一粒點鉄成金又若恐人不知良知之妙當下具足而速之悟入者何其諷未一而勸者百也昔者三千之徒皆得聖人爲之依歸而夫子者固又誨人不倦矣然猶曰吾未見剛者未聞好學不知其人不可以語上是何難也今之學者幾何爲漆雕之知未信幾何爲曾點之能

進取幾何爲子貢之頴悟而性道難聞幾何爲仲弓之持敬而渣滓未化幾何爲參之聞一貫而即唯幾何爲回之見卓爾而喟然歎者乎以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矣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歛之猶恐弗定也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汪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㕥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廹以改過爲粘綴以

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譸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悍然而不顧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應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嘗觀大學言物與知自有先後葢有吾身之所接者皆謂之物則天下國家是也而身爲之本有其身斯有天下國家而本末形焉物之有則葢如此吾身之所爲者皆謂之事則齊治平是也而自修爲之始即其所修推之爲齊平治而始終具焉事

之有序葢如此誠知天下國家本於吾身而自修之不懈也而天下國家之事皆自此而推之則知所先後而能知本知本則知至矣夫處物之則本於吾身而知本之後物始得所大學之道不既明辨矣乎其曰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語雖殊而意相發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將謂物有本末者亦有別解歟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

無形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色即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聲即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質之龍溪未發之說則知之爲體葢自有在固不必若是之牽合也或曰緒山所言其諸先生萬物一體之義矣乎曰先生拔本塞源之論葢亦有爲言之也程子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葢以仁者之視其身也恒無以異於人之身而忘其情焉視聽言動雖出乎己實則未嘗有所與也其視夫人也亦無以異於己之身而同其情焉疾痛痾癢雖在乎人實則未始有所間也此其至虛之體私欲不留即前之所謂未發所謂天性所謂至善同出而異名焉耳求仁者存乎此也用之而行禹稷之所以胼胝而未嘗加也舍之而藏顏子之所以閉戶而未嘗損也大學者學此者也故在齊家則言好惡之不可少辟在治國則言藏身之不可不恕在天下則言上下前後左右之所惡勿施葢視其身者即所以視乎家視其家者即所以視乎國視其國者即所以視乎天下而天下國家之

於身雖有遠近大小之殊吾之所以處之者未嘗不一雖謂天下國家爲一身可也而豈必闘々然日以奔逐阿狗乎外而後謂之兩相成哉且立言有不易者不可以無慎如曰物莫非己雖無訓釋至意溢然從而易曰己莫非物則窒礙而不可訓矣今夫手足之爲一體此感彼應不言而喻者有號於人曰吾之手以足爲體吾之足以手爲體聞者有不以爲異乎哉一身之中手足頭目猶有尊卑扶傷持危急緩不爽而謂吾與人物渾然無別則執言之過也大學首言新民矣而厚薄之則未嘗不舉儒墨老釋之辨正在於此若夫比暱爲公而泯親々之殺掩飾爲愛而混尊賢之等衣冠言動之有違謂爲形跡之不校辭受取舍之無節而謂爲有無之相通斯又異端之所不屑憂昔君子宜曲爲之防矣而忍借之辭也哉近嘗因郭平川有問答以書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illegible]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葢指乍見之時未動於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葢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乎

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於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知。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也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眞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

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牿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意烏有不誠而亦何至如來教之云〻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已發謂離已發無所謂中也遂以見在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謂離常感無所謂寂也遂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己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嘗得烱〻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往〻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飮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亡本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亦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與人相近矣何必贅之

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龍溪聞之亦或以爲然否龍溪八條之末有云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腳根第一義淡是吾心之本體惟心體淡得下便無許多濃釅勞擾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以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此却與未發之說前後相應蓋眞自不睹不聞中立腳便一切世味染不上直從此路淡入庶可以語淡矣不肯悲覺速之已遲知悅言之非助毋危坐以嘿省

蓮簡出而息遊顧弱質早喪良時易失雖襟期之暫阻幸緒論有可紬疑問弗思恐乖師商論交之義輒緣述在附以折衷遊始夏中標爲篇目好者其必有貽也舉筆三年撫心一嘅念菴子書於止止所中

詩野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雜著

訓儉別盛範卿　別蕭子
與蓮大弟靜海別言　刻鄉約引
紀事　別陳子爲
攬鏡　圓答
諭俗（四條）　讒戒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六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訓儉別盛範卿

儀真盛範卿者余故交也嘉靖庚寅始通謁至己亥再見相信益篤遂與南遊全椒金陵返而余別北去範卿若不能舍則持其父儉菴像圖求言爲識範卿思亦儉之爲言也嗇在中而弗移乎其外者也人之儉於財也未嘗無飲食衣服之費也然而僅々求自保恒懼用之不及無以繼乎後也嗚呼何獨至於心而遺之範卿知謹身之畧矣儉言儉思儉視儉聽誠不忍役心於持形々勞而心逸多言不能動其虚爾文不能益其智長生不能奪其好盡倫不能伐其攻斯誠儉矣纘世德矣行始篤矣本末備矣余之交也非漫矣

別蕭子

余集先人己巳遺稾有挽蕭處士詩不知蕭爲誰氏欲問其行事無從也庚子余以罪廢將離京師適吾邑燕山蕭望瑞上疏述民艱爲當道所抑來訊歸期相對頃刻不得聞所疏何事亦不知爲誰氏子壬寅夏望瑞復有意如京師詣余質前所疏余力止之問其家世出挽冊相示先人詩在焉始知謁先人詩者其兄望應處士其考選貴也望應督賦至京師謁先人後三十四年望瑞又上疏至京師與余相見其意侃々與時不相下豈處士固有啓之者與先人棄余至今益已十年余奉遺訓周旋不能有所光顯撫手澤而長悲有深懼矣禮稱孝者能敬親之友由是言之余與望瑞其皆有責爾乎

與逯夫弟靜海別言

吾家十世以來皆食貧無有奇產仕者十餘輩皆業儒無有他途先大夫食祿十有三年無有厚藏遺子孫吾與汝失怙恃十有三年兢々自保無有妄取辱先世此汝所習聞與所共見者也吾不才不能委曲愛護汝續先大夫之業使以疾廢學又不能守先世之教使以例進力不足共稱貸以行寧負吾夙心而不欲拂汝之心者亦思隨器成就求補吾過焉耳今

將別以三事告汝〻不相背即此舉亦是出就外傳之義吾雖稱貸比於鬻産資遣夫復何悔不然吾過日益將無面目見先大夫於地下矣汝勉之夫保身擇術而節用此三者至道也害身莫甚於色其次莫如酒色慾聖人之所豫戒故曰不邇聲色又曰戒之在色夫有邇而能戒者人之百病起於精血妄施壽命短長嗣續盛衰皆係於此汝爲先大夫暮子吾與汝止二弱息毋檢先世手澤懼守者不效顧影孑然輙自寒心汝素有疾必能知畏勿損勿伐不俟盡言矣酒易令人沉溺其蕩情耗氣肆言失容爲害不減色慾吾歸田來歲嘗一醉皆由節令聚樂長者勸酬不覺過度既醒而悔至以死誓于先大夫之前此吾舊愆愼勿藉口自誤取敗況客處數千里外萬一疾作誰汝顧者無是二者耳目聰明血氣調暢勞役不損寒暑不侵丈夫事始可爲矣先大夫常引書以訓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朱子申之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自不容於不謹吾至今愧此數語飲食以節出入以時步履安詳談論僴嘿此皆不容不謹

處果能守此所謂保身即非徒養血肉之軀其於擇術思過半矣自古百工技藝以上未有無所業而遊食者士之擇術在於適道適道必先師友爲其漸染薫陶指引開發不至迷謬乖戾得免罪惡也大學賢士所聚今幸上有松溪巾石諸公爲之師下有四方英俊爲之友外有善山諸君子爲之保傅汝之所遭誠爲不偶但志意不專即有言不聞志意苟在則無往非教此顧所擇何如汝於諸師保凡事當守其規矩不可違犯有疑即稟其命令不可欺隱於諸友朋勿取昵於己者以爲益也言多箴戒勸勉能令吾有敬畏嚴憚之心皆成我者也勿指逆於己者以爲損也言多褻狎鄙薄能令吾有縱肆放弛之心即賊我者也以此推之博聞强識可以資吾之見聞苦行勵節可以堅吾之節操汝其事之若父兄浮華摇蕩者敬而遠之勿與親比寧失之固無失之和一或少防被之驅引如投陷阱更無出脫時矣可不畏哉友朋以道義往來自無酒食徵逐之擾其諸日用大要以澹泊貶損爲主汝居家頗能節儉但恐至此隨俗攺

念耳節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灾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況吾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矣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貪之廉恥不喪始名爲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爲同氣不忍之心乃吾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在州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殺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三事畢舉在身利身在家利家在天下利天下是乃吾家好子弟倒進豈能相免反是在身害身在家害家在天下害天下縱貴進大僚富兼巨室中人羞與伍辱莫甚矣況其祖考父兄乎吾躬行不逮於家庭無所感化徒勤齒頰於離別之際其責何逭詩曰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先大夫固無失德也爾勉之

刻鄉約引

有寇攘奸宄虞舜不能治華夏無牆壁薪木曾子不能反武城古今人情未甚遠也井田并而守望廢吏卒起而兵農分法常變矣情不變法即變終不容泯民散無紀或爲之戍鼓或爲之保甲變者名不變者法之餘意鄉約又其近也藍田而後祖述漸衆强半彌文然在吾鄉有五善利禦寇故衆樂從世家力鈞故專橫絕聽命於官故威難相假不攝訟故謗無由作事已而退各守常業故人莫擅功卒之大憝消外侮拒矜棘之呼顧忌而不敢逞殆又其近者歟正德己巳庚午之難亟矣非憲副泉南曾公隱智秘討莫與倡其始非前令王巖周公堅信力斷莫能保其終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謂二公者非耶仁人躡起相繼輔翼迄今垂五十年書一是守坐享成利法固有不容泯者類如此乙巳庚申再罹阻飢邇者郡邑復多警訊爰集衆思攷故補亡莫能原始蓋故老凋喪

久矣務文盟主得之旁搜慫徃詔來梓傳以永俾勸毋壞不獨因利導之抑亦廣議法者之咨詢也

紀事

泉南曾公名昂字光表爲御史以才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坐罷家居能以計已土賊之亂賊本大姓諸佃其酋兄弟數人膂力凶悍嘗陰結死黨掠境外久之爲主者所覺恐見除弑主而反自此白晝坐里門恣意屠磔持金帛乞哀乃得免正德己巳七月事也是時大倉玉巖周公廣令吉水有惠政會南贛流賊

破城郭順流下將入境吉水故無垣壁市井竄潰周沿門拜留民皆感戀來歸郡中自捄不暇無力他及遠近摧煽賊勢益張公所居竹山湖去賊半里許動息輒聞心患之一日特置酒設巨觥大臠延其酋數人上坐款飲諸酋驚且喜曰小人安得蒙此公詭訴曰吾與若相隣吾家故無有若輩所知惟二女未嫁然貧遣疏素不堪用也得容庇何幸諸酋即應聲諾曰大人厚意若此更復何慮鷄子豈食自窩雛耶公佯感激持巨觥起謝諸酋盡醉飽去不復以公爲意

踰年事稍間公乘婣友召集暮如白沙微服棹小艇詣縣扣縣門々者曰誰曰曾家遞書人門者入報召至衙周見公自來屏左右訝問故公曰事亟矣更不處吾鄉將無噍類公爲柰何周曰計將安出公曰賊無多皆挾大家諸佃壯聲勢易制爾乃出袖中小票數十則已區分九團名數與某家某人堪爲某團約長及委任點集防禦諸法且曰不如此賊黨不散不賴明府力主於上少假之權則約長畏禍孰敢出應即應命勢亦不行周瞿然曰是何言公以身家代吾

受敢不盡力乃手印判各票復指案上燭自矢曰此後物議不以任者有如此光公別周衙前潛放艇白沙明日返舍四遣人密召各大姓山中人授一票語之計即日九團各集諸佃自治嘗黨賊者多致死賊勢遂孤稍徙下區五里外於是諸士夫始出就儀賊亦漸除今所傳鄉約公手筆也其後謗騰于 朝謂公招鄉專制生殺臺諫將糾論之得周辨解乃已周尋擢御史以直諫謫再起歷江西憲使終刑部左侍郎行業著顯公雖以壽終然竟短後鄉人至今憐之

別陳子爲

博羅陳生子爲不遠數千里來學於余會留匡盧未返旅食以待茲旬有五日始相見於石蓮洞已而別友江上又旬日再見於熙成之堂與之語不三四日而生以弱軀痡炎暑孱然不能久留於三二日之間無有以益子爲以酬其數千里之勞雖有速化之術者亦莫之措況於余之不肖者哉將行子爲請所以別者則爲之曰人之強也以精力盛而其病也以精力衰聖賢必有高於己而大有爲於天下皆愛養乎此舍此固無復所謂學也自夫世俗之卑矜以技能軋以名利以眩毀譽使人疲精神竭智力強其所不可能而期其所難必傚々然取足於衆人耳口之間而忘其身之所在故有皓首奔走而不知倦疾苦呻吟而不知休者彼非不欲倦與休也爲其事未睹其效其心固不能一日安也嗟乎鈞是人也上之則配天地體萬物而次之則留俤緒垂令名此其建立不大哉顧乃枯落欝抑生爲負販之悲而沒無腐草之焜不亦可哀也乎子爲年已漸長而身復病其歸也

斂視聽崇簡嘿溫習其舊聞而薄視夫浮艷以求精力之稍裕其亦少有以異於世俗矣乎余方謝客閉關游神於無極之先而脫跡於壒埃之表聞子爲之居去羅浮兩舍而近倘精力有餘尚欲攬奇勝於四百峯頭歌扶桑之章徘徊鐵橋之上尋石翁之遺躅是時子爲其尚能相從否乎

攬鏡

閑時覽鑑々余之貌莫不變者昔皙而今黧昔肥而今瘠昔澤而今槁昔未鬚而今鬚已白蓋自頂踵無一不變獨余之寸心耿々猶壯時耳嗚呼人生一世百年爲期或壽或夭莫或知之奈何日遷而月化莫惜分陰之改移虛遲卅之華滋昔耆以衰頹懷初志之未遂恐日昃之披離悄獨嘿以自況張（悠々而凝思）

園苔

世每言稂莠荊棘害嘉種損美材故余在園見即誅之又從而根柢之蹊徑濯々矣園不加茂怪以問老圃老圃曰噫荒枝敗葉之未除也彼荒而敗者外強而燥能耗滋液邪側傾壓衆以見廼沾塗附影難爲

扶赦雨久腐浥侵淫氣脉故存之不爲益且夫不殺不生不虧不盈新者漸進故者必更以裕民用以章天刑故去之非不情若使美惡並蓄掎角相伏縱益以年不能蕃育君未甞其毒爾矣於是爪之剔之斧之劈之曾不逾旬月有華滋余曰信如老圃言世之形同類而貽其害者獨草木哉彼荊棘猥秀者蒙其名者也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徒以名焉者於圃且不可如世何

諭俗（四條）

凡人莫不自食其力皆以力之所及爲亨之厚薄未有飽食無所事々者若終日怠荒忘其本業不獨身為棄材殃咎亦至

居家宜厚於賓祭薄於自給却須量入爲出勿相競爲侈靡否則不至失所必致敗德然吝嗇過甚則怨惡隨之亦所不可

宗族隣里以謙和退讓爲尚不可校量是非久之情意浹洽爭訟自解葢今人小不能忍一言之間遂欲求直報復相尋畢竟何益

訓子弟教詩書守道理爲第一事不得假之聲勢誘以利欲葢年少習慣成性既長變化甚難此係家道興衰不可不慎

譏戒

譏與於人色變於面相者知之而已不知得食於晝夢見於夜占者知之而已不知或在千里之外或在旬月之後然則人已一物也晝夜一氣也君子由是知感無遠近不敢入僞心命無小大不可庸智計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論

異端論上　異端論中
異端論下　宗論上
宗論中　宗論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七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巘）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異端論上

昔者夫子自叙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能立寧復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謂理之是非曉然在人心者也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辯吾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俟乎比擬校量推測億度之勞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不曰異端異端及考其故則棄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顧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則是二者決非端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萼也於種辯矣如使桃種而李萼

人競不以爲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眞承傳之流弊非實然也而善於融會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爲兼收而不害者葢欒其簡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托名教而內實決裂以從已問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葢高明之士之所喜趍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習其嘗談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爲病而不爲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爲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與死也縱横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濛爲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論所遽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葢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棄倫理遺事物爲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不惑夫子所以獨覺其進也

異端論中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爲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明不行可也比其等於賢智之過不已甚乎已而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智又何與卑近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即所謂道而索隱行怪固其所必弗爲者乎夫子之道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爲之也夫惟嘗若未能也是故言不敢盡其有餘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葢其視已果無以甚異於愚與不肖其相異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爲五濁而讚自性本覺圓融淨妙至爲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夫獨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衆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冤親恩仇

平〻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己溺之由己饑之然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體行于布施又何急乎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大遠即不敢矯強爲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而至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履卑崇効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根于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輕爲難能而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知能求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非大智慧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祗畏之眞一無所動搖之中庸非過與卿雲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養生之常固無踰于風雨也玉髓赤芝非不異也而不可以療饑療饑之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災數日而無五穀則餓數十年而甘露不零赤芝不擢人不爲病是故隆古之治奇衺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釋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爲大公佛爲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己誠大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言之僞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易指高明之病難攻自非聖人孰知賢智之爲過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述於後世而莫與擇者謂其彌近亂眞似是而非故也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齊一變至於魯〻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鬬喜殺淫湎貪盗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潛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廻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爲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髡緇遊

慮以和其俗爲之偈咒讚唄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爲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葢謂其不以刑憲法制而人自不亂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韜巾而裘輙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讒說殄行寇攘奸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嘿無爲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

間不亦謬乎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世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哺也訶禁提撕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治〻後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則然守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爲之也雖然學吾儒者亦有異端否乎其或近於楊墨釋老抑亦楊墨釋老固有恥而不爲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墨釋老之獨非雖然孟氏不云乎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儒者之學固治中國之繩墨也又曰伯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言繩墨誠審又其所已試也嗚呼彼於夷尹猶有辨矣況又出於異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見斥於孟氏者幾希斥於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也嗚呼此學術是非所以必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宗論上

余讀宋濮王典禮乃知載籍能惑人也當是時言禮之臣皆賢智其發明宗法與爲後之義可謂切至矣然攷其事不合按其義未盡豈因襲者其入久師承者其守專附和者其言辯卒無以自解哉學者以其言本三禮又訂於伊川之疏遂爲百世不易至論不復詳考本末同異余恐將來之誤不特一濮議也乃著論俟君子斷焉

按宗法載在小記大傳其言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〻君位也葢言諸侯絶宗不可與族人

尚也是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矣又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々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葢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徙之諸侯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

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此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禰之至於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于下宗者小故曰此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知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其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葢言諸侯之適世居君位而世々

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子爲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爲大宗々其庶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者也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是謂有無宗而亦莫之宗嫡庶惟一者無羣公子也已無宗亦莫爲人宗多嫡與庶即所謂以其庶宗其嫡乃公子宗法之正也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

下無宗法又可知矣葢天子諸侯者統夫人者也非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刑不上大夫而後豫制之以禮故曰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古制廢貴賤殊勢宗法不可復行矣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入繼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爲後之義也於乎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必由此也夫葢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爲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々之葢言

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爲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愼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則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爲所後之祖父母妻々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類至義之盡也齊衰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持重大宗者降所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上卑者尊統於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

也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比君之義故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兩得者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々大宗也蓋懼昧爲後之義亂父子之服故申言以別之是知爲後止於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無後者有祔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凡一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凡幾必大宗而始成此服則知非爲後者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而期也必爲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以類推也曰矣是何也天子諸侯無降服則知無爲後者也天子諸侯之禮也有子則繼無子則及其公子各有大小宗而不比於別子之祖其死也公子祔於公子而不各爲廟蓋以序或相及必至奪宗故也故當其及也則公子之長子亦當承之何必拘於支子乎其不及也則雖庶不得以干嫡何至擇於同宗乎不著其服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則魯之閔僖是也夫閔僖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

已若父子況爲伯叔姪者哉又況爲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爲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辭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爲後則又其微也先王之爲政也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徙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曰喪有無後無々主有主則不必後此聖人之責實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強以大宗推之持重比於爲君而父

母降服比於族人之不敢以戚也止矣族人不敢戚君〻未始即没其名而今之爲後者遽改父母之名其義也何居且擇後於同宗亦不必皆伯叔姪也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裁禮不如是之舛且背也此亦不詳考之過也

宗論中

大宗有爲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丧也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月算者服之月數也邦

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喪丈夫婦人皆齊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邦人是自三月至于期合親疏而皆以齊衰服之雖大夫之期不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爲國君畿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而已邦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君道故比其義也何謂義尊統是也天子國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統者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統於下是也小宗子之丧也父爲之三年曰繼吾祖也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非獨避大宗也其統小義故微也故大宗立後所以收族也收族所以尊祖也尊祖者不敢以先祖之遺逮於刑戮故抗宗法治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爲所後尊服齊衰加而斬三月進于三年尊之至也族人有支子不敢得而私焉曰是吾先祖之所托非吾所獨尊也有宗而後族可收宗廟可嚴是吾考吾祖吾曾吾高皆從此而有托吾何愛焉故爲人後者不言所後父雷氏

之言曰其所後或祖或曾或高未可豫定故闕之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爲後者獨爲彼乎哉蓋其祖也爲其祖故所後不得以爲子而已亦不得斬於父是乃至公之心聖人所自裁者也小宗無爲後也勢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易無復續矣其族統於大宗而其親分於四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又何後之有其爲大夫士者則爲之置後置後者暫假以行大夫士之禮蓋主其喪者也其無爵也男主同姓女主異姓則皆其親也其廟也繼高者絶繼曾者得

主之矣繼曾者絶繼祖者得主之矣繼祖者絶繼禰者得主之矣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則皆其祖也舍是而必於爲後則是專其貨財處其宮室而以爲己私有識者必所深耻而不爲而庶子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覬覦而幸其禍及是開自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可以爲訓哉故曰小宗無後者當絶非聖人之忍也勢也天子諸侯不言後則又其重者也天子者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者禀天子命而致之國人故繼天而爲子者謂之天子諸侯

尊王而爲之臣則皆王臣非祖所獨專者也故曰公子之公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々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夫公孫非自絶於公子也以其有所禀命非公子所獨專也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言禀命之重無弗斬焉者矣周之郊也以稷配而明堂以文王不專於祖父何也以其奉天故先尊而後親也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祭有天命而後先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崩薨者有世及而無爲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

宗之後必擇支子固不奪人之宗又以育賢也先君之繼必順統序固不逆天之倫亦以防亂也此其說不可得而同者也宗子殤而死庶子弗爲後葢代其宗不成其廟也非殤則擇之族人故宗子之後無兄弟及兄弟是殤之矣而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殤事先君乎此其說不可得而通者也事以先君則先君后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昆弟無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私恥辱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己之父母享其尊

養而不易其封受之先君非己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又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何不以大夫葬也重先君之命不忍死其親也其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亦不可瀆於廟不可齒於先君之親此會通之宜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自夫昧於宗統者既陷君於奪親昧於世統者復陷君以干正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爲固僻難繼之說則世儒之陋載籍之繁啟之也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嗚呼彼固附於上下矣而卒以

陷君則又何說哉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宗論下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修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風氣醇穆靈哲藂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建封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三廟設壇墠得于祫祭有圭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嚴禮

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故名之宗子而族人莫不聽焉朞功以下莫敢戚焉此名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籍也載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事即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紈袴之後同於隸廝至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亾其或懷賄敗官又皆怙惡汙俗其身之不自淑而又皇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傲化奢麗萬世同流蓋自成周之時有然其不至陵蕩者維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授其文成均養其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罹刑王曰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于甸人此豫道諭而防禁之故其教易尊而後爵可命也及其風俗既成耳目不雜則蒸漬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僭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國不乏人如魯之孟獻晉之子犯齊之平仲鄭之子產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敖何易哉是皆禮教之效也漢承秦制郡縣破滅世家二千石皆以錮治彊宗豪右爲政又懼其勢未易

解也遷其宗于近郊以離貳之於是景屈諸田之族皆爲關內編氓不得復續其世業其後經術盛而禮教衰功利熾而爭奪起淮南七國連從以畔而功臣得侯封者不數傳皆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所親治猶且爾況令其分土得專制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夫人之爲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矣古之選士不於商賈爲所計者卑而所存者薄志分則業不精力劬則慮不遠故爲善者貴有賴也三代之制必有夫田分業定衣食足然後責其不肯雖

有非僻之心不敢肆矣夫襃殄不至父子不能保其親況衆人乎是故行刼起于攘伐攘伐起于聚積聚積起于慮不足無不足則亂國之民可使由禮今士師非不尊也象魏憲典非不異也榜掠笞黥刀質熸剔之器非不慘且毒也卒不能使游食者外無異謀乃欲假服制聯親屬抗宗法以復古道豈不謬哉此其不可行者三也於勢稍順而分得爲者惟藩封與勳戚近之然所存者勢而已非其要也將欲維持族類以附于小宗其爲說亦有三尊〻老〻賢〻惟所

遇焉斯可也視其族行輩長者得主之斯尊〻矣無已行卑而年高者得主之斯老〻矣無已而德誼足稱年行雖卑亦得主之斯賢〻矣此宗法之變也宗法變爲後之義亦變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世儒兩考之嫌必是之取矣雖然得其常則父母一不得其常則父三而母八獨兩考哉彼其實固未變也詩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葢言恩也是故一者指所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

民之宜也禮斬衰曰慈母何也子夏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生養之死喪之皆得如母貴父命也是故慈母之名本於父命非其生之謂也情也無子而後人之子其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若子然將不得比附矣乎附其列矣其於所後雖父母名之可也此載之律令聖人所不遺也既死而人爲之後比於置後執其喪奉其祭事其親屬而不得以父母名之則猶行古之道可也今之民散久矣各私所有而莫與相謀惟

有後則攘伐之奸不作斯固所謂民之宜也與民宜之聖人亦安得而遺之嗚呼此固古今之辯也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銓著

别朱子韶語
别宋陽山語
别麥海樓語
别陳雨亭語
别蕭曰階語
别周少魯語
别沈萬川語
書克齋卷
書黄謙甫卷
書退省卷
書龍華會語後
書馬鍾陽卷
書蕭天寵卷
書周子仁卷
書劉靜之卷
書王龍溪卷
書胡正甫冊
書王有訓扇
書門人扇二首
書胡正甫扇二首
書萬曰忠扇二條
示王有訓
悟言
日札二條
艮齋贅答
示楊生二條
閒書
書壁五首
示後生一條
寐言十四條
垂虹巖說靜
荅復古問

先生文集卷之八

族姪孫復晋男士（瓚獻）重梓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銓著

别朱子韶語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體莫非己也識得是己敢自賤其身哉戒慎恐懼而惟恐或入於非僻豈曰自成亦所以成物以一身而爲天地萬物成敗不已大乎夫是之謂大人今世儒生學士舍射策無所用其力矣即有知者不過談說理道其致身固不若射策之篤且精也故進不足以達志退不足以自庇其身詰之則曰吾率其常不敢以自異也夫射策小藝也猶且疲心思窮年歲求而不獲不憚勞也至於改過從義於子臣弟友之間求庸言庸德之必謹者夫子所未能而憂其弗踐其志者也固以爲尋常易之此義弗明天下將何賴焉朱子子

韶質甚篤厚與余會者數四心頗愛之愛之而弗以善告姑息也非子韶所望於余者也

別宋陽山語

今之談學者多認良知大淺。而言致良知大易。蓋良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虛體而後有知是知非之流行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為良既不免於浮漫而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虛體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知是知非愚

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々以至燎原其蘊積爇焫賡續廣太必有次第而顧持星々自足措之於用可不可耶故吾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為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虛體故也今使人順知是知非之發而一無所存是取足於星々之譬有不燼滅者乎欲燎原者必能存乎虛體如赤子然無以人為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於夫婦之愚至其堅凝不搖洞徹無蔽則與愚夫愚婦天淵過殊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同一揖遜也有矯媚者有用情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揖遜而以矯媚為用情時々有之不自知也同一交際也有貪黷者有誠享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交際而以貪黷為誠享時々有之不自知也豈惟不知又從而掩覆之其甚焉者又將以不事掩覆為直遂為任性而良知之發蓋無幾矣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懼其易失而務有所存故懇切若是也今曰良知萬古不息自不能泯吾特依之而

已其有所存照有所收攝皆為未悟良知真體而然然則聖人之兢々業々果何謂耶豈亦未悟良知耶侍御陽山宋君將如京師以書別予深病近之談學者紛紜於異同之辨以為未有契於良知也已而送之同江誦予所聞君不鄙令遂書之予聞良知最久而從事不力固嘗苦於身病非敢藥人之病也君尚以瞑眩而投予哉

別凌海樓語

嘉靖己亥予訪東城林子海陵林子不予鄙攜其門

人與士友數十人胥來問學幾日乃去又明年林子卒京師而予已歸田毎憶往事未嘗不有感於存亾離索之故自考所學又未嘗不有愧於今昔玩愒之久也甲寅海樓凌君來爲永豐始至有聲問其鄉出東城之門爲之色喜明年會于玄潭以事東城者事予爲之憮然當與林子論學時年壯而氣盛又竊有四方之志於學問所操不切〻然獨議論同異未忘於心今冬遊記中可考也十餘年來變故之更涉憂患之摧剥意見消而鋭失露回視往事有不可復追

之悔海樓在永豐潔已奉公惟恐事有累於吾民而調停劑量可否之間又皆曲盡其道予方仰羨而海樓以予一日之年屈身而事之不已過乎海樓滿考內召且至瀕行別予不相値念其勤懇不可虛也則謂之曰君知聖人之學亦由海樓之治永豐乎夫心本無事而常定者也有物累之動斯多危譬之於民征斂急而刑罰暴反側頑獷不易馴也先之以虛中毋以世之可歆羡者雜乎視聽櫂其累之也無累則心存矣心存不能以不應〻不善者中弗虛也酬世

原缺

[illegible]

踰年就倣廬問學焉其志駸〻聖賢之域其氣斂靜能謙以處人稟受則皆雙翁先生之旨余無能相益也四年辛酉夏六月會閩寇數千人突入境聚散倏忽叵測旣畢力防禦是月十八日廹城下君親冒矢石乘埤垣督戰守六晝夜不懈寇不得間退如峽又三日而君且內　召永豐之人旣素倚君會初出之水火而登袵席遽奪以益去則相率攀戀以益已又自知勢不可已而期不容緩也則携老幼擁車灑泣步而隨舟者葢若干人君過同江道路戒嚴遣尺書

問學焉余告之曰君知禦寇乎其知學矣當寇之突入而廹於城也使兵不素練器不素具計不素定其能猝應否乎卽猝應其能必勝否乎是故制治未亂若聖王之道也養於未發禁於未然者聖人之學也終日欽〻有若對敵名將之烈勳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君子之集義也當君在嚴城中日無汎視耳無雜聽卽有奇現之觀詭異之好莫或干之何則吾所重者有在故也學之於道也亦若是知有所重精神心思凝結專一妙通兒神無弗勝焉已君今去嚴城

拜寵命自此陟崇據顯不啻脫幽圄而入層霄也雖然君其毋忽永豐乎傳有之素位而行無入弗得即有於天下非猝應不之辦蓋言學也素非必勝不足以言得非在嚴城不足以顯悠々之情能知悠々之非素則精神心思之用君所自試於永豐者余言猶有所不逮也而又何以相益乎哉

別蕭曰階語

嘉靖壬戌七月潮陽蕭曰階返自南宮過同江來謁予方閉戶會鄉人言版籍事於是曰階留且再月相對語學之日可數也將歸請曰始端升就外傅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願汝講學世之講學者皆可知也吾願汝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升不敢忽先生何以教之以庶幾不辱予告之曰而翁其務實者乎雖然世稱十分好人孰與孔子孔子言正其心矣不言立好心言斂於事矣不言行好事此其故何也自呼吸之頃以至於終身何莫非心自動靜之常以達之天下何莫非事立心行事之過與惡可指矣無少過與惡者順其常安得舉其一二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舉以爲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相襲而遽有也是故理無定在欲事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善々無常主欲心之好者莫若求其學之專時々不昧此心之靈是謂立好心時々不昧此心之靈以應乎事是謂行好事以此不昧者勉之己亦以此淑之人是謂做好人未嘗張講學之名亦未嘗嫌其名是謂眞不辱惟學之專斯務實矣曰階唯然識其言而別

別周少魯語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一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由人識取

別沈萬川語

唐虞之時只是安汝止工夫心有常止不易動搖此便是眞收斂處何等簡易後世全向動中分散只知向外尋求議論多而學忽矣

書克齋卷

余嘗讀先儒言謂人常不忘有我意衣曰我衣食曰我食日用諸事莫不皆認爲我當時謂此語似粗學之即易辨耳及今十有五年始知此語甚精要甚周悉孔子告顏淵克己一言最盡始舉日用言之視人衣食甘美與粗糲直過目前曾不足以繫念一涉在身顧惜厭惡頓殊至於田廬諸物莫不類此使其在身猶視他人則觸處平鋪無復蹊界萬物一體眞即此在矣程子有言將此身在天地萬物間一例看大

小大快活此端緒甚微意念纔起便落舊習與之相穩不復辨別旋復增加猶自諭理論欲論克治工夫此與盲人抵掌而談方輿者何異司徒勾曲王先生有味於克己之義常以克名齋與先生論其義者甚衆余覩而省發深媿自治不勇十有五年猶未能會悟先儒之至訓因書就正亦且以爲久要

書黃謙甫卷

謙甫別四年再見見而各計其歲之所獲惘然不能自釋也將別求所以語之者余初學農始以農喻農之耕也計歲而獲者也一失歲則皇皇焉無所於之矧於再歲而又倍之者耶彼誠計衣食於軀命之戚也失歲矣而無所戚則必有他望可知今與謙甫別四年而無所獲然又無所於戚與戚矣而不至於皇皇焉無所之則性命之所寓者其亦有在乎而人莫能與知也行且察之異時再見其無若今日之（虛腹矣哉）

書退省卷

晴川先生書曰學當求病痛所在而砭箴之想更得力或謂聖人教人只是直示本體未嘗說及病痛不

知參魯柴愚非各人所受之病耶洪先聞之悚然徵受及讀先生謂弟洗心者有曰退而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果能皆得其正而不失其本體之明矣乎洪先反覆慮之是凡爲學者務求得乎其正以不失乎其明者乃吾之明善以誠身如是而不能盡然皆病痛之所在也即從而夬去之然後有以復其本體此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者也夫人固未有無病者然未知本體則亦未能辨病痛之所在未知復本體則亦未能望病痛之必去譬之於行趨家者其主也辨岐

惡其有與家相遠者也譬之於禮樂養生者其主也治病去其與生相戕者也一也良知在人宜無不自知者然言說之偏亦足以眩心而淆性非時々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固未有能明善者夫未知孰善安從固執未知所執失得奚辨蓋不深求之隱微而止出入於一是一非不免展轉相尋而未得乎本體之明雖曰去病實不離乎念慮纏繞雖暫止息於驟發之時而未能斷於未萌之始固非謂本體易復欲事去病亦非謂不問元氣漫求去病者也未知先生之

意謂之若何洗心君試爲問之并俟面究

書龍華會語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而後別將別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爲久要先生於是追錄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傳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册之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々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疑矣安用贅哉普自病貧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々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以探千古不傳之微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辨釋得去亦與自己無干當下循省不爲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々斷絕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々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

峻極爲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雖屬作用却又原無物謂之靜動無端無二物也常存此覺不得有混是謂戒愼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從義錯後自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人未有能出脫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出脫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爲世人之患歟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亦自覺之又從而去

之而欲竟不盡出脫然則所謂德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試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爲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咀其眞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出脫於是覩君之銳志誠當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語復之俟君出脫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君以爲何如

書馬鍾陽卷

余去歲走匡廬冒暑歸鍾陽馬君將期會南浦風便舟駛不竟初盟踰月以是卷索余近作久之未暇執筆今夏復入天池往來海上每瞻棠樹輙動依々抵舍覽卷勃然興懷方擬之辭而君山東之報至矣回憶初盟翻成別調豈非數耶君書扎往來未嘗不學學以躬行爲先以寡欲爲要尤以空言少信爲深耻聞其人即欲痛絕嚴拒不少假以辭色往々以余之不擇爲嘆其居官謹於持法敏於集事而厚於用情雖未嘗皦々炫暴而聲問四馳官至右轄尊榮矣聞其家朽椽敗瓦歲入不足以自給閭之士論以爲稱首嗚呼使講學者皆如君其尚有遺議以病吾黨者乎今且別矣切磋既未可期則將何以爲贈聞之古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然不復萌動焉爾矣。吾心固不能以無欲也防之而使不復則亦未有自然廓清之期如是而學猶之聚兵峙糧以冀寇之不我侵比於無備者遠矣彼寇猶與我相持非所謂儆戒無虞也善爲治者保無虞。善

寡欲者保無欲。無欲者吾心之眞體。天下無以尚之者也。辯乎此而順以存之虛以養之譬之於民畊田鑿井養生送死以各遂其有生之樂如是四境之內皆吾之赤子弧矢之利皆所以自守也誰爲寇我所謂天下歸仁雖有萌動焉者寡矣人是之謂寡欲率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也推是寡欲者以加之民是美政也夫是之謂聖學生有悟於此而愧未之能行君有其具得其端在致其精而已矣敢述以請若謂心無々欲之體而以理欲交雜爲疑則至善終

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顧難爲功此則存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劉君孳〻然問於不肖有不聽然於是者乎深山寡侶足音跫然輒有喜心況此學蕪昧久矣他日窺測稍真而君之造詣日粹使生動色於足音則斯卷也未必非左劵也

書蕭天寵卷

泰和蕭子天寵在門十年延而玄潭青原雲津之會遠而芝城象山江都之遊無弗得從四方君子切劘之訓婣友交遊問難之詳無弗得聞婚喪勸相繁瑣

之節田廬盈縮棄置之宜無弗得與予之弗能無天寵猶天寵不欲與予相失也天寵始讀儒書即治明法科在官未幾條出代遂得入銓司待次踰期矣猶不往一日問故天寵面有慚色俯首對曰隆佑幼孤懼無以自立求爲明法苟活於庸人不知其不足爲也入夫子之門而後知吾之大吾方愧悔不暇又何往焉且縱往得官不過効奔走甘呵喝忍賤辱以贅升斗耳世之必不相容與力之必不爲知之審其孰與二三子者從夫子之後徜徉長林大谷之中諷誦夙昔所聞以反之身求少自得以報夫子不愈於伈伈俔〻者哉應之曰予以明法非道耶亦爲明法者非道耶抑亦視明法者爲非道耶聖人之治世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濟府史十視　六官百執事特勞者耳必其簡而佚者乃得爲道將委吏乘田無聖人耶且其人固皆道藝之選今之明法責在弗選非其人之罪也而之所謂庸人者何似非指小用其心者耶此無係於位之上下小大也知吾心之大矣能反之身則宇宙之維持豈不勝夫山林之觀躬行之容實

豈不過於談論之雅庶府之出納民物之利害豈不廣於室家之務儒者之事主於用世而不聞吾與道林論大學者語耶天寵肅〻色稍解踰年北行別予石蓮洞中曰今與夫子相失矣不知幾歲年矣夫子忍無言乎應之曰向知用其心無以庸人之小者離乎其間其職之冗也則猶助吾同江之役也其職之簡也則猶共吾石蓮之居也又何言乎天寵聞之色悠然顧洞徘徊久乃去

書周子仁卷

今之學者只有切己收歛務行實事以敦本質一切乞言請益諸件諸皆削除庶幾有裨於世教葢凡內不足然後有所藉於外此誠僞之辨也周子仁往來三至蓮洞而茲來却索言以別予禁弗與臨行若廼謾書夜坐詩以應俾能靜坐收歛將來必以此紙爲贅矣而況容喙耶

書劉靜之卷

同年見川劉君携其子靜之造予廬令執弟子禮且求有以教之因語靜之曰而年十八舉鄉試莫不榮

其利達矣而翁命而專學之意何居乎人之舉鄉試者莫不榮其行且仕矣亦知仕者固有萬世之業否乎昔者聖賢之視天下咸若手足骨肉之親而凡天下之與吾交實鈞疾痛痾癢之愛葢出於不忍人之本心怵惕惻隱隨感自然非有所強而加之也志苟得行矣一邑一郡即蒙其澤幸而大行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人日遷善而不自知未嘗施其勞也志不得行修其身以淑人孝弟忠信舉世且儀型之不幸而極於拂逆困否若匡之圍涪之放有言不信窮之宍矣然後獨善其身無敢他與然夫子在陳猶念吾黨小子曰歸歟歸歟至於卒老于行顧曰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葢必如此而後天地始有所賴以遂生成之德而不至於大亂此聖賢之道之大所以異於老佛二氏者以其通天下爲一身不以一身自私故也彼自食其力安匹夫之貧各守所長全曲士之節非不善也而不可以及遠自孔孟以後千餘年是道或隱或見若有待乎其人嗚呼茲非萬世之業哉故自念慮事爲必致其精而不止於考文字譬良工

之善利器自飲食男女必防其肆而不止於臨財利譬行旅之保斧資程課試之文猶古者之羔雉修辭以厚誠端嚴謹之操猶處子之晃纓表志以示信欲有爲於天下必先求備於吾身愛惜吾身將收大效於天下此學者所有事也信及此者措父母遺體於古人不之信者墜造化靈氣於腐穢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此道晦人自各私斯民無所於歸命吾嘗以語同志而自反不肖甚慚於斯言靜之爲吾齋王公外孫其善源有自又自幼不出而翁之庭無異

壬戌一五六二年
念菴五十九歲

見雜習撓其中聞斯言能慨然否今赴南宮將盡友天下士其知持此辨品類否白沙先生與友人云諸君急於入試區々迂濶之論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視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嗚呼靜之無以予之不肖遂負而翁命學之意哉

書王龍溪卷

王龍溪君有丈夫子三人長曰應禛字以允成言成禋而禛于周也次曰應祥字以允和言和氣能致祥也又次曰應吉字以允修言修之吉者君子也君之

望其子也可謂至矣壬戌之冬至吉水訪予松原將別曰何以誨吾子於是道三子性行甚悉且留一卷索書俾識不忘予嘗誨吾子而有懼矣每誨子以道也輒思曰吾之誨子如此吾果有諸身否乎則又惕然嘿然不能竟其語今告三子何以哉憶壬辰歲與君處君是時孳々然神不外馳惟道之求汎觀海內未見與君並者遂託以身不之疑今三十年君益自信以爲無所事爲學于孔孟之教不啻若浼已者而惟老莊之是據然則君之誨三子豈可量哉爲之踟躕久之君之言曰允成和厚而牽於情牽情者近柔矣允和斷而長于才多才者近剛矣允修介守而志于古闊々乎以之上進其可語也愚惟君之處家必有道以爲諸子法身能確可以起柔身能忘欲可以用剛身能以聖爲則可以考千古而不謬審如是卽無望于三子三子者其能已諸夫身教者上言教者下徵人之言又其下矣君試思之謂之何如

書胡正甫册

泰和胡子正甫之在山也與王子有訓歐子文朝爲

莫逆既自常德僉憲擢四川參議奉母南歸將獨身以往則約有訓文朝聚松原證所學至則與居蓮洞盡出所長相正將別復聚松原共求爲久要者是時正甫見松原志晤有收斂靜定語稍有難色予曰予之收斂靜定非外事物酬應也自身驗之愈收斂愈周徧稍不靜定卽作用不切蓋直信此路時々可用蓋實說也正甫唯之已而正甫曰志晤中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心卽堯舜心必指無三念者言之未可盡廢言也予曰予謂堯舜有是心而不起三念者兢業

爲之也但言心體而不言工夫將工夫何在乎正甫嘿然益言有未盡也未幾正甫將如蜀有訓文靭與王子信卿持一冊願書之以益正甫予惟正甫所見甚至與論宋學則首明道而疑濂溪論良知則謂學者過自信而輕外物居今之世求此語無聞此語信之不疑尤不易也有訓思所以益何哉亦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澇不執無一刻之間時〻覿體相對是謂之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未盡是謂之見〻與實非實用力者不能辨在余皆所不免然非正甫莫可語進也予是卽所言書之以贈正甫正甫自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

書王有訓扇

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斯言也合內外該動靜兼巨細貫終始而一之者也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〻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有訓勉之

書門人扇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先生曰戒愼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此爲矜持大拘廹者言乃捄病之藥無病則此藥不應遽拈平生不就自身緊切處用功而爲多言所轉垂老無成正當爲戒

白沙先生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于千休之中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落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眞念苟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

書胡正甫扇

區〻初及第謁見呉之莊渠魏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必不以一第爲榮嘿坐終日絕口不言利達事私心爲之悚然此生雖未敢汲〻於名位以負知己今回視之此身承當此言煞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卽忩名位忩名位卽忩世界能忩世界始是千古眞正英雄始作得千古眞正事業炫才能技藝以規時好視

此路益背馳也不知吾正甫自謂如何

始聞正甫進士報喜甚意正甫耿々欲有爲得此階級將來可展布若夫世俗所競皆在身家起念區々不以此自待亦不以此待正甫正甫亦不以此自待也然在身家起念眞爲世道與不爲世道此邦即正甫亦未易辨吾見談學者矣往々藉口於道理而誠心實意各有所在他人如見肺肝而終身不悟何哉正甫其免夫

書萬曰忠扇二條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眞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下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淸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示王有訓

烏乎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知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愼稍縱即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懼歟可不省歟王生有訓求書警語宜事於此

悟言

或有問曰昔也吾有會於聖賢之言視其言也若爲豫設而無庸擇也則又有惑焉若曰胡爲言不盡若

是而使予孳々矣乎已而意解失其所以然則又以爲凡其有言未嘗不予會而自滋惑也若是者何哉應之曰奚獨於言云爾也醫之爲方也凉苦溫辛歛發補洩無一不備而不限人以一劑圖之於方隅也衺險行直遐邇委僻無一不載而不示人以一塗何則藥以愈病非可逆料問道適途視力之所至病去道通昔所言者非贅則妥無復用之矣學者於聖賢之言亦猶是也謂可棄歟或有以中人之所蔽謂可擇歟或不可以周吾之所求即其言之未盡也吾心

得焉則是吾後聖賢而足之言也其已盡也吾心或焉則是聖賢先吾而詬之言也故子貢之懼不言固不可公都之疑好辯亦不可楊子之折滑亂尤不可彼有所待焉者也求之自有之中得之未發之先而遇於相忿之後當其忿也不知其言之在我耶在彼耶可謂似矣是故未至是而揣者謂之億至是而執者謂之見億與見免者其鮮乎異端者見之謂也故聖賢之言廣大弗遺變動不居惟其不居非積至而悟不可得而據異端之言專而可守徑而易入惟其

易入故人咸樂而趨之偏門速効一隅小技亦猶是也彼沾々爲知硜々爲行炎々爲言者亦有所會矣其謂予何哉子愼無多問

日扎二條

在復古書院當大衆中忽省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已着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瀏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々刻々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工夫方是立命此意須常提醒不爾又只一時意氣與瘵也

觸之不怒則驚之不懼投之不好則失之不憂斯須之剛終身之防也堅者守瑕者攻

艮齋贊荅

艮之象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與言不相入也內與外不相入非內自固客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客也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易動不容執者惟背爲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無所入者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

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戴君伯常書來曰吾少也學于龍山楚望臺以爲生已矣安能如古人執陞梱自效以不辱先君子之教乎其後攀附鞏轂以來猶以楚望名吾齋懼忿也比數十年宿衞周廬得列下士思爲臣止敬之義朝夕惴々焉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艮名吾齋以庶幾知止不殆其亦可以無咎矣乎往見雙江聶公稱其門有善問者每談周易諸書即劄記其所言以傳意者其即伯

常乎如是則民之義蓄習聞之奚俟余言而凡言之具不可及者雖思索推求無益也如是則又奚獨於公乎使公能言其形似而伯常又即劄記之以傳是輔與頰舌之象非背之象也姑寓問之

示楊生二條

楊生某來自宜春問學於余而多文墨之好謂之曰此余之夙證也當少年時精神無所收拾逐物移好今衰矣一藝無所成名始知悔焉即使藝有成於吾衰何補哉夫玩物喪志自養德言之養身在其中矣

神不兩用物不兩大吾與若皆病身也而方逐々可無懼哉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聖學全功也不睹不聞心之體戒懼以存之此心常止而物莫能亂率性之道出矣止者中也道出而和達焉天地萬物莫之違聖矣乎然戒懼未嘗已也今言良知者多忽致知之功而輕於作用豈未之思乎

閒書

年少精力絕盛足以有爲却爲血氣奔騰東馳西鶩未能降伏得下及更歷之久百念漸灰方有把持之計而志慮衰頹日月促迫有不及之嘆夫復何益後之友朋宜以余爲戒也人生有知不能無欲々不得其道始流於惡然自古賢聖未有不由嗜好淡泊用度簡省而能有成者濂溪攝洪州時偶病危衆視其篋中無一長物無欲之學固如此今欲師賢聖而又雜以世俗之見豈容兩得哉

書壁五首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

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視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故知道者不以事役形不以形役心其視頃刻也亦若萬古

惠廸必吉是謂降祥從逆必凶是謂降殃一念之正和風慶雲一念之邪迅雷風烈祥與殃也孰甚

欲威下先反身欲保族先盡倫情不可徑恩不可狎無居贏利無昵私好則家治矣

嗜欲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後過厚藏者蓄憂惟知施則富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

示後生二條

人年少氣鋭於進莫不思有所倣効向往故辨别路頭爲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爲主終身不得出脫其俗好淺薄容易逐聲勢爲進退稍不覺察賺入其中結果只成俗態殊可鄙厭謹交游擇見聞是辨路頭實事路頭既定人品從此懸絶

衣服飲食之間雖日用小節目却關係心術不細好馳騁便落俗見務朴實便近天常食色固是至性然不可無檢制故曰節性惟日其邁節是不敢任情自遂之謂天性在人猶金出礦不經火候煆煉終不成器使用不得至性亦然故節嗇一着乃煆煉之助到得不生貪着卽心體泰然焉往不利

寐言 十四條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兑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覩之

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自內如外謂之往〻主發生由震而乾是也自外返內謂之來〻主歸復由巽而坤是也數往者順〻其後天乎知來者逆〻其先天乎故曰易有太極太極者逆也生兩儀則順矣逆順相感而化行故月從逆爲溯嗚呼是道也其微乎

月借日光信也陽稟陰育其精乎舍是天地無所施其功陽全陰半語隱矣宋儒黒丸之喩又何億也象之以兎猶坎之中陽（兎本卯神所謂借之）日者也又曰顧兎象其顧而孕也又曰兎者吐也吐生光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懸象著明莫太乎日月莫不見之莫（或知之）先天之爲逆也易徵之吾徵之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反聽心絶物誘而忘智口忘言詮而守嘿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子思

人之生也無姓無字無序無位無室無貨無器無用蒙〻然未嘗歉也而負我存長而字之又長而行輩之進退之又長而聚積給遺之我始紛〻然亦隨而

寄之矣是故詈其字則咈然嗔榮其進則𩑶然喜增其聚積給遺則克然得諸我出而眞我亡故守眞我者可以捐名譽薄爵位一貧富齊生死而從諸我者失一物可以易親疎忿一言可以決性命

人日營々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蹔爾瞑目徬徨無垠有如處於寂寞之鄉曠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是所謂對治也病去藥除何損於用世以不能去家室離鄉井爲重遷不知斯人假宿丐食終其身而未之歸也悲夫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損於我々何欣戚故聖人賓之

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歛吾散者是學非我豈理學不講離事物不爲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毀聖愚不能別高之不爲顯卑之不爲汙故常泰然無懼

毀譽能拂人之情桎梏能殘人之形吾有至富至貴者人莫之能辱莫之能榮然亦莫之能明夫惟不明聖人不得已而自鳴

世人喜僞粉黛易貌綺綴更形冊堊移室綵采辨器示之以眞莫不厭之有言吾身本僞別有眞我者存孰不以爲怪

人但知惡外物而不知絕內馳但求解外膠而不求融內見吾苟不欲物多奚緣物不相緣於吾何病未能者知吾所止無彼此形視所萌觸非來去相隨知立化不復因循是謂攝物歸我々大物忘蓋求聚於散其聚必專煉有入無諸有不作

攝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非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搖無我非物者我化物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反則化物者不易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聖愚之辨人有眞然於識蕩然於守者何如吾試觀之雖眞其識不眞其虛雖蕩其守不蕩其朴見大人則厭然故百姓日用不知而可以與能聖人不爲病

室櫳則潔之身垢則澡之雜念靡心俗好熏心甘言

誘心尤物賊心未有爲之濯拭者何也故識變而後障碍除識泯而後混沌合

垂虹巖說静

敬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學焉因請所得君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眞體矣夫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况於人乎吾觀於暮春萬物熈々以繁以滋而莫知爲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爲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嘿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予首肯曰然言雖殊其旨一也不息其功而已矣君問予曰聞公歸静爲說有諸曰有之請問静何歸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而聞也雖然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静爲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静者何也今之言者必與言馳々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其如吾雖言矣而静何有所從出者存於其中受命如響如是而言如是而嘿言與嘿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静矣從而推之作與止殊進與退殊常與變殊

一五〇二
一五四六
一五五〇

晝與夜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静矣斯可以言歸矣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静而無思者思之位也如是而思々則得之矣又曰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静也戒懼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々而後能静知止所以歸静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静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君釋然曰始吾聞歸静之說也固亦疑之今而後知即吾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之静言之也君將行請曰何以益我予曰不息其功而已矣君於是悚然期以來年課其績

荅復古問

嘉靖壬寅余訪東廓先生於復古書院自是丙午庚戌凡三至々則邑之諸鄉先生咸在門人弟子從而列坐者又若干人相與問難必數日乃能去問有問復古之說於余者余荅之曰字義有之十口爲古古之爲言傳述之久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嘿授也不得不託之於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

之於書自書之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間矣自其形之於言與其不能自言者又有間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授人者也始而爲訓詁久而爲傳註又久而發爲議論敷爲辭章果皆不謬於聖人否歟是故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爲之柰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柰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嘗睹宋儒手筆爲之寶愛爲

之顧惜若不能釋手非以其書也念其年歲之久不易見也矧曰闕里之履周室之鼎乎今吾之心非獨吾一人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於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甘於棄失而不求其復者則又何也陽明夫子所謂良知固指其心之精微言之於先生者也去其世不數十年非若十口傳述之久也學於先生者或失則深或失則易或惟其言而不知其所

以言求其實反之吾心所以不異於夫子者乃不數數則又且柰何哉夫相去不數十年而傳述之謬正自不免乃欲求不異羲皇以來聖人之心吾懼其難也夫形之言者尚不可得又欲因言以求聖人之心之精微一無所謬至於天地之先其爲尤難又可知也畏其難而沮者無論矣不知其難自以爲聖人之言如是如是闖闖然而不知復不亦反古之道哉問者目瞿余亦神悚

讀雙江公致知議畧質語

第八條此龍溪極誤人處亦自誤處生蓋已嘗之毒不可不破口說明自來聖賢論學未曾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嘗思孔門之學已於大傳開示明白至其教人只隨至輒提便是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顏冉者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在家在邦非是教之只在視聽各處做工夫緣己與敬恕無可形容着口不得故須指其時與事以示之未嘗避諱涉於事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

一五六二年公
五十九歲

只在斂事愼言其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若言訒之類皆是實指其事提醒人未嘗處々說寂何也欲其卽實事以求之俟其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旨固若此是時惟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便分兩宗後世分內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便覺與孔門稍不類豈非佛氏入中國談空說妙後之儒者因之辨析遂有許多形容微妙語茂故區々之愚亦願長者於致知格物諸觧釋處更乞渾融令與論語教旨相似卽龍溪更不得肆其口舌而其失亦自易見否則不獨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譏隱然四起使長者苦心卒未得卽達也如何

松原志晤

余與龍溪兄別於楚中垂今九年九年書札往復大段余以專提艮知不拈學問爲學者憂龍溪亦慮余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屢期面晤究竟斯義壬戌仲冬七日忽自懷玉訪余松原余不出戶者三年於是連榻信宿盡得傾倒龍溪問曰近日行持自覺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斷續近覺工夫只是一切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此是年來尋向路徑行持處也問曰工夫有先後否是時余爲閭里均平賦役因舉似曰卽如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爲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々。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未嘗敢褻侮。未嘗敢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々。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着靜處也問曰君信得乍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堯舜無差別否信毫釐金卽萬鎰金否曰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眞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眞心其後擴充正欲時々是此心時々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亦早縱論二氏之學及參同契龍溪曰世間那有現成先天一氣。先天一氣非下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不是現成可得。生機出於殺機。不殺不生天地眞機。故水能制火不激不減木能出火不鑽

不然此一部叅同大旨也余應聲賛曰兄此言極是世間郍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不是現成可得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肯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無有止息茫蕩一生有何成就諺云現錢易使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須常有生息方免窮蹙若無收斂静定之功却說自有良知善應即恐孔孟復生亦不敢承當也於是龍溪爲余發揮此段意義極其痛快以爲學者若無工夫只說良知。不獨無所於得。將使後生文其恣縱。助其輕俠。妄毁

儒先。凌傲尊貴。此真吾輩所當領受。非細事也。予因請曰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累成習遂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麪未易脫離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皐陶所言九德皆自質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墮習氣中便是成德即堯舜亦且兢々業々以應萬幾況吾輩耶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静。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

始不負一生談學耳。龍溪聞之不以爲妄盡吐心腹彼此悔責各取短長無復隱慝一時感觸真有一日蹉跎矣不復生之勇既而偏訪雙江東廓諸丈重來執別因念九年一晤時不易得切磋真誼可質鬼神即恐遺忘又成虛涉瀕行手出一冊索書前語於是次第默意不加文飾聯綴筆之冀別後時一展閱常如松原對榻時是別猶未別固千里命駕之心也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九目錄

傳

懋齋李公傳　簡肅張公傳
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周宜人傳
上饒從拓口心全公傳　前村黄節婦傳
叙嶺下陳節婦傳　田心象溪張君傳

卷之十

說

見義說　劉士仁字說
天命說　爲後說
日借月光說　雙壽圖說

辨

良知辨　區望辨
物辨　昭穆辨
日晷辨

一真箴　慎齋箴
奇石銘　小硯銘
方硯銘　月岡曾氏碑銘
跋江門指南卷後　跋陽明與雙江公書
跋白沙和兼齋詩　跋通書聖學章後
跋大極圖四篇後　跋九邊圖
跋鄭少谷幽情卷　跋周氏卷
跋蕭服菴語錄
陶靖節贊　潘尚書贊

黄君復菴贊　東泉周君贊
三厓陽公贊　北山龍君贊
一愚翁贊　蒙菴陳君贊
直隱陳君贊　文莊羅公贊
吳公配蕭孺人贊　梅窗黄君贊
樂耕劉君贊　進齋盧公贊
明水陳公贊　吉屏李公贊
東谷敖公贊　世簡劉公贊
中符周君贊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九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瓛）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先世多顯官而公曾祖仲和爲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卽温卽温爲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

婚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喫兄煕數苦楚之問不速對輒摑而固不容啼泣也母見而嗔赤疑曰兄汝摑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買懷寧有息產公因留爲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二同舍生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其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户傳每試教諭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爲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卽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宮厄倉儲爲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於衆曰教化所以關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衆倡優謗無頼爲奸汙諸生行又楞蕭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

易下也[illegible]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父兄何利[illegible]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衺爲之越境[illegible]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而從公者[illegible]道令不能捄公捐俸施粥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賂公一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授永豐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敎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及見公豊順長鬚肩背負鐘

衣冠甚佈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銜然公朝 王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爲諷 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 憤廢王甍而 長子嗣王不敬喪公爲書以諫其畧曰臣聞三年之喪 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 王喪未及朞而飾袨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聞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千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柰何輕身犯不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克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內外交薇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爇之薪也茂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王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穢殆未可以問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獵八曰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 王財幸焉書上 王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 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

而自給半俸終喪公傳 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 王禮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 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 上從之公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匕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蓋勵勤二年竟如言公娶曾宜人生四子璞璘璿璨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某封宜人曾宜人者石瀨曾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賴之年三十二卒懷寧懷寧張慶遠者重許女而慕公聞曾宜人卒以女歸是爲張宜人生子琉女阿嬌適弟子員張京曾宜人之卒也四子幼先夫人纔七歲張宜人婚嫁無所分異以慈煦稱自公上世多壽考拙隱君壽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不得塟洪先悲焉嘉靖戊戌正月壬午塟公周嶺祖山前甲後庚而宜人祔左右是時子璞璘孫倪健先卒視塟者獨子璿琉孫儼侃偉佐六人云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眩飾纖靡憸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將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

最也我　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討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勳業甚幸沒々徒老文字竊所耻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為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為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

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為公也於是審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觴且嗚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喟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為余言公初為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刼其囊得俸銀柒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紿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

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體魁頎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為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遂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為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

冀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嘗陜西用兵卽有停獲止有地方事入奏不爲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冐恩賞嚮公所爲妨已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傳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其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爲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已入賄于朝移之陜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恩至于泣下掌院嘗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紳也多詗翁庭之虧以爲奸贓公坐楚中耗糧三百

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陜人也陜人愛張某如父母恐相薄耶瑾意始觧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寃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强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欵々而自操之潔凜於氷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造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逮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狥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々以自是皦々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

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問於朋友賣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啟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與或風於君子云爾

永新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予過永新謁譚烈婦祠覩八磚血影歷數百年不磨滅徘徊感愴久之已取道入文竹棠市而又聞有江周兩節婦者颯々乎有譚節婦風江嘗旌於朝周節同而遇異也里人士共悲悼焉予於是作周節婦傳

節婦大社劉超邦之女也年十七歸周生養清無幾養清由邑諸生鼓篋北雍强婦從行婦以姑衰疾留侍朝夕菽水湯藥越二年周生抱病歸夙夜籲天請身代既沒婦痛盡誓不從地下不巳時厥孤育卿甫

三歲家老長指而諷之謂而即死耶而不念而夫綫緒耶婦始悟遂齧指血滴周生柩曰今而後敢於君之盟是貳有如君敢纖微不督兒於成有如君於是卸鉛華屏釵鈿閫處寘變女姻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育卿稍長婦洴澼絖佐之學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時々稱說周生之蹈履與其志所未竟者勗育卿識勿忘也育卿遂强學入南雍婦撫育卿幾何年匪金而堅匪玉而瑩即里之頑悍者莫不交口稱節婦年五十八卒々之辰堂中地裂數尺許隱隱如雷鳴人謂精氣所觸激脉九磚奇蹟鮮甚異先是邑大夫嘗以婦事白於中丞御史督學使歲給粟帛而薦紳士文學弟子共作爲詩詞以咏歌之安成鄒東廓先生手筆爛然特著嗟々婦之節其庶幾不忝矣夫庶幾不忝矣夫維昔在大猷天子親巡狩太史氏陳詩以觀民風二南而下獨栢舟有奇節助流風教最大故仲尼采之紀籍垂之千萬世而不湮沒今國家歲遣直指使代狩察謠問俗儼乎先王遺意有如按茲土者推隱拔潛輔翊世教則諸君子所咏

歌不可采而聞之上乎吾意婦之節駁〻乎並柏舟風後世矣奚奬且旌之足重爲雖然婦當夫之亡也知有死耳卒之一死以不死其夫要以求無怍地下弟天理民彜自有久而不可泯者在婦何心哉婦何心哉婦閭行多懿淑予不悉紀〻其大者使後世知有周節婦云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　贈安人進宜人父德柔祖黎議公紀宜人長宦邸貴重矣

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遺程飾輒訴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兢〻抹過以織紝補不給聞堂上訴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竟日不敢食諸娣姒慰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不欷〻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傅晝歸宜人顧曰兒饑來耶即投杼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突無烟受食逡巡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遺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夭於産難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飾序持觴爲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臠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傅不能償束脩㑹強持書篋去乃

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戶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粟矣家無嗃〻之威人負訑〻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鶉衣者即族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覗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詘歎者乎噫嘻

上饒徙柝口心全府君傳

心全公名奭字性常教授之子也教授被逮時諸子卒於纍係獨公間關扶侍無恙教授以公可托宗祀受客討獲免食苦務學儕輩多推先之是時方重辟舉有司及卿大夫以名經薦公念教授死非命飲恨自廢屢徵不就而終身爲里人師里人欲延師者即竊嘆曰安得如吾性常者乎每歲聘啟交集几案公莫能可否或先期率子弟肩輿於門俟門啟擁公徃甚至相爭於道既爲有力者所得則各遣子弟來館舍不能容其見重於士人如此然公於子弟不獨以

課程督率其立教自言動食息具有規度子弟入其門無敢譁訕嬉遨佻達道遇長者拱手趨揖旁立長者未過不敢行不問可知爲性常門人是時陳公本深爲郡守待以賓禮郡中碑版文記多其授筆陳在郡十餘年公雖與稔交未嘗有私謁陳亦禮之不衰今之爲人師與上人交者自獻以求之耳非有求於我者也而爲之守令與其子弟者亦不復有令名此其相待以成者非耶噫

前村黃節婦傳

曾子有言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貴剛毅也嗚呼奚獨士人在女婦不尤難乎哉夫秉彝之良雖則常存顧其質有強弱俗有淳偷時有順逆勢有易難當困苦拂鬱之會持端嚴貞淑之操非其性行剛毅質任直遂義集於瞻合非歆羨以爲華知囿於先聞無疑似以相間宜莫能勝矣濂溪言性歸之剛柔善惡有以哉故余傳黃節婦事務本性行不獨明婦常振世教抑亦著剛毅之善使學者反求之黃節婦者名某姓周氏吉水人左庶子崇遜曾

孫也年十八歸同邑黃子仲子仲故業儒劬於書夾年生子協華六越月而子仲夭協華將及朞體羸甚家故無贏歲收僅七百用空絕周安之內人相對撫慰戚指乳兒嗟咨故以言試探伺釁隙或可乘周俯首不一應比寧母母家內入出語更多可憐且爲慮終身久遠非旦夕可目睹令早自計周性故奮烈面發赤不能忍詐之曰汝誠人耶乃尉吾聞此口也誓不復與見即日趍歸禁婢子往來不容一人至其門如是者十餘年而協華亦漸長則出其織紝令從師

稟學且曰汝父方學志不竟汝當成之若窮達固有命吾不敢過望也以是恊華爲諸生數十年無所遇周安之如其初今六十有六力衰矣猶織紝自給云

論曰某自少喜談節義事有所聞輙思紀載俾人傳誦㝡其或知向方聞有黃節婦者顧未識其子也歲丁巳督學憲使王公宗沭訪余石蓮洞中因言近世旌典鮮能盡舉余爲書曰命之表宅出於　朝廷誠未易也體　朝廷德意致而布之下邑遣使具禮及門存問此又何禁不足以風乎王瞿然起謝曰恨不早聞之明年吉水存問者二人周黃焉是時始識其子得詳其性行嗚呼女婦本蠢拙也而士人乃往々以窮達改慮豈無剛毅如周者乎豈歆羨不可以語性而疑似固足以賊道也乎嗚呼

叙嶺下陳節婦事

陳節婦者里中陳洪妻校之母南嶺劉理同女也理同甞夢蓮香異常品既覺猶聞馥郁滿室心異之會妻其當免身祝曰幸而生男將大吾門乎已而舉女訝曰是何兆也因名曰蓮珠稍長性决烈端凝與諸女治女紅諸女莫敢嬉笑相向年十九歸洪居三月同侶促洪商洪以新婚未决劉毅然曰男子安能顧室耶亟爲治裝是時已覺有娠洪乃强往既一歲果得兒即校也明年洪歸病瘠抵家困瞀不省人劉納校洪懷中大慟曰汝不念汝此塊肉耶胡遽至此極也洪聞聲稍甦顧劉曰我負汝言出而卒劉呼洪不應乃以手擣胸頭觸地流血求與同死息僅々相屬久不得死則走就溺家人挽出之凡三溺又不得死遂不食既數日又不得死家人懼且就縊日夕叢守之無間劉乃抱校哭曰吾終不得與汝父同死耶自是哭必氣絶聲枯乃已聞者無不歔々淚下既免喪家人疑其事洪日淺或不能留故爲調語嘗之劉乃頳色叱駡曰汝以犬彘視我乎竟與言者絶不復見即妯娌不與同坐即坐不與多言嘗懼其有他也當是時繼姑周主其家劉奉周如所生周亦惻々憐愛之見其日夕閉戶績紝蔬食常如初喪時勉令肉食劉泣對曰我寡婦也焉敢當此校稍長教之一準于禮且婚矣督過之不少貸嘗曰我不負汝父而負我

哉校遇請罪怒解乃已其後校有諸子治家嘗如蔬食將有餘即以推與貧者曰是人所遭猶我身也嘉靖丙辰年七十守志五十年云洪先曰嘗觀漢時條令孝子貞婦長吏必覺察以聞漢治近古有以哉夫人之爲善性成者上也教習則其次也畏威遠罪又其次也旌淑之典不行而望美俗卓行踵出難矣今制節婦逾十則旌然二三十年來未聞以是事上聞者何也乃見前令王某詣任岐陳節婦門拜而禮問以爲希談嗚呼其果希哉予家有羅洪一妻李氏年

亦七十餘與劉事類又且無子今猶績紝自給也而里中曾生煥母亦爲人所稱豈天性未泯有不待旌而勸者耶或言劉生而異兆何居應之曰性善常也不待教習者異也出泥滓而不染殆其類矣夫旌者表異也異矣而失旌於兆也何尤

田心象溪張君傳

象溪張君名幼楨字楨鄉吉水田心名家也少穎敏傳洽入九歲通文辭十餘歲試諸生督學憲使空同李公奇其文舉前列而是時酉野翁珥亦爲諸生每試頫先翁於是有名邑中廩于學九舉鄉試不利年四十六以歲貢上禮部而翁之年亦已向老遂授郴州學訓導以便迎養已而翁不樂往踰年丁毋憂歸復補台州府學君雖以祿仕然師道端嚴在郴則以詩書課藝文不令蕩弛而台有金一所諸公行亩學術名一時君虛心往來樂聞其語諸生執贄見者無貧富盡絶之諸生知其然不敢以貨取往在郴有以古琹爲儀者君拒矣家人誤携以行至家覺之必返其人其生平絶裂堅執若此其意以爲吾受非義以

奉吾親即陷吾親於非義吾何以爲人辭哉在台纔二年一日思翁不置投狀嘗道乞致仕適河南鎮江教諭檄且至納之官竟棄歸前後兩入官嘗家侍翁獨以身往既歸與翁同寢處一飲食必手致無他故未嘗輕去左右也君于奉親盡力矣然與人頋寡合絶不能以辭色假人即隆貴未嘗稍有依附借氣力以自便聞其不善望望去之惟恐或誤投足浼其餘穖以故人鮮得與之交然交游中信義篤厚固莫有過于君者往爲諸生至友人藍瑜家藍中年罷舉業

家亦落莫君往來一不减少時藍既貧老無子病且死君日夕撫慰即以事返田心田心去藍家數里而限一水徒步僕〻朝往暮歸未嘗少輟比卒親爲沐棺治斂經紀其後無憾乃已此非有所爲也然或以爲少年故交未忘情耳當貢京師時邂逅與邑中貢士張晃爲同舍張挾厚貲而寡侶病且死以後事屬君〻踐諾甚謹封識囊篋飲食其子至歸櫬寧捐已貲于張不少損也家居七年遠近漸重其所爲於是縣大夫咸賓禮之以爲可以矜式人士君亦嚴重自處終日與縣大夫相對口中未嘗有軟熟語縣大夫亦未嘗不欽〻也君素彊盛善飲性不畏病西墅翁偶沾疫君滌穢烹劑踰日亦病翁病亟君猶强起命治後事翁卒而君病已危不能號因擗胸氣憤〻不能下遂困瞀後十日亦卒是爲嘉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弘治乙卯壽止六十有五余往哭之慟蓋傷善人薄佑而天命之難諶也爲之躑躅久之又念天罔奪君〻之行事固不可泯因叙其平生爲之傳遺其子咨伯亦以代誄招云論曰侍疾者言君自翁卒即絕食拒醫藥以是不起或言君令治翁殯室須稍大意將爲倚廬計嗚呼推君之心何所不至此兩事誠優爲之即使君不甚病或强藥食病起或未即廬居其平生孝友侃〻自足不泯觀君者固有在也人之强於善者以有名義要束耳夫名義者耳目之所可及未若謀諸其心也謀諸心固有耳目不及者矣君于人情習而安者頗於心覺其不義即一物之餽不使浼焉其肯取非其有乎不肯以親故受其汙其肯隱忍於其身乎君之官一郡邑傳士耳使其位稍進處風波靡蕩中卓然獨立其振綱紀作貪懦豈小補哉自君之先吉水多鄉先生其行事大抵守己而無他狥各成節行之奇終其身不爲變君盖有所師法深信而不移所謂斯焉取斯茲又其一驗也然世之資於君者乃獨不遠嗚呼君則已矣有如聞其行事將不足以勵世俗表士覩而聞之觀風豈無惻然而興嘆蹶然而起敬者乎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十

族姪孫復晋男士（瓚嶽）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見義說

易之八卦庖羲氏先天之學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教天下於是象天法地遠觀近取見至賾而不窮者不出於有無之相因始設奇偶二畫

以象之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是卦畫者庖羲氏之文謂圖無文者非知圖者也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於先天何居且夫先天云者言夫天地之所由始是天地所不能與也而況於人乎夫安知其逆順與否而又安所據而圖之哉嘗試言之先天其源後天即其委也善窮源者必循其委即變化之所由始而天地可推矣是故觀圖之自震而離而兌而乾則一陽漸長之象形焉陽主發動其機進而上往上往者生遂者也故曰順言順而遂也則出有之謂也觀圖之自巽而坎而艮而坤則一陰漸消之象形焉陰主歛靜其機退而來復來復者反本者也故曰逆言逆而反也則入無之謂也二者推盪而天地之變化賾矣雖然方坤陰之已逆而震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始於有而始於無無不終於無而終於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

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則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坱圠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循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於動靜有無常爲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擬議思爲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其變易不窮終不離於主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於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於陰陽消長

之間惟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於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旦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開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大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故曰通神明類萬物不出於有無之相因風氣漸澆情僞相感列聖繼作皆因時以捄弊於是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効其動及其久也意義繁圖書聚諸家之學競起而莫之準矣是故狥於有者見動而不見靜於是刑法名理功能之說

興其蔽也常外馳而不自止是化物者也墮於無者見靜而不見動於是偏槁苦空虛靜之說興其蔽也常內揵而不相應是絶物者也惡絶物者斥無爲之言爲異端惡化物者病有爲之迹爲同俗或舍二見而求一致者則又未能超後天之質以還先天之源而不免孰見以爲本庖羲氏之學隱而不見者數千年於茲矣於數千年之後諸家紛紜之中捺往聖未言之意於數畫之圖非自有得於此心之往來自一息之微推而至於天地變化胞合洞徹渾一無二其孰能之

劉士仁字說

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絪縕磅礴薰蒸融液瀰漫于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蓋生々之動莫能過也。斯時也名之曰春々之爲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煥草茁然欲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踈戚極于萬物靈蠢纖

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發此蓋得天地之生々而未有過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々之爲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即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辨矣龍山劉節推君將冠其長子子韶之子應春問字于余余字之曰士仁夫人之仁以其心而士之仁以其學未有不學而中心安仁者是以必屬之士彼愛親敬長此心不容過者也即此一念

推之可同于天地嗟乎士仁吾知其願學矣

天命說

世之言自然而不容强者類名之曰天有所賦予而不可違者類名之曰命委之天命則一毫經畫措置之力大抵皆無所施此夫人而知之也雖然亦有不盡自知者矣自吾知有生也而視聽焉而言動焉而愛親敬長慈幼焉有一不足者乎誰則誘之誰則使之惟其自有生而足也則其生也若有賦予之者而其所自足者又皆自有生而然此獨可以私意雜乎

其間哉聖賢者以爲吾之心固有若然者矣而言性者顧或失之乃名之曰天命之謂性其言天命者又失之也乃復解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至於是不待師友之傳授詩書之訓釋而吾之心固已昭然無隱矣雖然如此而視聽可矣視而擾々聽而逐々豈所謂天命者乎推而論之言有所餂動有所爲愛有所強敬有所餙慈有所蔽非有誘其中而使之然乎此雖加以師友之益詩書之澤而吾心之欲其昭然無隱不可得也於是聖賢者以爲吾之心固又有若然者矣乃復示吾人以學々也者所以學吾之心也學其所謂天命而去其不出於天命者也不出於天命者何也凡吾有以爲之有以致之也有以爲之有以致之非他也即吾之視聽而動意乎中者是也白沙先生有見於是也其言曰學以自然爲宗言希天也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良知者自然之知無二言也皆所以致其命者也至命者至之也知命爲之主也俟命惟所適也立命者弗去是也學者之事也學不違於天命不可以言盡心々

有不盡則日困於紛拏膠轕而無以自免是所謂天之刑人也而何羨於穫年哉往余讀一峯先生文知秋江劉氏有素彬翁心雅敬之嘉靖己酉春先生之孫受及弟暘姪晃訪於石蓮洞中語及蓉江劉子者孝友人也其平居恂々謹於禮不敢私其家以病鄉人問其世素彬翁之孫也予喜兩家再世有人可以不墜先人之業爲之動色久之受因告曰沆四十時常辱教於雙江君則以孔子四十不惑者語之或者以爲言大高也今加十年而志不衰肖亦有以解之

乎余謂曰有孔子之志學而後可以語不惑不惑者言於天命之性學之而不疑者也五十而知非始知也日用而無不知也加於不惑矣蓉江如曰此聖人之事吾則安能爲幸爲觧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非訓字語耶其謂莫之爲莫之致者又何以異也今之以言壽人者多託之長生長生無足道也而其言有曰無漏滑爾魂兮彼將自然聞者不以爲高大而懷懼心以是取譬蓉江之惑釋矣

爲後說

禮有無子無々後何言乎後也不忍其無歸而爲之喪不忍其不食而爲之祭不忍其父母妻之無養而爲之主是三者事至重也身有所繫情不得以兼舉情有所專禮不得以並隆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而爲其父母朞盖爲死者之慮至周也夫舍其父母之情而爲人後此非得已也而一有利於其間則有無之之心矣利於人而舍其父母不可道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爲人後者不得入其意以爲斯人之不可語慈孝猶敗軍之不可語勇亡人之不可以與圖存也絕之弗嚴後世必有因爲後而亡父母者聖人禁亂於未萌故民鮮入於刑戮此禮不可一日無也後世之言後者狥其名以利之耳悖其實而人莫非之頌以爲聖人之經不足以捄有司之法未之思也予嘗睹三陳孝友事而賛之以爲充三陳之心可以復古之禮無難矣陳輔國輔華有兄輔邦爲人剛梗而篤於愛弟二人之奉其兄自少至老未嘗一言忤也輔邦死無子輔華誄之輔國曰吾兄之墓宿草矣而室且無人吾何以盡吾心哉吾視其視吾昆季猶其

身也其視吾昆弟之子猶其子也亦孰擇而爲之後亦孰忍自後而不爲之後哉且吾恨世之爲後者之爲利也而又恐效之雖然吾二人之不能常保猶夫兄矣後世孰有知吾心者吾將割花橋雙源坑之田若干石以供歲事俾世々守之吾二人之傳漸遠則吾兄之祭不廢孰與爲後者之怠棄哉輔國既死輔華卒舉其議余聞而潸然者久之盖傷其志而感其有合於古禮也夫古者貴專而茲以合舉何言乎合也以其無利之之心而又能行乎其不忍也嗚呼世

之名存而實亡與實同而名異者可盡道哉因書其事以爲勸復附爲說俾識禮者參攷之

月借日光說

月本無光借日爲光此必古語宋儒聞而不察以黑毬擬之真吟囈之說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傳曰月盈則虧書曰哉生明旁死魄此明言月之生死盈虧也日之象則兎々卯神也卯本日位而藏於月月象則烏々酉神也酉本月位而藏於日此象坎離之交也乾交於坤而爲坎坎爲月精其中之陽兎之譬也坤交於乾而爲離々爲日精其中之陰烏之譬也陽明陰暗陰本無光其光則陽之藏也故謂之借光盖指其生死盈虧不定而言之也故一月之首謂之朔々之爲言蘓也猶日死而復蘓其字從月從逆言月至此逆而反也順則死逆則生數往者順往者屈也知來者逆來者伸也嗚呼有能知逆之義者其於道也庶幾乎

雙壽圖說

昔孟子以父母俱存爲君子之一樂而即以不愧不怍繼之其意以爲非俯仰無愧怍固不足以悅乎親不足以悅乎親則亦不足以爲君子矣不然世之具慶者何限其皆謂之樂矣乎葛山王生安噐游予門每與語孔顏之樂駸々然有意乎尋之也一日持其父思畏君母劉氏雙壽圖來乞言問之曰母劉以明年戊午而思畏以己未並壽七十予爲之喜曰生乎汝曷自反其心其果樂乎予言無以爲也父母於子一體也自子之外歸也使其欣然若有得焉父母見之有不動色者乎使其戚然若弗寧焉則必駭訝而相問此其見之外者然也況深有得於中者哉生果求其樂矣乎驗之於君子之俯仰而已矣

辨

良知辨

予問於龍溪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捄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予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饔飧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予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妄。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四聖辯

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與孔子卒不同者孟子屢引而不發非有愛於言不能言也三引孔門弟子之言以告丑者欲其深思而再問耳至謂集大成則已指其故矣而所謂其中與其至者卒未之明言豈待人之自得哉夫射者之於鵠猶學者之於天命也學不本於希天猶射不指夫正鵠縱力有餘或過其鵠謂之中不可矣夷尹與惠忘私也而未能盡性至命與鵠猶有間者也孔子希天是謂至命至命者至鵠也忘私脩行之極也至命希天之極也學見於行則有跡有跡則猶有可舉有可舉則有所遺故其流各有弊然以其所造皆無私意之留故皆曰聖學通於天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惜哉顏子沒而此意不傳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告之子貢而不能悟微孟子其孰知孔子之所指乎

物辯

植青箱者以扇類筧以握類指種香瓜者直剖則長

横剖則短熊膽占朔雉尾卜晴春泥繁雞夜燭敗蟹是無知者有知無見者有見也然則知不係心見不憑目動於心者知必不盡拘於目者見必不廣是以聖人虚其心不偏物蔽其目不見人

昭穆辯

古之昭穆果以世耶不拘子孫相比爲說耶然世之言昭穆者斷謂隔世相附考之商南庚而下至於小乙五世俱兄弟繼如果以世耶則將廢諸帝之祀矣然在位則其祀不可廢也七世之廟不可越也廟無二主豈容一廟五主乎既不可其是始祖而下止祀及父子兩世而高曾祖俱祧則於禮愈不通矣制禮者必有定說姑識所疑以俟詳考

日晷辯

日晷本元大史郭守敬圭表制也余嘗入司天臺視之卧石圭刻尺寸以爲墳樹銅表南端高四十尺爲室表北霤中以候景室闇則景愈明而候視審表高則景愈長而尺寸别盖本土圭之制五倍以數以變通之今世所傳日晷以木爲簡穴南端立表北畫時刻持之對日視晷不必定方位而設者即其遺意也嘉靖乙巳春予祔亡弟造夫垪嶺大墓山取以測時是時爲立春節日入酉初七刻將晡視其景在戌之終竊疑焉畢塋取元史考之北極出地之度有多寡夏至測日之景有短長是地之勢與日之行皆有南北參錯也因悟曰世人但知減表之盈虧以合日之異行而不知變表之短長以准極之相去極之相去有遠近則地勢不同地勢不同則表之則當變於變表之中加以盈虧而後日之晷刻可得而測也今世所傳亦曰本之守敬云爾守敬郉臺人表在大都大都今京師也取京師之表行之四方其謬何疑於是即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之數爲舊表之則十分之而取其八分六分五分通爲四表以合二分二至之日行而測其景以定晷刻無弗驗者乃知守敬之制得之變通世人之謬失之執泥故也明年如毘陵語之荆川荆川精於曆數者聞予驚曰兄聰明善悟若此胡不究曆法乎將强以授予應曰程子有言某那得許多工夫一笑而罷他日語之人多不觧或又索予

表以測日予曰此非吉州也懸而止後十年龍山劉子問日晷出其制以告不甚觧乃爲之辯復詳（其制遺之）舊制夏至後表一寸春分與立秋後表八分在下穴立冬後表五分秋分與立春後表六分在上穴夏表準今木工尺正一寸今以京師當之爲四十分強西安四十少登萊大原三十八少濟南三十七少大名三十六東平三十五六嵩山三十五開封三十四大強河南三十四大弱漢中三十三半強楊州三十三武昌成都三十一半衡山二十五吉安二十二半雷州二十六瓊州十九半自長安以下夏至表皆從京師四十分中得數又十分之以爲寸其三表又剤分而遞減之（如雷州二十正當京師四十之半其夏至表准木工尺之五分如此則春分當四分秋分當三分立冬當二分半他准此蓋以木工尺之五分又十分之取八分六分五分三表此減表法又按周礼日東景朝東陽日西景夕多陰則知東西二地朝夕表又有增減近東減卯辰增申酉近西減申酉增卯辰長短准此以漏）木筩長七寸慱二寸中高長五寸五分慱一寸晝時刻南起午北迄寅戌往來數之五寸五分之內午四分巳未五分辰申一寸卯酉三寸寅戌五分

午四晝之往來數得八刻寅戌一晝餘刻之半他時皆八晝之準八刻其分寸準木工尺不復減（或疑木工尺有短長以何爲準解之曰即以一尺之分寸晝刻取一寸四十分之視所在之地當直多少折爲表之分寸無不準如四倍土圭者皆可盈縮爲之）當南端晝中外爲上穴內爲下穴以立表四周下陷爲水渠取平渠深二分徑三分外爲廓級其復下以藏表

箴

一眞箴

種谷去稗種桃失李將羨靈根必辯本始天地之性在人爲理事應無方心實不倚惟聖先覺立極陳紀不失天眞自然而已知以物遷志爲氣使百骸雖存諸用盡弛譬之幻偶機不由彼即獨而冠有無奚裨有思希聖莫先反已在身所由如意之指言或有餘行不相比類躬負敗謬羨陶猗假寐一厠遊魂千里覺而自顧境非昔擬何以責之曰非眞爾目不外營聽不遠徙易慮改畜爰表及裡神解精存口談足履如饑索飡如渴飲水得寸守寸知此保此持之終身可以夕死

愼齋箴

愼哉愼哉有身實難孰阽于危孰麗于安譬彼措履周道平匕漸匕之石亦既隕顛毋曰莫傷神在爾室毋曰于邁尚緊于邦飲食日用莫匪爾質厥靡有他以覬遺式

銘

竒石銘（并序）

雙江先生之訪石蓮也披榛篠陟巇崿取片石若拱璞隨叩中律七竅匪鑿蓋念菴子屢寓目而未始驚愕者也嗟夫物貴遘時人有知已幾不可強何莫非此於是爲之銘而贈焉銘曰

以爲汝有遇耶則失所處以爲汝不遇耶則得所主雖然苟不轉矣在邇在遠焉往而非汝耶

小硯銘

其廉若夷其長不施挫銳處卑行與時隨以修爾辭吾以爲身之規

方硯銘

質之剛德之方靜而有常中立上光遺之無疆匪余爾臧曰人文之用章

月岡曾氏宗祠明禋堂碑銘（并序）

堂曰明禋崇三尋廣五筵主藏後寢神庫旁翼致齋兩廡五間門三　序前啓緯楔夾庖與庾度地爲尺脩三百五十廣一百八十月岡曾氏宗祠也曾之先居豫章徙廬陵自延構始至崇朴再徙泰

和文溪七世安强提舉湖南又十世寶慶通判如顯以死國謚忠愍忠愍有弟如龍判岳州文類其兄四世俊甫新甫徙檀樹巷至今有祠祀三公二甫一以賢貴一以始徙禮也三傳爲遂海翁子永徙章家巷翁篤行忤時　國初坐誣謫戍遂左長厚慱服師領悅之喪得代歸子仍愚卒遺孫士俊士敏士嶨〻義請戍二兄得留士俊早逝士敏攜子姪徙今月岡俊再傳勉訓拓室南岡長子才冠金壇教諭敏以仲子知州瑀貴封光山知縣孫勉

敬五井鹽課大使大使生才達以子山東按察使于拱貴封郎中知州稍移文水生清遠訓導任貴陽知縣寵曾孫于冕訓導澧州而桂陽子才漢爲湖廣布政叅議自居月岡未踰五服顯貴相踵諸生輩出輙負時名族日衍肆於是長老知州子晲清遠子才澄暨郎中桂陽子才涇諸生金壇子于乾叅議子于鑑合澧州按察率其群從同心一辭本始祖德食惠莫酬於義豈可卜既獲吉斂材庀工爰建堂宇遂定祀儀晲執歲事斷自遂海服在

高祖伯愚惟曾俊敏始遷親則王父匪嶨振義曷有遺音宜祔且報咸以妣從遂海而下引〻繩〻上遷下祔班敘遞進復因于乾請文牲石用廣明禋或謂祀四世於今匪倍禮曰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於古匪僭不僭不倍於明禋曰慶哉某按廟制以世代近遠章數隆殺辨貴賤然皆外垣都宮昭穆異處主無二尊文至餙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廟曰寢今祠皆寢非廟也遷豆籥羽不登于階即世遠其不謂殺乎且夫始徙

不遷賢貴不祧遵人情也如以四世再一升祔遂海父子將遂忽諸祠議始程失程朱推祀至始祖不嫌禘祫物未備也是故祭別以時〻有既數主藏於祏〻有專附情盡者義殺世遠者禮變惟明與禋生諸心達於神明斯可裸享獨曰不僭不倍已哉乃勒銘詩述故併事〻者觀焉詩曰

魯著泰和氏繁出異檀巷文溪世邈廿四行直至枉惟遂海翁詩書塞上莫躓厥躬再世怡〻弟任兄業爰植爰培二幹百葉文學徵辟慱士揚休守良令惠

政立登汶或佐于藩或臬是長朝録其勤親荣其賞征茲益蕃遜爾婚姻壽考飲食孰匪一人揆始本功造自遼海美彼友于矧能身代塋垣黝寢祠啓其閈祭絲于服主鬯于班歲々玄孫灑掃庭下牲肥酒清載獻載亞牲々孫子左右駿奔進豆及俎烹肆炙燔以侑以歌舉勺如甌庶幾顧歆罔敢或怠尊罍匪潔明々此靈享以精意匪黍稷馨誠惟神依是謂報德神惠孔時慶遺不忒神鑒烈々靡幽弗知有來徵福誦此銘詩

跋

跋江門指南卷後

按先生二十有七從吳聘君歸而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黙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此詩自叙在成化癸巳歲是時四十有六盖其自得久矣顧收歛歸靜若初入室然者晦不久則光不大固先生進道之因也今人從事於學既乏靜專又易發露如是而欲與古人上下並驅烏可得哉爲之深省

跋陽明先生與雙江公書

陽明先生與雙江公書在嘉靖丙戌又二年先生遂有南康之變是時公猶未執弟子禮而先生盡以近日所獨得者切々語之惟恐不盡吐露斯其付託責望之重可知矣夫萬物一體之義自孔門仁字發之至宋明道始爲敷繹其後西銘一篇程門極其稱羡自是止以文義視之微先生則孔門一脉幾於絶矣故嘗以爲先生一體之說雖謂之發千古之[illegible]亦可也公珍重是書既勤諸石乃以原稿付謝生以其責望豈無意乎

跋白沙和兼齋詩

同年張艮夫遣子統貞省余持四手卷以示其一白沙先生與素菴公和詩考其時蓋先生赴召寓京所作後有東白君跋語則公遭貶南歸時也東白謂樂於退隱非古人之心其言雖是似未足以槩先生夫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德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豈以隱爲高者哉公直聲動一時其貶也時人莫不高之而先生所傾嚮者亹々不置要非爲一節之奇者此豈東白未定之論耶不肖生公之鄉而年實相後恨不獲執事杖屨幸與公子同袍夙資麗澤又得拜手展讀手澤因見先生所書而遂論次若此後之覽者其有誚余言何耶

跋通書聖學章後

右濂溪先生聖學章以無欲爲千古入聖指要易通始之以誠則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艮則曰艮非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秘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愼其功若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謚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得之濂溪重其言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辨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虛動直由此而得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白湖君志於聖學不以某之不肖而數々下問愧未有得也姑述其所聞於師友者書以相質倘無疑於是當詳爲說以申之

跋大極圖定性書西銘論仁禮四篇後

無聲無臭而萬物生上天之載也天命爲性萬物同此出焉無極者言乎其本也無欲者言乎其功也無欲則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々也者言乎其後也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橫渠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內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藴也予誦言久矣未能得其所以言也柴子某與語契甚書此定交蓋予方有悟於是而病未能君亦孳々爲若不及嗚呼

日月逝矣其無爲枉生哉

跋九邊圖

古者男子生懸弧矢示有事四方及其長也憂樂以天地也故夫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所與者必好謀而成雖愼戰〻則必克非衛靈問陳未嘗無對也不幸舍而藏焉猶曰隱居以求志然則聖人之學不可見乎余少慕玄虛厭世事不知異於聖人也已而悔之則身病矣而又以罪廢日聞邊警但覽圖而悲思見其人無由也某大夫遺畫史從余書圖與

其可語此者因取大明一統圖志元朱思本李澤民輿地圖許西峪九邊小圖與雲泉九邊志先大夫遼東薊州圖浦東牟錢維陽西關二圖李侍御宣府圖志京本雲中圖新本宣大圖唐荆川大同三關圖唐漁石三邊四鎭圖楊虞坡徐斌水圖凡一十四種量遠近別險夷證古今補遺誤將以歸之蓋再浹旬而就然非飽食無所用心者矣昔陶侃運甓比於惜陰將以致力中原議者取其志而未與其學某君如有志也其必賢余于博奕而無自畫於運甓矣乎

跋鄭少谷與傅丁戊暢叙幽情卷

余少時得鄭詩鄭文讀之意其人必凌駕風雲偃仰林壑飄〻然不羈於世故能言中節而無俗韻然微有悲歎無聊之聲何耶是時少谷已亡與余游者皆未接其人無從考驗余所渴也嘉靖丙午歲暮從傅丁戊見其暢叙幽情之作乃往年元夕山中所書則已盡洗且有羽化登霞之興態豈情景相遍然歟夫有得於中者無所蕩於外然大要居遠絶塵習久其移見幽人貞士避朝市如酖毒而雅詞古調往〻枯

槁巖穴者專之有以也明年丁未元夕余與東廓諸君會於恩江樂丘共坐山樓聞城中簫鼓有如是再展少谷是作異地同情不能續吟矣緊悟玄覽者暢發之耳

跋周氏卷

右壽昌訓導止齋周公詩四十六首公名某舉順天鄉試官止壽昌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所爲詩皆沉實敦厚蓋勤學篤行者也集而補書者侍御公魯裝軸者侍御公子祁也侍御公淸德雅望於先君莫逆祁

視洪先爲通家故出以示記有之文沒而遺書不能讀手澤存焉耳此人之至情也况出其手跡哉洪先始喪先君見隻字即櫝而藏之不令入目歲久痛定始取讀焉然已不勝涕泗矣侍御公是書自謂在四十三年之後祁得之公沒三十餘年而洪先所集先訓亦在昨歲盖通家之情同故其事無不同也辛亥凄然秋風在戶

跋蕭服接送遼使語錄

宋有天下三百年政和前是一天地靖康後又一天地景炎後又一天地矣余讀景炎五月詔有曰玩愒於尚可爲之時醖釀此不忍言之禍爲之淚下嗚呼安得使政和之君臣聞是語哉嘉靖庚戌八月虜犯郊畿其冬重讀是錄不覺髮豎

陶靖節贊

先生自况無懷葛天又曷似之黔婁之言止酒而醉其忘者天世無孔孟夷齊孰賢吁嗟先生近於自肰

贈工部尚書寒泉滸公贊

公名旦字希周舉弘治末年進士江南婺源人

君子之道所重持身暨其有位職在憂民迄司空終始匪懈庶慎庶獄有勤無戒漕不中梗盜不內戕學餓者起誣蔽者彰府則羨金家則乏食孽社何妖當途何力我正我色孰能凌之我直其辭孰以爲疵帝鑒孔明晉位錫誄又何酬之壽考孫子業紹嘉靖弘治之遺匪鄉國是程朝著之儀

盧江訓導黃君復菴贊

中軒庭訓好古所先長公詩學師友淵源比多士而咸避舍寄一命而遽引年孝弟之心垂老不變文字之癖雖病猶堅考八十之前两毀不致問二難之後而業有傳庶幾可以忘情於世而聽命於天矣乎

東泉周先生贊

詩亡畔道經起名家承學擅宗孰探荒遐振乜先生

稱時之對哲類雲從詞源春沛人曰茂淑虛中冏安問道于㢑惕焉省觀辭脩以誠身率爲政侍卒若偶行涉未病庭有昃食里無夜呼踰境避惡薄海輸適考最弗酬色慍何有位在具瞻余敢所否暮金不入肺石常虛犴神作配魯國化儒盡瘁匪躬遺荣卷跡爰重桐鄉淚墮峴石井泉比節伏臘專祠邦留典刑鄉失蓍龜宗老曰嗟在家無怨俊髦曰嗟誨人不倦爰咨爰度有容有儀匪惠之懷惟道是裨無盡於憍毋棄于耄有求其覺視玆允蹈

都察院都御史三厓歐陽公致仕贊

公負奇氣夙成於文容如玉山才若春雲既鋭且敏亦剛而斷無堅不摧能矜厥細越人之言剖劃有神滇人之言惠在保民執箭所指遂威傲慝亦既脫㒿縉紳動色寂焉野處于場于圃人惜器受公懼過取天子圖治旦夕召公公不慕荣人以嚮風

北山龍君贊

身乎青衿非儒術之拘身乎黃綬無官謗之羼此一夫也若其處三軍之殿入百蠻之區叛服未定勝負難圖懸河之辨挺身而是非立決轉九之智附耳而禍福頓殊使乘風雲之會登日月之衢吾不知與鄒生之徒何如也然則入陽明先生之彀者豈其（偶然者哉）

桃林一愚翁贊

我觀於翁也曷以名諸其凝精也豫兮若畏其御物也頹然若愚家學之成在穉童而有立師傅之（守至）耄耋而弗渝群居而心則遠戰勝而貌亦癯即榮悴之過前能從所好無眾寡而處後常得自如與至五言其擊壤歌而情關風月閒居一室其承蜩處而身若

槃株俯仰不干行則啓期之樂形骸自肆命非桑戶之拘盖封君邑奉有無曾不能爲之外重彼畫史冊靑形似又烏足以盡其中腴其殆斯人之儔而（與天）爲徒者歟

吉邑城頭蒙菴陳君贊

持義凜然不可干私薄勢如畏慕善若饑怡然相向杯酒故知克己展親忍性避時對聖賢語亦瞿然思及聞穢惡奮然吐辭塗炭浼我疾痛切肌

城頭直隱陳君贊

嗟余㓜兮見君君倜儻兮不羣年既躋兮壽域智日炯兮有聞坐里門兮夕訓養上庠兮起酹嗟星聚兮東井豈伊人兮流徽陶齊飲兮忘天粤余世兮交堅君胡爲兮莫留瞻儀容兮永傳

宮保大宰文莊羅公贊（并序）

文莊公既卒之七年仲子郡守玥奉公遺像俾洪先識其爵氏于題洪先再拜嗟曰古之名賢碩輔流聲無極聞者莫不詢其閭里詳其狀貌年齒何若以慰其思慕如古所記述其或畧爲弗考將以爲史有闕文盖嘗覩濂溪遺像眉目之間識者猶有高下豐瘠之辨惟公一代鉅人出處係世道言論裨經説大史之所必書尚友者之所深論誠不可無識也敬書其題附以贊歸玥藏奉之贊曰

儒者矩矱以理爲宗孰是訓式言斯行從公嘗自言四十始覺彼此同心聖賢可學既辨畛域益謹行藏小物克勤舊章不忘文必布粟儀則圭璋位進身退志謙譽光司馬洛陽　當宁眷顧衛武淇澳先民寀寀名辭黨碑智先誌墓百寵無驚不疑何懼昔拜公

堂聽厲即温今睹公貌意遠思存記曰罔知欲明正的褒古貶今毫分縷析公貌在目公言在書肅穆公神對越儼如身有準繩久而不朽小子且與㓜嗣後

楓山吳公偕配蕭孺人贊

於惟先生璵璠而瀦執道之矩不北以南抱朴守素文采中映出其聲詩儼古鳴盛人兢於智我掩其華謀在食力外孰我加杜陵長鑱栗里移居稱意所須時卷而舒亦有少君克相厥美終晏無嗟敬恭相對貞曜作苦大家辭榮偕老眉壽令聞方升豈無儀行逺識莫稽豈無博服徼利而迷孰若先生侃々自好儀考其儔視昔高蹈圖史失紀蒙彥閔則（擯行遠躅訓彼幽側）

梅窓黃君贊

容之愉々服之舒々言不及乎錙銖而施則厚身不出於里閭而樂有餘持然諾以自重謹交遊而不渝顧齒髮之逾邁日月以居諸曰此梅窓甫之所以恒處其逸而忘其形之物々者乎

樂耕劉君贊

孰出貴裔弗化于習孰榮宦遊遊俗特立惟祖有遺

瞿或墜之智出嘗試計效不貲余豈若人惟財是守棄餘若穢競羨獨否爰取負郭載勤菑畬豈不塗體惟心樂且匪樂斯耕惟安可久稱力而食雖厲無咎再世背獲如播有秋穮蔉在茲尚念詒謀

進齋盧公贊

其性侃々不刓以方其行舜々亦巽以良性之方矣處羸貧而素無他偶是以室有孟光行之良矣挺英標而順於事長是以庭有伯康年老而逝業垂彌昌蓋可繪不可留七尺之幹至其不可犯而可傳者其惟方寸之剛乎

明水陳公贊

屹乎獨立嗒然閒行如望弗至而保此生問其靜謂無所息而嘗惺不昧問其動謂有所據而良知自成終歲含藥汎應漸屏晚年一榻諸說方評侍側者卒然遇之而恍若有見久別者疑公無語而聽之無聲嗚呼其志之凝然歟其目之縈然歟

李南屏公贊

萬全會與惟公是視公曰伊誰南屏李氏昔公之出

白簡鋏冠作上耳目邦國政觀迨其既歸遺榮守嘿歛虛匿明獨還幽德實不自秘教以時通侁々子佩扶長攜童聖謨孔揚有典有式有來恭敬莫敢弗傚公實倡導天佑平康其跡雖晦其心則光載覩芳儀肅々如對匪語之華惟衆余誨

四川右布政使東谷敖公贊

君子出處有如風霆方其未遇履危蹈屯亦既得勢山岳瞋聊該博淳涵百氏變態意中出意說外立說枯淡探奇鬱滯通轍陵今范古以剥以升列賢作弁多士同登水曹三載比部再試僉陝惟監進豫之貳大邦論學郡哲效能惟仁不刻即抑乃懲備嘗行師移蜀允協總運越資貴陽彈壓右轄之職三川首臣知足之戒不謀姻親一鶴一琹布袍葛縈絶外掃軌習靜閉詠奚囊何屬惟詩與書又何益之邊防國儲回頭壯年曷無曷有卜吉占勝子孫兮守問兮脩已行險懷憒常官奉上惟法是憑勿擾而堅勿脩而細清不易俗和能酬世孰謂道遠適兮同歸不恃形氣有生是依八十四年乘化返正人壽謂何斯則順命

惟昔所寓實彼自基於乎吾儕尚慎所之

鍾山劉世箭贊

君有人兮高州被靚服兮好脩蹇圡趾兮中蹶逸羈轍分莫留揆余原兮水部遵文懿兮初路羌戒言兮忝生亦式好兮振步既有繁兮騈枝春藹々兮不違飛荊華之旖旎歌棣蕚而猶東采々冊芝兮鍾山下寶不秘兮世莫貫顏顧頷兮悲下士名一技兮聊自處時冉々兮流惠光雜芳珮兮由周行五十加兮始艾懷戰勝兮不忘紺髮澤兮色沃容穉々兮獨行世方鏡兮綺縠君何爲兮杜谷暖多蘭兮蕙芷植威蕤兮紛靡樂融々兮未已矢分志兮未履

周中符讃

子輿莫逆吾得君焉植而不靡貧且益堅昔館於我情狎而容不惰今隣於君交久而愛不遷持老成之矩矱子弟樂得其養守儒者之門戶處家庭而無間然此余社中一人其齒居吾之先也何以祝之曰惟永年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一目錄

序

困辨錄前序　困辨錄後序
重刻一峯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重刻文山集序
解學士文集序　雪浪閣集序
別李擅坡序　流芳集序
水厓集序　續刻南嶽志序
白潭詩集序　夏朗劉氏重刻宗範序
忠愛錄序　皇明吉安進士錄序
峽江縣志序　海豐縣志序
周七泉遺稿序　螺陂蕭氏文獻序
昭陵實墨序　劉桂隱文集序
贈樊德姪令遂安序　忠惠實紀序
羅整菴公八十序　劉晴川公六十序
秀川撰述序　東廓公六十序
劉兩峯六十序　雙江公七十序
劉龍山七十序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一

族姪孫後晉男士（瓚巘）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琰璞）

困辨錄序

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摺視不踰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羣聖之言渉於目者不慮而得叅之於身動則有信慨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念乎於是著錄曰困辨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徃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脩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爲辨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昔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其亦庶乎

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爲心即不免於爲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甞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爲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〻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爲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啣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心之言定無欲之言静致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敘而梓之質之於知言者

困辨錄後序

余讀雙江聶君困辨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

有所會久而滓〻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己見梓之以傳而或者謂曰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爲良知之說天下議之爲禪曉〻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內外而言之者也議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而曰吾內守者寂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不滋爲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爲視〻不能不發而爲萬物離物以爲視離視以爲目其果有可指乎吾惧曉〻然於聶君

者又未已也余應之曰言固未可齊也昔者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當是時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爲一之體孰爲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尚能聞言而唯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爲言固未服爲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留者寂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目之所以能

視而不容翳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形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致虛者其本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發也其未發則良也事物者其應理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惟致虛者能之故致虛者乃所以致知也知盡其天然之則於事事物〻而理窮理窮則性盡命至而奚有於內外雖然知所先後而後近道此學之序也故無樂乎其專內也所以求豫於外者非是則無以先也無樂乎其守寂也所以求神其感者非是則無以先也彼禪固

賊道也而其內之寂者固皆離事物以爲言彼視所謂理者何嘗於其目之告也而豈患其相入哉故言有相猶而非也者乃其無與當之謂也言有相反而是也者乃其物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曉〻矣而獨不懼夫己之膠〻者乎今之言聰明才辨見聞强斂孰與聶君所謂表然才大[illegible]持世儒之學以見先生反之也非師之也而卒俛首以聽今又盡知其故兢〻焉自守一言以觸世之所譁其爲逐聲與垷也夫且吾亦嘗聞而哂之以其爲億也及逮而送

之境無戚言憐色以亂其常葢未幾而是錄作其曰困辨是遇困而益辨非辨於困者也而余爲之言者亦若辨焉何哉葢余困而後能知又信于未言故也

重刻一峯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倏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夷寧而不用則

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褏今之言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者少矣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動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歎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二三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鏤概乎其於僻沛乎其於氣而

啟乎其於先得之心出之言儒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一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視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點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厲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傳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余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俟滌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諸儒理學要語序

古之學者無多言也各得其本心爾耳方其未得也必皆由悟以入所入之途雖有不同而其爲力皆若有不容已者惟其不已於力而後所求者不阻於難惟其有得於悟而後所得者不假於外旣得矣於其心已不能有所意必况欲執其所從入哉於心且然况於人之言哉譬之適國跬步者其不容已也自問途至國門雖有遠近之殊則皆所由入也居國中矣回視向之所問者猶不免於鶩而闖焉則得與未得之辨也六經四子聖賢所以示人適國者也吾之資有難易力有勤怠故於擇言亦因以殊惟夫用力者鮮而不究其所以難則旣未有得矣乃或病其畧而求益之嗚呼果言之罪耶自有宋至於今諸儒之語六經四子者不啻六經四子之多也彼旣未有得於六經四子矣求之諸儒而猶阻於難於是乃更病其繁而約取之嗚呼果言之罪耶夫未跬步而談登坂涉川穿林入箐之宜雖詳畧何補於道路六經四子所以未大明於世者非皆阻於難而未之有求矣乎如使其一日不能自安於心而奮然有不容已者焉則必求所以爲用力之方欲求用力之方則必攷聖賢已試之法用其說而取足於自得則是終身誦之非畧也終日語之非詳也蓋吾得以爲用力之方雖道聽亦益矣况於六經四子乎如反之而不爲吾用雖義畫亦贅矣况於六經四子乎甚矣夫人之身未出戶而言則觀國也方其言之不已合也則亦以爲不容已而力爭之不知所不容已者日吾遇而不自覺蓋有大辨焉而不免於爲言歟嗚呼其必有待其人乎吾觀泰和曾明卿所擇諸儒理學要語自宋至近世凡十有五家意曰求於此者亦已足乎吾以爲苟得其人自有擇矣非其人不猶以爲游談乎夫游談者不必其遠於事之謂也非吾之不容已者皆是也嗚呼吾已不能自免於此而暇憂人乎明卿知吾必有正之者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說益詳說之詳其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說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旣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

之間以爲按據否則人且以杜撰譏之於是自宋以來號爲理學者無慮數十家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往轇轕於理氣之有無動靜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複顧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斯亦孔氏之一厄也我　朝理學始推薛胡其後乃歸白沙此三家者其說異矣今其書並傳而不廢豈皆有自得耶谷平李先生抱渾朴之資負剛正之氣早緣授經有感師訓即能獨立於童稺之後絕意於財利之媒習忘累歲恍若得門其大要以

求仁爲的以閑邪爲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爲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爲樂以遯世無悶不求人知爲至其他一切支離纏繞眩飾馳騖之說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搖其聽蓋不假朋友之助翼不雜佛老之緒餘真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已而見世之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益肫肫於隱脩嘿省而且以徒事講論爲切戒侍其側者未至容契固莫知先生之爲粹也先生平生無習染之盤故其簡靜近於

夙成無逆億之懷故其知識全於虛任而又益以精思深詣之勤固能直信乎己而無分於外覩附和他人口吻依違似是自以爲得者豈直不可同日語哉議者謂先生倦於誨人緩於發政疑有所諱此非然也昔橫渠晚歲勇撤皐比延平隤然有如野老不揣本而齊末誰則無疵必比而同之是參魯柴愚固有歉於速肖而公綽之短於滕薛又安所取於成人也豈不悖哉洪先弱冠執業老益固陋無以光顯舊聞懼就湮沒乃與先生之子元生庚生手錄遺集次第

刪訂將以傳之嗚呼先生之學固不求知於人矣乃若詳說而反之約可無求正於先生哉里諸官行附在末編蓋誦詩讀書必且尚論其世（亦曰忠不知人固孔氏家法也）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缺訛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吉陽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某始至即衆屬之張公手自編緝釐類刪訛出美咨選良梓刻將半復致中丞之命於

余得序所以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夠其進於是者耶余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未上而邊遽起董奄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即又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若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他屬又無臺諫糾彈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蹉跌者往々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慍古人難之今罷而仕々而復罷經歷摧劊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遂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猖狂而不辭豈之危地而不變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遂心耶亦求以自盡耶故言寧不用不能咨嘿以避權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廢不可苟且以趨時其必爲此不爲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余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所得之者哉及其邏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躓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減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爲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誠有以爲之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

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爲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罷夫惟不免於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者乃所以豫爲之所而非先生所願亦明矣非所願而必爲之所知其不免而不爲之動古之知所養者葢如此彼擬先生於憑氣而徒自幸其值者其尚憮然於此否乎余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歎先生之難其於世道將必有賴

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解學士文集序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竊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卽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蓊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傳數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嶷然而不可爲鉅偊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畧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不可囿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　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傲屣爵位有方朔之奇

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倮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於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訶斡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

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且自況矣公蒙嗣陵酷藥褅外氏某再過其下欷歔嘆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吊古采言檄縣禮埜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

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十卷末加詮次稍剔其僞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考其幽隱以寓所好往々見名山大川多假僊翁羽客事張其奇秘甚則指嵓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之經畫建置顧泯滅莫究竊嘗疑焉豈長於遺世得以恣其窮探而然耶亦其心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意耶抑其致用之殊而人得以詭言相蒙耶夫既不能忘世而術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於人而言從以詭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奇秘者必於仙翁羽客而不敢加之於吾聖賢也亦宜矣夫既以相假矣至於淪沒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耶夫近道則不累於外而志專者乃凝於神爲吾聖賢之道者顧雜而不精日騖

焉而不知自返實既不足以相勝矣則其不容已於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傳固勢之所必至也章貢之水至吉水之境益衍以肆無有當其衝者及境之半爲玄潭羣山夾水涯中流怪石多伏上下其狀若相抗扼水奔至不得驟洩則憤怒鬱號激爲驚濤縈爲急湍濺爲飛沫兩厓望之若剛風釀雪眩目沁心毛骨竦竪凛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厓故爲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爲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高水益奇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々迸裂乃入水斬蛟留劍於觀而去其後呂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透壁閣中所見既奇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達人高士寓所好於此者真若投筆躍劍之勢猶存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歌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沒摧敗而或一興焉其盛而復衰蓋亦所謂勢也雖然豈徒在彼然哉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故因序其事

也而言以驗之

別李檀坡序

襄陽檀坡李君爲吉水分敎不及三年擢蘭陽敎諭以行李君爲人敦謹心直而行慈諸生莫不相愛重今時常調官未三年不易擢而在校官爲尤鮮諸生旣駭其速惜其去而李君亦若有戀戀者蘭陽隷開封與定陶東明接境實古梁宋故墟其人寬博習事李君往當有所遇固知不至久淹宜無以戀戀爲也邇者發文水泛章江出彭蠡攬匡廬之翠問潯陽之

酤竊聽故鄕客語風謠舒寫旅況然後溯赤壁登鶴樓合江漢踰沔望郢指峴山鹿門而慰離懷大抵皆少時觀游覽眺處而又倚艫張颿不出蓬窓顧盻越數千里豈不快哉雖然旬朔再踰暑謝凉生白露冊楓物候立改蜩息響而鴈來賓未可計旦夕之速也別襄陽而北由唐泌舞許以赴蘭陽固將戒車秣馬載橐負糒假館市飧風埃之慘黷盧井之聯漁觸目拂耳有平日所未嘗宵逝晨趨有壯年所不堪景旣殊矣然限程晝期不七八日卽可達又無俟旬朔之淹也然則勞佚遲速之間其爲[illegible]長更互錯迕固有不兼得者耶夫人之爲學能不惑於勞佚遲速之間則志專智明而業可精李君卽試之身者以敎蘭陽其諸生宜無不聽聽則因之感悟而愛重者日衆李君焉往不得也官職之勞佚遷擢之遲速晴雨遇吾前耳烏足計哉烏足計哉

流芳集序

余童時見先大夫聞司空晦齋李公訃泣下曰公志固未盡施而今乃若是[illegible]劉客述公行事甚悉余旣

不能記憶然[illegible]公[illegible]正人也後侍大僕曾公言及正德間流賊事[illegible]曰李公丈夫也當巡撫畿甸時劉六之黨匿天津王指揮家公追捕甚急王指揮故錢寧腹心錢是時方以義子擅威柄聞王指揮告急欲嫁禍公公不爲動已而擢公兵部侍郎陰以相中公覺之遂致仕去及余宦京師司空蔣公諭劉六初起時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蔣爲巡按御史公與議招撫乃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公連疏其事乞赦勿治不

報會壩上賊刼團營軍器大監張永疑爲劉六發軍圍其家劉不得脫乃敵殺指揮及諸官軍既解圍與鄉里慟哭别去遂刼掠州縣自北直隸山東以南無不殘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文以來余細考之亦畧見此兩事不甚備此兩事雖細使當時公之疏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即擢去賊縱起亦可即撲滅不至流毒四方若是之慘余以是重有悲矣世之競功能者拘目前常筭不知消患於未形往々以小利激大變至於權勢林廹即畏縮束手不一置問其視公志何如哉公之志即此兩事可見大畧其施與未施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宜人出李氏往在京師逮事公淑人嘗往來其家而先大夫素辱教於公々之行事頗盡知之其聞訃而感亦不徒以婚舊也公故吉水谷平西湖人今家燕湖余每從鄉人詢問其家知原道守官不媿於公敬叙所聞歸之使人知集之所載者皆實可據且知在位者不必皆取合於世而後能立其不盡施於世者雖其既久固將有所繼也

水厓集序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々溺於神仙之說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與厭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爲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々文字間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偶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說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此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絶粒每食輙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々假館於水厓彭公々是時爲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々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兖州尹涕泣别去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爲布政使去位無以爲家年八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闗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

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恡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觀公者眞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爲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行事于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敘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續刻南嶽志序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衡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疏於舜

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爲患於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於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又能竭巳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力以自振矣而倦休之心則又絶外而厭勤其能兼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局縮之懷而蕩迷瞀煩寃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異時間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巳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二氏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簪所爲衡志心竊慕焉後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日簪洞

庭諸希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君某續刻志文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爲論次自舜以下且附已見若此使至衙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爲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於寓言而原其所以爲宗則衙猶諸山（也亦何感於未至哉）

白潭詩集序

我朝　孝廟時最稱得人議者擬之慶曆之盛其人才力雖不同大要寧爲骯髒以窮不欲以婾婀而進皎然出于清議之上若是者無不同也夫畏禍而恤

其私此人之常情也捐其私以就所不欲雖刑賞之尚不爲耻勸而往〻甘心焉者豈獨無丘壠之舊妻子之託哉且是時四方無兵革不測之事足以危其慮而感於心者然不忍以一食之暇遂其優游此又何也嘗竊聞之　朝廷以敢諫爲賢而士大夫未嘗以失言獲譴優容成全之意過於懲創之威故感激報稱之誠自出於職事之外其不奪於常情皆上之作養爲之也自是之後終　武宗之世十有六年以三數人維持其間晏然拱手而難不作嗚呼得人之盛豈細故哉否首白潭劉公某登第於弘治末年自翰林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正德初奄瑾當權惡其直而美其才百計羅之不至怒甚特坐廵按雲南京師如雲南必出荊州且以往者多恃險遠自肆取敗自公承遣時〻使人偵之求絲髮隙不能得偵者既厭故露其跡以邀賄公堅不應卒爲偵者所誣下詔獄數箠楚不死則令荷校日中旬餘復不死久之乃得除名里居公是時年纔二十四五京師呼剛梗人必曰汝小劉御史耶過而聞者不問可知其爲公

也公在　孝廟時固未甚久然至於跌頓挫折而峻潔剛嚴日厲不撓非有賴於作養之素其能然乎又十餘年而當　今上即位海内更新向之屈公者既伏其辜還公于臺公益感上知遇數〻上封事已而出補福建按察僉事公曰可以休矣遂致仕去公前後在朝不踰三年雖當言路言出輒又見忤蓄其才力無所售盡於詩辭發之其爲詩傲兀雄偉縱意所如未嘗有拘檢窘約之病其藻思奔逸不可馴伏猶捕龍蛇扼虎豹至於束手閒覩乃益見其氣有餘也

公年既盛而業不暫廢歲月所積多至不可收拾公將王之諾來令吉水携其所刻草堂集者數百篇索余為叙余素喜談　孝廟時事悲公之不盡用然猶幸得見其才於詩也雖然詩之有無奚足病公有如公者止於為詩其亦有足觀矣乎詩末繫奏疏若干篇讀者宜得之

夏朗劉氏重刻宗範序

劉文介公宗範十有九條原其先世所傳參以憲副君之議而公折衷之其取義遠而於事為常其立辭嚴而於情為近蓋公之致用於此亦槩見矣嘗攷先王之時閭里之間出入負戴少長老幼咸有秩序不獨士人明而易遵顓侗之民無敢踰犯此曷謂耶竊嘗察之其道有三求之者恕習之者久而持之者至衆故也夫先王之禮嚴矣然非强人以難能要皆即其情所甚欲者以為之節文其視以為嚴者自其務而不檢者言之也彼情在所甚欲矣固不患乎習之不安及其久也風行化流雖有强悍乖鷙不勝見聞之衆亦且顧視而反慮是先王之禮若將綱維而拘

防之不知其所由起者有道也吾邑世家無慮數十其禮俗號近古則先夏朗劉氏劉氏勝冠者幾二千人合祀于祠而推其有信義者為之長自爭訟至於大故帖帖走聽斷如見長令長令追逮之使榜掠之刑數十年不過其門異時余甚慕其所為常自撰家誡數十條以希冀萬一無何而齟齬者紛至則益異之每向長令言當表其閭以風厲遠近乃今讀宗範然後知公之為用而自慙其不逮矣公之宗範自婚姻蒙養文學名檢之教奉先之儀宴饗盈縮之節靡所不舉而先之以善惡兩言於意曰善者人情之所必好也惡者人情之所必惡也未有好而不有諸已惡之而加乎其身者也未有可好而福不臻見惡於人而禍不至者也嗚呼獨訓劉氏已乎公孫潭等重梓以傳請序於余惟余先曾受尚書于公至于今守其業相觀而善勉其所未至余固不得辭（又況道其所甚慕也）

忠愛錄序

吉水故俗尚節槩勤事功而恥乾沒故士之仕者生則人譽之沒則人思之甚則特立祠以為之報若王

敎諭省之於濟陽羅少保通之於居庸是也彼二公者捐生於艱險之間以維持綱常之變死與不死等爾故敎諭以其忠而少保以其愛侍御王公臣之在河東所理者鹺政而紀其所行高垣深塹數事而已其没也民亦祠之以忠愛名夫思患豫防爲政之常而築堰治城有司者歲不絶舉不聞其皆特祠今特於公何也臣子之忠非瞿々然奔走之謂也父母之愛非恤々然顧復之謂也于其情焉耳當公如河東時舉朝之人莫不薦之鹺政之壞可知也公勞來計

畫塞死不懈是其奉公守法以稱任使苦心焦思以備鹵蓄必有言所不能宣力所不能逮人人得之於視聽之間而出於高垣深塹之外者夫視聽之於人也至審而入於人之視聽者至神有醖釀而成之者有激昂而得之者二者皆不可以指目也成之於醖釀不容釋矣則亦不得不即高垣深塹之可指目者以寓其思而其人往矣於是特祠焉而又爲之名豈偶然哉是故濟陽之祠死位之情感之也居庸之祠捍衛之情感之也解池之祠勤事之情感之也夫銜命而行專署而居連閈而食者孰不在公之位也而惟公之情則然彼誠根於性者厚而成於俗者至漸矣使其重內顧之懷忘饑溺之思習文具之辭而張褰諤之業其掩取聲稱以躐顯融幸矣烏能肹蠁無窮耶吾以是知感應之不可誣而又以悲吾吉水之俗或有間於故而莫之扶也公没時幼子佑纔三歲既長集錄　制祠與紀述銘詠諸文存于家又二十餘年諸孫龜年梓之以傳龜年與兄龜蒙皆佑之子龜蒙舉鄉試令諸城以没而龜年至是始貢于禮部

少時與予同師谷平李先生志業端謹將亦不辱其先乎因其請敘詳特祠之故諄々不已亦欲假是以切磋非特激昂吾吉水也

皇明吉安進士錄序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々不必名葢嘆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値也我　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々出於其間。有足爲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於此哉。雖然謀畧如羅

弘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詬蒙穢使人羞與爲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爲哉嘗聞藩臬有挾進士鄙閫帥者諸閫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閫帥曰君識姓名否閫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爲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憮無以應嗚呼爲進

士者其毋爲此輩姍笑哉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爲戸部主事

峽江縣志序

峽故隸淦然與吉爲隣壤語言食味室廬衣服之尚婚姻交好里巷什五之習山川土疆穀果竹木之宜皆無所辨獨限以峻嶺而已自其未有邑時地遠於淦而比於吉匕恒以境內視之不知峻嶺之限也峽旣以遠淦其徭稅之徵發期會之呼召爭訟之逮攝時有不及於是始議分邑以涖之邑分至今未三紀官府之章程文物日益美盛然民之習尚與其土產漸耗斁矣夫淦以分峽去三之一謂淦有損宜也峽乃坐徼其敝何耶論者以爲山川之氣不洩於物則凝聚而鍾於人意者必有異材挺生鳴國家之盛而以其邑望於天下者乎是亦勢之低昂矣關中何君某爲臨江別駕而承檄署峽者三至旣周知其山川

習尚今昔之異取積滯之太甚者而振刷之又懼其去速使故實不傳來者無所稽以爲節縮渫汰之據終不足以起其敝也復輯省郡淦志與諸狀牒奏移苟有裨於咨諏者命諸生類集而手自校論以寓其欲爲未竟之志總爲圖九志六編年一傳二紀畧一而凡邑之所當宜者志靡不畢書至於民艱士行尤惻然而有餘悲憬然而不容已以啟觀者之視聽蓋爲峽之計至深遠也稿成束書索序于予竊念吉雖隣峽而地倍之三紀以來民之敝亦亟矣每欲考賦

役增損之由與夫條格行罷之故請命于當事君子而紀載疎濶莫能原始葢有相傳於田父野老之口而士民或不盡知雜見於野史家乘而官府難於必聽則既深以爲恨屢思執筆追補亡遺且得論次先世之流風以垂勸鑒詭言肆與畏顧而寢廢者不知其幾又歎來者將何所仰而亦卒莫爲之力也何君之志每一易稿輒持求正故數得以盡其愚後之有志於起敝者如室之已構食之已具特存苫葺齊調之耳其於力豈不易而亦豈至如予之所恨也哉余居隣峽境纔數里其名人賢士又皆得之幼時見聞則既不能已於仰止之心而山川在望風氣所感生乎峽者必有先得同然而令乎吉者亦可以相觀而善茲非隣德之不孤乎亦可藉以慰余之心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海豐縣志序

海豐故漢邑也州郡之名號數易而邑未有改其地瀕海多虞習尚椎質問是邑昔所由起父老莫辨在何歲月葢圖經之缺失久矣於邑之名號且若此諸

凡建置始末與夫名人良吏出處之詳幽貞之士孤發之懿沉伏於山谷廬井者其撰記舛遺又何怪也余友張君道甫來爲令初入境采故問俗靡得而述心竊嘅焉會其時有兵革之役當道廉其守官數奉檄奔走境外視事之日歲無幾既五年漸以無事始自執管盡去舊志之謬譌而先其大者勒輿地人物上下兩編凡事聯於輿地人物者類從之於是邑之大都頗可考次覽其書雖在數千里外如登五坡泛三江以望大海與其父老子弟指畫問對於蒼烟白蕩之間雲潮風汛之涯涘也豈非茲邑之盛與哉今夫爭訟事至微也不究其端而卒然以告縱擅才智不能決是非談鴻荒之神聖雖極模擬未有以爲信然而歆羨之者其故何也論事者原本始探物者根情實孔子聖人也入廟必問非過慎也見聞不及則舉措懷疑從海賈而遊者觸鯨波不測之險入龍伯浩渺之區而心不畏慴則鄉導在前可恃也故惡害已者先去籍徘徊敗塹而示之事莫不憮然葢不達興廢之因則無以酌損益之宜不徵善惡之迹則無

以動懲勸之感人之常情固有然也張君於輿地所附關利害者纖悉不遺且傳已見爲著論皆可措之行事而所取人物寧嚴毋泛又皆耳目所逮未嘗遠引傳叙飾虛誕以惑觀聽其有補於茲邑甚鉅豈直稱盛典已哉而考張君之政者亦將有在蓋識其大者故也張君名濟時出余同邑通敏而文潔己愛人故能善其役

七泉遺稿序

予弱冠與周七泉子同師谷平李先生聞濂洛之學先生不立文字而予方有夙好則私相與上下其說七泉子天資超邁銳然向進克其志前無往古無論近代予自視殆弗若也未幾入大學盡友四方談學之士於是四方談學之士莫不知有七泉子久之所學旣漸有見則一寓之於文字之間而其言又足以表見己意於是四方談學之士又莫不知七泉子之文蓋其文始而取之濂洛已而取之名家雖未知其與古之作者法度若何至其縱恣奇崛主於表見己意而無有乎艱深迂滯之病能使讀者泠然如聞其

面談曉然如抑其心緒則固其所長也七泉子之學旣有見其平生尤篤內行居官守己穎敏峻潔嘗判永州同知德安所在皆有惠政兩郡人士咸德之不幸年止四十有八無以竟克其志於乎予與七泉子昔之相期者謂何而遽止也此非後死之責哉然予衰矣文字之好日益減而爲學之志日惴惴焉常懼弗效誠不自知其何也七泉子卒家貧無所仰其交游一無遇者又六年德安吉陽何公來爲巡撫蓋嘗德其爲政且莫逆也旣哀恤之又不忍其泯沒取遺稿俾其子秉鈞秉忠就予删訂將刻以傳予存三之二以復於公蓋主於表見所學而不暇他討使知七泉子者不獨四方談學之士而凡德其政者又皆知其有本若此抑亦廣谷平先生之傳固不徒以文也

螺陂蕭氏文獻集序

按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所謂邦國之志者志前人之行事而繫世昭穆緣是可明此三代之世敎也三代旣遠馬遷史記所述世家自始祖受封至於累傳片辭微事駿功盛烈靡不畢傳其尚

有所本乎小史業廢而後邦國始各有志〻不備而後名家貴族各記其前人行事將以補邦國志之所不足而後有族譜有文獻集譜者譜其繫與昭穆集者論次其上世之行事族譜文獻廢則世教益無所遵君子之澤斬矣吉水同水貴族以螺陂之蕭滙塘之楊谷村之李泥田之周爲最盛至考有宋勳名不絕著稱史冊間當時而耀後世莫盛於螺陂螺陂之族起吳之乾貞尤莫盛於慶曆之後嗣是連延代有聞人至于我　明尤莫盛於正德嘉靖之間蓋武寧

處割據而能戢定其人民侍郎公以政事受知昭陵寧謐疆埸爲世名臣屯田介潔解元廉孝在諸昆中最有名太常繼侍郎後其剛正風烈稱之武翼捐身許國雄偉一世提刑監廟實步其武貞節高風有位所愧至方伯公謹朴自持位高譽起而甘早休進士輒麗水轍不墜勤教故能纘緒而張拓之其諸父子兄弟聯隊而起又多磊〻縉紳中蓋廿有二世而幾至百人可謂盛矣其謹約謙仁世〻相傳久而不失考其話言之祖述行誼之持守精神之所注聲光之所襲有出于尋常衣冠榮顯之外者在一家可以立教在一邑可以考故至其宣命榮賜之寵于君歌賛詠述之信于友既足以徵世業而紀世變而國家章服名號因革郡邑統治分合之詳又足以補史氏之未備而證其訛舛所謂禮失求諸野斯殆其一驗歟吾毎讀史記世家至七十子輒慨然于古之賢聖至覽郡志恨其文之不備無以考見先輩之世而尚友其人問遇貴族文字或篇章殘缺即爲愴惻最後自緝家譜繙閱諸集偶得文字有相涉者手抄口誦不

知疲苦猶以少獲爲歉蓋垂十餘年之力僅得成編而螺陂則自揚吳至于今代更三四年垂八百其中鮮所遺漏於是歎其積累繼續之勤非一日之久一人之力而進士與麗水用心尤勤又足以知將來之所遺固未有窮也予交於方伯公父子間號最稔今歲復與麗水有婚姻好故於是集成尤致私幸益不獨同水貴族相觀競爽將於世教實咸賴之集中周平園跋吳告身謂演殂之明年溥改元乾貞爲後唐天成二年與史不合按溥代演嗣吳王位改元順義

又七年稱帝始改乾貞鮮春雨嘗駁之以爲過信九國志之誤也由是言之族譜文獻其有裨於邦國之志豈小哉豈小哉

昭陵寶墨序

吉水螺陂蕭氏世家也宋仁宗時侍郞公定基以制置安撫鎭邕管交趾甲馬洞亂侍郞公奏方畧并乞更帥仁宗賜敕褒荅委信益堅卒致平定敕在秘閣永樂間翰林學士解公縉紳見之棄櫝驚喜曰此世家所寶留此特敗楮耳取以歸蕭之長老其後奉守

不嚴僅存其半而逸字二十有餘汚損者又若干今福建布政公晚侍郞公十八世族孫也總廣憲時命工繕飾復取先世所錄全本并宋大理寺丞葛閎跋文附載其後且遣季子轍持以示余〻受而讀之與千古之思焉惟侍郞公以政事受知仁宗〻常題其名殿柱敕中所謂深知材畧者本淵衷也嗚呼提數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狡譎叵測叛不常之情苟内間而遥制之雖良平執籌頗牧折馘無濟矣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之結也侍郞公之善政仁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以不用爲功由是觀之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不在兵故公之成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爲然哉敕不載年月惟閎跋書康定元年則敕必在景佑寶元之間古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秘閣不知何時往〻見宋人章奏繳進詞頭必緣故事然靖康之遷紹熙之災三館所藏盡闕散逸獨此經數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布政公勳名日著在廣時〻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未幾登庸竟納降表諸子

多貴又酷與殿中諸君相類茲殆爲之兆矣乎他日有以材畧受知于　上紀之　秘閣者不知視侍郞公又何如也

劉桂隱文集序

嘗讀危大樸名士傳人詳其事大抵吉水爲多是人在一邑則紀載重在一家則閥閱重蓋百十年不一見而一時滃集豈不異哉向非其人即數千里內不異荒野是重紀載與閥閱者重人品而區〻尋常富貴起滅不與也吉水中危所甚慕而又推其心事尤

異於當時諸公稱許其父子祖孫皆守節義則莫有過於桂隱劉公當元初時廢科舉抱所長無所於洩於是尚行誼盛文墨自任斯文之重與宋遺老上下徜徉屢爲文集賢陞鄭尚書鵬南蕭御史泰登力薦不屈既卒賜謚文敏元雖廢科舉而謚不爲限故公以布衣得之我　朝法度明峻非五品不得謚即隆貴無問也其異如此公之平生詳著元史儒學傳中世出南嶺與秀川爲婚姻余譜秀川得據所言爲證七世孫諶爲高州郡守郡守與先大夫同事武宗號莫逆故予得以異姓昆弟交三德用敦公所著有桂隱集已梓行今多散逸山田志孔重入梓而節推君方與與弟子員子武天健索予爲序謂之曰公之平生與詩文元史諸集已詳無可俟區々也惟其間當時垂來世而爲人重者固必有在然布衣也非世所謂富與貴也在公之後自布衣以上必自樹立始不辱公能不辱公始不辱吾吉水此則若與某所共也然世之言紀載閥閱者或不在是嗚呼君亦就斯集觀之

贈泉口楙德姪令遂安序

嘉靖丙戌余與姪楙德周欽之講學谷平先生之門是時始有四方之志嘗竊嘆曰嗟乎吾安得一邑自効乎誠獲所願即淹一邑何恨夫天下皆邑也士吏之臧否原野之利病賦役之輕重訟獄之微鉅賓祭之變接兵農之豫客工徒之興弛其在天下者即一邑者也諏咨之詳剸裁之斂盈縮之變審斷之公感孚之實儲備之周緩急之宜其治邑者即天下者也故待人而行者天下可爲也一邑不可爲也待身而行者一邑可爲也天下不可爲也夫兼天下之事而得身親爲之者惟邑爲然故欲自効者必自此始効於邑雖不効於天下可也已而徧觀今之爲邑者不曰地不我宜則曰民不易治也不然則曰吾所習者古之道非今所宜也甚則曰是奚足以處我也夫不安於所處斯人也無論矣彼其罪時與地與人固皆思以自効者也而所言一至若此何也況其若此言者固不止於十人而九則是可懼也是非一邑之計也邑不治々天下胡可期也已而聞々長令舉者歲

不乏人則又爲之廣延細詢而求其故皆曰其始猶夫人也及其久也能因變而爲之通習於媕婀辨給銜霍詞何之目即可以免患吾又以悲今之易於爲令若此而人顧罪時與地與人則又何也吾於是益懼焉已而待罪史官未幾以無狀罷去而欽之始得判永州有聲名夫判之責半於令其聲名宜也又三年懋德乃拜令遂安遂安在淛南境去吾鄉不甚遠其民俗土風宜亦相似而四境多山負山居者必敦龎木鶚而寡詐誕懋德之質故甚朴能篤信古誼而

不忍自負今又値易與之時縱使媕婀辨給銜霍詞何之未盡當必有諒其心者將來其以賢令聞無疑也獨自念抱志甚久竟不一試而三人之中迺試於懋德故不獨厚爲之望而且以爲幸又因以卜吾之說果可劾於天下否也

忠惠賓紀序

能爲已責賑匱乎其才著矣不必其皆惠能爲佑危犯難乎其氣烈矣不必其皆忠夫政令有所拘即懷私不可以自遂乘忿鬬而前三尺童子亦且踴躍而志其軀何則有所畏與激者其勢不得不至是也使無畏與激斯已矣惟君子者尙慕古人而恒有意於天下其爲守與令也猶受人之牧而常懼其瘠其遇權奸則虎豹之臨赤子惟恐去之不速也又何屈抑悅媚之有故愛有專者必嚴於所事卹於宵禍要有大不容已者存於其中固非勉於一事動於一時爲可幾也御史長洲徐公其庶幾哉方公之未仕也每以古人自期待不肯隨俗以辱喪及爲江陰江陰地善易潦公決滯平枉濬渠設防禦盜興學上治行天

下第一比去官囊無餘資貸之故鄉而後行至京拜監察御史是時逆瑾專擅所在樹黨立威公巡視長蘆鹽課劾其黨畢真撓法語連瑾々已銜之會將代瑾遣人刧令上羨賂已公既不應比入朝遇瑾衆咸跽而止長揖於是大怒矯 詔下獄備受拷掠廷杖三十戍肅州不及出獄而卒嗚呼公何利於此哉其爲御史也猶夫江陰之心而其爲江陰也亦猶夫未仕之心其心以爲朝廷紀綱一日不立則天下赤子一日無所恃以爲命是豈古人所忍泯々者哉蓋其

惠愛天下之心雖欲已而不可得而豈暇復他顧耶此公所以爲忠也公在獄也江陰人願入金于瑾以求貸公聞力拒乃止既卒卅過淮江陰奠而賻者累至七八百金公故貧藉是歸塟而瑾逮其子補伍形勢很狽得以不困嗚呼此非忠惠之報哉公三子朴素渾皆世其家朴集公行事與諸表狀名曰忠惠實紀遺渾之孫繼宗相示已而自率二子子行德重來乞言惟先大夫與公同年舉進士家相去不二舍許皆以古人自期待爲武選郎忤瑾私人幾至不免及今談之猶覺色變某既幸與公子孫往來復叙公之忠以傳使知有所畏而激者相去大異亦作求思齊者所當辨也

壽羅整菴公八十序

君子談世道必先風教蓋言感之速及之遠無意相遭而適以相成猶風之行於物也今夫草木之生雨露滋之矣必披拂於和煦而後生意蓊然乎其震林谿谷歛豊茸於寂寞霜雪不得専其威也君子之於人也亦然當其勤施篤惠澤生民而制群動此有位

得志者之常無足怪也惟夫身已退而道愈隆處人之所不能而薄人之所甚欲可使遠者慕近者化縱懷不肖之心亦且感然悔悟索然潛沮有不待言說而要約者其視披拂之與震盪亦何以異非所謂君子之風乎今制仕于　朝者七十致其事而大臣以六十告爲最鮮大臣家居八九十者　天子必有存問而以太宰被是命爲尤鮮整菴羅先生自侍從登太宰年六十遽以去請上不能舍屢　召不應積二十年匕且八十　上聞而嘉之特命守臣及門舉禮如　制往時　朝廷更定禮樂天下文學之士顯然向進而先生有是請故人不爲重其位而重其去蓋始知有明哲之幾邇來邊境多虞百司飭厲夙夜不皇即老且病不可自引去而　上舉是禮故人不獨重其壽而重其賢蓋始知有退休之樂莫不曰先生之決於幾也如是其不輕於出也已吾其可以利於官亦莫不曰先生之安其樂也如是其不苟於處也已吾其可以病於俗於是鄉之士人視之以矜式邪之大夫頌之以考問朝之公卿歌之以典刑自有先

生而後出處之節侃ヒ然稍著於天下矣夫出處有節則士有燕陽士有燕鶡則民有所賴以免於蠹戾乃先生以聖賢之學自有俛焉進於無疆將謂天以先生風世道也不亦可乎洪先幸而生是鄉又幸爲同姓嘗竊取行事以鼓舞不怠且喜斯世皆有遭也故於祝頌不敢以不文辭

劉晴川公六十序

嘉靖二十年工部虞衡員外晴川劉君煥吾上封事下　詔獄是時　上親覽章奏明察幽隱謂君之言

和而有體又不越他人職事故不深罪第欲稍留之以觀其誠遂與富平楊伯修姑孰周順之留獄中者六年　上復遣伺三人動語食息何似有所異否聞其食乏衣穿色不沮言不懟而講論終歲不輟則又時ヒ給食ヒ之既久而三人之誠愈著一旦不待有司之請釋歸故鄉天下之人莫不感　聖天子之仁慶三人之遭而於劉君尤有私幸蓋其出獄之明年年且六十矣於是門人諸生得從君遊者其感與慶又自有加於天下之人也相率索余言以爲壽余觀自古進言於君有扣閽牽裾泣血碎首致其忠者彼蓋適有所迫而爲之非得已也其後遂有勦襲其事者矣然當時之君肆其威嚴加以戮辱誅譴之條而一時之人亦皆駭聽而動其嗟咨不知抱抑畏譏不勝困挫之苦曾未幾至於隕穫摧頹以敗露者多矣又或望之於君父而不免躬蹈其非嚴於論國而怨於家人妻孥者往ヒ而是則亦何以望古人哉蓋嘗思之其所以至此者要皆不免於意氣之爲也夫理有可據乘以少壯銳進之年則意易動而難忘義有

所激輔以剛直不平之資則氣易使而難制及其既衰揣擬之見不效他願之私橫生同視向之所進適足憎其侮焉耳其身之不能自信若此矣故雖聞其名傳其言若足以鼓一時之觀聽然其人未終音響消歇此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常存豈直不可同日語哉劉君篤厚沉默早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自入官即以所聞者行之而未嘗變易以越于時好固非獨六十之齒數年之困始足以見君而君之脫獄也色益恭數然恒若有所不及者嘗語余

曰今而後知弗欺而紀之難也又曰　聖天子生全曲成至矣而吾負罪引慝猶有未盡吾心慚焉夫以顛頓窘束之中而不忘恐懼修省之誠當衆人欲羨嗟咨之時而益嚴於檢點收斂之實推之不能令其損揚之不能令其前其言也出其不得已而非有所惑於中其無言也斂其所可已而非有所懲於後故不特　聖天子諒其言而已也而天下已陰蒙其施不特士大夫伺其事而已也而武夫獄卒亦知理義之可信由是而推極之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天

地而常存而彼勦襲其事者非夫欺而紀之者歟嗟夫不知學則其人不可以朝夕討知學矣窮達禍福升沉得喪不足以動其常存古之言壽與夭者蓋如此君既歸與鄉之士大夫及其門人諸生日從事於學而余之不才亦與有聞其將何以壽君相率而索言者某等凡四十有幾人皆其門人諸生而鄉之士大夫不在是數其所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與使鄉之士大夫至於門人諸生學焉而皆至於不忍欺則君雖無是封事其常存者固自與天地無敝矣

秀川撰述序

昔在丙戌先大夫以請授小子洪先命之曰嗣不續百年矣惟予守官弗皇于家既乃播遷未能卒業汝勉哉洪先受而藏之當是時年幾弱冠未知斯言之難也嗣是收羅散亡歲有所書志行弗加類焉就老常恐奄忽無以光先大夫遺命戊申集世系圖內外傳名位表己酉草居徙考丙辰傳表成癸亥祠墓志始就將以告于祖廟授之族人而先大夫背棄蓋已三十餘年于茲矣嗚呼傷哉雖然吾於撰述得大悟

焉蓋嘗洗而觀之有以一身而繫數百十指矣有以編氓而食祿且數世矣有親執作業而富埒封君矣爲之躍然喜曰是非駸〻亢宗者耶已而考其下方隳爲溝瘠者昔之家餘萬石者也旅寄而道殣者昔之衣冠詩禮者也中斬而漸微者昔之倚衆擅力者也則又爲之蹙然以悲其始以爲偶然耳比其久也校之上下數百年間莫不皆然乃撫卷而爽然曰茲非屈伸往復之相尋所謂天道者耶其有不盡然者弗係其志與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孤弱而賤

貧猶將有所遺於後矧其強盛而貴富者耶然其人往矣不可得而盡詰矣已而視吾之族人其強盛而貴富者不徒爲之喜而繼以懼而於弱孤賤貧者不徒爲之悲而幸其有遺夫爲之懼則無徙羨之心而保蔭不忘有所幸願則無狎侮之心而休戚相繫雖有疎戚不齊其爲喜與悲懼與幸無有乎弗同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與之義起而嗟曰是固先大夫所爲弗皇者乎小子烏足以承之雖然吾於撰述則又有大悟焉凡書于譜者其必有

在也在吾之上則皆父祖之列未有不吾父祖而弗敬者推而上之不有尊於吾者乎在吾之下則皆子孫之列未有見吾子孫而弗慈者推而下之不有卑於吾者乎在吾之前後則皆兄弟之列未有見吾兄弟而弗愛者推而廣之不有大同於吾者乎在吾之上下前後雖有疎戚不齊其爲可敬可慈可愛者無有乎弗同又不止於可喜而悲已也是故盡吾之敬可以事人矣盡吾之慈可以使人矣盡吾之愛可以與人矣夫人莫不可事莫不可使莫不可與此其志與行爲何如耶則又何討夫盛衰貧富貴賤之有吾以是知盡己之性不爲近盡人物之性不爲遠各親其親不爲異萬物爲體不爲同小子固未能也願學焉譜始宋淳熙嘗限十年而一書今可考者五書于元者三書于明者二此皆先吾而有意于族人者也後之書者其謂何自宋以來譜善歐蘇近世義例祖李小子寡識罔所裁正世系故類蘇譜不復更易考志傳表劄以己意乃若信其言補其不逮以詒無窮使先大夫遺命久而彌光必也自修志行之君子

東廓公六十序

聖賢於衆庶均之爲是人也至其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則固有大者存也夫聖賢之少壯衰老猶衆庶也而有所謂大者何也以形而觀彼無所加也以性而觀固有通乎天下萬世者是故能自得之不能私之不明者師其所已明不能者師其所已能而性始各足雖其既往家誦戶說教萬世無窮也夫人不相爲謀求一言之喻不可得也今舉天下萬世莫不惟彼之師如是而曰均之爲是人也可乎此孔

孟所以大也雖然孔孟之時其弟子三千從者數百人而已而楊墨之言至盈天下烏在其爲師也然至於今言師弟子者必曰孔孟孔孟是故苟得其大雖信於一人亦足矣而況於三千數百哉天下而一人信之即天下也萬世而一人信之即萬世也天下萬世信之謂之天下萬世存焉可也孔孟之後千餘年而有濂洛濂洛之興師友之道一光矣及其衰也數百年而有陽明王先生先生之門師其學者幾數千人而此數千人之中又有東廓鄒先生者師其學而

自任以大嘗曰萬物吾之一體也教不倦者即學之不厭此吾師所傳也先生以温醇廣博之資得師於英發榮遇之年悔其平生而盡棄之盖三十餘年未嘗一日置其言於孔孟之外自國子祭酒歸者十年亦未嘗一日分其力於功名勳業之中故先生之門師其學者亦千餘人庚戌之歲二月之丁先生春秋且六十其在門之人以爲先生之年視其師不啻過之將其爲教益無窮也則群趨而爲之頌而其在交游者相與屬言於余余惟先生以誨人爲學則壽先生者果在其門之人矣乎使其人有三千者出焉是孔氏其師矣使其人有數百者出焉是孟氏其師矣尊其師爲孔孟是以天下萬世頌也而何有於六十哉雖然濂洛以來爲師弟子者亦曰孔孟孔孟云爾今其人可指也將其信於一人者固亦不易矣乎夫必信於一人而後可以天下萬世自得於其性矣而後可以信一人則先生之壽可知也先生間謂余曰吾戒懼矣吾戒懼其不睹不聞也已此於性有固然也而天下萬世鮮自得之由是而言雖謂學不厭者

即教之不倦亦可也請即先生之言以頌其大

劉兩峰六十序

聖人之學取之至近行之至遠苟不得其門雖皓首以終身求一日之幾乎道不可得也知其幾矣造化由乎一心瞬息可以千古其奚歲年之足云歲年所不能計雖瞬息之間謂之得年亦可也有瞬息而得年則知有皓首而不得者矣世之皓首者何限然得年者少而不得者恒多安福兩峰劉君志於聖人之學者也始而師陽明先生棄常業以從事而行輩遜

其勇其後與雙江聶公爲友假館舍以居而子弟感其化其爲學也求得其心而已而不苟以徇人言其與聶公友也聞其所語此心寂感之機歸寂之要十餘年來未嘗輕一諾焉一日忽自省曰公之言是也人之目劉君者若負而可釋若探而可執若有所守而不易而年且六十矣聶氏之子弟往爲壽索言於公々將起　名遂以命予々惟慶以六十歲年之謂也雖予於劉君一日自省而有慕焉人之求歸也羸糧躡屩歷險夷辨南北有更寒暑而不至者此歲年之譬也及其返鄉井而望廬舍則有聞似聲而喜見故物而悲者此一日自省之譬也苟於鄉井廬舍弗之見則遲回於險夷南北之岐雖加以歲年烏足多劉君將得其門矣不亦足慶乎雖然劉君之升堂入室其猶有所待乎昔伯玉與孔子友也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後化故其使者曰夫子欲寡過而未能也劉君既知之矣其進而至於化孰能禦之予生後劉君十有三年其於道也望而未之即不知近劉君之年果何似也因爲之慶而慚

雙江公七十序

孔孟以其身立萬世之命萬世而下仰之如見此豈有間於久近哉其出也僅爲諸侯卿相而席不及煖又已去位蓋孔子歸魯其年六十有八而孟子去齊自稱長者垂老猶且皇々於行當時之人幾何能被其澤也夫人固有終身談學而不聞道者聞之既難而成之尤難有成矣大行之又難孔孟之後濂洛明道可謂成矣而年與位又皆不逮孔孟遠甚其或壽考爾沉於下僚即在下僚又且早休以去而以大登庸者又往々病其行之不顯是數者嘗不能以相兼疑若有默爲之制而忌其全者豈所謂天命固然歟永豐雙江聶先生豪爽蓋世不爲苟徇以簡靜閒雅之器而砥礪于名節登進士出爲華亭取濂洛諸書自隨思以其學反之於身比擢御史持風采出同列上一時權貴畏憚如虎聞陽明王公講學東南願折節下之反覆辨難凡數千百言弗明弗止自是盡聞良知之說以爲孔孟之復出不易斯語其後追稱弟子比於及門之士及知蘇州以憂病歸閉戶翠微山

中十餘年屏耳目之交考易庸之旨喟然嘆曰夫所謂良知云者葢指不學不慮而言。則未發之中是也。其感則愛與敬也學者舍不學不慮之真而惟執愛親敬長之感應以求良知。不幾於義襲而取乎。乃自爲之說曰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々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々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感亦可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孔爲乾之徤。爲坤之復。爲艮

之背。吾於孟得之夜氣。於濂洛得之主靜。得之定性。是致知之正傳而徒曰良知良知云者吾不知之也是說出而聞者莫不盡駭會先生自平陽擢漢關兵備在告而以誣逮怡然就道履險如夷無幾徵見而目於是追而送者始共嗟異以爲先生之學有所聞非徒異同於言說者也釋歸之明年北虜佗順 今上用大臣議首以都御史 召行改兵部侍郎進尚書當是時虜歲窺塞 朝廷旰食內外洶々先生臨以鎮靜事必已出從容籌計不奪於橫議異時紈袴

之子囊金竊符濫爵冒賞者不敢一過其門天下始有羔羊之節以功累加 太子太保勳至柱國廕其子至錦衣千戶而先生年且六十有九上憫其勞不懈不煩以事以優閒之其在兵部邊警旁午猶勤著述與天下之搢紳學士辨論不輟及歸田取 賜金燕堂於東臯名其堂曰賜老堂邑之博士諸生就而問者戶屨常滿明年爲嘉靖丙辰正月十有三日年登七十其視聽步履飲食視少壯不殊也於是諸生將修執爵祝頌之禮問言于予々謂孔孟以上無論

濂洛而下至陽明公而後顯々然々謗言四起幾困而躓竟巋然立于朝廷之上田州之役天下至今嗟之先生旣以所聞見之於行而又終始保全無少疵敗雖同時大臣羨慕不得蒙躋恩之賜豈可不謂至幸歟問嘗侍先生問京師時事則又欿然不甚滿意且欲畢其餘力以求若不知老之將至云者夫孔子七十學之於虛靜不厭而孟子之去齊則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夫爲萬世之命非道之行與不行可加損也先生殆有意於斯乎予少先生十有八歲自庚

寅相見於蘇州稱爲莫逆骨肉其後遂有葭莩之好至其辨難亦嘗反覆數千百言雖嘗有合離而卒不予棄故予於先生猶有望焉不獨祝其年而已也

劉龍山七十序

念菴羅子談學于鄉龍山劉子數過焉覺其言之多不覺其說之迂然性好忘中無他腸鄉人之所競者且言而且忘夕言而夕忘雖己之適而弗人之合不知其有喜怒從違與順逆也嘉靖丁酉舉於鄉爲平樂推官三年以忤上官棄而歸怡怡然無所感其在平樂與視上官也猶其在鄉與鄉人居也問與羅子泛彭蠡遊匡廬友人見其然笑語之曰在他人患不忘在公患善忘問其言亦漫與大笑弗顧也其生長羅子十年於是年且七十覩其色聽其言躡其步履不異在平樂時子汝虞汝周婿楊以倫孫應春皆在學校而應夏應秋應冬學舉子業方有聲嘗遣汝周來聽談學不謂行之迂也居旬餘汝周辭問之曰將絜舍奇吾翁羅子曰來吾與言鄉人異而翁貌類有道者其信然耶嘗寢于余弗驚弗寤神則靜矣不記陽里華子乎昔華子好忘而其家弗解請於魯國儒生治之儒生曰吾將化其心變其慮而後可與居七日而積年所患都除華子悟以爲責己也乃逐而走之問之曰吾之昔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萬物之得失好惡擾擾萬緒之吾侵乃今胡可復得矣子貢聞而駭夫子曰是非汝所知也夫此一好也由前言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留也由後言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去也汝歸壽而翁其尚以徵言探之其孰留耶其孰去耶其亦留與去各有所屬皆其大不可已者耶抑而翁任乎天不緣乎己固無所謂留與去耶且吾昔之學也留與去皆有所屬而吾之心有所當有所弗當固有似乎前所言今之學也近乎華子之求常恐儒生之我欺也子儒生也其試探之而勿吾欺而翁果今之華子乎則吾昔之談學也固已固于而翁而吾不自知者也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二目錄

譜序

廬陵安塘蕭氏族譜序　螺陂蕭氏族譜序
南嶺劉氏族譜序　安成華秀彭氏族譜序
永豐聶氏族譜序　楊氏重修大同譜序
伍塘王氏重修族譜序　白沙陳氏族譜序
白沙鄧氏族譜序　葛山湖平王氏族譜序
廬陵賀氏族譜序　洪同南巷宋氏族譜序
廬陵王田曾氏族譜序　永豐水南程氏族譜序
社布王氏族譜序　泰和高平郭氏族譜序
銀溪謝氏族譜序　泰和鄧氏族譜序
萬安橫街劉氏族譜序　泰和梅岡王氏族譜序
滁陽胡氏族譜序　東門徐氏族譜序
泥田周氏族譜序　高安雲岡況氏族譜序
澄溪華山周橋族譜序　山原羅氏族譜序
秀川居徙考序　秀川內外傳序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二

族姪孫後晉男士（墳瓛）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廬陵安塘蕭氏族譜序

吉安諸蕭氏惟吉水之螺陂最盛余嘗考其譜蓋始於武寧令其子孫榮貴賢達與國史相應余甚慕之廬陵安塘蕭氏以譜請叙亦稱出于武寧螺陂譜云武寧上世由長沙避馬殷亂卜地得坎遂徙廬陵今廬陵諸蕭實皆長沙之後與安塘所稱又皆脗契安塘譜作于元別駕文潤至正德間其後人弘深主善與泰華又加詳訂宜不舛誤大約安塘自始遷祖特山以下其世次皆無可疑々傳疑信傳信固君子之所爲譜至其輕重要各有在亦不貴世之遠且近也然世之爲譜者不援遠冑即假冒榮貴或附益以他人行事而不復根究其是非其始亦起於歆豔爲善之心而不知於已初無所與無與於已而歆豔之止

於自惑耳惟假冒遠冑則必自遺其祖而祖他人其爲不慈不孝孰甚焉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蕃務光許由不必族類而自傳伯夷墨翟不以官邑而始著禹之於鯀惠之於蹠一體同氣各不相掩又況攀附於洪荒不可考信之說而欲竊以自重哉君子之爲譜也以爲自吾之前而考之人不可得而見也觀諸譜可知也其善也惡也可以勸戒而不可改也自吾之後而逆之譜不可得而知也反諸身可見也其善也惡也可以勸戒而不可辯也是之謂能

重其身能重其身然後能重其譜也與秦訂譜自特山以下橋頭巷口象山西園東陂諸族皆直書世業無所攀附其子檜與弟艮弼謹傳而梓之其庶知所重也哉而又聞余之言安知不有名世者出也而亦豈獨螺陂之譜爲能起余慕也

螺陂蕭氏族譜序

往先大夫自橙溪道出縣休檀橋寺讀螺陂蕭氏諸碑文歸語某曰烈哉蕭氏多賢也其後必將有興〻則必且繩〻焉而其時必在休明之會汝識之是時余爲童子無從旁考世家傳記且不能遠遊汎覽以驗先大夫所言未幾今叅政公聰第進士又十餘年公子軾轍相繼舉鄉試而軾以進士令仁和余始從觀其家譜乃知先大夫皆據其世業而斷之以理但言其勢之久與時之所遇皆豫奇中何哉孟子有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非謂見聞習而志意孚耶夫習則不駭其所未嘗孚則漸廣其所未就雖數世稍息然不數世而間有人焉則必探其所遺悲其不續憤發焉以追配而先大之是以鄉里名宗右族之流風

至于今猶未墜地要其倡之者之遠也而其能自立者其剛直廉退之守非有培植條達必不能遂其所就而培植條達惟盛世有之不爾則事變之摧蝕毀譽之屈抑雖有志者亦將韜跡而易方然則世家之興其勢必久而其時必昌蓋亦理有必然而先大夫之策蕭氏或以是也蕭氏自長沙遷吉水螺陂自定基以侍御史顯宋仁宗朝大抵正而不阿介而能辨而世業之傳與宋終始今叅政公父子出適當　今上修明禮樂之際號稱中興其事與往行又皆相類

然朱自仁宗以後用舍漸乖故御史服嘗以鞫獄得罪竄嶺南其他皆坐新法方行不欲久仕是今之所遇視昔過之其所立又當如何也然培植條達而後成此衆人所能耳經摧蝕屈抑而能憤發其立也益堅則其倡也益遠此又無關於時君子所自考者也而世莫知其然故因先大夫之言廣之并以告其族人

南嶺劉氏族譜序

昔六朝之興天下名彥多歸江左至南唐士之流寓者咸赴閩粤此南北風氣一更端也自北方變故相仍人無恒止先生學士遺澤僅々不再世而斬獨其氣剛梗雖無所倚藉能毅然自樹立故多慷慨崛起之士而菲薄門第南方則不然其地不當戰爭土著之民累世不易其據子弟誦說先世行業必援述史册紀傳爲證亡是雖盛美弗信或郎鄙夷其族類男女婚姻不通交際不行故門第之禁於是爲嚴余始厭之以爲拘陋大甚已而汎考閭里間雖盛衰迭乘卒未有無緣而興者不然則其族也不然則其戚及所與也夫人不能無鄙賤庸下者勢也而卒不可以變化將風氣柔下不能自振必有待門第維持矣乎吾邑同水南嶺故姓莫加於劉氏劉氏之先多聞人然莫著於桂隱先生先生爲人以聖賢爲師不少徇俗貶理道一時名人推重之以爲庶幾濂洛之學其紀諸史册者仁義之言炳如也先生没雖世遠而餘烈不衰往々子弟知向慕以不逮前人爲懼則莫梟於今日余嘗識者由此言之耻下人則能自好而守世業者能使舊聞不遺所謂維持之道非耶然論世

者以爲南方之士好矜飾而鮮直道繁校量而缺雅度泥陳故而怯創始多顧戀而重捐私視慷慨之風若或疵焉豈亦有低昂之故乎嘗觀習俗之殊多繇於所見而莫切於世業之相沿如詩書所見殷屑之事各述祖德爲成憲彼固明聖亦其業則然也故一人作之不如百人起而和之之易成也百人禁之不如一人弗倡之爲速已也桂隱先生慨然以聖賢爲師所謂豪傑之士也遂能出風氣之外而垂後人之思彼羣起而和之者亦何譏乎自非有見不可以起

風氣見弗遠習弗久不可以移風氣余又以知夥之不勝衆者由人蔽於近而遺於久遠非其地之罪也余與劉氏世爲婚友近從三德方興天健輩讀其家譜喜其述之遠而因自媿於先世也廣其說使二家學者咸有思焉

安成華秀彭氏族譜序

周禮比閭族黨聯國中之民固將一風俗也然又立宗法于卿大夫之家以收其族人夫宗法不下於庶民是收族之禮獨行於君子而不能同於國中明矣聖人豈不欲盡國中之民皆以禮約束之哉君子者明其道小人者致其力力不勝道則禮有所遺禮不盡力則法有所限是故爲之祴祔繼斬而廟統立焉爲之尸祊爛饋而祭義叙焉爲之冠見婚會而親情合焉爲之問勞賻助而郵典行焉爲之含殮虞祥而凶事同焉爲之隆降厭報而服制通焉此六者人情之所必有而惟君子能行之故宗法非强立也因君子以爲之先是以責之也勢不得以盡國中故此詳而彼畧焉此聖人之權也封建廢卿大夫無世家矣無世家則宗法不可得而復於不可復之時而存什一於千百豈不難哉取其意稍可行於今惟族譜近之然亦必有服於禮者而又居卿大夫之尊自其子孫皆能世其說夫然後浸漬督率而人與宗之今世三者恒又不相值矣惟江以南人無遠徙羣其族而居寡弱者不下數百人仕於朝雖位卿大夫不忍去其鄉其尊卑之叙歷數十世可不紊又惟吾吉爲最吉之著姓彭其一也而族皆不同爲南唐中丞嵩之後徙自金陵者曰吉州司馬仁禎子棊慶爲安福兵馬團練使四世爲宋進士德全始居安成邑城中當時號爲華秀里華秀里人既繁盛而嵩之別子亦多散處郡邑中嘉靖甲辰大常少卿黯大守時濟譜華秀諸氏斷自德全而不及其他且曰不附櫂後不吾信也人於是謂惟彭氏善譜於乎民同胞矣凡後嵩者孰非骨肉哉然而不盡譜者則猶宗法之彼畧而此詳所謂勢也如使吾之視華秀者不知愛而敬哀而恩於其休與戚也猶之夫途之人也如是譜矣亦何異於不附如使約束之以禮而吾所以自盡者不

足以爲之先亦孰爲信之故君子明其道身有之謂也又曰禮不盡力先之謂也夫大夫勤於禮族人厚於信他族欲無興焉不可得也又孰爲非譜者是謂君子之德風余竊有志於是而反身不逮今爲二大夫所先然禮必世而後通禮通而俗成則宗之者益遠是二大夫之志然非所能逆也繼之難故以告後之君子

永豐聶氏族譜序

人之不可易者生之姓氏而不可離者血氣之親斯

二者人皆知之然非其至也同是姓而且親矣推而本之數世之上有能辨而不遺者乎卽有之能無疑乎推而廣之五服之外有能聚而不散者乎卽有之能無間乎是非不用其情也久近疏戚存亡有時而變非吾愛惡可能取必故也今夫指古之㐫德而謂之曰爾祖也則三尺童子必且詈之非謂其無徵中其所惡也設美言以譽其族人雖至疏且遠必爲之色喜非不知其謬中其所愛也夫愛惡之於目前猶其近者也今至於數世之上五服之外常情之所能推者而顧且然此非至不可易與至不可離者耶是情也非特吾於祖考族人有之卽子孫族人於我亦猶是也使吾有可愛後世有自爲祖者況吾子孫乎如有可惡後世且不致祖矣況於族人乎甚哉愛惡之情足以奪親而久近疏戚存亡之變有不與也永豐雙江聶先生之譜其族也考所自出推下市磊源得十餘世而止曰據可信也於族人之承傳分徙各譜凡氏生卒俱有書法曰不敢苟也可謂不誣其祖不遺其親矣然於譜之末必附勸戒之辭而復以

質於余豈有不能盡言者歟蓋先生之學驗於性情而措諸實行附勸戒於譜者蓋將有以感動之曰吾之所以爲是勸者非獨舉吾之愛也卽汝之所願於祖考亦欲汝之善爲人之祖考者也吾之所以爲是戒者非獨舉吾之惡也卽汝之訓於子孫亦欲汝之善爲人之子孫者也先生以身率而導之以情又復若此聶氏子孫有不全其愛者哉雖然猶有進焉盡吾之可愛而行之則善端克善端克將天地訢合而萬物對與爲體所謂天下一家此大人之事也一有

惡於志則在我已餒不獨人得而棄之矣先生方行其學與天下共之顧恐族人之不與於斯乎有以待之而或不可必先生固不與也此余不莗而盡言也

盧陵楊氏重脩大同譜序

昔金人敗盟破建康忠襄楊公不屈死之其後韓侂胄專權而文節公復抱憤不食死自古賢者之作其君之相去世之相後未有能同者也二公同出虞部侍郎輅之後而又共生其時故楊氏之族遂爲廬陵諸大姓重楊氏既以忠義聞天下天下之人亦莫不

嚮慕之凡楊姓出於江南而失所傳者往々自謂爲二公後故廬陵之楊遂爲天下諸楊姓重雖眞贋不可窮詰要之在盧陵者固自若也盧陵諸族多自吉水湴塘楊莊徙楊莊以忠襄名湴塘以文節名諸族有不自湴塘楊莊徙者雖在吉水不得稱雄長於諸邑故譜盧陵楊氏者必由吉水而在吉水尤以出於湴塘楊莊爲重同出於湴塘楊莊雖居相去世相後甚遠諸大姓莫有彈壓者矣明興吉水諸族義方與長史季琛御史惟歟嘗再爲譜々不續者百有餘年

嘉靖丁未憲副公必進與族人某某共成其役自輅四世而有四延四延之後他徙者各著其系而不必盡錄子孫名氏以爲求之詳則勢必有遺舉其槩則來者可考名之曰盧陵楊氏大同譜葢欲以是統諸族使諸族據以爲譜者皆得不失所原公世居湴塘自免於疑謬之論又以文節公爲余先世婚兩家婚姻相緣至今而某罔稍知嚮慕者則請序以申之余讀是譜生忠襄之前者鈐轄而下凡七公而丕之清謹存之剛介爲甚著其後簽判而下凡八九公而復

之貞靖長孺之文惠爲甚著其德善勳業可誦法者世有其人不特忠襄文節爾矣而卒使是譜重者乃在湴塘楊莊何歟詩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尊賢有等禮之所自生也好德矣而尊之有等其小大卑尊非親々之情得而掩之妻不敢以妄擬之夫而父不得以強奪之子廣庭之訓餙暗室之慚恧若是者孰爲使之而又孰爲辨之是所謂人人有所重於已也知已有所重矣至其處身乃或就所棄擲者而安之是果秉彝之良乎余又因是而竊有慨焉夫人營田

廬舍蓋藏固將冀吾身之有傳而樹丘壠嚴祠墓正懼先世之不祀也彼數世之後眞膚不可窮詰矣其稱引而尊奉者固不在其祖考而在忠義之聲聞是徒勤百年之身曾不得一豆之獻而精意所嚮乃出於無因以相求然則規々於厚積而遠遺者為計不已左乎郎使無忘其祖考矣至談其行事則精神與邈焉蒿如見愈久而愈親者果能如談忠義否乎故傳而不朽者非必其有文之謂也死而不亡者非必其有子、之謂也楊氏子孫讀是譜者亦有同余之所

嘅而且嚮慕之不容已歟憲副公與余皆曾氏之戚數與相見為談譜事會是年余亦續秀川族譜方有感於先世行事至叙文節夫人勤儉有三嘆焉既以自儆遂以相復雖然余言豈能為他日重哉亦以寓嚮慕之私爾

伍塘王氏重修譜序

高岡栢下在古新淦縣去吾鄉五十餘里宋金陵御史王公斂卜隱地也斂生恕登紹聖丁丑進士封樹而墓之奉牲而享之凡二世恕之子琛始遷伍塘一傳悉官四川提刑再傳勉任大理評事迄我　明興三憲並起太守御史郎中令尹相聚一時冠裳濟々郎三代威儀不加此矣余考宜之官僉憲也愼而勤郎胥占之際尤審爰書驗則歷工刑二部以至臬司氷蘖之操四十餘年如一日琳則初任刑曹受知
英廟恤刑湖廣一日釋疑獄數百人德活民命夢感陞司必昌厥後法不貸者郎權貴弗避竟以執法忤戚畹引疾致仕士論惜之御史臣巡蘊松等處勅往河東整理鹽法立禁牆冷舖地侵於人者悉歸之官

載安成少保彭公華記中軍民卿恩請祠　賜允勅額忠愛郡學舉祀鄉賢列人物誌內此皆古良臣風度也其餘儒官冷署與孝廉未仕者縷不可指焉因思王之為姓周天子因生以錫也由周而來晉宋為盛蘭亭高士三槐留記百派之所宗也今伍塘所譜不援古不假勢獨詳本支眞得古人作譜之意矣余家與王氏世好從吾遊者如寵年如方平如寵從如鄧如以貞如御皆矯々特出者也因請序於余乃晉諸君言曰王氏先輩世叨法官名重　朝端忠義凜

稟所望于後起者不小今君等津〻好學御史之高風三憲之芳躅繩〻繼〻作法於前者必述於後夫國有名世國史增輝家有賢胤譜牒生色屬其宗者志不在温飽斯庶幾無愧于先型古來有德之士刑書明啟氏歌遺愛饗宗廟燕子孫萬世之聲名福澤必歸之睹斯譜回念孰啟之而孰顯之必有（見於羹牆者矣）

白沙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申春余緝家譜石蓮洞中白沙陳君某與其族從父某〻請敘其譜且曰先考東熙公之命不敢忘也東熙公名琛蓋嘗手録世系以授之某者余喜其志之同也遂以考正所傳之系叙而歸之按其族祖鈍叙其正統譜曰陳之先出高宗子叔慎之後叔慎子曰宗先當隋末徙盧陵匡墓依富人匡太以居號小隱今其地爲玉笥之廖田是宗先其始遷祖也考之史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禎明三年臺城失守爲秦王所害年纔十有八其子孫之徙在隋之末理則宜然臨江志云玉笥鄉有陳岳王廟武德中王之子嵩爲吉州別駕卜隱于此遂遷王墓舘頭安山岡

是言之嵩豈即所謂小隱者而宗先豈其字耶宗先之後又幾世爲觀察判官岳〻生翰林學士濟〻生門下侍郎喬〻相南唐後主死事于開寶八年宋太祖嘉喬之死詔許歸塟且官其三子誠議詔誠從派源議徙林城詔爲將仕郎仍居匡墓詔生伯恭伯恭生彬舉制科彬生溪登元祐三年進士官起居舍人溪子肇始徙黃師不坑又十年徙下白沙肇子定爲處州教授三子明瑞旭明留白沙瑞徙中村之竹山旭徙住岐竹山數傳稍微而白沙住岐之後甚繁衍其居百歲舍埠鄭園者又自白沙而遷者也歷元而明出而仕者有新淦學正逵德儀鳳司知事性翁將仕郎能安東阿主簿本道泰寧訓導妡古重慶教授三榮上高教諭純此皆近而可據者而某之意則曰始吾族之祖宗先也蓋推其所自出也夫創業而遺之緒使吾子孫衣食有賴守其訓戒而不至於敗古所謂功與德者則肇於下白沙有之故舉歲事必於肇報功德也雖然祀始於此則祖始於此矣矧白沙所得專焉者也而譜不始肇得乎於是叙世自肇[illegible]

而餘從其舊余既考正其譜至於喬之死事蹟之又有深感者焉當後主惑於憸邪喬雖相位不信用早識之士將謂不得其職而去固亦無負於國也喬之意不然若曰我世臣也國存與存國亾與亾去將何之比將納欵則又死爭之至于事不可爲乃謂後主曰宋如以負命見責請以喬自解保無憂也遂經而死夫慷慨殺身難事也古人猶或易之以其見廹於義則氣之所激有必至焉者矣方喬之就經也國事既去無可爲矣主不我責而恐其速死是又無所廹

矣而决於自裁若不容已其不爲至難者乎是喬之處位也固將以全主之國而其處死也又將以全主之身隱忍委曲寧共汙名而不欲顯主之過嗚呼推是心以往優於天下矣况於家乎喬特遇其不幸者也今人麤衣食郎悻々入閭里見貧乏者不少加憐恤以業歸必損直而後領之甚則攘冦朘削凌暴摧殘以自肆而不復計其卑與尊疏與戚若是者豈必哉然而名謂之存祭餕之會慶吊之通未甞改於其舊則所謂陽示之形而陰奪其實斯固無取於譜此

自私而不能相全之害也其於先祖所遺功德不惟不知報而且棄絶之又安在其爲專祀也乎故欲爲夆之報者必如喬於後主而後可必如喬者施於家則恒以身當其勞不專其利自責以難而遜人之美是孝子慈父弟弟貞婦可接跡而出也其於功德不既引長矣乎始喬死後主尋其屍不得有見喬衣黃半臂行者蹤而求之果得屍其歸瘞也至玉笥大綫潭舟旋舞不進有頃柩自沉至兕中里人以爲神立廟潭側祀之歲時禱祠有奇應輙著其事于碑余聞

某言乃令某往録碑辭互相攷正先一夕神見夢守者曰明旦有白衣人來善視之守者異其語未幾某果白衣至嗚呼有如推其心以全其後者豈無默相之道哉余既序其譜而復附以此使知能以身全人者其身固未爲不永也又况遺功德于其子與孫也陳君白沙凡十九世今食指三千有奇而仕（岐則別譜云）

白沙鄧氏族譜序

自同江趨縣治中道爲白沙環鄧傳比居若櫛也聞其世家獨鄧氏有聲憶昔諸生時見友人多傳鄧氏

尚書已而功祭學宮則有鄧温州之位其後以外氏姻訪鄧氏入其門壁有懸車長老子弟多儒衣顧其室廬僮奴不加於比居也又幾年而睛峯璜氏以族譜至且曰譜之於族猶防之於滙也禮法不嚴訓戒不容則羣居有傾敗之患吾何以制其潰哉宋之萬鑑元之俊明梅隱嘗爲譜矣吾得免於遷冐之嫌然文之遺者闕且半今所傳伯祖番禺公之譜梓於無錫公者也伯父叅政公先君温州公病其大簡將續之而未克就今四世矣不可以緩惟鄧祖廣平侯淵而家白沙自公徙始又九世至雲卿行乃可詳譜傳始雲卿貴傳信也繼以宗範重守也夫創締必有始也作居址保于無極記祠墓業貴有徵也著錫典言不可以無文也以著述終之雖然吾寧無遠思乎古人有言假器莫如比隣考故莫若近代叅政温州而下其至近也曰宜曰淵曰廣曰駢曰忠信則璜之諸父行也曰簡曰光曰璁曰璞曰珏曰稷則璜之諸兄行也吾之子姪猶及見之吾書其有弗信者乎自叅政温州兩公以儒行顯其授受可知已儒者之道載之諸書始於親愛而終於天下其進則致用以利夫人其退則固窮以和其族雖然親愛者其本矣吾見積躊以富者於其家之凍且餒不獨無與恤也葢有朘削以自益者矣吾見冠裳以貴者於其家之賤且弱不獨無與援也葢有驅廹而徙遠者矣吾見議論而賢智者於其家之愚不肖不獨無與養也葢有掩覆以相紿者矣彼知於吾之親疎何如耶而又何暇及天下耶如是而持詩書之說旅進旅退號於人曰儒術在是也何啻於以儒爲戲焉嗚呼曷觀吾之上世與吾父兄也乎此吾立防之義也余讀之而嘉璜從而觀曰茲鄧氏有聲者歟夫世家云者謂能世其業之學也學于家者不可以利於天下卽世守之何足貴吾因睛峯之言厚有望於鄧氏矣往余見睛峯薄視進取介以自潔所著諸書多切世教茲於譜也維持之意益周於是盡舉其言叙之他日吉水傳儒林者論乎其世將不直有聲白沙之間也已

葛山湖平王氏族譜序

余讀詩至周室禮樂之盛以爲形容盛德成功至極

矣然后稷公劉而下其陶穴取煅于邾采葛之事徃往見之篇章有若咏歎而不足者何哉葢至是而聖人教家之道槩可窺也夫引譬小則志易從比類近則情易接言之而改聽者可以作其怠思之而感心者可以防其偷此其流風善俗逾久不廢有以鼓舞之然也余族稍衆間嘗考顏呂家訓鄉約之意行之詘於勢不得遂其後取族之譜次其世行而撰述之族人時々聚觀焉感盛衰之際或蹙然而悲覽美得之故或愾然而慕較微顯之跡雖至愚者亦或俯首

負慙而嗟當是時雖莫告語若有發其朦者矣因竊自謂欲教家者取之詩以幾聖人之用心莫近於譜譜以考鏡詩咏嘆之其深入鈞也樂安多大姓在湖平獨王氏著析處凡數千人行于途有問名氏而不識者長老某々等患之相與謀曰吾何以聯其渙散而感納之人道矣乎既得大理節推紹議合乃命某續譜々成使价時等來乞言价之言曰余姓出於金陵曰士尭者自分宜白芒遷吉水帶原祠墓存焉譜之所由始也五傳而有延湖平之始也十傳而有潤

瑩匡器則上下二族之始也譜作于子純繼于時憲景烈今二十有五世矣不敢後懼逸也不合帶原遠也上族之系有吉水葛山之文才九江德安之文斌不之詳慶吊所弗及也匹配必書閑閥惡無教也繇而下仕者二十有四人獨于純方貴時寶詳焉惠藏聞也濟甫而下舉於有司者十三人獨艮甫詳焉廊草廬正學也宦者不書々謙餘而下五人能以粟賑義其施也信周非賑亦書飾禮容知務也懿行隱矣書與董重節也璉昌善而下四十餘人或仕或否

均書之崇儒也爲王氏言者多矣獨一峯東白是穀人也乞言不之他必于執事傳信也余聞而異焉胡其事與予似而又與時相值雖然何以益諸惟昔聖人教家既爲之鼓舞其辭矣然大要自其少時習爲長幼禮容俎豆誦說之節以淑其性行俟其既長使之出而治民以行其所知及倦而歸則訓于里門以溥利于鄉黨其材能下者躬耕孝養而出其羸以佐人之急至於世變負殳與戈捐軀赴公不皇其私是以閨門化之咸有宋姬共姜之風葢立人之道莫大

於此是說也周禮所由以興而草廬傳之獨詳王氏之所習聞也數稱道其所習聞者以振起其偷惰由草廬之傳以究九經之旨其仕則爲韶州爲金華爲徽江不仕則爲寔卿爲壽樂爲蠢菴以發粟之心臨財以治堰之力庇衆以蔡溪護尉處變以貞婦姆訓子不云乎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茲獨教家已乎古之爲詩者刺時政率先民風葢一國所慕咸在巨室予鄉去樂安不甚遠又嘗濫厠采風之職既喜德之不孤而遺俗可正也故并道所以處族人者與發之俾有成焉

廬陵賀氏族譜序

某嘗從同郡諸君子爲朱陸之會青原山中與前邏水令龍岡賀公數相見公在會中年已高端坐竟日聞聖賢旨要沉思頷首不喜辨說心竊慕之以爲老而不衰可訓也一日衣冠造敝廬言曰賀之先出唐會稽懋因令永新留家焉傳四世而有曰美曰圖曰琰曰緒諸賀所從出也良坊大城下布廬陵荷山之賀出於美龍田後田江頭灣東上江頭江南之賀出於圖攸縣湘潭小車高田之賀出於琰賴田耒陽安成樓前界塘之賀出於緒而鈞則荷山出焉四世而下至於今二十有二世摠食指數萬有奇而大吾賀者則若弁之詩泰之義性翁仲善之逵學士先生稱述不絕于口鈞懼後之無以繼也取舊譜繹之作譜序凡例世系者三曰內篇貴〻賢〻稽實者三曰外篇於意若曰凡爲父子夫婦兄弟叔姪以至于羣從者必求其慈孝和義友恭愛敬而非徒以父子夫婦兄弟尊卑之名爲也貴〻者爲其能達乎此賢〻者爲其能守乎此而皆有實可稽亦非徒以其貴以其賢之名爲也然徒言之爾矣幸以子之身教者教之可乎其謝不敏至于再公弗釋也嗚呼公知學矣奚以言哉蓋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學爲人者學爲父子爲夫婦爲兄弟叔姪以至于羣從而後人道備焉也人性至善何所弗能其待于學者何也今夫一人言之十人咻之聞者不從其言而從其咻則知懼之成於習也十人言之一人行之聞者不從其言而從其行則知學而後有教也故學非能爲之謂也謂其

有所弗能而求以能之者也教非必人之能也謂其已能而人自求之者也嗚呼夫孰無父子孰無夫婦孰無兄弟叔姪與羣從哉則亦孰無人道之責而於學其可已乎是故繼志述事所以學爲父子而亦以教人之爲父子也反身刑家所以學爲夫婦而亦以教人之爲夫婦也餙讓去争厚施薄責所以學爲兄弟學爲叔姪學爲羣從而亦以教人之爲兄弟叔姪羣從者也貴者得此而身益尊賢者得此而名不滅傳者得此而文可遠而一有弗學則凡彼之越履斁

彛雖非教之逸欲而習俗之移抑亦均有責爾矣嗚呼可無懼乎龍岡公以向衰之年堅向往之志雖以予給舍君之貴而瞿瞿然如有弗及蓋知學而後能若此賀氏之族相觀而善增其不能與於詩由夫義達其道以進乎聖賢之業安知不有出於虞歐諸君稱述之外而所以教賀氏者奚必取之他人哉吾見賀氏之譜成而學者繕性輔世之訓昭也

洪同南巷宋氏族譜序

夫子有言吾猶史之闕文蓋傳疑也夫疑於傳例之可也存闕文何居若曰庶幾有所待乎厚之道也他日告子張曰多文闕疑慎言其餘是又不獨紀載爲然於是悟曰斯所謂直道而行者乎闕文借馬二事蓋以實之其篇章固相聯也僭亏言孔子少孤失其父墓夫郰大夫世祿也喪則君使人涖之猶不免失墓之疑而馬遷所紀堯舜禹傳序累數十世如指諸掌較其世次疎戚其疑特甚遷爲良史其失乃爾况其下哉族之於譜猶國之於史其紀載無專人而聚散無常勢所疑闕者又可知矣洪同宋氏之譜其存

而可考者四始天定而子溫子瓔昌寘繼之方其自冊陽而栢鄉而洪同諸宋之所宗也洪同而後有深清溢沙四派四派之後在吉水爲篠陂爲苦竹寨爲田心在盧陵爲郡城在永豐爲濠上爲白水而在峽江爲石陂在新喻爲其相去踰二百里食指幾萬餘可謂繁矣以其繁而又聚散不常故四譜所書咸不能無疑天定於溢下書孟祥而後以三十七郎當之其配氏爲不同子溫去三十七郎易以宗瑞宗武宗瑞而下五世無名而所謂大四位十一位與宗武之

從天定不能詳也天定去必政混其子邦寧孫子直爲兄弟而以國允之子屬之子先昌憲則書必政於兄子後于先國允有三榮甫至子環之祖雍丘則又信解文之過也至是田心詔等懼其久而益舛也合諸族爲譜而洪同則主天定昌憲永豐主子溫犖然持以問於余〻惟辨得失於數千年之前馬遷有所不能强置是非於衆口之間孔子有所不能必而吾何以應之雖然所不知者斯亦已矣自其可知者求之豈無是非得失皎然於人心者乎即其皎然者而弗以從令爲孝勿以億中爲智勿以勝已爲能固所謂直道而行也推不從令之心則改過固所以善繼也推不億中之心則傳信固所以尊祖也推不勝已之心則自立固所以邁迹也豈必求勝於譜哉吾嘗從先大夫視穫洪同之野其山水不甚秀特土物無奇品其俗淳龎而近於野然稱世家者必歸之至論世必先田心其有以也宋氏諸族其果求勝於人乎吾將告以常勝之道始於學文勿爲史遷之誣進而干祿勿爲子張之過而要其所謫法者必以夫子爲師斯其人之名與氏必且不見釋於後世之譜其爭也非君子哉是役也詔倡之而執事其〻莍費出於衆其以爭而解去者宜虛其簡佚之固猶史之闕文也

廬陵王田曾氏族譜序

江南之曾大抵皆祖武城而宗據其在吉水則蘭溪爲名族予嘗數至其里四周崇山叠嶂溪貫其中沿溪甍闠鱗次櫛比傍有故墅數處問之皆宋元名人如所謂光庭者所居蓋詩書之澤未斬而貲儲視昔幾倍每登眺爲之徘徊嗟咨久之嘉靖乙卯冬廬陵王田曾氏以其譜來考所自出亦云徙於蘭溪所刻文字如小堂槐堂諸篇即予所至山溪與徘徊嗟咨之故墅也蘭溪之宅卜自南塘自林塘殺而衣冠凋落然其子弟誦習不輟今王田在廬陵食指既繁貲儲漸盛子弟恂〻知服禮教豈亦氣類相感然歟蘭溪譜於各族所徙或載或不載而王田所稱徙自蘭溪者爲晉孫之後又幾世而爲子貫子省子恕子勉伯仲始自爲譜〻始于晉孫之世曰是吾之近而親者也而教授蔡公持已與鄉先生康公類蓋已序之

自永樂戊子至于今又若干世譜之不續者若干年矣於是某〻等奉其長老之命旣裁圖系之蕪冗與名氏之未入者次第于譜復來索予言以序豈以予嘗往來蘭溪知其故實而求正歟葢嘗讀曾子之言有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喟然曰吾人特立於天地之間無所假於外物者其不在茲乎今夫仁義在人無財而足無位而貴無衆寡而有親無今古而常存無遠近而得名是衆甫之所自出萬世之所宗也戰〻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以

誠其身〻誠而仁義不可勝用是曾子之所爲三省仁義有諸吾身卽貧賤寡弱不病可也況未至於貧賤寡弱矣乎是故居富貴而不淫處衆盛而不驕歷久遠而彌張亦豈有假於外物哉有假於外必其不足於中〻有不足卽外物之來未足以相益也予始徘徊光庭之故墅憶其當時衣冠之盛文墨之富貞足以膾炙人口然至于今其可指數者安在故予嘗以吾人特立者爲蘭溪言之王田知蘭溪矣不知遡蘭溪以上有廣居焉安其居者可以宜家人以教于

國而絜矩於天下此曾氏之所遺今大學之書故在人人童而習之者也今夫善守祖宗之遺者必且私其載籍履其疆域以保有其聚積曾氏所傳載籍明甚然其所遺要在於仁義有諸身而已反而求之舞雩之風金石之歌相在爾室於王田乎何有

永豐水南程氏族譜序

永豐巨室在郭居者有水南程氏環南郭水外甍宇殷〻咸累貲産擅藝文尤多忱恂長者及諸儒生儒生有某〻某時號八程皆秀頴敦朴可與陳述古昔

明習興道以故外邑亦知有水南程氏然閭巷不甚聯比歲時驩會弗盡辨名氏道遇或昧戚屬先後諸父老患之於是用中等二十有四人集諸儒生紬舊譜〻前世所由來與後生未載者葢程之先武裔也當宋神宗時有程與者由洛徙歙爲淮西戍夫子統立功建炎中官千戸子仁傑紹興中進朝列大夫朝列子寶興淳熙中移署鄂州帥府帥府留後子梓忠梓忠子明秀有大勳淳祐中授懷遠大將軍鎭臨江移守永豐墅嶺子翔雲繼之以他故謫布武將軍

龍泉宋亾遂失官家永豐之永寧洲有四子伯源徙今水南叔源徙流原而福源之西郭德源之楓木橋再世皆無後奚之戍淮賓與之帥鄂不常厥居明秀而下世有祠墓在永豐故譜始明秀而宗伯源伯源凡幾世無遠近必書々必詳生卒配氏於是程氏之譜粲然有條畫矣嘉靖乙未諸儒生以譜請序予爲援明道伊川以進之大意以爲洛故無程由大中而程始名徵二程大中甚矣諸儒生不鄙予說受之以歸又二十餘年某復持卑來索書予覽之慼焉當其

爲是說以授諸儒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思以濂洛之學自任於身而且持以喻諸人舜若易々然也今二十餘年以來聞之者既已稔而言之者無所効不亦自愧於心乎且夫二程之學主於求仁其言仁也以渾然同物爲體者也夫同物爲體者謂其如手足於一身疾痛疴癢皆相關也疾痛疴癢皆相關者思其所必安而營其所必捄此不待言而自喻者今水南之族凡幾百人稱謂之序往來之跡體貌之恭吾知其不悖於譜矣其幾百人之善敗利害若是其不齊也亦將何以體之見其顛連無告者亦惻然而思爲之援其氣勢之加於我者亦有忿疾而思遏者乎夫言同物者不必皆血氣之親猶之曰凡物云爾名爲族類則固同一體而分也然於疾痛疴癢顧有言之而不喻者則又何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諸儒生既以明習而且陳述之矣然猶有不能踐其言以推之於族類豈二程之學卒不可復明矣乎夫學不明則仁道熄仁道熄則人已判而大人之業不傳與觀徵而巨室之風不競此非細故也夫子有言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予以二十餘年之久不能自効而顧以爲愧亦何以誨於人哉孟氏有言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諸儒生於二程是也因其再請也遂盡言而書以遺之

安成社布王氏族譜序

嘉靖丙辰予續秀川族譜族與安成社布王氏姻者介其省祭某諸生某大學生某來請敘譜且曰世之言王姓者咸出太子晉遷于琅邪望于太原曰唐而上新書具存吾無贅矣生唐之末長者諱該吾之[illegible]

祖也長者避亂由太原徙蜀由蜀徙吉之水東再徙廬陵荷山後梁龍德元年有龍見舍傍將復他徙胡僧過之曰北走百里遇三白止長者以爲讖北入安城僅百里遇乘白馬者問其地爲大小白茅岡因卜居之今連嶺王氏是也長者生二子長曰餘次曰肱肱長而武勇有智略從金陵楊演征虔留家七里鎮自連嶺而徙者爲楝頭爲茅塘爲什鄉東向諸處皆餘之裔也餘之十三世孫宗白翁紹興元年葬母邑東廬居其側其地有社祠泉多漾布於是人呼其處

爲社布社布至是始有王氏宗白生屑七屑七生清甫洪甫清甫生介翁介翁生大星之裒元花樹之閂元白竹之與元洪甫生琦翁琦翁生福元福元生復初復初生傳芳則高村之支也元季兵變譜失所在宗白十二世有孫曰奎登弘治庚戌進士既爲祠々長者以下復謀於叔父乾巍更作族譜其後平樂守一鵬續之弗及梓行至于今族屬日繁譜之不登者又幾世矣此某輩之所懼也夫推所自出始于長者其上不可得而知其下不可得而詳者勢也詳始

自親々也親之故貧不耻賤不捐否則貴富不敢[illegible]援一體故也系以五世蘇氏法也有名有行著妻若子生書年卒書藏人道有終始也先世之誥勅碑銘諸文彙紀之示不敢忘也先生其爲序諸予曰吾之譜秀川也亦若是雖然此譜之譜非人之譜也夫爲譜者孰不本始聯泉衍文比行以傳遠哉稽其實而一弗當皆彌文耳夫人不亦有譜乎吾之初生性源渾々聲臭俱泯不可窮詰不猶姓源未啟乎居所而遷上下無常不猶擇里而處乎愼獨不二庶類以成

不猶本支蕃盛乎全而歸之毋忝所生非卽本所自出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正其家非卽世系相屬乎言法行則以獲乎上信乎友治乎民非卽彙紀之事乎然莫有舉其廢而新之者何也脩人之譜者有弗譜々斯遠矣新書諸王之譜是傳者幾人河汾少年布衣明王道著經訓彼非貴富顯赫者也而萬世之下猶然仰之夷甫身都三公死于晉室宜其有述而不免於譏議者名實乖也不又有蒙穢叢垢子孫羞以爲祖者乎身隳世徙而取榮者多莫

大於實勝夫是謂脩人之譜脩譜之譜者人得贊以辭脩人之譜非自反諸身弗可幾也予嘗以是告秀川之子弟矣社布與秀川世婣相去地里邈甚其請序也至于再三故以告秀川者告之樂聞人之善又勉其有成固睦婣之道也

泰和高平郭氏族譜序

今之親愛尊事於人者其姓氏既稽其州里既辨其性行既得然猶懼聞之弗詳不足以盡探其實而或不相值也又將徘徊其故居愴惻其遺物而拯恤其

子孫又恒懼爲之弗力不足以曲致其私也彼其人往矣吾之所親愛而尊事者無所待矣猶然注其耳目於寂寞冥昧之後豈冀斯人之我知哉斯其不解於心所謂情也故心思有所屬則見聞因之營以周見聞有所觸則心思因之積以固此無擇於疏與戚而固有然者矧於身所從出問其居不遠於百里考其傳不問於越世而又誦聖賢之言敦倫篤行明道術而施之當世以承君子之譽者其於親愛而尊事之也情將謂何即使吾所從出或至不可窮詰而下之庶孽之子遺支緒之他逸其存亾失得之故不幸不得識之耳目以致夫肹蠁展省之數慰其思慕而安其栖處爲之慶會問贈吊郵捄助之節以收其散敢覈其訓飭以廣慈厚於將來君子於此有不以爲歉乎哉即是推之譜之用情可得而知也泰和平川郭君致祥與予同年舉進士爲人惇恂純慤而切於問學嘗爲給舍以直道見抑再起爲嘉興郡守將大拜一旦棄其祿歸養終身不悔益斷々必爲君子者也既稱其力之能爲以聯疏戚而訓飭之其子弟咸

彬々以文學進雖力田服賈亦多馴謹朴茂之風至是復取舊譜續而新之推本其所從出自今蜀江高平祖子高而上凡幾十世至汾陽之四世孫御史中丞瞿始自中丞徙泰和之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而其子樞密使延嵩則徙符竹數傳至逵再徙雲亭鄉之西平又數傳而爲子高子高上世有文勝者以善施仁其鄉而其後代有聞人如寶祐乙卯解元魁達陽千戶承宣固安訓導暹大寧教諭燦光化知縣[illegible]京衛經歷諭南寧同知治則皆與君聚居高平者也

君之譜追遡甚遠而承傳徙居存亾失得之詳上下四百餘年之間言之靡有遺憾高平之族足於見聞若此吾意必有敦倫篤行之士相繼而起以植當時而譽後世則此其具矣雖然見似之悲本於識貌無服之喪緣於知生廟而爲之尸者不忍離其形也祭而爲之餕者不敢私其遺也然則肹蠁展謁之數慶會問贈吊卹捄助之節雖君子未之行其能自解於心否乎嗟夫至情之發固有遏之而不能使其止者彼其心思不齊所謂積以固者或不在是豈皆不足於見聞歟抑所謂情者必本於學而後各得其正而語之以學又必本之身以先之歟然世之以身切於問學者恒不多見是譜雖具猶不足以觸其心思又况并譜而忽之者也君之爲此自謂終族文南寧之意且以支庶繁盛不能人給則別五宗之親續之其長會予緝秀川之譜垂成而序譜之命適至自喜與同情也遂本情之至者爲說亦以著君之用情（蓋有本云）

銀溪謝氏族譜序

江左之世競門戶門戶之盛以王謝爲首稱至其

全功名無有挫衂王國非謝比也嘗讀安石家傳其諸彥傑之士皆出羣從故封胡羯末之號傳爲美談豈亦一時之氣會哉然史稱安石處家嘗以儀範訓子弟又時々以言戒約之似又由於諭導然者其故何哉古之醫卜必善累世漢氏經說咸祖專門夫醫卜小藝也經說儒生所有事也猶然必待累世專門而後精論導之功焉可誣哉江左品藻先器識而尚才智夫器局于質矣識則可以學而弘才限於稟矣智則可以學而廣々智弘識則器可大才可通氣會與諭導固相成也予邑中謝氏惟銀溪爲最盛其在宋元國初投仕牒者無慮十數人故鄉里有爲二謝三毛之語蓋華之也自余之少三四十年以來縉綬紱符不絕于當途起進士而衣紫者前後相踵彥俊在庠序多魁厚簡朴之資則又氣會之逢也其後因爲婚姻數至其家見其長老愽大惇恂而本於慈儉內外習尚具有成規而諷誦詩書承傳統紀不至二三其旨然後知其纘述既久遠矣邇者參議瀏溪君待次于家以舊譜相傳凡三書而來者日增不可以

無續也復緝爲二編以遺族人首譜例次訓誡次世系次維紀而下編則首誥勅次文獻凡涉於溢美騰僞者擯弗錄有維持之道焉譜成諜於族之長老遣諸生某々致書幣委予叙之惟謝之先本江左至豫章太守顥之子雅尹興國遂留衣錦鄉又三十二世曰昭祖者徙銀溪在紹興之七年參議君以其近而可據也續譜斷自銀溪而以昭祖爲一世至于今十有六傳生聚之繁科第之殷衣冠之衆駸々甲閭右矣乃尤拳々於訓誡紀載之詳其深有意於諭導非

耶江右盛矣考其羨慕惟在器識才智之選故其訓予弟而戒約之者不出於儀範嗚呼彼所謂儀範者豈皆聖人之教抑亦不免於世俗之所品藻乎銀溪今當聖學大明之時而儒者維持之效厚倫理而敦道誼卽家庭閨閫之間以盡慈儉惇恂之實處則卽所行以善其鄉出則卽所志以善其世固不直爲江左儀範而已史又稱安石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是當時諭導所在雖不盡聞要之一一必本諸身故言易入而不疑也嗚呼安石且然而況不爲安石者乎聖人之教折其衆議則爲經說見其一節則爲器識爲才智而全體諸己則德日崇而教自行未有無諸己而能諭諸人者也予與參議君皆谷平李先生門人其諸彥俊又皆以聖學問荅相往來既皆仕諭導之責矣將無有進於是者乎因爲之（序以先之）

泰和鄧氏族譜序

一峯先生隱金牛山山深溪毒從者多病惟泰和鄧公留歲餘無所苦先生器之比登進士爲鄧睢兩州有惠政擢郎中嘗謁告歸侍令食族人力竭乃已余

少聞而羨之無何與其孫玉璜同舉于鄉纔一再見不及問家世嘉靖己未縣學生鄧用光等持譜請序考其代序既甚遠而所祖止于慈谿主簿晞顏晞顏在宋紹興間自建業始遷西昌六世爲神童有興神童五孫傳者三人輝叔徙城西煥叔徙水南新叔徙冠朝三叔之傳十有二世達可以後仕者聞于時隱者聞于鄉上下三百餘年文學行誼磊々可舉者二十有六人蓋公其一也公居冠朝其磊々出衆上嘗欲因叔祖文淵所爲譜增修之力不逮以付其叔堂

于球瓚〻爲虹縣知縣與二人先後逝皆不果於是用光及諸學生天祚集衆成瓚之志而水南城西又多長老克紹前聞懇〻佐費致期相之蓋鄧氏居泰和幾二十世至是始有完譜入梓嗚呼難矣當余聞公事時無問其家世如何也即使雜於委巷素無冠裳閥閱之榮吾羨之者不加損焉何也以其人也比知其家世且有冠裳閥閱之榮矣乃益爲鄧氏羨何也以其得是人也然則人與譜將孰輕重彼欲重其譜者果何以哉夫人所可重者爲能通天下爲一身

彼其一身猶夫人而天下至廣安在其能通之則仁之推也故不獨稱名于譜者爲甚戚而且旁達于蠕動夭喬之類不獨飢寒觸于目者爲可憫而且有關於疾痛疴癢之情公之合食近矣自予觀閭里閒羣居燕見稱名未始不以譜也彼我相形貴富相軋稍涉利害所爭僅錙銖而相持輒斷〻不暫釋彼豈異人哉誠懼其子若孫有所不足思以遺之勢不能兼耳夫愛子若孫孰與於自愛其身今夫趨名于朝息利于野冒寒暑輕險阻棄家室而淹歲月以求之之

不知寒暑險阻能害吾身不勝其求之之誠也誠於求道者亦何異於是身弗即矣烏暇計其子孫何若又烏知有彼我之形公之推仁其始於全牛之避乎夫忘其身與子若孫宜非情也人顧羨之以爲譜重是公未竟於譜者稱名未盡書耳夫譜之爲書非止以詳稱名而凡得書爲公之族者皆有可推也推求道之誠于分之所當爲凡世之顛躓拂逆皆吾平生之經常而不可怨推合食之仁于力之所可及凡族之强弱衆寡皆吾四支[illegible]尫瘠而不忍傷及諸身率

其族人使稱名者不爲虛書如是獨公能重譜哉方公竭力合食當貧矣至于今其子若孫未始以貧病此耳目所逮也逮則微〻則信〻以貧羨鄧氏者吾知其衆矣其等凡再及門其意勤甚而予自少已羨鄧氏樂道其善又故舊也於是乎書

萬安橫街劉氏族譜序

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顧未有原其所以爲宗者夫宗之爲言相率尊之云爾先王深知人之常情耳目之觀聽必有習心志之趨嚮必有歸不可無與宗也

則又以爲敦恂啟廸不逮於表儀之崇蕭氣類感孚毋資於戶庭之浸漬於是即其骨肉至戚立之五宗假祿秩以統之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嚮之所主而不至於渙散是宗法也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道五宗之人不敢以其戚臨之而其法亦易以行後世貴不世祿代不襲賢二者常不相值故有業足致遠不自行於族黨之間言當垂世不即信於朝夕之內若漢之石周宋之陳呂乃幸而間值焉耳如是而談古之立宗不已左乎吉安多巨族各以閥閱

相侈競又能蕭祠祀以萃睽離緝譜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論將以補宗法之不及而維持之非不勤也然觀風俗惟萬安橫街劉氏稱最善嘗就而詢焉其先自汴爲萬安丞有惠政民愛之子孫留家邑西門仕漸融顯七世以來凡一尚書一侍郎兩布政使其他都轉運使參政行人州郡長倅參軍文學至數十人而舉於鄉者歲不絕踵其起丞簿至臺省父子兄弟相繼與省華家世頗類侍郎公直道忤時傷躬範後視正獻原明亦若近之世爲大官無所失

德比之周仁莫或高下其家規馴謹徒御簡朴與人交際不遺尺寸童孺靡絕服之備衣冠無崇侈之居蓋有闤闠所狎而臧獲見嗤紈綺所安而閨閫不識肫肫乎中消之遺風也將非得之濡染以成其性傳之唯諾以豫其防與抑亦鼓舞於聲望之重裁正於端凝之操歟吾於是益知宗法之立必有所藉儒者之論其亦未槩今古矣嘉靖己未劉氏長老咸思知縣璜懼譜牒不續六十有七年而名不登者二三世謀於羣從分任其事以[illegible]所謂補宗法者其年九

月因參政君某與其子弟索言於余憶侍先大夫言名臣必及侍郎往歲與繼鄒氏游稱莫逆得聞參政昆仲歷名藩皆爲良吏比見與之偕者又皆氣柔而貌恭無近世宦家態喜其維持者衆將風俗日復于古可期也爲之慶曰古之宗法不行於今矣然今之爲譜者統於上而爲父母祖父母以至于高曾孰非五世之宗聯于旁而爲兄弟伯叔以至于曾祖伯叔孰非五宗之人此郡邑諸族可得而同也五宗之人視聽之所習趨嚮之所歸咸知相率尊信其高曾所

遺而不至于渙散惟劉氏則然郡邑諸族不可得而同矣夫所貴於賢者謂能以身爲人宗而不必見之于其身身信於人此至難也人信之矣身且有位位且世焉此又難也世其位矣相望而起將尊信者久而彌固此尤難也然則劉氏誠亦何幸而爲之賢者將何以待之語云登高而招不必力順風而呼不必疾嚮若是即謂古之宗法猶存可也嗚呼古以其法今以其實以其法故可常以其實必有俟乎間値劉氏是矣論風俗者其尙有考於斯乎

泰和梅岡王氏族譜序

夫能自得者斯一無所羨於外豈獨君子之心身爲然即人之術業亦有之工鼓瑟者違時好甘飯牛者忘爵祿彼固有勝之然也豈獨術業即人之族類亦有之一夔之足非假伯仲八元之才未兼勳庸仁不可爲衆也貴無敵於賢也自昔爾矣今世譜族類者吾惑焉援遠胄則先神聖附華閥則連望郡飾彌文則傳史書非不侈聽聞也反諸身楞然而靡所存此何以觀之吉郡多世家又率不鄙予言聽其論亦因得究其習好所在至梅岡王氏尤嗟異而嘆賞焉往予遊泰和聞士人談梅岡居室之衆子姓之蕃詩書之澤稱盛閭里間奕々然莫或過也比從僉憲君鳴臣觀宗譜其系出南唐保大中吉州法曹公徽之後未嘗援遠胄又幾世啟相由盧陵甲村徙今泰和梅岡未嘗附華閥自七世仲端八世致恭致堯致平而下至于今二十五世其序述皆本劉胡梁三公語未嘗飾彌文於意亦曰世與遠遠而莫徵孰若信其所可知人與渙散而不倫孰若念其所當厚言與夸詡

而無當孰若求其所必傳其將務孝友之實而不以外衒者哉夫無慕於外者其中必堅假之人者既輕則責已也必嚴以篤吾意梅岡族類其將日有聞也序梅岡之譜者皆言宋進士致堯之易傳與致平祖孫父子兄弟之科第元之詩　明興伯奇履善兩監察之政琛脩伋之文學至是而有僉憲君及合肥君育仁兩君皆登進士有聲以爲梅岡術業之善相傳若此余未暇考其上世惟僉憲君爲給事中以直道外謫起今官爲人傳厚愷易祿食幾二十年奉入盡

翁名杲字序明其先汴人諱姓世爲醫元季有諱明者舉鄉試爲金壇教諭官滿留瓜州始易殷姓其後子孫占籍江都再遷儀眞今爲儀眞人翁隆準方頤聲堅亮爲人樂易好施與不知積畜廢故世醫翁又業儒人以其好施而易與競而問與延之去者日滿戶翁橐藥相從言症響應病多愈又不責報人具酒爲壽飲盡醉々則撫几歌擊壤詩意氣激蕩人見翁好施不治家而又能多飲咸疑翁有仙術呼爲市仙其後翁漸衰家用稍乏人始相謂曰翁葢隱者也於是競呼爲市隱翁々嘳然應之無擇也翁之醫也自殷裕以下世有發明裕長子洪武間戍謫西蜀以功爲小旗遂與廣陵丘先容吳陵劉宗原西蜀胡仲禮爲友此三人者皆以醫名當時而仲禮術尤奇監永樂初都督譚公鎭儀眞薦裕名醫留幕下遂與仲禮居儀眞而姪智師仲禮頗得其傳嘗舉爲如皐醫學訓術智弟信是爲翁祖翁既習聞先世所傳故其醫亦有奇驗丁本德妻孕踰期而他醫誤以病治翁診曰男也丁本德欲生男當如我言勿藥十四日果得男於是此事傳聞縉紳間道儀眞者必來問醫儀眞當江淮要津自縉紳至商賈鮮弗知翁名者嘉靖庚寅余在告過儀眞舟中大疫翁留客舍是時余母妻病亟衆醫嘖々謝去翁進藥獨如故後數月愈遂余病不粒食者七十餘日家人欲治後事翁醉呼曰脉可生何爲此不祥語他醫欲更藥翁亦不聽比百日又愈己亥冬予道儀眞翁已病々猶執余手勸飲々不醉不已別去未數月翁卒余聞而悲之葢余之識翁固始於醫而知翁之深則不在醫也余方病時瓜

州有富翁王某官治之急托翁以數萬金謁余且以千金壽翁々搖手郤之曰羅非而人毋開口余病愈始問之笑曰翁何以知我翁曰吾見公未嘗言及利也嗚呼古所謂貴相知心者非耶翁且卒呼子不置葢其篤厚性成也翁父勁母劉氏生翁兄弟二人翁以次爲伯父勗後勗娶顏繼包年且老翁侍養不倦不異已所出已而持服盡哀人皆以爲難視又能急人々有訴是非無所同互至人侮已則忍以待之病亟謂其子曰吾平生不妄取人今得無媿汝等勉之

人乃知翁之心非固好隱葢有在也翁生成化戊子某月日卒嘉靖庚子某月日娶朱氏繼丁氏朱氏善治家先翁八年卒子二人修佑女三人長適大學生盛楷次適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余自庚寅與楷往來頗重其爲人修等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棗林岡以楷之狀來乞銘余方媿無以報翁而楷之狀皆可信也忍不爲銘銘曰　翁嘗歌擊壤詩曰老于大平世死于大平世當是時翛々然自適固無所忌也而今居此室也又何拘繫耶古人有言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翁種德累世久而彌敦其必有大翁門者乎

明故劉孝子墓志銘

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丧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凬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々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丧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于廟而終丧于外寢是時余爲童子人傳其事且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然不能測識其心誠否已而稍長始盡知其爲人葢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慟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輙憤恨不食設酒殽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丧棄貲而奔故其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々雖薄而悲則已甚往年兩臨余父丧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葢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況爲東窓耐辱居士鄉人既莫知重其所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近亦無有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忩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遺棄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

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余又因是而重大息矣居士名和字元中塟某處生某年月卒某年月初娶郭氏無子繼娶熊氏生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兒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賜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〻生桃源丞砥〻生脩〻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爲之銘使後人述焉

銘曰　孰不離裹而有形孰不咳而昜之成胡是昊天而莫爲情哀此棘人其疚煢〻其身罔恤其他遑寧百爾君子無忝所生伊其德行尚作述（於令名）

明故南田藍君墓志銘

自古俠客豪士雖寸長片善往〻流布史傳固作者之不遺要其遘時而起亦有足稱述者然余考其才能又未盡奇絶竊嘗異焉已而嘆曰人之爲善何常哉或由感而後興或由習而漸成苟自拔於鄉里者其亦可勉矣顧所生多不值其時值其時者又有遇不遇幸而遇矣其事又不盡聞於人而其人或不足於作者之識則亦與無能等人之死生忽爾有志者能無悲乎陽明王先生當正德間提兵贛州嘗征桶岡平宸濠功赫一時然皆訪民間知兵者禮以致之故卒得其死力桶岡之役檄吉安太守伍公致其人公聞吉水義官藍君純嘗隨官軍破俍源諸洞以勇名遂以往應其後破宸濠復偕行先生所禮致雖未必盡得人要之可以見惜才爲先生所致者雖未必盡成功要之足以見所遇自　明興百六十年江西

盜起數四莫熾於俍源莫固於桶岡莫大於宸濠君皆以兵從事然非有一命之寄與守土之責也而自效若此至今言之猶能使余嗟嘆豈非丈夫一幸哉君年垂老值章聖皇太后南附梓宮過九江郡邑以其善應辦强以往中暑毒歸病三年竟卒平生饒於居積而慷慨奮發輒無所顧或言其先爲陝人豈亦尚其風烈哉卒之又明年甲辰其子將葬之某地龜形山託友人陳元折來乞言余非作者顧其所遇奇矣志曰君名純字從之丁巳人曾祖近仁祖訥直父

器玉生成化丙申卒嘉靖壬寅配羅氏子三蕙征歎孫一吉嗚呼世無不滅之形無不磨之名蹈規而行績或弗成材不植楹可以支傾寧瘁而死無寧遜以生俠士之情是爲銘

明故象翹王君改葬墓志銘

嘉靖壬辰葛山王生暹學于余問諱遺者對曰叔父象玉命也始暹十歲而先人象翹府君病亟是時象王客遠地引幼叔象琢手泣謂曰世人骨肉忿爭彼此不爲謀者由各殖作產飲食起止不同朝夕不親

以是情日間而誼不屬也吾欲身率二弟均財共義卒不使自爲竈突鈍釜負吾初心今且死懼若輩不吾似也古人九世同居始於能忍在若輩勉強耳吾自童子當室吾考遯菴公遺田六十畝不足以給饘粥後雖增田如其數而生齒倍昔即計口制業猶慮不給況如世俗分異耶若輩子衆而吾子寡縱分異尚不得如世俗以吾三人爲限顧使寡者厚而衆益薄也汝識之象玉歸聞言哭曰吾可使吾兄不瞑目地下耶同居共爨至于今尺帛粒米不敢私入其教

暹者不殊其子故暹視叔父猶父也余聞生言知象翹者能以義激其家人使玉與琢亦勉於義以不負生死皆世之所難也獨異暹之視叔父與其叔父之視兄者皆自孤弱相倚至于成人舉其初心若取左券何哉象翹故信青烏卜隴之說皆欲改塟遯菴於石龜潭之金剛山不果後其卒十四年二弟竟成其志又十五年爲嘉靖丁未暹復卜鄉之芙蓉山白茅里改塟象翹而白茅故爲叢祠土人多神怪之獨象翹以讖言可居力不能致暹請于縣令胡公蘇得之

而以是年七月八日襄事嗚呼青烏之術其信與否不可知若象翹者卒遂初心於其身後豈非義之感乎象翹名爵生弘治甲寅某月日終正德庚辰某月日年止二十有七娶羅氏二十七而寡居撫暹幾三十年無有二志督學僉事蔡公克廉匕其然遺有司禮揚之暹爲縣學生孫三人其家世詳余所爲遯菴志中而余復爲是銘者暹之請不已也銘曰

芙蓉之山委其奇靈有神其司古木幽庭人莫敢窺凡怪時見倏然其顛迅霆奔雷神莫與爭何有

於人而竟得焉以藏其身々剖其私地其棄實有測其倪是謂要眇

明故承直郎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草岡

周公墓志銘

正德間空同李先生督學江右尚氣節精裁鑒諸生入品題者才能無毫髮爽失然其最高等類以舉業擅長先生旣博學好古時々向諸生誦說之鮮有應者獨廬陵草岡周公爲古文詩歌不屑舉業與先生意合試而奇之遇以加等未幾舉江西癸酉鄉試鄉試故以舉業而公之取獨以古文詩歌於是江右莫不聞公而先生亦以得公自慶遇所知輒延譽之先生所知多四海名士於是公之名駸々遠矣公負美質眉目姣好玉潔然頎自好不忍隨俗澒涊讀書至左傳喟然曰吾不幸不得生其時獨不能通其言以探其精乎於是深鉤窖構經々緯乎章煉句鍛務高絕險刻不道唐宋以下語又多識篆籀工書法難字稱引艱僻不可流誦時人莫不嗤之而公咀擾未有厭也公之自居與先生譽公者葢本此自余觀公制

行甚異不獨公未嘗示人郎人聞之亦或未有多公者不知何也楓山吳子梧岡王子東泉周子者吉之名士也公自幼兄事此三人飲食衣馬僕賃視三人無有分異而吳子者家故貧又廉於治生公往迎館穀之吳不屑也必得請乃已吳性嚴善酒々酣郎面疵公行事公斂聽無敢應而周與王善談經郎又質問如諸生然平居喜豪侈及爲平湖句容兩縣廉儉愛民纖芥不濫崇學立教勸農賑荒在工部虞衡官日起矣引年去無所顧恤朝之公卿大夫咸遜不及歸家爲社會聯鄉之長老齒無貴賤臨子弟端嚴有法雖一言缺失不相貸也嗚呼若公者獨文矣乎我朝自弘正以來大雅輩出而李何四子遂以辭鳴至於今可謂彬々矣然公之可述顧有不在此者則當時好尚不猶可以想見乎嗚呼安得復如公者與之論茲義也公名仕字用賓號草岡世居烟原曾祖尚沂水教諭贈吏部主事祖孟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統直隸太平府知府母陳宜人以成化乙未某月日生公卒辛亥年七十有七娶熊氏繼詹氏無子以

族子百朋爲後卒之十月甲申弟侃之子百之與其孤𡍼公楊公山先期乞銘往先君與太平同朝以故公往來甚稔予嘗師東泉又數得侍談論且深慕都御史遺風不忍辭也銘曰　自六藝垂精奥闓布孰窺厥源孰闓厥戸千載聖哲望々莫歸如嘗閃肯得嚮者稀公欲秉麾攻堅摧敵無論膚功儒夫用惕交道吏治聞者以風豈曰考文不在其躬

明故蕭象夔墓志銘

里中無小兒醫毎小兒病輒南走瓏洲十餘里迎蕭

君象夔君不至縱多醫方藥無敢斷是非者然性善酒對酒欣々然不復知有何事卽兒病重方酧々不已及與酒忽遂忘之故竟日不與飲無問若竟日與酒々必𨠵雖極醉貌益恭語益僴見人執手嬉笑無忿言也先大夫少許可寡交游獨喜留君與君飲亦至竟日及令視兒病輒禁酒久之君不能忍亦時々呼號索飲之先大夫見背與余往來者十五年余嘗遠游子病疹君聞走視曰是不藥而愈者也旬日日醉酒家人問藥搖手戒曰此吾償酒錢也未幾果瘳

後二歲竟病酒間謂余曰吾不能多飲吾殆死矣雖然吾無負心者復執手嘻笑如常是歲暮有言君且死者余遣人奠之比至君復甦聞余有奠狀亟取視復令設奠榻下且悲且喜曰奠死者未必知孰若爲生奠矣乎蓋後七日而瞑君之先始於有宋爲大內御醫隆祐之變隨大后南奔遂留吉水瑞洲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醫而君之名獨著父死時君年纔十六而家無厚貲與妻辛勤食力稍裕卽推餘周急故無怨於人君名恪字象夔生成化辛卯卒嘉靖戊申

葬某山妻宋氏年十三歸君後舉三子寅宇完孫男五孫女二寅始學儒後棄去世君業而名與君並

銘曰　人生百世孰醒而狂趨孰醉而晏眠或頌酒德君子以忿亦有達人任眞忘天吁嗟乎寧望與而垂涎寧鼓腹而陶然君其爲嬰兒乎宜其業之有傳

董嶺周君松岡墓志銘

昔薛包兄弟任所擇取楊椿家庭不蓄私財史傳書之用爲美談何哉乾餱思怨斗粟興謠固末俗所由傷而篤行君子所必謹也松岡翁雖處閭里間無甚

駭俗事然卽古人所書推之其亦有可言者乎翁爲魯溪中子總角失怙與兄業儒弟纔數歲母寡居力不給翁自計曰使予而儒母氏劬〻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吾何擇哉遂棄儒獨力走楚之漢用貸人子母錢居竒化滯久之當用漸裕兄弟卒儒業弟妹婚嫁咸有倚久之弟年稍長則盡以遠役任之互爲出納靡所較量楚地數歉不能償貸者立焚其劵無有難色其後兄弟數求分異聽取便利獨坐其餘不用關約佐驗此皆任性所安質直而行之不知有所做慕也嗚呼翁之平生若此其於古人如何哉與翁久居者又往〻稱其隱行嘗遊撫建道拾遺金視其橐小賈也坐待其人歸之寓楚遇夜奔者旣無所苟復祕不令同舍人知翁商歸或值里正卽獨爲里正夂歛朝齋人無所苦巳而鄕寇起推爲約長卽獨爲約長緝奸釋枉人莫敢私翁斬〻立門戸庇兄弟辛勤矣至於延師敎子睦姻交友卽至空乏靡悋年未六十斥斷家務不與外事終日端嚴羣從子弟望而畏之宗族或搆語彼此詣門取平徐出一言折之聽者歛

服葢其自處有信之地然者翁姓周氏世爲泥田望族而清澗又族之望傳五世爲無心中翁徙山下生拖溪公綸〻生肅是爲魯溪三子長祥季容翁諱憲字用賢別號松岡初娶谷村李學正景讓幼女無子繼娶桃林上官氏行忠女舉二子長曰道淵一名子顒補郡學生次曰道治孫男五人出子顒曰峉岱巒巒出道治曰嶅峉縣學生嶅舉戊午鄕試孫女二人曾孫六人室正至星壁登曾孫女二人翁生成化乙酉三月二十七日終嘉靖丙午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上官氏少翁四歲生前四歲無疾逝子顒等以庚戌十二月十九日合葬里中泉坑嶺背甲山庚向魯溪塋左而李氏故葬馬鞍山冷水坑南向又十二年子喁與嶅以狀來索銘洪先與子喁交好素在莫逆每憐其鬱〻不逹無以稱其志而嶅又從學於余憶往年謁翁簡默恭謹癯然有儀比聞諸所行事有足警世者皆不可辭志於石銘之且訓後人銘曰

父母於子恒慮其單亦曰仲季梟輔以安子各有心孰念父母寧居其勞以身相輔如彼松岡有

望有憑我揚其幽鄙薄斯懲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南樓楊公墓志銘

公名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涵塘里人也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遷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勅整傷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實嘉靖壬子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韶父理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公爲人倜儻不羈喜任事自妡爲兒時以頴拔爲大父母所慈授之書不甚攻苦輙解悟師爲訓釋時出已意辯駁師莫能難爲文不經意往〻中肯綮及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壓人　武皇帝時閹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喜畢真竟抵于法慶疏建儲廵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錢絙扼賊舟且授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傅楊鋭以公策上白會　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黠盜積歲捕治不得公出討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爲我靖羣盜乎當貸若

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謝遜卒曰吾何面目復見楊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猺獞峒居險阻多貯士吏爲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閱獄出囚之壯者二百人許其自効陰部勒之夜分篝火自間道入諸囚斧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寨火争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益公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翀因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諸猺轉相傳語畏公如神公以爲府江箐寄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兕要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猺疑其言又與有以緩禍間出數十人嘗試公公召之堂下言語歐〻比遣歸遺之膠肉或幘巾其後稍〻率諸猺婦來見公既與夫人討令諸猺婦入見夫人又食以犒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猺婦出其夫咸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爲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公寄橐金公帑而作諾其使意欲以此鈎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

平生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善揣摩情實又能用柔令人曲就已意〻有所欲雖月寒暑風雨蒙謗訕當勞勤力爲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所自負當其往來田州見南平村迫於盗停車徒步相地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公姓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猺必走見去之日牽車奔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爺者簌〻然涕下也新建伯王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　朝竟格于例不得用歸家大治祠塚爲期會以聯同姓年甚高猶矍〻饋奠一日思自爲塚卜黄家夌巽巳山吉喜曰去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〻未亟能言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人請後事不一應卒之三月啟竁而窆先期諸孤以周君鳳所爲狀來請銘余爲大僕卿曾公婿而公爲之甥葢婣也情不能辭公娶周氏封孺人繼李氏子四人淳潼漼俱縣學生淳尚幼女四人適某〻漼淳幼女出側室劉氏孫男一孫女三俱幼銘曰

古之論才亂敬簡廉逮于叔季視力所兼弗遵以踰闔遺器使一蹶之虞胡能千里輸囷道左以寸朽嗟若或命之公將柰何

明故大理寺評事前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邊君南岡墓志銘

予每按歷代諸傳輙悼昔之人才搜奇吐葩膾炙一時其始皆際遇才之主或典詞林或階要津似亦未始不遇然終不免爲權勢所抑齎志以沒豈不重爲才之累也哉吾隣郡峽邑邊君何其埒耶初君少負奇節卽嬉玩絶弗類羣兒五歲入小學日數行下比長遂大肆力學問醲經醞史其爲文援筆立就若出夙搆凡所試靡不藉〻有聲以尚書補縣學生舉嘉靖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朝署悉賀得人筮仕弼教台州民以五刑爲民司命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君卒政平訟理譽延於上不惟席不及煖其所至歷歷有遺愛去思之跡與甘棠峴碑輝映后先自是侍御南道連膺簡命巡視下江無非以理賦剔蠹必廉靜慎勤乃可君果刷弊存良民便而境用無虞與陳虞相爲伯仲葢自是咸謂君行將大用矣乃以章奏

剴切爲權要所啣湖州之守未幾而廣德之命隨下視昔因於中制者又何殊哉及是非稍定擢大理選尚書郎又孰不謂君之望自當嚮而復明柰何奪於未定之天位不稱其才用不滿其量行獨而見非德豐而年嗇負昔人之望者終遭昔人之窮似可憾也當君自雄其才時高視濶步其心以爲台階撟路可以立致故直道而行其偃蹇不前一至於此性復磊落豪放用不爲喜舍不爲慍使在晋唐當爲一代人物矣君生正德丙寅十月十九日其不幸而宦死下

卯則爲嘉靖庚申之九月十六日也年纔五十有五季子一楨自爲事狀請予銘而以辛酉七月二十八日厝君於洞背之陽君名敎字德弘南岡其别號也系出汴梁以鼻祖諱隆者節推吉州因家今桂竹令德閙人世常不乏曾祖仲亨舉孝廉祖能修生恢明恢明生景象景象生文謨是爲君父後以君貴勅贈御史母尹氏孺人元配朱氏繼李氏贈亦如尹男四人朱舉一楠爲縣學廩生李舉弟子員一棉禮部儒士一楨及一榛則又爲側室高氏所出女三一蓉適同邑博士君之仲子大學生張滇一芸適渝邑侍郎君之孫箭叔名一葵適淦城憲使君之長嗣饒崇嶽俱郡邑庠生孫男仕鵬遊縣庠而士錫士元等則均習儒業也嗚呼施未竟而身殞　皇上之用公者似爲未盡嗣續蕃而多賢天之所以佑後者實如是其單厚也他尚何恤銘曰已焉哉天篤才而生時不假之年人忌才而憎履宦轍之顛至於閼乃後流乃芳又誰爲之使然洞山之原鬱鬱兹阡千禩而下道其墓阻其銘者猶知世有斯先生

明故野塘張公墓志銘

空同李先生督學江西負文而知人矜重許可嚴旌别纔諸生諸生試文高等庠受廩無以新間舊者或特賞識則又薦引揚推不置口有司舉鄉試務取合其言以爲公而是時吉水田心張氏居高等三人其一即署學生越庠給廩以寵之者野塘張公鳳儀也一時士人既以空同行法不守故常爲可駭又皆慕公不知出何等語乃令主司破調相待若此爭傳以爲奇比秋試衆且屬目而塲中吉水爲飛語所嫌已

中而復擯者葢十餘人公名在擯中聞者咸爲扼腕然猶以爲公之齒方壯不足憂也其後督學於諸生法守稍〻寬假而公之家貲識者無復有如在空同時凡十入鄉試竟不一偶而公之顛亦且種〻矣人爲語曰毋效述韶破的秋毫偃其方跂述韶者公字也公爲人敦信孝友未嘗有聲容之過而獨寡於自許至是與公同試高等而獲解者或據高位且致其事而公猶恂〻諸生中講論不輟每酒後向知己吐平生意氣慨然若無與當憐公者不以爲過也始公

之先饒於財祖與通父素純尤好施不責償息鄉人恩之曰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偃蹇更甚爲慳鄙者所笑又張氏故無祠公與諸從議舉其役出贏計息累千金半藏於公爲盜所窺一夕燬廬入盡掠以去羣從以金坐公〻不辨貲其腴田上屋相償而家日益落於是議者益以文窮爲疑未幾公三子鈍銑鑑皆有文廩食于學而鈍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以歲貢與鈍會于京師稍伸矣不旋踵而公卒旅舍計其生成化己亥至嘉靖壬寅年六十有四人更憐之將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歟鈍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地之原某在婣友中故知公書來請銘辭甚悲鈍今爲武昌府通判有能聲其諸孫男凡幾人孫女幾人然則天之於報施其未可遽論也爲之銘辭之銘曰　同業或異售兮轉盼更上下齟齬視嘗好兮時乘乃速化一言見智愚兮聽者豈相借甘苦紛錯入兮貴賤宜定償達人齊物我兮奚悲以喜咤屈伸之理然兮生死猶晝夜作銘爲石谿兮來今將可藉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吳君墓志銘

新淦雲泉吳君卒于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辛亥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哭其家紀後事適術者得卜于歛風鄉大墟山丙午其孤亂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穸之役不敢後茲將行事幸詔之洪先爲之諏期得丑月巳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者稀勒石柰何洪先曰是固在我後旬日亂祥以鄉貢士蕭克艮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爲之銘而序其世代官行特詳葢悲君之甚

更而又自悲其無侶也君名達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　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敕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々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攖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　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傳閹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客問討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々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　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捹一鐵劵殺吳其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一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僞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侍貲于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　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自藏吏銀工得鈞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虞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買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爲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橐篋不緘嘗卽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徤訟難治君聽决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

於斷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讎共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述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盜數起諜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毎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爲異閒易服旁覘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鍰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劬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寘君豫戒隸〻不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〻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紿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　覲一無所賫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强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

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災物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遇至泉驚服莫敢禱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閼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瀦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栽埭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勵之守者既畝以萬連歲大穫獲異麥頴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舶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畀久不葬與水葬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縮闕市通糴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壓離奏皆不顧閒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〻蓋自少時已然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紿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〻臨諸生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

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修繁不能受浼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〻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翛然而逝孝友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癃不觧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亂祗天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

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聞其卒無問識不識涕泣悼惜好學傳聞恥爲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濬喜習讖緯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　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己意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六世爲澤潞同知克斂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成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曾氏封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郎亂祥爲邑諸生女一適蕭克恭克恭夭年纔二十五誓不再嫁云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湶既潔以通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舉民之無坊川梁崩兮哀以銘章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厓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鈞源二十世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　明初仕爲翰林檢閲曾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母曲山蕭氏封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高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力詆時政缺失讀卷官畏禍不敢上抑寘進士出身第五人爲許大宰進所知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

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蘓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以公熟于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人眉目畋晳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々有所在即朝

議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芉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遣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搢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區仁李穩余祜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譏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决囚南直隸勘事河南條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々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瞪噤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即又善說書史指畫經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嶍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讎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寨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　上以銀幣勞公々謝前都御史傅習

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爲嚵割則猙狰跳鄭相報苟栩狗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哺弱子而於諸夷或判疆域解怨爭攜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拔善劑以消毒殤減月例家火以寬農夜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饒以充虛索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徵役里甲之疎數稅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

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筭也　上旣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襃公〻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鎭守巨璫杜唐表裏爲奸掊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覘公〻

旣伐其隱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若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譴調給事中論抹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搆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以完名爲榮聞者莫不危公恐觸　上怒而公之懇欵若未效百一於君父前者爲郎中時　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朝帳房畨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卽寗鋭諸人且嘗其友噬者也顧斷〻不肯釋口豈所謂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〻相忤不及禍　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限將有斲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大宰讚數薦其才不報大宰讚者前大宰子

也公自致仕輙引避絶無外交部使者至郡或不知有公卽聞公名以不得見竟不知公爲何如久之亦無有薦公者公性孝友嘗兩疏扶侍奉直公省母宜人在官聞母訃卽日就道旣塟廬居墓下久不去官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旣廉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卽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隣者若不知有公卽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公生成化癸卯卒嘉靖癸

丑年七十有一娶劉氏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卒子二長庠次薦皆府學諸生孫男本孫女一諸孤以是年某月日祔公傳家坑宋水部員外祖墳右以宗人南京大理寺正瑜所爲狀來請銘且曰公治命也某嘗聞公于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銘曰

侃〻遺直秉文開誠有服克恭邦憲孔明四星斯

皇賓蹶天步果正我行履險若素式時陳臬弼教用成　帝曰休茲作朕股肱于黻于滇無間遐邇臣拜稽首矢志弗弛遏蠻戒戎反側以馴懷哉萬里如疾去身憯是宵人敗度干紀我其治之歸報天子封囊抑闒天聽匪高禍曾不悔以其黨驕孰云罔懲奸氣潛奪位胡不終竊位者怛臣敢辱祖廬陵歐陽故史誄銘副于大常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倚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〻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

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賓賛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刼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寄授方畧親信義子劉愛遣之往〻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〻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

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葢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葢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大足丞旣致仕遥授直隷滁州判官開仕廕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葢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紿巳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釁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徃蘇受之衆露刄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

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寛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欵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擠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爲之詭辭欵卤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旣卒功賞廢閣翁抱耿〻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葢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

先爲永新人有曰甚始徙吉水又六世爲其七世爲其八世爲某翁之曾祖父也負義氣入粟于官爲義民娶廖氏以成化庚寅生翁八歲爲諸生十二入貲爲國子生三十六爲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毛氏先翁幾年卒生子一舄即履祥女一適其側室某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爲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于嘉靖甲寅其年九月某日葬翁仁壽鄉黎洞李家山虎形與毛氏合翁與先君數徃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

奇翁所爲并欲訪先生行事而翁亦巳老不待請而銘其葬葢有以也銘曰

方歎遝乘指驪爲黄鹽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懷
人知巳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栻欲施後世必附
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明故奉政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梧岡王公墓志銘

正德間閩中蔡公清大梁李公夢陽前後相繼江西督學兩公海内名人非極一時之選無以動其賞識

故所取士亦往往有名在吾吉若東泉周公梧岡王公七八人又其尤著者也而李公賞識此七八人者每試他郡率携以行人莫不識其面目癸酉鄉試王公發解果第一故其名又獨出諸所取士上李公既以剛直忤人罷去其所取士亦往往不甚顯豈名亦能忌人哉王公名昂字成德故吉水花園人花園之王其先居白沙宗臨川安上四傳至進士端禮始居花園七傳有三松先生爲宋名人而王益顯又六傳爲文煥博學負才國初以明經召將授之官辭歸生

佐材佐材生後基後基生惟仁惟仁娶于周有八子公其季也幼禀至性多穎異善屬詩對經目記誦能久不忘里中富人李翁昌達見而奇之許妻以女然家貧恒不能延師七八歲時見諸兄弟出就傳即輟食挾册隨往母憐止之不聽一日將食母追至梧樹下躓而仆公返顧相持號稍長見梧輒泣下不止於是自署梧岡私舍以志痛十歲即知操筆爲文章以兄爲郡椽嘗至屏中郡守洪公晃聞而召之項刻試十餘對應聲立荅已而試曰道士修齋用錢於無益之地公拱手曰聖人設教致人爲有用之材洪驚曰此豈耳小就者厚餽予命携歸擇師教之年十八文益進即抗顏授子弟經資束修以養母遠近爭迎致之將弱冠始入郡庠爲諸生且赴省試見試士如雲喟然曰吾獨隨群已乎歸與東泉周公輩七八人同寢處通財用兼治易禮春秋諸經每爲文彼此商訂切磨不少嫌介督學試士則此七八人者相聯選爲長首俱廪于學蓋九入塲屋始發解又五上春官不遇謁選吏部授直隸常州府通判常爲上郡通判故

主稅運京師各邑例餽故不下二萬金公既一切罷之復條畫不便者盡繩之法於是清吳燧陶作詭稅三萬餘畝市猾如蔣椽莊偲輩不得復括稅以侵民運者莫不踴躍以從至京師尤能任怨以相庇故事白粮止供內府不及六部至是吏部諸司有言他運官槖莫應公引故事力爭不勝則令運者假春杵部前旦夕不休聲達堂署桂文襄公見而止之他郡由此德公公之能聲爲之益張當道遇疑獄必以相屬公亦悉心研窮在松江平反者凡七十人其他釋枉

收貧節用抑浮建白頗衆於是廵撫陳公祥廵按劉公伢數上治行于朝旣六年猶不遷姑蘇徐公縉以吏部侍郎道常聞其得民心識之會三途用人議起徐首舉公始擢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常人遮留不能得公爲刑部二年再轉山西清吏司郎中主諸司讞奏毋與尙書聶公賢而爭至不代署聶服其正揔兵郤永喪師下獄思以賄免遣人囊黃金紿門者强入而逆公言之部奏議如律五年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河南道兵備一時士論稱屈公怡然

就道至則搣一切供應如常州時而閱獄簡當如在刑部蓍山民以爭水訟有逼於賄刑死者三年矣公行縣忽見白衣素巾雜訟人中頃失之因默念曰得非寃耶遣人伺之門得訟者入問之則素死者也發其瘞衣巾如見人稱明神河南故多盜是時劇盜高寵王朝綱等攻掠州縣官不能得有　詔責問守廵公遣嵩山毛兵千餘人往盡獲之廵撫欲爲上功公請均之同官以解罪已而俱受金幣之賞聞者咸以爲難公在汝三年矣嘗復浸祠歸金斗泉之利于民

數忤豪宦而河南府通判韓某與伊令趙某貪貨殺人當道曲貸不爲聽已而嘅曰吾年至矣未可以休乎卽上疏引年乞致仕竟得請公雖久抑晚達其於去就取予不一少徇在官雖專民事暇則以經義課諸生所在多稱得人在常州識唐君順之薛君應旂九人在汝則有王君西星已而次第盡舉魁選又皆有名于時唐嘗感其知愛謂人曰公故長者曾不能爲俗吏態其郤餉餽數萬金令人鮮其比也嗚呼公見知于名人若此名烏能忌之哉始公少貧父母皆

不逮養舉鄉試三年而妻李亦繼卒繼娶泰和歐陽輌女後爲常州得贈文承德郎常州府通判母周妻李贈安人歐陽封宜人及爲刑部通判進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安人皆進宜人八子玷瑕珉玦琦李出瑱瑋璃歐出一女適大學生藍敦男孫六人一臣某某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玦早卒娶李氏年十八矢志不二一臣亦夭娶于羅爲予從姑年二十而矢志如李公平生旣無厚藏所得俸入任諸子孫持去不復計筭致仕歸終日對書史與郡縣絕無往來又

三年辛丑以徵疾卒距生成化庚寅享年七十有二旣卒子孫益無以爲家又十有五年爲乙卯始克塟于居後南山四顧墩又六年而某追爲之銘公豊準長耳言笑寡黙不知者以爲簡傲然渾朴夷猶遇事不驚故能終其志其撰述有四書質明詩經疏証安民十策鐵史傳習録疑枝正王文中子鬻子梧岡集共若干卷藏于家江西省志吉安府志久梓行銘曰

惟昔學儒靡專文句緯史經匕古先是據惟昔取友虛以身貧後利先義甘苦同之學毋炫藝因占

器識迨其逹施不易素植仕毋競進任彼速遲奪其程守有退毋隨匪公獨然公亡孰繼銘匪公哀用著厥世

明故青山樸齋胡君墓誌銘

昔蒙莊之學主嗇而惡張太常羡古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爲大樸其說援天道以斷人情其廣極於治國而其細通於養生蕃焯乎其可驗也予於世人取與之故亦往往見之安成斗塘胡樸齋者象州公子也象州丈夫子十有二人嫡長八而庶幼四君次其七象州在官不滿十年俸入僅給家衆妹無厚裝而諸子漸有室慮斗塘之地不能容也則擇廬陵之朋田青山稍徙居之君當在徙中而象州分費與諸子故甚薄君是時年纔十四旣無他營止據所分爲業至艱矣然能瞿然知自擇絶不類童丱者自衣服飲食婚賓一以纖細檢制爲主不敢絲毫縱恣羣從或誚其然君應曰吾先人矻矻一生吾又不及以方爲養恐自奉尊侈後人耶鄉人疑其可狎嘗試之則又屣契相撐拄見人給孤弱者惻曰吾不能濟而忍

相食耶久之僮奴畜牧殷盛於是出力助修公廬家祠及先世塋塚令可垂久而其自奉視少時曾無改也君三子一女孫男十有二孫女七曾孫男三家日漸大而業儒者六人此於盈縮乘除之數如何耶然嗇之用不獨取應於外其於身固所謂返淳而歸樸乃久視之道也故象州十二子惟君獨壽年至八十有一嗚呼苟舉其大有不驗者哉斗塘之族出尚書涯爲世家又幾世而有君君名聰字可用行恭七高祖成酉曾祖謙貞祖學詩父高舉景泰癸酉鄉知象州

者也母高氏娶鰲源郭氏三子偲傳候候韶州府學增廣生女適烏東羅天賜偲之子稱稼程稱爲布政司椽稼程安福縣學諸生傳之子潤涇瀾清候之子秋印艮艮棱其孫男也秋之子應鯉稱之子應鰲稼之子應麒其曾孫也君生成化癸巳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終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七日亥時臨終謂三子曰我死必求名人銘我母令我閻抑地下嗚呼君豈欲有遺於後乎又四年冬十月十有五日偲等葬君廬陵丁田魯家塘張天海螺形庚山甲向實在象州公之墓右自述其行來索銘於是原君所自擇者爲銘且使其後人世守之銘曰

相彼天道猶張弓乎低昂予奪如檠於弧有如弗信視君之事毋食其實遺厥本始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七目錄

祭文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
祭魏莊渠先生
祭薛中離
祭王心齋
祭謝子貞
祭周七泉
祭歐陽南野
祭尹生道輿
祭唐荆川
祭趙生子艮
祭蔣道林
祭鄒東廓公
祭雙江公入殮
祭雙江公歸窆
祭同年李伯實
祭毛一木
祭劉孔修
祭外母許淑人
祭楊文襄公
祭曾勿齋叔丈
祭桃林同年道承
祭毛東塘公
奠李氏妹
奠外舅符翁
祭周生天臣
奠三符翁合窆
祭牟禾山公
祭蕭東潭公
祭戚南玄
祭李鏡石
祭同年呉雲泉

祭曾梅臺公
祭友人陳家卷
奠李竹塘
奠亡室曾孺人
祭華山鳴岡
羅生汝奎誄
羅母劉氏誄
祭族祖澗谷府君墓
祭從兄闇齋
謝雙渠哀辭
彭石屋公哀辭
吊大義塚
謁南嶽
諶閭里社祭無祀鬼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 獻）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 璋）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文

嗚呼天於斯道常黙維持隱顯其精必振其衰苟載籍之徵不傳則生先覺以覺後知江門日遠俗學澆漓絕趨尺步者多迂闊以相視而分章析句類胥為

進取之規雖以舊學宿儒號為通傳者猶未得其肯綮孰能不由師授闖千古而獨馳於惟先生間氣所尸遠識雄志剛腸瑰姿雖啟源於玉齋之倡率至其一言終身確然不變而深造直詣必涵泳於道涯者若天縱其步而神畀以私故不知者以為簡於泛應樂於無為不計情變不虞詐欺其知者亦惟見其壁立萬仞而千夫莫撼不苟一芥而千駟莫移廓寂寞而不怨在溷濁而不迷無黨與而自植非世俗之羈变不阿其所好禮不妄有所施義之所安犯入

而莫恤情有所屬假一盼而猶有忸怩望之凝峻端重有如喬嶽就之則怡然盎睟而鄙吝之化不覺氷釋而雲披故歷窮遭變處人之所不堪而笑談自若視榮名好爵其得也若適然之遇而邈無前期固少成而若性雖聞風其可師此其有足述者皆形迹之似也而不知其難及者則立命之基蓋凡世情之所甚欲而不可必得者未嘗一入于念而以聖賢爲可必學所謂千萬世之上下此心同此理同者則篤信而不疑晚惟此日談學多岐妙解者務先入于所主

而茂修者矜一節之高奇不務實多持門戶或有待而興起不然則自成論說冀來世之有遺求而自刻刻厲絕類等夷不求成章以表襮自任甚重而不辭則當今之世足與配者其伊誰故有心之所得曰莫能盡而意之所指人莫能知然觀人之不知漠然中無所動而古人之論有能達吾意者不復增損矯飾而有平于發揮此非惟二三子承面命而耳提者莫省其分寸雖家庭內外日與俱者亦或未能深察以爲若斯蓋平生所宗在濂溪無欲以學聖而延平之

隤然若曰大賢老稚身有之故常曰論而心惟洪先失學罔辨妍媸蒙歲丙戌奉先君之嚴命偕我同志復執業而就鑪錘開邪求仁惟人秉彝既示蹊徑復指瑕疵始識有生之大萬有不足以易而父母之生我者必如是而後罔虧自是稍有嚮方不敢置身於不義實惟罔極之德雖聚散不一而聞謦欬受箴誨者亦十有七年于茲痛惟始也懷聞見而預界及其終也持議論以支離虛聽言而未聞道類楞嚴而觀象顧逮至近歲始悔莫追方回首以瞻適匡山用其

違而閱　朝命以待次慶厄羸猶可醫計歸輈之在邇奉拂拭于皐比當默會於意表庶微隱之可闢懲多言之躁妄去異見之夸毘究將習之所在日俛焉以孜孜隨童冠以風詠樂天性之恬熙悵從遊者咸不及門而塊獨處者幸異聞之我聆夜夢寐而携手朝跂足而望之將謂世無鳳鳥幽人貞吉豈意歲非龍蛇而哲人告萎倏然返棹桐水之湄不見繡裳乃見繐帷既失聲以長號復拊心而自悲縱昊天其見奪胡不忍期月之少遲而今而後有悟將孰與開其

竊鑄有惑將孰與正其著龜豈天罰吾過而示譴亦天愛吾道而靳與之資遺行可億至言有禪期莠才以追影憤苦難于後時既宣情以相控矢斯志之無隳耿明靈其不昧尚冀行而啟思俾珍末之有成亦輝光之永垂德何時而可忘徒仰望而涕淚湛空觴以爲誠耶泄哀于片詞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文

某自幼讀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

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江門之濱白沙之城不覺夢寐之南也已而聞先生之言以未至衡山爲念至死而猶不忘蓋雖未嘗出戶然每思祝融之巔紫蓋之上誠不覺神爽之西也比來獨居自懼無友於是出遊三湘之上蓋雖未嘗近先生之所居而已得先生之所未至然又思不知所謂至死而不忘者果何所爲即悵望於七十二峰之間無益也先生之祠先一年而成某之遊後一年而至豈果有待也耶又自思力弱志卑恐不足以承之也先生其啟之否耶

祭魏莊渠先生文

嗚呼自道之喪學日以分或執私見或泥空文或雜異端億說紛紜門開戶列叉射未聞於惟先生幼抱偉識違世背俗嶷然特立絕去多藝斂精蓄力聖賢我師所志惟一謂人之生有欲有知辨察弗容學其殆而天根天機動靜弗離虛以精義靜爲動基不勦衆言不由師授寢處食飲是圖是究四海多賢昔予

云邁惟日孳孳莫居其右洪先辱教敬如著龜論與考訂事必箴規跡雖少違心則弗移每問安否以卜興衰音問幾時悲風忽動山川伊阻莫致一慟千里戒途三年升堂匪德之懷惟道之傷嗚呼

祭薛中離文

戊戌之夏與先生別于青原山中執手而語曰鑾江之會迄今八年不知後此八年復會何地於是潸然不忍反顧而去當是時先生遠遊歸蓋思與海內友朋各取所長各棄所短求聖人之學大明于世以不

負父師承傳之重意何銳也而愚亦不自量慨然有四方之志又且待罪于朝計八年之間彼此往來者嘗不知其幾縱不得聞宜亦不出於八年內矣嗚呼豈知先生之歸也病不能償其意而愚之蒙罪也身猶幸全而歸今年取友四方適聞先生訃而又符八年之數是執手之語疑若與爲永訣者嗚呼豈不悲夫今之談學而瘂有力者宜莫如先生先生自許之意其說若何而竟至此苟後死者不求自得而徒寬假以待時豈惟不知愛身亦可謂不善取於先生矣

先生其謂之然乎

祭王心齋文

嗚呼孔孟既沒聖道若綫庶幾中行狂與狷爲諸子之後孰匪聖訓以質爲學就其所近莫或裁之源遠益分諸言罔折哀哉斯文千載之後一元載啟有覺其修有若王子惟子默悟不由見聞心輕百世氣奪千軍陽明是師良知相授潤以自得擴以大受四方之士雲集景從戶屨常滿河飲皆充而我何卯不韭進取尚志問業嘗辱奬與維歲己亥始獲摳趨子方卧疾據榻見余勉仁之方明哲之論傾囊見遺鉛銖分寸大成、弃歌復以贈處自顧尢企莫和鍾呂默成一語莫入虛、聽幸子首肯諒我不佞曾幾何時訃音遽來往者不作今民之哀孰能執德百折不挫孰能原性洞識真我、拘方守轍眩文飾義一經鑪錘如醒酣寐探子之心豈是遽休不徙不敢聖人是憂天若假年日進曷已嗚呼柰何遂至於此心亦惟危道不易談善學柳下莫若魯男子倘偕志啟佑來學咸自反求如子之覺且俾愚鄙亦獲躋依大道爲公匪我之私嗚呼

祭謝子貞辭

古人有言學聖貴資自余求友不啻渴饑得子相助志願勃如謂當其議造道無涯數年以來粗見是非與語默倍不我難疑胡爾背去如旅中違始問抱疾問何致斯或言誤藥或弗省思夫子所慎豈是不知始猶厚望書往勉之未幾訃來有涕漣如天不祐善吾亦何施汝奎天臣咸可違與相繼而傾曾不見遺命果如茲更復奚爲惟余存心耿耿含悲

祭周七泉文

嗚呼駕風鞭霆凌高厲空此古人之豪雄也而竊尚其風守身如處子用世如轉丸此古人之完業也而思有之躬發忠孝於君親敦信義於鄉里嘗希陶矣而自謂未及其澹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晩慕濂矣而自謂未全其功寒暑不遊風雨不起可保身矣而忽遘疾飲食必擇藥餌必精似慎疾矣而忌醫弗庸將其屬之天者嘿有所制以拂亂其常度故存諸已者雖進取之銳卒莫勝夫氣數之窮嗚呼長途寡旅二人相逢其一車摧馬瘏僵仆中道而號呼莫應其一

望室廬且險阻而倀倀無與安能已於趑趄而哀惘而今而後孰爲指學之進退孰爲審道之異同孰爲久要而上達孰爲冥會於屢空破琴絕響悲山水之從在芝焚蕙歎恨氣臭之不終鶺鴒之原枕塊所封死則相從本其素衷履霜悽悽仰天蒙蒙臨穴一慟有懷曷通嗚呼

祭歐陽南野公文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憶接淅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遲遲乎故域念孰爲之提攜迨舂陵之感奮啟閩洛之精微或登筵而獨對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毀隨龜山之名殆其一幾幸委曲於權變竟莫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曷稱自陽明之復起而東南再造於瘖瘝斯文天喪國是孰資既顛摧於荒裔猶集詬而交嗤先生弱冠早自得師閭閭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蝟聚議論蜂馳稟承讐難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方內外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忽總異說之紛披蓋獨有得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贍傳又皆足以發之不獨

四海搢紳讓其步驟即同時儕輩幾能盡撤其藩籬而又位在客勿久奉疇咨　九重眷注蓋已納之帷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寄之肝脾倘其稍延歲月少竭心思調停于可否之際引納於和平之歸可使善人恃以無恐志士展其所爲則當年傳授不爲虛誕無疆　宗社固將藉以維持也胡爲乎　賜燭之寵方塋而鼎覆之哀遽貽繡裳之慕未厭而台坼之占莫遴豈民生之無祿抑覆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而頻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于間世之

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噫嘻噫嘻洪先束髮快覩光儀初入　禁廷朝夕相依語必劇記信如蓍龜廿年睽違書問不遺近歲以來或合或離默々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致欲待來茲望而不即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拔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之詩未嘗不三歎而欲獻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無憾於斯否乎嗚呼

祭尹生道輿文

嗚呼哀哉美質不易具才實難舍是而學百不一完

道非其資力倍功半才弗合誠中正或畔哀哉道輿世豈可常自我得子交誼有光子之淳懿慈柔雅靜見利即耻恭義若競孝友天至謹納性成不欺暗室不狎儉人執友怡々亦問而謗僮僕依々無忿以詈身已計偕家猶農作謁金屢揮決履不作始未知學鄉啓已聞道與切磋毅然出群氣以養充事以志集獨抱古心一洗陋習崇明海邑坐者斯移衆爲怫然已若未知趨險如夷視民猶子內殘漸歸麗雜可理風檣幾傾順命委己沙城將圯犯議請徙官以憂解

民爲悲嗟或衛之疆或別于家釋服待次聞薦忌美胡是褊心投之萬里受檄靡怨疋馬而趨蒼山珥游載煦載濡民賦弗均更錢視力民產弗豊傳餐損式奏能日積侍餐歲踰有懷陟岵莫遂拂衣雖則負痾曾未皇息盡瘁而逝不弛其職名揚北闕位佇西臺驛音來名公移告哀官幾再考囊無長物闔郡耻喪罷市號籲名宦啟祠行省致綈賻郵有加行李初訖凡茲列行世或可能務學且篤近復誰曾虛心察徼改容受善毫髮有歉顏回必見我非益友子自得師

愛均骨肉信比龜蓍無體之心一體之義存之則虛推之則至我言子領我往子隨終身相倚棄官爲期天胡不仁奪子大速弗待研精弗留表俗豈無良朋亦懷好音惟是多岐矧曰同心匪余獨悲恐時胥溺一人之災多士之戚我行踽々愧負實多不啻輔翼後當奈何得失之微壽夭之數蓍々誰謂不暇問故有弟有子壽考無疆子目可瞑無過彷徨聞訃荊川亦復隕墜九京相逢必厲行輩孰憐衰病朝耶暮耶駭此歲陰非龍非蛇萬物有盡何獨於子惟子在今

未可以死今未可死而竟失之我病即衰（能已於悲嗚呼哀哉）

祭唐荊川文

嗚呼我兄名播天下令譽彌宣知音斯寡神授妙質性厭浮華動出全力業擅名家靖節貞夷志完剛厲進不苦難思常入細齒登弱冠魁歷同袍文體丕變紙價爭高惟　帝知人因言拔士　天語哀褒　聖鑒燭視孤忠素許況感殊遭事計浮食施罹屯膏荐入詞林遂探藝苑測理幽玄範格高遠九經該貫諸史窮搜文繼歐曾詩駕常劉山鏡冢遺象衡數緯客筭毫芒洞疏涇渭孝全手足行質鬼神脫屣軒冕潛軫荊榛叔夜交絕黔婁守醇不慕融顯不媚鄉隣決韈常穿垢衣至敝櫛沐屢忘寒暄盡廢義嚴一介諾重萬鈞望廬者愧執經者馴仁急賑連藝兼文武無間鉅纖咸求禪補官條民故水會兵防制備古今拔列短長欲試經丵不辭饑渴去爪挽疆短後露跋凡茲集美衆已襄能在行輩內以豪傑稱乃願所安在期自得從善轉圜好德如色良知至足動意俱非空諸所有漸可入微根抵一原出入二氏相離即非惑

祛似是言詮發解形累髦遺千載上遡獨立靡稱非直天聰實資友助雖判醇疵忍坐背負取珠棄櫝汔濟焚舟庭靡逸晷席滿名流應極專勤見異襄昔信已愈異愛人無擇謂道如水湍豈旁通謂道如谷臨豈廣容取必此心弗倚於外舉世非笑莫我芥帶物皆吾與安用察淵時隨代謝難挽逝川刓方爲員制用于朴大方曷拘至潔不濯幸際吐握獲親承明南北奉使寒暑載更痛絕清談峻揚風采隱逵戍憾情輸謀給軍智殫精炎潮濤海宵柝甲戈朝巡營壘酬勲進秩開府專征武侯食少覩首淚傾嗚呼哀哉謂生寔殊無所於賴盍阻荒遐乃起吳會謂困林篤有意則然盍斬其幾乃奪之年知者傷之虞其過鋭忌者短之逆其敗訐或惰其僻或賞其奇即門下士疑信半之藉々在人絕非所惜豈效衛墻始名完璧嘗聞自晒出則群咻知之而蹈中必有由捄焚逞遞力田閑秋謀身或鈌報主則周譬疾於醫藥力未久命也不淑人亦何咎易著殊塗士增多口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嗚呼哀哉胡取飄落早虛左車謙以持下美

不獨君敢望及肩律萃㟝嶁聽之在前瞠乎其後聯署載筆共棹還山肝膽畢露骨肉相關管鮑取與朱張規切過失本標詞章靴鞭睽孤廿載良覿三中毋當抗摘輒歎軼塵我疾苦衰使來告逮昌江之濱雲巖之襟曾贊其決不疑所行剖囊助室又秩分程詑謂茲遊竟成永訣遠訃忽傳長號欲啁嗚呼哀哉黙悟餋生徑趣欲界多病見嗤勿藥是戒習勞忘倦躡險若飛暇而冥坐杳乎沉機丁寧結束武夷九曲歲寒同盟山靈攸屬言猶未踐身乃先徂所不瞑者復

奚念乎嗚呼哀哉弦常異佩蓬蕭互倚禽有比翼木有連理而今而後孰傚孰企孰繩枉違孰領議擬一寄空木一類拘株剟餘殘息臥而待餔夫究底裏寧係有無縱留後死誰與爲徒嗚呼哀哉初莅維揚行部寄語蕆侵野屆回風冷雨代匠亟指待炊之需不識靜者憫余笑余札成絕筆何成凶識將悔之萌亦疲已甚嗚呼哀哉久掩庭戶幾歷居諸哭不撫棺吊不在閭從此破琴亦遂罷鑿夢魂去來山川縣邈炯炯正氣烏客泯澌于何招之黃鶴紫芝兒即子我非曾皙慟何知哀情何知溺越疆馳赴追之靡及今雨垂〻似助灑泣嗚呼哀哉

祭趙生子良文

嗚呼子良子今舍我其何之嗟違世而獨立亦孰憑而孰依始取友以自益紛色笑之追隨幾目逆而可懷獨身許而弗離將與遊枯槁寂寞之鄉觀溟涬滉瀁之涯超壒埃而出入處太虛之希夷指無窮以爲的凌千古而共馳胡爲乎天假之資縱其來而忽曳於後學幾於悟與其進而竟止於斯嗚呼子良吾能

不悲憶在乙未訖贊旅邸子雖激昂吾猶浮靡還山以來方藉助砭可否互答寧辨彼此石蓮栖巖雪浪登閣聽雨青原看雲匡嶽泛鷺渚之春壽鶴玉笥之秋鶴種〻取證默〻反觀信此心之無物雖動應而靜安亥矩運而中主闘視聽之不干存其得而何失時顧諟以盤桓懷至寶以難捐誕先登而獨往歷歲月之幾何曾不易其所尚顧余馬之班如若抱痾而服恙問話言之相投忻君和於孤唱察所行之或偏口囁嚅而意惝怳感振聾以病逝期白首以相望豈

積戾之未鋤類瞽者而失相羌踽々其誰儐子不返兮川之上嗚呼子良古之清人穢氛違謝灝氣還淳不期而至天機自神寒不挾纊食或累旬吾竊謂斯道有屬誠購百世而相感子循以長生爲諱欲備萬物於一身彼其有託而逃以權顯真皆儒者之大忌屢雜出而難遵二年而病藥不濡唇將宜節之理踈亦禀受之數也固不意吾子善養而乃於此有遺論也嗚呼子良持一介不染之操以處貧而掩其介挺萬夫莫奪之勇以無位而闕其名修身獨善之具尚

微人每相狎而未易乎俗明道開來之望甚切時將有待而未試之行心所獨詣賞音者寡既莫爲之慨惜志未盡遂閟聲者吹咸相怪以疑驚此吾所以益爲深痛而無復有望於相成者也子縱已矣吾何爲情耶去秋之杪聚哭尹氏今秋之初哭子永逝人世如此烏用久計庶幾夫覺或一匆二且報吾子終此大事地下有知相見無愧嗚呼子良哀哉

祭蔣道林文

慨維聖學一塞一行自宋迄今曾幾大明江門衍派

天閟抗旌一麾衆諾公則克誠凝義既斲內實外塋匪直修己亦善友生大學之道始于性情如彼一體觸之即驚政無遺議教有嘿成儒者之用可謂有徵余少不類邂逅燕京無緣重晤歲律屢更鄉園遠札几席時盈肝膈披露形異心并自是莫逆愛逾弟兄己未之臘不續芳聲庚申春暮聞訃屏營始訝曩昔何幸結盟哲人日遠世路縱橫含哀莫訴誄此生平願諸來學守此法程憐余衰甚回首淚傾歲々桃岡誰對春榮動而未形乃獨之精言出新得聽者勿輕

宇宙寥々其孰有成嗚呼

祭鄒東廓公文

嗚呼先生豈可一日少哉方陽明公之存也傳良知之說者各以其意爲解惟先生則獨公之言是述及陽明公之沒也承良知之統者各以其資爲的惟先生則獨公之言是守故始而青原繼而復古終而復真以及安成之四鄉吉安之諸邑無處而非講學之所亦無處而非講學之人而良知之發明至于今二十有五年日以昌大而不廢者誰之力歟盖述公之

言非難舉其言而不雜爲難守公之言非難信其言而不疑爲難自給與之後使人無疑於師說者惟先生一人而已今斯已矣良知之說滿天下求其聲〻不倦如陽明公者不鮮歟良知之說聞天下求其深信不疑如先生者不尤鮮歟故始而先生之病也通邑之人莫不身禱以冀其稍延及先生之沒也通邑之人莫不巷哭以悲其不再至是乃知先生之學與萬物爲體先生之身與天下相通是豈可一日弗存也哉某聞教二十餘年以匡病不出戶者三年餘矣亦思此身稍健必思繼先生之業以畢此生而先生以道自任引誘不怠曾幾何時遽至於此然則九邑之間至可悲者孰有如某者哉先生事業文章在天下天下之人皆知講之乃今獨悲先生之身者爲斯道爲斯世有不在於事業與文章也先生其亦（自惜否乎）

祭聶雙江公入斂文

嗚呼哀哉言與淚下何忍言之自庚寅秋辱公顧愛審視相忘有冀無怠歸田以來規畫著龜言動相比何敢依違然未知爲學之的也丁未之秋示以良藥

倏然心警不謀而諾如是三年如負針芒漸悟漸達食已得嘗蓋至是而後知爲學之力也嗚呼非相入之深不知去年日之違非相信之篤不知守今日之專自是以後執事雖以病自負而及其本心可以無愧於後先矣嗚呼相違若此遽舍我而去其痛豈不足爲相憐耶長號蓋棺一生已足多病糾纏匪於衽哭蓋可悲者固無窮而不可易者與世化而相續獨抱遺經固不能已於餗〻也哀哉哀哉

祭雙江公歸窆文

嗚呼哀哉人之慕古有如適途及履徯徑所患皆誣又如誘引登霞孤鵬亦既政圖漸闢要妙語者非惠悟者非增昔者迷誤今得未曾惟我太保超宗神授自立克修不戒而就惟志獨出試政無前雲間不擾民瘼以宣惟　帝知人作左右史徧歷諸難八閩風紀孰過其進出守于蘇積滯用滌豪强載遁既退而潛屏居物外得失若忘客覩成敗借惻三晉跡比長城萋菲之謗不質而明乃進中丞司馬之佐正位本兵有勤無惰　帝念碩德重以膚功曲從所請俾慎

厥終歛實勿施卷藏于密佚老八年心安身吉篤於故舊厚而不遺奉公守法不蔽所私大冊七書發揮道脉移文簡書雍容不迫出其一二已足名家探玄揭隱言大非誇惟子何知懷人早歲追逐無疑言聞而醉骨肉相倚積有歲年戊申已酉相信而專人易其幾獨難于道聞且弗驚相顧而笑或未甚悟而煩指焉即事嘿識不以言傳自子二人如一手足或弛而伸或歛而曲或忤或聚間有異同意會而解不介于中一十六年互相出入各憤所求無過不及子之自述匪衒于人惟懼不察或掩其真人貴相知所信安在一日失之豈明向背今日何日遂成別離朋友之義誰復知之懸知撄心惟在一子有而不賢不如其已著作之富圖書藩前千秋而下孰重而堅惟司馬公與明道氏有姪傳心寧分彼此言而不達遺以長悲於乎雙翁永有世規嗚呼哀哉

祭同年李伯實

嗚呼吾與子將遂不復相見耶方相期于無窮者而今竟不可望耶子何爲而遽至是也哀哉天之生才

也不數而於其間值焉者毋有相之天有意於培覆耶吾則不可知果無情於萬物耶吾亦安得而悲之嗚呼道喪千載悠悠莫傳功利撓人視爲故常有聰明特達者墮於其間方且指此爲怪其孰能余從丁亥之歸始相覿而往復立語感吾草木鳥獸各幸其性之言而遂爲知已朝夕相聚視爲弟兄偕計于京同寓格提相與極有生之道至於天地萬物不我爲累者子獨躍然以喜此豈易得耶平生之志不能婞妸觀世俗態輒復舍恥斷斷訥訥不知避億貧而能約不事佞靡性幸淳實氣亦凝要[illegible]到而今不然嗚呼將命之不可諶耶將粹美者之不可久耶信也吾亦安得而悉之少取科第若不介意中心所好固甚凌厲入夏以來若不稱是未幾而果病也將其氣之索耶未可知也世之衰矣實得者不多見矣得見有志者斯可矣有志者不多見矣得見質美者斯可矣善人惟日不足爲及時也朝聞而後夕可死矣故古者貴壽嗚呼子有美質而志弗竟天與子乎何心況子猶有祿養之謀耶哀哉哀哉天地終於

渾淪古今一瞬息也無往無來無存無亡者吾與子固悠然矣有往有來有存有亡者吾亦不得自留情也吾能爲子久持悲耶哀哉哀哉

祭毛一本廷尉

於惟廷尉世襲芳芬賓州介節抜萃令聞以構以堂惟崇惟郭蘭積餘馨玉蘊未鑿爰暨烈考惇樸揚華杳躍等匠登顯休嘉粉署是草朱旛握麾夷邦是屏皇風用恢惟公嗣服弱冠刻厲三益時延九流默識才豊思遶聞洽詞雄允矣先進時哉未同志屈始伸

學優而仕藝苑蜚英銓曹擢異湯々吳會鬱々名都懸銀紆綠賔幕訏謨銜石如流圜土無滯方岳推賢郡邑蒙治龍蛇時蟄猿鶴爲群丘園之賁不顯亦聞煒々中丞超紹高武直排　帝閽樹績天府烏林棘寺虎塞蘭臺入司喉舌出靜塵埃功懋恩貤秩崇寵畀公雖在野殊命光被朝有令臣野有壽耉王人咨諏鄉閭化誘閔予不造先君見背世托交游晚獲瞻對言必經史動有規模古悲貌似予亦曰瞿嗚呼哀哉歲月幾何世難坎軻嚴霜夏殞悲風日多嗚呼哀

哉靖節哀歌王孫遺令達人則然曠世罕並惟公訣辭幾于俟命變不懾中終能順正匪心不紊寧靚如歸乃知盛履其抱必希嗚呼哀哉朝援素毫夕就徂首邦族傷思知舊號走訃馳臺省誄集冠紳松雲虛望梁月留神嗚呼哀哉靈根後凋纖色速瘁芸々有生孰是畢遂名流身壽亂廣心傳慨往者情待盡者天嗚呼哀哉

祭友人劉孔脩

嗚呼劉子冀群才逸皐鶴氣豪志隘猥瑣聲傾俊髦

季方聯武宣文垂懿否衍豊亨約施急義轔々賢轍青々子衿士館賔庖宿戒日臨在昔卜隣與子結袂再世通家視予猶季宛々携幼役々在途志言御愛終歲馳驅匪予獨隣范生藜飯相顧形癯質惟心惋同類變豹獨予守蹤廓無邊聖轂爲先推離莫重雲廣河一葦雲關類麥風漂自傳憂患各罹交游間阻爲別幾時遂困二豎凋松方秀井梧忽凋聞訃欲摧長些枒拍予三爲衆五十非夭浮世何常寞觀宜小惟茲蕙歎固感蘭熏嘿々蒼天迢々白雲會面無再

寸心如一不負延陵有如皦日孰引切念倚廬囬弃聞余誄言應衞斷魂哀哉哀哉

祭外毋許淑人

吁嗟淑人篤惠兮爰托植于靈根稟茂和之懿質兮敦静操而象坤琮璜玫玖介特兮薰鬯糾結而蕪蕃錯綵流以組紲兮燁雲裳之欲騫去虎儀以結褵兮耿夫君其行尊誕景升于列缺兮群仙珮之翩翻馳旌霓於四方兮勝烈節直排乎帝閽緊何郵之奄集兮寶柔嘉之內援罔風雨之拮据兮采〻于江蘩既

良旨蓄兮式穀爾昆樛木蔚其春陰兮萋葛藟之若樊鳴嫣翼而載鳴兮眷顧復而斯恩紛蒙茹之總〻兮又蓼蕭而紫蒜咸冒被于寵澤兮競旖旎於芳原欣初陽之果亡兮漠零露而蔌晞方萍藿之陟庭兮恨蓮暮而瞻背萱朔京飈之夕起兮竟落葉之亥亥豈吉人之速萎兮抑慶閟而吊門遥望〻于遠道兮天潢渺而無源將閬蓬之高躋兮駕青禽而乘文鶴悲歲律之冉〻兮玄冰冽於丘園履堅而創鉔兮魂慘惻而煩冤仰蕙帷之垂悸兮聽啼鳥與哀猿誰獨無心兮矧相依而余媾婚薦椒醑與蘭脯兮羅豆實于盤飧來不來其余顧兮情糜絕而何言

祭楊文襄公

遂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　今上用所司議節惠易名　賜謚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後之有遭也俱各摭言相吊且寓追慕之意憶嘗道曲阿訪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曰聞有故人餽貨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

有以貧歸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芥不取可也非廉介乎某聞而頷之輒應聲曰世亦以倘通病公又孰知其方嚴者唐曰何曰先君賓其塾又故門生也爲武選即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虞其淹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恵即比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頷之嗚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

其志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之言能爲言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與世道之升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領之否乎（嗚呼）

祭曾勿齋叔丈

於乎我公雛騖之屬牛繭之精人固謂公之必通也顧年逾服官政而始貢王宮馬融之經鄭虔之席人固謂公之悲窮也顧猗蘭不怨而伐木多悰鬒髮豊軀潛欲希情人固謂公祿崇々也顧拂衣歸去而扁舟西東松筠晚翠棠棣交榮人固謂公樂融々也顧

鴻飛暮渚而鵬來晨風於乎使公徵辟而起則身未必能歸而解龜不勇則歸未必能速然見公之見機與正終者審於中矣慶吊相隨余又安知天之夢々也哉惟於公之歸也既匪見於卹藥及聞公之變也徒含凄於倚桐負素裘矣一觴告哀公尚饗之

祭桃林同年道承文

吾邑同年舉進士者六人三人不幸早逝而兄爲獨後其塟皆不踰年而兄爲獨遲先逝者舉進士未久而吾之交游亦未稔不知世道之升沉與人材之難易而諸進士者宦皆未甚顯視先逝諸人徒有死生之感耳兄之逝稍後又復遲塟以十年十年以來世之流風日下舉進士者即皆破常調薄名義以先輩行已爲迂鄙而高官大爵驟々且日纓柄用回思兄僅々自好且欲與世之善人朝夕往來以圖相益者何可多得然官止六品祿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其親竟亦不遂况其身乎則吾於兄之塟重之以辭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以也而吾三人存者出入祿位亦十年於茲矣雖不敢破常調薄名義以冀所

謂高官大爵然十年之間求不負日月以免於後死之責必皆不敢自信也而二人者又皆守官不及臨穴則吾於兄之塟重之以辭其含悲有甚於二人者有以也夫事有類而情異時有過而情近言有盡而情深此必非一人之感已矣兄亦含悲否乎

祭毛東塘公

嗚呼豫章之盛蟠深幽入青蒼及其摧也化爲群材而烟雲磅礴者駘蕩其何之雷霆之震軒六合驚百蟄及其歛也廓然太虛而光景歘霍者不可以彷彿

窺故積氣之厚者世莫測其用而攄物之精者神弁秘其奇方公之出也躡星履揚雲旗北虜避青坂之險南交畏銅柱之遺緤組逆欵縷金獻辭將帶礪爲盟可以續石室之贊煩而兵刃不血未嘗困赤子於瘡痍於是　帝命曰都式遄來還無綏其馳進之孤鄉畀以全師惟玆禁旅亦惟乃司當是時也庭麾列帥門走偏裨籌決尊俎風生指顧盖左衮平右青唐莫不受其鞭捶而穹廬北戶幾千萬里昔之不免於金革者亦各讋其威力而遂相忘於恬熙此其歸也

平戎之賞未定而明農之志已移三盃之徑初開而二豎之孽漸滋洛中之社不待而箕尾之乘遽至豈所謂造物之愛惜者去來有數亦功成身退得之天道者非人世之可羈不然胡爲乎其迅速若斯也惟公之生閱世殊資器大有容質任弗欺位尊而勞以撝謙愛博而恩不擇施舊怨若棄懿親是宜絶近名之行加以黯闇而不嫌於茹納纖矯俗之過雖紕戾而可接乎光儀遇夫善之可進也用之不必出於己至於義之當斷也執而未嘗詭於隨此其德美之冲粹實由性成而罔疵故聞其向進多倚以爲重而樂其用譽逌其旣卒不特君子傷其失類而庶士亦動於煩思在故舊或不勝其捐別之慘若童兒厮隷無問識與不識亦知詢其疾病計其年壽而功歔欷者是豈可以强爲哉嗚呼在昔崇高多遭嶮巇公處其順叅發萎遲云胡末節若或尼之非物忌乎全而理盈必虧惟其尾矣於公可推使一於隨忌者其誰以此令終又何嗟齋洪先早歲辱在詢咨重以世交置之心期疑義於析盡言見規冀有大成忘爲過私盖

徽惠甚殷而獻忠則何裨比一再見神閑氣夷竊占福履不替其綏曾未旬閒移書論詩曰余有志而力已疲以爲能持退抑如此者孰知遽爲永訣而竟莫追聞訃奔奠有淚漣洏人非金石幾何弗衰奚獨於公不已其悲其悲不已所感可知匕不盡言公必鑒而哀哉哀哉

奠李氏妹

嗟我同胞骨肉惟四仲弟夭亾斷我一臂兄妹聚哭聲同情異衆皆哀死我獨失討父母有知目豈能閉

三人氣禀妹不若弟年時相見常恐疾罹自昔于歸一十六歲怙恃旣違積憂成滞及再得甥謂可慰意何期哭幼翻令自斃始聞疾作奔問驚悸即爲訣辭相對灑涕遐方審卜靡事不至形瘵雖危幸脉可恃曾未及旬增以眩痹不遠百里求藥城市變起倏忽醫禁莫治號呼誰援忍復近視弱息數齡血肉斯寄不知人悲所爲何事悠々昊天降此凶厲顧我妹氏淑惠慈懿言若不聞動若有制承尊撫卑曲盡恩誼日侍君子温々作儷云何斯人乃令至是父母遺祜

不終覆庇我顧形影益單而瘁孰哀此言痛徹心肺罪在深閨今成遐棄從此問訊何由可致（頓足失聲妹寧反袂）

奠外舅符翁

嗚呼我公何意遽不少延也公厚禀殊質若金鐵經爐錘適以全其天勁氣卓行若松筠凌雪霜莫能摧其堅徤步修軀不俟熊虎之導引而康壽澹食寡營無讓巖穴之隱伏而静專是以位列九卿而居處服食不加於寒士齒踰八袠聰明智慮不損而舉動可齊於壯年固將期頤占筭爲鄉國之巨望且以典刑在迺可藉以儆吾後生之過愆攷故究往昔之目擊問疑進少時之心傳而又身當甥館躬受坻壓里閭接比歲時周旋可謂得幸之偏者矣孰知事變倏忽乃謀不然[illegible]者耄疾容若有異而神則完旦夕省候以爲未至[illegible]也別僅一宿而疾稍劇又三宿而脉變遷[illegible]延拒令勿前吾年至此更復何言侍者猶庶幾其萬一涕泣而强爲[illegible]微啞無何竟棄捐矣哀哉哀哉人皆逆旅世無鏻佺然以辱愛之深感德之久而見遊之遽其能已於號擧乎茲即殯宮

重睹莫綠將誄行以相招顧心摧而氣塡徙揮淚以薦觴忽仰聽夫几筵嗚呼哀哉

祭周生天臣

惟歲暮兮草木萋々子何之兮日月如馳道之莫援兮所艱者資天胡不仁兮秘子之奇三年不見兮如在庭戶倏此佳辰兮言躋下土哀々遊子兮妻女父母欲招無從兮欲訴無辭雪淚濺々兮霰欲雰對舊侶兮悲故群王郜之說兮闃不聞悲闃四顧兮黯愁雲玄化錯迕兮數滿渺人生百年兮孰相保黃藏無

罔兮壽亦天子知自遣兮復何悼歆予酒兮佑以辭予無遠去兮魄在茲

奠外舅符翁外母淑人許氏合塋

嗚呼哀哉古云至剛是剛匪物金鐵可鎔正則不屈不屈維何義有是非人則雖殊其辨同歸翁之方仕引繩就尺畸窮穴奸以術以極四十爲郎出入省郎平權剔蠹結紛乃理詳其佹之中人之子扣閽不問歛跡田里翁之再去匪矯且狂伸我元功讐彼西羌判不可撓國是以彰寧嗟饑渴溝壑靡忘翁之守郡踵孝肅故急恤再借叔度歌暮方其卧疾徑人實來奮筲畧辭武夫心摧可梟名藩晉大廷尉色怒人驚言温衆慰營無驕將欲寡寬民力從群猜默體　帝仁惟　帝曰咨々爾大理不黨以欺朕用嘉爾許將大畀執忌而止佰罔之命惟僕臣視覘飭戒得急流知止翁之既退杜門掃軌坤乾研易朱墨評史天官堪輿諸家百氏歲有記錄門絕投刺不出戶庭何有城市疣々儒生或不逮是年在耄耋步健視明與寐以時詠歌太平自謂天壤何樂可易將名諸孫授以禮式罔之中饋所不皇恤亦惟淑人克勤內職盱蠶婚喪不獨飲食心何有亡身不踰閾撫幼御卑嗃々戢々不識所生惟恩是泣　天子念功及臣之私再命來崇象服是宜進之秩號褒以美辭淑人敬承勤儉不移亦惟我翁刑家有宜翁擇交游先君締好女于洪先忘其不肖長而侍側胥保誨教比幸賜第翁在廊廟縉紳慶翁々爲色笑且曰斯人可易遠道形踸趨曉策騎隨車退食有言匪詩則書翁歸十載洪先罪斥閒居暫違似物有失虛往實歸坐或忘寐言不及私所賞道義耳目傳記揚確紛紜托疾埽常厭不忍聞警報恩條內艮登敗憂若在位不問內外如是累年曾無二態丁未之冬倏遘厲虐從容正襟謝醫麾藥曰命有拘吏復何待執手相呼後聒弗再嗚呼哀哉謂翁遠逝既壽永年謂理宜然胡爲悲牽豈以婚故骨肉者愭嗜嗜黃髮典刑孰傳朔曰類風其終可詣龍陽有丘翁所自卜時日之良掩瑑藏玉惟德不孤作配同穀冷々飄風蕭々拱木永訣何從長號莫贖尙飭此身期在不辱嗚呼哀哉

祭牟禾山先生

先生抱質篤靜而醇如璧無疵如麟自仁纫而夙成唯諾有則徵節弗諧中懾動色楚材擢異冀群亦空百里之寄歷試以庸湯々文水來游稅駕訟寡獄清邑以休暇庭無羨物野有栖稼孺慕得毋旅通歸含最課歲獻晉之司徒俾王國計將聽計謨時與才違行以全毀孰別清渭獨返畏壘閉門掃軌焚香著書經授玄成帷垂仲舒年深木偈客至圖蔬嗣服載與福履未替令譜方傳些招遂續嗚呼哀哉不才弱冠

與衆奚殊片言見賞推轂先驅荏苒君諸尺寸未效仰負深期愁焉自悼自昔投野莫敢越疆歲月音問闊且樂康意謂天道盈虛相倚壽前必豐利終出否計來何遽有涕沾裳豈惟今昔實感彼蒼自昔含藥顏髮且改將來焉知悲在蓋㲄所貴者生在能有成倘不其然何異於眠吐哀以辭欲禁不止（矢將潔身永報知已）

祭蕭東潭公

曰余成童見公未第布衣退然徐言審視逮夫既貴擲畏有加郎署刑平侯邦譽遐杳々瓊山南隔巨浸往敗於蹟公以廉振乃晉大僚于鹽于兵謨畫以陳交薦底平乃典大藩遂作牧伯鑒于持盈拂衣阡陌亦既歸止故舊不遺山巔水涯式兆以嬉義方孔嚴弗敢侈肆西蜀之陳漢室石氏玄潭矜履有待抗盟旖辭凜々中人隱情曾未幾何忽聞凶訃時亦負痾涕下簌々載逾寒暑輛引在途他縈未奔如饑弗餔歲聿云暮升堂奠幣不見繡裳徘徊階戺孝謹流風克比者希何以慰公繼世無違

祭戚南玄

嗚呼四海何殊一家可否更沓彼此誰嗟吾輩得兄過於家督言雖未勤意已相符弱質始振慕善若饑識名于刺鑾江之湄載遊京華情聯跡附豈無他人如出同文分袂未幾駕言東遊携手偕往矢心罔酬正色寓規服義自砭如商投脩如疾受砭又如鹽史不厭求深感此蓬々欲謝冠簪薄謫南行畏途中遇交勉含章旋報返御自是往復亦再聯遊各罹多故似悟入機靜定之說良知之疑且以為報奠或少裨友音時聞儆戒潛發恧然欲來為補失缺將訪山陰

且俟匡廬夕解行槖朝傳訃書夢乎覺乎是耶非耶十不可問疾何以加遺言何謂故侶何在枯形何歸遠志何待夙欽風誼崛起人群不傳而學不業而文侃〻之質烈〻之氣憤世之懷衛道之計挫之彌拗攖之愈礪雖遠不忘雖微不棄毀不見侵禍不知避萬夫莫當一身匪利乃如斯人顧不輔世保大定傾伐謀敵愾豈材爲灾抑名之忌追徃已矣後死者悸道不待人歲不與我望洋未即首丘其可躬之不逮言則數窮向非忘物寧免失中竊怪不類每辱過許

摧蝕所餘浮汰稍去他山徒存良玉已瘞倀〻安之蒼〻何意復誰似兄教我如弟思莫贖身悲惟隕涕今歲何歲非龍非蛇七泉逝水譙山落霞瑇川波石哀響先後河清難期泡影烏有去者豈速留者豈久胡爲罔生胡爲不朽欲薦生芻恐驚宿草先以些辭寄之遠道如其有聞應共自悼嗚呼

祭李鏡石公

惟公氣奇質敏學傳文從童年起譽鄉校飛雄竟若祖鞭遂先贊第秋署翱翔南都留滯展能樹績錫類貤恩大夫晉秩楚國平反乃守大邦載罹鉅篇貝錦漸張分符仍重朝端理枉廣右提刑藩垣接席夷獠知名方快乘驄薄言稅駕入社榜詩結軒覲稼里無夜警矜有宗盟古稀壽齒多男頌聲不肖無聞辱知特厚早接比鄰曉成婚媾歲時几杖俎豆衣冠往必實腹語則交歡何意悲風遽生喬木永好不終大還何速日月莫繫窀穸倏臨感今愴昔辭迫情深束帛湛觴聊引俎別靈爽如存悽其欲折

祭同年吳雲泉

嗚呼夫子有言未見剛者又曰夫寧生焉知死蓋甚難之也自與兄同年舉進士耳其芳名親其面目不能知其人後十餘年俱歸田歲時往來接其色溫然以爲猶夫人也已而聽其言侃然異之矣已而觀其行事嶄然則又異之矣已而得其心蓋屹然戛然於是樂與之交而時受其益自以爲處山林而不寂寞者有斯人也而神骨堅完思慮恬澹可恃無恙嗚呼曾幾時而兄病又幾時而訃至矣哀哉哀哉兄之病起於頃刻語妻子後事精明不亂如夫逆旅返鄉井

無戀々可憐狀嗚呼夫人之情莫掩於妻子之前而埀重者莫踰於死生之際兄烈々若此則知其侃然而嶄然而屹然憂然者可易致耶盖於其死也而益重其生竊幸夫子之難見者乃今得之又竊悲方恃以爲益而遽失之其何以生而死也嗚呼或者咸謂當今之世四方多虞有兄在位足以弭大變決大疑而奸諛畏首庸儒增氣萬一有他其必能衛邦國死封疆爲世輕重而乃枯槁牖下不亦悲乎此屬之天者無論矣且夫剛者多疾惡而不能忍垢安知其出

也不爲兄之祟憂矣乎兄不以死生介意即泯々何憾用不用烏足計也敝廬去佳城未百里分當執紼寵上病有所拘徒盼々不獲往而以斯言進嗚呼全川湯々一葦可航所謂同心不復可望兄亦永傷（矣乎）

祭曾梅臺公

惟公沉嘿任資樸素授器思而有文儉而不肆早歲處約食苦程書競先藝苑如取棄餘明庭選材宗伯是屬展采矢謨尊壘璧玉　聖人御世禮樂方崇乃
帝獻考孝養兩宮南省視學北扉校錄廟垣倡議焉計桑辱公是不泯師錫有言肅雝攝事乃賓四門出佐大藩儉人讒直賂臨自天旋升初秩峻躋踊柱岦擬品倫西粵敷政夷民戴仁糾慝于貴遂司滇轄鎮帥弗率莫敢彈壓引經就列不愆于儀邦紀用張官謗何辭亦既懸車曾不廢業物數緒研國故該浹且擅取力詞鋒銛膺近宗獻吉遠祖少陵惟愚不類寡才短識卑以婚媾頻爲植掖歸田以來結社可盟世事錯迕日月迅征歲非龍蛇人化猿鶴七泉云亡二仲不作悠悠莫問蒼天盖高欒々弱子踐祖長號生

則相憐沒矣安格尚憶芳襟或御濁醪

祭友人陳蒙菴

嗚呼兄之平生太要已盡于志銘矣惟昔倚記見謀弟不謂然而兄不違信是其誤在兄也土兆弗白兄不能忍而弟不相成是其誤在弟也嗚呼兄之誤令則已矣弟且可如何哉夫智人之列茂宰必逢臺下之占魯國卒驗伯松之歸賢者不免又何說哉盖錯迕者人也久而寒者矣[illegible]又何說哉灑泣薦言永慰冥漠兄[illegible]

奠李竹塘妹夫

嗚呼竹塘別幾何時遽爾云亡今春省子翰池之上掩戶避客語以攝生之方意固望其平康也予且外遊音書莫將八月中旬迓棹江黃鄉人告予以凶問仰天灑淚而徬徨不獨悲骨肉之離折將福善難必疑天道之杳茫憶昔歸門之載贄見予佩觿而侍旁言不出諸其口行惟恐其或傷匪直青衿屬意即宗戚閭里莫不交羨其慈良於是先君爲予妹以相攸期百年之永昌參差中道失此孟光哀孤弱之孑遺

泣瞻望於渭陽節序傀勞藉慰有常胡八口之相依無二豎之見戕予溺於醫治翻檢方棄擲儒冠野服徜徉予謂予得逍遙之舉而予每語予以膏肓之疾多中槁而外彊非藏執手體羸而尫瞀問曷故勉以豫防予頷不語有淚盈眶自視厥[illegible]當沉不辭百言相譬諸藥備嘗息奄奄以就逝魄[illegible][illegible]而不揚豈純質之易瘁拂診氣之方張滕高旁而莫問不知鷙悍險狠頑凝卅而垂白者將何術以婿彼蒼既踰朔之六七予亦罹乎百殃慨井臼之肇禍實余行之靡臧

積摧傖以內割乃奔馳而奠觴感今昔之懸跡悔存歿之異鄉病不聞乎訣辭殮不入乎襚裳撫塵几而長號徒失聲而裂腸魂悠悠以何之情悄悄而淒涼問不聞乎斯誥來不來兮帷堂陳肴醑以薦哀或庶幾乎少嘗嗚呼

奠亡室曾孺人

嗚呼嗚呼自予于歸以來三十有五年吾以學且仕憂且病與予居室者不過數年耳雖遠在數千里外未嘗以饋祀賓祭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予能知

吾之心敬承不違雖勤瘁澹泊能久安之故足恃也自吾歸田以來一十有五年吾以講學聚友外出者歲不知其幾矣雖遠在數百里外未嘗以取與酬應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予能知吾之心敬承不違雖其身甚弱然不以病即病亦不踰日速愈誠足恃也三二年間予雖易病吾亦外出未嘗以予之病一日戚吾之心者以予命數問之術者咸謂必壽吾方以後事委之固不意在吾前也嗚呼嗚呼今歲何歲出不及千里別不踰半朞而予不勝病何爲予之身

可恃於三十五年之間而不少待於旬日術者之言弟驗於十有五年之前而不見信於今歲豈吾積釁多過上天降罰故虐予以困吾耶抑命數本不可測吾皇惑於人言輕視予之身耶將予之身固不勝病其速愈者皆强起耶可悲也吾每出門未嘗問期今歲期以七月吾亦漫然應諾相慰藉耳吾出而病々而歸正在六月使背不癰々不甚必且踐諾予或不病未可知也聞予得報旦夕邑々豈予之身固不易病吾以背癰病予耶七月之期意在庶子庶子不舉

旦夕邑々將爲廣祀然耶抑亦有他疑也使舉庶子背又不癰予必不病即病亦必速愈是予之命數固不當終吾且爲予促之可悲也尋常有往必來告揖舟車治裝悉出經紀吾勞予三十有五年之久今爲千古之別乃病不知其時藥不辨其宜沒不聞其語殮不執其手予其有遺恨於吾否耶可悲也性資淑慎動遵禮訓非大病不肯延醫非至戚不敢見客今自診視至于含飯一切他屬弱息世光惟有纍々熟視仰天長號而已予其有深憾於吾否耶可悲也即

予委命能不吾憾吾出而反顧莫爲之主入而獨處莫爲之語吾縱有四方之志其終能憖然耶可悲也術者言吾命數明歲當厄使命數果不可測言或不驗斯亦已矣不爾則後之視吾者果能如予否耶即使吾之命數幸而稍延爲吾供饋祀節取與守禮訓而不違者誰耶其能如予之勤瘁澹泊一不以戚吾之心否耶吾亦何恃而能遽忘耶可悲也去歲此日授我衣裳勸我酒漿今歲此日呼之不應食之不嘗吾之學非老非莊是觸於目而戚於心者方長也予

亦寧無重傷耶嗚呼嗚呼

祭華山鳴崗府君

繄大君之磈磊兮肆客植於厥家弗掩翳於塵薄兮披清漪而獨華方芬敷之旖旎兮有奕葉之奇葩衆睥睨之憩息兮葳蕤然之生蒫將覆庇之爲惠兮顧摧折之是加豈栽培之外施兮抑世運之弗嘉惟烈風之猶存兮吾何悲於先生之遷逝陳辭以洩哀兮君歸來乎去無還

羅生汝奎誄文

嗚呼哀哉兮倘忍言斯今日何日兮與子分離天胡弗仁兮神明降毒殲此良人兮百身奚贖憶昔來友兮春鶯交鳴子獨何爲兮與子目成棄捐舊服兮究玄精長途漫〻兮力未傾夾駟轂兮交衢縱橫群志強康兮獨倚芳衢嗚呼哀哉兮歲不我與日居月諸兮十時語語語不惰兮往弗禦互爭更抵兮心自許各相將兮道爲侶授子館兮惠肯顧造小子兮悵遲暮佩青〻兮揚和風來于于兮席未空嗚呼哀哉兮周行茂草我生後時兮早未聞道嗟〻有生兮少壯

易老逝將與子兮探極要耶駕蘭舟兮指沅湘登祝融兮共翱翔歷八極兮超天荒遊無窮兮葆貞常揭揚舲兮文水日悲風來兮何太疾五日期兮六不詹豈知永絕兮不少淹嗚呼哀哉兮孰余補直諒不聞兮善將阻蹈〻悵〻兮懷傷思苦豈日無人兮同心莫睹緊古之人兮云才難今時滔〻兮況永歎衆方鴻漸兮子夔徂殘何知天命兮今子阻艱嗚呼哀哉兮難重宜今也則亡兮誰爲僯攬文采兮淚如泉放終量受兮或弗然登蚪羿蟎兮溥九天委置淵淖兮竟何緣哀〻童冠兮涕泗漣瑆琴不鼓兮春思綿長號招子兮還不還上天下天兮何處攀嗚呼哀哉兮歸何所有言不聞兮抱夔楚中夜徬徨兮明月入戶皎〻流光兮莎雞泣露〻葉下兮聲湑〻疑子來兮望不及望不及兮心轉愁空攄詞兮告沉幽誰念百年兮一交游

羅母劉氏誄文

嘉靖癸未冬羅子有慶賢母貞媛劉氏卒有慶恩懷罔極形求莫肖茹哀臨忌服苦承遺越十有三年不

衰友人某聞而悲之憶巨卿之義夫作感臯魚之辭足慟作爲誄曰哀〻扁石[illegible]克名姝懿質希踪時也結縭展如邦媛承尊以[illegible]燒美斯眷惟舅相國惟鄉之模青衿祁〻芳佩于〻戶屨常滿井轄時即有望襲不皇旰食有敦夫子正位罔家賓奈牢醴牧[illegible]蘇拮据是營咸貞如束稱無號饑冬有旨蓄節[illegible]江魚春耀庭枝百堵具作三族靡私希哲正容上[illegible]訓儉譽馳鳳毛跡超鴻漸嗚呼哀哉蒿歌慘兮[illegible]濃萱背萎兮秋雨空寨〻松雲兮山谷寂

迢〻厲語兮哀怨同杯棬塵集機杼夜悲戸帷垂麥雲葉披離形杳藹兮竟誰測音斷絶兮望無極芳菲菲兮歲律移思黯〻兮夢魂側丁生疑像王氏廢詩逝既不返痛寧有期嗚呼哀哉元氣斜耀玄規續紛類錫者昌德聲則開蕙蘭先折瑾瑜必鑿蕭艾成丘死磔日塞匪物貴之自得孰修嗇之可程天道恒與善兮固靡朝夕之斷盈列彤管兮貞蹟美幽閑兮有獲未終誦兮此辭托遺矩兮祫筴嗚呼哀哉

祭族祖宋朝請大夫澗谷府君墓文

惟府君代爲宗望輩出世儒學接雙峰之傳語濱江西之派早困嵗繩晩職幣金賁似道之誤君叫閽請劍悲德祐之逼虜傾家募兵史不絶於美談人猶傳其遺事顧乃空弔季札莫報仲宣聼封域之有蹙感鄉鄰之無暴於是剝苔識往勒石告來其文曰繄余靈之初降兮乘灝氣之融奇既懐璧而無釁兮復抱器之咸宜礪貞介於心膂兮揉黼黻爲肝脾𤈦聲藉以四溢兮杳前驅之猶疑美考亭之探賾兮執饒氏之師資窺中庸之奧突兮燭百家之分岐出古瀹於靡〻兮縈理緒而綜之發輿觀於詩教兮受騷人之降麾何艮時不余遘兮與患授也矯群龍之躋朝兮蹇莫違也進數鼓而將捷兮困弗奪也晩得路而上征兮道梗其孰閼也黑迍〻於下陳兮曷之敢怨羌試難而益振兮靡近與違謂余嫉而不害兮女須爲憐俾職內於王廷兮仍總總於利權何國步之日蹙兮衆欺以嬉噑赤狐於天闕兮莫或擊之將手攖而毛擢兮翼者爲湜言朝聞而夕斥兮孰有諒余之懷耿進不得以擴議兮退顧頷以柰何披柴桑之晨風

兮望汨羅之揚波紛種髮以捐冠兮當一食而九噎捐私帑以佐急兮忍余室獨藏梟哲人萎而夏變夷兮彼食粟其何情日月冉〻不待兮正首丘以余寧樵牧識而竊指兮畀傳伶之遷昆春雨秋霜慘惻兮莽蕭艾與榛荊惟天道之幽玄兮人代相促華萍斷盈迭互兮豈惟余族名不沒實兮國不滅史奸諛流穢兮賢者弗死增封樹表兮剔蘚弔遺里仁可處兮淘美足思辭剪伐於拱木兮來者觀德懋修辭之不文兮曷詔無極

祭從兄閤齋

嗟我與兄同出梅軒一身三世傳之九孫居處雖違情意彌敦九孫之中今存四昆兄適爲首我當居次七歲相長問訊頻至何期昨朝聞此凶示開緘涕淚不忍久視憶兄之少羇勒難施挺出儕類刻厲書詩白河膠庠先業是資掄選髦俊逢時泰熙爰薦當塗立年之期我當其年亦謬及第拜慶而歸棣蕚對麗鴻雁肅〻差池爭逝赴名宮臣遠駕亦戾共食旅舍朝談暮嬉銓衡屬目黃綬銅龜蒼梧名藩握符糾司

我謫還山兄覲　形墀幕下三載怙恃俱摧卽吉而起忌者見欺低昂之際曾不借辭拂衣言邁知命惟時祿薄弗羸節縮自守省展鄉園徜徉執手覩魚濠梁誓將白首日者寓泰責望何厚復幾何時遽奪其壽嗚呼哀哉惟兄修幹表儀甚豈叱咤雷動旋霽和風遇事磊〻咸讓長雄不詭鄙棘不懾尊隆室有貞矔家人所宜五丈夫子文墨半之從以諸孫嶷〻岐岐六十有四形貌未衰兄所享據有盈無虧外物來去奚足喜悲嗚呼哀哉空餘我身齒墮色槁羸卧一棲旦夕安保念茲平生中心如擣一往不復人世草草杯酒雖淸誰爲傾倒長號莫挹延佇遠道終當歸櫬俾近祖考教誨後生慰此懷抱涕下潸〻徒令老（增）

同年謝雙泉哀辭

維物栽培兮天道厭盈奉華鮮實兮秋歛其莖蓮鈍多壽兮纖利者傾騁咋音薄兮懵還者宏自古則然兮胡今變更嗚呼哀哉兮孰厄我兄推圖考變兮不知其恒憶昔髫歲兮文釆英〻賈而不售兮益刿而瑩氣邁質雄兮不與時幷不知者謂何兮獨要妙而

不驚破矩偭尺兮跳岩鏗鏘天馬不可羈絡兮維意所營增華發潤兮馳騁古淸顥而不悔兮困極以亨及年歲之遲暮兮修以芳瓊廼戊子之秋風兮飄颻上征鵬鶚引吭先鳴兮百鳥慘而無聲雲翰薄九霄兮薦羽儀于承明叩天閽而弭節兮復道之以雲旌指東方以綏轡兮撫海嶠之鄉坡徽纆不可久繫兮哀生民之無正朝不皇食兮夕不解纓紛總〻其綱繆兮顏顧領以無猜旣日月之何時兮倏龍蛇之縱橫羌獨往以曷歸兮悲巫陽之莫迎固匪躬其至節

兮胡不自度而重輕豈濁世之氛祲兮抑枘鑿之難行求其故而不得兮疑誓言之于諄維行脩之不就兮來者謂其何程吁嗟達人兮寡所嬰慨慷素抱兮孰爲不平謁修文兮白玉京佩陸離兮朝大清蹇予渺而莫望悵悲鳥兮嚶嚶始郵人以訃告兮適暮春之將更魂惝怳而不寐兮情猶豫而如醒告者再及門兮吾猶拒而不信忽冊旐之央々兮帶吟溪之朝霙余既東望以隕涕兮復掩淚而自評唯白首之固交兮中豈云其無成何同袍之多難兮悵予行之無朋懷曲江之嘉會兮僴書有盟事變叵測兮誰執其衡時運冉々兮使我心怦逝者日遠兮不亡者名芝蘭秀拔兮日以榮所遺在安兮奚必舉嬴山之嵘兮水之縈氣葱々兮爲佳城去千秋而不返時引（眺兮長庚）

祭彭石屋公哀辭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石屋彭先生以微疾卒卒之七日而其友人羅洪先始得聞之涕迸下將往臨义明日亦病々入越月無一吊問之使哀誄之言石峯劉子問焉答曰吾意或得相從地下無以人世俗禮爲也俟不往將復臨矣久之竟不能强而東廓鄒子以書期曰十月之七日會葬先生於某地即虞於玩易之堂且發明其所學與所未及語者以告其家之子弟與其鄉里成先生之志洪先聞而涕焉曰吾如先生何哉昔也識其姓名於衡嶽志見其探奇抉幽囊邦以遊以爲曠達之儔也已而聞其行事於荊川子慕義捐勢買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登栖雲之亭聞了巖之義讀志歸之僴委待盡之計瞻其容雍々耳聽其言洩々耳真而不矯達而不肆

則昔之所知者未也夫無心於去留者孰知其所休無校於遲速者孰測其所欲而顧可以挽乎而又何以挽乎然吾於先生若不能達也乃以束帛薦香自述平生其辭曰　伊余弱冠好古兮覽祝融之遺文考穹崖之秘籙兮駭彭鏗之又聞曠懷濟瀁弗羈兮吾何藉與爲群懼飛鳥之逝蹤兮望衡湘之烟雲過荊川而問政兮得要耶於唐君理人懷其豈弟兮又內美之可薰舉空棺而解組兮笑片舌之猶存嗟余羈里未遑兮胡紹介之弗勤返初服而圖南兮扣雲

闔而造石室方隱几之嗒然兮擥余手以尋蕘聽流泉而詠歌兮入窈窕之幽谷俯魚泳於階下兮采瑶華於高木栖層軒而騁望兮候海月之夜澄酌匏尊以相貽兮飡沆瀣之玄精余乃忘年歲而論交兮將比耦而躬耕間石蓮之啟闔兮欣策杖而來迎既厭世而弗屬兮如去舍之逆旅歌挽辭而自祖兮寓簡書於故侶忽邂逅於江滸兮舉征衫以爲徵惜瞬息以全生兮諭姬孔而含情歛変奧而弗洩兮持中庸之戒懼儼虛已以待命兮似朝聞之有據默兢々以久躬兮仰君子之幽貞惝步履之靡違兮敢儀刑之遠湮既往者之不諫兮期黽勉於茲晨雖一酹之弗親兮終旦暮以爲鄰耿明靈其如對兮尚有聞乎（所隙）

玉峽廟口吊大義冢文

正德初逆瑾專權播虐郡縣吏多以賄進公然肆權剝民窮無告往々化爲盜賊自冀兗豫楚以南所在山谷多變服應之臨吉撫三郡罟爲鰲溪大池時源諸處介深林絕澗中道路四塞去城郭多者百餘里賊首張元二鄒仕與等恃險遠嘯聚數千斬竿爲矛懸巾爲幟狠跳虎噬剳廬焚村以晝爲夜莫復誰何蓋自丙寅迄庚午中無寧歲郡邑懼罪匿不以聞履橋張氏居廟口當峽阨地賊往來必道其門固已剌目會張氏以狀上縣々答罵之曰兒鑾何地無賊獨刦汝耶汝家乃金穴也已而上之郡々答罵如縣賊聞郡縣語日夕急攻張氏張氏乃移其女婦歸外親遂諸少年習鈎梃礌砲環守之以是數被攻不能克賊乃遣間諜故以詭言相撼且報期率又不至歲餘張氏以爲給已守者益懈女婦老弱不勝窘苦稍々求歸因各出金爲樓高廣數丈許旁周以覓度賊至懸梯聚其上計得自全不復設備賊偵知其然率其衆三千襲之候鷄鳴來圍數匝垣火起乃覺少年倉猝求鬬具不得欲逃不可乃驅女婦老弱登樓而自爲巷戰々不利退保樓或突圍走已而風迅火熾迫樓々中人戟手嚮呼天痛哭聲聞數里々中人遙望見弟揮淚頓足莫敢救頃之樓且火婦持姑子女牽其母入火死無受賊逼辱者凡三百人有奇先以事免者百之十而犯圍出者再倍之得完室家者幾六

人正德癸酉八月朔也張氏故富貲畜室廬六七百間呼吸就盡日晡時賊始退外歸者哭求遺骨猶見灰燼中隱々母抱子狀得燼骨六十餘石有循微者捐某山爲塚治大棺斂瘞焉而自詭服上變會省適都御史陳公金奉　上命討江西諸賊聞訴大怒檄奪縣令俸以憲使某督兵殲之又幾月張元二鄒仕興俱伏誅褫縣令職張氏歲以八月朔設墓祭且割田供事凡十幾畝後三十餘年爲嘉靖丁未張璞等求請序于余向余道故如此余讀史見龔遂守渤海

以教化清簡民不爲盜竇儼令新鄭閩其民爲義營盜發鳴鼓無能脫者余悲張氏之族平居不遇遂爲守以至於變盜起不遇儼之令也以至駢首死若是酷也哀哉永豐湯鉞名其塚爲大義余爲文（弔之文曰）

胡群生之不辰兮四星皇々紛銅墨之懷贖兮莫庇爾艮妖氛起而姝忽兮攙搶肆殃豺虎競其虓勃兮磨牙矯强白晝袨服道周兮指囷爲欃殪人不啻剖轂兮鋒鋭莫當亟扣閽而上變兮覆謂我狂暗抑々而阽危兮制義以方羗緫々其旦盟兮莫之避也秉鈎棘以趨捷兮何悍鷙也炅熒々其列炬兮昏曉儛也塹深障高以阻艱兮窮技智也夫何聰之不遠信巧諜兮糾錯相調意厭浥兮守者更怠歲月接兮閒投毒作被迫脇兮始擭々而奮袂兮逞決一鬬破扃環柱呼群兮距前翼後矢不及發刃莫接兮囟已突而余就裂齒捐脇不悔兮更升荣而自牖鬱烟焰以燔灼兮擁戶號穹雲屏々而弗雨兮風獵々而扇融烈金精於百煉兮干將爲雄芳蘭熄而氣馨兮玉受炎而氣白虹蕪媢妠之啼女兮子躑躅而齕母抱孫

紉以連惓兮姑束縮而從以婦胡昊天弗余吊兮白日避而下走囟逵逝而反盻兮室既赭而塵上覆拂蒙翳以求遺兮怳若見之形不留而究結兮陰曀四垂啟下宮以聚處兮與化相推歸混沌於一體兮死而不離嗟夫人身憂疾悲夭討年以生惟日相保黃馘槁容哽噎是防亦有弱息戒在垂堂胡爲乎一炬之間百口俱燼彼亦何辜聞者其忍義甚於死々獲所安柰何民牧竊位而殞夜沉々兮霜苦寒魂寂々兮無悲酸穆皇風兮清道秋月皎兮來還

謁南嶽文

某自有知聞世有五嶽地之鉅者也及知有所嚮則聞觀五岳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於朝始聞五岳之禮甚嚴而南岳獨爲最遠非有　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禱謁之事雖牲幣不可以獻惟不仕於朝則又拘於地限於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將之偶者也某今爲田野之民於分無所嚴隣南衡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謂偶蓋於達人之觀竊有志焉未之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聞人談南衡祝融之上獨立無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則見其出入海竅如彈丸跳躍於朐吷其雲霧涌坌風力剛烈扃戶不容即几席皆莽潑之區而又千巖萬壑突見側出嶄絕深伏之態使人心眩而膽悸夫積不厚則所出不奇蔽障不盡徹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至教且亟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峰之間求所謂厚者視培塿爲何若從而極其所止窮其所變以反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未盡耶抑未盡者將陰啟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以獻矣嗚呼佑享

諶閭里社祭無祀鬼文

承奉本縣裁旨欽奉

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治之各府州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綱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谷之神上下之理各有等第此祀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或有遭兵刃而橫死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強奪妻妾而死者有負屈遭刑戮而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毒虫而害死者有爲饑餓而凍死者有因戰鬬而殞身者有因急危而自縊者有因墻屋傾倒而壓死者有死沒無子孫者

此等鬼神或終於前代或沒於近世或兵戈搶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絶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滅於一時祀典無文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爲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人間令節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匕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悽慘故勑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都有大厲之祭在一里有鄉厲之祭斯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欽神而知理仍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今六圖衆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本里以正月十五夕率衆姓等百戶聯名於此備置三牲羹飯餚物祭於本里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依其來享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八目錄

梁文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秀川大峕岡祠堂梁文　同江水次倉上梁文
松原新居上梁文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大安羅氏祠堂上梁文　諶岡里社上梁文
塘東一經堂上梁文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八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巘）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伏以無地起樓臺早慕萊公之事散金與親族深慚疏傳之賢雖閭門共爨未能幸九世同居可樂一新眾宇相與合歡顧瞻盤谷之中實據同江之上橙溪

匯碧坰嶺環青諸峯羅列似兒孫可登高而作賦三月烟霏着楊柳足騁望以怡顏登舟不減輞川陟巘如遊嶽麓門庭三五步有田可耕有水可漁江村八九家入山不深入林不密雖無嘉木美卉之景時聞行歌互荅其間惟茲地之效奇未爲人所物色

昔我祖也見而悅之山之下居焉百有餘歲矣當其開荒三徑不過栖息一枝瑞竹軒中常有四時之色鳴琴堂上毎高千古之心盖啜菽飲水亦自欣然非離世樂道不宜有此是以後有興者咸謂天必報之爰自高曾以來世爲清白之吏銀魚墨綬曾典遐陬象笏金章屢持憲節惟念朝無倖位故皆國爾忘家日益有聲地不改關羅君章階下蘭菊叢生蕭相國歸來垣屋不治鄉里稱長者可以貨取乎居第傳子孫至今存可也門閭欲大物數自更時當華鼎晉升歲轉辛壬癸甲殷邦嘉靖惟十有三年春洪範稽疑卜三龜一習吉營宮室先祠堂已有棲神之所合族屬序昭穆尚無趨禮之庭吉日芳辰良應時而事集有力如虎運斤成風敢云肯構之材聊畢結茅之願

堂名嘉會盖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可以退讓而成禮亭匾儼思必男正外位女正內位然後動靜之有常宮墻高不及肩聽事僅容旋馬後世師吾儉得此亦過矣先生自此升於我何有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君子之藏身待價有如此者八荒爲闥天地爲度聖賢之廣居大道又何加焉從此卧白雲招黃鶴儘可徜徉不待吟紅藥對紫薇始稱貴達古人有空中樓閣今朝見壺裏乾坤但可避燥濕暑寒不顧乎外惟其塗堅茨册艧在後之人凡我同盟聽吾善頌

同江江水接長空沆沫同瀾觀道術他年用

此洗群蒙

南　南山倒影入澄潭深夜孤舟弄明月魚龍還

起聽清談

西　橘刺藤梢路不迷已買青山一片石不須更

問武陵溪

北　百丈崆峒攀不得寄言猿鶴莫移文山靈自

此生顏色

上　萬里雲霄無礙障凡事皆可對人言此心本

是如天樣

下　風雨不來君莫訝能令寒士足歡顏還有萬

間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地因人勝天與我時儒其躬儒其子儒其孫一經之教有所試矣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五福之錫豈欺我哉富貴福澤將以厚吾生長幼尊卑誰與爲不善以嗣以續有猷有爲問學者接踵而來悔過者望盧而返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愧居一方先生之郡以數則過以時則可尚思衍豫章夫子之傳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隔三千之弱水空望雲霞擁十二之重樓忽開雪浪景非幻現業以緣成恭惟旌陽眞人立不易方生而密契守專一氣道超無始之先憂切群蒙患在有生之後謂洪水猛獸實鄒軻之痛心而冗玉負薪乃漢皇之遺烈教緣神道身代天工不嗟劍術之疎自撰符命之秘遂憐南方卑濕之地蛇蛟結蟠竟使西晉中衰之年雨暘時若仁施無告功成不居排闔閭而上征絕天漢而徑度雲窓月戶杳莫知其所之桂殿

竹宮咸癈幾其一遇睹河洛而思禹人有同心迎猫虎以祈年古多是禮顧茲捍患敢缺報章芳草萋萋徒悲遺跡晨星落落翌若待時偶眾欲之樂趨擬天從乎善願財多分有役不久勞浄掃緇氛聿興玄宇離地三丈許已顯樓臺去天尺五高可輕談笑簷牙倚樹虬角如存綠綺映山爐烟未敢員顱方趾誰非子晉之身弄月吟風莫誤同公之姓樓頭黃鶴去不返此日當還檻外長江空自流故人安在嘗聞五百名世豈必盡屬龍沙但得一粒成丹自合同登鳳

撫軒楹而拍手清濁兩儀掩戸牖以潜居升沉三界
彼功名則波濤一瓠識性命則瓦礫千金朝北越暮
蒼梧吾亦尋真之過客數落花聽啼鳥後應吊古於
斯文暫將洞府之清歌共對江山而荅響

東　曾駕飛虹入海空坐看蓬萊幾清淺故鄉桑
　柘遍春風

西　回首青山落日低鐵笛倚樓吹不斷幾多塵
　夢自宜迷

南　月在青天影在潭記得褰裳曾宿處夜深無

　語枕琅函

北　怪石分剛見神力從此山魈不敢過年〻風
　雨閉荊棘

上　斗牛紫氣如龍狀莫道延津劍已飛手中尚
　有青藜杖

下　滿岸雪花晴自灑老鼓切莫作人來神仙原
　是樓居者

伏願上梁之後烟雲作護芝草長春未須問百和九
華之香方宜作供且共憶萬遍千周之句何以酬恩

興器須防藩籬無障杜旁門之他漏封密室而苟完
南去北來心便休念長途之何適今是昨非迷未遠
借半世以空指倚欄干自可點頭望天涯莫多下淚
振衣千仞颺〻那復羨瀛洲長嘯一聲物〻俱令歸
混沌道場不動祀典無窮

秀川羅氏大時岡重建祠堂上梁文

伏以聖人立廟易申萃渙之文大夫繼宗禮重始遷
之祖適丘墓者吊古矧曰余所自生得魚鳥則奈先
可以人而弗逮恭惟　始祖大時府君唐風未造楚

產先民懐寶席珍諸侯不干於閭逹運鵬夢蝶大年
得縱其逍遥西水嵩以聿來去銀塘之二舍定方中
而考室隱截村之一區二世十三府君里必擇仁家
惟尚義秀川系梓抱器猶譴於承祧淮浦旌旗杍貫
盡傾於佐餉三世十四府君琲璋比介蘭（蕙含）馨壯志
出塵嘆劉驅於耶律暮齡安士笑返旆於陳橋四世
豪川府君和感分荊謚存韡蕚讓產妆衿昆之益克
家廣納婦之謀五世南塘府君生有夙知富而能訓
謂詩書莫先善〻能孝謹故切親〻士可無田捐爲

歐藏之常禴人當祭祖發伊川心所未言自茲以還益昌而熾即政邑而去亦比屋可封濬發啓祥揚右閭之高閌克開布烈振空谷之希聲考宣和之鐘久傳大雅入淳熙之譜盡號良材三年而大比上有司一日而童子聞天下金魚垂綬在館閣爲得人皂盖引車作郡邑者特衆若家稱萬石兼腹笥五經苦節不惑於仕夷忠憤毎形乎報主世濟厥美家有其書雖顯晦之難齊類華腴之足詡未可更僕而屈指孰非先人之一身道與時隆禮緣義起正月之吉國族

聚斯爰申如在之誠用報無疆之惠盖宋元明五百餘歲而袁臨吉數十大家鷄鳴咸興駿奔恐後儀文久而大備戸庭至莫能容群望克諧更圖僉集美瑕丘其可樂卜澗水之在東食墨于龜有葱其氣遂即九京之地載新百世之祠幸鄉人歸我田喜工師得大木練時日物土方象生存爲寢門階事可容其步武辨内外以籓衛堵觀不止于及肩尊壘在榮鼓鐘于序神龕祔位儼乎常若有臨庖次齋廬退而各得其所至於世傳重器天錫秘文各有攸司存于庋閣物具而遂苟合山高爲之益增不日告成疑降靈之嘿相一陽來復咸茂對以反初洪先竊媿寡聞實陪末議顧南山之霧遺澤猶存遡東塘之源結鄰甚邇惟橙溪之開宇始蘭谷之避囂苦心已驗於庭柯瑞氣嘗符於軒竹南交馳傳誰明匪石之心廣海叅籌不易飲泉之志銅符入滇邑丕顯人文象簡靖徐戎克明　帝憲或鼓琴而歌解愠或挾冊以動長安施及菲才亦沾餘潤歸田食力頗堪版築之勞讀禮覃思習聞俎豆之事爰述祖德用續工歌暫代言於梓

人未論相道共歡謡于族黨且對兒嬉

東　千峯羅列是崆峒形似執遷趨曉日色如會
　　弁立春風

西　千古衣冠地不迷植樹不須王氏祝遺碑常
　　護宋人題

南　千折紆縈秀水潭采澗爱看蘋葉翠釀泉味
　　比蜜脾甘

北　千畦楓梘新田側已能作賦頌椒馨便可躬
　　耕將黍稷

上　千年光景昭靈貺福善從知慶有餘感神端

合通無象

下　千人舊福時當大多聚圖書談古先豈徒鐘

鼓分晨夜

伏願上梁之後世思法祖人有多男行不負神明孝親敬長　乃敢入教可成子弟歌詩習禮于其間推愛己以愛人欣戚必關于同姓使享親如享帝夙夜無忝乎所生咸增分篡之光永善式閭之俗達垂世範大慰宗盟

同江水次倉上梁文

野陳委積實惟富國之藏地利舟車要在裕民之力事有久而必復費雖眾而不勞恭逢臺省郡邑明公惠眾作新典惟率舊詔役民而轉運當權地以均輸稼穡實惟艱難水陸可無會計痛崙蒙之入市必請幻於多門縱逆挽以奉將莫半償其坐耗繼之信宿盜見沉浮問糴而後時固虞翔踊權本於易手更冒伎牟對刻木而口期持囊金而晝攫欲除羨目須絕乎源爰下采於芻蕘肆交騰於剡牘乃申上命仍集眾思幸遂欲於天從敢緩期於歲政規畫考夫古昔擬議至於旬時做　國初之成規從水次之便計不限以數惟意所安俾臨流以據高得豫儲而待發惟同江腐六一之東境在吉水爲西北之下流冠冕詩書擅風聲於半縣謳歌耕鑿受禮教於先民合鄰壤五八五九六十都之間凡得金六千四百八十銖之重或捐產以合美或宣力以要成剪荊棘而構梓材接閭閻而開邸閣朴惟望黙謝輝映於卅青（尊北）署居儼紆徐於繚曲賦幾萬石人受一廛雖斗粟其可容

不崇朝而即達爭趨負戴豕舞旄倪豈惟得百姓之歡心實可垂百世之永利左規右矩子來咸稿於工師十雨五風稚語忽傳於里巷暫停運斵小試唱籌

東　楊柳陰中晝短蓬舊日來船休借問岸頭已

有長年公

南　墨潭〻水接玄潭此後長官清似水市人有

來莫相撓

西　川原林麓互高低催辦不勞人吏下家〻春

杵候鳴雞

北　司徒駐節章江側不久吉安安福軍帳下黃
頭任相廹
上　願求明府青天樣　朝廷恩德已難酬寬租
詔令何須倣
下　江中米賤原無價此處民淳官要知不用笞
鞭與呵罵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國運中興山谷不識衙前粳糯常多壠上春來江漲官艘似發海陵潮歲久林深輿論堪評汝南月有禪鄉郡且壯江山

松原新居上梁文

伏以仲蔚園居睹蓬蒿之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於再還豈爲士而懷居聊從吾之所好石蓮主人才難適用分甘退藏塵網三十年幸迷途之初覺玉階方寸地笑春夢以何憑請學老農無踰我里求田問舍雖無溫飽之心剩水殘山偶有希奇之遇思棠棣之室未遠顧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卜之曰吉蓋南方卑濕養生者之深虞而厥土燥剛堪輿家爲稱善安猶置器徙無出鄉蟻有移封似欲善乎其後雀能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歟伯夷築歟敢云廉士鮑叔知我鮑叔憐我賴有故人盤谷之車馬頻來比山之猿鶴何怨擇風氣遺種類敬遵考亭之言相陰陽觀流泉因識豳風之業且人棄而我取可朝耕而夕歸田家絕四鄰青山真如屋裏江村抱一曲白鶴長傍人來小子聽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白日到羲皇之上饑來即飯倦來即眠門人勿謂墻卑婦子幸入室處弟勸兄酬及時爲樂鷄鳴犬吠接境相聞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傳深春桃花夾岸

漁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能爲鼠而爲虎萬間寒士付之柰何一廛爲民得此亦過苟飲水曲肱之可遂即拱璧駟馬以何加占營室在中星正維今夕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同聲

東　芸館橙溪一徑通分付溪邊舊桃李春風原
在蒲懷中
西　樓頭騁望眾山齊欲識主人憑几意浮雲更
比曲闌低
南　天畔晴峯染碧嵐莫擬虹橋接霄漢十年早

己謝朝簪

北　紅塵一騎來京國偃武脩文當盛時直須學壤躬耕食

上　明月清風任豪放縱着羊裘把釣竿江湖誰辯十星象

下　牙籤萬軸揷高架終歲如今學閉關問奇載酒姑回駕

伏願上梁之後豐年報國多福宜家群居者闇室無欺外至者得門而入戶開亦開戶闔亦闔善言無千里之違道隆而隆道汙而汙正氣塞兩間之內讓耕讓畔里有仁風學禮學詩庭多暇日空中樓閣堯夫何意於品題壁內經書安國可傳其刪述未遺善緒益顯文明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依月巖而悟主靜元公詣無極之先入雲谷以結幽棲朱子大斯文之緒在百工術業尚且貴於專精矧于古心傳可無資於游息蓮洞主人質非狂狷鶩中行心泯慾尤未緣上達不遑寧處與獲異聞二人必求我師四方不忘有事徜徉五嶽涉獵百家啓石室之冊書夜窺海月挾秋風之白鹿手抉星河永托鄰於太初辭鑿竅於混沌思焉若起近而易求悔多聞之見欺屏繁思而自守地不愛寶物有當機偶逢巖洞之奇形久秘荆榛於僻壤未論太乙身寄蓮舟空數三峯花開玉井行纔踰里望若層丘金掌夌霄沆瀣泣仙標之睛旭碧濤翻海珊瑚間鮫室之明珠疑六丁雷斧之寘搜儼九首天吳之呵衛頫投夙好遂罷遠遊借風詠於暮春除茅塞於山徑辨種而藝

木已過十年環堵以爲官因周一畝梅關待月恍清明之在躬竹牖披風倏煩囂之去體始知枯槁寂寞自與道謀欲爲砥礪切磋當先默識終焉之計遂決於斯樂矣何求不知將老愧遜名而未得時好音之見懷車轍頻來至無可避戶屨常滿多不能容問俗使君嗟其爲異境勸農明府助之以結廬捐俸爲倡累書相促謂可藉以養士且有契於樂山樸斲梓材豈望工師之木旁求版築敢云夫子之墻不出戶庭可窺天地舉比久撤非好爲師盤辟遠來皆能助我

詩可言禮可立趨而過庭者咸有聞念則聖罔則狂譬如覆簣也吾自徃賭浮雲之出岫今後何心甘飲水以樂饑于焉卒歳過我門幸入我室塗人誰非堯舜之歸讀其書想見其人此身如在羲皇之上業傳乎不朽古之配兩間者無多道傳於無言事有曠百世而相感適宗族鄉鄰之駢集率門人小子以浩歌暫息郢人之運斤且聽堯夫之擊壤

東 千峯深處號崆峒若向廣成求道脉定教思慮莫憧憧

南 秀嶺層巒靜與叅但願文明啓天下豈妨高枕卧晴嵐

西 僻塢深林滙碧溪愛惜涓涓常不舍始知四海即涔蹄

北 松杉影裏藏阡陌從此躬耕不出山却向甞祖酬帝力

上 秋陽皜皜無遮障此是千年孔孟傳不用山天觀易象

下 六經諸子存高架升堂欲辨異同間只在此

心誠與許

伏願上梁之後塵囂不入道氣常存苔問向初乎一語勝十年之誦讀端坐如明道四時對萬物以靜觀求州里蠻貊爲可行必視聽動息之皆理敬以脩己仁不讓師檢名節以固藩籬當使烟霞增氣色卽辭章而爲羔雉莫教猿鶴漫移文木石居鹿豕游終身與深山之野人無異江湖身廊廟志諸生以名世之豪傑自期世教少裨山靈何幸

大安重建祠堂上梁文

有開必先得飲食猶當報本凡性本善履霜露誰無悽心念銀塘之丘木枝柯實繁頌馬涑之風泉派流益衍情深追遠事合更新雖鄉以下必有圭田久湮周制然士之上皆可立廟咸祖文公　恭惟　大安新祠族尊主人夙好詩書孝先百行素敦禮讓義重五宗謹奠獻以修誠守祊祧而著代君章擅湘中之譽早擋琳琅仲素續道南之傳尚多逢掖當二十九世之後遡七百餘年之間凡繼高繼曾繼祖繼禰之親其先後皆本乎一體總歷唐歷宋歷元歷明之久合

隱顯而祔者幾人雋貫尚仍豐儀曷爾謂據司馬考圖而陳設何以執籩豆謹周旋乃召梓人畫堵而紀綱爲之物土方議遠邇畚　大時岡之主世〻不遷而　延府君之神洋〻作配列楹非九筵之廣在其上在其左右者但見鄭其有容陳庭無百物之將交乎階交乎堂室者有以接而行事秀川並美自成常畝之家歲村未遑實共高陽之里凡居比屋已快覩瞻翔在同宗實均休戚睹駿奔之濟〻咸思祖德之純歌麟趾之振〻益廣孫謀之善遺秉滯穗千倉萬箱自此可賡周頌四世三魁九科七第從茲丕振文風春秋不忒於烝嘗月旦可評其人物出必告反必面事死有如事生敬所尊愛所親善繼而又善述嘉靖三十歲恭遇　皇帝之真元長幼數千人同唱兒郎之六偉

東　富田春水正溶〻涓滴要知酬世澤源流本自秀川中

南　含風喬木影毿〻愛惜當年培植意奇材應與棟梁叅

西　官道翩〻信馬蹄指日高車來晝錦更看閥閱古人齊

北　馬涷高墳兕山側歌錦千里定相聞且聽報辭傳祖德

上　積善之家百祥降夙夜毋令忝所生此身要作將來様

下　碩牲旨酒羅尊斝須信有誠斯有神由來一氣相通也

伏願上梁之後世承德澤人有道容衣冠藹對越之庭昭穆咸秉文之士有苾其香有椒其馨燕享來崇於景福如竹之苞如松之茂室家永協于禎祥令聞斯皇孝思無斁

謹岡里社上梁文

衣食本三農周室嚴歲蜡之禮幽明同一理高皇動里社之文幸土物之順成敢怠豫於壇壝恭惟　謹岡里社地因人勝神以物靈禮樂衣冠振休聞於六族雨暘寒燠鼓生氣於百昌睹秀實之屢登徵威惠於不替一百八十餘歲粥成我朝之深仁六十一都

六畾鷄擅吾邑之壯觀疆埸無驚婚宦有成一飯不忘恩矧受瀼〻之多福簞食必齋祭咸依奕〻之閟宮雖奉守之至虔顧居諸之云邁天之將雨土偶生嗟日之方中屋漏含媿酬金助廟嘗聞漢帝之通誠擇豚視田每耻齊生之讖儉祀必迎尸像設適符於古禮田爲同井襘禳因聚夫群情棟梁再舉暫停郢鑿之妙揮少長聚觀共聽幽歌之接響

東　橙溪曉映海霞紅更道神童書院近年〻燈火競春風

南　烟火楓江似碧嵐起墟日〻聞市語太平時日老還堪

西　掄魁坊扁照諶陂道上楓林足懋客忠襄儒行畫詩題

北　欝〻青松護仙國登臨遥望兩山高秧坑水遶諶岡側

上　福善由來天可諒五農十雨報豐年歌頌吾皇德難狀

下　倉中米錢常無價兆姓茂〻長兒孫柳車竹炬來迎社

伏願上梁之後稼穡惟實鷄犬不驚五福錫民飲食縱謳歌於日月四時成歲陰陽鮮愆伏於天和乾餱消鷸蚌之爭品藻起鳳麟之望

塘東一經堂上梁文

一經教子韋賢嗣續多昌萬石名家石奮聲華益振天心無改物數當還相作室之無難知大賢之有後恭惟主人印山嫡裔澗谷餘風昔日田園已著半州之號（是時秀川聚盛東西十里僅容羅氏溪園公稱祖四十六萬有奇總羅氏百萬有餘公當其半）

（時吉州供米不及三百萬其曰半州者言羅氏租稅有吉州民間歲入之半也）同年科第俱爲連氣之親三魁七第累見蟬聯千里萬家獨推貫朽擁朱旛張皂蓋光囘梅嶺之春酌玉斝賦金花醉蒲瓊林之宴道津源啓親接雙峯池草夢醒相輝三謝吳舫門前曾載月京塵溪上幾攢眉世轉滄桑名流清簡最喜逍遥之後仍爲韋曲之家雖業箕裘無心軒冕要觀南海豈因萬貫纏腰獨占春風不羨一枝寄足揮金爲樂擊鼓程功看江山之萬重一新門戶卧人豪於百尺更起樓臺眼前突兀嗟手可成窓

外畫圖從天而下凭闌杆而咏白雪是誰共和郢人歌屹棟梁而干青霄從此陋看楊子宅野花閑草莫咲烏衣明月清風還隨緑酒萬桃原上春如許燕雀歸來秀川橋下水仍流蛟蛇蟠結膏車兮抹馬從子何時吉日兮良辰同聲善頌

東　乳峯原識主人翁寄語溪邊舊桃李好將顏色趂東風

南　昔年舊館竹毿々詩賦至今誰敵手溢臺猶自倚晴嵐

西　誰家鷄犬隔芳溪盡道舊時歌舞地閑雲飛入畫梁栖

北　衣冠曾起同憂國只今幸遇大平年鳳凰臺上歌皇極

上　陰晴反覆誰能量福澤從來厚善人雲霄應滿兒孫望

下　滿目桑麻迷蔓野田蛙莫更亂喁々此地千年還[illegible]下

伏願上梁之後出門無礙滿屋皆春飲食壽康常似

盤中樂土歲時伏臘何妨酒後高歌牙籤三萬軸家家公侯玉京十二樓堂々人物里仁成俗野吠不驚水增深山增高重覩溪園生色天吾覆地吾載平呑湖海爲家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九目錄

四言古

晝睡
對鏡
燕旅子生
飲酒（三首）
霜崖辭

五言古

秋聲
秋至（二首）
曉懷
雜詩
別項甌東
別殷市隱

眞州別友
有所思
買居
寄殷市隱
別周七泉
曉坐
辨覺
別陳舜敷（三首）
舜敷將發（二首）
登謁山感故
炭渚公館夜坐
過徐洪悲賦
送王艮甯歸越
題崇德樓四景
楚月生明
南山獻瑞
河泗環流
鄒東廓公七十

送劉鳳西
靜觀
送王養大典學
登衡山
重至仙居寺
劉師泉七十
荊門閘道中
夏懷
蒔菊
述懷示友
種蔬
種菊
兩松
遊衡曉發（二首）
用祠韻示諸生（二首）
送旅上人
贈高塘王勿軒
白鹿洞次韻

雪中外歸（二首）
廖貞女詞（二首）
古意
上元里會
彭節婦
曉入石蓮洞
除夕吟
得遠詩
石樓
覩盆蒲
宋子
陽田吟（二首）
除夕
白鹿洞
寄雙江公
別陳子爲
臥雲樓
古翠行

菊林　壽劉母熊孺人
萵提　鳴琴篇
送叔致齋　夜夢
送曾月塘携子赴試　贈劉敬廷會試
重陽　空齋
柟拙　望廬山
劉兩峯見枉　晨述
歐山人　題龍谿洗心亭
與荊川夜話　贈客

南遊赤子　辛酉閏五月官軍
雙鵲歌　一首

七言古

玉峽渼二入覲　送同旅
同江　送貸夫涂師返沙岡
乙未大水作　木菴朱師
題雲山圖　烏夜啼
十三叔六十　穀日行
贈曾梅臺參議歸閩省　贈崔宗伯歸南都
追送王內翰歸省　送陳上思州守
贈張方柄　出京道中作

與陳嘉善　石塘叔如洵陽
觧劍行　走馬行
樂閒李君輓歌　岣嶁山房歌
題孔雀牡丹圖　宿水芝灘上
別何謝二子　柳塘歌
白坡草堂　柳隄
四嗟詩　壽楊新塘
贈歐兩川　題雪梅軒
郊事二首　題東湖

寄牟禾山公　秋暑夜坐
愛筠翁七十　望匡廬
王臺洲六十　避水吟
寄殷盧白　螺川捷音歌
王右使君歌　廵撫栢泉胡公捷歌
武功行　筆山歌
雪屏歌　讀漢史
壽劉五齋六十　百鴉歌
松峯歌　文竹用韻留别

吊戰塲　吊李白
倭劍歌　張石洲赴武昌
臨泉歌　寄殷春莊
鹿門行　鄧東園七十
十一月廿九日夜夢　中秋次夕
問月篇　遺世
遇仙篇　題眞隱圖
九仙臺觀雲歌　鄧壽亭
貍奴行　送客

李將軍歌　毅菴叔訓導
兩豫會試　玉笥歌
别劉西梅　李兩山七十
陳蔡古八十　謝母蕭孺人七十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九

族姪孫後晉男士（瓚巘）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古詩

四字吟書壁戲書與世光子效康節體

自笑念菴終何幹濟半生辛勤此日慵肆閑不踰大行不矜細高不近名畢不營利日午北窻倦則假寐

不浴而涼不飲而醉問年幾何四十九歲昨非已遥後善何討稚子聞之以語爲戲俟其稍長問以知未

對鏡

前辛之年始加汝冠後辛之年恐華汝巔冠不復卯今華不復青嗟嗟念菴柰汝形

辛丑正月二十五日燕旅子生

孟春載陽玄枵其辰杲杲出日有媚斯春寒飈靜止薄露津津曰今初于誕降乃身有聞厥聲厥聲斯嘒有覩厥形厥形孔揚隣嫗曰祥來乳來保日者占吉可以壽考于燕之地于旅之戸爰錫嘉名以志所遇其慎爾言勿蹈多尤其端爾形勿我貽羞千里而聚歡聽有幾骨肉其遥以悲以喜憶我之生父母劬止今我有生空望蒿里有涕其零沾我裳衣願汝斯才報此春暉

飲酒三首

載酌旨酒永此良宵兄及弟矣于焉逍遥

凱風南柯載哦以歌兄及弟矣聚匪其多

聚匪其多命也則那既戒無荒不樂如何

霜崖辭

有嫠者崖嚴霜在道身無完裳腹不宿飽孰饞我食孰援我衣援崖履霜不知寒飢歲聿云暮松栢盤盤薪之樵之有懷咏嘆無嗟形苦無爲伊沮匪異也人覩我昔今

五言古詩

秋聲

赤熛謝煩蒸涼飈正淅瀝中宵入耳來宛如風雨激蟋蟀秋悲吟寒螿助太息時變萬品移念此令人惕

弱質非金石那能保朝夕所以古之人爲學如不及
柰何齷齪士逝矣不復惜盛年餘二朞猶爲世俗溺
誰知委化去一日難再得聖學久已湮前脩亦寥寂
耿耿心徒勞歸宿當何適丈夫貴日新無使終身戚

秋至二首

君子悲行役行役別父母時運促人老山川驚險阻
悠悠南浦雲落落西山雨感此不能歡獨立向江渚
秋菊亦已滿微馨逓幽風對此故園色老我離世容
江山日悠淡鳴鴈悲長空前途杳莫即羲駕何匆匆

束髮不盈把少年生意窮如何不努力甘爲俗士終

曉懷

秋鴈宿江皋孤鳴何嗷嗷豈不懷故栖畏此行路遥
路遥將柰何霜霰亦已多及時須奮翼會有陽春和

雜詩

君子防未然已病更須學不躁是良劑志思即勿藥
飲食男女間賢聖工夫約寄語安身人勿爲病所縛

別項甌東

萋萋周道草風霜枯悴之卓卓東園松向晚呈清姿
中堅色自厲纖妍寧久持柰何閨中士獨復不見茲

別殷市隱二首

我昔厭塵鞅遺世問長生中道逢市仙餉我丹霞精
云此能起疴騰化餘空名但得松喬訣何必遊華清
忽與此言會恍然百慮平宇宙不可逃聊得從君行
結托意方勤時變倏如馳涼飈動庭戸遊子有所思
浮雲乘剛風欲留不得遅眷眷平生交願言常如茲
悠悠逆旅間再晤須何時

眞州別友生

久處忽別去情憭當何其古人道義交豈恐輕別離
非無再會期一日難爲思悠悠重悠悠況此秋風時

有所思

伯牙一去世飄飄竟何之哀哉大古音知者亦已稀
紫鸞入青冥高標不可期應有賞心人同斵霜桐枝

買居

買居貴得新買隣貴得親物新尚可樂況此百年身
交親尚可依況此同袍人古來有大宅在世不染塵
八荒共一闥奚辨越與秦萬寶中自藏四時常生春

君如未識徑先請問洪鈞

寄殷市隱

嚴風駕林壑落葉旋衰蓬陽春暄玉露夭夭桃李濃
歡娛與悲愴擾擾百年中皇天亦何心志士忘窮通
矯首漂母地千金仰韓公

別周七泉

素心寡所諧唯子諒無他歸來共有適促促成蹉跎
事變看浮雲我生當如何大道杳莫即去日亦已多
行行重行行贈子千金歌義輪無滯軌期爾魯陽戈

曉坐

曉坐一室靜帷幌生微涼弱翎倦雲逵棲息慨所償
琴書集隱几流螢時悠揚莎雞泣草底蛙沸如鼓簧
夕風起林籟簷滴短且長青帝云甫駕已復迴朱光
撫時多所慨感舊爾有傷吾生豈無爲前塗杳何方
一日不努力形骸等秕糠情適習坎亨道遠厲志強
懷哉叱馭子終古與翱翔

辨覺

白日照中土坦坦萬里途誰哉向溟漈顛倒守一隅
沉溺未始悟勸笑他人愚荼苦甘自螫迷索不爲劬
我以睪夢中長嘯聲何孤起視參與井落落半有無
啟明掛東壁聞雞狂驚呼慷慨撫長劍遐舉恣所圖
一洗天地光重拭萬物蘇行行入雲逵和風散八區
緬茲大覺樂始入塵勞殊一身寧得幾鼎鼎逝將徂
胡不自愛惜而以競錙銖螻腐笑莊蒙分岐悲楊朱
昭昭古先訓爲我端其趨測微諒不遠勒駕難與俱
因書發素志感歎三嘻吁

別程舜敷三首

昔我去江南楊柳何青青今我來金臺雨雪日已零
雨雪不足畏所思在遠征昔爲雙鴛飛今作孤鸞鳴
聚散詎有定悲歡爲誰情感此獨徙倚風露凄前榮
憶昔攜君子脩途各有期飄忽遂成別遠在天一涯
天涯不可望前期不可忘會面在幾時耿耿參與商
人生百年內安得常共老但願心不違持此趨遠道
遠道多是非流光忽衰微奄棄不努力皓首終何歸
驅車出東郊惻惻離思深回顧都城郭輕陰乍浮沉
豈無行路人念子當苦辛丈夫不墮淚相視仍撫心

名禽戢素翼瑤草托芳林時運有昌塞識微古所欽

舜數將發二首

君莫歌離別一字一涕泣客子促晨宵羈人異出入
落葉空庭繁愁管凄風急知君對月時猶我瞻雲立
解佩慘何言把酒翻成泣荒郊人已遙遠岫自初入
予戀南枝穩君逝北風急行馬思故羣躊躇岐路立

登諶山感故

風林溯陰森山徑窈紆錯探幽入岧嶤俯深迴眙眄
雜鳥乘春鳴奇花色天灼感此節序新悠然緬心怍
故舊復幾許三載兩寂寞寂寞夫何如意遠力不作
憶昔同宴好詎足計離合惠風吹荷衣時雨注叢薄
行吟紫芝曲坐盤清泉酌顏色爗飛霞襟度矯羣鶴
綿綿邇遠道耿耿竟摧落人生豈多日已復半凋剝
不見出戶時旭日向西落

炭渚公館夜坐

長松倚孤月虛館何沉沉共此三秋色懷彼萬里音
參商耿天漢鴻鴈悲風林君子畏時運小人歌苦辛
晨興各有適履霜余愴心

過徐洪悲賦

昔我落地時嚴君官水部受檄摅要津飛旌啟前路
志喜且唧恩嘉名期必副弧矢初滿月軒車拂行露
藺署歷三正藥裹更多故積痾苦善嗽羸形遲學步
枕臂從僵木踢被任垢汙劬勞可提攜出入仍憂怖
敢望付琴書聊思應門戶何知三十年分違不得顧
病猶畏子知書頻向人度千里寓恩勤一旦自傾仆
返哺愧烏鳥行役悲屺岵畢命擬相從遺言懼終負
重艤清風亭恐見含烟樹樹木今幾圍主人在何處
問天天豈譍聽雲雲不任因悟死與生有若朝還暮
逝者無復返老矣將安措誓將未滅身永作中流柱

送王良弼歸越

志士如喬林美人如瓊芝叢薄不足戀發秀寧嫌遲
南薰轉瀏吹色染悲素絲誰能揚汙渠獨復流清漪
窮老豈不惡所思達者希遙遙懷古心良抱無苟施
之子如有意慰我白華詩

題馬問菴崇德樓四景

房雲捧旭

雄畱啟炎運英傑持靈籥早抽黃石秘晚隨赤松遊

鴻飛孤雲逝蟬蛻空山留乃知達機士進退良有由
羨君遺世紛登陟茲夷猶睎陽駐顏色千載爲春秋

楚月生明

淡月生清輝隱隱當窓戶披衣望楚陵蒼蒼多草樹
醴筵不復陳銅泉竟何處好賢虛襟期悲歌感寤寐
盈虧視桂輪已矣復奚慕

南山獻瑞

九苞[illegible]古昔千仞何寥廓臨彼南山阿羽儀如鸑鷟
我亦甚狂流心懷卷阿樂顧此高岡峙絪焉幽興托

覽輝未相逢願言時飲啄

河泗環流

玄圭成地紀赤玉感天瑞波潤九土分流蔭萬世利
狂瀾日不支古道今所棄欲濟懼無梁在川嘆永逝
誰借一勺微爲惻同歸趣

鄒東廓先生七十

大道斡元氣冲和自其常天地無兼能賢聖呈輝光
六藝湮塞久二教爭紛攘人備萬物性誰能振其綱
感彼陽明翁獨力亦何剛良知指眞竅袖珠不我藏

迅霆震百蟄冥晦開扶桑羣寐猶喚嚶狼籍迷且倡
先生方立年倚步趨門墻一見塵垢消再見羣疑亾
寄語幾入室抗顏遂登堂睟容著温温雅度涵汪汪
隆污時與偕負荷氣彌昌禁籞史局重國學師模莊
任簡裁諸生經界驗一鄉延納靡長少答問能周詳
懲彼尚自然戒懼爲之防人慕超頓法已誦瑟僴章
誨之自忘倦聞者咸慨慷列屨滿前戶羸糧越遠疆
車蓋互追隨童冠儼成行河飲量自足雨化才多良
民風謝矯戾政議資恢張至業云在茲宴息心不遑

青原夕橋月雪浪秋蓬霜七十殊康强耄若被春陽
衆樂不知老合衆成大方始知大丈夫方寸含八荒
可尊非位崇可誦非言揚豈不在歲年歲年貴有將
彭籛安足多一日萬世長伊余抱弱質藥石幸分嘗
時過志不就久要仍未忘願言士擇術視此愼榜航
綴辭表羣望詎止修華觴

送劉厥西　萬安衙廈

良將難遘會朝野方晏然大君抱醇姿變華生玉田
勸小若理絲含和比鳴絃一朝逢遷士奏牘過三千

明光賜甲第郡理推才賢幽憂成滯迹同茲伏林泉
邂逅蓺黄臺結盟亦何堅弱子蓬且歷葭倚如夙緣
不嫌擔石貧頗重門戶憐主饋得佳婦內則賴以傳
來往遺形骸情話從周旋竭來舍我去待亥公車前
楊柳陰正繁田疇綠草芊重晤在何日感此道路綿
臨岐寫中臆牽衣不忍捐豈無同心人左右爲客先
嘉譽幸時聞德意勤敷宣萬里視發軔誼重急顛連
嗟予誦拙賦謬妄集垢愆慘覩志不酬沉冥計遂專
移栖資德隣絕交遠囂壥晨興理耕鑿夕休檢簡編
時貧竊疾賦兀兀忩先天所忻泯思爲有如斷臧禪
此樂未易舉此語非相沿持以卒歲年那知身外牽
生材各有拘角齒不兩全分足鮮願餘醉飽臨豐筵
大受匪强合下愚多重遷因君露微尚别緒逾縈經

靜觀

靜觀四序代環轉歲適周晝夜光景殊迅轍靡停留
方春感榮卉已逝落葉秋雛燕翔且歸新蜩響忽收
但見稚者壯寧知老當休多營竟何爲可資德業否
惜陰豈不聞所誦匪所由如懸朝復夕身同大化流

默默從此逝不數終優游

送王養大典學建安

煩痾日難夕瞑館炎氣平子别將何之建安胥儒纓
名郡帶兩邑文物盛華英入閩上游地土風淳且清
書吏簿領異膠序揖讓生祿薄母慈慰聊代南畝耕
武夷指顧間山溪夙所名雲林誰復主吾道虛前盟
作人辨標本藝藻舒春榮模範飭自躬度辭素餐情
吾衰跼一室樂育佇流聲

登衡山祝融峯

我今登祝融高高幾萬丈赤烏海底來忽在飛雲上
人世正溟濛陰厓走罔象聖人知其然昧爽發昭曠
豈不懷宴安精神各有向一念不自拔萬竅生疑障
安得日新人惺惺無得喪

重至仙居寺

山雨鳴鐘餘阡陌斷行跡高刹隱廻岡流潦汎春澤
新構門巷更重臨歲月積訪禪草蘙徑繙經塵在席
偕齋餘舊突梵相懸頹壁乍見驚夢寤沉思悔形役
壯志悲虛遥衰容感疇昔逝者今若何余留增太息

劉師泉七十

學聖類觀海賸莽迷津涯自非凌空翰焉能辨何之
越中啟關鑰吾道根良知良知人所同言出靡不隨
豪傑詎常品美植恒離々偶當元氣合類聚無差池
夫君起三舍早負絕俗資一接至人跡飄々不可羈
脫屣冠裳途卒業河汾師一諾可千古自矢志勿移
臺省需真材正論動主司翻令科目重頗損士氣畀
計偕恣尚友泰嶽遘神奇無心呈妙悟倘然窺天倪
從茲桎梏釋大笑忩成虧發言近狂達不虞下士嗤

朋來眾且樂獨往忽若疑問君喟然答聖言豈我欺
性以善學凝々則立命基存亾係操舍主宰貴客持
運用未渾化豈曰忩已私以此日孳々頓異昔所爲
烱々非恍惚汎應照罔遺並軌總一駕萬里無多岐
譬彼工穡人稻粱必手治又如遇良賈安羨販夫貴
至今年七十邁種力未疲電含氣自守古謂不學衰
揆理以卜數衛武榮啟期孔聖極從心知君至有時
君嘗佐名郡當調輒引辭所忻在盍簪家庭足令儀
青原歲寒後白水春風披栖遲歲復歲未惜知音遲

嗟予悲暌間切磋時見規每於意會處推君獨領頤
別去今三年我病非忌醫如何無一字日夕空相思
石蓮洞窈々雪浪水瀰々昔遊誰復健此意共君期

荊門關道中

少小負奇好長思名山遊薄業遵簡書忽復一紀周
承明忝三謁前席事不酬空令顏鬢改丘壠荒松楸
弱情覺緣縶淺中易驕浮平生惰修習麗茲增媿憂
蒙恩返故里韜跡謝名流壯志庶可復不爲猨鶴羞

夏懷

竭來意不適我生當何如委運任流遷與道時卷舒
奈何日復日憂與年歲俱捐外豈累物鬱中難久居
有身恃骨肉割棄復奚須萬物皆得侶而命乃我殊
感彼鶺鴒詩掩卷三欷歔

蒔菊

陶令今不作所好尚遺世睠彼籬下芳藝我庭中地
弱叢未盈把頓覺景色異英々媚朝露茁々感春氣
去此駐頹顏亦令能久視繁枝藉溉潤晨興自從事
所希縱不副聊寓勤王計

述懷示友人

悠々望千載千載未久陳共此山川枯世代逝疎親
暱謀逮孫子遼遠如越秦名氏成杳絕丘墓同飄塵
骨肉尚若此況彼鄉與隣所賴在簡書遺言亦多湮
百不一可究六藝俱沉淪默々忽返顧造化如我實
形骸聊一寓旋當去吾身吾身既非有其他復奚因
踽々誠爾巽煦々徒爲仁經營慷慨業冀以名自伸
簸弄上世語讎校忿疲辛酣謔恣放達破滅稱天眞
俱謂發狂疾胡云詣精純我思魯中叟兩楹夢何頻
怡然曳杖歌曾不增笑顰達者識其原頃刻爲秋春
愚人不解事駭怵褫魂神林中多敗葉喬柯歲華新
彼此更互見脩短寧足論默觀發獨慨證我意中人

種蔬

謀生無遠術樹藝有良時嘉蔬來何遲故人手致之
荷鋤出荊扉荒榛力所披景藹苗易瘠土薄根不滋
惡壞與敗株能令蕃者衰兢茲分陰功日暮未辭疲
所欣寡逢迎然薪繼頹曦黯々開谷陰柔芳亦離々
抱甕理晨夕療饑方在茲

種菊

結宇灌木畔庭除幽且閑豈無豐草容柔綠争春姸
常恐秋風至清霜凋故顏萬族忻時榮保終良獨難
惟此黃金華可以結餘歡

兩松

猗々兩松樹根柯亦何奇儷彼徂徠山共此歲寒期
巖霜日夕至萬木蕃以摧獨秀易爲色居高衆所推
明堂剏神京宮宇何纍々微材備幽僻斤斧不見施
風濤起中夜若有百鬼司輸垂久不作吾寧忿憤思

遊衡曉發

昔聞祝融君道術崇三皇無爲闡至化殿服當南邦
至今三十歲遺俗猶敦龎山留大古色雲藏混沌鄉
其人雖久遠而意不與亾薄觀偕同心豈云道阻長

其二

蘭舟泝朝流芳衿合素侶媚此九秋色睠彼三湘渚
三湘亦何有衡雲時天柱上可探日星下可凌寰宇
羽駕倘可逢飄飄恣遐舉

用甘泉公二賢祠韻示諸生

大道日隱淪大聖不數會嗟余生後時空覩遺言在
反身一何有未恐隨流輩仰止趨高山同心夙有待
旨酒望周行尚口昔所悔精一舜禹心愼之决善敗
駸〻慓微踪蕪穢令心慨
含悲亦何益有生重離會不見古昔人磊〻今何在
一念義利間遂別舜跖輩大禹惜寸陰逝者豈相待
小壯若有餘時過乃終悔爲學譬爲山難成易虧敗
進止吾自由易矣奚所慨

逆旅主人

逆旅問主翁日暮未有適同此卻寄身彼此莫爲慮
人生無百年區〻惜所據顏籛與華遷終當俱委去
達士久不聞末俗多愚誤此翁未足疑吾道自堪懼

贈高塘王君勿軒

昔聞仁道大孔聖多罕言陋巷如愚子請問始得門
四勿啟其目茲義嗟何存人多耳目役言動易謬煩
運物在執樞揚波先澄源或戒已離次所惡肆與昏
諱疾不自療終當喪其元王君稟庭訓懼忝顧復恩
仁者故樂山踐石傷心覗山堂榜嘉名朝夕事討論
五十彌有慕布褐念寒暄恒恐貽謀善傳緒遺諸孫
伊余何爲者卅年談心原時過業不就攝氣〻屢奔
令子奚所取誤以禮貌尊養志思承考質難廣譬援
戶牖銘顧諟與將奉清溫叉已重慙誦成美詎可諼
報章爲君壽且以永茲軒

白鹿洞次陽明公獨對亭韻

自我別鴻濛萬古不再見茲來五老前彷彿對顏面
灝氣成江流眞宅化峯巘閱世悲大迅歸人若乘傳
白鹿不可招仰睇情彌眷結茅永作隣服食形不變

至寶諒在茲愚者胡不勸滔〻從俗終是非奚所辨

雪中外歸

平野逢暮雪恍如玉屑飛出入已半醉翻覺風力微
柴荊在何所簑笠山中歸
朔風吹雪飛縷〻如銀素天孫不停手機杼催白紵
行人自號寒相對不得訴

廖貞女詞

妾身不自主父母意有托時命杳莫期古人重然諾
一言誓終身改辭令義薄日月豈不明寸心幸無怍

其二

媒者爲誰歟合此二姓好㲉旦展方儀誓言永偕老偕老固所願君子未相見信義如有存豈必在顏面

古意

殺期年九十行歌自拾穗古人交謂賢不知此何義晏起一盂粥聊以卒餘歲五鬥既不卄嘗闕易覆墜

上元里會初舉厲祭恭聽誓文有述呈（同會諸君）

新年餘風雨欣此夕景開三五望澄光華月斯不乖見童媚燈火喧〻簫鼓催四隣多行輩任質兩不猜遂爲里中會歲以觴豆偕禮考洪武舊義必幽顯該崇壇秩無文祈年滌卣夾堵觀駭乍見班坐儼相擠歡宴適未周各問各有裁媿我何以酬所願閭里諧業比同好惡意豁忘形骸鄉事授往昔誰不感且哀小怨豈足留聖謨良可懷終然白首聚不嘆沉蒿萊

彭節婦

芳汀有奇鳥不鳴亦不羣自悲失故雄單栖向江濆渴飲清泚水饑啄藻與芹羽毛半憔悴哺雛意何勤衆禽覩不識哀鳴徒紛〻勿爲孀枯言悽惻那忍聞

自蛵峒山莊曉入石蓮洞

理擭期有常鷄鳴催曉發山風何蕭〻蟋蟀吟不絕起坐依茅簷攬髮向秋月月影漸沉〻東方猶未白

除夕吟

少壯媚節物老大悲年華今昔心匪殊途窮行者嗟大道晩始聞至今猶若遐千金比晷刻既往豈余加夕矣彌惕若矢言靡有他

得遠詩

負痾廢盥沭抱素遺紛紜林園春正深池篠含烟雲忽來渝川書內多鐘鼎文平生阻良覿虛問茲何勤裁語疑所將淺芬慚傳聞清虛帝刺史遺韻可酬君

石樓

仙人好煉石五色何氤氳在天能補漏在地能生雲雲中石樓起戶牖畧可分樓頭合靈藥鷄犬那得聞服之七十年飄然人莫羣待余石蓮長登樓窺秘文

觀盆蒲

汲泉汪之池其受不盈咫屮在芳根藏沉〻絕汀滋春至意若會雨餘色初起新苔借香風細礫含清泚

簇々露囊錐桀々見笑齒朝來一憑欄苗長三尺美
挺如武帳劍肅若青衿士疎容自成行零亂不失紀
寘悟測所由迅速孰能擬因之察萬類可以鑒生理

宋子

伊余近弱冠被服厠儒生調笑不受藹恒與宋君并
起處雖異舍顧盼多含情揖讓儐諸侯俎豆趨兩楹
歷階陳古義分席校文英朝暮雙比跡前後忝聯名
問齒三歲長相視猶弟兄君抱瓊玖質余亦桃李榮
艷君青衿色燁々氷雪明春日西城遊秋風南浦行

謬舉慚先第深交遠風盟邇來三十載紛拂蓬與萍
投章罷仕籍抽簪事偶耕照水憐故影聞鶯感友聲
之子自何來骨相如君清尊以父執禮乞言諒有誠
感此歲在庚爲君獻壽觥問語心欲惻匪直衰羸驚
知年喜以懼過時悲未平小兒纔十齡豈復懷屏營
援毫忽舒嘯披襟似解酲聞將五嶽往更以一劍鳴
所期琛在席寧言金滿籯州郡聘不展江湖士多輕
歸來過里閭閒居謝公卿有後已自足如余亦何成
寵極慮招辱機忿動靡爭文犧未知悔木鷄復誰攖

駐顏豈多術寄意待相傾

陽田吟寄敬春莊虛白盛桃渚二子

一室陽田中陽田爽以亢青山落四野烟雲互相蕩
微月向夕生初旭東林上道人方獨醒彷彿虛白象

其二

陽田帶兩溪々畔多汀渚四野曠無人泉石得新主
春來楊柳生桃花亂如雨桃花歲々開鷄犬迷歸處
借問盛範鄉君家在何許

壬子除夕

少年輕自信稱引必詩書目少可意人量已恒有餘
慕遠靡近憂戒惕日復疎但念歲月悠寧復嗟居諸
冉々四五十正如下阪車青陽初啟晨已遂廹夕除
四序諒不爽今昔一何殊力衰業不就夙討豈可虛
抱茲中夜嘆起步仍踟躕

白鹿洞

賢聖生不數五百斯其期獲麟事已遙白鹿乃在茲
濂溪指迷途朱陸分兩岐其人雖不作其言尚可師
嗟予不自量獨往矢不疑玄精或異趣難聞悲後時

荏苒歷二紀彷彿見津涯望ヒ足莫前如有神見可
日月寧再與虛知竟何裨感此未皇安三益恒所須
竭來遵故躅庶幾或見之精爽儼如在荆榛多蔓枝
在昔義利談聞者曾蕩洩悠ヒ今古心豈伊異所思
川谷耀餘彩竹樹含新滋披衣岡阜巔濯纓溪水湄
悵哉祇于役日夕傷遲ヒ

寄聶雙江公

先生愛周易三絶事不殊一朝綰虎符長嘯辭山居
兵事貴神速客奏專尚書紫禁夜半啟皇威赫以舒

飛孤星營開髦頭半剪除告至舉瞻典印組纍ヒ如
少保職寅恭孩孺懸緋魚榮光照衢路獨與盛德俱
嘿ヒ省署夕爻象觀盈虛

次韻別陳子爲

羅浮豈不樂胡爾同江湄抱痾未收留且與傾秋卮
至道在何所千里徒增悲出門顧場圃秋黍方離ヒ

臥雲樓（嶺下陳）

託居在城市聲利多壓囂白雲滿山谷往來暮復朝
雲飛不可留大虛神與遊昔人重攬結寘臥百慮休

不復知春秋寧辨人間世身雖雜塵氛心已釋凝滯
陳君年已晚白髮不盈卷高樓有嘉名意與昔人遠
憶我開石蓮榻上生烟嵐伊誰到枕席惟有夜深泉

古翠行

錢君愛長松不辨幾千歲朝露滴空寒夕吹起蔚薈
根柯剥霜蘚戶牖入天籟疑得殘苓方頗見超塵態
至今七十年顏色曾未艾我欲識其人遠在千峯外
歸去覘蓮洞怪石如抹黛安得驅秦鞭與之闘珎怪

菊林

我遊栗里間問訊東籬下林莽雜荆榛采菊不盈把
夫君有奇癖學圃意瀟灑闢庭入山氣幽情未易寫
不知遇芳辰誰爲送酒者

壽劉母熊孺人

昔我東家住公幹結交私阿母重憐愛骨肉兩不疑
蘭闈有新人正當初嫁時上機織鴛綺下機理繭絲
中廚調八珎北堂色怡ヒ夫子盛賓客車馬何逶迤
井讓不虛往籩豆具有儀辛勤卅年來時變令人悲
倏忽霜霰至零落芙蓉枝文禽將匹雛蘭茗宿芳池

羽翼漸以長返哺慰所期春風吹楊柳槁枯發榮滋
誰云一女婦能挽門祚衰遙持山中酒爲歌白璧詩
他人應未識猶有舊隣知

齒搖

我當四十七左輔傾天柱齒力從此衰每逢輙一去
去歲摧四車敗藥脫枯樹又如連岸崩欲支不得任
有者十七餘兀齯尚堪慮含飯常恐多嚙齒未敢遽
味損非禁齋筯停豈厭飫平生嗜梨爭對案今空具
安得似壯時入口隨所遇笑[illegible][illegible]撤吉妨音響誤

始知老作苦却傷時虛負灰心謝煩動緘舌絕閑語
頹齡知復幾惜陰良可慕瞋來忽有省自辨愛生故
成毀遞相尋此理本明著翼角匪兩全壽夭豈前與
胡不念朝聞有身逆旅寓夕死且不辭形殘豈其懼

鳴琴篇贈劉南昌（茶陵名應峯）

山人抱綠綺遺世棲青岑豈無孤鸞操解褰披青衿
一鼓桐山高再鼓桐水深終焉鼓元氣列聖來森〻
趙生賞其妙佐以猿鶴吟餘者多假竊莫辨機浮沉
劉子何方來遠自芝川潯緩體不勝衣意態殊欽〻

有如瓊樹枝清標出喬林就我托信宿願聞大古音
善聽不在耳伊人若可尋石蓮幽且阻春服隨登臨
詠歸適未厭北征促持任希聲入明堂鍾呂諧璆琳
鳳凰特一鳴啁啾罷春禽試以鳴百里絃歌南浦陰
陽春易生物其感樂以湛清靜資化理亂繩當巨鐔
咸驚出爨下玉軫綴黃金上以協解慍可代用宸箴
下以宣八風萬類無偏淫聽言勤拂拭塵土歲月侵
誰俗若更張寡和匪直今大雅不常遇能令羣喙瘖
下指勿激烈激烈傷人心吾衰甚矣奚是問欲奏清

商思不禁

送叔致齋北上

孤雲出楂溪冉〻乘風去萬里在斯須安得復回顧
幽人方閉關望遠空大息聚散倘偶然聽言愼眠食

夜夢獨侍谷平先師登高或輟朝食追逐不離途中請曰平生未嘗奉隨登覽師顧曰吾與子客處却久於諸子矣覺而天曙爲重九節敬書識異而同門友李文興卒且旬餘爲助傷悲

至人倏來去儀形成久遠悠々二十年夜夢忽旋歸相携載登陟皇恤疲與饑所期近可遠高々夌崔嵬幸此挨杖屨竊聆謦欬微一步還一趨自驚疇昔非還問喟然嘆與子久相依言在逌有親神遊不可饑覺來異今古靈爽疑投幾節序當暮秋牛山歛烟霏因懷及門侶感慨一沾衣

送曾月塘携子孟逵仲聲赴試

曾君客余舍心跡兩相念淹留五六載未忍遽分行重逢大比歲再賦遠遊章感此時運促顧余毛髮蒼

初冠懷奇品鳴鑣擅藝場玉温未易售珠媚自餘光桃李時當賁松筠晚更強琴音逌古淡劍氣尚寒芒二宋才相亞三蘇文各長步趨看繼武輸寫聽傾囊遲發虞機審齊飛鶚翼張弟先兄合讓父在禮無方賓興聲華盛鄒程姓字香諸生誰速肖稚也愧門墻

贈劉敬庭會試

豺虎剽鄉郡自戛徂杪秋戈矛入疆埸旌旆滿道周因窮弭寇術頗悟理人謀時危急真才武偃資良猶夫君比干將蘊器歲月悠拂拭向風塵光彩不可留將戒萬里途結束趨皇州　天子闢明堂衆寶行見收治安策多士讜論應有酬知巳感奇遇至人貴先憂茲道豈不明望々在好修言念金蘭契夙昔雲水儔一别寧遽合切磋懷日休四海佇音徽奚獨掩時流負疴憐倚戸重晤問紆籌

重陽

羲輪無滯軌商飈入修林客肴易蔬薄澄水明遥岑是時秋菊繁遲々獨何心有如真烈士不受時物侵緬懷東籬人有酒不同斟南山空在目飛鳥來夕陰人生抱夙契千載成知音

空齋

空齋掩春雨塊然念朝昏四隣羣響絶林鳥時一喧夕燈始燭闇四壁辭蒸煩蘧々景如夢綿々息僅存適悟豈玄古大易多名言出位艮所戒閉關復以敦六二介石固知幾道彌尊井遷常居所雷頤潛厚坤先天物莫遺密藏乃其根不賴魯叟筆此義何由論

稱拙

我從盛年來常憂行及老取友歷險難所志在聞道

一日復一日如饑望得飽外爲名所驅內苦意不了
蹉跎五十餘坐令顏色槁蒼髮日變衰智慮始欲掃
回首憶盛年空負筋力好偃形向巖屏束書置窮討
寘心閒閑蟻縱目對飛鳥身安忘卑高分足任多少
聊稱拙者心得此悔不早

望廬山

我昔望廬山高〻上無極中有羽化人林栖絕粒食
紏髮方碧瞳肌膚水玉色借問年幾何春秋千百億
聞之心魂動欲附雙飛翼〻〻不我顧招手長太息

竊恐染葷羶濁穢神明歷三年事齋沐精禱靡變惑
峯嵐日夕深仰攀尚難陟

劉兩峯見枉

久雨人事斷新苔入空階扣門者爲誰問之乃吾儕
趯然野鶴姿風韻亦何佳相看但一笑不我疑形骸
嘆息卓爾域千古曾幾許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
攀留踰信宿別去當誰偕悠〻東皐上三歲軫予懷

晨述

故交別我久杳〻秋復春夜夢接裳衣粲若相知新
再拜吐中素悔此離索因問訊及妻孥五答各有申
執手不須臾倏判越與秦自顧形貌衰今昔成兩人
希古負夙志千載感悲辛不虞道阻艱焉辭身賤貧
時過意不稱未見肫〻仁前期幾短長何以報情親
披衣起中夜鷄鳴天欲晨

歐山人

世道多羊腸人心有瞿塘十言九不應但恐戈矛藏
逢君兩不猜開口意可量借問平生好坦然泯畛防
剛毅見顏面然諾何其方天寒日向短野曠風凄凉

臨岐感所適風雲以相將

題王龍谿虎心亭二首

美人在何所[illegible]深能以銘盤意還於止水尋
似沉看川[illegible]不染[illegible]心但解從吾好何憂俗慮侵
每聞心似水亦多[illegible]〻如何一勺水解使萬緣空
窮源寧有處去[illegible]豈能工君脫安排障狂言或可同

與荆川夜話直透心源千載一遇達旦不寢

一言天所契千載似俱非何事聲相應而能心不違
道從疑後得機向識中微大笑重嘲問狂生或可幾

贈客

至人秉元化手握陰陽樞坎離既互位戊巳相迭居夫君豈神授欲竊司命符寘思絕要眇視聽忩支吾處世七十載顏色澤不枯我嘗登仙臺珊珊瓊珮琚王喬乘凫舄洪崖飡鱗脯邀入無窮門洞見日月塗千古只瞬息三元本虛無機緘未可泄且從業緣除

南遊赤子永豐賊自稱也圍城四日投書聶太保公訴言財盡民貧救死不贍不得已而至此且乞濟施辭頗恭遜余讀感焉作長謠憐

之亦因以風世云

聖世治無爲魚鳥亦虞若矧此山谷氓蚩蚩任耕鑿秋成足官稅年深蹤跡郭北隣壠上連泉瀑門前落東籬夜醉歸西舍日出作雞豚隨主來葛苧隨時着白頭猶赤子不解爭強弱末代遞變遷澆風散淳朴公家競侈靡大姓工椎剝徵求無定期貸息多踰約鬻子綏鞭笞質屋易錢鎛廹脅不自聊激發恣爲虐斬枝懸巾幟奮鉏出澗壑至性一以戕沉迷竟難藥流毒被遐邇積威震寥廓軍實損苞苴武弁疎韜畧氣奪敢追奔聲揚功揮霍郡邑既不支墟里將焉託昔日鐘鼎家爨爐成寂寞昔日綺羅筵淋漓沾部落相戒避窮簷且念妨私穫哀多如惡盈獎廉頗重諾昨至恩江城不入聯雲閣投書謁太保自訴令人怍歷敘變所起辭意殊鬱薄倘免飢寒憂肯棄畝甽樂哀此赤子心何忍納于惡推柯本微蠧燎原始一灼厲階誰所爲村謠代道鐸

辛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官軍敗績上模吉安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永新千戶唐冑皆死之

王素愛士卒且知射變起猶發百矢矢盡兵散始及難

時平人諱兵文墨制將領世祿不自給疲卒僅存影一朝疆埸侵飛符下臺省調發有常期灑泣辭鄉井軍儲日苦虛部曲故不整衝炎抗羣兇如羊當虎猛將軍初愈痾射札未出穎慈愛喜因仍節制未合併偏裨素仰成機智昧先炳敵來常掎虛變起値食頃枵腹持空拳馳突何由騁僵野卧腐屍貴賤誰能省孑徒勢愈張自詫得所逞以飽待飢羸如石投深穽

未能殺虐燄翻增遠謀警荒村甚聲息午閒警縮頸

哀歌擬招魂出語喉欲哽

玉峽石溪朱儒潤妻蕭氏弟朱儒瀾妻龍氏潤死蕭年二十九瀾死龍年二十七雙影相弔孝養翁姑家人嘗免寇蕭寧濡半體勿貽以涉閭隣嫗鬻子償役蕭爲代償龍遇衆室火亟檢翁姑遺像藏之不顧私貲蕭長子大敷爲邑庠生次子大受以孝友儒行著　邑侯成公予學以事詳於上旌表雙節予聞其事嘉其志節爲作

雙鵠之歌

鵠雙鵠來自瑤池剛素影薦帶月清淚變寄蒼
託身雖異匹[illegible]翼增相[illegible]雌各零落中道成凄凉
覆茲羽毛[illegible]同凡鳥[illegible]似珠漢露暮餐玉禾糧
有鸞積歲月參[illegible]多少[illegible]七其稍處彼七齊輝光
我聞古貞女雞[illegible]甘死全[illegible]用意獨苦漆室吟何長
邇來西江上兩節明星霜地古風尚烈蘭敗根猶香
紅顏蓮家女結髮伯仲行[illegible]貌儀分影鴛幃抱剛腸
立孤計早決矢死誠自彊斷木志海[illegible]落葉[illegible]樹傍
終能連枝秀坐見荊花芳有隣羨德美多福塌天常
清風頽俗勵寡調知音傷我歌雙鵠篇令人心慨慷
有生須堅植浮世多猖狂結交金蘭契感恩桃李場
一朝等胡越反噬如豺狼執鞭固不耻按劍寧相忘
所以倜儻士濯足歸滄浪寄言少年子莫惜銀粉粧
韶華豈再至令名誠可臧

七言古

玉峽濮侯入　覲

玉峽去家僅一舍人道濮侯眞長者銜炙束帶登我堂嗒然無語心優暇市中珠目逺眞假噐貴雕鏤賤削尢吁嗟乎今世豈無伯樂與王艮鹽車騏驥終厲驟

送同旅

與君共駕秋江鴻鴻飛杳杳逺長空江山過影只幾許乾坤萬古浮雲同世網縈人不得去君還却向蒼

梧住東有羅浮四百峯歳晚梅華寄何處

同江

同江二月春初動春水自上鷄洲來一雙白烏掠水去無數好山當面開漁樵老去生事薄笳鼓時聞驛使催何日昇平棄榜散扁舟應傍釣魚臺

送賈夫涂公返沙岡

我昔趨庭恣遠步髫歳相從學章句布谷春風池館附青藜夜月部華度雲雨彭城十七年黄鸝紫燕迷與天明光宮裏奏新賦天祿樓中稱上仙揭來息駕

同江渚扣門驚對先生語嗚絃爲作南山歌怨粲猶是當年倨世人重利輕軻丘首脊棣枕仍拙謀華裙錦鸖誰相問秋水明霞空對愁儒生自古少溫飽脊漢泥途俱草艸我亦長思李謫仙可惜不向廬山老解囊欲贈還自憐惟有圖書三百篇丈夫毋覺黄金賤知己無慚白璧堅出門把別秋已暮杜若芙蓉滿江路倘逢徐榻且開顏不見雲卿但織屨

乙未大水作

嘉靖乙未五月望文江城頭水十丈河伯驚夸涯涘

聞陽侯驕舞盤渦上虎鬚噴雨飛腥風蛟涎吹浪喧高空三版愁看灌晉邑四載何由施禹功夜啼寡婦聞不恐朝見浮骸目欲瞬千里烟炊猶忌龍萬戸樓臺疑化蜃卑者升趁熊蹋蹲高者緣崖鷄鵲隣抱柱應悲待符女濟川那得操舟人我家同江十里許苦恨未入深山處見說滄桑變古今勿訝林居在島嶼收書卷幔不得眠雨聲蕭蕭風轉顛在陳厄數逾七日抱杞深憂積萬千舍比村翁相向哭乙巳年來遭此劫當年閭里足餘糧今歳貧窮痛徹骨男耕女佶

僅下田傳債木債新債逋一朝生理化魚鼈數口戶徐虛緡錢我聞斯語三歎息更視枯顏淚沾臆臨行圖畫總可憐青州政事難爲力安得神堯開九天群職高澤流重泉荒租年年漢室詔省刑處處周官箴常聞大澇仍多亢縱有高田不可望桂薪珠米命似絲帛魚銅馬心如恙

木菴朱爾（名英華）

木菴先生抱經早束髮人驚摛辭藻本朝桃李競春妍豈意菰蒲未秋槁昔時諸各少年場千言落筆誰

能當雲雨朝詩[illegible]罷了幾回左肝悲重陽同舍諸生多不賤先生[illegible]髮還我[illegible]年豐芋栗不療飢莪久衣衫恐相見憶我相從[illegible]竹[illegible]朝談文字暮傳書戴悲不愧登重席公子負[illegible]虛左車十五年來一回首鴻鵠低飛老鶩後裝假誰聞豕戶悲輓歌自酹淵明酒野陰春曉啼黃鸝短籬深巷空烏皮荒丘紛紛雨迷路寒食家家腸斷時人生意氣空相擬物理乖違奄如此不見杜陵萬卷書無補瘠瘦終餓死男兒貴時老郎休留貧如花數白頭長安車馬舊豪俠昨曾居狗朝封侯

題雲山圖

我聞名岳如青蓮白雲滿谷浮於鶴千峯有無不可辨萬樹冥濛遠若連錦鳩弄野色臙脂紫燕翻風江勢勁落花不掃昔長閑曳杖欲行苔蘚滑微聲忽度笙簧鳴遠勢轉作蛟龍形危嵒出霧沉翠閣反照流霞橫赤城我昔夢入蓬萊島回首扶桑連絕徼金馬曾淹方朔生畫師不喫馮唐老黃髮歸來一十年玉堂零落二三仙鴻飛寂寞在何處爲促促只相憐

遙倚筵楹當碧巘坐看蒼素紛交構盡道爾漫氣色奇誰知聚散須臾候爲雨爲霖未爾擬翻手覆手令人思如知清蔭北窗下絕勝黃樓江上時

烏夜啼

寒烏啞啞啼夜霜南隣北隣愁夜長夢中機杼見顏色覺來血淚沾衾裳男兒有身自何處三年不見萱花樹春草遙瞻西日斜長江自逐東流去江流暮草悲復悲年年陌上送春蓮欲憑青鳥問王母可有瑤池相見時

十三叔六十

廬陵緣下古所傳江山間第何翩翩錦繡樓臺印圖
上金絲遊宴秀川前阡陌東聯過十萬軒車北上傾
三千賓制新傳下鳳闕瑤函高啟飛龍泉玉蓮新帛
載童子青藜天閣儼神仙連佩多懸明月璧投筆盡
是青雲篇此日豪華誰可擬此時文采誰能先那知
滄桑變瞬息坐見歌舞沉雲烟建安灰石空世寶孟
嘗墓隧增人憐泉[illegible]老垂六十輞川新墅成三遷
手植桃花徧蹊[illegible]根對暮川年少花顏雖暫

攷世代根株豈偶然一壓未數暢雄宅十畝眞閑仲
蔚田春風野堂來紫燕春日晴林聽華筵華筵紫燕
猶昨日勝地高人多風緣朝朝暮暮雨翻覆歲歲年
年春往還[illegible]而豈是不收水將春自有高飛鳶當歌
對酒莫放懽樽[illegible]從來三百年

穀日行代壽胡承寧

穀日穀日流風烟疎傍細竹廻初年彩絢旭日螺峯
上綠波淑氣三江前螺峯映三江江水玻瓈光　飛
光入蘭房照見雙鴛鴦青簾橫墅草色淺錦屏羅戸
蘋香轉清絲妙管催夜觴風裳雲履開朝宴朝朝夜
夜瓮紫霞五十商瞿休怨嗟仙家自種長生藥人世
多開項刻花項刻紅顏旋白首九秋蘅杜三春柳不
知龍虎騰金銀但逢桃李飛瓊玖瓊玖金銀歲幾還
青鸞白鶴媚春山山中望春春正好世外風塵閒未
閒

贈曾梅臺參議慶　萬壽禮成歸閩省

大君昔爲南省郎十年不謂空翱翔是時　天子重
禮樂含香日日趨明光圭璋寶時布登福萬國冠裳

借膏沐彩毫不遣待金門[illegible]幸得驅華轂攬轡將
酬　明主恩日月[illegible]江月色心同苦燕
獄霜飛氣尚宛並道何[illegible]浮雲坐見翻仍覆
巴怨閩人來暮歌寧從[illegible]尹[illegible]將卜爾來離宮八月
天遙上南山萬壽篇待漏猶[illegible]衣吏聞樂空懷展
采年龍墀錫宴欲歸去驛路勞歌感行寓白露江頭
零素波青楓道上殘紅樹武夷千峯溪九曲此後軒
車頻問俗古來名山藏異書漢廷曾重長生籙

贈崔宗伯　萬壽禮成歸南都

君王昔者開靈祥海嶽百俾來明堂鈞天已熟[illegible]
蓂五夜新傳玉殿香金陵禮樂尊南省玉帛[illegible]帝
月影拜舞還同北闕班文章元羔三台逈　[illegible]
日求名賢夜夜宮中露禱天閣瑚已鴛飛鸞瑕宮[illegible]
多留鳴鳳篇天球雲[illegible]雀子降[illegible]獨步中州起[illegible]
姓空將金馬高詞章不作[illegible]今臥江南今幾春
春山伐木遠懷人一笑[illegible]先言金石開精
神人生聚散何草草[illegible]酒追尋野
外山登樓郊蒼雲中[illegible]高日短歸思深寒飈颯颯

悲空林綠綺美人[illegible]碧草王孫愁素心歸去鳳
臺歲已暮青[illegible]星槎天上迴方知
機石人間識吝[illegible]此日開明光千
秋一遇留[illegible]宸

追送王內翰歸省

昨朝走馬君闕闌干[illegible]絡不可攀履間寶劍空繡
澀傳聞虜騎橫天山歸來晨詔　紫宸殿數息同心
多隔而何事君爲[illegible]謝行不留今夕張華宴追送城
[illegible]暫任車道上垂楊枝葉詠春去秋來等[illegible]發時

同上平戎書而翁論交今十載含香漢署生風采芙
蓉湖上能早還白龍山中共誰在君行令我望滄洲
而翁身閒未白頭自惜同歌不同調況復險雲多杪
秋還鄉驅馬明書錦滿堂賓客爲親壽江左風流莫
久淹河東詞賦時常售

送陳上思州守

金川少年稱俊儒閉戶讀書形欲癯白雪高歌國色
麗青天失意泥塗俱平生豈之萬言策知已希聞三
吐哺瑤柱哀音調別鶴紅塵汗血隨鹽車憶昔相逢

孺子湖湖上深林啼鶗鴂客窓恐把馮驩鋏秋風且
釣張公磯別來十年身不孤傳聞一鶚驚帝都賈誼
無緣白玉署班生空[illegible]黃金[illegible]書典郡向何所發
雨蠻烟朝至晡但見淚[illegible]衣銅柱已攜淘怨過蒼梧
蒼梧銅柱間雁消風流四海本不殊世間雲雨多反
覆天上杏桃今有無一飽尚[illegible]故人德五品且剖諸
侯符星槎八月下南海千金[illegible]爲交州出關直超
矢白髮守浦孟當還彩珠盡將來日報　天子不負
明時爲丈夫

贈張方柄教授湖州

五湖之上開名津白蘋紫蔓迷行人郡臨七泉疑無地風入三吳別有春春風隨物改人文不相待禮樂殊百年詞章悲六代海陵大儒鳴鄒魯當年襟佩誰同儔五經問難陋白虎萬事經綸如騂牛滄桑嗟下土泮藻歌前古龍馬眞符難再逢科斗陳編竟何補先生少小行誼尊吹竽不向諸侯門栖遲獨抱遺經老流落空憐壯志存五十爲郎不得志萬里君門虛有意伏生文學漢儒宗閩國山川考亭地考亭草樹日已荒哀歌自度高寒涼春來但解種桃李歲久何心肥稻粱稻粱須頒士桃李不言恩青氊淹歲月皇墳在乾坤鼓櫃若溪上謝山桂枝長琴瑟還自更衣冠安所放道淵學海遺中原麟角無光虫技繁欲從大雅回三極早向頹流問一源

出京道中作

春風柳色長安道攀折年年傷別早我別長亭車馬回道傍楊柳偏枯槁楊柳何心解媚人二年一度贈回春春風亦有遲留客何況交情無故新

餘抗陳嘉善相從在告及予歸田（復來問訊有贈）

少年獻策明光宮　天子動色回重瞳一朝臥病辭金馬流落荒江泣路窮異鄉得力勝骨肉況爾意氣輕馳逐健翼能隨倦鳥飛長途獨對孤雲宿雲鳥分飛年復年金臺握手倍悽然空羨上林春似海寧知萬里淚如泉壯心逸調成偃蹇十載光容去不返我向山中學子貞爾來問日尋劉阮劉阮家在桃花津津上桃花幾度春落花[illegible]洋催啼鳥流水何心問世人邂逅相逢如夢見半似不似疑顏面聞聲始識少年親道故還憐新話參破勤斗酒慰行役酒酣起舞天地窄四海知心誰獨深半生落魄終何適我昔有懷今始舒但營一飽不願餘門前豈欠五柳地架上空留三代書歲寒且就匡君住香爐瀑布迷雲樹早將金粉鍊鉛砂更種青松入烟霧知爾彈冠近有期風塵落落會何時塞鴻倘念來千里斥鷃應知寄一枝

石塘叔如洵陽（名肅舉鄉試不仕）

帝敕車馬如游龍華裾綺服生春風叔也閉戸南山

下棄置薦達輕王公賜冠累月不覆首睡起北窓日在柳餐志常談尹彥明直躬耻學微生畝爾來結廬歸白雲鳥語猿啼識故羣九江秋月襟期動千里寒流枕席聞憶昔執別長安道十五年來何草草共嗟白日不復回遥指青松誓相保坐對潟沙憶舊遊行臨流水話離愁男兒潔身如止酒顧余已在餘酲後從此閑荒待耦耕莫疑避地還近名

辭劍贈屏崖叔

同江春來桐水多扁舟欲放聞踏歌望望美人留不

得聞歌使我心徐[illegible]一別十年不作難回首春花換顏色丈夫立志須及時人生行樂當何極棄繻豈受關吏欺投筆終投　明主知不然便作拂衣去桂叢且種南山樹誰能千里懷四愁坐使一日成三秋臨分解贈雙龍劍開匣常妨逐奔電此劍切玉如切泥珍重提携再相見

走馬行

長安異馬名花驄出入九陌隨飛龍錦韉雕鞍花蒙茸電瞳霧鬣汗雨紅雖殊渥洼與大宛已覺奇氣揮

星虹白露陵園望　天壽　帝遣詞臣奉籩豆馨[illegible]遥分供奉班駿奔敢在熏燎後奚官拂拭剪花雲蹕蹄振首先驚羣紫韁初掣萬人避白日未暮千山曛古言追風無乃是道旁斥堠空延竦騰迅翻疑坤軸旋輕盈正與空行似居庸關外連平原黃沙白草斷人蹤還將暇日省休沐更得觀風出塞垣鼓聲闐闐隱城闕清笳道上秋聲發緩轡新經龍虎臺揮鞭欲陟關山月歸來報命　承明殿談經視草不知倦却嫌文墨誤儒生不及埋輪諍幾句白駒棄擲成三載

飯牛牧豕容全收[illegible]有[illegible]驂許借乘多方險道藏凶侮老衰少壯理相尋感此惻惻含悲辛豈云神物有離合爲惜人生易陸沉

樂聞李君輓歌代外父大卿

荊州名士閱今古誰登龍門步奇武競道先生抱義高不將蘿薜牽纓組少年逸氣凌雲虹文章伯仲千人雄一朝投筆謝曲几萬事裹蓬旋落風阿兄綰符出川劍令子傳經富才彥由來美事不具并況在吾身復親見楚雲楚雨翻春早江水江花動懷抱男兒

四方志未酬詩人百歲容常好金陵烟月成冶遊摧藹風光春復秋六朝世代悲王正百戰山河壯帝丘登樓騁望多意氣行吟彈鋏秦淮市贈處時傳白雪篇交分盡是青雲士歸來吹塤芳樹花顧影蕭蕭鬢已華有酒惟壽陶令菊無心更種邵平瓜自笑浮生不如醉休令長醒空多慮玉山未倒君莫催白日欲墮如相避平生黃金不在手肯爲兒孫事奔走寂寞空山書一篇隴公早解遺身後自從仙履閉重泉杳杳桃源今幾年曳裾大傅王門下執簡臺臣御座前恩暉兩世聯榮顯祥源福祉由培善多少穹碑長綠苔至今獨誦高人傳

岣嶁山房歌

仙人與我綠玉杖早年意氣青雲生生憎顏色帶風塵夢中五嶽恣雄放石屋道者啟瑤篇歷歷朱陵羅洞天奇峯細數過七十下界俯視空三千岣嶁之山禹碑石造化元精神鬼畫不是名山靈異張寧昭聖代文章跡攀讀欲駕三湘舟萬事傷心成阻修去此山中止七日朝爾江山乖三秋忽遇夫君談故丘平

神颯颯凌九州祝融之裔無乃是況復玉立聲揚休當年親見上封事玉關青瑣留清議毋嫌金印誤鉛砂不傳朱衣輕薜荔夫君夫君莫怨嗟鄴侯曾是仙人家葯房關砌接丹壁牙籤錦軸揮青霞裊裊雲泉知幾處叢叢露桂今誰任望日臺高白鶴遙瀉洪亭在玄猿去九疑迢迢烟霧橫空傳玉帛漫含情古來浮名不滿睇何如絕粒度長生清謐發處看芝草道心定後浮雲掃自有金波共月廻何憂白髮催人老郎今絳節向金臺寄語山房鎖碧苔直待功成謝簪紱好共山人歸去來

題孔雀牡丹圖

洛陽昔日稱名都奇花錦石天下無緋園霧煖風初細碧殿春深日欲曬芳葩半吐含羞澁絕色似誇殊代立沉香亭北倚相粧瀟湘江上輕羅濕名譜誰傳姚與魏上林誰復當奇貴的的朱門裊御烟亭亭瑤砌占王氣海南羽族來何遙顧影呼羣爭妬驕翠色偏擎紅綃約金光欲射碧岩光繁香艷質難爲別銀箏寶瑟紛成列解使家人眉黛愁那知帝子韶光歇

自從胡騎過天津零落殘英陌上塵幽館臺高多茂艸饑雀啼鵑空向人代山聳石入燕去洛水無情寒日暮歌舞曾聞化雨雲鶯花不復當庭戸由來聚散遞相尋畫史者誰披襟素宛轉當筵十萬態只傳傷春一片心

宿水芝灘上

懸流出峽喧殷雷孤舟一宿依巖隈江燈翻覺形影靜夜夢誤疑風雨來毒龍華石多須醜潛向溪頭效奔走何時鞭龍作雨雲濯纓且醉湘江酒

別何虞卿謝維翰

故人有約不得過邂逅二仲閒情素一笑知爲莫逆人無言更得相忘處利器何君正慨慷謝君比玉溫且良看雲滿座入山雨對酒清歌落暮湘我欲東歸挽不住鄉關杳杳迷烟樹君家更在鴈峯南回織欲寄誰將去與君相別重相期共向丹丘覓紫芝年年春雨待消息此路人間或未知

柳塘歌

野塘春來霽春雨菁葱處處迷春樹樹邊老屋三四閒屋外垂楊千萬縷幽人心事無嫌猜向午簾櫳手自開行歌塵市人不識醉卧高樓日幾迴興來閒讀先生傳惠風拂拂吹人面玉蕤常飄白璫巾碧波欲墮烏衣燕與君兄弟歲相親憐君棣華生不辰過君柳塘能愴神惜春不見同心人年年枯榮容色改芳枝翠葉仍相待人世何曾別異才物情自可疑眞宰願君爲樂且及時擊筑長歌連理辭他年繫馬向深綠莫厭攀條催酒巵

白坡草堂

閬苑仙人絕塵跡愛任山中夜覓石石間粲粲長琪花瓊瑤滿地無人惜自閉虛室呼坡掩嘉陵江水對銀河雪華不含袁安臥月色偏隨庾亮歌肌若凝冰色冠玉明光登記華眞菜文螭陛下簡飛霜白鷺洲前筍剖竹縈余鶴氅被綸巾相逢一笑楊花春已羨托身久得所誰能論心共結隣　天子圭璋思俊賢舊隱休憐生素烟墊爲廣廈千間用記取眞琪一寸堅

蕭體乾談江州陳氏柳堤

昔年車馬遊江州曲堤深巷多高樓樓頭捲簾逢暮秋匡廬翠影沉江流當時把酒生大息人世紛紛竟何極遥指鷄鳴楊柳中此處移家貧亦得蕭郎客此二十春爲道館人身姓陳大丘先業付諸子吳椽汙名未到身躬耕秋田性善酒酒酣擊缶爲親壽毋愛溪烟着柳多故當春暮留賓久我聞此語動夙心相煩此去爲傳音他年倘入天池路欲向堤邊惜柳陰

四嗟詩別弟也蘧夫如南雍其兄送之江上不能獨歸而作（四首）

我所嗟者天日遠孤兒蚤歲遺爺面衾單食少容色變惡裳不留慈母線雖有阿兄力未徤左提右挈愁紛轉人生薄命復誰見念之悲辛淚如霰

我所嗟者夜雨寒鶺鴒飛飛毛羽單譬彼荊樹枝不完天各一方氣骨珊顧予遠離增悲酸歲歲相看明月團倘其慰我加盤飧無使長歌行路難

我所嗟者歲月晚容華漸落毛髮短布褐在身不覺煖欲往馳驅行步緩始憐青陽不再返白日森森空悲惋莫言少壯常似今來日大難勝黃金

我所嗟者川途迥放舟欲往不可泝江頭尺鯉春欲會江潮尚隔潯陽郡寒温道遠誰相問棠棣有華難獨詠願言明歲早來歸飛鴻目送心悲憤

爲德光壽阿舅楊新塘

山家濁醪不踰斗兒童爭起爲賓壽姪也走前欲致辭問之阿舅開筵久此月二日五十期視昔薛君命更奇辟惡仙家早成藥長命人家競續絲門前山色半無有盈盈新塘繞數畝對飲荷枝自帶香笑愛榴花堪侑酒知爾渭陽動所思爲爾停杯書此詞半生

已得林泉樂勸客休令歌舞遲

贈歐兩川年兄移令丹稜

憶昔秋風擢桂枝君當壯年我少時二十餘載分翠袂百年萬事悲素絲君持直道闕水曲闕水無聲向人絲製錦寧知萋斐成還珠翻坐泥途辱 天子能明萬里情賢侯復遣三巴行經峽樹猿驚夜泊向岷江雪照城已知塞馬未終失更憐涸鮒難相即卭今科責百費輿里中流析誰能詰願君早爲醫瘡痍成都之西多遠夷我已卜築山中奇石蓮泉泉含春

妾他年問政如相見莫謂山人與世遺

題雪梅軒

少年見雪不畏寒雪片如花意始歡更欲踏雪尋花影往往變瑤入暮看絕色微香暗相引春風未至令人晒幾向深巖任不還翻憐曉歲情無盡羅浮自惜多仙才藐射之神非俗胎何年謫向人間去獨愛當年碧玉臺開軒寂寞對溪水幾樹亭亭澹烟起月下橫斜想素裳雪中綽約當烏几老我牛衣不出門空勞折簡來翩翻佇得扁舟王子夜與君花下試傾尊

即事二首

今年三月日食既愁雲黯黯風摧地稚子驚呼新月生行旅狂奔暮雨至父老招予且指示天狗兕獅恣吞噬寒精閃閃不受降欲滅未滅兩爭勢袒跣墮冠俾天祖發尸[illegible]如相避便欲伐鼓集村市纔亏注矢[illegible]藏燈子[illegible][illegible]深高莫攀反袂無聲掩雙涕何[illegible]廿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傍野客行相語傳聞前月十七[illegible][illegible]驚赤日[illegible][illegible]光未具半空無雲天鼓鳴垣中一星忽飛去化爲白石沉東海海水乾枯北風怒犇龍起立鯨魚死掩耳不忍聞他句古云變異不虛生草茅下士那得與皇天至仁豈不慮五緯錯迕令人懼

題東湖代雙江公作

東湖水與銀漢通扶桑倒影馮夷宮朝看浴日天門上暮玩明珠月窟中天人任此抱奇氣胞藏雲夢兼涇渭一自龍飛入紫微客星遂極人間貴釣竿擬去倚蓬壺[illegible]檻日日空飛舃　天子呼來侍玉輦行人遙指避金吾九關虎豹嚴呵衛半夜貂裘不是寒誤臨太液夢滄溟髣髴漁歌聞鼓枻寄語草堂湖上山

許身此日未應閑持盈早畢澄清志不羨當年衣錦還

寄年禾山公

石蓮洞畔自結廬夜聽林鶯朝牧犢五年不見武昌人千里傷心楚洲絲武昌城頭車蓋多使君門前雀可羅晏起加餐身健否無翼當如會面何

秋暑夜坐

常年七月秋風發今年過閏猶炎熱天外飛烏渴自歸階前碧樹陰初歛簾籠向晚月生光步月林間倦

思念蛩吟古砌聲如訴露下高枝濕不妨月光露氣
催涼吹轉憶山中閑洞房

竹園愛筠翁七十

我發石蓮鑿天巧恨少貧簹看一飽曾乞名園竹數
枝陡覺寒聲夢爭攪當時傳竹未傳法至今清影來
稍稍愛筠老翁法最奇種竹擇根不擇枝急魚久縮
釣竿手採蕨常遣燒笋時夕雷忽報春工起龍跂犢
角互撐抵開庭夜起月娟娟寄戶朝開風簁簁年纔
七十竹滿山吹大篝燈山竹間虛心相對還相似更

覺柴門幽且閑郎君搦管識奇字仲氏吹箎多好顏
青青葉色深杯見自笑皮冠身未賤桃李穠華欺歲
寒何處物情無改變兩年石蓮秋草深未見翁面知
翁心吾家名士多汗簡況有琳瑣湘水吟常疑葛陂
化龍事奇物與人兩不異

望匡廬

去年避暑尋瀑布嵩崖帶雨迷歸路暫向禪房僻客
衣石壇猶記芬若處扁舟此日下潯陽天際孤帆一
鴈翔却望千峯烟雲裡白雲明滅開青蒼

王臺洲六十

鄉里名家傳不偶五塘之王舊希有金馬門前幾賜
恩青驄道上爭回首持衡東魯豸衣鮮競道提刑屬
少年故鄉歸來開里第綺窓處處臨清泉賢孫屋傍
白雲曲曾是當筵梧與竹傳來滿口伏生書分與陸
人原憲粟槐堂往日曾留記蘭亭何處無高士暮春
三月麥壟黃酌酒邀賓不作意六十頭顱髮未華幾
經世事如摶沙靜對長林落松子閑看流水出桃花
駐顏更得山中藥問歌爲和南飛鶴世代衣冠往復

來君有諸郎富文學

避水吟

玄冥太陰恣出入燭龍走匿羲和泣豈無蛹蝀與招
搖束縛書[illegible]豊隆役病夫朝來睡正牢只厭簷溜聲
嘈嘈不知陽侯潛入戶一夜階戺生烟濤長須祖跣
呼返水敗屋頹垣聲滿耳漂杵浮罌不解收獨上高
[illegible]也經史三老船頭恣笑謔堂上上船堂下泊晶熒
[illegible]森鏡光寒洞庭彭蠡風初落海門潮滿靜不流淩
[illegible]島陸遠沉丘四野浮雲接天際千峯盡沒垂雲頭

苔樹嬰蛇留不懼夜窓螻蟈鳴如訴虛檻魚同孱氣浮曲房常恐鮫人任豈須歲月更滄桑昨日我園今八荒連年版築成底事自古巖穴堪深藏一身利害不足計變古頻仍自何至深林僻野愁且多傍澤臨淵可奈何扣弦極目悲復歌世無禹稷將如何

寄殷盧白

我遇鑾江髭未生君年長我纔二齡春風桃李各明媚繁華那解傷凋零一回相見色漸槁我今已是秋蓬草縱有餘閒作遠書臨緘懷抱嗟潦倒憶君曾爲

博士員執經幾回文宮前忽然不樂事估畢解郄青山多醉眠人生豈直求溫飽古人意氣凌穹昊富貴由來帶險巇江山何處無文藻計年君已五十強我臥田園十九霜江南江北人千里鴈去鴈來天一方今年忽睹阿兒面對飲思君君不見臨行漫寫思君辭何日握手如平時迢迢江水去不住早晚音書雙鯉知

督撫北川陸公螺川捷音歌代贈

炎瘴四塞嶺海翻毒塵漲天天欲昏紅巾秋下玉筒峽白羽夜過章江門　明聖重瞳見萬里環視南方孰可使左轄陸公衆所推節鉞登臺承特旨朔來拜表夕啟行道聞小醜仍縱橫駐師螺渚不旬日笑談兩捷驚飛聲擒生獲首踰四百壯士轅門受金帛旌旗遥指連壘空狐鼠宵奔聞無跡啣枚金鼓晝不聞玉立行營銳且文聚米當筵問山谷借箸輟食開風雲頻敲遠謝霜威勁鬱孤勢壓千峯靜虎頭城下臥熊羆羊角水南絕梟獍憶昔王德逢末年金錢作難先自虔屠村豬邑官吏逃老阿瞋目虛縉錢陽明夫

子分節制畧去儀文收智計闔絜制禁用漸舒蕩蕪可從行不泥泰伍得情幽味通出沒要害指掌中先發後聞得密請陰操陽縱齊神功鄉道曾藉龍川猛軍書不出廬陵境討招新民感再生至今俎豆垂三省事鈞勢格難並論良工苦心能幾人兵家勝負形無定善賞罰者稱名臣治亂相尋每反覆轉瞬光陰四十六天如有意生陸公繼登名位同鄉曲當時公私倉廩豐綱紀如初無異同只今徧野盡荒棘婁城飽食誰哀憫孱丁惰卒不素練士日很兵貪利便大

戒囘惕古有懲得失不償貽後患君子用權貴弭變丈夫乘時才乃見病愧無能從荷殳濡毫擬作平南傳

王右使君歌

恩江賊壘城相連文江柝聲夜不喧忽傳道上官軍至使鉞者誰王使君太平生長不知兵朽刀折戟來分營購金朝懸勇士出頃刻呼吸風雲生帳前卒伍盡精徒囊中糗糒仍餘羨親持巵酒勞軍頭客授紛縮背人面令嚴罰重命自輕算多計得臥無驚閒謀出門賊已破笑談憑几人爭賀更說劉生逐北雄不選孫恩向南過誰道書生非武侯豈須投筆玉關秋寄語悠悠文墨吏時危祿厚可無憂

巡撫栢泉胡公捷歌

昔我賜玦還山初君在鴈門逕上書書中借問言如何欲令近塞無窮虜是時　朝廷北擊胡聞此拔劍無匈奴進之美秩兼兵符君亦拜命思捐軀不知貝錦自何至白日難照西南闕畫熊空擬據要害蕉鹿入夢成虛無歸來一十有八載文陋還困書程朱燮中不數百將傳壁上常挂三山圖九重一日思頗牧召自巖穴還名都隴右江東聲籍甚虔南郡邑多荷殳勑使喧傳來夜半立待中丞授廟謨鉞節未臨彭蠡湖臨川羽書紛載途舍舟躍馬麾壯士醜類坐見來羣俘分營左右布兩翼接境守望如連株轅門雙駐盱江上石畫已窮潮海區朝出千金遠行間暮遣諸蛟防潛逋投醪人人思感憤唱籌日日勤賚輪計定不煩兵血刃功成獨讓人前驅彼大獵張四網豈必獲者稱雄夫由來屈敵貴不戰智勇無形善莫踰大人事業非錙銖臨戎緩帶名眞儒三錫寵恩疑有待五溪歌詠今何殊知君慷慨百不拘青冥要妙天爲徒會振千古洗槃蕪四海不復勞彎弧　天子垂拱倚公孤勒名周雅方虎俱時平競上中興頌蓮洞樵夫病或蘓

武功行壽羅克齋

君不見武功山色安成西鴻蒙開鑿雲爲梯拔地青峰入烟霄蟠空紫澗垂虹霓西映咸池[illegible]若木赤龍夜半啣燭樹底纔分鴻鵠飛峽中常有蛟龍宿金

瑤玉砌多瓊花繇雲盡是仙人家仙花歲歲連成綺
靈氣朝朝結作霞霞綺雲機五色章仙[illegible]縷髮乘鶴
羊手攀芙蓉製巾舄長庚射地初呈祥鳳笙鸞舞朝
玉皇玉皇親賜天孫裳繡斧遥分六丁使霜毫上動
三台光爾時蜃窟消樓閣爾時星漢藏烏鵲懸水三
千砥柱高大荒九萬飛鵬落羽蓋飇車洞府開玉衡
寶鑑當秋臺風清滇海波常靜雨過滇池瘴不來絳
節丹霄忽歸去金芝碧草紛容與暮雀時窺羅畢門
春庭自共花鶯語暮雀春鶯歲歲遷松苓石髓爭相
鮮御風不起飄飄思酌水無婖隱約年青瞳夜識金
經字玉爪朝繙寶籙記寶籙多傳北斗文金經總授
中皇秘中皇北斗度玄蹤九十部光頃刻中頃刻春
來又春去九十春容勝春容揭來青鳥瑤池過寄取
仙桃如斗大蘭堂瑤蔽瑞霧連杜醑波生香露和桂
醑蘭堂夕復朝雲冠星珮遠相招共言市上長房客
便是仙中王子喬意氣縈華吾未齒標格逍遥常自
擬那知世路接桃源空恨風濤隔蓬水畢憑山鶴報
山靈長留山月照山城願持一片丹青色爲表千年

高潔情

筆山歌壽傅翁

仙人騎赤鳳飄飄下文昌天梁南斗落楚域遥相當
奇峯突岫選金穴絕壑峭壁藏丹房青藜夜照瑤函
既繇毫畫寫黃庭註珥管揮成白玉標飛花散作青
蓮霧憶昔綠枝繡雲路分符綰墨當奇數夢寐猶含
五色光經綸未染千章素潁川車馬辭風塵冉里衣
冠化蕎杜留雲駐日調清平青案文綃霞錦横春妍
縹緲描難盡曉勢岧嶢側不成爾時瑞鸞騰揮霍章
臺雲夢秋光薄作賦寧夸池草工論書不讓籠鵝客
蚪掀豹炳千古雄湘縑楚練一時空孤峯陣掃萬人
敵寒芒夜射三台宮直指豺虎避獨判山岳輕皂囊
柱下風輪疾白簡蛸頭雷斧鳴千里聞霜威霜威如
卓穎　天閽倚玉衡大微露光景南望仙人廬雙舄
傳金書書中五千字字字華玫瑂云是上真訣亦名
東皇歌不羨黃鵠舉不憂白駒過壽算永無極綿綿
若江河始知發神秘終然蘊天和洪厓一去今幾何
廣成千載那足多願從雲外覩尚史不向人間得畢

緝

雪屏歌贈趙考功

黝蒼之山千歲雪化作白石成巖穴返照疑從瑤島來罡風不度銀花折青天垂素虹隱隱十九峯散入西洱海倒映玉芙蓉當年曾此洗兵甲餘波無復藏蛟龍山上多香草白石無人掃有客抱孤懷結廬向幽島夜扣玉真玄朝詠陽春篇冰蠶作紈綺霜羽麥雲烟吁嗟乎六鰲之足不可斷洱海蕭蕭流水緩何時長揖金馬門共君且學嵇中散

讀漢史

君不見漢廷昔日東門尉閉關夜半驚輿衛天子前驅不敢呵將軍嚴令誰知畏男兒立勳在及時致身豈必拘名位五侯七貴生雄風朝々遊獵陵園空雲隨七寶香車客塵滿千金玉色驄道遇公卿不低首殺入都市俱白手豈無司隸與金吾盡在門前備奔走嗚呼貴賤安足憑直躬自古爲希有

劉五齋六十代予壻曾于野

我聞南雄太守持風節氷雪爲腸鐵爲骨作郡三年不挈家食粗衣儆心思竭黃門怙勢如虎很昏吻旁脂孰敢發直言訶詆長揖趨旁昊爭高氣嵂兀驛書夜半動天子九閽風雷愁欝勃血誠上訴皇怒平滿朝顏色俱生活美業當年已特書流光繼世尤難沒郎今曾孫才大夫入閩佐郡當雄都綰魚分篤步高武犖寮側目聲名孤綉衣使者懷册符奔走郡國同胥徒由來騏驥善馳騾豈有松桂并權枯致議牴忤早自劾簪紱瑣々胡爲乎歸來閉門誦書史五齋之中何有無日暮憑几吟不絕客來對酒聊相娛青原

山寺十日雨學士彬々亞鄒魯接席高談幸不遺家學淵源因竊聆年華六十好鬢容後來日月那能數婿官去心百不關兒女成行一莫若近時儒學路徑開至近可求隨所取威武不挫窮不憂昔者南雄此其戶樞深致遠旁無疆千載悠々幾更主六賢之後大所與厚祿高官竟何補君乎晚歲誰曹伍

昔文待詔所畫百鴉圖歌

文君寫此百鴉果何意把玩令人不忍置憶君曾作金門遊待直晨趨五鳳樓爾時銀床聲半滑爾時銅

翁聲初歇鶯聲忽逐禁鍾來弄影蓮隨宮霧沒光借祥鳥一箍佇勢凌鸚鵡從來去仙橋有路自飛騰韶樂無聲亦蹌舉托身既得所引類還有時大液分飲九龍水上林更宿萬年枝中郎彈射不敢向內庖烹割多所遺時人每取占王氣競謂禽鳥先得知只今歸來甘寂寞獨臥南窗對山郭窗前古樹大十圍不見羣鴉見饑雀

松峯歌

我行兮衡山攀明月兮松間松之陰兮多流泉仰蓮

蜷兮淋潺湲思夫君兮峯之上鬱盤〻兮青玉嶂仙不還兮鶴歸來栖偃蓋兮啄石苔煉翠蔦兮采紫苓羞服食兮延長生悅千歲兮命無傾遺濁穢兮瑩元精待余兮湘浦雲冪兮飈征

自夏幽邊文竹席中聞東廓公詩用韻留（別周慎菴）

文竹走馬自天明主人倒屣爭相迎廣堂重席出廻豆未交一面先含情傳來古調何大清誰能爲此天籟鳴東廓丈人留希聲我亦舞雩詠歸士感此欲作相思行人生役〻苦何事昨日金石今蓬萍君知惜時勝借名〻利可還君莫攖

吊三義士戰場

腥風暗塵何大狂攙搶枉矢紛寒芒紅巾白馬隨蘄王驅旗竅鼓來越疆屠村赭屋虐焰張貪噬不厭豺與狼建牙推轂鎮一方棄城首鼠誰能當布衣許國大義倡虎符未下先戎行豎髮奮髯心鬱昂木弓棘矢生馬韁一呼百夫氣倍揚直欲滅寇清湖湘兵家勝負故不常縱死生氣終堂〻貧不愧殺材官郎平原無人哀草黃鳥飛不下星露涼至今青燐生夜光

采石吊李白

我遊匡廬峯瀑布下白龍香爐烟作起明滅錦屏容扁舟欲發金爐月雲松遥夢雙金闕飄泊宮袍稱謫仙腰間解我珊瑚玦曉來推枕對春風春陽初入馮夷宮鸚鵡翠翼晴沙暖楊柳青絲曲巷通問言此地名何渚采石磯頭采芳處記得當年留醉眠歌聲不逐江流去啼鶯幾度怨遊人遊汀豈解知前主長安鼙鼓接新聲潯陽樓船向禁城夜郎早晚無消息天子春秋多變更文章落筆生江海意氣浮雲輕百代

沉香亭曲百花妍黄鶴樓人亦何在空聞美酒出蘭陵十千五千不動情當鑪燕姬鳴秦箏恨不椎碎力士錯江烟江草已無疑江日薰人人自醉丈夫逹生死郎休浮名何物令心愁白鷺洲采石水漢陽鸚鵡眞不起奚獨才高易搆讒寧須命薄憐傾否我欲騎鯨々已飛望而不極令心遠與至亦向蓬萊歸安得塵世久依依

傅山人倭劍歌

倭奴器物巧絶劍最奇大都千年鐵精始爲之沉埋陰井忽歲月選練吉日分雄雌人血爲塗見者悸禁以神咒傳相秘腥氣非闗龍甲文光怪自逐夷形異不獨國中爭價高往々犯險來夸示飛渡鯨波幾萬重包截鮫皮一尺二金環紐束成宛轉青組交纖横縛繫畫屏文篋貢　上方此物自詭從藏置丁戊山人獨見知貨之不惜傾囊貲當年攜持遊武夷山晃莫敢寬茅茨謝我骨相非凡姿什襲緘封爲贈遺開匣拂拭驚陸離左揮右霍寒風悲郎今朔方上谷多鞞鼓爾獨奚爲與我隨噫吁嚱少年意氣不在兹會須白斷貪眞癡

張石洲赴武昌通判

我欲訪終南漢江不可渡忽聞別乘行云去武昌路武昌城郭江漢濵旌旗梟々秋復春黄鶴樓前幾吹笛赤烏年後一沾巾白蘋紅蓼洲仍緑粉堞悲笳夜相促星月猶多繞樹烏封疆曾是中原鹿幸生明世居上游碌々那肯奔走休只今威權半刺史況復才力驚諸侯憶在金螺獲神劍二十餘年經列焰臨岐拂拭白日廻志士平生從此見老我深山柰別何楚人何處起謳歌他時過棹應相問傍宿漁家明月多

臨泉歌代弟姪壽劉翁八十

仙人誤遺白鹿角化作南山萬丈堅々底紅泉静不流露華石髓無人收山翁結屋向幽僻有泉不肯夜煑石得秋釀酒如丹赤獨醉樓頭卧白日至今八十顏色好却笑風塵人易老何時苦熱來升堂氷漿一歃回客光

放歌寄殷春莊

門外桃花々滿蹊行人別我放春溪問訊舟行指何

虔臺江楊柳春將迯我有故人任延市市人但解呼殷四年紀如今五十强顏色如前能得似尺書三秋無一通懷抱安能遽棄置早晚停舟江水前不惜扣門投我箋爲言我年四十六鬚鬢井復當時緣君家舊有飛仙徤步之奇方服之觧使壽命長何不寄取一粒深山裏相期晚歲觀無始我煉金丹今未成欲登五嶽窺蓬瀛同心人遠難獨行念之三歎空含情與汝相見在何歲鴻鴈飛々楚雲外斗酒爲歡且放歌莫令萬事生憔悴

君家父子俱抱奇能以片藥起人於沉危一家八口死復活憶在庚寅夏五時金帛相酬不一顧但乞庭中留尺素從茲一別二十年怨鶴哀猿忍相訴柴門寂々春晝長有客持書來遠方楊子江頭四壩柳還似當年望故鄉故鄉家在半零落空留皮骨親耕作食粟年多無餒容深愧故人情不薄秋風嫋々飛蓬短昔何壯盛今衰晚左輔動搖連右車對案安能强餐飯癡兒九歲始學書每食問我心何如顧之一笑不能答時過方悲生計蹉人生百歲無常好萬事捐除苦不早感君活我逆旅間寸心一一爲君道此曰行休還即休得亦不喜失不憂千里迢々遲會面報君無力獨長謳

鹿門行

鹿門山深多草木徑狹溪高隱川谷烟火巖前四五家名姓不分顏面熟歲月寧知避秦亂衣裳聊自隨鄉俗痴子頑孫無誦讀問字猶疑七與六田鼓春來歌互催繰車月下聲相逐擇新揀白了租稅禾滿倉箱帛滿軸雞犬無憂嫁女資飲泉亦鮮留賓宿未聞

明府是阿誰那慮長安有翻覆壠上偶逢車騎來麗公從此傳高躅

鄧東園七十（安溪）

鄧君少壯常相見老鶴爲形爪倒而今年七十過我廬顏色無恙在江縣欲識君家方術奇請將往事爲君披憶昔金氣盛燕雲汴京移蹕臨安車鳳舸霄奔南浦日雕宮曉駐章江濱君家籍屬內供奉翰林藥局頭銜重帝子王孫呼大夫候門主第爭迎送自從流落向天涯聚散浮雲那可期攀號半逐問湖馭備

物猶存大內儀風塵澒洞異朝夕鑾車紼仗行塵隔邑從俱如陌上蓬旅情誰問江南客土風憐幼似咸陽從此人間傳秘方歲久子孫能結社名馳州郡得升堂紛々湖馬南仍北潰水錢塘慘無色四百年來幾刦灰舊恩新怨殊鄉國不見匡山南海頭颶風一夜失龍舟羣僚盡作波臣去百枝空爲精衛遊至今安有如君者東園開席青山下薰風南來可柰何勸君持盃聽我歌

庚申十一月廿九日自治殮服用備不虞夜夢

兩臂皆成蟻穴土冢其外羣蟻出入穴中不知痛癢覺而有悟

憶從年少郎問醫獨身偏得父毋慈日視顏色察饑飽口雖不語知心悲稍長頗畏辱親體漸向長生求至理禍變頻來天地傾喘息僅存皮肉死人生壽夭那得知憂疾還如父母時五十年多兼得子縱令速朽猶爲遲古言楊孫但裸葬荷鍤劉伶大陳放奢儉常思靖節言守常自覺人心當亦知有形終就滅錦囊玉匣曾何別壑旁暫免蠅蚋喧地下還成螻蟻穴螻蟻蠅蚋俱可憐愛憎寧奪胡爲偏由來孔孟先名教拂情背理非其傳夢中觀化吾非我醒後去留無不可只將醒與夢同觀安知此日非蓋棺

辛酉中秋次夕竹湖玉亭于徤携酒松原別後月色如晝引興成歌

廣寒宮闕夜不扃秋庭桂蕊傾奇馨羣仙宴罷雲錦散嫦娥冉々來飛軿水晶簾開朗不爽寶奩水鑑懸金掌絕色誰夸玉雪姿長生但看琪花長六銖輕袂飄瓊霄萬斛玄珠隨碧綃素鸞乍別蓬萊殿瑤圖寧

知王母遥靈兎當年曾有約分得杵邊一丸藥至今毛骨不知寒幾欲乘風訪寥廓何緣下謫留人間悵無霜翰凌千山路臺獨掛羽衣立髣髴神宇通天闕天闕曠朗四無際孤高只欲離塵世綠烟淡々光欲流銀河隱約波空逝餘酲未解狂且歌聲高不畏天孫訶珊瑚敲碎鐵如意未報金雞柰樂何

問月篇

浮雲四掃天宇清蒼茫海底銀蟾生是誰與日去其足翻解萬里中天行目光燗々忽墮地夜深窺戶來

軒檻憐我孤孑伴似影行止起坐俱同情欲憑此影向天問汝蟒何物能縱橫頭尾藏縮止餘腹中孕大地山河精金銀宮闕安附麗柱非土植難爲榮嫦娥云是后羿配有窮未還國幾更常間靈藥頃刻就昔待千秋兎杵方能成不然將與世人起沉痾胡不分我瓊瑤英汝身亦有圓和缺晦昧那得常光明缺處曾非石可補圓時真此珠之瑩歲移月改已非舊腹中諸有誰胎萌倏命不得魂夢驚天風環珮如傳聞仙童兩〻來相迎救至天上白玉京訶斥汝輩誠不

慧下土發意橫譏評此意莫遣聞上帝却恐詩書從此令人輕生從盤古自虧盈壽十二萬五千八百無危傾運隨大化寧有跡人間物色皆虛名再拜莫敢復仰視歸來零露沾冠纓始知聞見盡無實獨抱靈光還太清

遺世二首

我欲遺世依聖賢左右曾史前軻淵閔顏問禮入周窮洙泗弟子來三千授我几杖從賓筵河圖洛範陳帝綱傳億萬載無迷愆

安能久此鬱〻成艱阻塵埃四塞歸無所褰裳援手不得施衝風晏歲空延佇水中蛟螭復幾許未敢擊汰沿洲渚河伯禱祠竟誰與噫嘻乎人世胡爲不遺去

秋江遇仙篇

神仙閒住蓬萊宮雲霞萬里回剛風露凉月落江夜靜颷車翳來孤蓬乎法堅奇異容態綦履素綠衣文帶相憐有意非偶然盡吐幽懷向傾蓋自言卅丘絕世塵世上滄桑何大頻歲時豈用羲和曆代序寧

論晉魏人未聞蒿卷窺今古更笑千鍾無比數我身有貴知者希落〻兒曹焉足伍兼傳至理出鴻濛受之再拜心神通半醒几杖猶相對忽聽秋聲枕席中玉峽城頭曙雞亂統〻代鼓催行傳遠遊遺餐非我情感激高蹤淚如霰憶昔夜夢凌紫烟倒影俯瞰扶桑巔從茲頗厭人間事往〻出語憎輩擅天書夜半來扣戶欲發不發愁逢怒變色聊爲捧檄行乞身自有陳情疏覽隱金門借禁林終騎白鹿訪遥岑他時訊問巖栖客可是青霄碧海心

題眞隱圖

南嶽諸峯青復青上當朱鳥下洞庭其中神物不自
秘往〻變現生明靈丹凌洞天逢雪霽土石大半丹
鉛細見松鼫欲獻奇形食芋還經墮寒涕欲歸未歸
意獨遐相思相見嘆遺時不知鸞熊自有後已跨軫
翼窺天倪惜哉此行不我遇移家舊在金川住想像
射元往復還常騎白鹿遊何處傳聞此度謫人間鄴
侯萬卷勞披㓾含香漢署仙班貴作牧華亭吏事閑
風流故跡留江左拂袖歸來吾喪我一笑繁華夢早

春多情簫鼓催燈火遥憐此夕幾懷人試念交遊誰
獨親紫虛醉客久不至正恐芝草迷風塵我得節竹
色如錢入手不畏千崖雪倘向瀟湘再放船相邀一
問長生訣

九仙臺觀雲歌

咄〻眼底成怪事階前咫尺臨無地倚杖曾聞清濁
分何緣却在洪荒世有無來去只須臾造物無乃同
兒戲饋餾初開釜甑間塼鑪乍爇沉檀劑席〻鮫綃
靜西乘千犖組練騰奔騎因思昔日九仙避世栖山
中功成乘詔來飛龍擔有丹砂留石室光景變現人
難窮與來欲跨滄溟東安知此即蓬萊宮開門一望
遠海勢漫〻漾〻迷長空九仙去不歸飛龍在何所
却恐水石多馮凌精魄年來潛洞府白衣蒼狗還不
已盜竊元氣恣吞吐三十六峯失顏色白日走逐誰
何賭將訟風伯逢怒號更畏聲高觸天鼓寒威慘〻
入夜深氤氳踵息澄塵心朝來却聽樵夫道昨日峯
頭生片陰

鄧壽亭

未識病根先覓藥開言苦被儒家縛求丹城市靜安
禪參差門戶成交惡伊予覷得籓籬破總是迷人守
糟粕壽亭何因發勇猛下手便令鬢髮落六年遊走
不還鄉背眼盧都耳卓朔牛鼻牽來露地中自食自
行無處着還來混俗披冠巾尚憶師恩禮東廓勸君
去去且莫留爲試塵中苦與樂嗟我與君何處來去
尋來處爲行脚譬之木偶有機線處空好掛羚羊角
此語一出必見訶逢人慎莫輕投泊

夢中投筆贈道士

談道人多知道少閒來謾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々頭白早來易走兮至難倒々得來時成至寶紛々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艸

貍奴行

山人敝廬不餘粟樓有古書數千軸寶之不啻西崑玉紫標青緗互裝束六月六日庭中暴常恐蟫蠹生腰腹何知鼫鼠能穿櫝竄身文字恣顛覆神圖聖牒蒙汙瀆恨不移檄磔其肉三歲貍奴手所畜食至相呼蒙顧育邇者朝出暮不復乳雌雛雀潛遭毒聲々

白晝聲來酷靜臥檐頭爪牙縮彼誠何幸汝何辱欲訴神明正威福嗚呼人世愛憎多隱伏不敢高歌防忌觸

送客

東海寘々曾幾枯金銀宮闕迷蓬壺山中白石亦何爛雲外青鸞不受呼手持素文未忍秘往々龍精逐人至客授玄根破後天指點瑤花紛滿地忽報有客東海來一日不見心情哀登堂燃燭便握手詫愕調笑生風雷紫電雙瞳衣被土心畏睡魔如畏虎手煉丹砂似鬱藍短劍時々提自舞袖中攜得五獄文山海幽怪窮三墳興來大言駭四座坤輿顛倒愁劑分焚香結約不相負此別誰能知近久雨聲蕭々江無魚酌君不飲君何如

李將軍歌

五溪西南山刺天千盤萬雋幽且堅嵐瘴水毒不可近皆々白晝沉烏鳶帝竄三苗曾此地或云槃瓠居仍傳魑魅過從喜得侶山川感召生何偏窄衫鬢髻號兕國屢鎌挾弩親農田邇來跳梁犯楚塞下令用

兵垂十年武陵曼奏南征曲畢口頻移上將權已聞調發牽兩省兕復節制同三邊未見瀘水走孟獲空留銅柱鐫文淵將軍胄出西平王忠武世業何煌々生來相貌似熊虎口談韜略虬髯張往時提軍入鎮筸叱咤諸蠻如犬羊時危正藉酬恩力志奮寧須絕技長鄖今頭銜比都統秉報開府臨辰陽胸中磊嵬富韜策胡為祟不呻其吭豈欲萬全報天子伐心在謀不在強老我無能抱圖史染翰濡毫發語狂擬作五溪旋凱賦且待將軍捷報章

毅菴叔訓導宣城寄贈

嘗吟李白句知有敬亭山敬亭迢々不易至秀句入口神爽颯々如在白石青溪間冊書入魚腹至語向誰剖沉滯六籍中千秋屢回首叔也執經老且貧末路得官仍苦辛今年載橐陵陽去矜佩滿門多美人聞之夜深不成寐便作鼓舵彭湖計此方美人曾見招黃鶴不來歲復歲齋署去山還幾里萬壑千巖列屏几縱對先生苜蓿盤猶勝奔走紅塵裏紅塵滓人不可聞譬彼傴者憎齷齪六經脣吻竟何事絃歌爼豆非空文我知叔也堅且白可當敬亭之一石自有美人歛袵看不惜春風苔蘚碧

贈族叔雨豫會試

得售喜君歸離羣惜君去同根猶作斷蓬飛人生安得常相聚愧我談道將卅年堂室未覩空言詮骨肉尚在籬藩外矛盾豈直門墻偏素乏華辭動時好況持穢跡增人嫌似此捫舌歲復歲亭恐騰口嗤前賢不知近代陽明夫子用何道能使四海弟子誦說淪集如雲烟大腹斥鷃各有分夔蚿寡足那堪憐別君嘿々不自已臨岐揚素傾衷底卽今仕宦爭光榮文物一變更新聲君本蓬蒿藜藿士裘馬翩々競春試東風共醉上林花白馬青袍滿燕市意氣逢時將若何富貴勳名孰與多書回倘報平安字洞裏烟雲幾鴈過

玉笥歌贈吳水齋

玉笥之西來九仙九仙之臺高插天少時夢想不得到行年五十初攀緣是時十月天色肅霜楓露草迷深谷道遇幽人身姓吳自談曾授長生籙心性好潔在冰齋不逐煩俗成羣儕爲予指點且先導拍手雲外開塵懷一別十年空羽翰夜深風斷啼猿亂惟有幽人山下留杖屨之時入星漢苒々光陰五十春容色無殊臺上人競道仙村長黎棘常依洞石作比隣我已無心問五嶽知君猶慕彭籛學他年臺上聽吹笙不知誰識王喬鶴

別劉西疇翁

平生五岳有酷好期入無窮求古道古道透迤識者希坐閱人間寒暑遠幾從倣屣捐妻子更向靈都驗

生死姹女嬰兒豈足奇後天不老孫終始塵債悠〻空裏花又如鴻爪迷汀沙煉心見說不離俗在世誰能郎棄家西梅老翁不嗜酒結舍新城歲月久聞我幽栖獨賞心遠携弱息供箕帚計年量配非我儔感翁高誼辭復留商瞿五子亦遲暮靈照終身知好修揭來長揖忽復去兒女情深獨無慮我愧山中木石居君貪江上雲山趣還家談笑聚比隣正是懸弧六十春舍西梅信應先到早趂東風寄遠人

李兩山七十

李公結屋南山下有水可魚田可稼二子詩書知義方四時親友多情話投簪十載卧鄉園一笑相逢意所存但喜遺民同栗里不知今世即桃源春來作社酌春酒呼盧擲骰無不有齒飲常居賓席尊醵金肯在他人後今年七十近初秋風雨如期禾黍稠莫惜開尊邀客醉還能擧卮和人謳曾向朱陵洞天宿羨君先授長生籙寄言黃鶴不須歸重數光陰三萬六

城頭陳慕古君八十

家君昔駐城北隅夜堂幾醉迷歸途是時慕古三琪

樹弟也恭敬兄怡愉一見欣然動顏色質類古人多自得二兒久矣跨鶴飛故留難弟存矜式耒耜還山四十年江城獨到每𡟯然丈人與兒已垂白性行只今誰比肩忽道稱觴四月二壽比磻溪釣璜事自慚六十久耗然始知五福康强與鳳毛庭下勤詩書相頌執爵傳芳譽太丘孝友應難得城市何人表里閭

謝天經母蕭孺人七十

曲江〻頭走馬時花下相逢謝康樂文采風流衆所驚一言意氣千金薄手携銅印東入海〻上蓬萊遠相待生前成佛何太忙爲倚室中孟光在側室孤兒二尺强鞠之育之心孔傷千鄉百補守遺令誰憐門戶屬阿孃兒年漸長學著述賓客滿門盛儒術善讀父書着父衣不辨阿孃誰所出山粳初熟溪魚肥喚婦出房調善滋持觴稱壽拜且舞願得阿孃雙解顧當時曲江舊遊伴升沉細數今將半獨有畸人奚欲蒼感時擊節歌聲緩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目錄

排律

中元朝謁　奉天殿侍班
重晤劉孔修　北泉王君六十
客談衡岳　荅楊虞坡
壽工部母周安人七十　外母王淑人五十

絶句

對月　五言　別兄廷章　二首
山水四詠　夢中作
夜坐　三首　寄孫錦衣　四首
夢秋過瀛洲　登天池絶嶺　二首
題南源菴壁　莚鷄
醒心　六言　永豐道中宿安溪　二首
西樓閒立　洞中
南旺湖　七言　七級罰

罷試有感　論學　四首
欽之次艮知韻　七首　有感　四首
天籟　靜坐
寄王養明　清明日過南禪
匡南　送張倅
晴舟　彭石屋山約成　六首
荅彭鵝溪　次東廓公韻　四首
謝彭桂峯　彭方山七十　二首
菊有華　黃花滿庭

荅友問試　舟宿梁潭夢
題周應宿母　贈周愼齋
鰲城十八灘　宿黃灘憶七泉
紅白芍藥　二首　乞竹　二首
次三符翁　四首　洞中石梅
寄題鎭江書舍　壽壺山翁六十
壽郭梅洲　壽周月臺六十
華山汝思姪赴官　二首　贈坦菴弟
壽龍北山八十　至洞見梅

對雪二首
晩坐四首
送朱子二首
送河南教諭
上官澹軒六十
贈陳兵憲十二首
重別袁迪三首
弔李忠定公
種芙蓉
悼亡三首
別蕭生四首
贈羅鎮峯三首
寄凌海樓二首
知幾卷二首
答彭石屋
訪西峯諸君二首
洞中平道二首
偶成

九日如玄潭二首
四樓詩四首
贈李孝子仲
昭君詞十八首
題西湖圖
寄丁安仁聚鄉
與國光姪
客歸
晏母孤節二首
梅溪二首
贈李汝思
悲湖川
葵花
題仙居寺壁
題陳齊睡圖
宿龍華寺二首
題雲儲洞夢樓
九月晦日何君洞
天池寺
凌虛閣
文殊臺
夢藩省
青螺寺
石峯僧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瓛）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中元朝謁　長　景二陵偕同年程松溪

史職紀春秋　皇情感霜露因陳七月詩逾切終身慕奉璋分禁臣鳴珂戒驛路結侶偕鴛鷺出廓狎鷗鷺涼風禾黍稠宿雨川原注崇巘已開曦曲澗仍藏霧四牡歌在途三合甃投暮山州謹王章澤宮愜儒素登科愧劉祠胥禮隣孔户（故事翰林朝陵寓學宮宿劉黃祠後）夙興趨　七陵澗遡縫百步　文皇此啓祥仁后亦從祔松栢鬱相望岡陵同永固石馬象衛遥繐帳神明護谷應靈飈來雲聽仙馭度祠官候晨昏校卒潔庭阼橫嵐夜未央悲蛩響如訴野卧時據鞍月轉倏移樹鉦聞萬壑傳燎舉庶品布上食儼生存陳衣想物故牲薦接堂偕駿奔競交互望瘞未及終促班仍有赴所重黍稷馨且備祝號數訖事鷄未鳴先驅馬已驚

石伏疑於菟徑闇憑頽兎再宿昔所便速返期無誤歸報　紫宸朝分酬白雪句微劳焉足多耶自忻（殊遇）

癸巳元旦　奉天殿侍班

一紀調元日三辰獻瑞年青陽初應律寶曆啓新編守歲通閶闔迎鑾上斗躔朝儀依玉几御氣接爐烟萬國嵩呼內千官蹈舞前旌旗分曙影燎火照春妍奏節詞臣頌占風太史篇啣恩齒已壯新命愧敷宣

三月十三日　駕幸大學陪祀　孔廟聽（講彝倫堂）

萬乘出銅龍千官扈蹕同金根下星漢翠葆麗春空幄啓張皇邸庭趨奠澤宮禮嚴忘分貴道重覺師崇三月聞韶後兩楹看夢中詩因八佾變（是年去王號稱先師始用六佾）祀豈一牢豊法駕橋門轉周廬陛楯通　垂衣臨六館委佩引群工見聖青衿合橫經　黼座東嘉賓來孔氏憲老憶申公如堵人瞻仰猶龍氣鬱葱共嗟儒不賤且感教之功竊纂臣談業躬逢　帝典隆辟雝遲獻頌紀事序王風

重聘劉孔脩

季雅昔求隣郄超屬上賓誰堪十載後空憶隔江人

芸館晋山雨梧垣直禁宸龍泉從此失鸞血續何因
霜月嚴城夜郊原飛盖晨鳳林同訪隱鷲梵得袪塵
芳縣金螺嶺蘭舟白鷺津歌雲看意槩矢日見情親
信宿期寧數風沙跡易湮停驂同水遠牽思挪條新
剞檄終歸漢關繻尚滯秦飈車不可望愛護别離身

北泉王君六十

灝氣入滄洲高人物外流競稱壽斝日恰遇凱歌秋
家世聞王謝兒孫誦魯鄒梁鴻儀並美薛鳳數全侔
堦擇俱良玉賓來共倚樓門前堪駟馬壠上謝諸侯

指使神多逸經營慮自周始知泉石賞真勝市朝遊
頹足餘皆贅名忘百不憂清颷侵幘爽新月向杯浮
結社誰先後當筵幾倡酬吾宗託交重裁句助長謳

雨中客談衡岳感賦

細雨滴空階寒燈坐夕齋何人來岳下逸思滿天涯
覩日窮高興浮湘弔古懷雪中分袂久雲外夙期乖
玢竹情雖遠滄洲卜已諧何須向平似婚嫁待安排

答同年楊虞坡

齒飲憶初年心期阻别筵從茲鵬路隔那復鴈書傳
儕伴村中牧形骸榻上禪隱居山是癖桑戶病無痊
詎意勞華省相思寄錦箋投瓊慚報稱織蜀感縈纏
驥尾吾慚附鴻聲爾具全中興天啓聖大雅嶽生賢
妙質金辭冶雄才劍割鈆器凝偏鎮慄志皦營攻堅
剏牘尚書署褰帷司馬權九邊清虎落萬里斷狼烟
收雋能兼録平胡算得先酒泉戎出塞甌脫地屯田
賞特緣功懋資深計歲遷建牙開壁壘曳履踐星躔
夷性終多譎皇威自合虔稍聞移豹旅旋見避龍泉
凱吹雲中發恩章日下宣台階懸玉重樞管握符專

奕世金閨籍熙朝石室編勲推唐尚父碑勒漢燕然
業盛名難朽時平拙更便不須憐穎水早已戴堯天

壽桃林工部母周氏安人七十

蓬閬驂麟會瑤池獻棗年三乾開浩蕩六甲任推遷
姬衞徽音遠坤儀壼德專功繅勞織女絶俗冰姑仙
儷美梁鴻逸承休鮑永賢雲裳遲國寵書錦稱家傳
班媛東征賦元君北斗篇已忻人侶玉更羨福成田
九丘先箕範七十戴堯天珠履門庭溢金鈿壺閫填
霞觴和露液冰碗映瓊筵青鳥歌聲接文鸞舞袖翩

日增長命縷風入鼓蕤絃蒲節香堪泛榴花色對妍
發光霄掩抑娥影夜嬋娟慶洽忘深爵詩成競續箋
愚生慚末祝愛子昔同騫共喜留萱背言期酌赤泉

外母王淑人五十

南陸開脩景朱明啓麗祥時亨靈種茂慶洽濬源長
五世奇占叶三元泰運昌金螺含瑞彩白鷺孕瑤光
重襲槐庭蔭來儀桐水陽釋絲天作合瓊樹世相望
雲從疑歸姊羊車類聘王錦緣芬郁〻鸞綴動彭〻
方解芙蓉珮躬操卷耳筐郘鉛勞主饋斷帛示周行

蘋藻春生澗芝蘭蚤媚暘結縭申女戒截髮薦賓觴
旨蓄時堪禦甘分食不皇九儀昭閫範五族若大常
夫子當時傑郎官廿載強雅操聞表著儷美共翱翔
孝肅苞苴絕于公政理彰鷄鳴資警飭鴿省得明陽
貞曜身能隱向平家遂忘田園繁孳畜伏臘飽羔羊
共羨椿齡富還驚萱樹芳寵光迴照耀奕葉疊焜煌
神曆觀階莢仙籌拂海桑洛龜書五十坤馬利無疆
德畜形偏勝年登物共康象筵羅瑀砌雕席接蘭房
帨影流銀漢冠雲切綺梁玄蟬猶在鬢青鳳總輝裳

燕賀姬姜集蹄輪道路忙重闈交璧映嗣服儼金相
帷拂鴛鴦對杯傳鸚鵡颺繽紛連舄緩雜沓遞笙簧
儀享陳嘉幣歡承舞艷粧瑤池桃正熟玉井藕先嘗
羹和籛鏗雉盤飧方翔麐膏濡多越秬雪膾必河魴
豐草遲晞藹鄉雲高宇張忽飄濯枝潤應散雨花香
輕汗消紋縠清陰轉綠楊蜜簾堪避暑爽吹已飛芒
賓主誠交獻兒童喜更狂追陪時不偶掩映日將蒼
林暗來山翠蜩鳴送晚凉南風發天籟北斗挹霞漿
弄蘢疎螢度啼花嬌鳥藏嫦娥分秘藥織女報華章

寶燭星初爛金莖露欲瀼椒馨咸飫飽鄂渌恣徜徉
湛〻歌無醉沉〻夜未央千金酬悅懌四座韻鏗鏘
葭倚吾何幸桃夭早見將庸凡同下里乘擇愧東床
冰玉人虛擬寒暄愛詎當仁慈瞻父母銜戢闕星霜
令節忻遭際愚衷倍激昂況恩深酌海效頌願如岡
頌介情何極嘉魚福自攘誰招金冗鶴見說玉山粮
王母丹毫訣麻姑紫石方長年逢此夕明月在高堂

絕句

對月（五言）

雲來月始昏照雲還是月雲能掩月光不能損月魄

同江別兄廷章醉後漫歌二首

同水南風急蘭舟不忍開臨分重把袂歸信幾時來

休歌渭城曲楊柳思依々明日秦關客江州雲樹迷

山水四詠

桃花蒲村郭山雨鳴鳩鳥柴門午始開苔蘚無人掃

稻畦陽羨田蓮花大堤路打魚莫唱歌驚起雙飛鷺

黃葉萬山秋白雲千里暮高樓明月多懷人在桑戶

巖扉暮自扃林雪光如曙何處是梅花聞香不識樹

夢中作

望望江門路時人莫知處欲尋碧玉樓會向白雲去

夜坐（三首）

結廬向南山日夕入佳氣豈不淹歲年地遠心所慰

林深山徑幽蒼苔蔽白石閑門今幾時物態異疇昔

月色滿空庭夜靜絕人語忽聞發幽香花樹知何許

寄孫錦衣（四首）

錦衣先禁旅日日奉金鑾立仗螭頭近傳呼雉尾寒

將軍下殿直自鞚紫騮韁馳道鳴鞭避章臺索酒嘗

禁城春色早夜半發征輪記得門前別牽衣指瘖塵

不堪客舍望正在帝城南馬革前生夢鴟夷後世談

夢秋過瀛洲

曠野風沙曉崇丘灌木墟地猶滄海郡人上太平書

登天池絕巘用龍溪見懷韻二首

鳥去林逾寂龍過雨尚腥空餘孤棹月夜々到南楹

絕巘半江吟偏增念遠情望窮落日處覺有御風聲

題南源菴壁

一宿東山下山高雲霧深何時重策杖月出聽猿吟

莎鷄

振羽候初臨近宇鳴何切道人默忘形聞性曾不滅

醒心（六言）

世間百色是誑見中一句成非花開花落有種鴈南鴈北同歸

永豐道中宿安溪鄧東園家二首

暮雨柴門客到春來耒耜人歸夜深不談鹿夢倦來

共卧牛衣

門外竹林啼鳥窓前流水飛花沮溺老來忘世希夷眠處爲家

西樓閒立

閑

隔岸夕帆遠浦高陂春草閒牛林外斷烟一縷幽人正倚西樓

洞中

日永洞中無事泉來石下松邊不辨人間何世薫風時醒閒眠

南旺湖七言

百年風景玆奇絶到處江湖却欠詩驢背不歸秋易老黃花也解笑人癡

七級閘

月華千里照霜空異地扁舟旅宿同何處鳴鴻來夜半西風吹落玉簫中

罷試有感

逐々風塵耳目交叉將綺語向人抛何當收拾真囊槖月下柴門靜自敲

論學四首

燕人比擬談荆璞遇得卞和良可憐多謝青田（能惡）我從心兩字是真傳（自得而後能周知良知未致欲求知聖人境界其能得乎）

世上那聞項刻花不須多討問仙家黃金若買真丹訣爐火還看九轉砂（尋常作工夫便欲講求得無弊此欲速之心磨礱方有光輝如今安得盡是）

黑白人人有兩眸良知何用苦多求向來枉費追尋力只爲千言萬語愁（如今只用分別善惡工夫安有許多牽絆爲言語分疎）

既知務本爲先着莫動枝々葉々心一日化工如自足千紅萬紫遍園林（既知培本便是扶疎之勢即爲知止一向愁東愁西何故）

欽之次良知韻意有所疑賡以解之七首

休論心跡動憧々忘我方堪語聖功若道漁樵能起我漁樵還是一叅同

温々恂々一仲尼當時諂佞見何迷後人莫指前人笑一種門墻一種疑

只要在手是金針綉上從人巧着心十樣鴛鴦十樣綉從前繡譜向誰尋（欽之有康齋路上任吾尋之句）

指南車定發行時步々還爲萬里基不問泥途深着脚古今誤盡幾男兒

能不求知是甚時少留意處自家知當年汨溺非無見見得宜尼却是誰

畫中描畫是阿誰真僞由來具眼知一見梅花踈影後豈須點綴倩人爲

庾嶺梅花開落時天然消息少人知只愁說到孤高處四海春風擬待誰

有感

無規模處是規模百尺樓臺定在初若待美材還少斵旁觀應笑是模糊

一樣根株一樣花不須牽綴鬭紛華而今我亦無多說剖破藩籬是大家

故人原壤非爲澤禮貌匡章亦可疑不賴此心忘物我那能如鏡了無私

乾坤元氣浩無垠花鳥般般自得春如欲般般春事好休從形色費精神

天籟

靜極初生動即消無端風雨入清霄誰知擾擾氣塵内自有元聲在寂寥

靜坐

影滿棠棃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窓睡醒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秘方

史書嘗喜誦名臣忍見華風入虜塵病卧如弓閒自哂從前意氣屬何人

寄王養明

王虛清晝鳥關關一別春風幾日還此日囊中應得藥白雲深鎖葛峯閒

清明日過南禪有懷李伯實

百舌聲中柳色新桃花何處鬭青春可憐澗道清如舊不共當時洗足人

匡南

曾踏匡廬百萬峯丹崖赤瀑紫雲重傳聞綺閣遥相望總爲金芝不易逢

萬壽禮成送張倅

君王萬壽臨秋殿淮海諸侯入鷺班自笑官聯依豹尾始同方岳望龍顔

晴舟

罷官歸後訪同遊心事誰爲不繫舟今日逢君江上路月明欹棹動眠鷗

彭石屋山約成（六首）

石屋先生卧白雲年〻秋月嘆離群因憐世路多逋客早爲山靈布檄文

我已無名在市朝青山同籍不須招開軒縱欠三旬賒取觶須拚一醉饒

五畝山前種林田惠風靈雨慶豐年麴方抄得多山草醉麥成詩識洞天

無勞謝客閉柴門抱甕時〻問水源向子何年了婚嫁麗公安處是田園

架上常封三萬卷枕邊惟傍五千文人來問學無言對興到吟詩有鳥聞

忽聞車馬來行輩便覺清閑損道客今日始知名是累此身不厭老爲農

荅彭鶩溪送花卉（二首）

碧莖紫蔓來名圃靜色幽香藹暮庭風雨似催春事早獨凭闌處聽簷鐃

草堂莚對數峯青窈窕芙蓉倚畫屏不用穠華夸國色自須小草荅山靈

東廓公用石屋公韻見貽次荅（四首）

自愛江村似輞川結茅故傍石林邊桃花不記來何路黃葉新開又一年

四十容光朝鏡川五千文字暮床邊傍人欲問農家事惟有春風是舊年

短棹歸來月滿川洞雲多在水聲邊悔將白日淹塵土坐對青松閱歲年

莫嘆浮雲與逝川自家風月落誰邊泣麟已後千餘歲喜獵曾驚十二年

謝彭桂峯送瓜種

少年不解自窺園空讀神農百草言今日謝君分異種不知曾否是青門

彭方山七十（二首）

秋日閑吟秋水篇是非不到竹林邊年〻籬下叢生菊自倚寒光伴醉眠

七十無心萬事閒日高松屋未開關不妨抱甕東籬

下惜取殘英學駐顔

十月九日菊有華後三日立冬二首

江上秋光寂寞時寒花亦有向南枝憐君豈是無顔色底後重陽一月期

莫道爭妍易取嗔清名亦未與閒身汝今猶占三秋日我已秋光盡讓人

十月黃花滿庭把玩開顔遂有短句三首

魯伴淵明栗里間千年流落影闌珊何知寂寞荒山裡亦有知心為破顔

幾枝濃艶幾枝稀自倚秋風意不違何事背時開獨晚欲人擡落見芳菲

荅友人問訊

七十二峯擡秋光瀟湘水寒木葉黃問予此去何所慕雲深恐有高人藏

舟宿梁潭夣王生有訓為誦末聯既醒足（以二句）

雪下尋香久不聞梁潭江上夣逢君寧知花意將誰好歲晚相期作白雲

題周應宿母金氏易飲亭

設泉亦未過為奇饑渴由來共有之但遣兒孫常記取慇懃豈用路人知

贈周慎齋任騰越

霏微山雨乍晴時柳色分舟上帝畿料得之官初問道篋中應有洞山詩

鰲城十八灘

驚濤遠勢駕飛鰲伏石變怪喧黿鼉縱使中流失舟楫猶勝周行被網羅

宿黃灘憶七泉

三載思君不見君扁舟迢遞楚江雲撩人最是秋風樹那用啼猿夜半聞

紅白芍藥二首

憑欄寂寂近芳叢紅白相鮮對晚風不是名花留客久欲酬春意語難工

羅綺何年自結叢幽人邂逅一臨風分攜不忍輕攀折惜尔為容亦大工

乞竹二首

我有仙人石室奇絶憐綠玉久披離聞君亦愛霜筠

色莫惜孤根帶雨移

我洞壺山山更西與君相對共幽棲不妨分與貧當種助得雲深斷路蹊

次三符翁韻（四首）

偶學山叢一獻花寵頒勝句與傳家補天自媿無才力空仰瓊章耀錦霞

別種芙蓉並幕花遠傳春句到山家山人久謝榮華事錯認林塘一片霞

紅紫曾看上苑花艷香殊態聚皇家六郎何事辭華屋也向山居對暮霞

裊々雙珠的々花天孫裁剪付仙家蓮房不與凡胎共大華峯頭有絳霞

洞中石梅

塊然片石長苔痕誰種先天大素根欲醉花神問消息疎枝無語又黃昏

寄題鎮江郡齋書舍

銕甕城頭別署居曲廊閒館近何如趁庭童子今垂老未了當年一卷書

壽竹園壺山翁六十

曾聞海外有方壺更識長房徃事無我種石蓮高萬丈王撬共倒醉相扶

壽郭梅洲

三年不到洞梅傍君在梅洲進壽觴却恐花神翻咲我君顏如舊我顏蒼

壽大溪周君月臺六十

大溪々水晚悠々明月臺前有白鷗醉向高臺明月對莫教人世入閒愁

華山汝思姪赴官（二首）

挾策當年入澤宮幾回風雨釀春工此行初試親民術可與書中有異同

處々相憐保障蹤庭前那復有懸魚吾家門戶誰相亞清白傳來不願餘

爲華山价姪書贈坦菴弟

醉卧山樓松影邊夢遊碧落侶神仙曉來乞與阿咸字又上姑蘇洗酒船

壽龍北山八十

解綬誰能應虎符身隨大將戰鄱湖至今白髮身猶壯解說當年八陣圖

四日至洞見梅

春日初臨已豔陽石門自啓入青蒼莫言洞裏無供給已燕梅花到骨香

對雪 二首

悄然窮戶後誰憐新歲先占大有年野步早夸珠在袖林吹還似玉生烟

聞道瑤池天下奇瓊花琪樹發春枝偶然一夜冷風至移向人間人未知

晚坐 四首

竹影蕭〻漸出墻閒庭幽思在匡牀林居莫道全牢落遶屋蟬聲送夕陽

家住橙溪原上村林深徑遠隔柴門忽聞犬吠疑來客又是花陰弄月痕

不學陶朱自豢魚晚來倚樹步虛徐飛鳶流影來何處驚起遊鱗二尺餘

近戶青梧枝葉舒深秋結實亂垂珠年饑不畏無饘粥升斗還當擔石儲

送朱子 二首

彭蠡之西五老峯當年白鹿有遺蹤憐君此去多春草岐路分違不可從

北固遙連鐵甕城瓜洲月上暮朝生不須數問圌山路聽得吳音自有情

送河南教諭

春風疋馬送河南行李無多書半擔道上行人休見訝五經雖少不諤談

上官澹軒六十

塵中擾〻生爲累世外悠〻夢亦閒但得此心真似水不須更祝壽如山

贈九江陳兵憲十二首

海上倭奴窺漢關儒臣籌策未應閒陳平早見推三傑馬援休夸靖百蠻

黍落洲前烟水遙石頭城下樹旌旗簡書報道三更使金鼓來徵六月師

皖城東下即王圻節使聲援壓陣飛自練六丁占朔

氣更擐重甲冑炎威

兵家八陣疊鈎連號令初傳識將權欲斬鯨鯢消海
怪先分龍鳥試江船

黃頭水卒領艨艟賈勇爭夸朝氣雄水底斷鰲初拭
劍雲間貫鳥乍鳴弓

南人使船如使馬長江爲塹復爲池水國莫言難用
武金陵何事也防夷

九江山色壯名州千里軍容鎮上游自惜寶刀堪報
主豈緣金印覓封侯

誰道攙搶出夜分鍾山王氣五龍文登壇不用觀風
角飛檄端能靜海氛

尊俎應知得筭強　九重宵旰在封疆北邊將壇天
驕種南甸先梟日本王

提騎朝々郡國聞東南財賦正紛紜將軍莫奏鐃歌
曲天子曾焚露禱文

丈八蛇矛水上橫賦詩釃酒氣難平何知歌舞三吳
地化作烟塵百戰兵

洗箭歸來掛戰衣帳前銳卒半金緋不是書生輕破
敵欲令吾道顯圓機

重別袁廸并東趙中丞　三首

鴈門秋色日鮮新驚見中丞奏記頻莫道南人無武
畧毛錐還解掃胡塵

棗林村外虜如雲疋馬長刀獨出群爭看胡奴隨箭
落郙顏今是趙將軍

捷音千里報平戎露布文章大史雄封入　九重偏
動色朱衣先賞奏書功

李忠定公紹興罷相自洪移福憇寧化草倉廟

有題潘令時宜即廟爲祠用韻寓弔　二首

一言興廢竟誰明不重南還畏北征二聖淒凉留五
國孤臣嗚咽望三京

此恨悠々不易明未排閶闔且孤征舊都安在新祠
啓聽得遊人說蔡京

洞中種芙蓉

桃紅李白莫相猜只折芙蓉傍石栽多少春風長荊
棘秋光何惜數花開

悼亡　三首

年〻寒食問餳糖檪米炊餻入夜忙今日一坏同水
上杯盤滿地有誰嘗
閒階日日捲紗聲常恨新綿紡不成不識剪之衣焚寄
與可能長短似平生
早曉問兒寒與飢夜深宿火待兒歸兒今漸長衣衫
短手線還誰問客稀

洞中別蕭生（四首）

洞下流泉春正深洞前新竹翠陰陰問君此去何年
返對竹飲泉空素心

巖下踈梅舊幾枝今年春色較遲〻丁寧風雨休相
撼正直青〻結實時
煨芋爐邊客到稀歲寒何事又相違長安也是降心
地風雪深時歸不歸
栁下不知卑小官萬鍾一芥等閒看書來報我平安
字可是心能處〻安

有感贈羅鎮峯（三首）

共是深山種樹人獨看籬落護深春無情底事來風
雨不曾飄紅易損神

海賈南來萬里孤不辭合浦自投軀憑誰爲語臨淵
客縱得明珠已是愚
懶畫蛾眉任買金長門偏是草烟深可憐夜〻長安
月只照容顏不照心

寄別凌海樓（二首）

陽田客至不相聞只隔山前一片雲蓬鬢蕭〻還自
哂未知何日再逢君
蕭縣桃花春不留恩江江水逐君流後人記取栽桃
意多少蒼生未解憂

知幾卷（二首）

一杯談笑動奇兵何必危橋始動情烟雨春江花似
錦行人誰識鷓鴣聲
明月洲前秋氣多漁舟輕處任風波古來玄測饒空
筭輸却成都賣卜窩

荅彭石厓

莫怪秋風作意狂洗枝吟葉自凄凉而今已得蓮華
地不傍他人借藕香

訪兩峯師泉梅園三君三舍山中（二首）

山上桃花山下蹊幾人衝雨復沾泥憐君早得春風何不向桃花開後題

二月松華未上枝石橋流水去遲々東家酒熟西家醉山下客來人不知

洞中平道　二首

洞中十載費經營歷盡崎嶇得坦平樂事漸多秋漸晩幾人還解踏歌情

石磴巉々苔蘚殘倚鋤幾度鑿荒寒後人莫指前人笑失腳方知着腳難

偶成

故鄉久別斷音書早晩歸來一室虛門巷似前何所別僅無徑草費芟除

九日如玄潭　二首

青山隱約霧中看黃葉蕭疎夕照殘喚得漁舟來借渡隔江人影在闌杆

清霜十月未沾衣碧樹高低蒲翠微欲問峯頭雙劔石舊時黃鶴傍誰飛

四樓詩　四首

賀監風流今已希鑑湖流水尚光輝洪都不道山川別也有樓臺送夕暉　右鑑湖

溪前山色碧嵯峨楊柳陰中古巷多最是村居堪佚老月明誰爲聽漁歌　右水月

十里平林曉望中故家喬木逵含風人間綠野尋常見何事惟傳裴晉公　右綠野

閱盡繁華只等閒紛々市鼓競春還野人不解年時改却道春流山水間　右留春

贈表弟李孝子仲（李仲吾邑谷村翰池人也早喪父與母歐陽獨居家故貧）

（嘗授徒給朝夕已而室廬盡傾依舅氏居母嘗病痢逾年不瘥仲不敢頃刻離左右凡百計營具藥食備經荼苦形羸面墨久不懈病劇傍徨不知計出乃仰天悲泣持刀自刲股肉烹粥餉母々食良愈又逾年始亡仲毀瘠幾死仲爲予先大夫人羣從姪其爲人質實其孝則里咸知之不獨予也李氏在宋有籌衡二孝子廬墓邑中匡山下朝廷表其門又數百年乃今得仲不已鮮哉有司方坐多故未有以其事上者然其貧又特甚茲將如廬江訪其父之故友與其族人愧余力不能振因囑以詩併見者有感毋以衆人視仲抑亦揚善顯命之道也）

亦知母病已危哉刲股還看病可回股痛何如心痛苦兒身元自母身來

昭君詞　十八首

王嬙事本不足傳古今作者多主悲怨至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斯於忠信也薄矣予實病焉間嘗有擬竊取哀而不傷之義辭不盡達覽者其正之

身在三千誤有名一朝詔下出長城相逢惟有關山月曾照宮中弄影情

長秋總引到簾前名姓誰知外國傳記得君王回眄處背令相識不相憐

行人駐馬莫驚嗟處處溪流有落花不待今朝悲遠嫁長門風雨即天涯

淡掃蛾眉耻乞憐幾回春色負華年而今不恨天涯別恨不遭逢未別前

情知馬上去無還遟指干旌認漢關縱使生前胡地老歸魂猶得見南山

使臣何日發長安乍到邊頭可柰寒多謝監宮頻慰藉得恩何似得歸難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南鴈一銷魂妾心縱得隨明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不是君王愛不均妍媸自古易迷真明光咫尺猶難辨何況飄零萬里人

翠華相望不相聞空却巫山一片雲何事夢中還萬里竟令無路近明君

誰將絃管奉君王明月樓中夜未央出塞聲高調不得由來此曲斷人腸

鶺鴒泉上髑髏殘滿地黃雲覆草寒遇得花枝那恐棄棄時容易遇時難

鳳釵鸞鏡久生塵三月胡天不識春寄語女郎須愛惜從來脂粉誤人身

馬前雙臂海東青擒得哀鴻不忍聽我欲南歸無羽翼問渠何事度龍庭

見說蒼梧杳靄間風波帝子幾時還胡沙恨是無湘竹淚灑千行不作班

八月天山雨雪重夢中猶記采芙蓉當時水殿爭涼處何伴如今可憶儂

夜夜秋風帳外驚黃河東去帶悲聲無情只有西流水下隴何因訴不平

天無窮盡地無邊此日愁心亦復然賴得琵琶觧傳語淒凉惟有後人憐

黃金縱買毛延壽玉貌當如薄命何多少佳人怨憔悴筭來不屬畫圖多

題西湖圖

一宿危樓俯萬峯滿湖漁火五更鐘開圖空憶當時景却有何人識舊跡

寄丁安仁聚卿

張古山前溪水橫幾回吟眺上孤城願君為政如溪水縱有風波不改清

與國光姪

傳聞劍閣倚天青曾是當年鑿五丁隨待尔知觀險阨書來能寫萬峯形

客歸

鄉關久別夢魂驚十載歸來百事更惟有門前楊柳色春風不改舊時清

晏母孤節 二首

慈親辛苦教兒專只計詩書不計錢豈為暮年資祿養能通官政是家傳

自惜先人志未酬教兒游學謁諸侯試看官為題門日何似賓來截髮秋

梅溪 二首

洞中梅發手常題只欠花前水一溪我笑欠溪君欠洞世間勝事許誰齊

梅蕊清溪水亦香汲溪烹茗客同嘗否過我醉梅花月兩地幽懷誰短長

李汝思南昌新居成有贈

君家盤谷住街東五渡門前一棹通今日結廬南浦上曉來烟水故鄉同

悲荊川

二月櫻桃紅滿枝江頭紫燕乍來時旁人莫話毘陵事須盡毘陵誰得知

葵花

紅葵赤葵如曉霞不見天地不淫斜報道故人須早至庭前尚有未開花

題仙居寺壁圍棋圖

石磴連雲竹樹乖洞門深閉落花時人間幾度春風老未了仙家一局棋

題陳摶睡圖

當年曾買三峯住册詔猶聞下九霄烏是逃名漸不早未湏遠避聖明朝

宿龍華寺海天秋月堂　二首

半月高齋對鶴眠客來無日不探玄不知何處人間世拚與青山靜結緣

孤塔倚雲萬木深新寒臺殿夜沉々重來舊侶那堪

問明月階前霜葉吟

題雲儲洞夢樓

黃葉鋪階枕碧溪白雲深處不聞鷄廿年塵土俱閑夢肯受山靈幻境迷

九月晦日何君洞

雲裳已遠石床橫洞裏菖蒲歲々生欲燭金書討册訣月華未吐坐三更

天池寺

顛仙册成獻　明主半留天池人莫取出岫常爲一片雲有時觧作千峯雨

凌虛閣

道人相邀巖畔宿鳥語泉聲響林麓分明不與世間同六月寒風撼巖屋

文殊臺

文殊去後只空臺々上優曇更不開說法本非陶令喜野狐休向夜深來

夜夢藩省爲余建坊題曰白雲深處閑人遂成二句覺後足之

白雲深處閑人少惟有希夷似不群今日高眠千丈頂遠書休遣逓雲飛

遊青螺寺逢白僧

巖石青々梧葉黃石泉竹徑對僧房慈航苦海今何在一部楞嚴在佛傍

石峯僧

石耳峯前古寺秋逢僧留宿話裴休有人問汝因緣事莫道前生是石頭

慶青山朴齋可用八十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目錄

五言律

入侍感懷
東竹塘王漢卿
程舜敷謫居二首
懷友
送從兄延章
贈王武庫
寄楊賓卿
高洲劉述文
將入衡山
哭羅汝奎
哭羅本夫（五首并序）
贈羅仲艮
劉生
送從叔遵禹

追徐子直不及
東塘毛公征安南二首
江上作
攜李見月
泛東湖
過常山感賦
發北新關
寄唐應德
譚御史巡隆慶二首
贈李將軍
歸興
贈詹給舍
宿羅田巖
石埠夜棹
別劉艮溪
訪盧天敵
寄祝峋嶁二首
萬鹿園臥病
賦得青驄馬
閒居
夕泊文江
餞薛畏齋二首
與邵綸
壽胡母八十二首
閑述
避暑玄潭
逢鴈
大墓山哭亡弟二首
九日聞鴈
上封
祝融絕頂石
穿雲入方廣
別方廣
出方廣
彭蠡見鴈
龍池

晴日江行
移崆峒山莊
東隱
忠節祠羅漢松
閏九日石蓮洞
野燒
洞中見月
聞劉龍山入洞
贈何邵公入 覲
四十自悲
貽相者
贈彭石屋翁
別廷質弟還白河
寄程松溪
鴝鵒來巢
李子謁選
古佛堂
代贈永州王

戚可大兄弟歸省
書永慶寺壁
展先澗谷府君墓（四首）
訪隱原
游龍虎山（二首）
嶺南令
展先墓
訪劉晴川公
贈王西石（二首）
寄萬鹿園
趙浚谷赴山西巡撫
別道輿樟墅
遊栗里
東林寺
與日者
與相者
拜靖節墓
佛手巖入慈雲寺
病
荅趙浚谷（二首）
謝張秋泉（二首）
送李櫃坡
誦高郵守晁仲約事
曾月塘返家
寇至
禾市
世光子赴鄉試
題江灣北川堂
訪族大安
北窓
贈周侍御
贈盧陵翁入　覲
桂大傅輓章（二章）
謁子陵祠
贈曾子貞
對月

寄友人
送王懋中歸無錫
胡國材見枉
羅邦太守索題
覽鏡
夜歸
道輿會試
王生新舉鄉試便赴
賀[illegible]氏祠成
暮坐
讀易
知幾吟
謁濂溪先生祠墓（三首）
趺坐
老至
中秋憶亡弟
夏幽道中
訪李少觔故宅
送周龍岡北上（三首）
暑病思石蓮
送饒湖田憲使入京
王思畏七十
壽江秀兒六十
觀奕
景德鎮觀　御器
子陵祠
寄劉松宇
劉見川誤期晤
送曾文洲
贈黃勿齋
龍母黃孺人六十
乞巧
皇厓暨曉
金山寺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族姪孫復晉男士（瓚巘）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五言律

奉家君命遣入侍感述

唱第金鑾陛傳宜赤芾衣風雲眞忝竊犬馬恭孤微
萬里冊心逈三秋紫禁違經綸儒者事敢復嘆今非

寺居東王漢卿

寥閴依清梵徘徊戀景暉可憐溪谷望不見芰荷衣
鯉躍思傳素花殘欲趣飛所驚年歲異詎止惜芳菲

程舜敷謫居海上問訊二首

迢遞瑤臺客淒清銅柱秋蜃氛朝彩變鮫淚夜珠流
槎影通天遠嵐光接地浮深憐挂席往何日度瀛洲

金闕虛仙望冊崖識漢功曾連非棄組安不忽乘風

懷友

薏苡悲形似靡蕪怨歲窮征驅逢北上素鯉寄南中
獻策動京華還山種桂花從知臥金馬不及鍊冊砂
五嶽盧敖杖三秋博望槎伊人竟何在歲〻望蒹葭

同江送從兄廷章之泰將取道入燕問官

分影悲連理鳴椰聽采蓮夏雲千里映湖草一帆懸
漢水南連郢秦關北接燕無嗟歌和寡會見棄繻還

贈王武庫入京

惠省策天兵牙旌赴禁城長安朝日近司馬夏雲迎
青海連胡騎金微絕漢旌和戎非武畧何日請長纓

寄楊賓卿

燕歌别易水蜀道隔湘雲江柳年〻綠攀條獨憶君
啼猿巫何在來鴈不堪聞莫就成都卜玄經自有文

高洲劉述文

高洲似赤城遠埜種黃精淡水桃花色烟林布谷聲
記年從漢魏混世狎公卿莫學劉郎隱尋山更得名

將入衡山酬顧貽别李文興

分袂懷蘭畹飛帆倚桂舟白雲何處所綠樹是南州
古嶽連雲起清湘抱月流鳳笙如可望佇爾太清游

哭羅生汝奎

一日千秋別孤雲萬里心誰憐泉下士元是席中珎
桂館留殘榻玉壇空暮林高深闕古調不爲惜知音

哭羅木夫　五首并叙

十載江城面三年夜雨親道交久不厭志逸老能貧
歲月憐分影乾坤隔幻身殘軀新讀禮感事倍傷神
彩服趨庭處烏巾對月坐橙溪秋月好椒酹爾難尋
覺夢無醒枕猿哀有淚襟思親悲似貌今日失知音
叔夜塵緣薄初平道氣深酒醒仍荷鍤身老不留金
白日哀廻駕青鸞眇去音阜比蕢易事凄斷不堪尋

陰々傷歲暮歷々對山原嗚咽泉聲斷蕭森桂影翻
牛衣空自去鶴樹竟難言長歲歸鴻急荊丘日露繁
招魂路杳隔埋骨日幽陰歲月芳蘭歇風霜宿草深
羅含留故宅鍾子絕鳴琴把劍悲重約題碑寄夙心

余壬辰秋九月與三潭子泣別同江之渚時先大夫在堂而余之遠行實出公期促廻期改歲當假王事南歸省覲與三潭子必重晤得徜徉山中與菽水樂別未半朞而先大夫見背逾月則三潭子亦相繼摧逝明夏奔歸則與三潭子永隔而江渚之泣蓋永訣矣哀哉乙未倚廬將畢追思故交心肺割裂遂抑鬱宣悲爲挽詩八章雖於聲律之學或未請識至於論世庶有徵焉矣

贈羅仲艮奉毋之令應城

仙舄度秋槎翩々楚水涯琴和訟庭鳥綬綰夾城花
地潤通天澤星文動物華潘輿近鄉國爲吏莫長嗟

劉生

劉生多意氣執別歲華深一諾不肯渡四愁空自吟
春江斜檻外暮雨對峯陰古調人多棄冷々鳴素琴

送從叔遵禹如白河（名惠言）

弱冠振孤翰芳襟逐二難荊花春院紫竹葉暮江寒
日向長安近雲依故國看丁寧萬里翼莫向一枝安

追徐子直至金山不及

迢々江上鴈離翼隔雲天未結芳蘭珮空歌伐木篇
落殘人已遠潮去鯉難傳獨下徐君榻清輝共月眠

贈大司馬東塘毛公征安南　二首

天王懷異域尚父遠專征萬里軍容動三年廟算成
河魁占上朔海若避前旌不待過銅柱交酋自請纓

禹貢要荒服虞廷干羽通誰云南極外不麗大明中兵洗桄榔雨帆歸舸艀風無令窮海國但數伏波功

江上作

孤棹寒江上離情落鴈邊我身雲水似飄泊定何年同旅非棠棣他鄉問杜鵑不知故園夜誰爲客程憐

携李見月

携李逢良夕明蟾落桂華離情屬秋暮兩地望天涯靈藥空傳世清輝苦憶家關山千里外盈聯動長嗟

泛東湖

大澤聞彭蠡爲舟泛碧瀲天低疑拂樹。波遠似侵山。極浦多摧楫中流有宿菅澄清十年思川上動秋顔

嘗奉先宜人過常山重經正値忌日感賦

哀節來何促慈顔去不歸筍輿難奉馭竹淚自沾衣寒木聞悲壑疎林見遠暉不能五鼎養空駕駟車飛

發北新關初聞孤鴈寄東窗叔

紫塞分寒影清江入暮深遥憐失羣翼還似獨遊情匝月疑衰草迷烟滯古城南歸書帛杳爲向故園鳴

唐應德避暑郊居與林子仁訪之不得（用韻寄贈）

出郭尋芳侶高林絶世氛何知望雙翼無異隔重雲聽鶴疑笙轉攀蘭感袂分托躬自有別不敢怨離羣

譚御史巡隆慶二首

繡斧向邊城蕭蕭驄馬鳴黃花經絶塞獨石樹前旌乘月旄頭暗驚霜鶚尾輕何憂李廣輩塞外不橫行

漢使出關雄連山野燒空星文移畢口風色變雲中壯士千金諾將軍百戰功郎看揮白簡不數賜彤弓

贈鎮筸守備李將軍

武畧重邊營兵符出禁城將星三楚動殺氣九溪橫

魚鳥開行陣蠻夷服耦耕會須靜南服重見拜西平

歸與

家世由農圃乘春返故郊衣穿緣久客書絶爲慵交舉邦看鶉火占風俯鶻巢平生存拙賦不嘆繫秋匏

玉山贈詹少華給舍

早歳甘辭祿他鄉重倚廬爲園聊給食閉戸自刪書月影花間席苔痕門外車人生貴有托榮達竟何如

同黃洛村宿羅田巖

心跡渾無繫行歌恣所如偶逢紫芝客邀入白雲居

清磬聞僧梵寒燈撿道書誰能丼役〻徒使二毛疎

自石埠夜棹玄潭

懷人適未遠宵逝獨搊舲爲慰停雲思寧知清露零
草聲延叢岸烟色迊迷汀耿〻看河漢何期兄聚星

別劉艮溪

與君重識面居然見幽情如何二仲子獨高千載名
急雨春江白深林野鸛鳴此時憐把袂翻畏棹歌聲

訪盧天敘

重訪意中人同遊物外春爲看容鬢改始覺歲年新
疎竹見山色高齋欸道真由來遯者逸匆謝往來頻

寄同年寇岣嶁二首

孤厓懸古木秋月靜蕭森獨坐忽忘去洲前江水深
青〻山自遠脉〻歲將陰已識儵魚性投竿非我心

君住衡山下春風幾歲華石疑封玉檢水似注丹砂
欲訪前朝隱猶聞去路賒桃花開已遍鷄犬爲移家

萬鹿園總戎臥病臨江邀瑭天王寺

不矜萬戸貴但愛五千文身病人誰問鍾殘性自聞
慣遨鹿死士厭對虎符軍底事頻推轂憐君重報勳

賦得青驄馬奉壽張石磐公

踝䮫青驄馬西來萬里秋駕車先豹尾立仗近螭頭
一別榴花地長年杜若洲時聞雲霧起龍友自相求

閒居

已謝市中喧巾車返故園詎云藜藿美聊免媿盤飧
落日沙邊岸疎烟野外村不須談至理事簡道應存

夕泊文江邑中故人追餞至灘市

虛舟無所繫江上恣沿洄故人不相捨日落且啣杯
市火深林見灘深靜夜來那堪當此際歸棹暗相催

餞同年薛畏齋二首

聞君亦報罷理檝遂東歸達者豈不適其如人世違
嚴城虛暮柝舊館振春衣知向山中奕無心談是非

送君不忍別酌酒覺爲歡塞馬誰論失江鱸今可飧
買田多種秫養竹自裁冠倘過南來鴈因風托素翰

與邵綸

相逢春晩別烱月返孤洲却憶少年日曾登萬歲樓
山城朝映雨潮浦夕移舟欲寄離情去江流不解愁

同年胡前岡母恭人八十壽詩二首

崇閎凝繁祉慈闈積永年曆更五朝後名達兩宮前娛綵隨卿月行厨借御烟至今逾一紀福履益穹然解愠風初至承歡月正舒節催長命縷年數後天書儼席紛華珮充閭獻瑞珠只輪青鳥宴人世耿難知

閑述

一逅耰耡業妨時怯送迎毎逢田父語漸見古人情夜雨肥園菽春陰轉谷鶯爲農豈無事大半是勤生

避暑玄潭晤羅鎭鋒兄

與君同遠俗問訊一何疎避暑逢高會連宵談道書

遠江橫雨勢虛閣振風裾但使無遺願瀛洲定不如

逢鴈

幾時來塞下烽火近何如道路多知己寧無一札書江鄕今苦旱瘴癘且難除處處多繒繳投身未可疎

大墓山哭亾弟造夫 二首

骨肉俱如故音容爾竟沉可憐一抔土遂隔九原深執手難憑夢何言可寄心亦知年向老猶自淚難禁

去路知何處頻驚諱日臨誰堪七年病猶繫九京心過鴈書難到寒塘草自深秋風正蕭瑟更柰候蟲吟

九日聞鴈

江水歛寒色一鴈下汀洲正此九日節忽來千里秋無心問書帛幾日到衡州爲報山靈道風高雲易收

南嶽上封寺

絕地倣龍宮千峯擁祝融烟雲遥泛海樓閣盡懸空檻俯湘中樹窻來天際鴻不須談棄屣雙舄正乘風

祝融絕頂石

雲路轉高寒秋空入大觀石從雲漢取樹傍白榆看忩語天休問齋心露可飡不因遊象外那解出塵難

穿雲入方廣

雲裡度遥岑臨虛谷轉深石迹多伏虎樹隱獨聞禽乍識爲霖意誰明出岫心鴻濛如解語吾欲寄瑶音

別方廣

坐石忽忩去買山無後期不憐生是寄翻以愛爲悲門憶曾題處松看初長時千年風與月來者自栖遲

出方廣道

齋心踰一七經義破三千黄葉石間路青松山下泉客遊朝復暮禪定日如年回首鳴鍾處深林隔四天

彭蠡見鴈

秋過衡陽沛春還彭蠡居迢迢關塞遠此去意何如
水濶飛難盡沙平影易疎歸來倘未晚爲報故人書

龍池

瀑布下千尋龍池烟霧深還將一勺水自洗百年心
混俗緣何事勞形直至今浮蹤從此定塵土莫相侵

晴日江上

春霽媚行遊。春潮靜不流。衣薰疑日近。棹動覺天浮。纚纚烟光合。絲絲柳色。柔。江南風物美。大半在汀洲。

移崆峒山莊

嗜寂能安土移栖欲近田還因數椽舊得此一區偏
牆短從山入庭虛待月懸寧知師儉意於分且宜然

東隱

林居乃其業豈曰遠塵紛日出親耕鑿山深斷見聞
拙無言作賦窮不送將文我已耳逃世年多未識君

忠節祠前誠齋先生手植羅漢松

移根自祇苑遺愛爲誠齋曾借琴書潤猶當俎豆階
地靈人自美風古色逾佳剪伐寧須戒伊人衆所懐

閏九日石蓮洞

季秋逢再閏佳節復重陽故向分陰惜偏忻九日長
菊遲如待客酒至且流觴莫厭登攀意良時未可忘

野燒

冬燒入雲端連山照暮寒隱峯霞欲爛啣嶺月初殘
明滅緣風度蒼茫隔水看因思關塞地烽燧若爲安

洞中見月

西月下巖關流輝絶壁間照巖分石勢穿樹落衣班
洞壑龕燈淺樓虛齋磬間貪看不成寐澗水聽潺潺

聞劉龍山入洞

爲期久不至忽枉暮相聞頗有巖頭石嵒嵬可伴君
野烟迷樹影舍火遠人羣坐聽風林葉能無客思紛

贈何郡公入覲

上計會衣冠衡星五馬寒還因獻玉帛重得拜金鑾
庭瑞勳庸辨宮筵禮數寬聖躬勞萬國莫更述民艱

癸卯十月十四日予生四十矣撫已（自悲而有此吟）

流光不可駐斜日再難晨不惑去希聖無聞祇畏人
容身依一室食力計三春却憶劬勞德斷憐心動頻

貽相者

神解應難遇生涯早自知馬歸臂折後鹿失夢醒時
歲久惟存櫟朝飢且刈葵學農吾分滿肉食莫相期

贈彭石屋翁（名箸靖州守）

先生豈無慕終歲臥丘樊傍石結山屋爲園近水源
春來時抱犢月出自開門再見三年後嗒然忘所言

別廷質弟還白河先廬

汝行遵漢水何日扣柴扉柱上題應舊門前樹幾圍
屋烏存故愛鄰燭念餘輝父客如相問遲余共采薇

寄同年程松溪

匪材慚附驥同詔入觀文何意遭逢日翻爲聚散雲
名耳辭仕籍身復遠人羣多少酬恩意相看惟有君

庭中鵂鶹來巢感而成詠

微鳥來相狎槍榆愜靜觀幸無千里翼得共一枝安
易食旋量分深栖似避難謀生倘類此留滯豈須歎

李子謁選

送予江關別程途日向寒氈裘新試馬村郭屢傳餐
時倘多知己才高易服官期爲清白吏共報主恩寬

古佛堂

院古曇花隱門幽徑草侵三年尋故侶孤月到深林
閉戶同齋食談經雜鳥音流塵縱滿席終覺少塵心

代贈永州王甥泉別駕擢靖州王佐時自杭判守泗今還舊服惠流兩郡有遺思云

來去爲州郡升沉數毋齊綬花還舊佩判草憶初題
五馬行仍遠三刀夢更西楚兮縱可踰離者自悽匕

寓天寧寺戚可大兄弟歸省

兩生來就傳適我臥精廬共器餐僧飯分燈讀父書
思歸緣問寢謀道豈懷居試論西河易離羣何所如

書永慶寺壁次荊州

城陰背流水遠樹夕含風避客溪橋外逢僧野竹中
問名無以答齋食偶然同更向忘歸處方知過去空

展先澗谷府君墓四首

秀川沉別墅春雨暗荒丘地古孤僧識（公墓久失叔洪福訪之夢神指其處醒以告僧僧乃吐實）碑殘五字留（碑止谷先生之墓五字至今有起初神童筆也）
明堂金石賦（公以賦中第明堂[illegible]六至今存）幽宅鬼神謀不用疑天道人生泡影浮

玄草烏蕪後青山白一丘善和書遂逸靖節誄空留
生死同泰臘（公生死皆臘望）悲歡在國謀黃鐘閟大雅吾道
幾沉浮
廟趨猶權院朱室久墟丘紫氣龍何在烏衣燕不留
家緣酬國盡（公家號十萬盡倘文山義軍）天亦忤人謀悵望前朝
業烟雲日暮浮
直躬偏疾惡華髮向青丘（公以劾賈似道罷官年六十九）道繼雲林
後（公爲饒雙峯高弟）詩同山谷留（公係江西詩派）五噫空飲恨萬石
不貽謀歲々逢寒食溪蘋帶雨浮

訪隱原

入谷無機事。遨逢任所之。獨沿溪澗往。忽至夕陽期。
峯影遥能辨。松陰坐屢移。瞑來山下宿。幾月二更遲。

遊龍虎山　二首

心閒無所適高閣日凭欄虛谷多朝氣深林生暮寒
猶龍嗟見聖。煉虎欲成丹。二事吾何有逢人且共餐
坐久竟無寐秋蛩鳴向人因悲虛甲子不及守庚申
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翻憐塵世者。何異夢中身。

嶺南令

邑險當新造才高特試難分疆百里儉敷政四隣看
卉服文移簡畬田賦入寬無忘柔遠意聖主待民安

展先墓

生我不能養其如此日心縱令雙涕下難到九京深
手饋思常踏心瞿感似音却憐返哺烏夜々繞空林

訪劉晴川公雲津次白沙韻

誰信元城後今人亦可尋一生無妄語千載幾知音
試問獄中事何如嶺表心道南聞已久君是指南針

贈王西石明府赴召　二首

王喬爲縣令何地不宜才堂案旁無草衙磚半有苔
庭因疑訟出門爲遠賓開此日雲間望飛鳧忽見催
遇事不辭難猶言畏曠官能探寃婦獄解辱富郎冠
優俳辭賓戲鄉音察吏奸明光今漸近從此看封彈

寄萬鹿園

春賞逐陽和川遊澹夕波觀燈傳佛性聞榜荅漁歌
千里人俱老終年夢幾過秋來仍斷飲將奈白雲何

趙浚谷自德州赴山西巡撫卽韻寄贈

節鉞寄專征并州古鎮城令行傳虜遁恩激顧身輕

一劍齊中出孤吟塞上行文雄經武畧誰解得兼名

將遊廬山別尹道輿樟墅

非無八口計其奈一身衰念與古人遠羞爲兒女悲
御風隨所往歸日尚難期不用傷留滯家庭自有師

遊栗里

陶令罷官後西疇秫正滋至今栗里上猶見柳條垂
山氣佳如舊居隣問不知誰能邂逅飮一醉寫心期

東林寺

因尋陶令跡偶過遠公廬鐘後空歸處溪邊一嘯餘

石如人聽法水向佛成渠葷酒非吾好寧緣戒律除

與日者

少年矜壯志垂老竟無成身病疑增骨人逢但識聲
買山今已遂種橘境初榮自達窮通理何勞問許生

與相者

壯年卅勇退不待問麻衣隱卜閑情少尋儒舊念非
試看形已槁豈是遯能肥莫訝壺丘子今來示杜機

拜靖節墓

久悄折腰事再拜向高墳東晋非前日南山還暮雲
將持斗酒酹更以挽歌聞不飮緣何事低徊心已醺

自佛手巖入慈雲寺

結茅應未久刱地甓相尋偶誦蓮花偈因憐祇樹深
嶺南垂佛手擬石對禪心莫作陵伽鳥終朝學梵音

病

病臥遲開戶心慵厭報書雨牕衣屢易豊歎室常虛
卜命從來賤加餐爲得魚無能身已贅縱健欲何如

趙浚谷遣袁廸來寓答（二首）

南浦袁生至傳來壟上書開緘驚改歲問狀慰離居

萬卷明農後孤身破虜餘齋頭今未老誰與達公車
病多年復逝齒髮半凋殘喪室悲元亮衰門報耿蘭
心將形待盡世以夢同觀惟有緇冠意悠々未忍安

余從松原泰和張秋泉代余督治八旬乃返酬以是詩（二首）

橫流居盡折別業晚仍移得遂龐公隱深慚鮑叔知
梓人揮鑿處圬者食功時屋漏能無愧將何報所期
平生無遠適代役竟忘歸力盡如同舍時移且敝衣
菜根卅不厭木屑慮無遺版築今無夢空令遯者肥

送李檀坡赴蘭陽教諭

蒲舍別秋霖江湖水氣深還過鹿門里甕慰鴈行心井邑東昏地絃匏西序音不知經術顯門下幾青襟

聽友人誦宋高郵守晁仲約事

昔日江淮盜揚言勢不支修齋遠迎勞償帑重賞持辟宥猶爭議封疆故有司誰知千載下此事亦多師

曾月塘兄返家

亂後還鄉井憐君家獨全歸人惟有淚故里半無烟殺氣秋仍結殘魂月共懸西岡蕪沒處可有舊書傳

誤傳寇至隣曲盡奔

閭里亂縱橫秋原瞋色生爭傳負芻至并作泣岐行道遠多羣子風驚似驟兵荒村獨醒處空切救焚情

永市

曉燒色何赤愁如烽火然幾人家尚在百里信難傳夕鳥孤飛處秋山斷影邊攙搶何日掃不敢問遥天

世光子赴鄉試

一經傳世業三試逐時髦旅聚須安俗身單自惜勞朱衣天有定寶鑑物無逃我愧科名久何心望汝曹

題江灣北川堂

林中重結宇正對釆蘋洲婦汲常依壁賓來愛倚樓溪聲臨月砌屋影動春流莫訝人爭席門前有白鷗

訪族大安

安溪喬木好風露帶斯村人以同宗重居緣異地繁田園忩歲月文字問兒孫淳樸如吾里由來祖德存

北窻

林空開玄奧山窻俯翠閤溜渠春澗合簾幙霽峯新牛斗宵看劍藤蘿曉掛巾由來歲寒意還屬畫眠人

贈周侍御入京

躞蹀玉花驄驕嘶柳葉風鸞首直指使重謁　大明宮主聖勞虛聽民難待實封不徒桓典似但使要途空

贈盧陵翁明府入覲

玉帛會明堂冊青入大常重經門下省應識殿中香製錦憐奇彩垂裳多寵光鳳池行視草螺渚有甘棠

桂大傅輓章（二首）

聖主敷大共明公際寵靈滄溟開日月紫極靜風霆美植出連茹勞歌盡釆苓可憐康濟策寂寞閟幽扃

金臺初獻策彤管受咨詢寶劍虛知己青芻愧古人
十年操別鶴千載著傷麟日暮寒江上孤雲對白蘋

雨中陪同年朱刑部謁子陵祠和韻

昔人垂釣處潭影自閒雲出處雖異路賞眺暫同君
扣門驚谷鳥徵雨薦溪芹此夜占星聚應聯列宿文

贈曾子貞應貢入京師

蕭散愛林居聞君遠上書幾年懷照乘千里謁公車
清廟時當頌朱絃音正疏新知不恨晚應薦馬相如

舟中對月

旅行無與晤初月在江干共載中流去遥隨永夜看
注陰深灌木抱影散平湍但取明珠近寧爲滄海嘆

寄友人

與君十載別聞已二毛新却憶同遊處誰爲强健身
遠江長映戶隱几對芳春我已捐簪紱無爲苦避人

送王編修懋中省覲歸無錫

畫舫乘秋發斑衣愛日遲歸携西掖綬行詠北山詩
江雨鱸魚白山田稉稻垂而翁投紱早莫更滯還期

胡臺史國材見枉

避囂遠城市卜築依江村琴尊將自造車馬不聞喧
忽枉靈臺史因傳相宅言爲語流泉地吾生在灌園

羅邦懷大守出衛山書箑索題

寒枝斂眞色嘉藎競芳叢誰章茲物美寘君懷袖中
掇英動遠涉飲馥得承風愼勿輕捐棄幽情吾所同

覽鏡

把鏡千憂起如聞影各形將心忿愛惡察物任分明
衰向愁中集癯從病裏生前途知幾許何事不遺情

夜歸

宵逝逐初霽山深遠所如疎星浮野水凉霧暗村墟
谷應疑呼侶林昏錯問居始知勤四體不獨有長沮

尹道輿會試禮部

三年期共學別去意何如暮就旅人宿朝呈天子書
時平道易偶命達志寧疎莫念江潭老林塘已卜居

王生新舉鄉試便赴禮部（名宗熹）

少年榮薦達挾策向明君揖遜公卿重聲名郡國聞
謀身先擇術憫世在繁文縱有高車貴相如未可羣

賀　祠成

時日練柔剛追先啓戸堂即看蘭滿砌不讓杏爲梁
世〻藏遺服年〻獻侑觴還聞歌祖德嫣弁有輝光

暮坐

隱几不知暮喧〻兀雀還下簾疎雨後虛室一燈閉
聞叉聲如脫思微識近頑從茲悟真性正在有無間

讀易

陰陽不相離往來環轉然此中有逆順當機之後先
無極生太極可以譬逆數二四雖未生得一乃其據

知機吟用康節韻

先物謂之幾旁行且入微有無未分處主宰不移時
得者須忘意知之莫着辭從靜裏得却向動中知

謁濂溪先生祠墓（三首）

匡廬開曉霽懷古見芳襟溪水清堪邇林風靜自吟
山如蓮作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奠還同執贄心

其二

外物等銖塵方知貴在身一抔誰不共四海此常親
地似依防墓鄉猶近楚鄰築場來已晚願作掃除人

其三

軻死誰爲繼寥〻千載悲寧知無極語始應聚奎期
南矣道方啓歸歟樂在茲初平還我輩聽語恨非時

趺坐

兀〻類株拘晨興忽及晡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单趺
榻外千峯靜門前三歲蕪諸生莫請業意句愧先儒

老至

少年能幾許已復迫衰期氣銳終妨道心醒每過時
積疑忘後悟微病靜中知一見真吾在形骸豈足私

中秋憶亡弟

耿〻夜無寐見月倍凄其節迅人逾遠天高氣自悲
影憐連理樹身媿在原詩不遇長生藥空梁安可期

夏幽道中

晨征攬衣露磴折歷峯雲地險風多烈林深日易曛
山禾霜後實鄉語客中聞人事隨情好吾行得所群

訪李少勵故宅

鳳毛人所羨鴈帛歲難違距謂升堂日夫君不復歸
省蘭虛夜篆墓草怨春輝哀些能聞否報魂欲剪衣

送女兄夫周龍岡北上（三首）

自嗟兄弟寡況忍復離群對粥空懷姊加餐此贈君
齋持心莫効去住跡從分勿以家爲念吾甥俱有文

其二

少年看授館母氏愛無分具食求常嗜延賓待異聞
貴遲占命屢別久寓書勤此意今誰憶空餘吾與君

其三

結茅依野樹巷僻少來車落葉滿庭下寒山半雨餘
忽言京邑去因憶貴交疎問訊休相及爲農久廢書

暑病思石蓮洞

慣在巖下宿今結夢中思石室不知夏泉流無盡時
崖深臨眺久徑遠送歸遲誰恐經年別空懸挈壁詩

送饒湖田憲使入京

病身無復徙忍聽鴈離群彭蠡秋風後淮南木葉紛
鼓鼙新戰士齊魯舊監軍年壯堪酬主饒歎幸一聞

葛山王思畏七十

去年從朋好同舟遣子隨逹觀疑有慕祿養似非期
事簡貧常足情深惠屢推親心知所畏垂老不忘思

壽竹園秀岡兄六十

蓮洞時相見芳醪每共持忽看四歲長已至六旬期
岡上松初秀庭前桂幾枝頎予頭且白先寄杜中詩

觀奕

藏身隨地足動着便堪疑兩利討爲上交爭機已危
每當拂心處頗嫌收手遲旁觀今更審鷸蚌莫相持

景德鎮觀　御器

塼埴周官舊祠禳漢時專從知器尚白始合道中玄
玉食金鋪上瑤壇璧月前因憐塵土質猶得報陶甄

子陵祠

漢庭懷舊德獨愛水雲身白髮一竿暮青山七里春
江流閑歲月夜景湛星辰千載荒祠下停舟日幾人

寄高郵太守劉松宇

荷竹臨何處朝朝雲水身望晃來屬令過鶴識嘉賓
粳稌千家市菰蒲四郭鄰最憐荒歲後初有醉眠人

劉見川太守誤期晤

病卧愛林居羈留寇亂餘誰能城市隱空却夜遊書
避地皆戎馬藏身且蠹魚知君不由徑隨地可虛徐

送魯文洲赴建寧祭酒

八閩稱望郡祭酒職尤清不對鞭笞事惟聞絃誦聲諸生傳命令六籍校章程問政誰頻過時牽舊令情

贈黃勿齋赴永明令

羨君初試邑入境及春和五嶺分疆處三苗互市多侮魴堪警政馴雉定聞歌莫厭山城遠瀟湘一帶過

龍母黃孺人六十

不負夫君托能成令子才斷機知學進減食爲賓來庭桂秋勞滿江魚曉燕開願言萱背永常獻菊花杯

乞巧

人間多道路天上亦風波卧看雙星轉間當七夕過神猶耳處野智不及踰河祠禱憐兒女紛〻柰巧何

皇厓壇晚

丹閣俯晴空瓊花散晚風龜疇看禹畫麓極見皇功檻外雙虹轉雲中二鳥通只須乘下寫從此度珠宮

金山寺

環山開法鏡金地絕塵緣龍藏元依水珠筵盡在蓮靈鼉聞夜梵馴鳥下朝烟不用懷三島臺高接四天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目錄

七言律

初登第　寺中有懷
經筵別展　賜宴　社日
荅張子昭　除夕感懷
展先墓　重寄楊逵甫
程舜敷宴會　劉生寫盤龍先塋碑文
屠郡守擢兵備　九日述懷
與羅道旋泛舟　贈友應貢

龍窟道中懷友　贈張學士
同孫江陰登二島　懷唐荊川
曾梅臺貽詩次韻　贈張艮夫通判
贈戚南玄　高郵除夕
哭先大夫　詹府讌集次韻（三首）
捧　敕授日本使臣　奉天殿頒　曆
送郭檢討省覲　長陵
千秋節賜宴　贈梁司徒歸金陵
別蔡鸞　任城對雪

積慶寺觀宋帝二首　望鄉
入鄉　歸田
食新　萬壽節感述
中秋酌客　寄七泉表叔
秋日玉虛山齋　荅王筆峯
吳雲泉秉官有贈　黄洛村會試
甲辰新春　陪雙江公訪舊
蒙菴陳君舉子　冬夜讀書
廚冷塘雪中見訪　訪雙江公

送胡仰齋　讀金華舊稿
曾梅臺赴貴州總憲　挽羅汝奎兄弟
大保毛公歸田　寄張水南公
壽外父符翁二首　衡山歸別王有訓劉（行甫）
湘江懷古　次禾川黄郡公
重別何謝二子　湖上望匡廬
安慶弔余忠宣公墓　登報恩浮圖
訪戚南玄　靜海寺留別何善山
程松溪見訪獅子山　訪唐荊川
別唐荊川　贈心漁錢公
贈王龍溪　夜雨玩易
先天　次康節觀物吟
病危效康節體　病起自警
荅唐竹墟　別寧遠桃生
贈錢緒山　赴雙江公約入安成
寄戚南玄　贈東廓公蓮山書屋（落成）
夜坐　送夫弟初入南雍
送道輿會試　吳雲泉初遊石蓮

壽胡前岡　壽一愚伯八十
洞中次龍塘韻　壽龍塘母八十
洞泉戲吟二首　勘雙江獄事
期龍塘金玉重遊石蓮　壽王母金孺人
青原山次韻　湖上別龍溪
壽一愚伯九十　桃林竹塢翁七十
贈特峯兄令永定　舟過泥塘
顏雨江六十　寄吳九山
雙江公赴薊州中丞　午日青原山

題歐陽監丞祠
謝是堂俞憲使
會荆川歸
考正劉忠愍諱日
贈黃洛村
贈王存齋
題瑞金銅鉢山
石蓮洞留黃洛村
遊開先寺
九仙臺遥壽
訪練中丞故墅
午日青原山再疊韻
青原山三疊前韻
荅劉五齋
訪胡前岡
劉龍山六十
重登海天樓
旅懷（六首）
聞雙江公致仕
寄壽松溪六十
壽羅整菴公八十
寄贈青田明府五十（并序）
題廖氏草亭
次王養明
周中符六十
丙辰除夕
丁巳六日洞中作
洞中別諸友
七月十一日作
曾龍陽五十
康盤峯諸君見枉
中秋待月垂虹巖
丁巳重至青原（二首）
壽族叔鳳山七十
別江静齋
送趙子艮赴試

送周龍岡
偶閱己丑讀卷記感賦
寄李鵝洲
寄劉鳳西
寄劉松宇
寄朱鎮山
叙故有感
次張寒泉（二首）
蔡白石起撫河南
王存齋致仕
贈果齋姪
壽曾石岡六十
送伍致夫諸弟會試
送果齋姪之嵩明
寄曾見臺
重別曾子健會試
壽山泉姪六十
劉鳳西擢武選
賀高鰲石
別尹南甫諸君
送戴蓮塘令漳浦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族姪孫後晉男士（瓚瓛）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璋）

初登第（七言律）

媿無三策報明君漫說金蓮到玉堂撫己豈堪陳亮並知人空被帝堯光兩生欲出須周禮千載曾經笑楚狂溫飽平生非所願君臣今日繫綱常

寺中有懷

城西古寺居仍僻閣上鳴鍾春正晴初日影廻雙塔迥遙天聲斷片鴻明鄉國白髮音書少歲月金閨感慨生使命告期那可遠憑闌空有望雲情

四月十二日　經筵躬展　御書賜宴　左順門

談經內殿重司存妙簡儒英奉　至尊親仰　天顏承玉几巧當日色上金門　御書躬進嗚陽頌仙醴均沾湛露恩稠愧趨行稱獻納五年初侍紫薇垣

社日

社日日暄風氣鮮溪光野態簇春妍低飛燕子劇自語點注桃花嬌可憐蜡虎青郊爭社日蟄龍玄澤欲浮烟因思宰社還酬國轉對新芳倍惜年

答張子昭訪諭

月冊橋下泥秋陰石埠村西暮雨深晃渚參差前度影鶴絃淒切別來心吳碑岐鼓留天地周雅唐風辨古今寘討憐君蘿薜與眞詮避子鳳鸞音

除夕感懷

徃日三元開寶曆近臣五夜奉　金鑾圭璋徧入羣

方獻絃管常留　萬歲歡憶自霜華飄故國每依春色望長安探鉤傳炬俱恩澤作頌觀風獨倚嘆

展先墓

石埠新封草欲萋長年寒食雨交淒千秋栢寢誰知閟七字延陵空有題海岱冰霜思定遠塞垣金鼓能征西君章見說階蘭長大樹蕭〻鳥自啼

重寄楊達甫

憶昔曾盤坐綺筵苑花宮柳惜芳年吹噓詞賦楊雄晚搖落風霜宋玉憐三晉河山開節蓋五湖村曲卧

雲烟鳳毛麟角終池閣鷺振鴻賓極暮天

程舜敷春暮同江宴會遇雨

仙島飛騰驚故人華筵慶洽敞名津楚天雲雨巫山夢江草珮環湘浦春萍梗故依芳席合鳥聲巧逐和歌新誰知別去鍾期調今日重聞流水濱

泰和劉生寫盤龍先塋碑文有贈

澄江夕照動文舟桐水朝雲坐翠樓雨浥峯文當戶出草廻春色共人留彩毫漫逐玄螭舞錦石驚看紫鳳遊劉幹向來詞翰客豈閒淪落向龍洲

屠郡守擢徐州兵備

吉郡樓船榮別情彭城金鼓動秋聲烟霜淮海連三輔關鎮燕吳控二京地下風流今寂寞沛中雲氣尚縱橫銷兵已試甘棠地推轂無忘細柳名

九日述懷

幾年秋色倍離憂九日閑情滯一丘菊蘂不憐高士老萸房空憶古人留疎林露續隨風下平郭烟銷盡日浮曾向高臺賦鴻鵠至今遺調在滄洲

與羅道旋泛舟

扁舟同水共追尋黃葉蒼葭起素陰江雨霏〻孤雁遠野雲霧〻萬峯沉桂枝晚抱連蜷色菊蘂秋憐寂寞心揺落未須賡楚調高山意在有知音

贈友人應貢

雲檄星軺郡邑催天都台省急搴才龍泉自遇張華使駿骨須登郭隗臺帆帶楚雲隨馬逝席移江月聽猿哀獻賦莫陳封禪事漢壇泰畤久莓苔

龍窟道中懷友

細草深松坐息機碧山舟挐暮忘歸十年襟袂三秋隔千里音書一鴈稀遲景况逢葭菼滿幽期更與菊花違澄江淡月懷人處不為清霜自濕衣

贈張學士

天祿談經今十年薇花雜樹阻雲烟毎看彭蠡孤鴻影欲寄延津雙劍篇臺上黃金開買駿江南綠草聽啼鵑漢廷自有封禪賦留滯何須嘆馬遷

同孫江陰登二島有作次韻奉贈

與君春日別春明青瑣遥憐去國情江縣碧桃花已暮秋風黃菊酒初醒烟迷雙島疑珠珮山遶孤城作

畫屏何謂皂囊虛絲筆獨令漁父得知名

毘陵舟中懷唐荊川

江雲寨々接城隈野水依々去纜催鳴葉豈堪霜後聽離鴻況在雨中來漢廷金馬多龍友吳國青山空鳳臺爲近秦淮夜歌地秋風三疊使人哀

曾梅臺叅議自釋逮移閩藩道過貽詩（次韻酬贈）

聞君直道振綱維燕獄霜飛六月時白壁毎憐人共棄黃金不嘆旅無資憐才　聖主元恩貸許國公卿重論思誰道羽毛鷙彈射亦從霄漢得差池

贈張艮夫應天通判

秋風桂殿醉瓊筵鴻鴈分飛十五年競道金陵新別駕不殊畫省共登仙鳳皇臺下留殘草蘆荻洲前起素烟三輔五陵多俠貴看君治行漢廷傳

至全椒贈戚南玄

重雲離翼阻天涯千里登堂憶歲華玄鬢已非前日影黃金猶是別時家濠梁北去多秋水勾曲南來定暮霞安得吹笙王子晉相携雲外采丹砂

高郵除夕

盂城簫鼓動春妍湖上雲霞接海天客裏寸心仍遠道燈前孤影又殘年因聞爆竹思兒態爲見新桃憶舊歴一紀近臣虛　寵渥不知應制屬誰先

過彭城哭先大夫

二十年前試綵衣碧油幢影媚春暉重攀遺栢烏猶滿空望飛雲鶴不歸門下徤兒多白首帳前俠客半金緋河流頓作千行淚難遣人間此恨稀

詹府讌集次許松皐太保韻（三首）

青陽啟禁倚玄倉七鬯新承　萬歲觴園綺衣冠因

漢出圖書河洛應辰艮雲從五色龍池近日抱重華虹渚旁競道貽謀過往聖早看六傳滿文昌

禁垣佳氣鬱蒼々東府登賢舉慶觴白虎然藜俱大雅金臺買駿豈留艮傳經直日來躔上應令乘春侍華旁却愧微涓酬少海也從托乘奉明昌

鳴珮朝歸曙色蒼盍簪筵啟薦華觴寵銜已荷如綸重　主器還欣比玉艮班接貂蟬玄圃上身沾雨露墨螭旁聖功不數宣猷頌定啟千秋寶祚昌

左順門捧　敕授日本使臣

聖朝柔遠重綵綸罷直傳宣候　紫宸東海無波通
信使上天有語屬詞臣捧來瑣闥龍文動賜向彤庭
象譯頻不是爲儒稱載筆玉階豈得置微身

十月朔　奉天殿頒曆

天王玉燭調三極太史銅儀協八風淑令早從　三
殿下韶華還與萬方同堯年喜戴頒書考周祿虛糜
叅獻功錯訝朝來霜氣薄春陽已滿大明宮

送郭檢討省覲歸山西

軒車曉日發長安　恩詔寧親寵數寛去路共嗟金

馬貴還鄉偏重綵衣歡鳳皇池上春相待蟋蟀歌中
歲欲闌况是雲中烽火後采風無爾緩歸鞍

長陵

天安宮闕啟秋城紫殿岧嶢白露明　萬歲已占天
壽並千靈還擁地維城銅泉日遠空神御玉食時來
展　聖情不識當年文字侶攀髯誰切挽歌聲

十月六日　千秋節賜宴

列秩青宮已二年昌辰初得醉　恩筵風前露醑
千秋重天上雲和九奏傳東掖早聞廻綵使內庭應

偏賜金錢自媿菲才無以頌重華長願似堯天

奉贈梁司徒罷官歸金陵

功成得罷尚書奏丹詔從知惜老臣已長子孫留報
主欲尋行葦少歸人山中徑路猶殘草江上鱸魚且
問津不羨剡溪恩澤賜五湖應并與閒身

別蔡鷟

十年爲別賦滄洲每對燕雲憶舊遊今日分岐猶似
昔青春雙鬢已成秋學農吾逐長沮往隱市誰知季
主憂別後相聞憑塞鴈豈堪重上望京樓

任城對雪

紛紛暮雪阻任城春入官河水未生柳色無端虛二
月鴈聲何事到三更南歸舟楫汀沙遠北望關山野
樹橫賈誼少年多涕淚豈知漢室自昇平

西湖積慶寺觀宋理宗皇帝及帝曷門妃遺像（二首）

千門精衞擁星躔何事栖遲寄梵筵日角早聞還九
地春容猶見傍諸天霧知龍袞香偏合花對仙桃色
倍鮮空使萬方歌萬壽豈期身世總歸禪
金銀宮殿玉爲筵記寫君　恩施佛年綠繢至今留梵

月土階誰復戴堯天王孫日遠悲春草神女雲來泣
夜泉四海爲家猶是幻等閒興廢豈須憐

望鄉

京國御恩罷秩還烟波日暮近鄉關已無猿鶴移文
怨且共漁樵對語閒幻跡識從榮宦後道心堅自險
途間歸家若問躬耕處五柳門前有碧山

入鄉

長辭覊紲諧初願年入鄉園似解酲市上已慚可馬
季丘中或遇楚狂生心憐多病能知藥可想同聲喜

聽鶯所幸爲農家　帝力荷篠豈用學逃名

歸田

疎賤何心與物猜敝廬歸去正蒿萊灌田漸解憎多
事種樹方知養不才手錄道經閒自誦門臨秋水晚
慵開過從亦有隣翁語又喜寬租　詔令來

食新

少年每羨巢由事慚愧塵踪今始歸路入風波知地
險物經寒暑識天機秘書初撿神農語朝服更裁處
士衣此日倍懷明主德秋風已負故山薇

八月十日　萬壽聖節感述（予登第一紀此己丑庚子與茲慶賀）

長安玉幣慶堯天中夜嵩呼萬國傳緣使幾回陪暫
入青山今日思空懸腐朽自分終投谷桃實争問數
漢年却恐班行同輩在周南猶爲史談憐

中秋酌客

客歲長安旅思多鄉關迢遞阻烟波每看葉落驚秋
早不到山深奈月何繞樹今無烏鵲恨倚　闌還對白
雲歌聯明物理吾何討不惜青尊醉薜蘿

寄永州別駕七泉表叔

瀟湘西望鳥飛還分郡猶聞意自閒雲裏有山多種
秋月明無事亦開關檄傳化及三苗外訟罷行多雙
樹間借問濂溪遂舊主幾人吟弄對潺湲

秋日玉虛山齋

深秋獨院野塘橫覽卷空含萬古情漁父早知從玩
世丈人何事苦逃名鳫來彭蠡時將晚菊近柴桑色
更明寵辱向來那可得衹餘秋水似心平

王筆峰参政聞余歸田有寄倚韻奉荅

疎狂元恃主恩深九死餘生荷德音不爲敝帷全舊

馬豈容疎網縱羈禽籬花朵朵三秋色江水悠悠萬里心此日白雲迷世路獨煩問訊到深林

同年吳雲泉棄官南歸有贈

與君同榜復隣州十載飛騰獨寵優兵馬東川唐節度簡書關外漢諸侯忽聞蓼雨翻巴曲不待秋風歸楚舟直道古來多屈抑幾人身退志俱酬

贈黃洛村會試禮部

三年身與白雲盟別去空山憐道情春發洞中誰共偶雪深江上自孤征萬言今合酬　明主一刺何曾謁上卿經術本資儒者用況逢人已重黃生

甲辰新春

歸田三見戶桃除四十蹉跎又歲餘身任衰容寧問卜家無長物但傭書藉陰墻惜孤根草狎牲朋窺逐隊魚競道南枝春色早擬將樹藝候吹噓

奉陪雙江先生訪舊石屋

僻居春日苦離憂獲奉巾車訪昔遊共出羊腸窮遠道幾看魚泳坐臨流孤雲無繫身常健一劍相携志已酬不遇辭榮甘混跡豈應清論在林丘

蒙菴陳君六十始舉子詩以賀之

年周六十初生子白首初諳襁褓方聞齒翻從先甲數肖形應共大年長門前交客猶多徙架上儒書已久藏不獨晚成古器使顯名正待掌珠光

冬夜讀書

新晴別館夜何期擁褐寒窗讀楚辭月色半庭人語靜松陰滿地客眠遲聞鴻倍覺江村遠望斗方知闕道移自分一生同木石安居何恨遇清時

屛冷塘憲副雪中見訪

同住深山與世違遠勞雪徑訪巖扉但教決屐從人笑何有高歌和者稀如玉喜臨庭院樹飛花偏逐芰荷衣袁生一榻蕭條久豈爲衾寒又促歸

訪雙江公用見貽韻

身世俱爲不繫舟每逢春色憶同遊翠微山遠迷朝樹白水臺高迥暮樓竹萊幸倍今日醉桃花能爲主人留林中知有瓜田在豈用相憐談故侯

送胡仰齋工部還京

賜酺同醉鳳樓前省署分違各歲年自着草衣來社

雨看牽錦纜別江烟苑花向日迎官騎岸柳隨風繫釣船身貴不煩懷舊侶菲才何意賦甘泉

讀京華舊稿

少年高揖談王道今理殘編媿舊封世事白雲終莫定故人青鬢豈重逢閒垂書幌穿斜日坐聽樵歌對晚峯却笑儒冠空結束此身已向遠遊慵

曾撫臺赴貴州總憲

新恩豸服嶺南還繡斧乘春下百蠻三楚別來初轉夏五溪西去但逢山簡書夜傍星河遠畫戟晴臨雉堞間誰數牂牁通漢使王章今過七星關

挽富田羅汝奎兄弟

白雲已逐水東流空有啼鵑送暮愁窮巷誰題凡鳥在殘書應伴蠹魚休雙墳寂々青峯雨一夢悠々素草秋爲見桃花倍惆悵春風何事不相留

太保司馬毛公歸田投贈

三邊百粵仰威名獨握兵符十二營頻　賜寵衣分御府寄投勝筭中　皇情身閒不俟成功後道直終令衆論平暫使山林增氣色白雲還待慰蒼生

寄座主張水南公

楚江歸去憩林栖春草萋々四望迷藥長得知更伏臘醉遊常不辨東西道從川上行時見詩向窓前翠處題分與白雲爲伴侶致身何以報提携

壽外父大僕曾符翁時年七十九　二首

十五年前學二疏自甘白首棄金魚閒推易數因留注懶對鄉人故索居冠制喜從周禮後人材愛說孝皇初伏生强健斯文在暇日頻來問尚書

深林住久忘機事破壁頹垣一草堂掩戶未緣經月雨敝裘猶帶十年霜不携穉子能穿屐自抱童孫看倚床共道明年逢八十無心重問渭中璜

衡山歸別王生有訓劉生行甫石頭山下

名山子解從師去窺得金書大禹文山洞不知秋葉改仙橋直與世人分還家猶帶湘中月贈客曾收石上雲聞道天台堪採藥春風能否復隨羣

湘江懷古

秋風江上易生悲寂寞寒流去欲遲漢室幾人憐賈傅楚狂今日弔湘纍長沙地近家誰識漁父歌殘冊

自移總爲天涯多往事至今班竹尚低垂

次禾川黄郡公追餞水頭

日暮江深寒欲愁使君露冕來同遊高歌不避魚龍夜幽事况兼蘆荻秋石勢遠疑横赤壁灘聲静憶轉黄牛酒殘別去潭烟宿楓葉明朝一釣舟

重別何謝二子羅漢寺

寒催歸思欲辭君去〻臨岐不忍分言向同心那有盡酒當垂別自難熏岸邊斑竹初妝雨江上青山已散雲此地知君重往過定攀庭樹憶離羣

湖上望匡廬次前韻

廬山叠〻翠光寒宿霧浮嵐春未殘一葉扁舟人獨往萬峯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管幼安石乳雲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慶吊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墻頻易主池邊神道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有聞此後觀風求國士不知誰屬似將軍

登報恩浮圖懷龍溪

金陵南郭化城居景物依〻六代餘華榜猶懸中使敕寶函常護上乘書燭龍夜〻留金塔靈鷲朝〻耿綺疏却憶山陰王子輩昔年曾此話玄虚

訪戚南玄用往年韻

別去躬耕楚水涯思君歲〻損容華江天獨放遊人舫草樹重尋隱者家竹下門庭聞鳥雀席間言笑帶烟霞守雌知悟玄虚理煉性寧須九轉砂

静海寺留別何善山

不知曼倩是仙遊一月春風李郭舟彭蠡烟波看旅雁金陵城郭別官驄明時莫厭爲郎晚落日偏當餞客樓記取雙魚頻問訊潮聲夜〻到江頭

程松溪司成清明日見訪獅子山

金陵風日正清明忽聽春山伐木聲歲月二毛空自數雲霄一羽竟誰成虞廷典樂官仍重漢室臨雍禮更榮爲羙酬恩將道術江湖蓑笠且逃名

訪唐荆川

千里相尋到草堂蕭然隱几一庚桑心緣忘物幾無懼道在憂時苦自强機發定知穿伏虎書多曾不畏

十年別來鄙吝今如失可是君身舊姓黃

別荊川

懷君歲歲若相望一月春風去處忘臨發幾回留解橐無言還似待傾囊幸俱見索形骸外假不同生寂寞鄉家住名津書易寄莫緣諱姓懶題將

贈心漁錢公

前身東海丈人流處世眞同不繫舟欲抱釣竿思遠去每歌漁父任行休嚴陵地近常留夢巧餌機忘不用釣昔日巨鰲誰得手三山疑在越溪頭

贈王龍溪

故人在念那能別一見山陰坐暮林屢向目成知偶合不將言應一觀深十年已去爲何許千里臨分獨此心莫抱鳴琴惜來意楚江流水待同音

夜雨玩易

風入南樓雨乍殘蕭蕭萬籟動新寒閒窗藜火虛相映晚歲帝編靜自看日月互精圖已顯乾坤非畫見應難根源若道無消息何事堯夫獨弄丸

先天

圖書曾識先天象却假無言自仲尼豈意二千餘歲後更聞三十六宮詩（三十六宮之說始於邵子以反覆卦觀之即六十四卦反覆合陰陽義故曰朝屯暮蒙又曰損益見義）天根已屬陽生候月窟初含剛反基說向世儒渾未悟不知康節果誰師

次康節觀物吟

生地生天別有身身藏天地豈爲貧有無不測終何物動靜之間難語人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連申處起天根天根月窟分朝暮識得本分方是春

病危效康節體

病勢熏心力莫支獨將天命自推移古皆有死幾足耶今若虛生安用爲總爲浮漚終欲化若求眞夢却成癡世間誰是調元手漫誦逍遙有所思

病起自警

五尺身軀一丈夫百年事業竟何如每思曾點三春樂豈用康成萬卷書物我同觀從混俗見聞俱泯似逃虛古來豪傑幾先定背向迷途錯駕車

屠竹壚有贈次荅

中年學道負心期始信楊朱亦泣岐擾擾漸忘聰自

道空〻僅似有何知倘逢南郭堪相偶解讀西銘不恨遲底事別來如對面問君可是破孳疑

別寧遠桃生世南求學記

幾年欲放濂溪棹今見舂陵故里人冉〻浦蓮應自好青〻窓草幾同新圖書待爾傳無極風月於吾覺有神此去得師應自別酒中且贈一九春

贈錢緒山

淳圃初逢不記年一回相見一泠然伊川易在涪州後康節遊從四十前同俗意常隨獵較答言時亦借魚筌此行不是尋常別爲向春風自放船

赴雙江公約入安成

十年農圃未知貧漫借花飛淚濺巾一宿巖崖逢道侶倍憐章句誤儒身閣中曉雪千峯靜洞裏寒梅一夜新報道春江發春賞前汀可有問津人

西樓雨中寄咸南玄

春雨春雲黯不收溪聲亂處獨憑樓瑯琊山好人常醉彭蠡烟深雁欲愁六籍恨窺千古晚百年誰放一身休謫仙舊有匡廬興期在銀河八月秋

東廓先生貽連山書屋落成詩次韻奉贈

憶從石屋訪行窩幾共雲關掩薜蘿一見自慚違道遠無言更覺飲人和六經同異多新語萬物逍遙有浩歌竊比舞雩吾所志年〻將柰暮春何

與張以敬曾于健夜坐

虛堂清夜寂無喧漸覺年來語尚煩却笑空持儒者籍可誰親見聖人門魚筌得處終難譬鹿夢醒來豈復存好景待人眠不得三更霜月上孤村

達夫弟初入南雍

頻收家問爲兄慰初試鄉心覺汝難賫遣聊同從外傳縱觀況已到長安半年曾讀西銘未一飯誰將國士看留得父書相待久幾多勳業在儒冠

送尹道輿會試

經綸自屬吾儒事溫飽何嘗慮見侵況是義方同尹毋可無善養似曾參萬言爲試陳王道一飯應知待士心但得 廟堂多爾輩豈妨枯槁卧山林

與雲泉初遊石蓮洞

山中古洞初歸主林外穿雲遠共君石作蓮花疑半

折俏如迦葉可爲犖未須說法來猿聽恐有遺書似烏文去處莫言隨所遇年〻風月待平分

壽同年胡前岡六十

文章禮樂與時違早賜　明恩暫賜歸慣學兒嬉緣母在乍親農事識人稀傳書久謝京華遠注易曾窺造化微同榜少年吾亦老料君萬事已忘機

壽桃林一愚伯八十

早知世道等浮烟不恨南枝春色偏自分若愚甘在谷豈因抱一學談仙情忘逐子東征日道合嬰兒太上篇見說伏虔猶彊記將無　恩詔訪高年

洞中屢尋龍塘兄惠詩次韻奉酬

獨眠深洞不知曉屢遣飛雲似見君豈爲風波曾試險故尋麋鹿與爲群因酬詩內蓮花句却掩窗前貝葉文笑謂奚童好歸語雲間世外此從分

壽桃林龍塘母孺人八十

誰能綵服易華簪歲〻躬耕力自堪懶種桃花稱作宰愛依萱草號宜男貞名早逐梁鴻隱善養惟聞尹母甘何意古風今尚在毋將樂事向人談

洞泉戲吟二首

微涓出谷是何年行止隨時豈自憐欲接泉流將助海倘容尺地即瞻天納汙不畏迷空鑑柱道還聞作怨絃此去桃花休帶取漁人曾未識溪前（右洞贈泉）

滴瀝寒厓不記年下流何意動人憐甘從闢地能隨物得遺歸田敢怨天洗耳自疑難飲犢彈音誰許似鳴絃料君堅白應難轉留取無心對影前（右泉荅洞）

平陽勘雙江獄事

聖朝閱獄體羣臣功罪還將問吏民無恤共憐沉竄地不疑豈怨誣金人胡來借箸謀安出事往吹毛語大頗回首晉陽成樂土安危當日屬誰身

奉期龍塘惺厓特峯三君重遊石蓮

身世能將視片雲巖栖豈必魏元君夕窺蘿月時留影朝聽溪禽自笑犖屋似披襟中野處不如浮梗亂波文朅來不信通靈地且試浮香坐夜分

壽王母金孺人九十

王母從來海上仙春風九十又華筵世由鳳閣絲綸貴家是烏臺甲第先婚嫁即看俱白髮蚕桑能數幾

滄田門前桃樹桑々實應待千年入壽篇

青原山次韻共緒山龍溪

春服相尋秋始逢講堂分席更朋從石林清晝揮松麈山閣微風起暮鐘道損自甘同輩後神閑漸識古人慵溪邊夜語休輕荅莫有當年聽法龍

湖上别龍溪

河汾門下幾人過屢見其如遽别何一月齋心仁義外三年橫口是非多諸生避席從相問童子濯纓來和歌我亦投竿傷歲久欲隨東去釣滄波

壽桃林一愚伯九十

丈人九十身長健閭里過從舊識名就養久聞朝市事觀書還辨古今情當門樹老曾看種在學孫多自教成行輩只今誰得似季方年齒近難兄

桃林竹塢翁七十

宗家々慶似君難七十容顏尚渥丹兄弟俱爲王國傳祖孫常顯大夫官林桃含色凝春酒塢竹繁陰閟歲寒習静邇來忘味久壺觴遥阻共賓歡

贈特峯兄令永定

親民自爲爲儒事今佩銅章百里中官署午開當嶺月蠻音慣聽問鄉風林塢日下庭階静隴雉春多野戍空令譜傳來君第幾美名期與古人同

舟過泥塘喜南峯師泉偕至夜話有作

溪水初生春棹開溪邊野草綠於苔白駒客至芳情合青嶂烟多暝色來物態自新人欲老道緣何在語難裁對君静夜增愁思安得同登日暮臺

顏兩江六十壽詩其婿陳兩湖翰林代索

供奉　先朝遇寵私後人文物自應奇移家尚記從

瀘水遥婿終應向鳳池江上花開春未晚門前車至酒能醲當筵不用酬賓戲祇誦聞鶯應制詩

寄吳九山（名紳莆人時爲德興教乃翁諱希由先君同年進士其生同歲月日遐數時卒同歲遐五月俱止憲副）

嚴君出處類而翁生死悲歡歲月同異域長嗟難問鯉遠書何意逐來鴻青峯湖上官齋晚白露山中壠樹風不待牽衣方下淚孤雲相對恨無窮

雙江公赴薊州中丞

薊門天險重王畿立待中丞破虜圖開府旌旗占陣

色行邊草木動兵機潮河川上秋城壯山海關西肬燧稀應是笑談尊俎上古來常勝在知微

午日青原山中共善山晴川東廓明水諸（公燕序）

一徑穿雲萬木深高崖曲檻畫蕭森同心人與蘭熏對多病身逢艾節臨自笑行蹤經石滑誰從聞性辨鐘音年來漸識窓前草不借菩提樹下陰

題歐陽監丞祠

使丞出塞無歸日古鎮新祠多烈風尺寸地皆先世有存亡身與列城同亦知北虜重來急且表南朝一

介雄生氣九京那可作亂蟬高樹夕陽中

是堂俞憲使枉顧兼惠高文恨不相值寄（以言謝）

幾年同調嘆離君出谷誰疑客到廬江夜泊舟遥問舍竹齋燒燭更留書欲爲後會期何定却愧前知信不虛蕭篋瓊琚無可報螺川同水渺愁予

會荆川歸

不出深山今幾年湖邊又上李膺船芝城夜雨初憐別巖寺松風且寄眠自笑多岐成役役何如一息守綿綿歸來尚喜庭柯在欲話相逢已略然

考正劉忠愍公誥日（公爲王振所害事秘不傳先行人如墉記公以六月二十一日卒于獄二十三日其家始得訃於是建三日爲誥日葢異之也悲夫）

身亡底事論遲速疑信元關筆削權華袞有褒須繫日貂璫何力敢移天魯公生氣誰云死石顯陰謀自合傳多少白頭還牖下姓名能得幾人憐

贈黃洛村

羅巖亦是濂溪地君属河汾入室人似水早聞千頃量築場曾許六年身秋曹槖筆將書考畫市投珠不見珍却喜舞雩歸未晚春風多少柳條新

贈王存齋貢京師

谷平門下幾人留病懶憐君賦遠遊囊裡殘經仍獻闕旅中孤嘯獨登樓柳迷濟水逢初雨月滿長安及早秋聞道漢朝儒術顯公卿何日薦張侯

題瑞金縣銅鉢山

層巒草樹隔烟村雞犬人間寂不聞松籟夜歸天外鶴樵歌曉散擔頭雲閩山西入都成畫綿水東來盡有文眺罷匆懷陳石路仙蹤欲問採芝羣

石蓮洞留黃洛村

經年不坐蓮華石絕壁烟霞費剪裁望月臺高沉竹篠負暄巖轉暗莓苔厓邊籍草開聞鳥洞口攀蘿亂落梅底事遠來黃叔度孤舟江上屢相催

丙午附何善山工部舟泊南康偕劉艮溪王有訓余弟遂夫同遊開先寺重來何劉（已逝不覺潸然）

旅中聞笛自堪悲況是深林欲暮時重照古潭雙鬢改舊遊芳草幾人隨能詩何遜今安在入洞劉郎杳莫期踏遍千峯黃鶴遠素書無路報相知

九仙臺遙壽陳明水公

雲霞東望數峯高海上何年熟碧桃却憶含香趨帝闕早從止輦見人豪青原對雨春風暮雪淚驚秋夜夢勞處〻詠歸童冠侶與來且莫賦離騷

訪練中丞故墅

三洲烟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塚有山歸別主（指何氏所樓山）遠孫無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萬古君臣獨在身莫道高名能隱禍風塵多少不歸人

午日青原山同東廓師泉原山諸君再叠韻（戊申）

野寺春殘花不逢舊遊麋鹿故相從佛身自對庭前栢僧病猶鳴夜半鐘解識樵夫從姓隱欲酬客問覺言慵聽經他日傳聞士誰是今生脫骨龍

青原山三叠前韻

久欲逃禪機不逢葛藤滿地竟誰從未知臨濟因何棒那用羅睺第二鐘溪上草深逢雨霽巖頭花落報春慵暫來忽去頻年事舌在休疑學老龍

青原山中贈答劉五齋郡丞四叠前韻

沛國遺民今再逢幸於蓮社暫過從忘機相對閒憑几善問何言答扣鍾澤畔行吟寧有慕人前禮法且

教慵年來愛誦高人語賢則蛟之聖則龍

三月晦日訪胡前岡長溪新居有贈

鳳皇池上早聯班共臥滄洲遂不還十歲養生惟種樹一廛寄跡阻開關烟霄日遠高臺靜蘭茝春深別院閒邂逅對君俱過客肯將欬唾落人間

節推劉龍山六十壽詩五叠青原韻

夫君襟度可常逢汎水壽山未厭從慣忤上官甘解綬愛眠終夜不聞鍾笑談對客機全少妻子謀身計更慵此道便堪全靜默豈須堅白問孫龍

重登海天樓有懷王龍溪尹道輿

高閣憑闌思惘然舊遊回首又經年山陰留滯歸舟後薊北飄颻去鴈邊樹影乍疑人侍側江流猶見道衆前風塵已覺閒人少得共閒時信有緣

旅懷六首

赤壁春宵客未眠正逢孤鶴下江烟簫聲忽起還連棹月色相看獨扣舷千里旌旗他日夢一尊懷抱幾人憐攀崖欲盡臨流興回首長空已割然（右遊赤壁）

木蘭家傍翠芙蓉窈窕猶傳采葛蹤去日一身當萬

里至今孤塚壯千峯羅襦色借祠前草明月心懸壠上松誰道女郎兵所忌儒冠曾幾識邊烽（右過木蘭山）

黃鶴樓前秋水長江天北望遠蒼々白雲千載歸何處此日孤吟自夕陽蘋蓼又圍新畔晛汀洲猶見舊艅艎誰家短笛城頭起不爲烟波有故鄉（右望黃鶴樓）

洞庭南望水雲鄉一棹秋風憶岳陽波靜霽山分桂粵漲清朝雨在瀟湘頻聞戎馬驚溪獠一卧江湖逐楚狂不爲鴈聲催歲晚月明隨處有滄浪（右憶岳陽樓）

三年廬阜歷千峯蓮社花宮處々逢聽瀑乍疑龍起闘窺巖常躡虎遺蹤燈來絶壑僧初定雲滿虛堂曉未鐘悵望楓林秋又改故吾空在却疎慵（右對匡廬）

聞司馬雙江聶公致仕志喜

司馬中朝獨運籌靜觀羣策力兼收鐃笳獻捷辭多遜襁褓延恩寵自優許國勉承周太保全身終數漢留侯幾人拖玉能完璧回首烟霄楚澤樓

寄壽松溪少宰六十

君齒相先七歲强看花曾共少年場貪聞夜語忘更漏聯趣朝班觸珮璫别去升沉成老大近來學問喜

歸藏傳家定有伊川易面對何緣到草堂

壽大宰羅整菴公八十

功成早納尚書履道直頻刪儒者書木榻歲深曾幾卧草庭春在不教除六經得友千年外四海憂民一飯餘空使聖人勞側席肯同尚父載安車

寄贈青田明府李君株山五十（并序）

株山君以丙辰九月五十在禮曰艾服官政當經營四方之時而君之學進々不已甚宜於民故不以年爲祝而嫺友之情有不釋者

則爲頌其作邑之美以爲青田慶然政成而陟明即青田亦得久專而有也君講學以淑士塹城以衛民出其餘力手撰縣志而鑒戒畢備其他可述甚最稍俟痾健當能次第書之

出入公庭每戴星諸生環席聽談經能摧海寇奔三舍更起山城衛百靈宦跡屢書心已白藥爐久糜鬢常青縣人可有攀留討王令仙鳧此暫停

題廖氏草亭廖爲吉陽先令公後

仙令功多食報豐至今家在舊花封衣冠尚想攀留日宅里猶存清白風歲長子孫遺樹老門容車馬古人同草亭閑處看馴雉還似當年化魯恭

王生餈明共宿洞中有呈次韻

斸土誅茅憶昔年移家長住尚無緣因攜石髓堪遺客不爲樓居便得仙蕉滿崖扉從鹿隱田分泉溜共人憐閉門儘有纓冠事莫道濂溪只愛蓮

周中符六十

文場蚤歲衆相推却訝明珠屢見遺白首書多還授子青山家在不餘貲生徒帳下先聞禮閭里門前每决疑當口漢庭儒術重伏生九十作經師

丙辰除夕

日日分陰知自惜未須今夕倍憐人鏡中土木從形改地上龍蛇與歲新泛蟻且傾殘臘酒聞雞便屬隔年身石蓮洞裏田堪種負耒還思及早春

丁巳六日洞中作是時春已踰旬梅蕚未吐

山田十載自開荒（自丙午冬開洞至是適十年）每覺春來潤水長簡出不緣堪卻老忘機真可代休糧窓前聽鳥知林

静洞裏烹茶愛草香何事梅花開獨晚似留孤（潔對群芳）

丙辰十一月六日與莆田洪元脩王生餈明族叔爾相族弟惟亨至洞别去幾二年（矣慨然有感）

巖棲擬遠人間世斵爲山深到日稀石室雨苔還繡几洞門秋草欲鉤衣舊隣餉客穿松至幽鳥驚人遠竹飛留謝烟霞寫青壁此身來去本忘機

丙辰七月十一日作（乙卯是日病幾殆）

旅病經時久不除鄉闗千里滯音書鼠肝已分將形改駒隙寧知又歲餘塞上悠々從去馬池中圉々幾

生魚眼前只合論身後得失何從辨實虛

內弟曾龍陽五十

趨庭上國憶青春回首俱爲半百人食果早聞訶客
戲看花曾擬換儒巾兩家莫逆今三世百口相看在
一身况是于公門戶大暮年舊學更須親

康磐峰陸比川兩方伯沈陸川馮餐白兩憲使

見枉敝廬予目恙淆追趨不及謝以是詩

久共長沮學耦耕。人間何事得虛名。家徒四壁勞車
馬。身在千巖阻送迎。星聚幾逢聰珮客。雲飛難寄報
瑤情。所忻陶俗能忘勢。不許山居禮數生。

中秋與陳兩湖蕭雲皐曾龍陽謝維世劉純甫

待月垂虹巖

共坐深巖掩薜蘿向人獨奈月明何縱饒白髮難禁
酒莫對青山不放歌石有道情留洞榻天將秋意到
庭柯囊琴雖好無弦在空負年來借聽多

丁巳秋重至青原有感六疊舊韻　二首

入谷尋源久未逢空花落盡欲誰從憑闌此日看秋
水隔院何人扣暮鍾衰壯自憐身是幻將迎不爲病

方慵點睛且袖閒來手敢道長廊少畫龍
故侶三年多不逢尺書迢遞寄無從深林落葉谿邊
路明月空山霜後鍾飲向錫泉心自味坐看泥塑念
俱慵思公語在還誰得翻憶儒家說見龍

壽族叔鳳山七十

羅含有宅重家聲任向深山歲幾更身謝儒冠緣肖
子庭分賓席少難兄結廬不計頻移徑種樹還因識
餐生惟是菊花開獨晚故留尊酒縱閒情

別江靜齋起復如京師

大雲寺裡分題日甘露山中燕語時歲月二毛君自
從風塵一鶴衆誰知橫經東海專門避讀禮中闈赴
闕遲儒術古來多薦達豈無隆貴重師資

送趙子艮起病赴試

家居應市勝於山醉裏逢人亦解顏真息動時常似
病習心忘後儘能閒姓名今入權衡內蹤跡終看宇
宙間當日東萊知陸子豈無秦鏡到江關

送周龍岡赴嘉興經府

早知立雪事名賢岐路栖遲不計年書記拜官趨攬

李風流開幕對芳蓮夜舫聲識吳人語曉稻香分海邑田爲問舊時佳麗景干戈凋謝幾家全

偶閱己丑讀卷記感賦（記出函各學士載余登第事爲詳）

漢室曾推策治安長沙謫去歲應闌知人總負・臨軒問　明主誰云遇巷難往迹已陳俱屬夢病身垂老豈堪官縱捐微祿還虛　寵豨獵胡能解素飱

寄李鷟洲海州

秋山獨掩白雲居早歲交親跡近踈五馬喜臨東海郡片鴻忍對北風書清淮盡觸遙趨府斥鹵荒村屢

駐車莫嘆把麾勞撫字折腰縣令視何如

寄劉鳳西太平節推

封疆直接秣陵關尊酒常懷釆石灣詞客留家知郡美訟人空獄羨官閒蛾眉月滿秋臨水牛渚烟消曉見山況是　上皇膏澤地科徭應未擾民間

送劉松宇太守補郡如京師

禁足空多送遠情連朝風雨水初生床頭白酒夜須醉天際青山春正晴池草吟成過釆石腰花班入謁承明曾聞舊郡歌來暮定有人爭問姓名

寄朱鎮山中丞廵撫山東

青春瓊樹麗彤庭玉斧登臺髩未星日近泰山多曉色風行東海少塵冥得年不用移齊粟考牧還聞頌魯駉填撫正資清靜理片言肯向盖公聽

夜與胡莊溪毛世卿叙故有感

壯年蓬鬢訪相思千里征鴻未可羈・偶與舊遊談往事不知　〻別何時境如昨夢醒來失。詩向誰家醉處奇。蓬　島〻吾已老只餘初服得心期

張　朱丈人詩來擬予文山一峯之列時以外

遊未緣接使旣下世其嗣中丞兩偶以稿聞

次韻奉訴并謝鳳心二首

鵬鷃非倫亦借聲翩因知己愧平生九京地遠空留語百世風高可附名避俗守雌甘嘿〻懷人聞鳥憶丁〻鳳毛已是雲霄侶報德惟思晚結盟

逍遙寒泉冰玉聲蒼崖飛灑白雲生兩賢比跡心應古四韻孤吟詩有名清廟不逢歌奕〻空山時復聽丁〻瓊瑶欲報今何處敢棄餘生負舊盟

蔡白石中丞廵撫河南用韻奉贈兼謝留别、

瑤華將使別青林節鉞新承　寵渥深中土喜瞻衣
豸日南方空切愛棠心河流春色登臺見嵩嶽晴光
倚軾吟不識持衡意何似可容江省借重臨

大傅存齋王君自沙縣致仕初歸對飲有贈

萬鍾一芥莫殊觀出處如君棄已難身喜還家真偶
我老犹憐纫勝居官深秋叢菊霜前賞逐照千峰雨
後有同學幾人今幾在一尊爲壽且爲歡

贈泉口果齋姪郡守自嵩明代滇南（按察進冬至表）

緹管吹葭動紫宮　九重獻壽萬方同寶函捧自滇

南至玉帛徐從闕下通暫代外臺遥就日親瞻內殿
共呼嵩陟明況值三書考應寵天書御閶風

壽曾石岡六十

夫君長我二年强鬢髮相看獨未蒼愛子能輕朱紱
貴宜家長對紫荊芳喜看耕釣兒童狎懶着衣冠楄
沐忘聞道佩茱能盃筭況逢明日是重陽

送伍敦夫張以敬萬曰忠周崇甫羅庭倚曾于
徤劉靜之會試

千年口義與心傳垂老襟懷未灑然却羡步趨堪致
遠莫酬問難似攻堅制科子靜人應識甲第文山世
所賢今古此身難再得相期定在品題前

送果齋姪之嵩明

昆明東北龍城起迢遞州雲鳥道通六詔分符州最
近三湘移牧秩還同傳車萬里霜楓外齋閣千峰野
霧中到日錦泉春正美早行阡陌問民風

寄祠部曾見臺君

廣廷聖帝嚴三禮漢署仙郎典百神天上壇花陪位
近夜中詞草御題新歸從散直還躬養靜愛齋居得

煉真誰向春曹醕世業獨看章奏説先臣

重別曾于徤會試便省覲

三年湧賦結交行一室那堪送遠情心望北辰因壽
母身歸南省有難兄旅中常共春暉色榜下還兼晝
錦榮却問長安鍾動處可殊他日琴希聲

壽泉口山泉姪六十

得失何須更問天時當插使且怡然千金不博閒中
樂萬事休尋夢裏緣靜對江梅還結子醉看社櫟可
忘年里中能幾交游在試論何人福最全

鳳西劉君自太平節推入賀　萬壽適擢武選有贈（是時閩南捷後往先君掌武選故有末聯）

金鑑千秋獻　玉京當塗司理早知名忽遷百將專衡地正聽三匯奏凱聲鐵券少侯隨下拜錦衣近戚避前行署中廳壁題名處先號如存可有評

寄賀高鰲石擢叙州郡丞

巴城別去憐遺政棘部新遷共舊寮官號貳車分職簡階仍五品列銜尊勸農漸識南中候問俗時聞徼外言更想觀風隨刺史緹屏終日接朱轓

別茶陵火田尹南甫侚御侚期侚程德先壽先諸君

茲遊幸得與君同楚水吳山千里東溪館琴書分曉月石田禾黍動秋風舟過衡嶺重湖外家住雲門萬木中開道長安期射策莫疑吾道有窮通

送戴蓮塘令漳浦

山居同是濯纓人出宰漳南近海濱簾捲浦雲逢化蜃席移島月照懷珍陳書莫計瓜期日退食應憐菜色民承乏況聞當歲歉看君此去試經綸